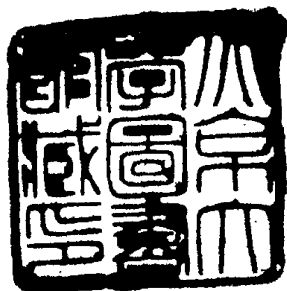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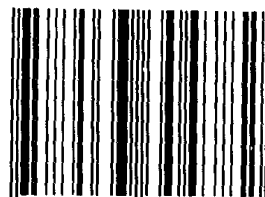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六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7/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四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春秋左傳評苑三十卷首一卷國語評苑六卷戰國策評苑十卷(二)

〔明〕穆文熙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年鄭以厚光裕堂刻本

呂公實政錄七卷

〔明〕呂坤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趙文炳刻本

學易堂三筆一卷滴露軒雜著一卷

〔明〕項臯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莊屈合詁二卷

〔清〕錢澄之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三〇

五七八

六〇二

春秋左傳評苑三十卷首一

卷國語評苑六卷戰國策

評苑十卷(二)

〔明〕穆文熙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

館藏明萬曆二十年鄭以厚光裕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國語

國策評苑六十一卷》提要

國語解叙

章昭

昔孔子纂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意託王義以流
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
雅思才思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
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遠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
曰外傳序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撰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
為經流近陳非特諸子之論也遺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
焉及劉向校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
訓注而後梓帶昭昭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畧待中賈君敷而衍之其
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憐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
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
見因貴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
木學淺闇察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
竝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
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
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
非要存事實凡所撰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
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
之也

國語解叙

國語補音叙錄

宋 庠

按班固藝文志僅列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三十一篇注左丘明著至漢司馬遷史記遂據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常漢出左傳秘而不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映書亦弗顯唯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傳之俗儒弗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校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本鐸天下古今真該多學一旦永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丘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孔晁亦以為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而後之徒並治其章句中之注釋為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紀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唯荀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荀氏所叙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為正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唯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一篇播撫左氏意外微細以為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義左篇今完然與經籍並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因略記前世名儒傳學姓氏別之後漢大司農鄭衆字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漢侍中賈逵字景伯作左氏春秋及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傳三十篇國語三十一篇隋志云二十卷唐已亡

魏中領軍王肅字子雍作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一卷隋志云梁有二十卷唐志亦云二十二卷

吳侍御史虞翻字仲翔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晉尚書僕射唐固字子正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唐中書僕射侍中高陵庠侯常昭字弘嗣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二十一卷與公見行篇次同

晉五經博士孔晁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右按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據班志最先出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一篇以實舊書之定數也其後或互有損益蓋諸儒章句煩簡不同折簡併篇自名其學蓋不足疑也要之說文志為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蓋外內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非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說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據解大戎樹惺引鄒州義和說夫改善鄒國為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間時出異聞義均難臆庠因暇輒記其所聞不覺盈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說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為主亦將稽舊學除臆說也唯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號曰國語補音其間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云

目錄

周語上第一

周語中第二

周語下第三

魯語上第四

魯語下第五

齊語第六

晉語第七 或云國語次行別起晉語一下復曰或公按此卷推其或云一即其餘諸記歟公解經事則後人妄加明矣

晉語第八	外題晉語二下
晉語第九	外題晉語三自此以下至第十五皆如此
晉語第十	
晉語第十一	外題
晉語第十二	外題
晉語第十三	外題
晉語第十四	外題
晉語第十五	外題
晉語第十六	外題
楚語上第十七	
楚語下第十八	
國語評林	
吳語第十九	
越語上第二十	
越語下第二十一	

按諸本題卷次序各異或有先題國語卷第幾作一行次又別題曰某語次下又別題曰某公擬皆後人以意妄自標目然不能得其定本未
知孰是庠家舊藏此書亦參差不一天聖初有宗人同年生臧假庠此
書最有條例因取官私所藏凡五十六本校減之書其間雖或魯魚而
臧本大體為詳又題號諸篇較若畫一並不著卷字但曰某語第幾其
間惟一國有一篇或二三篇者則加上中下以為別然不知此目與自
世及何人論次決非丘明所目造蓋歷世儒者各有章句豈擅為部
吳可知已此本題卷不與諸家類今輒擬以為正云

校補國語九
凡標語諸本俱先題某語第幾下復題國語二字似於綱目先後不倫
今據宋庠所藏舊本先題國語第幾別一行題某語以為正云
凡八國下舊無世繫今悉加之用杜氏世族譜亦從其注內傳例也
凡國語諸本俱無音釋僅有舊音僅不可觀惟宋氏祖舊音而為補音
用心勤矣但自為一卷難於討尋今以音切附諸各條各句之下庶
便覽
凡舊音既多繁蕪又有疎漏或初學易識者並加音切至典籍不常經
見者獨失音今並刪補
凡音切條釋字下或一篇之中有重出者則前云後並同餘不復釋
凡補音有辯證間有指摘國語注者附於注末餘辯舊音之非者悉不
錄
凡舊音則直音某字補音則悉加反切彼此似太重復今按直音之未
當者乃用反切其當者則仍舊直音示畫一也

國語評記第一

吳高陵亭侯 常昭祥

宋鄭國公 宋庠補首

明吏部考功員外穆為編纂

李以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素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張文耀重校

崇安後學彭棟重校

周語上

周語上 此語世所傳者其言之奇而辭之壯也後世之為文者莫不祖之

穆王將征大戎

穆王將征大戎 穆王名姬滿字叔齊周厲王之孫也

公說父諫曰不可

公說父諫曰不可 公名西伯也諫曰不可者以其時天下無事而穆王欲征大戎故也

先王耀德不觀兵

先王耀德不觀兵 先王指成王也耀德者耀其德也觀兵者觀其兵也

夫兵戰而時動

夫兵戰而時動 夫兵戰而時動者謂兵之動也時也

則有財征則有義

則有財征則有義 則有財征則有義者謂財之征也義也

公之頃曰

公之頃曰 公之頃曰者謂公之頃也

又切載

又切載 又切載者謂又切也

國語評記第二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好信而... 我程荒服... 天子曰... 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大戎所貢自是荒服不

至... 恭王游於... 夫獸三為群... 王公行下衆公諸侯... 子 164-5

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王公立我丞民莫匪爾極謂周也
 後以配天之樂歌經歸天也曰文克能也參能也勇能也
 也爾安也楊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後復其功乃無配於天
 謂允時焉水樓橋百級立我衆民之道無大雅曰陳錫載周大
 不於女之時許其中心之功上人也○臣音女大雅曰陳錫載周大
 文王之章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是布利而懼難乎言言
 布賜權利以成哉周道也式鼓切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言
 王既布也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可不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止歸鮮矣息茂切鮮寡也榮公若
 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與之有津者諸侯不享王流於彘也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之方宣王靖也在召公宮
 靜漢書作靖趙國人圖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
 乃且切下同國殺王子王其以為對而怒乎王千允裕堂梓

國語評苑卷之十一
 夫事君者險而不懟君諸侯也在危險之中不當懟懟謂
 我之怨而不怒況事王乎怒作氣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
 長而立之展兩切孟之亂公卿相與和而析政事城門共
 茶共伯名和然常氏自休史記周紀為注則共當如字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謂藉地也或作籍凡後藉田並同○藉借
 或自厲王之遺藉田禮祭宣王號文公諫曰天子田藉千畝諸侯百
 即仲不復為王卿扶又切中云又文王母
 弟輔仲之後為王卿扶又切胡老切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
 而穀也宣王都鎬在畿內謂胡老切胡老切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
 穀為大事上帝之業盛於是乎出也音密聲志成○出於農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籥音煩也蕃之事共給於是乎在妖音然
 ○蒸具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絜音入切協合也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順長也敦龐純固於是乎成順英江切敦是故楊

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樂監之
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年蓋詳金切天也
班聶之公卿人庶人終食也畢是日也贊帥百官以省風土首
祭也風土以上音律省靡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藥力綿切口聖
土風氣和則上氣養廉於藉東南鍾而藏之內殿一名神倉
東甬生長之處鑿聚也謂以穀所籍田以時布之於
本生也○夜桑兩切桑即夾切通作棠桑音存而時布之於
農布賦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也協理理曰陰陽分布震雷
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澤豐熟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
孟仲行也○江下農師一之無牲也乃命其旅曰狗
擊辟在司寇擊事也在司寇一之無牲也乃命其旅曰狗
也○切下行農同農師一之無牲也乃命其旅曰狗
也○切次農同後稷三之君故次農近司空四之
司空司徒五之故次司空大保六之大師七之三
國語許允卷之二
祀監嘗官不得掌事成文大史八之次史掌禮官有治故宗
伯九之指位故次史掌禮士之大德者王之則大猷大
視行農極苦各四備其儀明日服其縛不解於特鑽香傳
恪恭於農用謂雨器也備其儀明日服其縛不解於特鑽香傳
切○獨地也呼界也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
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相謂變易役三時務農而一
時請武三時春夏秋一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不能煩於
神農古說字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周武
統也格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
之財困神之祀中耕藉也將何以求福用民主弗聽三十九年
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也
光緒四年

正所謂也精忠愈和其德足以昭其聲有患文也聲者勞其惠

足以同其民人神響而民聽民神無咎故民神降之觀其

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繼職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國首逆義如切斷荒刀

若香不至則其氣明德推難其刑矯誣居長劫○以詐用法

百姓攜貳此武二心也明神弗蠲古玄切而有遠志

驅逐也民神怨痛所依懷懼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

之禍胡歌切惡也得切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

與也融降於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

阪爾音吳○四注大神商之興也構杌次於丕山五勿切切

悲切○搢抵絀也尚信曰必至其亡也夷辛在牧庚午申歌切

大邦山在河東○鎮古本切光裕堂詩

周之興也鸞駕鳴於岐山鸞逆甫切鸞仕甫切○三君云鸞

高陽氏之子岐其哀也杜伯射王於郛京也杜伯作鐘○胡朝

徐開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於新

日中時伯起于道衣朱衣朱冠莊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

亦計沙仲切闔七切切切切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

出師左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成王之

孫康王之飛昭王嬖也實有爽德協於丹朱喪亡也協合丹朱

房國名○國戶加切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穆言善房后之言相似丹朱丹朱鳴依

其身而死謂以上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豈不遠從

昭王○下猛於人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主曰其誰受之對

選焉一○休通焉在號土言神在贊王曰然則何為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

神是謂逢福也達迎滄而得神是謂貪禍取禍今稱以荒其亡乎

女教典是也。昭者也。國俗之善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城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到猶舉也。國俗之不義則維

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下同○大

聖成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拔除其心以和惠底。

又音廢○考中庶衆以滋之。待活切。謂有利○從臨也。考中

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

所信而行之。拔除其心精也。考中庶衆忠也。昭明

物則誼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便氏之道非精不和非忠

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晉路

里不至之四○予昔與屠其處者棄其信也。屠其處者殺不敬于

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於人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今

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皆忠也。將何以平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文

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常尊也。立並其祀也。於是乎有朝

日夕月以告民事事君。勤誠達通切○懼天子以春分朔日以秋分

之外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言不敢大夫士日恪位著

以傲其官。京頃切○中廷之左無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其

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服旗章上下有辨

以章別貴賤焉。為摯幣瑞節以鎮之。摯幣至或作贊○鎮亦

表識○國賦吏切。為摯幣瑞節以鎮之。摯幣至或作贊○鎮亦

泉貨等大夫執馬士執雉魚人執龍虎人執貔貅九寸侯執結圭七寸伯執躬圭五寸子執蒲圭三寸甸用虎紐土國人執象紐采人執藻圭青圭金人為之道路用建鼓門用特牲鄉

縣用管如管以竹為之○縣音在屬音虎虎戶光切

為班駟

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同內有九室九壇居之足以供給神祇而已九卿與卿主祭祀之官也宣敢戰繼其耳目宣敢戰繼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矣亦唯是死生之服物矣章章何異之有何異之有又不敢以勤叔父又不敢以勤叔父室余一人室余一人而近先王之大物以賞而近先王之大物以賞父實應且懼以非余一人父實應且懼以非余一人豈敢有愛也豈敢有愛也天下自顯庸也天下自顯庸也叔父若先格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叔父若先格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其未可改也其未可改也昭明德物將自至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承天下承天下何政令之為也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勝焉若不然叔父有地而勝焉余安能知之余安能知之王至自鄭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以陽樊賜晉文公易人不服易人不服晉侯圖之倉葛呼曰晉侯圖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王以晉君為德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

德之布以懷柔之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使無有遠志其宗枋其宗枋而後殺其民人而後殺其民人敢服也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討夫三軍之所尋討將蠻夷戎程之騎逸不虞於是乎將蠻夷戎程之騎逸不虞於是乎致武致武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唯官是徵其敢逆命足以尊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損乎足以尊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損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文不可匿不昭陽不承獲而祇以觀武不昭陽不承獲而祇以觀武是以懼不然而其敢自愛也是以懼不然而其敢自愛也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逆故上下無怨夫君臣無獄夫君臣無獄雖直不可聽也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而叔父聽之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余何私

昭侯曰此爲之
也。大抵周武王之女嬃胡公切
也。陳之祖妣也。○此項顧切
乎。家本切。夏苦勉。○哀卷龍之名。見大過也。公是又犯先王
之盛服。簡畧也。弊常也。言其棄札簡畧常服也。
之今也。無從非鼻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預越。
趙帥其德
猶恐落塗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
則危居大國之間風古問字。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八年陳侯殺於夏氏孫申志切
同。○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北宰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以君懷舒病之公出有共處射
而殺之。○穀于煇切。庶食亦切。九年楚子入陳夏氏殺君之罷陳滅
陳而復討之故曰入唐尚書云逐
取陳以海縣說也。○覆扶又切。

葉則不憚以供給事則寬於死充適以儉足用則遠於憂...
公卒宣之十六年...
叔孫倚如先聘且告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
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

人來而盈其願是不當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
至仲孫蔑為介在齊為介介上介所以...
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晉之克也為已實謀之...
不整五也楚有五敗...

有然而行思身能信思誠也乃為信也易曰辨愛人能仁言
之為忠忠者心之所歸也一人曰義處兩切帥義能勇而行之
乃利制能義以制為制事廷能知能為知知者通曉也帥義能勇
故能勇君子有施辯能教明之數能典已解餘猶非此十一者
則公慈和能惠以能惠也推飲能讓先之故能謙此十者
夫子皆有焉周天六地五數之常也雖明也地有五行星木
水火土之以天緯之以地之以五行為緯而成之經緯不爽文
之象也夫是文王質文故天許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賢性有
文德也彼破服之言文王質文故天許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
德以得天下下音周則誠服之可以得天下及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
形名適切按昭穆字當作昭此昭音○父昭子穆孫復且夫立
無敗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言無遠慎也夫正德
之道也道也德之信也信也成德之終也終也
國語評苑卷二
德之守也德也守終純固正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慎成
端正德之相也相也匹履述上車為下出謂房大初為晉休戚不
背本也謂音報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助之非國何取言必濟
國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子于成公黑
穿鼓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於同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
立之皆曰筮筮逆成公○乾下乾上乾坤下乾上不乾初九九
三出馬畜皮被切下同乾下乾上乾坤下乾上不乾初九九
終于孫不終為君也乾下乾坤下乾坤下乾坤下乾坤下乾坤下
受命紀歷三爻乾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終
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公已生
有三爻乾君子出於周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公已生
也其大必此成公而往者必周于也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
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規畫也臂凡也三而昇號
之孫必利切○界于也三世為君而更子驥之說驥晉襄公之孫

晉羊舌肸聘於周

大太及單靖公以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單靖公曰靖公享之
儉而致物以贈之以飲食則饋餼也上在靖公之禮也送之以
賓禮賄饋視其上而從之實所以資待以
上也賜之不稱餽也餞於餗切和祥史又無私德一見切
貴父謂子平切不遇郊亦言無格語說昊天有成命古詩
宴諸所交者皆名也單之老送叔向大夫臣室者也當卿叙
天有成命周初之名也
告之曰莫戢居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具有車子
也代也昔史佚有言時太史尹咺曰動莫若敬居易著
國語評苑卷之二
十
倭俗易也德莫若讓遠也切○事莫若令失也單子之况我禮
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高器無彤鏤倭也應使刻金飾也丹
身登除潔齊自吏治也外內齊給教也外事官廷列治家冥
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冠時板切宴射所以情結好也幸
訓質之禮事故止而勅否也故甫兩切敕祭也如是而加之
以魚極重之以不敢受于獨否所以不難能辟怨矣居
儉勤敬德謙事豈而能辭惡以為卿佐其有不與乎其語說
吳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音通○尊德二后也講成王即位
地而歌之其詩曰昊天有成如見雅文武安命之功以知祀天
見賢通切文武也康安也言已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昊天
謂修己自勤以來其功非薄也命信也有寬也魯君說皆然風
及其使命有容風乘起被綵始信命也以嘉仁章靜為務也劉

猶他以示樂
本原也

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則不可以施用

大工宰也。凡屬其祭色也不過墨大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

同以十步為式。其祭色也不過墨大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

為禘耳之祭。亦在清濁之間。清濁非只一變也。黃鍾為其

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式或切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

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衡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律度量

衡於是乎生。量力向切下垂同律五音而鳴之法也。度丈尺

黃鍾之管容秬黍十二百粒。每百為球是一音。前二為合。

鍾一兩故曰律。律量衡於是乎出。謂鍾律分上下清濁而大又口細

合切小大器用於是乎出。謂鍾律分上下清濁而大又口細

市朱切。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事久其清濁比之不度。教中鈞切之鍾聲不可以知餘音可以知和制度不

國語評苑卷之二十

可以出節節謂法度無益於樂而鮮民時將焉用之夫樂不過

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懷樂而費財而務忠莫甚焉夫

耳目心之樞機也。寫於虞切。指法言

聽蘇則聰視正則明。習於正則聰。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聰言昭

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故而德之則歸心焉。欲金

猶欲故言服也。言上得民心以植義方植立也是以作無不濟

求魚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銑聲而口出美言。明堂記曰。同。耳

聞和聲則口有差以為憲令。憲法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

心力從之不僣成事不貳樂之至也。武變口内味而耳内聲聲

味生氣。口内五味則耳辨五聲耳辨五聲則氣在口為言在目

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名以成政統令

成敗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政成生頌樂之至也若視聽不
 餘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飫養育也○
 大林也若德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於是乎有狂悖之
 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惡之度皆隨對切懸音式○
 之所生也任情說說子朝龍寶玉也博易過惡也此四者氣失
 變于配商將殺大匠也○說古枕室屬丁歷切出令不信有
 易利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
 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
 離民之吝二焉謂作大錢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九功
 下加○伶司樂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也臣聞
 庀州鳩名也凡樂輕者從大重者鍾尚羽故尚石尚角石勝
 之琴瑟高宮輕者從大重者鍾尚羽故尚石尚角石勝
 於鐘故尚角範竹利制範白交切○範坐也竹蕭管也利大不
 南清濁之中也範竹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通所尚也
 論語詩苑卷之十
 論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聖人保
 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
 殖財也○故樂器重者從組謂金也從組向細輕者從大
 經系井切也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左絲尚宮範竹尚議議上
 謂居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左絲尚宮範竹尚議議上
 刺華木一聲華發鼓也木祝圉也一華然清濁之變○通美政
 衆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以聲以餘
 樂律以平聲榮五聲可以成八音為調樂也賈仲中云律首鍾為
 平五聲也○應張里切大音為韻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
 弦管所奏諸音來施與切金石以動之鍾石所以發五聲絲竹以行之
 以竹之詩以道之道或作導○道已志也歌以詠之誦以飲采
 言聲貌以宣之宣預之用之曰詩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誦以飲采
 樂極物事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聲應相保曰餘
 經中也

有後手 題者四切... 補者也... 天一也... 必為戮... 以從其... 田於大... 以為討... 定王... 魯語... 長句... 公曰... 民和而後神降之福

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嚴公如齊觀... 可夫禮所以正民也... 天子祀上帝... 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 民無不聽求福而不敢... 小賜不咸獨恭不... 將何以戰夫民求不... 察必以情斷之... 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嚴公如齊觀... 可夫禮所以正民也... 天子祀上帝...

諸侯之相會也... 嚴公丹桓宮之盛... 吾獨欲美之... 臣故曰庶可以已乎也... 公弗聽... 充養至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 宗婦見夫人也... 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 公曰君作故... 逆則亦書其逆也... 夫婦贊不過重東以告慶也... 執幣是男女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不可無也... 公弗聽... 文仲言於嚴公... 夫為四隣之援... 結諸侯之信重之... 曰

姻中之以盟誓... 卿出告... 若曰君不命吾子... 賢者急病而讓... 是以國家無違... 上不恤下... 疾於故邑... 受君賜其周公... 齊公來伐... 以禦配也不聞... 夫不事大國... 國語評苑... 卷之二... 子六

意矣百物佳其... 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 不恐... 齊先君大公子... 土地質之以犧牲世子孫無相害也... 國語評苑 卷之二 子也

兵各小者致之市朝... 不越境不敗及君...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 侯其誰望之... 有章鉅賂賞也... 國語評苑 卷之二 子也

下季之言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
書以為三策書以為三策
文公欲弑孟文文公欲弑孟文
曰夫位政之建也曰夫位政之建也
車服表之章也車服表之章也
君位之表也君位之表也
宅章之次宅章之次
之故也之故也
切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切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
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
國語評苑國語評苑
命官則不守先臣之職而欲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命官則不守先臣之職而欲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
其可以益穆伯而止後於魯乎其可以益穆伯而止後於魯乎
惠伯以命於司里惠伯以命於司里
有數矣有數矣
致君命者亦有數矣致君命者亦有數矣
次於外次於外

有司以命於司里有司以命於司里
在司以命於司里在司以命於司里
致君命者亦有數矣致君命者亦有數矣
次於外次於外
國語評苑國語評苑
其論也今將先明而後祖其論也今將先明而後祖
之丞也之丞也
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跡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跡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
之言順矣信又未有明焉之言順矣信又未有明焉
神之班亦不祥不則而跡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神之班亦不祥不則而跡之亦不祥犯鬼道二
人道二人道二
天札也天札也
將壽龍得沒將壽龍得沒
也焚煙微於上也焚煙微於上

龍以為夏稿謂者夏謂西海也或作稿心作枯
槁夏下月
為夏稿夏下月
取魚生於水
躍音躍
格所以與物相擊也
涉取動之字
切以刀割
白以料止
獸長麋鹿麋音說音鹿音功
未手蟲舍
曰和蟲舍
海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著恩
食無執也訓彼利切范即樂片九後同
國語詳苑
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吾也為我得法良善使有司藏之使吾
無忘諗諡式音華之言見此吾則師存侍
宣里華於側之不忘也意夫義切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
如欲去季氏譜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領華之妻声伯之外妹
休乙切
尺周切聖
與下同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色欲信讓邪抑知其
不可乎鮑鮑桓桓之女歸鮑又于
能任重重去齊適魯為地宰叔臣
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國晉魯也
其不存也亡

位下而欲上政... 晉人殺厲公... 成公在朝... 公曰臣殺其君... 之過也大夫莫對里華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 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而棄民事四邪民旁有患無由省... 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 奔南巢... 不於... 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與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文子曰善亦頌之... 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 食穀而衣惡

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 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 姜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 是子服之安衣... 上也使為上大夫... 叔孫穆子聘於晉... 鳴之三而後彈樂... 云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 於其細敢問何禮也... 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 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遠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 之類也... 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建業及之故不敢拜... 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

言中者明已自是齊楚之言於魯也
有上下單也如楚無事楚也
二十九九年昭王十年○
諸侯伐秦及深莫濟水名也
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
水無首先渡者晉師也切晉叔嚮見叔孫臯子曰諸侯謂
秦不恭而計之以遂而不於秦何益何益何益穆子曰豹之
業及飽有苦葉矣不知其地他有事也
滿溪則言言其公孫不切其叔嚮還召丹虞與司馬舟澤律兵
它地○可少甘切臯去切切叔嚮還召丹虞與司馬舟澤律兵
曰夫苦飽不材於人共處而已食地共睡而已飽飽可以渡水
也魯叔孫賦飽有苦葉必將涉矣志也以言具丹降墜不共有法
因吾世同隨道也兵具也舟是行也魯人以宮人先濟諸侯從
之訓假諸侯之大夫也又
國語平苑
襄公如葵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葵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千也鄉
王康王楚勝王之子康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于
名昭也○就號王之子康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于
萬切下同○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也為其名與其衆也大國有
盟伯之孫叔仲傑也一調康王也為其名與其衆也大國有
聖主之名也來今王死其名未敗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
地多與甲也也
皆欲還了服惠子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且
也何初叔仲曰予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
勤遠而聽於楚也非義禁也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
義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善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慶猶實也聞
姓也夫往聞喪而還苟羊姓賢嗣其誰代之任哉晉書昭○羊楚
畏而往聞喪而還苟羊姓賢嗣其誰代之任哉晉書昭○羊楚
臣必問當之故不可不住平也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國
兩切○執政今尸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

加之以紼...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illegible]

卷之二 四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抑驪姬之有側邪○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求媚其進者非素親也○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上下各厭其私以故其回傾於劉也○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據依攝枝以是處也○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言之施也○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國語詳花○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遂克之○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位所帥夫知不知則有憾○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判切雖其慢乃易殘也○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為難安始而可○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精潔小人心多長忌情望不忍而大志重○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忍人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切置居艱地不忍人必自忍也○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不驪姬曰重無乃難哉乎○愚以驪姬之有側邪公謂為出諸士為曰今夕君不保必為

優施曰知猶河漢河漢

國不可不謂威也
國不可忍也爾勿使日將滅之
邊鄙有也
之倉廩固不實也
與衆之信賴睦睦也
不勝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
勝翟諸侯驚懼者邊鄙不敵倉廩益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
信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居故使甲生伐東
山東山幸衣之編紵
左右阻故曰編紵
而缺以金為之
之奇音生怪怪生龜常無電不立奇異也不立使之出征非以
觀之觀其用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
塊也塊以示離也
傳曰金寒以塊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
○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也使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
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阻氏之士也阻方阻字將服是衣必
戰揚眉以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之言
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
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千春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
里克諫曰臣聞皇落
氏將戰言其不服時
非故也非故也
以撫軍也撫軍也
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員鈞以年長也

年同以愛... 子之開言... 犬子犬子曰君賜我編衣... 偏而握金珠... 不孝不懼... 子曰善處父子之閒... 行也而告先友... 國語評苑... 而缺之以金銑者... 兵要遠矣... 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 好內適子殆社稷危... 則王受危... 元也傳曰惠於衆... 況其危身... 以起議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歡也非歡愛... 我權... 苦譜... 不若戰... 厚... 晉語... 友自優柔... 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得衆曰往衆弗利馬能勝... 之善其志益廣... 國語評苑... 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 雖欲有逞衆將貴焉... 止是以謀謀君若不圖... 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 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 之聞也子為我其特... 優也言無郵... 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 夫稱也... 樂也... 為開樂... 觀焉

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誘
可不謂枯骨枯骨且有腐無母猶有誘 優施出里克辟重不食
而獲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余抑有所聞之乎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謀既成矣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不為他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助亦不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優施告我君謀成矣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以中玄不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國語評苑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少疏乃可開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已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我心制不在我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書云為天子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御史云廉直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以制人家吾不敢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抑桡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不能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難乃成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必速而歸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公田驪姬受福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重耳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有先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城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新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子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子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乃建於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死可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殺身以成志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惡君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去罪是逃死也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
去而學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重事恃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
哭之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不害... 夫國非忠... 懼及焉... 敬公問... 之... 服振振... 國語評苑... 火中成軍... 上... 中... 古... 侯... 也... 者... 要... 亡國... 伐楚西...
不害... 夫國非忠... 懼及焉... 敬公問... 之... 服振振... 國語評苑... 火中成軍... 上... 中... 古... 侯... 也... 者... 要... 亡國... 伐楚西...
不害... 夫國非忠... 懼及焉... 敬公問... 之... 服振振... 國語評苑... 火中成軍... 上... 中... 古... 侯... 也... 者... 要... 亡國... 伐楚西...

晉侯... 是土也... 量... 不... 人... 三十六... 公... 從... 用... 我... 人... 克... 何...
晉侯... 是土也... 量... 不... 人... 三十六... 公... 從... 用... 我... 人... 克... 何...
晉侯... 是土也... 量... 不... 人... 三十六... 公... 從... 用... 我... 人... 克... 何...

國斯魚刑喻居幸生... 令其順... 各聚... 國語... 數言之紀... 何待欲先導者... 惠公既段里克而悔之曰... 圖而殺者君也... 不忠受君之命... 唯天之禍無後... 而後... 而後... 而後...

惠公即位乃有秦將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 子殺二君與一大夫... 如秦謝綏略... 止之... 屬內作晉君必出... 且召三大夫也與客將事... 使誘我弗殺必作難... 之... 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三子皆在而不... 子七與大夫也... 謂共華共華曰... 之... 而背之不信謀而用人不知... 伴大惡三行將安... 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 者樂固不... 與大夫此其常事... 殺... 足者不處...

星必獲諸侯... 伯也... 其以戊申乎... 猶自受而載之... 曰民生安樂... 之安齊而有終焉... 在也... 而言於公下曰... 之不可以武也... 武無成命...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 動矣必死於此... 行不違啓... 縱欲懷安將何及矣... 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成大事

方之八... 仲子之卒... 自昔管仲... 懷思感民之中... 能威下威在民上... 遠矣故謂之下... 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 謀忠矣時日及矣... 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 忠不可棄懷不可從... 大谷開伯之星也...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谷實紀商之古也... 自昔管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 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 也懷之肉腥臊將焉用... 懷之肉腥臊將焉用

入切○告師還次於郕鄭音詢○郕音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郕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還音旋○秦伯還公午入於曲沃丁未入絳繹即位於武宮戊申判懷公於高梁繹也

初獻公使寺人鮒襲成鮒音甫○襲音襲年文公踰垣勃報勃音博○報音報辭焉曰驪姬之憂寡君驪音麗○驪姬之憂寡君於蒲城斬余衣袂又為惠公從余于渴須渴音渴○須音須為惠公就後之命曰三日告宿而至命使三日告宿而至以求殺余數意之命余於伯楚屢問何舊惡也伯楚屢問何舊惡也見固有同也遇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國語評苑

故入知為君為臣之猶未之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時復大國是則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好並稱○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備也翟人余何有焉當敬惠之世君為兩人翟人耳二君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止無蒲翟子獨無有所畏惡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改過伊尹復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改過伊尹復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時之後申孫之矢集於栢鉤栢音柏○鉤音鉤近於栢而無怨言道言通也在賈法在手在賈法在手室何不寬裕也字獲也德且所好其歸父矣言已忠厚君所爾久為君實不能明訓而爭氏上余為氏上余舉戾之人也又何

性
舉善愛能官方定物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有類正名正上
名有展也而切昭舊族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
青龍國之貴臣實功勞事者長懷實旅反故舊為公
子時齊猶狐登攀相先羊古華近官切
達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商食官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是賦之官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同體切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也切官宰食加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監切也切官宰食加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冬裏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鄆地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所出南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叔聚王弟叔帶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天子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齊漢王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王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名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告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益納王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何以求諸侯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公說乃行賂于單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隈城切也切百官切公食貢大夫食邑上食田也無人食力各由工

公弗許曰言我言而師遂。及矣。寡明勝患知也。言昔晉明謂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事援
 焉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廢同。乃令弗殺。厚
 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晉伯為料軍晉國饒公問於箕鄭
 箕鄭言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
 以善惡是。之果可謂史信於名。名百官等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公曰然
 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信於名。則上下不
 信於令。則時無廢功。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業
 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令。何匱之有。才浪
 其幣藏以相振救。如入於故不之也。天胡切。公使為箕大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
 上軍。在魯僖三十一年
 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猶
 夫卿行歷也。字學彌情。也厚也。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
 府也。志記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懷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
 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將枝貞慎。枝晉大夫樂共子之
 先軫有謀。齊臣多聞。齊可以為輔。臣弗苦也。乃使樂枝將下軍。
 先軫佐之。初其在戚懷我而也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

致政焉以成其怒故帥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卿也承奉也乃若

范文子竟夏於朝武子曰何憂也對曰有秦麇庭詳於朝夫

亡之能對也古知三焉一曰武王二曰周公三曰召公吾不在晉國也父兄長老○復恨兩叔節董乎向如而三掩人于朝掩蓋

亡與日矣擊之以拔折奏寧○之

靡奔之夜韓獻子將斬人○

於韓獻子時為司馬將斬卻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手獻子曰敢不分勞乎○

如城彼從事不亦宜哉靡奔之夜卻獻子○

國語評林卷之四

余病咳嗽休職切張侯卿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

在此車謂車使則連車其耳目在於旗鼓○

鼓無還聲○

病受命於廟○

甲胃而効死我之政也○

○概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抱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

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靡奔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

女亦知吾望爾也○

師也○

於我也故不敢傷之不武子曰吾知免矣○

[illegible]

傳善惡 辨妖作於... 考百事於朝... 先王疾是... 此不若老... 成人成人在始... 不善不善進... 人之有冠... 見知武子... 後而老為... 志以佐先... 夫宣子盡... 可不謂忠... 必濟也... 執官者眾... 如可以求... 張老曰善... 韓子之戒... 鄒亡人之... 露子也... 厲公將伐... 以吾意諸... 傳善惡 辨妖作於... 考百事於朝... 先王疾是... 此不若老... 成人成人在始... 不善不善進... 人之有冠... 見知武子... 後而老為... 志以佐先... 夫宣子盡... 可不謂忠... 必濟也... 執官者眾... 如可以求... 張老曰善... 韓子之戒... 鄒亡人之... 露子也... 厲公將伐... 以吾意諸...

九諸侯難之... 厲公六年... 欲富者樂... 勝歸... 而弗與陳... 夫最聞... 失也公... 其美... 鄒之戰... 以子... 注君子... 密克... 九諸侯難之... 厲公六年... 欲富者樂... 勝歸... 而弗與陳... 夫最聞... 失也公... 其美... 鄒之戰... 以子... 注君子... 密克...



[illegible]

晉伐也晉之師於齊也曰夫戰上微卻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時尚未至晉可也王得微吾歸王得微吾歸樂書曰臣聞樂書曰臣聞勸君戰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戰敗將納孫周檀舍國君而受其檀舍國君而受其周必見孫周公曰諸樂書使周必見孫周公曰諸樂書使至聘於周公使覲之見孫周至聘於周公使覲之見孫周與夷陽平刺卻至苦成叔及卻與夷陽平刺卻至苦成叔及卻卻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心敗卻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心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武知人不詐武知人不詐國許地國許地賞利居賞利居利以爲富利黨以危君之殺我也後矣賞利居利以爲富利黨以危君之殺我也後矣何罪釣之死不若聽君之命何罪釣之死不若聽君之命將謀於則長魚矯以戈殺之將謀於則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從自殺之道言自殺取其不從自殺之道而立之是爲悼公而立之是爲悼公長魚矯既殺三卻乃脅樂中行長魚矯既殺三卻乃脅樂中行於公曰不殺此三子者憂必及君於公曰不殺此三子者憂必及君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樂軌以德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樂軌以德德姦以刑樂止也以刑誦德姦以刑樂止也以刑誦而避豫不可謂刑而避豫不可謂刑忍侯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忍侯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閔月樂中行殺胥電閔月樂中行殺胥電十八年正月厲公殺

國語評死第四

樂武子中行獻子公於左驪氏
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
威行而不仁事廢為不知
非所務也昔者吾嘗於
吾能遠兵
以殺君也
敢尸而況君乎
之二子不
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
其能乎乃止

南卷之南

四十一

國語評死第五

吳高陵季侯 常昭解

宋鄭國公

宋庠補音

吏部考功員外權詒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繼恭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張文耀重校

崇安後學彭棟重閱

晉語七

既殺厲公樂武子使知武子
智下並同國晉
也食邑於城
同庚午大夫逆於清原
及至孤之及此天也
若粟而棄之是棄穀也
國語評死
不成謂此也
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
求元君而訪焉
其誰怨
以齊太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
不事上也
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
陷於大戮以煩刑史
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
立百官
正室皆謂之門子有長也長者其利與權族出滯賞之子孫

諸侯以救陳也...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 魏絳斬其僕... 公謂羊舌赤... 我勿失... 避刑其將來... 誅於揚干不忘其死...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 公曰... 族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及役與之禮食

也... 今之佑新軍... 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 其冠也... 志而用命... 能擇而君比義焉...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豹虎豹之皮以獻諸戎... 師於戎而失諸華... 易土... 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遂逐伯... 韓獻子老... 辭曰厲公之亂無已備公族不能死

樂毅成策
亂也樂康子之也
政正
更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事如國君也再世以下主之大夫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有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諫棄疾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言不敬忘死而叛公
說觀
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也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謂許魏
國語評苑
二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逆

石之敗
石之敗也
叔魚生其母視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也
而豕豕
而豕豕也
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及食我謀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襄辰兩切
及食我謀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襄辰兩切
曾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
曾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
范宣子問焉
范宣子問焉
子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子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曰
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曰

本也固矣故不可... 今我以忠謀諸侯... 在此若我我自背其信而棄其忠也... 弊也... 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此也... 是行也以爲爲... 而舍... 必... 國語評苑... 人不取謀畏晉之信也... 宋之盟... 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 欲於先若遠於德而以肅成事... 設與表與鮮年守燎故不與盟... 盟唯以德也... 楚人使使

號之會... 魯人食言... 子爲我... 子謂叔孫曰大德全... 而後... 侯之盟爲社稷也... 不... 師請爲我... 必安君利國美惡一也... 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 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 有人不難以死安其國... 而小不見陵矣... 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 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爲室... 朝夕焉而見之... 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 而誓之加密石焉... 夫斷之也

富者之何其鈞之也... 宣子曰秦公子... 宣子曰晉有卿之名而無... 宣子曰晉有卿之名而無...

其賢也... 宣子曰晉有卿之名而無... 宣子曰晉有卿之名而無... 宣子曰晉有卿之名而無...

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之不哀無朋哀無德不哀無能哀無之
不令不衰年之不登也夫中行范氏不血庶難而欲擅魯國
今其子孫將耕於我宗廟之儀為政之勤切也何日之有
二子皆名族之後為宗廟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即也新穉
後左人中人左二邑也人遷人來告遷傳也○舊張懸如襄子
將食昇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而主色不怡何
也○說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也○福祿並至謂之幸
夫幸非福也○福不能必致非德不當難也○容切○當福祿在
以福祿為福也○各切下○離不為幸不為幸也○吾是以懼
國語評苑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音智下同○知宣子晉卿荀之子男
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子也○宣子曰宵也很
不從人對曰宵之恨在面瑤之恨在心心恨敗國面恨不害
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上美賢長大則賢賢變射御
足力則賢後統舉給則賢也○巧文辯惠則賢也○文辭彊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
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其人
知襄子為室美也美麗好也士流夕焉○伯家臣夕姓也○知
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東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言其高

陰不生草木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室成三年而知氏
不生草木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室成三年而知氏
古○伯曰伯與綿綿綿伐趙襄子國晉陽而灌之域不浸者三版
人國也○汾水可以灌者安邑安邑魏也○魏水可以灌者平陽平陽魏
綿綿與之今遂成知知而分其地也○在春秋後
○晉下五切○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即也新穉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襄子晉卿荀之子無即也新穉
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襄子晉卿荀之子無即也新穉
同知伯國聞之諫伯國晉大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
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言所聞與此異矣○襄子晉卿荀之子無即也新穉
有車轅之難○襄子晉卿荀之子無即也新穉
趙有孟姬之讒○襄子晉卿荀之子無即也新穉
景公景公之樂有叔祁之怨○襄子晉卿荀之子無即也新穉
國語評苑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音智下同○知宣子晉卿荀之子男
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子也○宣子曰宵也很
不從人對曰宵之恨在面瑤之恨在心心恨敗國面恨不害
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上美賢長大則賢賢變射御
足力則賢後統舉給則賢也○巧文辯惠則賢也○文辭彊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
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其人
知襄子為室美也美麗好也士流夕焉○伯家臣夕姓也○知
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東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言其高

東夷之國也。○延音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
居里切下已姓並同。是。非王之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
戎程之人也。○從也。或曰其諸路泉味滿是也。戎或為夷。非親
則頑不可入也。○謂蠻夷戎蠻也。其濟洛河賴之洲乎。以下同
○言此四水之間可通也。是其子弟男之國無郭為太。後同。○
是四水也。就東觀漢記仲之後師時也。鄭號叔恃勢鄒仲恃險。
奴蛇也。當武王時於焉此二國為大。號叔恃勢鄒仲恃險。
地勢阻固也。除有險阻當時之二君而不脩德是皆有驕侈怠慢之
心而加之以貪冒。若以周難之故寄卒與賄賂不敢不許。
財也。○周紀而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衆秦辭
伐罪無不克矣。秦音直辭伐有罪故必勝也。若克二邑。號叔殺
補舟依檣歷桀君之土也。○鄭音歷笑音柔。○言危號。若前華後
國語評苑。卷五之五。

河石洛左濟羊莘國也主茅駝而食漆洧音洋洧音厚音厚遂則切
為之神主也。孔子曰夫顧史為備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
東家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也。備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
其後卒如史伯之公曰南方不可平。南音當常開之對曰夫荆
言○辛尊事切。

子熊嚴主子四人伯霜中雪叔能季糾中宜繁切糾以倫切○
之後十餘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糾楚子熊霜之子也。糾以倫切○
糾楚子熊霜也。仲不立叔莊在濮耳。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糾是立
遷氏將起之禍又不可不克。○叔莊在濮耳。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糾是立
暨俗熊霜姬國人立季糾遠氏得起。是天啓之心也。○開李糾致
叔熊立之。又有稱難而不能立也。是天啓之心也。○開李糾致
有心字誤。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李糾又聰明能蓋其
也。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晉侯夫其子孫必先啓主未
可偈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音龍力。○重黎官名。楚語曰
言楚之先為此。二夫黎為高辛氏火正。殷吳即也。顯項生老童

取之以逸逃於... 王遂置之... 申而繪與西戎會... 子亦必可知也... 心怒矣... 欲遂其難... 哀諸姬其孰與... 盡武其詞乎... 不在... 相... 史... 手距險而鄰於... 以大啓... 執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肅之偁也且大其將與乎... 且二人為姜肅之偁公說乃求奇擊與賄號帥受之千邑皆有地十邑之地而... 取之以逸逃於... 王遂置之... 申而繪與西戎會... 子亦必可知也... 心怒矣... 欲遂其難... 哀諸姬其孰與... 盡武其詞乎... 不在... 相... 史... 手距險而鄰於... 以大啓... 執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肅之偁也且大其將與乎... 且二人為姜肅之偁公說乃求奇擊與賄號帥受之千邑皆有地十邑之地而...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 九年而王室始騷... 平取周土... 國語評苑第五終

國語詳苑第六

吳高陵亭侯 常昭解

宋鄭國公

宋庠補音

明吏部考功員外穆文熙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傑參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張文耀重校

崇安後學彭棟重閱

楚語上

史記世家楚頃王之後也陸終生六子少子季連半姓陽都存枝江縣至楚文王自丹陽徙於郢在南郡江陵縣也

莊王使士壘傅太子

莊王使士壘傅太子之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子之善善之也

對曰夫善在大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

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充有丹朱

舜有商均

五期

五期謂五子也五觀於子大康昆弟曰夏有觀之

湯有大甲

湯有大甲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文王有管蔡子同公兄

也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義子

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

民煩可教訓

變夷戎翟其不宿也久矣負服中國所不能

春秋而為之聲善而抑惡焉以成勸其心

也人謂之春秋也

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也人謂之春秋也

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也人謂之春秋也

但道遠不得已
可於樂府子之
者使人樂於
尼可不字乎

楚厄且不朽自謂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湫舉隆三拜得歸

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乘實遂切○四馬曰乘還見令尹子

木子木頌建也傳曰聲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

甥也蔡晉同姓謂如楚二國執賢對曰晉卿不若楚特勸武滿晉

正卿不及子木之也然仕大夫則賢於楚其大夫皆卿才也

若杞梓皮革馬製實造也有皮華切下同杞梓良材雖楚有

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道之材也對曰

昔令尹子元之難難乃之切○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

二十八年及三十年或謂王孫啓成王啓子也或謂啓

與父王弗是是理王孫啓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適

矣晉楚戰於城濮在魯南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與知與於

國語詳克

同○先軫晉中軍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與王

心違請王恕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宮西廣楚軍營

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從惡用切○畔今若教氏離矣

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申公子儀父為師儀父申公同

馬聞王子燮為傅燮楚使師宗子孔帥師以伐舒

孔也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還音旋○子孔潘崇之師也

家資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

樊求令尹不得故作郢城即而使成後子

黎殺二子而復王或黎廬大夫也或諧析公臣於王析公臣

也或諧之言與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齊讒敗楚使不規

知二子之讒

子為吳行人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於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秋舉取於王子年子年得舉而亡執政弗是謂執政也也謂秋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鄭南也也領也曰庶幾救吾舉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敗亦切于木也子木愀然切于木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去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還音旋軫車後橫水也言四時車於諸侯也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楚北已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解而陷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至乃使秋鳴召其父而復之

國語評苑

卷之六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也伍舉諫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寵之所用有致以為明法政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彫鏤謂丹雘鏤以為明也法政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彫鏤謂丹雘鏤以為明也法政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彫鏤謂丹雘鏤

城後川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假州也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
○**盟**居諫切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址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
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時日也治也不程謀以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逐疾也子來如子為父也王在靈囿鹿攸伏囿音強鹿攸伏鹿也
所也現北鹿所伏息愛特任之類也兇夫為臺榭將以教民
利也請軍實而禦寇冠皆所以利民也不知其以墮之也
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事之正楚其殆矣殆危也
靈王城陳蔡不羨楚音即一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威公
為蔡公今穎川定使有東使僕夫子哲問於范無宇晉星
不羨城襄城有西不羨城大夫僕無字也范無宇楚大夫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
羊尹申無字也○范無宇薄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
○禮地方十里為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又加之
辛七十二年甲士三人三國各十乘其地三千成也
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言在志
昔鄭有京京屬公弟段之子也檀伯有蒲戚蒲戚公孫氏之邑邲市力切初有蒲家
于元也○陰首歷衛有蒲戚蒲戚公孫氏之邑邲市力切初有蒲家
蕭蒙宋公魯有弁費弁音費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離廉也
于鮑也○羅普有曲沃曲沃樂居衣切秦有微衛微衛秦桓公之子景叔段
於用切嚴公鄭幾不封克出奔在魯隱元年封國也櫟人實
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克出奔在魯隱元年封國也櫟人實
便鄭子不得其位與之盟而救之使駁鄭子而納焉公鄭子
公子子衛蒲戚實出獻公公奔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豪
殺昭公殺昭公志切下川○昭公兄鮑魯升費賞弱莒公製公主
子甲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齊渠丘實殺無知魯公主
九年又取弁以自予○音與

左史子期論從違
在史子期論
孫氏曰蓋不可以為夫人碑本歷切
也并內子對曰昔先大夫子襄達王之命謚趙盾以子夕者
焉服衛葬地
教陽豎愛子友之勞也而獻飲馬以弊於耶弊或作範○穀陽
葵子木有羊饋而無葵薦子木達父命以君子曰達而道達金
羊饋易美滿
君子曰違而道達金
後遺
積文既曰下則
故辨其妄何向
相繼論君公從
違之道其義甚
遠矣且不可
苟從況妄乎此
二難錄
申亥申魚字之子也乾駱之後甲亥日吾父再姪子命王不讓
惠就大馬乃求王恩指棘門以玉歸王繇申亥以其一女殉而
葬之○荀君子曰從而逆欲從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故進
似俊切
還周旋佳道之從夫子未能違若敷之欲若故以之道而去笑
薦吾子經楚國經理而欲薦笑以下之于祀也以妾為妻其可
乎子期乃止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古龍切射音亦○昭王楚平王之曰周書
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
之臣也呂明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師也重黎類項掌天地
可方物類項食之乃命重黎重司天以屬神大正衆司地以屬
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相息亮切重若無然民將能登
許六切唯胡老切重女枝切房方往切下同
天乎民言敬止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維會
也謂

王公之子弟皆能言能聽徹其官者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而
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經入焉以食萬官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關且廷見令尹子常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子常與之語問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今尹令尹問黃蘗實如鐵對狼焉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足以致賦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也家貨足以共其用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也民多關則有離畔之心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今尹令尹問黃蘗實如鐵對狼焉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朝設脯一束換一筐以羞子文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今尹令尹問黃蘗實如鐵對狼焉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民也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
民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

之後存至于今夷即為楚良臣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贏餘日已甚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於四境道建相望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而所犯必大矣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能蹠不獲而死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不聽遂自靈王不顧於民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以行人之道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以待之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王欲執之手西曰請聽其辭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後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對曰昔毛雉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文之弟十國故為楚王滅其族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
然子高曰將焉用之勝直而剛欲真之境勝曰召之使處其境
而不仁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言非忠信之道也
身展也復言不可復言者人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
以謀益人詐也蓋忍犯義殺也忍犯義也
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志

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益求若教氏與乎
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齊宣公之疾
之疾者也為之關藩藩籬而遠隣國之猶恐其至也齊宣公之疾
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益求若教氏與乎
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齊宣公之疾
之疾者也為之關藩藩籬而遠隣國之猶恐其至也齊宣公之疾

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

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

盟口血未乾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于兵

之威以暗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虛不

盟虛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

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友友謂盛者更。今越王句踐恐

懼而改其謀令其忿令忿音拾。令音合。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

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裕其衆庶。其民殷衆殷盛。以多

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

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同音何。古字通。國君號切下。

國語評苑卷之六

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亦難也古

字。拜功外息茂切。齊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公越實

有吳土東地接而。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見鏡也以水為鑑。

見形而已越書德也。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為其臣。歲諫以不入

斤水鑑當千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為其臣。歲諫以不入

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堯。

○開穿也。陂壁也。舜葬九嶷其山體水龍弊楚國以開陳蔡

旋其上下故壅漢水使旋九嶷其山體水龍弊楚國以開陳蔡

作疲下同。○閉銀也。銀其陳而不修方城之內此方城楚喻者

夏而圖東國諸夷陳蔡也。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此山七餘切

○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新也。昭六年楚令尹子其

滿帥師伐吳師於豫章沙水乾新也。昭六年楚令尹子其

民不忍餓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乾谿事在魯昭十三年王

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嚙臠古太切

遂至於郢都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性也百執事百官
天子不宜稱王故云性也下言夫既王不以奉其社稷之祭
其父昆弟不相能夫樊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見吳
公孫也弟也傳曰夫既王先今齊侯任不鑒於楚任公孫
以楚敗為鑒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公孫
云謂齊納樂盈以伐晉昭謂兄弟會也齊去差不實不忍被甲
帶劍提鉞鐸鐸伐伐傳則齊登相望於父陵齊尚書云
父陵之戰在十年傳曰五月克博至行武二歸不給於威
還言敗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武二歸不給於威
復出師也不至於戰執而余公江沂淮闊滿深水出於商
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初月切夫差克有成事故使
告於下執事充能也成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
人若余嘉之享也下同周王景王于敬王可也紹紹也昔
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不祥乃憂王室也今伯
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一人燕受而介福而女也
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伯父東德已修大哉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也民不戒也越大夫種乃倡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羅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忘也
日臣嘗卜於天謂其天事之食安其地言者今吳
民既罷罷勞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言者而因
鹿空虛謂其國方曰鹿其民必移就通於東海之濱

又切亦作蝶補深蒲也蘇詩始天占既兆見也人事又
見謂也我夢卜筮余王若今起師以會齊之利無使失後
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
至之會也不待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若事幸而從我
言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言吾
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若吾以禦兒之武臨敵之吳王若
又戰也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也王安厚取者而
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初
包胥楚大夫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廢我社稷初
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徹天之衷衷古先王
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用也請問戰以而
包胥辭曰不知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傳
取於諸侯取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謂也王曰在孤
之側者謂也酒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名臣內謂也飲食
不致味致也聽樂不盡聲不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
者吾葬之老其老其老也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未
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備令寬刑施民所
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
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國式貧者
吾取也貧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有餘則使

於五更之始也
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中國之北皆以春秋皮幣玉
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
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
則不知民之極也如字極中極中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則不知
則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
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國丁龍切○五大夫者
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
之徹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
包胥既命孤矣命古切下同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
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舉古切
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實則不失大夫苦成
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審實則不失大夫苦成
則可以戰乎王曰辨辨云別物善惡也審實則不失大夫苦成
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巧云守禦也審實則不失大夫苦成
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可謂善也審實則不失大夫苦成
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者
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
下在兵事則下所謂曉督之疾筋力不足以勝事也當陳白告
甲兵者告是也○音務又音茂應書蓋切告孤不審將為
戮不利計非實也過五日必審之使執思過五日道將不行
道術也過五日則說矣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
屏當出也故將不王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外政內有屏是子也外有屏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
夫人送王不出屏禮送王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闔陽闔陰
并側席而坐側席者不歸歸者歸者不歸也
而立大夫向檐檐者檐者不檐也
切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屏於國是子也
也軍士不死外有屏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歸者不歸者不歸也
此以環填通相問也通者通者不通也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
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
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活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
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
事子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
為我禮已重矣禮者禮者不禮也
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若不
捷則是盡也捷者捷者不捷也
替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疾替之疾其歸若已
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置是明日遷軍接餘餘者餘者不餘也

人事至

下相偷其可乎言其可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中界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欲諫王不聽

事是以不成維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其稻蟹不遺使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

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子

也妄其欺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

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

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

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

其力致其死猶尚治王其且馳騁之備無至

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賜飲無忘

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

乃可以致天地之應王姑待之自此後四

至於公月王召范蠡而問焉

曰諺有之王姑待之

曰鮑飯不及靈王姑待之

王姑待之

之不及靈之故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竭之

猶救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與師伐

焉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王曰諾遂與師伐

之得時無息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友為之災范蠡轉化後特悔

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王姑勿許也臣聞

常四時以為紀王姑勿許也臣聞

是無過天極王姑勿許也臣聞

皇日月以為常王姑勿許也臣聞

還月盈而匡王姑勿許也臣聞

運轉虧盈王姑勿許也臣聞

明之常也王姑勿許也臣聞

切下則用柔遠則用剛王姑勿許也臣聞

後先無陽察王姑勿許也臣聞

其野王姑勿許也臣聞

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王姑勿許也臣聞

參之言雖有災王姑勿許也臣聞

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王姑勿許也臣聞

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

節不其素而不可迫特宜為主人安徐重固凡陳之道設若
以為札益左以為壯數未盡盡下可迫也壯
疾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遠
姑蘇姑蘇所律切○姑蘇宮之基也在吳邑門外近明或云賢賢
言君子齊言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辛君使王孫維行成於
越王孫維曰昔者上天降禍於是得罪於會稽使越王孫維
君王其國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
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慮謂用也天得時弗成天有遠
形謂遠也不遠五年復反謂五年復反天有遠形不遠五年復反
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伐柯者其則不遠
不遠今君王不斷其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
來辭命卑禮命尊命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
朝而必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
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朝也王姑勿許其
事將易其已易以鼓切下同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
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使者子其對之
下使者同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令將反
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維
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稱

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
孫子孫子也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之人矣
工謂以許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之人矣
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子得罪於子使使者辭友使者辭友
於王鑿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備越民越民
易貨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
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有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
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
者為此也人事濟矣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
惡揚子之美者使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
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
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主命工以良金為
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朝禮之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朝禮之
千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千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地主正之方神主當推討之正其封疆也皇天后土四鄉
國語第六

光裕堂梓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
探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
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齊以齊
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
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
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
以殺青書可繕寫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
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
孝悌之義博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
方慕義莫不負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陳德其綱
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
尊卑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游士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欒
向齊之晏嬰扶君輔政以竝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
觀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
有所耻小國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
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
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
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
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
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
諂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

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其命潸然道
德絕矣晚世蓋甚萬乘之國七十乘之國五敵併爭權盡為戰國貪
無恥競進血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
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
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皆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
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 蘓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
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蘓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
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蘓秦結之
合六國為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
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蘓秦初欲橫秦弗用
故東 從及蘓秦死後張儀連衡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
塞之國據崑崙之阻踣隴蜀之銳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
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
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
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意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
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
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
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
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苟不待不因勢而為資機時而為一故
其謀計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
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可哀也

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閔臣訪之士大
家始書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
復定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
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
孟之時去周之初已遠有識其弊者已亡其舊俗已熄矣二子乃獨
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
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
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
者所以立本也下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
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
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
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
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繇秦商鞅孫臏
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
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
用之無蔽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
而絕之則此書之不一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
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
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其善於是

戰國策

卷之十

序

九

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
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一年之間載其行事固
不泯而廢也此書有商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
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等謹序

戰國策

卷之十

序

九

戰國策序

國策也其文辭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大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穢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不擇楚曰書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倭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以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筆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輦之序矣矣而謂其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夫秦之於四百里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吹故有立半字時次相釋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畧無所稽據注又不全後漢書載其序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遺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明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以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一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即括蒼鮑彪詆其陳畧終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殷愚嘗竝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畧信矣若終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氏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因承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復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傳信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微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據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宜用是疾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天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鄆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明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界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充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詐非君子所排燕代之詭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辭政為孝樂平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

韓愈為義嗣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
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鄭川姚宏亦注是書云
淳熙孫朴所校以闕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
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
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
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來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
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剽重以
說列國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
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業也子深
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
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帝氏之論是
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
禁則齊以戒則明焉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窮荒
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纂學說聞謬復恐類之世
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真道師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
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
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
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
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復出
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
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闢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捍闔之

雖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
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
而發而亦未聞其友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
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
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秦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
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
於春秋春秋善惡並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使善惡
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
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諫此其最陋者寧從親
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
顧也爾雅於鄭則首不統置董於猶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
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般舉其重而
名之也近代晁子正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
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者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悖而廢曾氏
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
主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
情偽則守茲以察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
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自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
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
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為國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臣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食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費君所校策來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會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官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已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况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為上而後之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為高而後之為計者莫能高也周哀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惛惛然惟欲以此以弱彼而游談駢騁之士逆探巧合疆辯深語以鬭爭諸侯矜誇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無有其國大夫不無有其家而猶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償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龍病高注疎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刻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重核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奉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鑲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秦悅之環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秦權從秦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益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敘事之傳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刊書以是為首云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自順書

戰國評苑

卷之首

本一

戰國策評苑卷第一

宋 尚書即鮑彪校注

元 國子博士兵部道注

明吏部考功員外穆文熙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書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素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張文耀重校

開中後學朱煥重校

西周... 東周... 春秋... 戰國... 策... 評... 苑... 卷... 第... 一...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嚴氏為賊章...

○秦攻魏章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驛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關此役秦昭十四年此二十二年補曰

正義云水經注西說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諸本誤作犀武當正進兵而攻

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韓趙之上計

莫如今秦魏復戰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諸侯之

地人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持衛必不攻魏恐重秦若

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

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辭也爾曰史其茂傳索隱云郭氏

按諸侯講幣世家有亦然今凡為和辭又漢史講幣兩字常難遇

定當從講幣之義者字當從後說者而全趙今其止

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即猶秦安周必復攻魏魏不

能支拒支必因君而講與泰則和也若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也若魏不講而疾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章

李元帥曰：犀武，周之將也。周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韓、魏，連破攻周，周以魏救之，非其意也。趙東周助韓魏故攻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解之。意者有趙或兵伐之，無考周韓魏共伐周君友見梁固陳留汝儀注魏惠王自安已周之難於秦春此時韓魏必和周君友見梁固陳留汝儀注魏惠王自安已至大而不亡國者蓄有焉而樂之也恭母恢高注作臣謂周君曰溫圍不下此三條舉國共救之所而樂之也恭母恢高注作臣謂周君曰溫圍不下此亡也

樂不在梁下而又近近臣能為君取之及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天子故置卿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而設以國為王干秦施伐秦收伊闕綠是放稱謀主此周君也而設以國為王干秦施陳扞而王無之扞也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來塞外

魏國許苑

之兵與周之狀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音趙韓拔魏之路絕

兵若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此上魏王曰然則奈何基黨必從後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此也魏王曰然則奈何基

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值勢也小利謂溫圍事秦而好

小利有秦助則無國今王許成三萬人為月扞秦與溫圍周

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卒之援而私溫圍以為樂得成公也

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圍之利計歲八社金魏人貢其周君得

溫圍其事王若歲百二十金周許魏是上黨無患則趙韓必

不加而贏四十金實利也魏王口使孟卯齊人即亡卯致溫圍

於周君也送而許之成編回為辭去樂

○犀武敗章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聽周君曰臣之秦

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楚韓也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實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見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章
東周欲為稻章西周不下水言東周欲為稻章西周不下水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言東周欲為稻章西周不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言東周欲為稻章西周不下水兩國之金也言東周欲為稻章西周不下水
○昭獻在陽翟章
昭獻在陽翟昭獻在陽翟昭獻在陽翟昭獻在陽翟昭獻在陽翟昭獻在陽翟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章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秦假道於周以伐韓秦假道於周以伐韓秦假道於周以伐韓
與周地發重使與周地發重使與周地發重使與周地發重使與周地發重使與周地發重使

信周是韓不伐也信周是韓不伐也信周是韓不伐也信周是韓不伐也信周是韓不伐也信周是韓不伐也
○楚攻雍氏章
楚攻雍氏楚攻雍氏楚攻雍氏楚攻雍氏楚攻雍氏楚攻雍氏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章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章蘇厲為周最謂蘇子章蘇厲為周最謂蘇子章蘇厲為周最謂蘇子章蘇厲為周最謂蘇子章蘇厲為周最謂蘇子章
○謂周最曰章
謂周最曰章謂周最曰章謂周最曰章謂周最曰章謂周最曰章謂周最曰章

蘇曰臣請為留楚忌出奔齊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後此史以為成王時者誤說見齊策楚策五國伐秦魏世家注蘇王三年齊楚景軍圍韓魏氏自宣王二年大事記據魏七年則軍之與楚何不相及之有

○三國隘秦章

三國隘秦秦作七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也曰八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留其行進有人謂相國曰秦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處臨侯之東三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秦則周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之也故而已取齊此時齊秦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勤之取齊已取之矣秦重周則周之失重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重周則周之失重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章

宮元作昌下同此他亡西周以罪去之東周畫輸西周之情於東周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焉唯元作且雖之省也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焉則昭明白注少字似不必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東周西此一殺官他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與書其人東周立殺官他

○昭翦與東周惡章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昭翦曰何

也補此字曰古書西周甚憎東周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於王也王楚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楚楚西周必令賊賊公固宣言東周也

圖書集成

廣漢健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張推遷衆
燄又西南有群打處焉金州皆屬焉

○衛鞅亡魏入秦章
以五刑盡三代之刑而後入秦以自亡立法不可不慎也

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厲用發語註今

罰不諱強強非大族也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惠王諒其傳行自上下

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為凡諸侯畏懼然刻

次專面君。傳位。辛不受。焚舍。范惠。四。後。治。政。有。壞。臨。

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嬰男曰兒補曰釋名

更平曰嬰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賜

惠文君 孝公子元年 釐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

(蘇) 秦為東
關東為西
孟原曰南
北為從東

關東之訓從大事誌取

山在漢郡平陽縣中限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為

石始微皇
有紀二陵精
江在通池沒也
西兩見周策
田肥羨民殷富

勢形便地勢與形守此所謂天府非人力也天下之大國也

可以拜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

而庭牧之牧之於願以異自異猶它也俟成頓然後未秦曰

而禽獸之
九紫氏之
堯伐驩兜
不取言易
曰善放驩
兜先

帝生而事類如此皆舜戈三苗國名結雲氏之叛引禹伐共工

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戢者乎古者使卑殺

天下為一約從連橫矣革不載

也集韻代為然書策周局象簡也大事書之周後也言有

道清凡張樂談飲如地三十里如妻側目而視不取側
耳而聽蛇行匍匐伏地不立行伏音四拜自跪而謝
蘇秦曰嫪何前倨而後卑也嫪不嫪曰以季子位尊而
金無周曰秦子季子必也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
不子富貴則親戚畏人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此策史略同台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四年正史秦出
游說之策求說周顯王非信至秦說惠王非用乃之始
弗說之去就文侯資之至趙春陽居乃親廟侯合從親
道即勞與策小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曰蘇秦欺寡人蘇秦也前以一
人之智交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國實其害故先使
戰國評述
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德秦不能與
亦明矣連謂絕秦之寡人忿然怒曰久吾欲使武安子起
喻意焉使以不可一之也秦惠王曰不可美攻城壁邑
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能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
儀儀人什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二十九年為武安
所稱武安子起也正曰起武安子起云武安子起亦封
武安君如此名不一曰使諸侯之使去秦秦如字
戰國評述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秦魏秦屬河南楚記威王卒
李廣曰在魏則魏記蘇秦傳注在秦魏秦屬河南楚記威王卒
此地而不戰此則九年正史云魏有假蘇秦之說云云
又謂楚北有汾陽之秦地也此則九年正史云魏有假
秦而代國宋

魏許秦以上洛為弘以絕秦於楚使不戰勝楚敗於南陽
武非修秦責賂於魏也魏不與晉淺秦謂秦王曰王何不謂
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魏背寡人也王何不
與寡人遇過魏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
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秦之楚者
多資矣之也言將以魏弱若不出地則曰到夏會云云
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
揚言言之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其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此下有脫簡秦
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謂曰魏楚所請楚策元
在魏曰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楚楚手楚策元
戰國評述
秦與魏遇楚王怒恐秦以楚為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
無與楚遇而合於秦補曰則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魏與之遇
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則本明白是以鯉與之遇也故曰
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魏正曰則本明白是以鯉與之遇也故曰
楚使在馬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楚說正曰以齊楚交善章之其外可見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秦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鯉二字所甚愛
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市見貴所之也言使楚王聽則不用矣而
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鯉曰云是
便計也利安秦王乃留景鯉鯉便久說秦王曰臣見王之雅

輕天下... 楚攻魏... 田華之為陳...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楚攻魏... 田華之為陳...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楚攻魏... 田華之為陳...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陳軫去楚之秦章... 張儀謂秦王曰... 陳軫去楚之秦章... 張儀謂秦王曰... 陳軫去楚之秦章... 張儀謂秦王曰... 陳軫去楚之秦章... 張儀謂秦王曰...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儀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其茂
於魏召公孫頭秦人謂公孫頭曰不如召其茂
者皆張子之警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引三子

武王惠文子元年

○張儀欲假秦兵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左威謂其說曰不如年之魏不友
秦兵謂張子不友秦兵魏若友秦兵張子得志於
魏不敢反於秦矣其厚秦張子不去秦魏若友秦兵張子得志於
必高子去秦也一不友秦也亦必高子之曰高子之志

○張儀之殘擄里疾章

張儀之殘擄里疾也殘擄重而使之楚張儀之殘擄里疾也
楚王儀為之請相於秦秦使相之張子謂秦王曰重擄里疾而使
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
秦臣聞其言聞之曰王王欲窮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
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擄
里疾出走謂曰為然之為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章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楚王曰請秦王曰張儀欲以漢中與楚
種樹不處者其非人必害之家有不宣之財則傷
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
者固當愛乎言不天下有變謂秦王割漢中以楚和王割漢中

以為和楚地注一無為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
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魏謂魏冉章

為魏謂魏冉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張儀張儀
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公曰弗聞也曰幸張防母幸
公曰公叔也曰臣戰戰戰戰主英國主英國
與王約王魏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擊領領
然然而臣有患也此十六字夫楚王儀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
臣有患也此十六字夫楚王儀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
之主事也此十六字夫楚王儀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

○醫扁鵲見秦武王章

醫扁鵲見秦武王章扁鵲扁鵲見秦武王章
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
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苦扁鵲扁鵲怒而投其

○秦武王謂甘茂章

謂先已而固
置也復謂不
非其時耳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周與齊小故也
開蹕河小故也

大失而不謀此則宜陽見周策大事記蓋控扼之地故秦武云云

不朽乎補曰自史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外族

行輔伯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用文成曰昭王初改葬于夷初改葬而王又悲

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致其言故曰事無成盡以為功大事

幸放茂以護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王綰於息綰見其以

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驍族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

又曰世遇男
 妻者三而
 宜陽之何未
 不行之又
 上地其使更
 以旬月而
 陽以為脂
 是地于於此
 之地不則主
 何步於一民
 騎紀事竟
 為夫者不
 茂川以公功
 也無年而
 集則而為不
 陰之在後亦
 解有一親父
 子誰以愛死
 果上下之相
 胡化日見
 乃古金文之

補曰行史竝作夷新字作挾韓而義嫌韓王必聽之是王欺魏
 公許丁謂告恭諸公子
 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
 又言韓修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修也
 韓為朋廣云即公仲修大事記取韓又有韓明韓修馬司甘泥
 而後明字近故也且昔者曾子疾甞曾子屬費人有與曾子
 當合行諸文篇見各條
 同名族者也
 而親公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公曾子之母曰
 吾子不殺人纖自若故也
 如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纖
 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纖之持
 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則慈母
 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
 也疑臣者疑王之不適三人同
 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玉曰寡
 人不聽也請與于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東攻宜陽五月而不

大机括處陷於
先道與然之戰
溫於前相持
之命流於弱
之比休下至底
之徒列之章奇
特述亦足詳
○宜陽之役章
朱焯口井茂拔宜陽馮章不可謂無力
田樂而曰張儀
以漢中爲要
歸打光曰張儀
也也爲秦者
無秦秦何秦王曰
爲果使馮章許楚
漢中而拔宜陽楚
王以
○井茂攻宜陽章
言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井茂
中也
有之因悉起兵復使井茂攻

年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也而卒不上卒士也秦之右將有尉尉軍對曰公不論其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驕族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今攻宜陽而不拔孫孫衍符里疾我於內性惟也而公仲元作以驕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復立功也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塞示必於是出私金以盈公實明日鼓之而宜陽拔一本鼓之

○宜陽未得章

宜陽未得秦宛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穰里疾公孫衍二人而外與韓朋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知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穰里疾戰國評苑不得秦衆盡謂此怨之解矣使茂又攻二

○宜陽之役章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皆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難言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臣是以知其御也戰國評苑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

○宜陽之役章

宜陽之役楊遠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非抑甘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初按也甘茂曰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收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茂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補曰韓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此用

鄭亦今韓注文高注此章係孫字首卷利本有之而抱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顯火顯作公孫顯又有公孫顯公孫顯公孫顯其云拔韓而議云者韓皆止秦而當韓者大事也今且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章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其與寡人爭辯寡人數窮馬韓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未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前需者需者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因可制

○甘茂相秦章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謂間之開闢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謂之於道也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作道云秦王欲得厚首韓里疾之將也蓋大於王之所需應諸者王果與厚首之境約蓋知道穴地之美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臣且相厚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厚首告臣王怒於厚首之泄也乃遂之謂遂逐厚首必不告已臣且相本有之字謂且告人之云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章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凡里甘茂人楚任和於秦秦格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沐於楚沐於楚則楚耳而不使魏制和謂謂楚必曰以魏之秦魏魏也如貴友云魏魏制和魏制和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失王不如使魏魏制和制和魏制和必說魏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下之兵其儲君必深齊也欲得國故下章曰功齊不成
則伐齊深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爾君不如勸秦王令散邑
則伐齊深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爾君不如勸秦王令散邑
秦王是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大觀而重君故齊與晉
散邑雖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爾君不如勸秦王令散邑
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採晉以為重也採晉是
年此義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臣權復用秦之
功遠也禮為有功於秦秦必用之祥相齊秦也子必大窮矣
○冷向謂秦王章

冷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正曰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
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權也破則秦定安邑屬河東
秦秦危則秦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
王秦多得地齊畏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惡齊而重王秦故齊必
王何惡向之攻宋晉向以生之明為先知之攻宋之利
故不言

○謂穰侯曰章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苦補曰此連於除宋罪重齊怨宋
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怨齊怨則須殘伐齊宋德強齊定外封
此亦百世之一時已深殘伐齊宋云云又作宋宋罪重齊怨
為秦陽君定封說見彼策

○謂魏冉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丁曰秦下不能與齊惡衡秦惡衡重

秦經三世積節於韓魏前韓魏之言累有戰伐之事而齊
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秦魏東聽秦而齊
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也方千里楚包九夷秦魏之
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井魚之口未詳其為秦魏之
非左氏昭十三年傳次千魚之口未詳其為秦魏之
耳注竟陵縣城西北其魚之口未詳其為秦魏之
利有千里者二非此向正指楚言楚有三秦鳥能與齊
之民也韓魏有之非此向正指楚言楚有三秦鳥能與齊
官不同當與上韓魏此言楚有三秦鳥能與齊
地言細散取之腹腹以薄此言楚有三秦鳥能與齊
城肥言細散取之腹腹以薄此言楚有三秦鳥能與齊
為韓魏九言韓魏已兵休後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章
五國罷成臯章為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一年也史
記左傳所謂成臯也正魏引地志云秦年欲為成陽君魏策
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也秦年欲為成陽君魏策
知為韓魏此十七年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
上五國之成後恐成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
陽其其事故為之言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
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愈其心乎荀卿收也王曰未也太后
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
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章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開楚之困乃南襲
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開楚之困乃南襲
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

漢源曰晉楚故不制則擊之者其意走而不立矣故則走矣不戰而趨也

以天下陵上言猶以千鈞之弩滑難也秦王安能制

晉楚哉法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今二也秦少出兵則晉不信不伐齊其後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

走晉楚兵多則非復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頃劬二國楚秦而齊先伐出師下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與秦伐齊

以齊破秦是之頃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華陽時得之安邑經地亦屬韓國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正當魏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魏數六十邑前年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敗地又魏以齊以安之亦必不可下也

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與出兵而懼其不及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敵邑之王曰

戰國評花卷之三 廿十九 光祿堂梓

○秦客卿造謂穰侯章秦客卿造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陽定陶陽曰說見趙策

秦君天下備以制天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國大長小

國以朝天子補遺地本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

鄰恤言此而莫之慮也無成國可恃固言攻齊不成故攻齊之時天時至弟失補遺姚本時舜雖賢不遇堯也

不得為天子湯武則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

時不得帝王今攻虢此君之大時也已無大於此時因天下之力

也。然牛馬四兩，在中央大校兩端，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之過長也。然則言者，豈得而取千里之行乎？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猶千里之行，今釋秦者，下不祥，是縶羣長也。○范子曰：下借入秦章。范子曰：臣聞明主佐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賞。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功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之過，實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此，而欲求其功，是以待斧鉞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臣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後無反覆於前者，臣必保其死。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負鼎，齊有負尾，此四國者，工之所失也。失則不能別，而有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於天下，亦猶一器也。天下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其兵，是為其國也。○范子曰：臣聞明主佐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賞。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功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之過，實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此，而欲求其功，是以待斧鉞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臣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後無反覆於前者，臣必保其死。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負鼎，齊有負尾，此四國者，工之所失也。失則不能別，而有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於天下，亦猶一器也。天下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其兵，是為其國也。

不敢成之於秦。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闕於王心耶？臣聞明主佐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賞。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功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之過，實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此，而欲求其功，是以待斧鉞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臣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後無反覆於前者，臣必保其死。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負鼎，齊有負尾，此四國者，工之所失也。失則不能別，而有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於天下，亦猶一器也。天下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其兵，是為其國也。○范子曰：臣聞明主佐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賞。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功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之過，實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此，而欲求其功，是以待斧鉞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臣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後無反覆於前者，臣必保其死。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負鼎，齊有負尾，此四國者，工之所失也。失則不能別，而有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於天下，亦猶一器也。天下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其兵，是為其國也。

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之專人骨肉之間也...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官之中不離保傅之... 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也... 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 天下之權也

應侯謂昭王曰應侯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亦問恒思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國者王之叢叢若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於臂臂大於服若此者則病必甚矣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華陽用之積侯用之太后用之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國也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以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以上計而食一斗二升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有非相國之人者乎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侯而符布天下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危主戒國之道必從此起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母分恒思者蘇秦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昭王謂左右章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秦昭王謂左右章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如耳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伐秦猶無秦人何也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秦其無秦人何亦明矣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之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魏桓子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魏桓子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秦宣太后愛魏夫章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子為狗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秦宣太后愛魏夫章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子為狗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秦宣太后愛魏夫章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子為狗秦昭王者秦昭襄王也秦紀應子索隱云在河東陶晉又應侯太史公云應侯在汝南魯山縣水後漢應侯又作大城侯

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曰洪澤一名湖陽一名
五史地多言是為郢都昭王徙到所謂故郢也自魏黃初以來郡縣皆屬之
制楚地所謂江南之地連有者也漢高祖曰大破荊在郢王即二十九年楚
項羽封之丹陽今分其地置武陽侯國以鎮之亦曰陳倉非父都秦惠王南遷
陵人謂汝郢昭王時王璵觀盜計并奪見城邑非父都秦惠王南遷
重立成會氏謂璵觀盜計并奪見城邑非父都秦惠王南遷
王從者昭惠後事按楚陽表仍都南野也考魏王都必允白起長子
牛云自奔陽都知此陽大事止諸都因用朱英與春陰白起長子
不云自奔陽都知此陽大事止諸都因用朱英與春陰白起長子
陳故徒步而楚地論其說亦作五湖史為正義云注南陳策
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五說亦作五湖史為正義云注南陳策
鄧而五渚謂此渚乃湖五說亦作五湖史為正義云注南陳策
項亭即彭澤張勳有吳錄謂又說大湖射陂亦有五湖字樣宮中亦
戰國評先卷之三

然言東荆則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然於二國
易也下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前書四鄰諸
侯可朝也朝使之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
國聚歛民立社主身木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
固已無補回轅無作霸王之道一失天下有此志比密也言而
軍華下師華陽大王以詐謂曰耕韓作破之矣至梁都元作圖
梁數旬則梁可按按梁則魏可舉魏全國也舉魏則荆趙之志
絕魏居二國之中而不與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近秦趙危而荆
孤東以強見北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冷魏氏
收去國散民立社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矣前書

言當臣荆魏親齊燕一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觀之以寬兵力
如之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
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咸
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行以主不忠於國者
臣以明之也
○蔡澤見逐於趙章
蔡澤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過秦金高於涂人奪之也爾應
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匿之時王稽應侯皆負重罪應
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蘇客蔡
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
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宜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
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夫人手足堅強車目聰明聖智豈非土之所願與應侯曰
然蔡澤曰質仁義行道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
以為君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也請智應侯曰然蔡澤復
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治者志期得此請智應侯曰然蔡澤復

而不天傷天下繼其統也雖牛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百其
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續曰一本此下有一豈非道之符
效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
吳起相楚而死越之大夫種句文越王其卒亦可願與失作
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軼事孝公
極身母二極身曾蓋公不還私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
情素曰秦係通誠正蒙怨咎子集觀家覆也蒙家同執臂刑太欺
舊秦虜魏公子印之則秦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擣地千里具起
事悼王使私公說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
不顧元作國禍毀譽必欲元作霸王強國不辭禍治失種
事越王王離困辱請罪同集悉忠而不辭王離困辱請罪
戰國評苑 卷之三
而不離 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
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
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
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
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伍子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
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優辱我哉也此之謂
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
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問言有因曰商
君其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聞天事文王
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君臣論之論之商君其起失
夫種其可願就與聞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其起大夫種不若

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送既無當於道德之智明哲保身之義彼
何足以知之哉補曰王為君為母為妻為父為子為國為家
孝文王 昭王於元六年卒矣

○濮陽人呂不韋賣於邯鄲章
濮陽人呂不韋賣於邯鄲章

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

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

君澤可以遺世遺世願往事之王之小利而國建國立君之

大利自以為計世後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廊城司書無

命字龍龜手故往說之曰子侯異人異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

中今子無母於中無異人用曰異人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不

故樹福木一日倍約身為養士感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

戰國評苑 卷之三 六十一 光裕堂校

歸為事正曰劉辰翁云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

說秦王后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

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君之府藏珍珠寶

王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春秋其年高

日山陵崩山陵崩高且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木樓也朝榮夕說有可以一切權宜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

死今又不如此死今又不如此而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

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

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

蓬蒿子與公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

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

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末之遣不韋
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
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計本也是抱空質也此質本以交好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享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德自

為德講必以恩德講恩德講於秦王若秦一日晏駕早作而方

臣子之心猶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棄傳秦國

亡歸與此駿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王后說

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玉使子誦

詞所子少棄捐在外算無師傳所教學不習於誦主罷之目

大書記不習於誦此楚書之兆也也應故昭乃留止止宮問曰

王問何卿無益於人之國其其乃留止止宮問曰

中隱其外不隱其內中隱其外不隱其內趙之豪傑得知名

戰國評苑 卷之三 六十二 光裕堂校

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及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

存之昭二十八年法一介單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

開則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

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喜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

食監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后

不韋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年文為安

其子楚天不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年文為安

傾和無輩於不韋者不足養也不足養也子楚

三年楚王立莊襄王文王元

始皇帝年五立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章

以爲秦無能
不伐而自閉
若虎豹之窟
乃欲害之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

弱燕趙王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秦有什一秦隱云謂以什一城千秦

也二說未
知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章

秦王欲見頓弱秦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卽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補補曰一本有姚同其

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

王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

把鈔推耨之勞銖芸苗器耨耨器補曰徐振詩傳鑽耨而有

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

是也解凍而耕暴皆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戰國評苑 卷之三 六十四 尤希堂

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

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悻然而怒悼絕同語色貌如也補曰頓弱

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諸弟太后也

帝又通嫪毐人告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

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

聽之韓魏請不通諸國故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卽

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卽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

則楚王秦帝卽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卽王雖有萬金弗得私

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比遊一本下燕

而後始置用者齊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齊補曰一本此入朝四國畢作

元

而大事記亦從之戊戌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
表無明史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則取國策而易宣以潘耳安
得據史記之書而廢孟子國策之且明哉國策曰所見與所傳
開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筆事宣王為之諱也孟子之書幸
有國策明證不然則非孟子之諱也孟子之書幸
高氏豈為率意錄之說高氏乃所以諱其說失策文書非出
於陰謀氏錄書改之陶唐氏昔人談其不視古今人表矣改
者之所以故于陶唐也

戰國策評苑卷第三 終

戰國策評苑卷第四

宋尚書

鮑彪校注

尼國子博士吳師道注

明史考功郎樹文照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慶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朱文燦重校

閩江後學朱煥重校

齊地處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陽西有濟南

南齊高帝高帝重校

原皆齊分也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威王田齊威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濮上之事

關中後學朱煥重校

宣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猶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

此顧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曰寡人不敏此敝謂諸明則

注此本下有云遠乎海傍道今主君新主字君攝餘秦怨

陳曉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主君新主字君攝餘秦怨

趙王之詔告之也敬奉社稷以從有此在說然趙魏魏後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章

淳于髡齊人見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

里而一士是比肩而勢千里有一猶為難有也

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

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竊曰後語同凡

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孟

戰國評苑卷之四

澤之中者不必用下文求此也與齊之則累世不得一焉及

之舉秦則注澤秦梁父省山名却却言多獲夫物各有囿耕治之

梁父在泰山則却車而載耳車重不前夫物各有囿耕治之

聚也故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也

而取火於燧也也火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字讀通反

○齊欲伐魏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

郭逵者楚兔名海內之狡兔也也疾也韓子盧逐東郭逵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大廢於後大兔俱罷各死其處田

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擅若無今齊魏父相持以殫其

勞故前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

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謂曰此與蘇代綽綽

○齊欲伐魏章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
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文請致之先生淳于髡
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齊之與國也
朝齊楚王怒伐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其勢將因齊而
而實危有楚伐之危而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
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
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
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哉不伐魏
也此說辭也正曰強注終不通說見下若誠不便魏雖封
於王何損上句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誤且夫無伐魏
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魏有璧馬之寶於王
何傷乎元在魏策從從者

○齊宣王見顏觸章

齊宣王見顏觸觸曰見顏觸觸曰春秋後語作王觸曰觸前觸
亦曰王前觸之宣王不說左右曰王公君也觸人臣也王曰
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暴勢王前為越士越
也與使觸為暴勢不如使王為越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
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
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墓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哀公十四年春齊伐魯王曰死不放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

鑄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璧也宣王默然不說左

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一石百萬石
簾簾之天下之士皆為後處後處之士仁義者來後處之士仁義者
當在之辯智竝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萬物
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
處農畝下則野五穀野五穀則野五穀野五穀則野五穀野五穀
百家皆有門室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比為閭閭為里里
有鄰五里有閭里皆二十五家鄉閭之閭閭之閭閭之閭閭之
家共有志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
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
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
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夫榮貴者由德業也
戰國評花卷之四
以驕奢為行據謂曰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其名者謂曰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若辱禍必握謂曰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願不至謂曰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是以堯有九佐謂曰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高有五丞謂曰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
數不愧下學謂曰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
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

之正爾學教之言與總年合又何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年豈不出於半平爾曰願滿勤以貴士王十諸其不好士者若斗與能用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於用彼數千百人也

○齊人見田駢章朱母曰使車數千以奉其妻孟子始不為過問田駢章辨之伏斗而亦有此宜勝勝齊公也

齊人見田駢齊處曰聞先生高議謂曰為不宜設有虛而願為後為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半值已言再今先生設為不宜管養千鍾會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自四以登徒百人從至於金十則鍾又東氏注四升為豆則鍾九六酌也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

○管燕得罪齊王章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好就而與哉赴諸戰國新定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好就而與哉赴諸

侯乎而辭左右然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連同曰悲夫士何博焉為有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壓而而君錫舊有除食下宮樣羅紆下宮後宮下列曳綺殺而士不得以為緣緣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需見魏王

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需見魏王

閔王宣王元子元年當報王四十六年戊戌國曰此據史通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宣王二十年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齊使史官軫為秦使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

陽陽為秦昭昭

朱氏曰策主持

得具列史策所載而皆大率記之說伊覽者
得以此考正焉正齊六案在在易州涇城縣東

張儀爲秦連衡章

張儀爲秦連衡儀傳連橫在鄒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
臣曰潘說補曰此處齊王曰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
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
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
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比周親周相此也與論調意莫
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
者戰勝齊中傳不書時魯故在在亡形耳至曰此雖有勝名而
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
戰國評苑卷之四
也秦趙戰於河湫之上史不書此文有湫山
南而再戰而再勝絕句下同秦戰於蕃吾之下傳注常山
有補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勞趙亡卒數十萬耶耶僅存雖有
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然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
婦爲是趙國
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河悉起其兵河關屬今河南
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爲博陵今衛泰山有
博亦近齊也補曰後語注云今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可
在博州臨淄卽是今萊州即墨縣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
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

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
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
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一千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
聞謀世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
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拘空質而
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
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而薛公也齊求地則君無敗矣
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蘇亦
用此法也其文而屬之故以此若謂楚王項則項則上言已元以為
新立上則項則項則上言已元以為新立上則項則項則上言已元以為
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害於薛公
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
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
以楚獻地之故使太子謂之君曰薛公也使太子以忠太子
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
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
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齊
人知地之必故有楚王聞之恐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
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
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重所任故臣能去太子去太子
子去齊無所必不信於王也王因馳使齊而為交齊齊
以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太說曰請以國

因交齊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
者王也必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
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
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
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
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楚之卿今勸太子去者
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
可以使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
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
約者又蘇子也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
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
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侯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大
下之士而有餘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者少
君因不若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始矣與今蘇子善於楚王
而君不蚤親則楚與楚為讎也此非薛公之惡楚王也
薛公曰君不知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楚王有楚也薛公因送蘇子
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太子卒不得立而項襄非
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見之謂孟嘗君

此篇當君時奈昭王時

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

○孟嘗君在薛章

○孟弭君奉夏侯章草

又矢辭衍言。不詳不毀之。

以吾毀之也

孟嘗君燕坐燕合語也

嘗君就國於薛求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曰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相見之馮煖曰夜鬼有三窟僅就本今非僅得允其死耳今有兩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曰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請梁元作王世固曰文介在梁王時此圖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稱追書云爾於諸侯先迎之者當而兵強於是梁王盧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而孟嘗君位以待諸侯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驅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友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奉周官此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移服劔以聘孟嘗君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一眾者封書簡巨一本書下無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誦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請諸侯立則齊國非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居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此固此符則不棄故也齊國之馮煖之計也

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首當則就之奢賤則去之此舉之必至理之固然首請以市論市朝則論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求去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焚之也書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子自燕之齊章
蘇子元作秦史作代自燕之齊二十六年年見於章華蘇子元作秦史作代自燕之齊二十六年年見於章華蘇子元作秦史作代自燕之齊二十六年年見於章華

○蘇子謂齊王章
蘇子元作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齊王曰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王曰則天下尊齊乎且尊秦乎王曰則天下尊齊乎且尊秦乎王曰則天下尊齊乎且尊秦乎

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
王明釋帝以誅天下倍約之徒信背同類與同業而後伐也
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陽城在宋之南
非衛之陽城也陽城在宋之南有淮北淮水之北有宋則衛之陽城危陽城在宋之南
也陽城在宋之南有淮北淮水之北有宋則衛之陽城危陽城在宋之南
有陰平陸陰平陸在宋之南有宋則衛之陽城危陽城在宋之南
之以伐宋之事伐宋之事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故秦以為
名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平易難者也願王之熟慮
之也之也
○蘇子說齊閔王章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天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為之孤為之以與國而伐人必怨夫後起者藉也
藉言藉言而遠怨者時也時也得其所也得其所也是以前聖人從事
必藉於權必藉於權而後起者時也時也得其所也得其所也是以前聖人從事
物之率也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藉藉倍時勢
而能事者寡矣今雖下將莫不和而能事者寡矣今雖下將莫不和故無藉藉倍時勢
得藉藉之利則不能遠怨矣得藉藉之利則不能遠怨矣夫利金不
則藉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軍舍人者車不
休傳休傳其國城割平其國城割平衛人門土以而而
二門墮矣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邲於魏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邲於魏

王王魏武侯也時本備上此備身被甲底劍王魏武侯也時本備上此備身被甲底劍
戰耶耶之中戰耶耶之中郭山之間郭山之間此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
面殘剛平面殘剛平郭山之間郭山之間此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
正義正義中平趙邑在相州正義中平趙邑在相州此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
機也機也魏而有河東之地魏而有河東之地此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
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於州西於州西此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
鄉馬飲於大河鄉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鄉馬飲於大河
同同黃城黃城在魏州黃城在魏州此衛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同黃城
探蒲之燒也探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勤行之者何也衛明
於時權之藉也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憎下人
好衆怨好衆怨地狹而好敵地狹而好敵事敗而好鞠事敗而好鞠言言兵弱而憎下人
而求霸則遠矣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
於天下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主挫強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主挫強
則兵不常權則兵不常權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則兵不常權
秦楚也秦楚也其從韓而合其從韓而合秦楚也秦楚也其從韓而合秦楚也
九年也九年也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九年也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
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
且天下偏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
宋越專用其兵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

天下可踴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
而不相憎。交言彼具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
燕齊戰於桓之曲。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牛萬之衆盡胡人襲
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亦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
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後也
先戰者國之殘也。有言而都將之責也
又五部為縣又置小曰邑而大曰都。殘貨已先而能從諸侯
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
馬輪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輸私財而富軍市
飲之則是路窘之道也。路窘言財用窘於道路困曰止是道路之
路中人禱祝與行者祈君駑駘言陳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
置社。義不用命者曰社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免未雖若有功也軍
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哭
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累戰折
事絕馬正矢之太泮甲兵之具官之所出也。如父子與官

本伏後無皆片淳齒曰天雨血霽衣者天以告也地拆至泉者也
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
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窟園君王后太史后氏女
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被燕兵綰騎劫給敗也劫無失罪而立襄王卽位立下有缺字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謂之為法齊

○王孫賈年十五章
張揖曰王孫賈之母其弟名孫賈詞嚴義正而卒能成其下之意即大史家水局也

卷之四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上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脫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如其親王不王孫賈乃入中堂問諸亂齊國殺閔王王欲與我誅者担石在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計冲齒刺而殺之補曰機端早反到前首作

襄王二年戊寅狀史記法章

○燕攻齊章
燕攻齊取七卜餘城咄呂卽墨木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不召攻聊城馬東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死而威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illegible]

復齊王為天子徵微信也太子幼易姓名為田單已破
燕田單之立齊人最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
單相之過萬水有老人涉萬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
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
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患單左右
傾無人殿下有貫珠者下字亦和姓朱引朱貫珠人姓名無
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
曰不知因以為已答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
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
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有後數日貫珠者復見
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
之饑寒者收穀之義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
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王懼其以前信告單必數之矣
○貂勃常惡田單章
貂勃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正議云在青州臨淄縣東
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安平君問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
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敬正貂勃曰路之狗吠虎
下李之車盜而曰此非生常言此非路而吠也狗固吠非
其主也今使公孫子賢而後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
徐子之狗不肖將獲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徐子之狗不肖
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將獲其腓而噬之耳哉

安平君曰故聞命明日之於王王使王有所幸臣九人之
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與使將軍
也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
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之使去單貂勃使楚
楚王受而賜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
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信物據勢也且安平君之
與王也君臣無禮補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
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
天下之賢士與上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
而不顧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
而進前叩頭謝曰臣死罪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
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
王賜諸前補貂勃乃賜之酒酣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
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
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
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此下孰有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
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
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
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與師而襲
齊虐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道其縣也安平君以備而之即
還而安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謂勝初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仲連之不言也

○秦攻趙長平章

秦攻趙長平

司齊王曰不如聽

則月曰及齊楚

務爲此而務愛

○或謂齊王章

戈不從秦司常

不應已又無周

入趙

既亡而後亦不後

三夫曰秦石

中法大藥房

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王相次如也出則陪乘陪重上
同有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黃泉地獄也
王先用黃泉為王作壽以謝其意王相次如也
又何必得此樂而樂之王太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
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邨人有獻章
邨人有獻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有罪則宅入
則知客因請元作謂之補曰此下缺一字昭奚恤曰邨人某
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邨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
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
與奚恤以探已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補曰此下缺一字
戰國策卷之五
○蘇秦之悟章
蘇秦之悟章三日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
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公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
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貴貴於王薪貴於桂謂者難得
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王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
生就令寡人聞命矣補曰一本標後語十
○蘇秦為趙合從章
蘇秦為趙合從此在連橫後入秦後說也說楚威王曰楚天
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補曰此

戰國策卷之五
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
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
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以從大王之命
其宗廟社稷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
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矣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秦
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
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心天下之
心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
仇而奉讎者也夫為天下之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

以未割地人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秦橫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
王何居焉故趙王使臣劫燕計秦明約在大王命之楚
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拜漢中之心秦虎狼
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則秦人
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
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手舞如
懸旌以請進士平而無所終薄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
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請願在說五國後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
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愛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
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
問者也彼有應其爵其身以愛社稷者有崇其爵其身以
愛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為爵勸不為祿
勉以愛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
本尹子文聞穀縞帛之衣以朝虎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
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庶其爵其身以愛
社稷者今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衣
林也言而財於柱國以定白公之禍見於公室楚國
之事恆先君以捨方城之外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四封不

封城竟猶不勝言故不勝言也本四封不勝言之名不挫於
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
上田間而補田曰夫有田者故彼崇其爵置其祿以愛
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楚師敗
有御之問大夫卒交之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
曰嗟乎子乎一子也楚國亡之日月一若粹一人粹特以與大
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
視不知所益以愛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楚之戰於柏舉
莫敖大心也葉公子高也葉公子高也葉公子高也葉公子高也
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
戰國評苑
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
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
問者也彼有應其爵其身以愛社稷者有崇其爵其身以
愛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為爵勸不為祿
勉以愛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
本尹子文聞穀縞帛之衣以朝虎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
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庶其爵其身以愛
社稷者今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衣
林也言而財於柱國以定白公之禍見於公室楚國
之事恆先君以捨方城之外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四封不
身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願今之

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繇子謂楚王章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
 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
 今人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害。為也厚賦飲諸臣百姓，使
 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
 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臣與亦非忠臣也。是
 以國危。臣願無臆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民之
 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補嗣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
 賢為主，元易垂沙之事。宋詳兵墨訓：兵始於垂沙，亦不注。死者以千數，而四
 千數下句同。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主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
 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
 用，且使已廢，竟且使已賤，故人難之。此策本水蘇秦之楚之上
 楚之戰，次之，此彪謂此策人主所屬，失人臣之節也。此策本水蘇秦之楚之上
 第兄言此，此者二三策而已。臣曰：繇子未知果秦否，片火無
 進賢之說，而出於蘇氏，不遇說
 附君用已，而發言是而意則非也。
 ○懷王 四十年 子元年 昭王
 ○齊楚之交善章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楚補王使景
 之秦，鯀遇於秦魏之過。於其遇時，而秦策有其楚王怒，景鯀
 恐齊以楚遇謂為有陰於秦魏也。恐齊以此謂楚且罪景鯀
 為謂楚王曰：臣賀鯀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

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過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五國約以伐秦章... 五國約以伐秦... 五國約以伐秦...

五國伐秦魏和... 秦招楚而伐齊章... 秦招楚而伐齊... 秦招楚而伐齊... 秦招楚而伐齊...

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倖有罪出奔齊齊王問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魯齊王大怒軍裂蘇秦於市按史蘇秦則其死後
蘇秦為客所刺設計以取敗車裂而死夫以一詐偽友履
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此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
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
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
諸侯也曰事秦獨楚曰云云以楚取強故爾効萬家之都以為
湯沐之邑長為比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
者故敝邑秦王使臣獻書從車下風迎之然必有此書
不收當立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
言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制秦王之
戰國評苑 卷之五

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按犀州子通天庫中有
犀以名雞駘犀見之夜光之壁按壁白上破光之壁於秦王前
秦王曰大事記六國連衡先聽張儀說秦故儀之說止
五國儀說楚王與秦和親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對地歎許
之屈平諫不聽卒許儀說儀得秦地燕趙皆歸報中
至惠王薨而為亦辭○為秦兩為夫之為去聲上聲

○張儀相秦章
張儀相秦復相謂昭雎曰楚無郢都漢中有所更得乎此皆地
無此則危亡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
得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不復復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
陳軫請復郢都漢中秦惠王十三年取漢中儀至是請復之
昭言之二人遂則楚無昭雎歸報楚王善儀者楚王說之有
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轅按陳轅

周使而周不聽魏求相基母飯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目
曰本有走列縣畜我者也魏更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天下之
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元作不如周
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故攻有道
欲貴者魏也取富貴欲為攻於魏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
外絕其交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人習於三晉之事
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
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
為王使齊交不絕按此本體儀聞之其効耶郢都漢中必緩
矣齊楚大國也儀說其合今而為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
之

○楚王令昭雎之秦章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說秦使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王
因收昭雎以取齊收捕繫之也唯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
儀則與收昭雎恒誠人為唯謂楚王曰從元作親之不合也
儀貴重主所貴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其茂
貴耳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
魏之重儀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則
見逐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按與二人者一本復打二人字
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重儀放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從其
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恢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句王亦不
從不從秦補目云王三則方城無患

戰國評苑 卷之五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陳秦相惠字之楚楚王受之馮郝人謂
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與約相結是欺儀也臣為王
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元作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
也此說辭也施以逐之而來必有張儀之言使施善儀而儀
也而此則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且宋王君之賢惠
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天下莫不知也今
為事之故今為楚棄所貴於儀人王貴儀而施不若儀也楚
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和國事者王不如舉惠子
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予勿納也今必德王一不德
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
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陳軫去楚之魏章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會楚楚為宋
地甚力左夾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
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固而得復楚
楚聞其為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遣楚王美人章

魏王哀王曰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
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喜
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

○楚王后死章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襄則后死久矣曰無未立后
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因之交
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因之交
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耳所在因請立之此下說者之辭今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
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檮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說也檮里
之辭故交也滑不聽明明則輕焉

○或謂黃齊章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華公不聞老萊子
十而盡相也而公重不相善也也
是兩盡也也而公重不相善也也
見杖起之也而公重不相善也也

○秦伐宜陽章

諸侯事始能自

學之狀無詰於

舉例

而進者必衆矣

四國戈楚章

國代秀齊繼也

秦之變而聽楚也

秦進兵而攻不

見楚將必戰而

3-11-1964

Abstract

蘇厲謂公昭鼠鼠曰王欲昭昭之乘秦王楚王必分
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此請為公分
元作戎謂王我楚人貴於秦如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
矣不其甚矣

○秦敗楚漢中章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楚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游騰為
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秦必不敢背
盟背盟則秦之兵必出漢中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此言亦不
可解天下後人守此

項襄王七年秦攻立
戰國評苑 卷之五 二五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章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
王臨之曰臨從臣下也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遲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
以為身之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
王曰如命誠之言臣送死致命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
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生慎
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
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友而得王頃襄復
群臣之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
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辭辭強萬乘之齊而不

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
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
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昭常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
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
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
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
辭許昭常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昭
常守之二十七年臣請西索救於秦秦鯉出慎子入王以三
人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
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
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戰國評苑 卷之五 二十六
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佛然也王曰佛然也王曰佛然也
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
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
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
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
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與死生之地有則生悉五尺
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九人相與則有戰言
以者

下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
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
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臨楚秦將弗出仁又欲奪

戰國策評苑卷第五終

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鵠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鵠不為鵠也元在鵠為鵠使楚故在鵠從楚可據此言衛名任法有申韓之意而以為列國所治何故申韓源於道德本不異於補曰為鵠之

凡五十六章

至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懷王

戰國策評苑卷第六

宋尚書即鮑彪校注

元國子博士吳師道注

明吏部考功員外郎文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有厚重校

河間道監察御史劉懷慈校

江西南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張文耀重校

閩中後學朱煒重閱

趙趙地界卑之分野也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勃海之東平鄆中邑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襄子簡子子伯曰名無極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荀息故魏

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韓康子作復劉作君其與之彼復來

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

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規韓人晉荀

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

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

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

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

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王也補臣御史
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持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甚親依
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棼亦云大王收率天下以
償秦秦兵不敢出作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
存亡係之矣補臣御史
山東關曰一本散邑色懼懼伏繕甲厲兵飭車騎習馳射力田
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高紀注督今秦以大王之力防兵故而西舉巴蜀拜漢中東收
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臣曰遷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
而心忿憤情亦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君有敝元作甲鈍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
為從者持蘇秦之計秦榮惑諸侯也道賊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之計前又以面補臣御史
故及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見楚策天下之不
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兄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補臣御史
之臣齊欲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來與人關
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
道補臣御史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
一軍軍於外黃補臣御史而軍於河外補臣御史正義云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生
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
奉陽君相補臣御史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居宮
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

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
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單超行趙而通聞使者之
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補臣御史
十五六年趙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
不告趙也告之者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恐于趙人之說皆辭風
氣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生破也武
之說加之年數年如試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矣然昭未
矣然昭未年數代重燕而從非天下之心之勢矣狀
○井反為秦約起章
井反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此十八年又北之趙冷向謂強
國趙曰不如令趙拘井反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聞欲求救
宜陽必效縣狐氏補臣御史欲存宜陽必以路涉補臣御史端氏補臣御史趙
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補臣御史成敗其約也秦則欲出之且拘
戰國詳死卷之六
茂也且以置公孫赤補臣御史里疾則二人用秦
○武靈王平晝閑居章
武靈王平晝閑居之日閑居肥義趙相也餘立公族補臣御史
念簡襄之述計胡伏之利補臣御史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
德君之道也錯賢務明主之長補臣御史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
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補臣御史無而字一有明古先世之功先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補臣御史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
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補臣御史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
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

臣等所聞用
八十年

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
用也。異敏技藝多所試也。與出類拔萃之方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
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德大司使文今王釋此而襲遂方
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
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靖之
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
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纹身錯臂
左衽以其舟背交錯而立言無權客臨旦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謂
其身則畫青爲蛇螭後說誤是錯或注當在水巾故以象龍子不見
作井而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耳謂之鰐鰕人也志文周
傷雲動諸本說苑被字既越之民也鰐鰕中地也志文周東
統云三楚法兵越南越閩越東南越縣即閩越縣起縣人郎南越也

黑齒雕題更法以草染齒為黑雕題鯁冠絳衣鮞太站以其皮
言女工之拙凡織計針大具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
字通借時補及經大計針大具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
以卿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
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
離又況山各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
不能同窮鄉多異俗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
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
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瀟洛之水水記安平涇水西有澗水澤名薄洛潁潁洛安
州山神林嶺博胡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越東與齊中山同之思皆非此所指
胡服而先著未詳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
原居秦不爭

漢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
而詐為秦不爭

四歲成日六天
一作大成

解曰：向者大私莫大焉，故舉人怨親比刑戮之罪。王已親身犯之也。故條稅以明有司之法。趙鞅再拜稽首曰：則吏命謂朕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冒受辱教。刑而教之，謂曰更改也。侵辱教刑也。王之惠也。臣故循衣服以待今日。令善也。輔臣施以踐及更居行反。

朱母曰：合上二章皆胡服事詞，雖不同總文一意。

○王破原陽章

朱母曰：此章言騎射事。

牛贊見趙王破原陽為望邑。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騎士。牛贊趙進諫曰：國有固籍，固籍猶今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國城州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壞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自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杜摯語俗作法。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戰國評苑 卷之不 二十 光裕堂梓

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方。時猶俗也。提俗而制兵，而不制於兵者，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也。狄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正國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南陽運人事則柔之節，其詳則若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辭趙周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尚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先君襄主與代交地，接城境封之，築城境相接，移後復相結，故又事無異。故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備兵，趙甲重不輕簡，言其因舊徑循行也。言彼衛守其兵不可以踰險仁義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德不可以來朝。此言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

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踰九所遺定已無據而然。

王士性曰論者
稱之利害此得
其正
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而後

六國分自顧者
由是之可慮也
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

趙虎曰從權之
說未月存於此
者也趙少重之
其餘已見矣
因起兵南伐山戎之以迫秦伐元韓梁之西惡邊秦見三

也然其數不大
見於後明是時
廢之不亡也可
惜哉
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韓梁之西惡邊秦見三

有可急者以下
計也愚考齊策
秦攻魏陳軫合
三晉而東章及
在蘇王十六年
詳見齊策○所
為為楚為來之
為去聲

戰南詠苑
卷之六
二十三
光裕堂梓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章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

樓緩而令秦楚也司馬溪趙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

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齊

魏告急于齊齊不欲伐秦代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必以

趙為辭以趙不順齊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

兩不伐韓必聽秦遠齊故秦遠齊而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

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

西日者言昔樓緩坐魏特欲離齊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

與之本親立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罷疲趙必為天

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結罷齊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

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元竹構中山也也以少出兵也此二
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我欲中山聽之是
我以三國王國饒中山而取地也我欲益得取地於中山
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
我分兵而孤字則中山必之我之德去爾已亡中山而以
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補中山
此策當在上章之前矣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章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款以趙合齊魏今魏趙恐請效地於
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欵或若教之效趙謂李兌曰趙畏橫
之令也合秦故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不如令主父以地

○三國攻秦章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魏攻中山取扶柳
地有扶澤澤五年以糧呼齊人我郭宋突而備齊人謂
仇蘇曰不如盡歸山之新地元作生武后時字耳中山案此
言於齊齊曰四國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章子以
正則無考齊聞此必効鼓南又有一鼓

惠文王武靈王于元年於立

○腹擊為室而鉅章

腹擊此趙人為室而鉅荆政柯衛人仕趙曰無據荆言之主謂
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歸族也爵高而祿輕官軍
小而給不衆注于孫也金幣所藏臣歸族也爵高而祿輕官軍
國有大舉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官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
曰善此曰主曰主若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
曰善此曰主曰主若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
山在三年大事記世宗家以年表為誤考中山亡實在前
宮以信百姓主甚失

○蘇子說李兌章

蘇子元作蘇說李兌陽乘車
馬龍城東道北岸義里西此間有蘇秦家
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足重謂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
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
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郭門後
藉席無所得藉謂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叢夜半土梗
與木梗土亦言梗因相見蘇秦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
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

范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下切於允之事今君殺
王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
計則死計則死允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允也蘇子出李允舍人
謂李允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
蘇公之計乎李允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
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
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
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
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貸先生厚用言使允厚而用之明日來
抵掌而談李允送蘇子明月之珠珠璧和氏之璧下和所
蘇子以十五城易之李允所送必非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
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見蘇子蘇子見秦王四年去王父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田文奔薛後臣曰無考孟嘗君擇令
人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車與衣
君曰文甚不取也夫借車者非親友則不取也皆對曰有之孟嘗
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知文不肖而封之以
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母伐樹木母發屋室欲使王悟而知文
謹使下句使如齊一本知文也謹使遣使可全而歸之
齊欲攻宋章

齊欲攻宋齊國三十八年此十三秦令起實入姓禁之齊乃援元
趙以伐宋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秦王怒屬怨於趙五國以伐秦
秦與五國約而攻秦秦與五國約而攻秦秦無功而天下
下之兵於滅秦而陰請秦無功而天下秦無功而天下
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秦無功而天下秦無功而天下
王不說之齊人秦無功而天下秦無功而天下
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秦之攻秦也秦無功而天下秦無功而天下
以收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蓄之於秦已
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堂齊於
漳而身朝於邯鄲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堂齊於
地負高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堂齊於
也今又以河陽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堂齊於
取陰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堂齊於
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車齊也無
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
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宋豈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
二郡割河東盡劫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宋豈不歲至於
王之境也宋豈不歲至於王之境也

○五國伐秦無功章

應齊邦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

天下散而爭秦一作事秦必據宋魏用必效君之

有陰也秦王貪魏用石則秦不可得已矣君無謀齊必攻宋齊

有陽也。煮王貪。幾弗效。則陷不可得。已矣。君無言。蔡必亡。外實

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洧趙劫之五國城宋不弜二周

公得矣而講秦惟有變宮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

陰必得矣得陰而請秦師有纓君無患矣而不可向黨而講則

而得秦陰是五
一也取四國珍
不懼秦矣若不得
而必言可以無虞

故本正得陰而必謀非可以無端也。此句已則願五國

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五國願得趙時趙足下雄飛

與齊作無錫也

使韓張處趙有秦私也矣五國之謀秦也齊固最爲先

止使無私秦正曰蘇策蘇代說張儀曰秦欲攻魏必不反韓張儀曰秦欲攻魏必不反韓張儀曰秦欲攻魏必不反韓

前策言韓張處趙魏疑齊有秦私魯策於王曰齊與我交

云韓丞相齊此下文云天下爭於秦而天下
善於齊秦者今代勸奉陽君合諸侯與韓
氏太史公齊王共合

從則齊使臣守約若與國非與今非與國言五國臣等之如與也臣

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有倍約者借並以四國攻之無倍

依賈絳則五國復臣擴之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無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

秦攻趙章

趙世家惠文十五年燕昭王與趙韓魏共擊齊齊敗走燕
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燕屬為齊
越王書云曰雲存是越乃報趙秦不擊齊大事起此時
燕獨言即舉兵伐齊而屬為輔止者其間事皆明持節而
政伐齊為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押馬遷之所
并異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
○秦攻趙章

秦攻趙閻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補曰晉為質於秦而請內焦
即有焦城注曰一大事記據此愚黎東郡下黎牛狄之城地以易
疑非此地號云一作應下同
閻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狄秦王昭怒公子
趙王乃令賁朱對曰夫閻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
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先
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閻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
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補曰辭氣顯五氏卒背秦秦王大怒
令衛胡易史無易字補曰秦伐趙攻閻與後志上黨趙奢
救之比廿九年更胡傷說見後
秦敗於閻與又攻魏幾魏將出田襄邑名正義云或屬齊或
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補曰按西周蘭蘇厲諸君皆白起則此舉
乃起將也按閻王四十一年秦敗趙殺趙閻取離石祁王二年
秦接趙蘭勇虜趙前兮而此言取二城在伊閻戰後史載于報
之三十二年當惠文八年前一年秦拔平魏
石城宜即此三邑而石城即離石和末言戰閻與義事皆因
十三年今葉破閻與而後波戡前後十九年廉頗攻義事皆因
康頤取之月是迷屬趙秦師既為趙奢所敗師還固堅嚴故下
文稱救幾也又按秦紀中更胡傷攻趙閻與在趙省成攻次年
伴秦秦擊也閻與城不拔是再攻閻與也與策亦具大事記從
史實之而不詳

號乃出太后不肯太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
君為賢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名顯顯見太后威氣而揖之
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按說老婦人云一本無言字史一作龍
師觸龍者謂諫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龍以別之○顯見
太后威本有太后字史同○史云晉之八徐趨而生晉字當
是太后病足會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今不見而求見
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不得見久矣竊自怨今不見而求見
太后曰老婦恃寵而行復有太后字史同○太后曰食飲得無
乎曰恃寵耳云一本去爾字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
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鮮左師
公曰老臣賤息舒祺其子舒最不肯而臣哀竊愛之願
令補黑衣之數見視之服所請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著人
以約玄為祭服其誤以拘為按乎增韻黑衣或服左氏均服
振振功師構以下文衛王宮推之或服是也○曰敬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
大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更甚於
而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一嫁女老婦一本作太
後稱媼非也春秋後語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
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
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悲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乃反爾豈非計又其有子孫相繼為王
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
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若乎曰無有曰微獨趙非諸侯有在者

○秦王謂公子他章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收秦至孝成二年八十四年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十九年又韓襄王十五年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距秦成六年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可伐耳年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在秦成六年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壞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反顧○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秦惠文後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
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晉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
韓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
臨樂陽一軍臨太行韓懼曰秦攻我必取陽城○秦昭七年五國攻出
者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牛靳

城市之邑七十七補此二字對曰用兵論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北有七十二
 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謂太守有告使臣勝有詔秦
 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謂太守有告諸吏皆
 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
 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不義三也辭
 封而入韓韓與趙將距秦戰死長平與此異謂秦王曰趙聞韓不
 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
 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詔曰勝
 即白起之王此說非秦
 秦趙戰於長平補趙有補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
 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臣曰寡人使卷甲而趨之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講求
 義而此書並兩字互用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
 制講者在秦否由之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
 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
 以附楚魏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
 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
 為講與從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
 請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美矣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

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生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
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
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亦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
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
泰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
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
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下今有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
欲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于公甫文伯官
於魯病死婦人為之樓緩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
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
人不隨解是人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解云相
按樓緩之言或謂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之人字內八字
之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
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
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
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其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
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辭說也王曰何謂也虞
卿曰秦之攻我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
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去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

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史云樓緩事趙曰史云趙和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
至乎力所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誠不捕知秦力之所
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
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
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
釋歸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
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格關通幣齊交韓
魏與秦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格關通幣齊交韓
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
卿虞卿下復有虞卿曰史云此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
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
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
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必以六城下同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
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
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
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
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秦前資我而挑秦禍也史記此言
禍自我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
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
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

逐之而已固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

字皆作

○謂皮相國章

謂皮相國趙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蓋為

與建信兵趣故趙警之補曰涉孟之警四字未詳

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以警稱之然者何

也補曰當至下章亦有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此

如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云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謂害

字乃能不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

害秦耳不能以無功惡秦則分齊齊雖不為從然則是強昇矣圖強之

與秦爭衡故助秦不則分齊之地分其地則則是強昇矣圖強之

計盡於此補曰謂不能善秦則可動秦攻魏齊之不從

則合義於此補曰二使必居一焉則國強之三事畢於此矣建信

戰國評苑卷之六

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魏木

泰合分作齊秦見二國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信今秦孫台

故助之攻故兩君若吳擇有功與無功之為知哉補曰

信而不不知其不合驗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是足

以成力不知所擇也補曰之字按當在無功下至下章秦分齊

士魏語中從則雖無功而外誤當是分齊士魏而衍秦地二字蓋份

建信者中從則雖無功而外誤當是分齊士魏而衍秦地二字蓋份

齊士魏則有功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

信君誠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為智哉

○謂皮相國章

謂皮相國曰補曰章前姓魏殺呂遼魏在秦所重者正謂魏臣

是以又言收問何其微而衛兵亡其比陽秦者也故魏

殺秦重衛為之亡之補曰衛兵亡其比陽秦者也故魏

者也衛兵衛被兵士魏之辭以危之補曰衛兵亡其比陽秦者也故魏

不定而趙危時魏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正曰秦策所謂

危不果故趙趙趙以河間十二縣在前事也感

國封也任性取之也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秦秦封不秦
文信不得志河間故不秦秦封不秦秦封不秦秦封不秦
之憂大矣信之憂大矣信之憂大矣信之憂大矣信之憂大矣
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功也此言秦魏之
秦從魏魏攻齊獨吞趙之不待楚魏齊趙必俱士矣此言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
入必語從我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
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
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
從而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謂馮忌章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魏何如馮忌
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龍之勇乘七勝之威
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
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敵守邯鄲而秦罷於邯

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
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
禍未復而欲以罷魏之音趙攻強魏是使弱趙為強秦之
而使強魏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之息承趙之
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
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
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
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
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
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
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自稱平陽君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
平陽君曰敬諾
○說張相國章
張相國者魏人也魏人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
君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
於清風見舉毛以則橫行四海故事有商而功成者固也會趙
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在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
萬軍抑強秦元作此言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王曰此不
是後趙成秦則有之應人之世而不開齊代趙也所謂強齊當

之下者不可不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而地可多割。自是以後，為峯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章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元作實，即下致。而臣竊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若無，則交有所偏者也。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其說編巨，然必行者也。云：敬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其說編巨，然必行不民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其說編巨，然必行此文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攻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敘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故重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重趙也。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補下者也。此策

可考

○趙使趙莊合從章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熱責。趙莊賤，齊必

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章

翟章從梁來其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韓向翟章亦有官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客謂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故以殺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章

馮忌為廬陵君見趙記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言吾以為重事也對曰秦王昭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行所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

○馮忌請見趙王章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握手挽免作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信其主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帶者人所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龍啟席謂而應龍棄棄之能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伊尹湯孟子集註所謂當時有為此說者謂地勢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

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為見之談也應在初言之故曰善

○客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補肥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平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末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雍同桑中有桑則外穠穠如人之羣正同桑中有桑王之

○秦召春平侯章

秦召春平侯及平侯皆趙人王曰春平侯引年表云太因留之池池名

受命捕得之不知處出該元作門也... 短不能及街劍之於柱以自刺... 以謂元作司空馬遂於秦非不智也... 馬而亡國國士者... 皆有所偏而從人... 而西雖不... 故以此時... 甲不... 而... 戰國評苑...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 叔秦將桓齮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 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 及顏聚... 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 威趙有... 卷終

戰國策評苑卷第七... 魏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 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 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 輔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 下圖智氏... 智氏遂亡... 文侯... 韓趙相難... 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 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 知和之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章...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章其子而邊之

之詔之敬以國從有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月曰秦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韓氏亡史獻韓氏恐亡必南走楚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月曰秦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韓氏亡史獻韓氏

○魏王將相張儀章

魏王將相張儀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月曰秦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韓氏亡史獻韓氏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

○楚許魏六城章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宜因伐燕所得登曰後史易

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

自北有陽者陽者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月曰秦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韓氏亡史獻韓氏

○魏王將相張儀章

魏王將相張儀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月曰秦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韓氏亡史獻韓氏

○楚許魏六城章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宜因伐燕所得登曰後史易

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

張儀欲窮陳軫... 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 其子陳應止其父之行... 公至宋道稱疾而母使人謂齊王... 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 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 兵人後為張子於王所... 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 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 其半者也王也王而欲王必從是知...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 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 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魏王曰請令齊... 楚解攻雍且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

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 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 復攻之則齊楚之兵折而魏之國危矣... 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 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哀王... 謂張儀臣謂齊王章... 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 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 不合是公無患...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 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 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 犀首曰行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 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 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 故矣言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謂而往無... 久言不久旬五之期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

季子說張王真
州曰魏行
計此是死於偏
職之說無任生
之而使之所
秦之能無然于
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公孫衍爲魏將章
田侯與相之弊甚然不可以封况百步乎

魏令公孫行請和於秦。秦毋恢教之語曰：無後割。

一本此下有日字乃

教行說和成固有秦重和

一本標本無和字以與王遇和不成就後

策惠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爲魏將章

田侯與相之弊甚然不可以封况百步乎

見夫服牛驂驥乎。木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

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此策若特說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歸有荀天下事未始上或於難而敗於易明如犀首之易及取權而卒用其說也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

閱王曰：「事在」

八十年不飲犀首曰：「諸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

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危。」

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

公今言

破趙太易，恐有後咎。」

犀首曰：「公之不慧也。」

夫二君者固已不欲

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

一士且公

直言易而事已去矣。」

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

釋卒不我予乎？」

田盼曰：「善。」

遂勸兩君聽犀首。

犀首

術氏本有二

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

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章

○史舉非犀首於王章

而說者謂其非犀首也。史舉所事，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行以此說儀使之為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之言而說諸國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無犀首於斯而拉犀首之黨三復犀首水也。又曰：史舉主謀，據此讓國之說不特鹿毛壽見好以求高人之已。

○楚王攻梁南章

楚王德攻梁南韓氏，因圍黃。元作蓄，下同。成恢認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收，龍音大王之攻黃易矣。此策不可考。

○張儀爲秦連橫章

何承天曰：人二。楊休之曰：自晉至國戰時，也。古稱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幅湊。如木枝分布而明。無有各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皆鄭地。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守亭障者參列。千里一亭障，固而不假，有或門關粟糧漕庾，潛水里度，才當食。不下十萬，魏之地勢，之由故其下處海之隅，田穰梁無之，皆以卒戍守，障者參列，隔也。築城置大不至數千，小不至數百，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

君比見梁王必知矣。昭魚曰：「奈何？」代曰：「昔臣爲梁王勸明一
本君其爲
考下文是
代請說
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其喜
代曰：「君何憂？」曰：「需死吾恐張儀將公。」曰：「有一人相魏者，爲
曰：「勿憂也。梁王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

謂與日大國之善也
秦王曰武臣怒令姚賈說魏王爲之而秦故合魏最自齊走魏固曰是時齊秦交惡

曰彈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進寡人入齊齊無
通於天下矣齊秦爲敵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進寡人入齊齊無
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進寡人入齊齊無
過乎天故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過乎天故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
則齊之絕明矣秦可大國欲急兵伐則趙而已則齊之絕明矣秦可大國欲急兵伐則趙而已
數而言高誘故以爲陳賈若此人可也蓋陳舜後得爲姚去數而言高誘故以爲陳賈若此人可也蓋陳舜後得爲姚去
則孟子與秦武繆哀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爲此人
見秦則孟子與秦武繆哀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爲此人
策

秦召魏相信安君書信安君不欲待蘇代爲說秦王此兩無

戰國評苑
卷之七
廿四

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非也

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款魏不通趙臣又恐趙

之益黜也。交魏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卽信其智能

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

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

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信也

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奪其愛習是秦棄魏也秦必令其所愛信

看用是趙存而我亡也此語自疑之詞非必秦意趙步而

漢書曰此言用
 魏信之有益
 田汝成曰先後
 連用六美字句
 法
 計應元曰此策
 實為上計秦處
 名作氣休甚大
 於東秦起點

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

 勁也
 勢奪足
 則必戰
 之交而
 而名尊
 其主者
 者必曰
 事秦秦
 招賁
 也結怨
 事而悔
 禍國評
 拱多割
 王察之
 樓梧約
 樓梧人
 之謂太
 而利魏
 則所謂
 令之留
 王梁王
 不遣為
 曰秦疑
 約以太
 留酸黃

則所謂
 令之留
 王梁王
 不遣為
 曰秦疑
 約以太
 留酸黃

則所謂
 令之留
 王梁王
 不遣為
 曰秦疑
 約以太
 留酸黃

而不之秦秦王昭正曰之計曰魏不與我必攻我我與秦處
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
其害於東周秦策曰交其秦魏事則可謂曰為國為法
○秦楚攻圍皮氏章

秦楚攻圍皮氏章
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
必內太子謂見前章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
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
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魏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
子在楚不肯也為魏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謂之曰敝邑之王
欲効城地謂見前章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
戰國新苑卷之七光裕堂梓

魏王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速也
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謂見前章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楚章
魏太子在楚為樓子謂見前章於鄢陵謂見前章於鄢陵
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秦秦之地即楚之在鄢陵也
秦所謂許即楚之在鄢陵也
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秦之理必不合矣
彼翟子謂見前章下大甚別楚秦魏之合也
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思之秦王也故勸秦攻
魏齊王故欲伐楚謂見前章而又不怒其不已善也必令

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謂見前章有秦韓之重齊之惡之
而魏王不敢據也謂見前章魏王不敢據也
不問楚也且此諸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之時
惡之魏王不敢據之以為安一國之於儀猶如此也今以齊秦
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地以為和於秦也
楚豈若由楚乎秦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謂見前章魏王必懼
故魏公因剖汾北以予秦而為和謂見前章魏公因剖汾北以予秦而為和
親以孤齊謂見前章秦楚重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樓里疾
之歆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樓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
也謂見前章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樓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
以攻韓魏利也樓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謂見前章無所用之
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意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
戰國新苑卷之七光裕堂梓

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子
之餘力為何故而弗有也樓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持者齊
楚也所用者樞虜龍強也謂見前章樞虜龍強也
楚也所用者樞虜龍強也
王怒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子為也謂見前章王怒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子為也
矣謂見前章矣
以輕樓虜之和樓虜之合秦楚外楚謂見前章樓虜之合秦楚外楚
不如按魏之和平謂見前章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
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謂見前章此吾事也
必疾矣謂見前章必疾矣
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謂見前章必為合於齊

外楚以重公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虞。強以為佐。王之言。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得皮氏。按此蓋廣在楚故。因楚和秦以息攻。則不順也。故此士曰。之。又說博里氏。其辭兩言齊楚。齊楚無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存事則足。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章

獻書秦王。昭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於梁。謂攻謀恐不

於計矣。然則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腰人身

有蛇於此。孫武者。又李左車。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

救。擊其中。身首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備之。一本今梁王

天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斷。欲正。要同上

戰國諸先。意。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仁必恐

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

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楚其兵弱。天下不順。又下必字恐。當

作。必能救地。可廣太。言秦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開湯之

伐。築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註。密

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須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說以為湯以

又云。試之於弱。密須國。謂上言聖賢事。多矣。此尤顯者也。以

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築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讐。不先以

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東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

請攻。伐先。復理。正。應。爾。故。司。馬。為。秦。諸。以。伐。蜀。為。先。而。後。藍。田。相

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喜。速。交。近。攻。之。策。藍。田。試。問。以。出

補。於。楚。故。飾。為。之。辭。而。說。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夫。豈。議。當。時

大。勢。哉。又。以。同。馬。竊。先。伐。蜀。求。款。平。太。原。亦。先。平。蜀。為。試。於。弱

之。也。

○魏秦伐楚章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計耳。故明

昭王。哀王子。繡。曰。世本名。速元。

○秦敗東周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二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

於境。去則無以。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秦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開內侯。侯。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

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郢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文姚註云：「一當從上。」鄴若使者之罪也。卯不

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書解以詳重者此也。彪謂此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於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失敗有差，其貪而不明，其失之也。

○芒卯謂秦王章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謂內應云。

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一作平，下同。王屋

在河東垣，洛林即洛陽，代所謂林中。王能使臣為魏之司

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地，謂秦之所欲於魏者也。

若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因請以下

兵東擊齊，攘地不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

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

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契也。言不無以責秦。王因

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

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

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

王懼，一作懼，然曰國有事，未暇下兵也。今以兵從，後

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拘於魏章

蘇代一作秦拘於魏，欲走而之。一作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

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時宋與秦此役，齊得宋地，陽君然齊以此策以收伐，其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

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周與蘇代也。

齊與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

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

蘇代，使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

則地廣矣。齊秦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

○五國伐秦章

五國伐秦，成澤之役，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

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故

請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

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周、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

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如

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讐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

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嗚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元

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元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

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

收齊以東索於王。元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

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故為王計。太上伐

秦，其次賈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讐也。元國不可為也。

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讐講。元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明且熟是

故有謂元作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恐秦之天下可令伐秦則陰
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驚與國而以自解也
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當王以為資
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三節
其上文太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不可則行其下不可則明
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道進言伐之不已臣曰不能伐不能伐
與秦俱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則已
則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中不可則行其下不可則明
論臣之計也燕齊魯國也兩國自相爭秦兄弟之交也
合盟國以伐婚如酒兄弟也此士欲為臣為之苦矣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
民不起元作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
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從周最
周韓餘為徒與友從而下之韓曰韓餘疑即趙策韓餘周恐其
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秦分之國韓曰韓餘疑即趙策韓餘周恐其
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諸國之欲使五國
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秦關則秦之兵不可入秦之兵不可入
韓餘為既和矣餘修朱與之此皆三晉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
而往敗之秦之約合天下共講因使餘修游天下之語揚之而
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兵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餘修

重報也報以齊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元作之重也然而所以
為之者為足下也
○葉陽君約魏章
葉陽君趙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齊漳朝邯鄲
抱葛壁元作陰成以為趙養邑之也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
封其子河元作陽姑密元作乎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
李兌也說見趙策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惠之十三年
○秦使趙攻魏章
秦使趙攻魏謂趙王曰魏文侯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
人欲亡虞而先伐號伐號者亡虞之始也故有息以馬與壁假
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號友而收虞故秦
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齊秦王昭王曰賢
而有聲者相之也今因莫強於趙而有聲者相之也今因莫強於趙
而有聲者相之也今因莫強於趙而有聲者相之也今因莫強於趙而有聲者相之也
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
之也
○秦將伐魏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之此十一年曰見後告
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
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
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

之不必也猶言不可測也方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不也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則諸國和

○為魏謂楚王章

為魏謂楚王章慎其言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矣

為魏謂楚王章慎其言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矣

為魏謂楚王章慎其言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矣

為魏謂楚王章慎其言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矣

為魏謂楚王章慎其言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矣

為魏謂楚王章慎其言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矣

為魏謂楚王章慎其言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矣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章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

○秦敗魏於華章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陰陽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陽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陰陽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陽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陰陽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陽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陰陽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陽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陰陽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陽

割八縣地未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
入北地非耶此非但攻梁也且却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
今王循楚趙而講信修睦也以下文考之秦時蓋合楚趙其攻
也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
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
有質少割地而求秦質子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
君之以是廣事也周書曰維命不干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季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
也智者不於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為不
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
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孫作戰三十萬之
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
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陰侯別也則功必棄
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
未任於大梁也梁以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
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而與秦講
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故從之於且君之豈
割晉國取地也何以兵哉先割取時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
邑又為陰格拓陸之計以兩機盡兩謂得魏也故宋衛効自
國也尤憚秦兵出而小已合秦而君制之故宋衛効自
故宋衛効自秦兵出而小已合秦而君制之故宋衛効自

○秦敗魏於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一本訴宋人
有學者三年友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友而名我者何也
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
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
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名母也子之於學者
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
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入朝為後魏
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
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
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
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
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
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
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
楚王項楚王入秦而王以三乘先之先楚王不入楚魏為一
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
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請無為王
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

使衛功謀道不通也
 使將為關也
 補曰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大
 元帝時諸將失事記從之正義云共沛州共城縣寧懷州修武縣題云吳
 得與上黨共營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動魏氏道使韓
 也
 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取征是魏重質韓以其上
 黨也
 質有要也
 證曰質猶共有其賦
 韓魏共之補曰史足富
 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
 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衛特已今不存韓則二周
 必危安陵必易
 秦輕之也
 証楚趙大破魏齊甚畏
 皆為秦天下
 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記有與上二章相次彪謂
 此者也
 補曰為謂戰國四公子並佩符以好士之故黃牧亂人
 其事惡矣
 趙勝不能用趙奢廉頗而割地以好田單受為亭之
 謀而為宗國兵尚矣
 足言哉其合從難秦欺臣忍弱勝之疾
 有于天下
 楚趙之交以佐魏救獨孟嘗信陵兩戰股秦又陷函谷無攻以
 不焚秦國而名義厚矣
 信陵存趙却秦義烈甚高河外之戰威
 戰國計死
 秦天下且隱讓不伐聞過能改其才與智皆非
 於于此也
 因大事記稱惜之言概附著之焉
 光裕堂梓

○秦趙構難而戰章
 秦趙構難而戰長平之役此十七年証曰秦謂魏王曰不如收
 元作趙而構之秦構者今失此策時不可考謂魏王曰不如收
 構矣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復聞聞必重魏是
 井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井欲意或欲焉而收荆
 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荆齊在魏東不樂為待之也待魏之
 荆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為之長也待之待其事也欲王者
 此士類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魏本長之下無也于

○長平之復章
 長平之復平都君田單冠曰注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
 秦許吾以垣雍垣雍見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

十補八年此已追稱之辭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虢宮
虢展扶風縣蔡好詳詳莒恃越而戚蔡恃晉而亡此虢字即萊左傳
向引來年作虢年古字通而晉人亡曹史曹伯剛十五年八月
晉鄆田事凡言亡非必國滅也分贈恃齊而輕越海編曰此本
作晉人感今琅玕即無齊和子亂田忌非而越人亡綰袁
註鄆有黃城之賂在齊恃之而慢晉此或訛爲齊鄭恃魏以
輕韓魏補羅曰此伐榆關三年楚歸鄭綰關十一年魏韓趙敗
趙師于大梁綰關正義云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
之不可恃綰關在鄭之南大梁西

[illegible]

期稱道不札者歟賢矣正曰不
云唐且恐有訛并說又見後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見前章安陵人魏記注台縮高其子為管守
者通魏綱目縮高之子出於秦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
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尉之持安陵君
曰安陵小國也不能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至
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信重也信陵君曰君之幸高也
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固曰
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
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見下章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
我管在秦東可以捍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
之若君弗致則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不秦安陵
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之師以告不秦安陵
曰秦受詔襄王趙襄子趙襄子見上以守此地也乎受大府之
意也秦曰大府之意即受詔於襄王見上以守此地也乎受大府之
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即常刑也秦不赦國雖大赦
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不得與焉今縮高進辭大位以全
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
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
又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遺焉作人臣之義矣而無遺人臣
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劍頭而死信陵君聞

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
不通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陵釋其罪故謝
而謝之故亦有
○魏王與龍陽君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此非楚安陵君身陵君趙建信君之此
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則何為溺出曰臣為臣元作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
然則何為溺出曰臣為臣元作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
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
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席孟子一本今以臣凶惡
之字說今臣對至人君走人於庭為之起走人於庭則行
必褻裳而趨大王也臣亦猶棄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
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誤以不告為誤臣誤字誤有是
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死及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擊誚也固矣其自慕元作
也完矣覆似亦作義按義類固結之義今由千里
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
我謂欲進之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
言未必得幸此所說為我用幸未必如我也而近習之人相
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
○或謂魏王章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五光其從於王者凡兵城十日之內備不且若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繫之以焚之亦臣為王之楚王王且備臣一臣之反而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說者曰子為我父無見王矣欲其死及不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齊元作韓策証曰事證未明

○魏執謂春申章

魏執謂春申章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魏魏執謂春申章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魏魏執謂春申章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魏

攻楚不可倍音背此音者今則不然魏且曰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陵與梧屬楚國此時為魏國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陵其許陵與梧屬楚國此時為魏國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陵其許陵與梧屬楚國此時為魏國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

○安邑之御史死章

安邑之御史死其死不得也輸人輸安邑為之謂安邑安邑之御史死其死不得也輸人輸安邑為之謂安邑安邑之御史死其死不得也輸人輸安邑為之謂安邑

景閔王安釐王于補曰名增元

○秦攻魏急章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或謂魏王曰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或謂魏王曰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或謂魏王曰

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必舍元作呂氏而從嫪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必舍元作呂氏而從嫪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必舍元作呂氏而從嫪

威王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

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所趙也

趙之與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相為

魏之圍邯鄲章

蘇秦之曰人臣

說視國之大

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

與魏對曰此安

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

乃微謂趙卓

韓龜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用則盡忠而

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謀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章

戰國評定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

仕其從父兄以

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

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

求此我將奚聽乎

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趙合從章

蘇秦以為合從說

蘇秦曰自齊至

陽常阪之塞

帝史作商賈紀註商谷在商谷縣南水在南山武關在焉

有蛇穰清水

山經川陽城

南有陘山

地方千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

穀子少府上書名側真訓

又發于陽百各時力距來

徐註作之謂時力倍於帶其勁足以

距來故定曰徐計距來者謂弩勢助

光裕堂梓

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

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地後云宣惠王今按合

從在燕文公二十八此六國使去趙而從也約解是時張儀已解脫時莊宣王物說無至

此六國使去趙而從也約解是時張儀已解脫時莊宣王物說無至

括辨以為雞口牛後今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言假韓故昭侯怒

與從趙合縱口牛後謀議也正謂大事記趙魏兩國皆以六國

合從從史年表是戰轉昭侯二十六年高門水而昭侯卒于宣

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卒後兩地序次非○索隱引延

驚云字為雞口不為牛後雞中

主後牛手也沈說亦有所本也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顯王

宣王謂樛留章

宣王謂樛留韓人備曰樛居尤及漢有樛氏通鑑事記作曰吾

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

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齊事見哀

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儀特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

三年秦相張儀留四年儀特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

李張儀相魏魏不事秦儀以事魏之相定曰大事記魏惠後十三

年久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魏四載西河之地大

擊言之不必而人為相時也大書記魏惠後五年以少梁與秦

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云云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

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

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所論此非天下之正義也顧

見謂樛留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為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足

而不足慮其專擅左右秦副不皮其以此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

以夷國又況二三其衆乎意者留於仲叔除有所附致國柄歸

因樂不之分仲寬博以致亦君用大事記云韓魏兩用仲叔以

說有與胡氏合者而不得留之情故引以著之按此章旨重

兩用非已用也當時叔之事下著意其止於用仲而仲叔並用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陜章

也

○秦韓戰于濁澤章

○秦韓戰于濁澤章

二樓

1

已韓爲不能

救邑雖小已

中國詩話

和耀年表又

和耀年表又

卷之八

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請者以公仲公仲遠起
而見之謂率此言可公仲而己其有人焉襄王宣王之子也名元
張儀為秦連衡衛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養義義者義之少者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秦之不過三十萬而
斷徒負養負者負牧之人秦之不過三十萬而
微亭障塞微也亦開境上見卒不過二十萬
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豹虎豹之
之良戎矣之衆擁前蹶後蹄間三尋者行貌也
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指甲徒程以趨
敵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重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
必無幸矣幸其不勝也諸侯不料矣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
井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

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謂人主者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
經過於此者矣夫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
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在鴻臺之苑非王之有已夫秦成臯
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
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元作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
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
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故
邑秦王必喜文惠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
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宜陽在韓之南
戰國評卷之八
○鄭張儀之走張儀於秦章
鄭張儀之走張儀於秦章此章見於史記
儀走武元
○宜陽之役秦三年楊侯人
宜陽之役秦三年楊侯人

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言重滄曰責其所以所以責人所同責貴者貴所以得貴也今王之愛智公也不如公利私

○客卿爲韓謂秦王章

不知與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誅之也... 以兵為疾矣... 秦之強首之者... 公孫郝... 秦之貴不得議其大臣不得事近臣矣... 秦之貴不得議其大臣不得事近臣矣... 秦之貴不得議其大臣不得事近臣矣...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 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 公求中立於秦... 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 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 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 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

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此或欲為輔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水
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其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
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今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
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其茂薄而不敢言其弱此政者故其
辭與茂正曰薄即上文不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
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侯補兩字謂曰一本銅之不行南委國
於楚以國事楚王侯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
友也不信謂朋之友也常伏禍曰伏倚也趙而畔楚伏齊而畔
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此方其為尾生之
戰國評苑卷之八
○謂公叔曰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揚河外
秦無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言楚秦不聽是秦韓之怨
深而交事謂公叔曰章
○謂公叔曰章

謂公叔曰乘舟舟而弗寒則舟沉矣寒舟舟而輕陽侯之波
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國自伏羲生一曰陽侯為江海益因此
為波神與神曰此出南潛聖聖輔錄一作使博物志謂陽
國侯神水因曰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治於高侯非公
為大海之神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
與而輕秦是寒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章
齊令周最使鄭章鄭章有地故多稱鄭補曰鄭或立韓據公
子登立為相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其相
正曰無嫌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其相
以廢之不可今我使鄭立韓據而廢公叔補曰一本今語曰怒於
室者色於市也今公叔然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
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
舍補曰史與最同入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
戰國評苑卷之八
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補曰最固
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補曰最固
子有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此
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
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而緩其言鄭王必
以齊王問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
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
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據
○公仲使韓環之秦章
公仲使韓環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人謂公仲曰韓
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章

○公仲爲韓魏易地章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章

○襄陵之役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敵

馮君以善韓臣... 之以秦馮君廣王... 太子爭也時未定... 則幾瑟立為太子... 則幾瑟立為太子... 則幾瑟立為太子...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陽人命世子幾瑟... 與之以為國也... 得全魏必急韓氏... 敢索若戰而不勝... 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齊明謂公叔章

齊明謂公叔章... 齊明謂公叔章... 齊明謂公叔章... 齊明謂公叔章... 齊明謂公叔章...

齊明謂公叔曰... 王謂楚王... 走也楚王弗聽... 公叔將殺幾瑟... 公叔將殺幾瑟... 公叔將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章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章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謂新城君章

謂新城君曰... 謂新城君曰... 謂新城君曰... 謂新城君曰... 謂新城君曰...

秦王曰公仲樞得秦師... 楚圖羅氏章... 公仲樞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 楚圖羅氏章... 公仲樞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

或謂韓公仲樞曰夫學子之相似者... 其利害之相似者... 或謂韓公仲樞曰夫學子之相似者...

天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戰國事以便國為此主尊而身
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建齊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
魏之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齊魏則
齊魏以文意當作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事
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
行之也令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
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忠也今公
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
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此是其於主也至
戰國評死卷之八
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
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變秦公行之計是
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侯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太
有梗陽周侯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於秦之重
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
萬於周之時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
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答立爲君章
韓太子立爲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誰之謂也韓王十
韓太子立爲君而未定也二年公子孫公孫孫立爲
韓太子立爲君而未定也韓太子立爲君而未定也

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秦母極曰不如以
百金從之韓咎立因爲戒韓咎立因爲戒
○五國約而攻秦章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十
及韓魏秦時事在韓王十一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說見趙
此策文見孔叢子以爲千載之信其註謂魏公子無忌與五
國兵伐秦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謂沛沛
同丘君太公世家曰五國罷必攻沛丘沛沛丘君曰善因
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
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
龍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此
不六國言五國重王則楚在外史年表等書五國攻沛丘
約五國伐秦之年亦誤其曰五國之衆一不盡遠而却
約五國伐秦之年亦誤其曰五國之衆一不盡遠而却
王且及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下交
而沛丘存韓地不與則秦當在楚不在韓
○韓人攻宋章
韓人攻宋齊威王三十八年書韓爲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
新陽陽晉同也韓地不與則秦當在楚不在韓
韓人攻宋齊威王三十八年書韓爲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

[illegible]

爲者
 國也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我
 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與桓公皆猶其尊襄王也
 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補此二字吾弗爲云者
 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此其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
 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
 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如所今強國將有帝王之
 望謂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
 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
 其兵使之無伐我補此一本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
 由我尊之立言強國之事不成德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強
 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戰國評話
 卷之八
 韓陽役於三川章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歆歸足強人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
 王亦知之乎復役人公子謂陽等王於是召諸
 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正曰時不可考
 ○秦大國章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爲秦所親
 計此秦之計非金無以爲親韓計之非金無以也非秦故實
 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賈故秦賈之三千金韓因以具金
 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
 秦美人怨韓賈之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其疏秦乃始
 知韓之情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爲秦所親
 計此秦之計非金無以爲親韓計之非金無以也非秦故實
 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賈故秦賈之三千金韓因以具金
 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
 秦美人怨韓賈之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其疏秦乃始
 知韓之情

○張丑之合齋楚章

○謂韓相國章

○韓相公仲章

1

韓瑛杜齊章

國評苑

明其時不可考

戰國策評苑卷第九

燕地尾箕之分野也東有漁陽右北平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災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海陽之安次樂安玄莒亦屬焉

文公 桓公于元午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章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臣曰奉陽君李兌者通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論也此策有蘇秦當作蘇秦也李兌因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也大事記以此章事也李兌因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也大事記以此章事也李兌因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也大事記以此章事也

奉陽君

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非

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謂以非

對曰大制於燕者蘇子也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

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

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

孫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而回史年表燕惠公

至燕公二年八年蘇秦說燕之成爲二百有五年不應遠索

見說亦其以權立權謂外以重外以事貴此謂蘇秦之說

太子平以權立其勢雖重而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

必事齊外與齊謂他國齊趙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交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說亦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說亦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說亦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說亦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說亦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說亦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說亦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之說亦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之屬也則齊燕合而外已齊

合趙奉陽君曰善乃使與蘇秦結交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蘇秦將爲從章 王世貞曰東道爲合國之辭蘇秦之辭摩平曉蘇而

○權之難章

權之難與齊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喻于文公孫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轉

易王三十七年已丑立

○燕文公時章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二十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

再拜而賀因仰而手

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鳥喙者

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為天下精此食鳥喙之類也齊王

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

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國曰齊伐宋卓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桓公也功齊人素尊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

是果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大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

○人有惡蘇秦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

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

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

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者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

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

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君國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廉如伯夷不取素餐義不離親一夕宿千外足下安得使之

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若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
得非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
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愛之其
妻曰公勿愛也吾已為廢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
卮酒進之妾知其為廢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
陽僞棄酒主父大怒而答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
存主母也補曰陽僞棄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忠至如此
然不克於答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乎
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今乃得罪臣心天
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魯不欺之也使說齊
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不足取也按齊魯情
國神光裕堂
○蘇秦死章
王喻王元年王元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喻曰臣東周之鄙人也
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欲勸而干大王至於邯鄲
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恐其志乃至燕廷觀王
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其臣王曰予之所謂天下
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飲聞其
善臣請竭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秦魏者王之援國也

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
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放故伐也言雖知
其強故伐也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
人知之拙謀也然則聞於外則若令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
甘思齊報齊而後見伐之患身自削甲札札謂也甲之革也
而射之貫七札焉注言能陷堅札則清反妻自組甲組謂也
之物口號此謂如齊甲之銳也注言能陷堅札則清反妻自組甲組謂也
之文生義不知曰有大數矣補曰一本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
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於齊而欲
報之二年矣補曰王至是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
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
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
無不重兩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
荀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南攻楚五年補曰司馬
也或謂齊強而自用也補曰自恃其強也南攻楚五年補曰司馬
西因秦三年補曰秦為齊所困民憔悴士罷北與燕戰
覆三軍獲一將史並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與秦戰而樂五千乘
之勁宋宋在齊南而樂五千乘之勁宋宋在齊南而樂五千乘
宋之伐明矣下言宋之伐明矣下言宋之伐明矣下言宋之伐明矣
臣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民力竭也臣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
取哉言齊不可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言齊不可
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國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言齊不可

不如東蘇子使請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秦不合天
下無變五國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齊魏於是出蘇代代
御有之宋宋善待之謂此策自蘇代起魏以下又見魏
昭王昭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謂曰儀說大王之所親莫如趙
昔趙王謂燕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
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
乃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斗尾即斗之柄其形令之以擊人
若刀者是也按調書料斗音同索隱皆云十令之以擊人
與代王飲而陰告尉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飲即因反斗擊之
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尉人進斟羹斟注也謂曰即酒酣樂進
於國評苑卷之九
熱飲句曰曰索隱云熱而飲之是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
地塗謂塗其目也反斗而擊之代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謂曰正義云此山在
十里外亦見越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齊趙無恤殺代謂趙
代北狄之別也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子辛在貞定王十
一年十二年歲代今從外紀占大元承翟子夏座之說遂以
臨人利失大計非夫趙王武之復戾無親謂曰大王之所明見
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趙燕記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通也謂曰一本今
効河間以事秦今天王不事秦謂曰一本此句秦下甲雲中九
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謂曰一本此句秦下甲雲中九
水見前章正義云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邯鄲縣也不敢妄興師以
長城在易州界

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
五乘蘇子曰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
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上下謂曰
御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射天笞地鑄
諸侯之衆使侍屏屋屏屋也當作井屋井屋謂井所以受水齊人爲
宋王無道爲宋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其臂彈其鼻此天下
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天事記云齊之伐宋
宋王無道爲宋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齊民鄰宋與其
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
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
戰國評苑 卷之九 十五 光緒辛酉

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
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此謂勝言亦難
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此謂勝言亦難
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
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

齊伐宋章
齊伐宋此二十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
質於齊齊子齊也名卑而權輕奉蘇子車十齊助之伐
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
又曰必反宋地肥大齊肥大離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
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而齊未加

信於足下而足下也信於足下而足下也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
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韓而世負其禍矣負其禍足
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舉又加而齊并之
是益一齊也此夷齊之北國定曰宋之北國定曰宋之北國定曰
更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
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歸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
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
會稽而後發吳弱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
王若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通霸齊而厚尊之
使之盟於周室齊而從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
戰國評苑 卷之九 十六 光緒辛酉

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
一國都爲功將割以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
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
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
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先於燕趙秦有變
三國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
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
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
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

王曰自憂不足乎

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此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寵耳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見昔者楚取章武魯縣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堂之上蓋皆失得而上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焉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患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子柄戟益為松施登拔抵乘石所以觸也兵東嚮而數是以愚臣知之久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魏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然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補句與平聲謀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謀本下復而不得此處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正末能行也不得將不與車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

也無曰此策說
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九州謂蘇代對曰周地
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
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
三月之治矣

戰國評苑

使言雖在御用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說者耳王曰善矣曉謂說亦其逆然用之順而無敗售而不敵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其逆然用之道而行之安之其逆然用之貪利誤謂之賢其逆然用之使明謂之賢其逆然用之道用非此之謂也其逆然用之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章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問召蜀子。齊無蜀子。蜀子無恙。不伐宋者。補蘇子也。使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趙逃去也。言趙秦兵取也。與之。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韓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爲已請齊。臣曰。無嫌矣。引韓爲惡。與代告宋。以告奉陽君之言。請告宋人之請。爲趙言於齊也。

以守趙之聲子以甲齊將下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吾必守子以甲
齊果守趙齊子以甲王魯代必亂之故代告王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者當不能也言知其有
告子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為之以成所欲累而高為之款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
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也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

述秦陽君之言代稱秦

言說即兌之
言說見於策
 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韓珉久前必不任蘇子
 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持者順也上公
史名置回無考
說因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兩枝趙今其言變
策正敘攻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
甘之然即此人
 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如無厲論曰無害也
 今賢之兩

戰國評苑

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死不足以爲臣患死不足以爲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害於燕逃不足以爲臣辱逃言死不足以爲臣辱爲臣耻爲臣耻言死不足以爲臣辱爲諸侯不足以爲臣策爲臣策言死不足以爲臣辱被髮爲厲被髮爲厲言死不足以爲臣辱不足以爲臣辱不足以爲臣辱言死不足以爲臣辱而齊趙不循惡交而齊趙不循惡交言死不足以爲臣辱分於臣也分於臣也言死不足以爲臣辱皆惡代矣皆惡代矣言死不足以爲臣辱然二國卒不調然二國卒不調言死不足以爲臣辱則臣君臣之惡皆有所臣之惡皆有所言死不足以爲臣辱而後相効而後相効言死不足以爲臣辱交後人兄其不交後人兄其不言死不足以爲臣辱是臣之患也是臣之患也言死不足以爲臣辱後時後時言死不足以爲臣辱君臣死而必相攻也死而必相攻也言死不足以爲臣辱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言死不足以爲臣辱堯舜之賢而死堯舜之賢而死言死不足以爲臣辱湯武之智而死湯武之智而死言死不足以爲臣辱孟賁之勇而死孟賁之勇而死言死不足以爲臣辱烏獲之力而死烏獲之力而死言死不足以爲臣辱生之物固有不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言死不足以爲臣辱

乎在必然之物見者人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
之許以罪臣以韓魏自齊觀則自齊而為之取秦以
趙深結趙以勤之韓魏趙以勤之韓魏趙以勤之韓魏
也臣雖為之不補累燕之言而韓魏之勤韓魏之勤韓魏
陽君告朱謹曰韓魏之勤韓魏之勤韓魏之勤韓魏之勤
子相曰子謂韓魏又不子卿也韓魏之勤韓魏之勤韓魏
矣其疑至於此謂其勤韓魏之勤韓魏之勤韓魏之勤
二國不若逃也又不欲王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樂而之湯
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
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
戰國評苑
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張儀逃於楚韓魏不書正曰即白圭逃
於秦韓魏相中山也此與樂使趙趙趙之求地望諸攻關而
出外孫之難薛公釋載不乘逃出於關齊魯四國之國
秦幸難得此地三晉稱以為好士太史公曰故舉大事逃不足
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
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不聽子曰
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令曰一本復令和也且以因乎而軍
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志若此
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志此其所以
也非彼之計也

齊魏爭燕章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
無以決之而未有適韓魏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韓魏卑而幣
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重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
幣重韓魏因合於魏魏得燕趙齊逐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
入臨淄北
二十八
○蘇代自齊使人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開正曰問去聲離齊趙
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
齊國評苑
戰國評苑
齊也故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
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
應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
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
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王使臣也
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王曰行
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齊軍敗燕得甲
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
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客貨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
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理
後趙韓魏九年交燕燕與趙魏韓魏守謀當詐陽城此文不
也大事也引正義云燕無理陽城守謀當詐陽城此文不

秦女戰 韓氏太原卷 下 軼道道 陽封 道所由也

氏有韓氏 兼包兩周 乘夏水 浮輕舟 強弩在前 鉞戟在後 決

口 漢大梁公 子無忌 亦云 然大事 記漢大梁公 子無忌 亦云

辛用此 策魏無大梁 決白馬之口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今數山 魏無虛 傾丘 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 紀

適趙者曰以濟西通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即既道

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 阿曰言其無窮 用兵如刺豎 集

前易也 阿曰要匪 阿曰又上 去二音 母不能知 作制 一本

不能約龍賈之戰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封陵之戰 亦 賈龍賈五年 秦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 亦

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
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抵也。烟也。越之仕。而
也。定曰。

○趙且伐燕章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
曝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也。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
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
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
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
乃止。

○昌國君樂毅章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升台趙楚韓魏之
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皆
下。蓋因燕將守。即墨未下。燕世家云。樂毅即墨。而燕昭王
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
趙封以為望諸君。史趙封毅以觀津。望諸君。齊田
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
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而委將軍。將軍為破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
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
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將軍必不聽命。故將軍將

軍且休計也。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
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備曰。自
臣之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之罪。
臣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後逃。奔趙。自
負以不肖之罪。罪言所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
恐待御者之不察先王之心。白猶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勢。能當者處之。故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
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請出關。
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至臣。臣聞毅之賢。自魏王使
而以身得察於燕。回毅傳述。受毅之命。因沙丘之亂。遠避至先王過
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
為亞卿也。臣自以為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
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
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驕勝之遺事也。開於兵甲。習於戰
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能於結
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魏得淮。北魏趙若
許。約楚魏。盡力。宋魏已舉。其民怨之。而約四國。攻之。其文
明。四國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命。具符節。南使
臣於趙。願天命。而臣死。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illegible]

王者皆死於長平其死未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曰
史記齊後世王復以其子樂而問曰何如對曰趙西達之國
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
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遂起六十萬以
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
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太
敗樂閒入趙王四年有趙見下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
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夫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
其願備事也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
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
有非則君掩蓋之行非所望也王所望也寡人之明罪之也
戰國評苑 卷之九 十一
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葉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
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聞雖無出之趙以明以寡人
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怨君之末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
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掩人
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
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
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之行有失而故惠
用君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而
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
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備室不能相和出語相刺未
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葉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

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夫如商容之子之累也然則不
內益寡人作畫而明怨於外怨其遠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
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
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
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義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
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
且黜乎寧於故國爾爾曰此論謂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
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
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情心凡有情者先必有失而善論
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也簡棄大功者輕也
戰國評苑 卷之九 十二
輕絕厚利者怨也輕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臣可爾不望
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
以教寡人意君曰其然余且愿心待之以不以成而過不願先
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僭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
量我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請之樂閒乘怨不用
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正曰其出齊以明怨薄已而陽過
反國也爾爾曰新序以此為怨惠王遺樂毅書考之說答王書
云云足下下人謂之曰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怨語也且
樂毅以此為樂閒書而云云開樂毅不用其計於何與史
而按房武王十五年燕破破樂毅腹腹樂毅樂毅樂毅樂毅
而後房武王二十年齊破破王平樂毅樂毅樂毅樂毅樂毅
代之煩故樂毅來走據樂毅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
序之說

秦并趙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使者過趙趙王謂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防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天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質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勝言數為秦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鞠武曰一本鞠作鞠下同燕秦不兩立願大傳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勢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用韓魏趙氏則逆鱗哉批韓魏切擊也說難可與而韓魏不與欲批其逆鱗太子曰然則何由大傳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鞠武曰一本鞠作鞠下不可大秦王始之而積怨於燕燕心為寒燕人寒則又况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

戰國評苑

卷之九

四

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不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感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哀也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之國事也所圖有國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一本即起太子送之至門戒曰用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便而笑曰諾請是謂傳傳信使出東方新悅願注傳行見荆軻一命而傳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於言足下於太子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補曰長者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義

未發太子之疑其敗悔乃復請之曰曰已蓋矣荆卿豈無意
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卿怒此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寧乎
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
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上既祖行於離別詩毛傳祖而合儀飲酒於其側曰
此易水之上也送別之處也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為變徵之聲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一壯士不許志也
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戰國詩苑 卷之九 卅七
蒙嘉見前新序樂陽書作 志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下臣不敢與兵以迎軍吏以拒大王願舉
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
恐懼不敢自陳謹新樂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
拜送於庭使使以開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
設九賓禮於廷上以九節牛寶案之禮空曰大事也相如來
臨云九賓則同九節也九節則同九節也九節則同九節也
周禮九賓則同九節也九節則同九節也九節則同九節也
齊大行設九賓則同九節也九節則同九節也九節則同九節也
謂城之南水北曰湯其地在渭水之北九節則同九節也
謂山之南水北曰湯其地在渭水之北九節則同九節也
頭函而秦武陽秦地當匣以次進至陞陞秦武陽色變振恐
群臣怪之荆卿顧美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夷之鄙人未

嘗見天子故振懼也 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謂荆卿起取武陽所持圖取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
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搭其室 秦劍鞘補曰索隱曰古者帶劍
上長揕之不出室故王推之於時惶急在室中劍堅故不可
立拔荆卿遂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愕起不意
下同 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卿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故荆卿遂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荆卿而乃以手共搏之 是
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卿 秦劍補曰索隱曰夏無且
語同此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
戰國詩苑 卷之九 卅八
負劍遂拔以擊荆卿斷其左股荆卿廢乃引其匕首以投秦王
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卿被八創荆卿自知事不成就倚柱而笑其
嗔以罵 秦劍補曰索隱曰嗔以罵 秦劍補曰索隱曰嗔以罵
之必得約契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卿秦王目眩良久
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 秦劍補曰索隱曰已而論功賞群臣
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卿也於是秦大怒然益發
兵詣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 並此二燕王喜太
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
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遣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
國 秦三十二年而廢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卿客高漸離以
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秦劍補曰

凡三十一草

戰國評苑卷第九終

廿九

光裕堂梓

戰國策評苑卷第十

未

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1

景公齊桓公元年魯哀公十四年乙酉立編旦史年表景公名

考辨祕閣古器有宋公孫師鼎與汲冢合因知異書有不

記于此

公輸若楚設機章

舟號也。它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為楚設機。機閤也。

械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名曰將以攻宋墨子名翟

百舍重舉也。一句又莊子百舍注百口止宿也。往見公

墨子曰聞公為雲弟梯之高身以攻宋宋可罪之

卷之十

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

請見之王見王墨子見楚王非昭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

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

有糟糠而歆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猶

孟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

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

魚也 鯪魚名也今作鰕此德梁肉之貨糟櫛也

長松文枿栢栢子章似豫章書注梗梓一本楠作栢章

宋無長才此猶錦繡之與短襪也臣以王吏之攻宋

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牙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至于鄧見公輸般之攻拔盡墨子之守同有餘般訕而宣

知所以處之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師我者

宋與楚為兄弟... 梁王伐邯鄲章... 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 宋人助我攻矣... 宋人止於此矣... 則公常用宋矣... 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 則公常用宋矣... 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

宋與楚為兄弟... 齊攻宋章... 宋康王之時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王... 宋康王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王... 宋康王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王... 宋康王下...

衛市即又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
衛朝歌後文公徙楚丘黎陽是也
靈公襄公于元年景王三十年
丁卯立正月說見趙策

戰國評苑

卷之十

四

○衛靈公近難疽彌子瑕章

唐順之曰謝靈運詩云在秦林野非弟亦見二人者重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積南人猶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置不似韓非子或作儒之說然彼以顯君為知則誤也

許憲文曰此補遺燭文飲也荒炊而向者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
不無燭非一人食耳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愛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難疽彌子瑕
子存而為恨必不立司空狗元在趙策補曰立

卓公出分弟元年庚子史作照二字並其淹友大事記周貞

○犀首伐黃章

策伯並時則

人謂得君公此策以入也
 與衛師比等逐公越皇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問曰彌年亡
 有蓋云云遠立悼公南氏相之專在京公二十五年二十六作
 名或號說見秦策然年兄時已有舊法非國名按策過衛使
 渾首者亦三晉之臣云伐黃蒲以舊法非國名按策過衛使
 渾首者亦三晉之臣云伐黃蒲以舊法非國名按策過衛使

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會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

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黃
律君懼束組

三百烈友說文帶也詩緼滕傳緼也皆與此不協鮑因高注

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

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上倫

夫在中者國中惡臨議其事諒謂諸蒙大名之也挾成

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御言屏首劍必不爲也是不勝冀

破心而走歸動心帶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律以重其不勝

之罪哉果勝冀城帥而歸過不敢過德

○智伯彭伐衛章
晉自次戈行貴衛書予馬鳴駢四百里云補曰一本新君大

魯哀公問。南文子有憂。也。大國大難。而子有憂。何文

子曰。無功之賞。無勞之豐。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墜一此小國。

之豐補旦一本有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圉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title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is "John Doe". The date is "12/12/2023".

智伯果起兵而襲晉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衛章

智伯欲襲衛乃伴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頗為君子

○秦攻衛之蒲章

秦攻衛之蒲章四年取蒲城此二十三年正月也

秦攻衛之蒲章四年取蒲城此二十三年正月也

秦攻衛之蒲章四年取蒲城此二十三年正月也

秦攻衛之蒲章四年取蒲城此二十三年正月也

秦攻衛之蒲章四年取蒲城此二十三年正月也

秦攻衛之蒲章四年取蒲城此二十三年正月也

自重於衛樞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待君也

○衛使客事魏章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衛客曰梧下先生

衛客曰梧下先生

衛客曰梧下先生

衛客曰梧下先生

衛客曰梧下先生

衛客曰梧下先生

衛客曰梧下先生

也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之君必善子人生之所
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
食高麗所用者縹緲單薄也二臣君臣所以為君輕國而好高
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也上言死之心異故言此可
以動君之所行天下者善縹緲單薄斷於國而單薄輔之自今
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
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般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嗣君
縹緲單薄之族皆逐之也唐謂嗣君貧君也富術稱之與夫蓋
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言多務為深切諫之辭使
於迷後者也衛曰其言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子猶愈
先結反擊女居反

○衛人迎新婦章
戰國評苑 卷之十 九 拾壹
衛人迎新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村
驂無咎服中曰服驂其驂則兩馬皆驂也車兩旁曰驂驂
非是車至門扶驂教送母還故成之曰威電將失火入
室見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
然而不見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竹為婦而云然失之早也
然而不見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此策則不可考謂曰信氏
隱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與此相類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澤澤居陸安國曲池
杜佑云常山雲雲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武公
中山王靖始移居盧奴大事宣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
初立王按在傳盧奴十二年晉荀彧別稱在中山新市縣中
冬晉復代盧奴盧奴十二年晉荀彧別稱在中山新市縣中
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彧曰
諸侯方感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中山君史不書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士
中山君不名饗都士大夫也此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
中山君在馬羊囊不適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
中山君亡亡去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
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壹食臣父與之
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
山君喟然而仰嘆曰與不期而少其於當厄言施與當厄時
然不期深淺其於傷心雖淺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壹
食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殺中山章
戰國評苑 卷之十 九
魏文侯欲殺中山威之常莊談人謂趙相元作子曰魏井中山
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
山復立也魏必不廢

○樂羊為魏將章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景之作羹致於樂
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樂羊之法也謂曰說見趙策

○犀首立五王章
犀首立五王秦韓魏宋中山也楚秦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
惠顯王王王明十年秦惠始皇秦惠七年秦惠始王四十六
年韓魏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史
首立五王高氏以為齊魏魏中山鮑氏以為秦韓魏中山

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也何以知之齊屋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過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趙趙為王章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義引拓地志平邑故城在魏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思振燕東望諸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謂為報則誤矣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戰國評苑卷之十

地信謂齊納補曰一本吾恐其不吾據也大省危國次者廢王北齊堂序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國音輔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款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款也曰請以公為齊王閱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補曰王行二若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尊重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燕趙之臣補曰王此若皆中山之臣是以臨之補曰王苟舉王補

此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
即佐王必適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固曰王與燕趙相見
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
王聽乎監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
無往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故割平邑以
賂我若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
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監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
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中山臣中山臣曰趙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
戰國策卷之十
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
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
於軾曰臣自知死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
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
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弘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
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中山按趙國有中山公孫弘一姓其
為司馬喜君見秦昭王者即此人與漢平津為三篇子云公孫弘
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章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難姓名也田簡謂司馬喜曰趙
使者來屬耳此並齊王固曰王與燕趙相見
陰簡之美乎趙使至宜有報可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

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事陰簡之德公無所窮
矣果令趙請之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
大怒則君必允矣然則立以為妻與無謂人之妻不得而怨人
者也田簡自為取使取字如北者多與與之害而得其心之義
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
此章以馬語趙使下章以為司馬喜使趙趙
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為之為去聲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章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父曰事成則有土得
民言公得封國曰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
陰姬公稽首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
戰國策卷之十
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
人民倉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敵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造
之見趙王武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
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誼俗曰逆客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
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
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
其眉目准頰准頰准頰也見五子卷
其眉目准頰准頰准頰也見五子卷
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
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世也司馬喜辭去
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

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
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
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
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
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而曲折小差若書者自以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
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盡與車者後者却不御也與
下無若字姚同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亦尊也七十家主父
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
朝賢則耕者情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若此不亡者未之有
戰國評苑

也是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
分也何故與賢者小人無忌憚者也○嘗讀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
平若疵者小人無忌憚者也○嘗讀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
書禮樂善俗仁義忠信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制不至
必以此商君所以遺德義止道功而富國強兵之術也武靈明
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結終之志使卒不死而後還有以異
於秦乎李疵者窺見其所大欲故以合上之計排其所謂中山之
時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情緣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
事者殆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公孫秦謂周威公曰
天生民而令有別於人義也所以異於禽獸也周威公曰
上下之所由也中山之俗以重為衣以夜繼日男女切齒固
無休息其主亦之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亡之
故可考矣使李疵多尊禮無失則當時景况安得至此乎

凡九章

李文叔著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
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理之陋者文辭之勝後之而
已且壽考安樂富貴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
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憂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
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
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
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
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
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
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威時朝廷宗廟之上變美窮服之外其禮樂制
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
也及周道衰漢遼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
根本雖伐而氣馥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子談舌而著於言語
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閻軼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理人之
道而所著書文辭駢駢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千至寶常不
欲使人易得故思不復覓定而其完篇皆以冊圖其上

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特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害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正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戰國策

後序

二

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甚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懸殊為踈畧後再叩之復出一本行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參軍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詳竊竊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參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參乃古地字又參字見亢倉子鵲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思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和孫舊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輯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集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今書可以証悉注於旁辨變水之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紀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官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將太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之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

宏伯聲父題

戰國評苑

太後序

卷四

光祿堂梓

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

戰國策後序

戰國評苑
後序
五

戰國策苑

後序

五

義一事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

據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物見秦書高誘注三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証第嘆息而已其以所聞見以為楚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於姚注本者文皆與宏序同時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戰國評苑

後序

六

光緒堂梓

春秋左傳評苑國語評苑戰國策評苑增補評註名世文宗合併太史文華博議是五書本堂敦請名士精校之以為見輦舉業之一助耳書成而識者佳悅之皆曰不當私也故梓之而公之四方與同志者共也志青雲者幸其鑒諸

萬曆壬辰秋月書林鄭以厚謹識



大尾

左傳國語國策評苑六十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穆文熙編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錄是編凡左傳三十卷國語二十一卷戰國策十卷左傳用杜預注陸德明釋文而標預名不標德明之名國語用韋昭注宋庠補音戰國策用鮑彪註泰以吳師道之補正均略有所刪補非其原文蓋明人凡刻古書例皆如是謂必如是然後見其有所改定非徒翻刻舊文也其曰評苑者蓋於簡端雜採諸家之論云

呂公實政錄七卷

〔明〕呂坤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趙

文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呂公實政

錄七卷》提要

新吾呂先生實政錄序

大學傳釋治平曰如保赤子
心誠求之至論潔矩大道曰
忠信以得之蓋王道本於誠
意保蒼赤安

社稷非可以顰音笑貌為也士

實政錄卷一

一

君子遭時遭主孰不亟自表
建以為國為民居然自命顧
忠信未豫心寔不誠一膜之
外已成胡越烏能以實心行
實政嚶咻生民而登之上理
乎惟六

呂先生天中大賢得伊洛真傳所著有呻吟語發明六經孔孟之學天德王通淵源於中居恒慨然以天下為已任一念民胞物與真可盟幽獨而格鬼神者比其在銓部也操人倫之鑑式序在位至貴要矣乃慨嘆曰吾人濟時行道必先親民遂力求外補一意安民之政自保釐山以東及填撫山以西朝夕焦勞惟恐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諸

所措注靡匪加意蒼赤者懼民啼饑號寒也教之墾荒田興水利樹桑棗養五孽其所以殷殷懇懇導衆利而布之下者必歆家給人足而心始慰懼乳民無告也為之歲給粟布時加存問即瞽目殘肢俾各專一藝以資其身乞丐之流亦冬有生房房有布被期窮民舉無失所懼荒歉為民災也紙贖無礙盡數糴穀貯預備倉而又募民出粟益

以官廩俾在在皆立社倉遇
有水旱不能為災懼盜賊戕
吾民也而申飭保甲之法懼
淫邪蕩吾民也而講明鄉約
之法懼冤枉害吾民也而設
為平反之法懼奢靡損吾民

也而崇尚節儉之法又懼有
司之弗必或至殃吾民也指
陳在公之事正色而告之于
是乎著為明職民務鄉甲約
風憲約獄政諸書頒布諸司
共期惠養黎元以臻上理蓋

先生愛民真如保赤一猷念
一政事設誠而力行之故臚
分畛列憂憂乎其言之也不
佞炳令東魯晉中受知先生
最深且久實爐冶而陶鑄之
大懼弗克奮樹負特達之遇

茲奉

命按楚職屬風憲益不易稱日
惟兢兢凜凜循先生書布之
政令用廣其澤所以報也而
徐自考會不能萬分一然務
實而耻為文此其大旨則奉

若著蔡已秦越人之禁方已
人之疾矣必請而傳之以所
求博也是書烏可以弗傳爰
校而刻之總名之曰實政錄
宇宙之廣必多萬學好修留
心當世者緣先生之迹而神
明之太平可致也豈曰小補
之哉謹序

萬曆戊戌歲季春吉旦巡按
湖廣監察御史燕趙門生趙
文炳頓首譔

明職引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司庶府各
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
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
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
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
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
所行經歲驗其成歎稱職乎不稱職乎子
夜點檢自慙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

乎余言

萬曆壬辰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寧陵呂
坤書

雜職小官多由吏員承差夫吏承上納
大小行頭供役同府州縣房中案牘止星
承行之名堂上應答類多奔走之事通明
律例者不多練達政事者甚少文書靠積
年書手招擬批慣獎主文借公衙以支門
戶絲私賄以養身家三考甫完而此心久
壞一官初授而惟利是圖豈無賢人君子
秉正持廉要之千百中十一耳嗚呼官多
卑吏亦自卑

朝廷一切事體未有言官不言吏者如文移
則言仰某衙門官吏如叅謁則言官吏作
揖如示仰則言官吏人等吏何嘗卑哉倘
念上納之費所值幾何終身優免無一非
百姓膏脂所在榮光何者非

朝廷體面今日得做一官是我報效之日
標雖薄比吏自然略厚陞遷雖小好官定
是途長況上司耳目察爾猶精但有一長

無不培植本院薦人惟論才賢不拘資格
努力自愛無負教言

倉官之職

朝廷錢糧黎庶膏血攢零合整積在倉中凶
荒可以活萬姓之生征討可以濟三軍之
急為倉官者收時要極乾極淨量時要極
早極平倉中之地務使乾燥上防雨濕下
防水浸瞭窓常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
防雀入墻壁常要堅塞又要鋪板糶灰以
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鑰將穀翻
上倒下務使薰蒸濕熱之氣得以宣洩每
歲如此三番米穀自不紅腐至出放之時
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做官
人人都作頌聲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
喜悅前程自然遠大而今做倉官的地濕
房漏全然不理雀食鼠盜與我無干只愁
妻子貧窮只恨錢財不得收時刀難納戶
數日不收及至常例滿足濕收濕糶又有

一算作奸之人計筭在倉斗頭加耗其餘若干却通納戶半折銀錢兩圖便宜至於出放之時短升少合零取碎侵無所不至不思

朝廷設倉官豈為倉官哉不忍一年貧苦致壞一世前程仔細思量真是可惜木院留心採訪必不虧你好官敬聽吾言大家勉勵

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為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關防詐偽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奸徒不敢公然來往如此三年方為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從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

不問此輩器識不求心術或貪或不廉或盜盜金不緝或貪又索弓兵常問盜者一半折乾擾害居民刀難過客騷擾挑者不止十分抽一作賈為商者平白指稱為盜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強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獎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舊缺民不改者訪知定行稟問使家鄉難選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之

驛遞之職

倉建看驛遞謂之熟關衙門以為美缺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你每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若恨供具之不豐者當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監中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官累累不過驛馬做驛丞大使的重索馬

頭等刑一下遂心便以告差巡取徒夫面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致貧夫常受饑寒指過客為名開銷則半屬冒破而站銀多入囊篋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矣或私衙日索小菜下程或家人私送秋風人事或受居民詞訟或與娼婦姦淫種種弊端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

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赶逐的也是你拿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為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

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邏及集頭老人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鷄鴨者若帶疋布上街擔筐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為科歛之媒巡稅官指此為攘奪之具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盡報官割衆家之肉安自

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約但有違犯定行拏問追賊毋悔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鈴制關防不患於無法不然稅課巡邏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既重上長加更是也但係強

賊尤為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切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鐐頭白日不消帶肘密標柙扼住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插翅騰空况監牆門戶重重乃重犯脫逃往往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眯目昏心全不堅牢鐐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念防奸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賊疎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賣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當發解之時繫羈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逃其責矣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常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囚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霑恩微汗不肯掃除病疾

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于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柙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倉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悉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為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豈知大戶解官亦有苦處徵收之時貪官視為財主又料其多收巧立名色雜取重派傾銷之時當堂拆封先扣火耗入諸私囊腳價添搭鋪墊打點一切不管及至發解之時却又輕輕扶捏天平每百兩常輕三二兩大戶解官遙望嘆息何敢近前一着及到交納之庫千巧百偽務在多壓當事者佯為不知或偽出公言不知秤兌官吏熟知其心已暗

笑之故收受時打點重則收輕打點輕則收重出放時打點重則折少打點輕則折多甚者打點未到見三五次不收候十數日不放當事者坐轎出入盲然無見伺候者道傍號呼哀爾不聞如此下情似當念及且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衆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今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裨何敢遽蒙邪念皆緣在下者借公帑以奉私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粘帶含糊乘機作弊倘官若廉正則關檢自嚴左右自畏安敢行私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

以橫繩解戶投到公堂即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樁頭繩上換名點近天平製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合天平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雨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即填庫收一面即押印信秤兌既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彼庫官吏雖怒而無辭群小欲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二十年來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官恩例貢出身

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即今官恩生也張釋之以入贅卜式以入粟即今例貢生也此四公者人品何如近世詆以蔭得官者為養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為銅臭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訾何見之俗也抑此兩人者不自愛耳藉門戶之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遊宴樂田宅亭榭是貪珍異器物是好安富尊榮坐銷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

日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貴氣習者倔強不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官常念程路無多者聞葺不奮精神而縱貪婪以誑吏議則誰之咎哉余向亦徂衆人之見謂賢才不在此曹及入宦以來於官恩中得三四人例貢得一兩人甚自振振且曰肩七尺之軀享一命之榮無分毫之益為衣冠之玷以實世俗之笑吾甚耻之余雅重其人因以示勸諸君其勉諸

貢士出身

國家恩典惟養士為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高鄉隣敬重不敢欺凌官府優崇不肯辱賤差徭樂州縣包當詞訟各衙門行體歲考搭棚餅果花紅紙筆何者非民脂民膏科年酒席絲樂夫馬盤纏一切皆榮名榮利及至廩膳年深貢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

國學旗牌路膳半於科甲故自入學以至入官蠲除作養費軍民不啻數百金矣聞閭閻市井小人一飯不忘報自思何德何功受此大惠久惠故官無大小自家命定前程職無崇卑自當隨緣稱報平日養育是朝廷耕鑿時今日選用是朝廷飲食時不信國家養費用人只為養我七尺之軀為士優我以廩餼作官食我以俸祿始終只為我身我一生有資於黎庶百歲無功於朝廷蠅營狗苟只為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科甲出身

世俗談榮貴無不艷羨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以此自艷羨余亦未嘗不於此沾沾焉何者廣上衆民君子欲之謂澤可遠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謂道可大行聖賢之艷羨貴達蓋如此科甲中人非澤可遠施而道可大行者乎小而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臺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八

座九列肯留心於

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礪行檢彬彬有人至於藉地步之榮遲恣睢之欲有與援者三窟之免恃廣與者百足之蟲為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教化全不舉行乃俗服上官誰不推引以結他日之恩為監司則安然渾似閒身而民生吏治略不聞情惟奔走俗壘僅了餽書以塞

目前之責為撫按則侈然惟知尊崇而官常民隱漫不精察但交結津要收恩避事以保富貴之身智巧習成當嫌怨雖係天下國家之安危忍於推諉虛稱套熟患得失難論至愚不肖之流品謬謂賢良立朝既已無聞居鄉又復多罪或強買墾田或凌逼債息或囑托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子弟僕隸橫於鄉隣或恃知舊衙門快心讐敵或阻抗錢糧或濫希優免或多役人

國恩深重

十五

夫或討占便宜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監司耻其負塗無能拂逆昔人云士君子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為名宦入為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為惡之資耶負國殃民之罪科甲人獨百於諸曹矣乃樹坊揭扁以招人指罵榮平辱平余言傷於激切而若是未嘗無人然未聞吏承歲粟出身而敢於為惡者吾輩受

國恩不為不厚負世望不為不隆可若是否

乎余自耻不類恐為朋儕辱故諄諄自責望如此所願同志以人品自激昂以世味為塵垢各求表樹無愧科名幸甚

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重官之舉亦無如教官壞矣

國初以學校為首善之地教職為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為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為世用則行取為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

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為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為第一榮進非

朝廷濫擢此官則教官實稱此職也今之士習可知也已聯其長少正其心術端其趣向約其放縱抑其驕蹇策其惰慢教以立身行己之法迪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為端人正士出仕則為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為

杜撰之重但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

國初之典薦

廟堂不照

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修已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即以舉業講課者幾人昔曹月川先生端曾為霍州學正規言矩行崇德尚賢士皆濯心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七

彌志耻其生平期年之間意氣交孚而聲容半似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上疏爭之嗟嗟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深沉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語言所詔也今也科條且廢而語言不聞師生相與君子耻道之矣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已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朝廷付我以滿庠青衿之士望代以養賢待

用之益教授授以何術學正正得何人教
諭諭以何事訓導導者何說府州之轉雖
冷曾否作人之功升斗之祿雖微有無素
餐之耻夫乘田委吏須稱牛羊會計之職
擊柝抱關當盡譏察啓閉之事教職雖微
豈擬虛名而備冗員耶本院言誠過直殊
傷雅道然賢者反諸身必以無此自嫌不
肖者觸其非亦當以有此自愧也

弟子之職一讀書錄由

明職卷之二

文

壬辰八月余移駐代州詔

先師廟試講既畢乃前諸生而問之曰諸生知

聖賢以經史垂訓

朝廷以學校養士之意乎夫乾坤內只有這
一種道理古今人只有這一副心腸千古
聖人心腸中是這箇道理吾人心腸中也
是這箇道理只是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又身心體驗措注精詳故其精神心術
之微識見施為之妙載在方策傳留後代

是我心所同然而彼先得我心所同具而
彼先言一種道理之外聖人別說分毫不
得一副心腸之外聖人別有分毫不得譬
之衣食聖人是做造的吾人是喫穿的做
造的留式操喫穿的享見成所以

朝廷教人讀書正欲以我這副心腸就經史
中明那一種道理何者自古及今凡身心
性命之精言天下國家之治道天地鬼神
之造化草木鳥獸之情狀及倉卒難應之

明職卷之二

十九

務艱危難濟之變驟難割之事隱微難
見之理玄遠難測之數經史中有一之不
載者乎古今是這箇天地人物古今是這
等參贊輔相故以經史之道治今之天下
言言符契事事脗合不必費古人之心自
能獲古人之效經書之有資於身心猶衣
食之有資於口體世上少他便不成世界
人生少他便不成好人

朝廷特設學校群以師儒令其口誦心惟身

體力行指望諸士遵聖賢之言成聖賢之身以立聖賢事功使斯世成唐虞三代宇宙生民見唐虞三代太平故待士之體統獨優舉士之禮節獨重用士之榮寵獨隆所以期望之者誠厚也諸生終日誦讀一字字都向心頭想一想一句句都往身上貼一貼試看古人所言與我身心合不合其合者便要體驗擴充其不合者便要沉潛思索便知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史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把一段學校當作

朝廷修蓋下利達的教場吃終日誦讀慷慨只為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誦消災免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的夢錢食米衣鞋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主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何

細思量笑死塊死人生七尺之軀皆有安天下萬物的性分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责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本事聖賢又留下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學術日日做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功效只是吾人少了這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心腸有了這副心腸參贊位育不是難事彌綸輔相不是虛言只是而今世教不明所志既非古人之志所學亦非古人之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八件合下是一齊做底其實格致誠正功夫磨練成這箇身子全到天下國家處作用隱居求志求底何志就是行義時所達之道也窮不失義不失底何義就是達時所不離之道也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以是甚麼工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麼道理文中子曰焉有用

我者執此以往此是甚麼學問諸生於以
字斯字此字曾否留心孔子曰日月可也
三年有成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聖
賢有這般學術直下承當便敢定這般期
限就是下等事功如管仲之期於霸齊范
雎之期於帝秦蘇張之期於縱橫志趣雖
不正大手段都是見成的的確確掣得定
底故其作用出來皆有成就諸生在此只
知記作文章誦讀策論且莫說本領上體
貼就是章句之學也只剽竊料度他日忘
了這口頭學問渾是一箇空軀鼓鉢肚腸
至於經世之務更不留心只問以本州縣
編審差役如何均平地糧如何清楚盜賊
如何消弭風俗如何轉移倉廩如何充實
荒歉如何救濟留心者已自不多至於世
道之行隆國家之理亂漕河之通塞馬政
之修廢軍伍之盈虛戢守之機宜遠計之
得失言之津津有味策之鑒鑒可行恰似

不見有人這般經濟學術治平手段不於
諸生望將誰望乎諸生今日着欄衫明年
戴官帽遠所云云一一付爾舉行責爾效
驗到手事兒皆平生夢寐不及着肩担子
皆自小心思不到要做詳審精密之事成
光明偉俊之功豈不難哉所望諸生以天
下國家為念志伊尹之所志以憂勤惕勵
為心思周公之所思為學便是實學往為
言語文字之工作人須作端人無矜聰明
才辨之質他日策名仕途另有一番手段
俾
社稷賴以奠安蒼生賴以得所
朝廷收養士之效科目有得士之光流芳於
竹帛增重於冠裳士大夫皆為之吐氣揚
眉曰吾輩讀書人經綸手段固如此哉諸
生勉之
弟子之職二作人道理
舉世衣冠往往通用惟有生員衣冠

皇祖特為留意欄衫之制中用玉色比德於玉也外有青邊玄素自閑也四面攢闌欲其規言矩行範圍於道義之中而不敢過也束以青絲欲其制節謹度收斂於禮法之內而不敢縱也絛總下垂絛者條也心中事事有條理也團領官服以官望士貴之也惟前頭巾制度未定一日

皇祖微行見士戴一巾問此何巾曰四方平定巾

皇祖曰四方平定必須民安乃將巾前而按一掌作民字樣遂為儒巾曰

朝廷養士本為安民以作元服首重之也而今儒巾倒過來看隱然是一民字其兩翼帶則頭角未至崢嶸羽翼未至展布欲其柔順下垂不敢凌傲之意云嗟夫

聖祖之待士如何隆重而望士如何殷切也吾少時鄉居見閭閻父老闌閨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欬容息口惟

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即有狂態邪言亦相與竊笑而不敢短長秀才搖擺行於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齊長也人情之重士如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為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村粗鄙俗為其所笑耳若閭閻其行闌闌其心言不根道義信口開闌身不守禮法任意舉動三五相聚則恢諧嘲訕開口舌之工一二浪遊則淫邪狎昵作苟且之事少年侍

其才學藐視師長霸者逞其刀俾挾制有司或小有不忍而動大怒輕遞呈詞或一人事而約衆人同行囑託說正話者則笑為道學吹求其短必灌以狂泉不說隨者則惡為古板厭棄其人不資夫屢澤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董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此謂八行即無論士有百行此八行者關係名檢不細士日以八行自點檢如此語言得無不忠信乎如此舉動

得無喪廉耻乎夫禾之高出曰秀十中一人曰士士肯好修同學見其人而愛慕居鄉薰其德而善良官於內則為朝著儀刑官於外則為縉紳師表此之謂秀出此之謂士人也不枉父母生長此身也不枉天地涵育此身也不枉詩書教誨此身也不枉

朝廷作養此身他日屬續之時將平生歷履打算一回也不含羞於地下也留讀嘆於

卷之二

手六

人間百年易過此身不復再生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解本院平生立志不專向道不篤循省過端千瘡百孔自治不暇何能訓迪諸士第諤持風紀於諸士有師帥之責不得不以正言相教戒今日士風三事尤當首戒特拈出與諸士談之余作小秀才時見同學長者諫然恭敬不敢在倚高言大笑不敢在班亂序先行迎騎於長者道傍勒馬同席於長者告坐隅還分付唯

唯聽從使令跋駁奔走比見近日縉紳談天下士率以新進少年侮慢長者為憂夫禮非以尊人盡吾道耳不循禮非以慢人自棄其道耳尊長尚存謙虛卑幼豈宜倨傲况尊長之年輪到我身卑幼如斯果能堪否故夫子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為首過孟子謂堯舜之道只在後長徐行諸生未必皆然有則改之其次公論出於學校古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為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聚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庠綽號此等士風最壞心術不知諸士有此習否有則改之至於結黨一節尤干法紀夫朋友之義過失相規未聞同惡相濟士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侮人者即士為人侮一士之口足

以訟一人即其人該滅族之罪一士之力
足以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明正典刑况天下處處衙門自
有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
或一士見凌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
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
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道律令果有
此法

卧碑

明倫彙編

子八

初論果有此許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
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
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
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水無不各重同讐
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
道也日者靜樂生員劉鳳起劉鳳儀與周
繼登聞毆通學生員李鍾翠等相率赴省
向兩院司道開然庸懇本院不罪劉鳳起
等而黜李鍾翠夫聞毆自有正律一丞尉

能處之而張皇如此聲勢可乎不可乎且
士之賢者未嘗不非笑其同類而朋黨既
成去者以不去者為薄行甚者以誓相要
以罵相激以利相鼓舞柰之何不強相從
乎夫士也諸類中之賢人乃不以道義相
先而結黨以為諸類倡余甚悲之本院身
非緇黃家亦士族而惓惓如此者以士君
子之行望諸生不欲以姑息兒女之情相
煦煦也倘禮法當如此則經史法律必載

明倫彙編

子九

之矣諸生其繹思之

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縣
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
尊卑而事不異本院做秀才時嘗懷濟
入利物之心無當事臨民之位徒有念頭
無處展布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
如何恤民如何足

同奸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

簿籍之清查欲明欠少欠多不要胡敲亂
打比較之規則要定正名正戶不許代納
陰侵里書之弊不妨察見淵魚之快之奸
切莫縱令吃鰲頭是常例革而後法令行
要知分別明而後鞭朴少清軍者須清本
戶莫賣放本戶却着隔里同姓含冤巡捕
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
受拷奉堂官批詞不分貧富俱問有力稍
力以奉承受富勢嚮托不問曲直只是要
打要錢以出氣耳輒聽皂快支使一吞其
餌則貓鼠同眠性慵任左右通同一入其
籠則雞犬受害至於私接呈狀濫罰紙紅
擅作威福重用拷掠署印則隨事科財營
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
上者之所耻也况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
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
如前所為輕則戒飭重則掣問後悔何追
近見一二佐貳既能潔己又肯惠民奉院

深所愛重各官勉乎哉

太原諭屬

壬辰六月余召太原所屬州縣掌印正官
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
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
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
鼈咸若鳥獸魚鼈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
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
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
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為心為
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
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
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
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
曰予弗俾厥后為堯舜其心媿耻若捷於
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夫君不堯舜自
有當其耻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
伊尹引為己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

見那君民痛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
民我又有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
黔汲汲皇皇懸懸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
底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
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
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
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物與我分毫
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會賦與不忍人
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
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為吏品格不同第
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
如親孃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
思夜慮吊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
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雖強
制之不能雖淡薄之不減所以說先王有
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心切而政
生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歇手不得此謂
率其自然第二等人貪得天地萬物一體

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
分不存此心便有擺於形骸不盡此心便
不滿其分量慊慊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
謂為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
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
第三等人看得懽懽已愛民修政主事則名
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已
名節為先奈何不自愛是為名而為善者
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已而短於才心知愛
民而懦於政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
安能為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為而動
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
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
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
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
之志亦不為邪僻疎庸人而已第七等人
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
掩惡要結能為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

之竈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為身家妻子
之圖懸懸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
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
附腥競進操操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
官我為笑焉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
赦明神之所以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
道絕利達之錮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死
失所民物付托何人

一人篤恭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吾黨泄泄

卷之三

子而

沓沓以爲富貴世道傾頽萬物愁嘆將遂
任其所終乎倘一深思可為慟哭天生此
身豈為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
豈為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
思可為天媿本院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
君千萬努力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
顯總之無益於蒼生不若聽其求富貴焉

平生疾惡抱不平之氣悲民懷欲救之心
朝興一利而朝即澤披閭閻夕除一害而
夕即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
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
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
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
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
我者也故地土不均我為均之差糧不明
我為明之樹木不植我為植之荒蕪不墾

卷之三

子而

我為墾之逃亡不復我為復之山林川澤
果否有利我為興之訟獄不平我為平之
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為除之狡詐百端
愚朴受害我為剪之嫖風賭博扛幫劫勿
我為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為鎮之
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為弭之老幼殘疾
課寡孤獨我為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
我為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為教之
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為積之獄中囚犯

果否得所我為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為奸
我為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為省之
衙門積蠹狼虎無民我為逐之吏書需索
刀勒吾民我為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
我為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為懲之
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為驅之庸醫亂行
民命枉死我為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極
我為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為治之
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為杜之聚眾黨惡

主謀唆訟為我珍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
我為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為舉之某事
及時當修我為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
我為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讐我為去之
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
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
子之情無微不至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
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
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

謂真父母各官試自點檢果能如是否乎
就詩賦者以豪放自高好宴安者以嫺散
自適嗜驕泰者以奢侈自縱工媚悅者刺
民膏以事人計身家者括民財以肥己民
生疾苦昏昏絕不聞知風俗美惡夢夢那
復理會一般坐轎打人前呼後擁招搖大
市稠人之中面目亦安否乎意念無愧否
乎大街小巷千百人環視愛我乎敬我乎
恨我乎笑我乎厭惡而鄙夷我乎此不必
揆之人情一友己而可知已如此作官果
稱職否乎夫醫者之治人也診其脉息望
其形氣投以湯丸曰一服去甚再服却疾
三服減半四服全愈病家驗之日異而月
不同計期而卒有效曰此良醫也若搗藥
裹而來守治數月病無損於分毫仍搗藥
裹而去何辭以復主人守令到任之時便
察此郡邑受病標本施治後先何因可蘇
何害當除何俗當正何民可懲何廢可舉

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實效觀成
自初仕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怨蘇
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
垂恩於永久庶幾士民數其事而稱之曰
吾父母到任以來某事某事有功吾民吾
臨去而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
除得某害疲瘵之苦頓蘇膏澤之施亦足
如此治民即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
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
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
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
獎薦有媿無媿戒勅有屈無屈自有一點
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
咎他人誣陷哉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
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
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

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
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
余獨不言三官職掌惟是查盤一事府佐
所同而利不勝言余每病之何者稱物者
必持衡照物者必持鑑今應查應盤錢糧
必須我有底冊以為衡鑑方能印證彼弊
知其有無今也開除收存止憑所查州縣
造來收解起存亦據收掌人員開送侵欺
者徑不登造冒破者巧為彌縫查盤官何
從而知之夫求隙於塗塞之餘洗垢於湯
沐之後即有一二發摘祇是犯人踈拙乃
於庫銀輕重毫釐倉穀多寡升合草束底
蓋氾爛便問侵欺徒贖人夫點閱不到馬
匹鞍仗不齊解發批收違限多問有力不
合是查盤者兩院科贖之官也且其跟從
吏書自有應得常例即嚴刑亦不懲誠果
何術能盡關防其不肖者簡教自導以啟
慢為賢否苛刻為事以搜索為精明所在

官員甚者以酒席花弊相牢籠以報門遠接相媚悅而採訪開報官吏上豪半由積年皂快多出窩訪通家近雖名為革訪其實賢否從來豈能心通耳報乎賢者知過求之無益也一以安靜為事銀收庫簿倉通廢經或掣封抽斗或指一槩干或任憑所在官員捏報幾名罪贖又非查盤本意以後查盤官吏先於兩院領上次查盤底冊雖難盡憑尚有半據其餘情節微細事

明職卷之二

四十一

體含糊不必槩入供招不必槩擬有力總之一罪衆攤牽累多人或貧棍坐贓多延年限何益之有至於錢糧拖欠州縣間點欠戶三二十名親審不完緣故其待支錢糧不應動支而輒申請動支如本色解剩之類官吏從重叅究責令扣俸以補庶幾且之吏不得夤緣以破法而倉庫錢糧不至借名而乾沒矣

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民籍則屬某縣軍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為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為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動慎

明職卷之二

四十二

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為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為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察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

察奸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奸暴為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

四十二

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談道辟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尚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庶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隆舉弊革奸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鄙惡

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凜凜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果能如是耶是謂真知府果未能如是耶即盡得以前八字尚不得為之稱職況此八字者未必身有之耶夫帥之不能知之當審乃一切從厚徇情而察屬署考十九稱賢又極其黠黠無乃行私罔上紀法不蕩然盡廢乎賢太守其熟念之

四十三

鹽運司之職

鹽運之職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中不病商而後為良法近者運

司所行於商未嘗不惠於

西未嘗不急而於民似不暇及矣解池之鹽

常不足額故商人雜以硝砂以售諸民民

每棄而不食三晉之鹵之地生鹽不生穀

有差又有糧而煎食反為犯禁前一變通
三利俱存夫河東之引有定額解納之銀
有定數惟鹽之本意不過足數而止耳解
池既不足額而陝之西安山西之太汾等
處各有生鹽處所設以解池為正課每年
可產十分止發七分常餘三分積廠以備
凶年兩省產鹽地方為陪課應派三分須
派四分常餘一分寄庫以補缺額是每歲
溢額四分十年溢額四年矣派引之法無

四十四

鹽州縣盡派商鹽不許產鹽地方越境私
販產鹽州縣先儘土鹽如果不足民食量
派商鹽蓋天時有旱潦而地土有燥濕如
果土鹽缺乏民用不足許鹽商不到地方
各產土鹽州縣自相通融通融不足許州
縣官申請在廠餘鹽夫解池三分之餘者
何鹽多則招商當少恐賤而難售鹽缺則
給商當多令歲費不窮土鹽一分之餘者
何鹽多則輸課於官以裕緩急鹽缺則即

與優免以養民力或曰四分餘派足乎曰
不求其足儘每歲七分三分之所餘即使
十年餘五餘一亦足以備二年一年之課
盈虛消息自有活法不必膠柱耳往聞富
平歲額該引銀千兩十五年前縣尹申請
鹽臺願令產鹽地戶歲納千金聽本縣之
民食本縣之鹽而鹽臺不聽以為行鹽地
方已自不多豈可使土民侵商路哉是所
重在商而不在課矣不知果出鹽有所則

四十五

三省之地皆解池也果納銀有人則三省
之民皆鹽商也吾惟求課額之常盈耳不
猶愈於嚴刑久禁逼令商人上納而壓欠
不支乎不猶愈於地土包納糧差所產却
為禁物而棄之無用乎不猶愈於解額不
足澆晒揀和逼派於民令之愁苦乎不猶
愈於公為禁約私聚鹽徒法網愈密奸弊
愈多乎本院所言總之足
國而商民互與調停兩不相病若見得解池

不見民鹽見得商人不見百姓見得當塞
不見當通強不欲上納之商禁自食其產
之民皆守法之過而失立法之意也夫惟
大破拘攣然後永獲利益本院以舟外之
人謀篙師之事誠不知其詳大都病民而
棄利運長寧無不安於心者乎

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為陪巡設亦非止為理詞設
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聽
之布政司凡劫竊聞殺貪酷奸暴悉聽之
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
故每省四面計近遠分守巡今之督察料
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
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奸
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徧累水
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
移不復樹蓄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
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將
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瘵殘疾之人不得其
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
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
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妾
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
一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

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用一餼中火坐司下咽亦自安然收一床枕席被褥着身亦自妥貼本院做秀才時曾見親臨本道迨陪直指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朝暮道旁迎送每日院內作揖直指閉門則兩道取贖互送折呈行票互設酒席問縣官索要戲子怒談房水陸不豐出門之日鼓吹旌旗前呼後擁者每長一二里夫馬催隨供張迎送者不

明倫彙編

四十六

減數百人饑疲於奔命騷擾於閭閻者不止數百家蓋三過吾邑一事未行而百費豪奢百般難事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為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已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為不尊權不為不重所以董督官令愛養終黎修庠政事者也六品以下蠹政虐民

者皆得挈間寧至甘言溫色作此謙厚態乎昔在春秋三大夫皆同僚也孔子中大夫耳與下大夫言猶侃侃有剛直之氣豈謂臨屬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頽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至於取贖雖非入已而查贖亦須體人往日無礙名色已屬欠通而預支候還

明倫彙編

四十九

尤為可笑州縣動輒那借官銀庫吏每以侵欺坐罪粘一牌票查盤甚損去後名節此兩院司道通弊近日各處稱冤已經申飭前官拖欠後官補賠矣吾黨慎無復然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使君世道之汗隆亦惟係於督學使君矣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澡身甚潔關防甚密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

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

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

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

海宇其衣食處也

廟堂海宇之所羅列

社稷蒼生之所付托其施設措置都是一夥秀

才彼紗帽圓領之所謂官皆舊日儒巾欄

衫之所謂士特脫此以換彼耳不知在學

士習但看居官仕風官之無良學之無政

學政之

平

為之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

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督學使君

又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幫補甚榮進也賓

興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

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不啻竭蹶趨

之走且僵矣豈以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

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耶即使朝督

暮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

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

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

稽古一說已屬醉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

諸歌類皆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

窮經尚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括

攷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為利祿之場

以詩書為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

聚談天下

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以天下

國家之寄令其數理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

學

士

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

天下英俊英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

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以壞英俊

英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

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

國家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

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

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

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

舊一神用印而附之至十保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亦須並無違礙里老隣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

祖宗時數以濫保殺人矣故所保結者皆身家無礙者也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

卷之二

五十二

可手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則聰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手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仍取保結則終身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手士而至於勉為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修己治人之術為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教諸士聯其長幼互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整怠荒

督教官以修實政時不遵守規條即行劾劾等問既係提刑按察之官當有明罰勅法之體舉善必極其優崇仲德行於文學之上瘠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中與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嗟嗟天下治忽全賴通學多士士習邪正只靠督學一官今學之無政久矣士莫知所持循矣

卷之三

五十三

任世道者自有一般舉動自建一番事功本院職在率屬敢言其畧至於振刷之果確風勵之精勤則何敢與焉

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風憲約獄政備言之矣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行秋令蓋熏蒸氤氲之氣至秋始清發生長養之機至秋始肅察奸刑罪蓋瘴蒸之司也後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為外臺彈壓百僚震懾

群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
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乃事權歸兩院
而體統屬三司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
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為職掌
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
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乎今內外詳皆
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為刑曹奈何
按察司獨謂刑名乎舊日山西臬司以明
刑弼教分扁兩坊而堂上對聯又以五刑
三尺作偶余俱更之云至於刑名一事尤
多可言夫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
平也遣戍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冤
今也強盜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
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京詳者豈為直指
代勞哉謂必按察司以為可殺而後以聞
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
一省真正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
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扯問案候

按臺定奪以憑同異平反如是庶不失提
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訓迪者則
迪可督責者督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參
掣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
使如雷霆莫不潔已愛民勤政集事宋人
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閻羅如是庶不失按
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
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
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
矣此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
留意
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
崇重也為外僚領袖為
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其
司名曰承宣布政蓋政者
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於一省俾一
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

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
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
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
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
姑無論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
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材總
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
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
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
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故差糧冊籍無
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
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
老恤孤儲蓄蠲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
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
也止知其為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為
職終日以收放為事或宗室官吏起送保
結或復

命親賀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

畢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
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四道督郡邑
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
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賈以裕財用引水
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使耆生業禁異端以
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
牟嚴起解以足

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
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苛稅
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奸偽訪把持以通
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
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
甲以弭竊劫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
事鬼神嚴鄉飲以永觀感廣收繫寡孤獨
疲癯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羣民各道不
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
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參治之全省之民庶
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

涉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武職一

臣子受

國之恩惟武職為最厚而負

國之罪亦惟武職為最深思爾祖宗或以勤

王之忠或以渡江之義或以汗馬之勞中

間亦有買級報捷借勢冒功遂與世襲軍

官永享

朝廷爵祿俗語常說紗帽底下餓不死人是

嘉慶二十一年

五月

五月

一員官強似一名軍且如太原營馬軍尚

可支持步軍每月關銀四錢中間半年止

關三錢五分每日不及一分二釐還不敷

一頓飯錢況他也要百般使用也有父母

妻子指望三四錢銀養活身家軍士貧賤

不貧爾等知麼不知如今將那軍士月糧

減扣又將他身子占役又將他打罵折磨

全不問他饑寒困苦爾非土木心上過得

去過不去天有眼目饒得過你饒不過你

想那征南戰北之時豈單身獨馬之力少

不得千軍萬馬一齊向前厮杀做官的得

幾顆首級便是官上加官在陣上亡身便

是贈了又贈那軍士呵捨命向前臨敵喪

命也無其數那箇知他姓名那箇哀他忠

勇那箇恤他子孫那箇尋他骨骸是一將

成功者衆軍之力爾祖所享者軍士之恩

唐詩云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有事之

時軍家忘身克敵與你們爭陞賞平居之

嘉慶二十一年

五月

五月

日却又科歛軍士與你養身家但有一點

良心這事忍做不忍做再遇出征發馬時

這軍用他不用他本院到任以來舊日打

取冰魚採買天花狐兔指稱餽送酒席送

迎鋪墊及占役修蓋採柴燒炭打造捺鐵

納月錢占身後及收留山人相公琴棋星

相指稱科歛擅差旗牌家人索取常例折

乾凌軍凡月糧馬草輕扣毫釐應衆提者

衆提應拏問者拏問已經嚴禁年餘軍士

少蘇困苦誠恐不能徧諭以致違犯取究
合行詳勸幸一思之

武職二

古人云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將死官也武
職定胎落草此身便不屬自家世襲爵祿
名雖與

國同休其實與國同戚者也而今做軍職的
生下來便靠着有箇官做靠着有幾石糧
喫靠着有幾箇軍使便是一字不識一藝

職卷之二

六十一

不通一活不做也便凍餓不死所以生來
既不讀戰策兵書又不肯馳馬試劍又不
習練陣安營又不學衝鋒對敵只為應襲
比試撫按閱操無奈弄箭拈弓其間有志
向上欲建功立業光祖榮宗者豈得無人
而惰慢放肆苟且卑汙者十常士八也你
自思想天下東征西戰
朝廷選將領兵上司定你廝殺你去麼不去
奉命出征有所規避不行及臨陣在逃者

職卷之二

六十二

俱以軍法從事斬首轅門你悔也不悔既
是不得不去我且問你膽氣如何智謀如
何與你一千人馬怎麼調度叫你與賊對
陣怎麼廝殺賊據山岡你在平原如何攻
圍賊在平原你臨川澤如何敵鬪賊伏山
谷忽然邀截如何衝鋒策應之兵如何疾
如風雨追逐之兵如何勇如虎狼誘敵之
兵如何伏如狐鼠避敵之兵如何蒼若鷹
鷂鎗如何刺刀如何輪棍如何擊砲如何
發箭如何射城如何守壁如何攻號令如
何習熟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命衆戰
罷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提
防饑渴如何預備器械如何整修消息如
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酬氣急如何振作心
離如何收拾退縮如何鼓舞困苦如何優
恤驕悍如何彈壓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古
書昔賢皆有良法平日全不講求臨事只
得胡亂夫將領者三軍之司命也假如領

千人赴敵則千人之死生全係你一人你平日既不習學一身之死由你自取亦何足惜可惜千人之命盡喪於你一人之手豈不痛哉本院到此既印武經要覽又刻百戰奇法古今將畧方畧摘要教你日讀月講又立武會教你習箭打槍又令謀士教你六壬汝等驟習不來只得虛應故事所幸天下太平爾等偷安一世萬一用你思我之言悔恨無及大丈夫有此七尺之

明武經要略

卷二

軀只靠祖父前程全沒一毫長進心中寧不皇媿而今掛印總兵每每出身行伍可是指揮千百戶不立一毫功名只是希圖掌印投候衙門全沒一毫奮發豈非闡茸無志之流哉有志之士萬里封侯九邊建業安能守尺寸家門爵升斗祖祿碌碌一生庸庸人後耶我言雖過切直各官以為是否近日新行甚嚴凡應襲子弟馬上步下各中三箭以上武經七書各問兵法數

條須是熟閑通曉方准起送不然發回再習一年三發三習全不長進者永不許襲替談道府朦朧起送者一體查察汝其勉之

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己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以有諸己者非人止多衆口耳勢必不行以戴身不恕也而遂恕人同為民賊耳法必不貸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關兵馬統於總兵分於參將遊擊守備操防十七衛所軍士統於都司分於衛所指揮千百戶監臨節制者兵備而本院則提督之者也伍不充足士不精強器不堅利藝不熟閑馬不健練令不嚴明將無勇略陣無節制戰無方略邊圉不固城池不飭墩堡不修烽堠不明險隘

不防栽種不察哨探不實儲積不富屯田
不壅剝削不懲騷擾不禁疾苦不知機密
不慎先事不周應變不敏有如此者三關
將吏實有攸歸而提調無方督責不嚴致
邊備日弛而兵威不振本院安所歸咎耶
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
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
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
流移不復衣食不足飢獨不收寇盜不息

李鼎

奸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弊不振
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
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
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
儻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急道塗不治
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
勢豪不斂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彌不去
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
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

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那顧本院所自信
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
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
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
承喜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商稅酒
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篋
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踴從及一
切公會等事分毫不費民財以為州縣之
累本院與衙役日用所需止有題

李五

准公費及驛傳小菜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
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經經亦只了
自家身上事耳為於地方不足為輕不足
為重則是官也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前所
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
為軍民造無窮之福為地方垂永久之利
凡本院牌劄條示為於民情無當不妨明
白申呈為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本
院無德既不能閉閤以格群心又不宜代

庖以侵衆職仰產竊嘆抵應自効以明曠
職之罪耳諸君子其奮揚精采殫竭心思
詳觀往牒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
規我舛謬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明職既剌以視友人友人曰君言過直
矣余曰三友先直余僭首諸僚安得為
涵蓄語且余云云皆為不肖者發也賢
者惡惡有同心不罪余直不肖而罪余
是自謂不肖也倘聞言而悟斯改焉即
罪余矣病矧余所謂職匪曰能稱所謂
不職匪曰能免善則與諸僚共為之不
善與諸僚共改之是余亦未嘗不自直
也嗚呼士君子良心炯炯靈明固知不
罪余直矣

明職卷終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呂 為款摘民生要務責成有
司以求實效事照得道本先王訓詳
昭代言言修政事事為民而
大誥三編尤為警切嗟爾二三長吏郡邑蒼生
環視以待命者也昏昏終日者即稱潔守慈
衷吾絕望矣賢有司殷父母赤子之念負聰
明才辨之資厲果確奮迅之心期事理民安
之效畢智慮殫精力何效弗臻然而因感生
思研思成是習是至熟令敏者從事亦須三
年治功未覩而官已報遷矣夫饑而種粟不
若索胡餅於食坊寒而樹桑不若市緼袍於
衣肆本院所條胡餅緼袍也昔曾試之山東
萬姓喁然後志其略已槩之風憲約中矣茲
復擇其大者細為分疏長吏肯抑豪曠之態
振惰慢之氣檢粗疎之性撤虛彌之障換塵
俗之見於本院所謂民政者暫一過目稍一
留心或者於百姓有毫髮補乎不然及先王

之道背

昭代之訓玩愒日月以逐逐於富貴之腥羶而
弁髦敝雖乎民務所欣艷者豈不驟得而人
品卑卑甚矣以之詫鄉隣驕妻妾可也何足
齒於士君子之林本院後勅法而先訓迪良
吏其毋忽

民務卷之二目錄

養民之道

小民生計

收放倉穀

收養孤老

振舉醫學

清編火夫

積貯倉庾糧穀條約附

存恤茆獨

賑濟饑荒

節約驛遞

民務卷之二

小民生計

養道民生先務有司首政也故孔子荅子貢之問政曰足食荅冉有之在衛曰富之王道有次節舍養而求治治胡以成求教教胡以行無恒產有恒心士且不敢人人望况小民乎成周養道不可及矣今畧倣古人養民之政之易行者試於今日失養之民或者其可行乎或曰今民難率徒勞勸相曰古民易率則無夫里之布遊惰之纓矣所患勸相無人耳吾何患於百姓

一古稱深耕易耨齊魯深耨宋惰農之民待命於天而負天之時如鋤以待雨而責成於地而餘地之力淺耨豐年忍饑凶年餓死未必皆歲之罪也往見張大參臨碧談其沁水農政令人起瘳大端多糞少苗熟耕多鋤壅本有法去冗無差而已其粟穗長可尺許四五穗便可盈

升昔人傳方有一畝不棉可摘七八百斤一畝蜀秫可收十數石者總之無佃甫田一句蓋周家百畝僅當今之四十畝半耳糞多力勤八口饒養田少則易為糞自鋤則易為力雇人則易為直剔搗則易為功收穫則易為畢看守則易為目往來則易為足膏田一畝勝薄田十倍精田一畝勝荒田十倍而廢農貪多以為廣種無薄收不知多田有重糧也有司若肯督農甚易為力農時各省不同以梁宋言之先將各地方分造為籤假如春耕以二月月盡為遲秋耕以八月月盡為遲先於七月月盡印貼條示曰某月初幾省耕掌印官與庶幹佐貳分投於掣籤地方掌印官與庶幹佐貳分投省耕一次除見有田禾在地外有已穫而未耕者即拘責治甚者罰穀夏種以九月為遲秋種以四月為遲先於三八

月初印貼條示曰某月初幾日省種仍照前掣省罰治如前六七月照前法督耘一次罰治如前至八月將熟秋將成時照前法省稼一次假如上田一樣土色易為茂盛而趙甲錢乙接隴田禾高低不同責罰禾低者下田一樣土色難為長旺而孫丙李丁接隴田禾高低不同賞禾高者大約賞以穀罰亦以穀即將情農者所罰充勤農者之賞其責治也

須尋地主不許以傭佃之人搪塞

一每禾各有相宜之地各有相宜之時如木棉不宜於麥麥不宜於沙菜豆不宜晚菽麥不宜早及桃李桑菜各有喜忌之類王氏農書其說甚精唐虞敬授人時夏禹則壤土宜蓋後世教道之書甚多而養民之法甚少有牧民之責者類收古今農書擇其明白簡易者選為簡便書問家喻戶曉本院有志而未竟業同

志者究心幸勿曰小人之事小人自為之

一朽腐能化神奇故糞壤能發萬物今都市街途猶知重糞至於僻遠之鄉委於無處不知糞可人為如山西道旁常設坑廁道間水潦之時將鮮乾草結雜泥壓於水中牛馬足下墊以糠粃灰糞任其便尿腐朽至於舊炕老牆亦壯地力而山西尤以卧羊為要法此豈恃人畜作糞哉高君威友棄灰重糞之義也每年二月倒糞之時鄉約正差人遞本約積糞手本某人積糞約有幾十車某人積糞約有幾車某人無積分為三等有司暗點幾人於二月初旬差委廉幹查驗數處積多者有賞凡查耕種鉏稼紡績等事易為欺蔽反以擾民但有受囑受賄朦朧了事者有司重懲一二責治罰穀古人云民事不可緩也巡行郊野

勸課農桑國君且然何損於州縣官之
尊重哉曾孫嘗旨田畯教鑄古人未為
辱也

一田中有木古人所禁除膏腴之田不可
種木惟於界畔栽植小科外至於薄地
鹵地不生五穀然土各有宜利在人興
沙薄者一尺之下常濕斥鹵者一尺之
下不鹹可掘尺五栽榆柳山東之民
掘鹹地一方徑尺深尺換以好土種以
瓜瓠往往收成明年再換沮濡以栽蒲
葦箕柳水地栽菱荷養蠶鴨此無地而
有利者也薄地可栽果木可種苜蓿雖
不甚茂猶勝於田况果木行中尚可種
穀此薄地而有常利者也

附有山東勸栽種語於後

百姓們聽說栽樹便不歡喜一則說
樹栽兒沒處買沒錢買二則說栽在
道旁野地沒人看守都被盜賊拔去

民務要主

九

牛羊啃了三則說田禾尚澆不過來
那有水澆他四則說栽在官路上長
成都屬了官物地主絕不得砍伐五
則說榆根淺柳根長歇了田禾六則
說沙鹹薄地種不起来你這六說說
的都是却不想天旱之年五穀早得
死天潦之年五穀潦得死惟有樹木
根深不怕旱潦那柳芽柳葉榆錢榆
皮桑花槐角救了你多少性命蓋房
屋做家火燒鍋竈賣錢使乘蔭涼得
了他多少便宜說與你兩箇法兒你
那六說都不妨礙好地種五穀不可
栽樹田中小道路也不可栽樹那兩
家地界和那沙薄地裏大路邊頭三
二尺下有根脚那鹵鹵之地三二
尺下不是鹹土你將此地掘溝深二
尺寬三尺將那柳極粗如雞卵的砍
三尺長小頭削尖五尺遠一科先將

極乾桑葉不塊老木如大饅頭粗三
尺半長下用鐵尖上用鐵束做箇引
槓拽一地眼却將這柳槓插下九分
入地外留一分後將濕土填實封箇
小封堆待一兩箇月間芽長出來任
他幾股到二年後就地砍伐第三年
發出租大茂盛要做梁標只留一股
二股不消十年都成材料其次正月
後二月前或五六月大雨時行將柳
枝楊枝截一尺長也掘一溝密密壓
在溝裏入土八分外留二分伏天壓
桑亦照此法十壓九活這等栽呵賊
盜難拔生畜難咬天旱封堆不乾天
雨溝中聚水又不費澆根入三尺又
不怕蟻又不歇田十年之後沙地變
地如麻林一般至薄之地一畝也有
一兩銀的利息有何虧你懶惰百姓
行言萬語再不肯依那柳栽砍圓樣

解方椽也少不了你說怕人偷去一
般也有栽成至於古路官道荒山老
堤有能頭栽成活者立碑縣門自萬
曆十五年以後栽種樹木永遠百姓
為業任意砍伐不許有司攔當其原
係無糧地上栽成樹木者永不起科
至於柿梨桑棗之利更多尤宜多栽
如種榆錢秧桑椹更覺簡便
一豐年膏粱猶厭凶年土石曾喫百姓但
得安樂全忘患難且如榆柳等可食之
葉灰蒂等可食之菜常有之時正宜多
積富家不專賴此貧戶勸令收藏宋周
沔為郡常罰乾菜所積數萬餘復遇凶
年夾雜放賑民不流亡有司以此教民
似不迂也
一梁宋間百畝之田不親力作必有傭佃
傭佃者主家之手足也夜警資為救護
興修賴其筋力雜忙賴其役令若不存

恤何以安生近見

稱貸輕則加三重

場扣取勤動一年

肯如是乎今後佃

照官倉加二如有

善以憑優處有司

一雞豚之事大夫

教民昔人云牛馬

雞鶩之利十水族

知生息但防閑不

以為害今後生畜

然走失一次情有

畜傷人苗稼者除

枷號蓋敢於恣肆

善良含憤

一諺云十畝田一

人以百畝之家蔬

報罰或曰蔬果多

則賤小民無利不

正欲其賤小民易為食耳

一地方水利可資以溉田者土民盡資之

矣惟是河深地高運以水車其車有法

僅如大車之費閘中多有之斜斗旋轉

大率如取水於井者樣濱河有司當求

其式至於掘井一節在山西尤要此中

土高常旱即使百畝之田作二十井所

占纔一畝耳一時之費雖多百年之利

永賴平陽州縣作井頗多而太原之地

更高似不見有昔有一令勸民掘井每

井給穀五斗時值旱年邑人賴之州縣

長吏肯一董督乎

一民不樹桑何以飼蠶古者天子后妃諸

侯夫人皆親蠶繅而曆日年神方位屬

蠶者三太原地方飼蠶甚少州縣衛所

衙門先出告示責令所屬軍民五月半

催畦桑椹六月半催壓桑條仍先期示

以親查不奉令者重責又正當栽種時

掌印官製籤親自帶二三人下鄉查驗
是否全活量行賞勸抽查責治一二次
則衆自知警而爭相裁種矣甚不可委
甲長及佐貳首領查看以致煩擾
一世道既衰內職不講省會婦女更無生
活富貴家姑無論已市井貧賤婦人百
事不為群集講話衣飾是尚口腹為恣
甚者裂衣毀裳以易果餅有身貧壯不
貧之說以是人而遇凶歲有不餓死者
手榆次太原等縣民間織紡最多府掌
印官提取木匠十數名教習省下木匠
令作紡車織機市寬再行衛縣衙門督
令約正先將本約之人除家道殷實者
男婦有業如賣酒飯等藝者不開外其
餘不分軍民但係無事婦人開報到官
先動官銀買淨綿千斤每家一斤掌印
官記一簿籍散令紡線有先完及線細
者花價免追充賞十日之外寬及線粗

粗者賞價一半二十日之外完及線粗
者花價全納一月之外不完者罰花一
斤花既紡盡衛縣於寬大處所仍移文
榆次等縣送織機者二三十人教民織
布將紡線之家男婦定日陸續向機匠
學織一年而千家能紡織矣然後犯罪
者以布為贖罪輕者以布為罰不二年
而省會多紡織矣此習既成不惟婦人
有業而省會不享其利乎
一流傳俗語最有深意事業謂之生理勸
者謂之做活懶者謂之沒營生或謂做
生活言奔走營運則生活安逸惰慢則
死亡也所屬軍民如士農工商各有生
理者不宜苟且支吾務令敏興事責成
功外又除七十以上老人七歲以下小
兒聽令安閒外其餘自朝至暮各責一
種營生即不着四民之業豈可偷一日
之安鄉約於本甲家長於卑幼人人各

授以長為每日必稽其所為不止身有所執業戶於勤而心無所蕩不流於惡也三代無閒人百官無剩後後世官有侈尚而與皂之役多民無常業而掛塔之徒眾為四民者十五既多縷心而怠事不為四民者十五盡遊手以耗農至於僧道山人倡優劇戲皆二帝三王之世所無乃有作名利不如閒之詩者可誅也

民務卷三

天

六

天誥再明遊食一篇極重游民之罪甚者一月不務生理送赴京來以除民患賢有司有志於小民之休乎當日誦無逸之篇以察乃民務皆各安生理始為稱職矣一民間耗財第一修建寺廟鑄塑神佛刺繡幡袍買燒金紙打醮進香暗結密施此小民妨業耗財之一大蠹余嘗謂三代以上之民上有正督下無邪行有所來而無所去家給人足賦稅之由春秋

戰國興瑞未有而民耗於干戈日尋漢唐宋以來兵爭少寧而民耗於異端日熾守令能嚴禁之足以占治教矣

一三時之務一日千金故古人惟有講武役於農隙興作役於至冬且家不過一人役不過三日州縣衛所有大興作除庶民在官者暇則即役外其動民力須於十月後二月前申請上官乃可舉動其餘不急之務擅派軍民五十名以上

民務卷三

七

及催償鄉兵迎送官府者以不職論至於民壯下班輪流巡路彼有弓力又習武藝督責果嚴截路之賊自息安用派撥鄉民於農時守墩宿路哉

積貯倉庾 雜錄約川

宇內之重無重於民生矣王政之急無急於積貯矣乃掌印官視為末務或積而不視遂致紅陳或放而不收卒成耗散此有司第一大罪過所當首斥者也夫民命之輕於何不輕本院入仕以來極重倉庾今紀其畧於後

一穀積在倉第一怕地濕房漏第二怕雀入鼠穿此其防禦不在人力乎大凡建倉擇於城中最高處所院中地基務須

一倉屋根基須掘地實築有石者石為根脚無石者用熟透大磚磨邊對縫務極嚴匝厚須三尺丁橫俱用交磚做成一家以防地震房須寬寬則積不蒸須高

高則氣得洩仰覆瓦須用白礬水浸雖連陰彌月亦不滲漏梁棟椽柱務極粗大應費十金者費十五二十金一時無

處固利於苟完數年即更實貽之倍費故善事者一勞永逸一費永省究竟較多寡一費之所省為多也以室家視倉廩者當細思之

一風窻本為積熱壞穀而不知雀之為害也既耗我穀而又遺之糞食者甚不宜人今擬風窻之內障以竹篾編孔僅可容指則雀不能入倉牆成後洞開門窻過秋始得乾透其地先鋪煤灰五寸加鋪麥糠五寸上墁大磚一重糯米雜信浸和石灰稠粘對合磚縫如木無餘再加木板一週缺木處所釘席一週可也

市斗大於倉斛凡發銀糶穀市斗作價官斛報數不知長餘之穀安在也有司以此蒙蔽上官久矣今擬贖穀罰穀出倉穀還倉穀俱以倉斛作數報買穀以市斗折筭如有長餘報作正數

假如倉廩五間東西稍間各用板隔斷

與門楣齊穀止積於四間留板隔東一間如常間空值六七月久陰氣濕或新收穀石生性未除倘不發洩必生內熱州縣官責令管倉人役將穀自東第二間起倒入東一間間空之處一間倒一間是滿倉翻轉一遍熱氣盡洩本味自全何紅腐之有

太倉禁用燈火今各倉積穀安竈全無禁約萬一火起何以救之以後不許仍

用官吏以下飯食外面喫米不得已者送飯冬月但用湯壺如違重治

一倉斛有洪武年間鐵樣口底寬窄高下擬有定式今後倉斛照樣用木邊角以鐵葉固之以防開縫仍用印烙其四裏以防剜挖但有不係官烙自作矮身潤口及小出入者坐贓重究

一州縣積穀城中至少不減萬石四鄉各鎮每鎮至少不減二百石黃黑等豆既

備軍行抵料只可炒濟貧難但不能久積二年須出陳一遍其數千石足矣

一民間息穀春放秋還有加五者有加倍者殊嘗分毫負欠而官穀常欠者民間係有家之財討要自切倉廩係緊縣之積與官何干設使官之催穀如民之討債豈有不完之理哉

新例追穀不完不准離任不肖有司縱不為民獨不為已乎

一積穀有四贖罰糴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蓋民之好義由感不由劫官之惜民可一不可再故留富者之力與情用之凶年最為喫緊至於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耳果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及罪外加罰當以守議

一民間棄縱自恣散懶成性其自積以待

凶荒者百一耳今也糧每頃納米麥
石軍納軍支不減升合增收放之勞多
奔走之苦而法終不罷者何寄之外倉
以備緩急也倘不測調遣安家無資內
顧為憂勢必逃潰

祖宗之慮遠矣緣民間不肯自積故本院欲立
會倉各量貧富家口為多寡每月二次
積之本約擇以寬大處所貯之粟不便
者納錢候糶大率每歲二十四會富者

每歲積粟二十四石貧者亦不減二石
四斗百石以上編一露困覆以重茅不
許斂散恐難催收直至大歉之年各照
原積之數分領救生蓋粟在家便於花
銷粟在會難於支用自非凶荒之年大
分之際即有十分緊急不許輒討先支
違者稟官責治其穀數每歲報官分時
稟官其倉屬之民社與州縣原不相干
有司但查積多者獎賞不積者督責如

此則家家有救命之資人人有備荒之
策時值大校官社兩倉雖少而待命於
官者不多可必其無流亡之患矣事極
可行而民未必行在有司勸諭鼓舞之
耳

一會倉於本約之內擇殷實好義者一人
為司貯能通書美者一人為司記如果
公勤慷慨眾所推服積穀三百石以上
眾無怨言者公稟於官驗實旌獎

附救命會勸諭

天地間有第一件要緊事我說與百
姓們知道且如今百姓們過日子有
地土的人家一年收三二百石糧喫
穿使用潑手大脚也只夠過了一年
明年收百五十石或百石喫穿使用
那上橫下也少不得過了一年試想
那上攢下時也不曾少了喫穿也不
曾缺了使用只是不得風光寬綽耳

肯將那收三二百石時留下一半入倉下窖防備凶年只當作今年少收了百石百五十石有何不可那窮漢就要積攢那裏得來果以性命為重自有箇窮筭計你就窮時也少不得一日喫兩頓飯有一時也買一壺酒一片肉喫或有人帶累到官也有費一二百錢時或隨會進香蓋廟也有費三五百錢時我勸你一日應喫十文錢只喫九文便餓不死每日攢得一文一年可攢三百六十文遇着穀賤時可糴兩石忍上三年可攢五六石穀再養雞猪或攢糠菜或與人家做工喫了飽飯又得幾文工錢多少隨時積攢不消十年永無忍饑受凍之理想那萬曆九年十年連年天旱饑起那箇光景人人流淚平涼固原城外振萬人大坑三十處處處都

滿有一富家女子父母都餓死了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一箇外來男子調戲一言却又羞慚兩頭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他丈夫饑餓將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撫身小衣又將頭髮剪了沿街叫賣通沒有人買其夫餓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這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裏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他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要揀他出來他說我夫身已餓死我何忍在世間喫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同州朝邑一帶拖男領女幾萬人半是不慣辛苦婦人又兼兒女連累困餓無力宿在一箇廟中哄得兒女睡着五更裏拋撇偷去有醒了趕着啼哭的都着帶子網在樹上也有將毒藥藥死了的慟哭流淚豈是狠心也是沒奈何如此又有一男子將他妻

賣錢一百文離別時夫妻回頭相看
慟哭難分一齊投在河中淹死萬曆
十四年邯鄲路上有一婦人帶三箇
小兒女路上帶系走步難前其夫勸
妻捨棄孩兒婦人慟哭不忍其夫賭
氣兒先走了數十里又心上不忍回
來一看這婦人與三箇孩兒吊死在
樹其夫慟哭幾聲也自吊死又有一
男子同一無目老母與一婦人抱箇
十數月孩兒同行老母饑餓不堪這
男子先到前村乞食供母這婦人口
中還喫着沙上仰卧而死老母叫呼
不應摸着兒婦知是死了也就吊死
道傍這男子回來見他母親吊死又
見那孩兒看看將死還斜靠着死嫌
身上唆妳也就撞頭身死西安府城
外有大村千餘家居住一時都要逃
走那知府荒忙親來勸留說道我就

放賑濟這百姓滿街跪下訴說多費
爺爺好心念我饑寒就是每家與
三二斗穀子能喫幾日怎麼捱到熟
頭趁我走的動時還開掙到那豐收
地面且救性命大家叩頭哭聲動天
那知府也慟哭放他散了走到北直
河南處處都是饑荒那大家少婦那
受的這饑餓奔走都穿着紗段衣服
死在路上當此之時慈母顧不得嬌
兒孝子抹不得親父眼睜睜死滿
中路上狗喫狼殮沒人收屍
朝廷也差官將四五十萬銀子放賑濟一箇
人分得一錢半錢怎救得一家饑
府也開倉散穀子一箇人得一斗半
斗能喫得幾日飽想你平日空蓋了
許多寺廟塑畫了許多神像打了許
多醮事燒了許多金銀那箇神靈救
得你想那好年成時胡使亂費只

窄紬衣布裳只嫌醜吹笛打鼓還嫌
不中聽好酒好肉只嫌不中喫却將
那平日吊下的留在這時用怎到的
喫榆皮草根還餓死了俗語說爺有
不如孃有孃有不如在手只望百姓
們口那肚攢隨貧隨富除了納糧當
差外寧好少使儉用寧好淡飯粗衣
好反多積麥救命穀多攢麥救命錢
寧為樂歲忍饑人休做凶年餓死鬼

字八

且如老鼠盜雜糧積在穴中沒時備
用鳥鵲啣棟子藏在樹裏冬月防饑
你曾見荒年餓死了多少鳥鼠人生
過日到不如鳥鼠見識可嘆可嘆昔
時有箇唐修脚他兩腿變爛家有老
母沒人掙錢養活他學了箇修脚生
藝每日喫了人家飯食還落的幾文
工錢養他母親又將瓶子一箇埋在
地中用竹筒一箇通入瓶口每日投

錢一文年終取出來與他母親買件
衣服你這窮百姓眼明手快一日那
攢一文錢也不打緊鄉約中發箇願
心隨箇窮漢會兒窮漢攢錢多的我
查出來分外賞你假如凶荒之年家
有積穀一石者官加賑三斗有積錢
三百者官加賑一百家無分文升合
者不准賑濟百姓自家有得一半官
再助麥可以接濟熟頭推出性命若
赤手空拳便與他三五斗穀一二錢
銀終末也要餓死不如那將來救那
一半的性命我和你先說明白到那
時候百姓們休後悔

字九

糶穀條約

為年豐積貯為急穀賤糶賣為難聽民納穀抵銀以省煩費事照得今年秋稔糶買當先况開倉之後差糧正急小民糶賣不免奔忙不如聽其納穀扣留官銀代解似為兩便果納者無人將官銀糶買如有司過期不糶虛文搪塞者不肖可知另行議處為此合立款項徧行曉諭施行

一前院登報贖銀已經報部充邊餉之

卷之三

三十

用者難以動支盡數存留陸續解還外其前院允詳未繳實收及本院允詳不分已未繳實收一切徒杖贖贖盡數扣留該府州縣糶穀銀免還庫一除按鹽兩院詳允紙贖難以動支其司道府州縣自理贖除公用工食扣留外其餘不分已未登報盡數扣留糶穀其有司之標尚潔汗贖贖之肯報與否我不可知但本院毫無私

用其不忍相負者必眾也

一在庫各項銀兩除見在起運者難以動支外其餘本色解剩及一切無碍及待支緩解官銀不分已未報部盡數糶穀收貯在倉待明春出糶以其餘利作倉積以其原銀還庫藏以後每遇穀賤之年再借以糶再糶以還總之有穀在倉即有銀在庫要在轉移以廣儲蓄耳

卷之三

三十一

一在官應差人役豈能吞銀嚼錢亦須買穀糶米各州縣官除給帖打討者任從其便外其餘工食徵銀州縣尤要仔細計算如皂隸門禁快手轎夫在家之人三分支銀七分支穀起邊民壯及在外當差人役七分支銀三分支穀共計該穀若干石折銀若干兩納穀完日各役照數以時開領穀石既係十分乾潔又不欠少升合

似非虧損應差之人而在彼亦省一
番雜買矣

一 小民糶穀納官不免火耗添搭銀匠
傾銷起解不免折耗補賠官派人夫
糶粟不免街市騷煩今行簡易便民
之法凡貧民糶賣不便者儘本身差
糧銀數照價納穀務要極乾極淨納
九斗者准一石其情願納銀不領穀
票者聽從民便

三

一 收穀之法州縣倉用佐貳官一員大
戶二名一同監收務照市斗量取
平不許重收一合價照市價不許少
算一釐穀到即收不許延遲半日登
記須明不許錯上一人該州縣務照
發去簿票格式掌印官先將簿票填
註花戶銀數簿送與收官票給花戶
花戶納穀到倉倉中照數算銀於納
戶票上印納訖二字納戶執票到櫃

該櫃收頭即與勾銷赤曆票仍花戶
收照其穀濕而多糠粃者徑不准收
穀果乾潔而經收人故為刁難及重
收遲收者許鳴鑼聲冤當堂驗實經
收人重責究罪

一 遠鄉之民赴州縣納穀不便各鎮店
城堡有乾淨寺廟處所即於該年大
戶擇選公正能幹者二名領官銀置
買席草將附近願納穀石之人照依

三

本州縣時估收受亦照州縣倉收之
法如價隨時貴賤者務要記日明白
與縣對日驗價其納戶票上亦印納
訖二字納戶將票總付里長到櫃內
銷赤曆里長將票帶回隨便給與納
戶存照穀收完日用心積貯不許兩
地濕泥烏鼠作踐待明年糶放穀石
仍用原買之人分毫不差者經收人
後重加獎賞即准本色大戶一吹如

有徇情濫收濕糶及捏數妄報虛出完票者坐贓問罪

一納穀之法全為便於貧民其上中人戶仍令盡數納銀以備緩急起解尤不許富勢人家及衙門積役囑託濫惡短少違者一體重究

一收穀以黃色為上能耐久放故也如黃穀少處亦收白穀但黃白不可混雜須各另分收混雜者罪坐經收之人

三十四

一倉中量斗用斗級各鎮店量斗用斗行不許打討牙用蓋斗行應是給怕納穀之人果省其納穀即令收穀之時各鎮量斗一時亦不為累如不肯伺候者重責革役使納戶自量收者監之尤好

一各州縣算就在庫官銀及在官工食本色及待支運解等銀共該准納穀

若干假如該穀一千石便納至一千

二三百不妨寧收有餘查有司府庫

銀另行抵補其斗斛官與印烙不許

大小兩樣各鎮報數之後掌印與佐

貳或省祭義官分投從公量驗明白

方准扣銀抵解仍造粗冊要見某鎮

收穀每斗幾分幾釐若干石每斗幾

分幾釐若干石俱係乾潔取委量官

結狀如或濫惡短數受賄朦朧及數

三十五

足穀好分外刁難需索酒食賄賂者

委量官拏問係職官者罷斥係義官

者究革決不輕貸

一民果不願納穀者官選大戶給與官

銀務收乾潔價值隨時羅買隨便亦

九斗算一石其一斗算脚價雇覓之

費不許刁難小民諸凡禁約悉如上

法

收放倉穀

為慎出納以均恩惠事往年放借倉穀賢者
事事留心人人沾惠不肖者聽任左右苟且
含糊或主守私扣以肥家或奸民販糶而專
利吏書皂快門子胥多討而重量遠鄉貧民
老弱致久候而多費或里長名下總領回家
升合不分或有刁囑託報名極貧餓死不得
至於量穀之人以厚薄為升合之高下關門
之卒以需索為出入之速遲有乘機盜穀而
不知者有分名重領而不覺者有趙甲項錢
乙者有一家父子兄弟領穀分者有司厭量
惡勞一聽衙門作弊甚者出倉一千而冊報
一千二三百石多開之數有作為自積者有
扣入私囊者每里多造四五人每花戶名下
多造一二斗訖至追較懸告緩徵停徵捱過
一年又該陞任調任後官繼之無所稽憑又
以前官市恩後官不肯任怨歲復一歲倉廩
空虛薄政人忘莫可考核往事可鑒姑不指

名為此設立出放之法使民均得實惠合行
通示

一、二、三、四、五、月此正青不接之時五穀
俱貴之日但借糶太早不能接新借糶
太晚民困已久大率不出三四月每當
此時行糶賒一次存留底簿原票以備
查驗但有借賒而難還者除嚴追外再
次不准借賒

一、客約先遞手本某人極貧應借某人次

貧應放某人中貧應糶某人次中貧應

賒分為四等各開手本掌印官將各約

手本共算可賒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

放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借若干人用

穀若干石可糶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如

數不足而人有餘者量減斗數人不足

而穀有餘者寧糶勿賒寧賒勿借每異

姓十人用一連名保結如不應與而與

者甲長約正又連名人代保施欠者甲

長約正及連名人包賠

一學校生員貧者自是有數皆從廩生查
舉如果真正艱難申呈量行賑濟決不
可聽從賒借以累本生行止又致同保
包賠若大饑之年放賑視小民加倍可
也

一名數已定先印小票發各鄉約人給一
張某人賒放借糴若干數上圖書印蓋
各約正領散訖次出榜文挨約順序某

張某

天

三

約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某約
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其序一
賒二放三借四釋一日只限五百人賒
者完挨序候放放者完挨序候借借者
完挨序候釋將榜張掛訖仍做籤一百
枝上寫照支二字仍用二簿一扇佐貳
官坐於頭門照約次序點名散籤一起
二十人一扇選委公正官一員親坐倉
中點名照籤給穀其斗數照票驗給領

穀人得穀銷票於委官二十人出倉又

點二十人進穀不足數者許花戶稟
亂進爭入者責二十不給穀各色人等
俱要東進西出出倉之人仍將籤至頭
門交與佐貳官以便後番人領四等領
穀人數俱照此行五百人盡雖有餘時
不可接放恐人難伺候

一領穀出倉有債主指欠本利店家指欠
酒飯里長指欠糧差名色侵奪一合者

張某

天

三

許巡視拏獲每一升罰穀一石仍枷號
十日
一掌印官雖有十分忙迫不係疾病不許
輕委佐貳致令領穀之人在城久住務
使如歸市然本日到倉本日回家若召
號多人擁擠城市十數日不得領穀衙
門人百計刁難致所領之穀不足盤費
本官之才短虐民即此可見矣定行叅
提罷斥

一斗行人等開倉之日每日報價價長則
羅增價退則羅減斗行如有扶同虛捏
重則枷號革役

一收放之日掌印官偶不得下倉選委官

家省祭義官或公直百姓每日四人一

人監看斗斛一人掌管簿籍二人收看

銀錢每日每人給銀四分仍與寫字二

人登名收票每日每人給銀二分俱於

收糧羨餘銀兩支給撥與皂隸二人以

禁誼諱但有違犯者許其稟堂懲治

一在倉量斗不須另分雇人致費工食只

以在官空閑清白夫皂快人等充量半

日一換帶飯在倉不許往來仍出入

檢以防夾帶或用下班斗行輪流在倉

伺候每日給燒餅十箇亦可

一入倉領穀之人但有大門二門倉門

要分文者倉中量斗人等故減升合

越鐵亂支刀難一刻者重責枷號

一還穀與放穀一般斛斗一樣平量不許

分毫多收分毫低放倉門置鼓一面州

縣二門置鼓一面違者許花戶擊鼓聲

究以憑罕問

一借穀之人身死妻孤或無子孫或子不

滿十五而無地者其穀免追若以生作

死以有子為無子以有地為無地者許

甲長及連名訴舉到官除重責外每一

斗罰穀一石

一倉穀不及三千石者不許糶賒以防急

用其三十分以上者存五出五以為定

規所存五分明年再出不可徇人無厭

之求致有無及之悔

一糶穀比市價每石減銀一分放者每石

加二出息若稍紅泥者不許糶放牽搭

但令出借抵斗還倉

一有餘之家三二月放穀加二出息秋八

月始還者二十石以上准紀善一以五

十石以上准失善一次百石以上掌印
官獎賞借百石者該州縣送扁書好義
二字借百五十石以上者本道送扁書
施仁二字借五百石或施二百石以上
者准給冠帶本道扁書樂善二字施
五百石以上者兩院送扁書積德二字
有司以禮相待犯罪不許加刑
一糶賒二法惟有遠鄉之民來往艱難不
得需恩以後穀多每集鎮一處積穀三
五百石設立糶實富家倉正倉副各一
人五百石以上者一年准本色大戶一
名三百石以下者二年准本色大戶一
名擇於大寺廟或有司設處一房或
義民願施一房者於內盛放掌印官發
簿二扇一紀見在一紀收放數每年
正二月州縣官呈詳院道每年三四月
糶賒一次務要年終並不及十年可
增二倍而一鎮之民生命有賴矣

一各處販糶之人入本州縣城市集鎮任
其自行糶賣近有店戶斗行專利奸民
強行抑勒短值收存却以小升增價乘
糶賒錢以後遠方販糶到於本處者果
係剩餘難賣願留店家方准收留外敢
有仍前強勒者許鄉約及本販票官以
憑重究
一九月初一開倉收穀仍選前後坐收給
與工食放者加二選倉借者抵斗還倉
四十三
賒者照賒日價值還倉俱要乾淨不許
濕糶違者管收之人坐贓重究仍令補
數
一花戶納穀亦照前換約順甲之法以次
還倉即遲不許過十月三十亦不許零
星三斗五斗上倉致難勾銷出簿違者
重責不准再行賒借
一遇年前冬三月無雪麥根不得深入過
年春三月無雨麥苗不見發旺又秋未

土乾不得下種者止於饑民借十分之一糶十分之二留七分在倉以防凶荒其三分賒價慎勿輕行蓋饑民無以為生不得不借糶賣有銀在庫尚可賑民若賒多而秋禾不收雖明年民亦不能還而今秋何以救急蓋三法併行為豐年計也良有司每歲斟酌行之

一遇歲凶穀貴但有本地出賣遠方來糶者任其增長價銀有司不許作大斗減價錢斗小價高則四方之來者如雲矣雖欲貴得乎

一社倉查盤不免問罪之擾不查盤不免侵冒之奸以後社倉老人一年一換一換一交須舊役收完之時方可交代其不完者還責成舊役則人不敢作弊矣

縣官每年只驗出入增損之數或巡行鄉社視倉房之完破乾濕開闢一看以驗糶批惟是然

觀陞遷與署官見斗交盤一次明白方許離任其餘查盤官止取冊結不許與預備倉		一例盤量問罪	
放賑十禁			
一禁衙役請支	二禁通學借支		
三禁里老總支	四禁不貧冒支		
五禁久待遲支	六禁欠家奪支		
七禁斗級弊支	八禁不明亂支		
九禁收不查支	十禁不還又支		

存恤窮獨

為拊疲癯化頑暴以善民生事照得加意窮民帝王首政留心風化有司先圖律云凡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夫鰥寡孤獨古稱無告之民言顛連苦楚無人可告訴者也此四者雖云無告然眼目開手足便老婦與人執爨抱兒老夫與人看門守戶猶可收留縱使行乞猶得方便至於篤廢之人手足單損眼目雙亡又加之以鰥寡孤獨做活則手眼傷殘乞食則坑塹傾跌此非無告中之尤無告者乎若盡數收養一人歲費米布可得銀叁兩若弃而不收使其呼爺呼孃之聲徹於里巷而為民父母如同聽聞法且不言情將安忍本院前有憲約令醫目殘肢之人年六十以上鰥寡無依者徑收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其五十以下教以各般生藝丁寧不棄而三報來以應故事出巡

四十六

限月

日回報以便選擇給發

四十二

所至醫者告訴填門及查報冊何曾收其名姓至於學習彈唱說書一節不惟此等窮民藉以糊口又欲愚頑百姓聽之回心蓋自古聖王以強壯丁男歸四民之業以殘廢貧民專一藝之能當是時鄉國歌樂皆用工師靈臺則矇瞶奏公幽詩則瞽矇誦誦不惟因材就業矜不成人亦且移俗化民皆知禮義但恐習學淫語反壞人心而勸世名言無人著作為此條列款目于後仰掌印官作速遵行

一瞽目殘肢之人但係本縣及自勿失速鄉貫者一面行各約一面行里老十排盡數查出六十以上無妻子兄弟十二以下無父母兄弟者徑收養濟院其五十以下十三以上盡數收入寺廟教習生藝本院出巡但有攔路跪門自遞手本而冊造無名者即係漏報漏報一人者甲長十排重責即罰本犯收養漏報

二人以上者，該吏提究滿報五人以上者，有司雖賢，徑註下考。若雖係無目而家不貧窮，又有兄弟子姪，或素學生藝，自能度日者，不許一舉告擾。如違拏其兄弟子姪重究。

一、開廟處所修蓋環房，十五間或二十間，坯牆瓦蓋，前面墜牆中留大門，上題冬生院三字，貼後牆接連皆砌火炕，炕闊八尺，外面接連皆用短牆一丈，留一炕。

縣志卷之五

四十八

口炕上織大草，可五寸厚，裏外貼牆，捲苦作枕，人皆攢睡，上用極粗綿布套，以淨花數斤，照炕多作廢被一被，可容一二十人，四邊線捺三寸，遠務要堅固。庶難折搖，動移。每年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止，凡本處或迷鄉六十以下五十以上，無目殘疾之人，不必給穀，皆令止宿其中。男在一處，女在一處，每十人用一宿。孤寡之人，料理衆替，即

縣志卷之五

四十九

於開廟設老火一名，火夫三名，掌管此院。每早每人可費米一碗，日可費豆一碗，甕鍋碗箸，照人備辦。即令老人督率煮粥炒豆，米豆官倉支銷，柴薪有司設處。但有亂群爭攘者，老人稟官即日逐出放院之日，老人將被收捲門戶鎖封，不許閒人在內作踐。開院之時，如有目壯男希望食宿在此攪混者，老人報官重責。如號院前其老人火夫事完紀善，另行獎賞。若富家陰德能如此行，有司申報本院，優旌年久善多者，冠帶鄉飲。一時調新曲，百姓喜聽，但邪語淫聲甚壞民俗。如有老師宿儒，詞人詩客，能將近日時興腔調，翻成勸世良言，每一曲賞穀一斗。能將古人好事如殺狗勸夫埋兒孝母，管鮑分金，宋郊渡蟻，一切有關風化者，作為鼓板平話彈唱，說書半段，半唱極淺極俗，不用一字文言，婦人童

子都省又親親痛快感動民心使人
頭讚嘆流淚悲傷者每書三十段以上
一本有司抄錄送院選中賞穀五石肯
親自教習二十人以上成熟者賞穀十
石仍另行優獎

一勸化題目要擇民間易犯者如做賊告
狀打人喫酒宿娼教唆搶奪姦拐賴地
騙財說謊撒潑詭隱地土不納差糧游
手好閒驕奢放肆白蓮無為等事民間

卷之三

五十一

當行者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謙默忍
讓陰陽慈悲平等方便等事以上善惡
不止一端任作套詞小曲多作善作者
除賞穀外仍紀大善一次其瞽目教導
淫詞者重責逐出習學者永不救濟
一詞成發與教師一人教習二十人不
等每月給工食穀一石在空閑寺廟中
官給草苫煮粥炒豆不令乞食耽誤時
日仍每月掌印佐貳考驗如果多記熟

記者分外加賞綿襖一箇不肯習學者
逐出不得周濟其鼓板絃官為設處
限一年為滿各令散歸是一年所學可
省一生養濟矣

一卜筮真是無益但無目難以存濟其子
平五星占課下數等藝有能教習者與
唱師一體給穀

一兩足癱瘓癩跛之人教以織打麻鞋挑
結網巾紡花擰繩捺紗刊字各因材調

卷之三

五十二

發人教習給與工本其教者與唱師一
體給穀

一淫邪曲詞戲罵笑談綽名朝語皆壞人
心術勾引爭端此皆浮薄淫蕩之子所
為各約嚴行禁革如違紀惡甚者呈報
重究

一凡瞽目殘疾之人但有受人買使替人
討債撒潑圖命及瞽婦入人宅舍勾引
唆調迴避魘鎮騙財起事者盡法重治

難以篤癯之人濫從寬免

一鰥寡孤獨瞽目殘疾之人如有義士善人情願收養者養一人十年以上及養三人三年以上者俱於州縣簿紀大善一以旌獎更多者送扁冠帶積久准入鄉飲

一綿襖用極粗綿布染以淺藍每件表裏二丈五尺淨綿二斤每件可費三錢五分冬生所養料無百人二年一給每年

五十三

所費不及銀二十兩掌印官或罰或處似亦無難想上官必不以操守相病矣一冬生院令徒夫托土坯官道伐木植溪祠拆磚瓦或有罪者量從輕罰一年三十間容易修起但恐無心及此耳

收養孤老

為慎收養以恤惻獨事照得窮民收養生死所關有司報查視為故事有命在旦夕手無一錢不能自達於官者有里老戶房狗情受賄不當收養而濫收者老而無夫老而無妻始為鰥寡有夫婦並收支雙糧者律稱鰥寡孤獨及篤癯之人皆當收養今瞽目殘肢養濟院全不收一人者有散月糧全不經眼任倉斗通同戶吏侵漁者有遲十日半月不打

五十三

照再不給散者有積年孤老為頭指稱使用科歛扣剋者有露宿地寢無室廬床炕者有疾病而無醫調理者有私自頂替死者有缺名數多全不補完而積猾吏書冒糧侵使者有借口錢糧額定眼看餓死不收養一人者嗚呼一夫不獲匹婦失所控訴無門誰任其咎若以父母存心此皆吾輩兒女也為此將審收二法徧行州縣作速施行如有仍前苟且了事含糊造冊者即係不肖官員署以

下考

審收 凡十條

一有司先發告示行令各鄉約并里老十排查有六十以上無兒夫婦開其有無婿姪力量能否收存除婿姪係乞兒老夫婦又不能做活者方准官收外其家道雖薄不至饑寒老婦尚能看家做活者即責付婿姪令其收養姑免丁銀待老夫婦身終之日補差其不肯收養者

五十四

重責枷號以不尊敬長上論

一篤廢之人除五十以下寺院教習生藝聽自度日六十以下另院恤冬每歲用布表裏二丈五尺淨綿二斤作大綿襖每人給與一件外其六十以上瞽目跛肢及黃病癱病及十歲以下篤廢小兒徑收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一體存恤一掌印官嚴責各約正副各里長十排里年老鰥寡孤獨篤廢之人盡數開報

使多報幾箇不許遺漏一人各里各關

手本定就日期里老十排約正各挨里伺候掌印官會同佐貳當堂逐一點名細審約正里老要見本人有無子孫有無婿姪有無事產平日有無犯徒流及有顯大罪惡五審俱無將年七十以上厄羸衰病及六十以上篤疾者定為一等即收養濟院其年雖極老極衰極孤貧而平日不孝不友傷倫壞俗奸暴邪

五十五

淫衙門害人鄉黨生事曾經擺站充軍

及自不成人敗廢先業及婦人淫亂濫惡不孝公婆凌夫敗家素有不賢名聲者俱不准收約正里老朦朧者重責枷號其夫妻之罪不相及者單摘收養一年雖七十以上五審俱無而手足猶健精神未衰者作為二等又細看年力分為第一第二以備孤老死亡挨序撥補蓋以殘喘可延者為次序即一人不可

亂後先也

一五審俱無六十以上尚能自己生活者
作第三等待二等盡日挨次撥補其次
第亦須細定不可錯亂

一夫婦五審俱無須十分衰病者暫准雙
收其一尚可支持者聽其一處相依只
與一分月糧分外給一綿襖過冬可也

一以上孤老審明造冊四本二送本院二
送本府查明用印一發各州縣照次撥

賑務卷三

六

五十六

補一存道府備照補盡再審不許無端

告擾亂收以壞冊規致生僥倖

一篤廢殘疾及孤幼不妨隨時收養但照

詳道府可也無目幼童年過十五者不

准收養發寺廟教習

一失迷鄉貫久在地方者上等孤老惟於

冬生院收恤其瞽目殘肢不能自存者

與本州縣人一視同仁可也

一節婦義夫及死事之妻有德之老貧之

不能自存孤苦無人依倚養濟院不可

棄賢彼清貧豈甘養濟此等之人境內

不多有司開報合于上司每年給與粟

布視養濟之數准於養濟錢糧開除但

差人以禮送諸其家身終之日給棺木

銀三兩

存恤 凡十條

一月糧不許過本月初三布花不許過九

月初一開倉之日掌印官親至官倉唱

賑務卷三

五十七

名給散如遇忙時委佐貳首領不許倉

官吏斗任其低昂違者戶吏提革

一州縣孤老每月米折銀二錢一分但米

貴則不足用近見兗州府楊推官條議

米賤放給折色米貴放給本色扣留折

色待秋收糶穀還倉甚為有理其放折

色亦須每分稱足印封給散或開掣一

二封以防作弊

一拏獲私鹽將在院孤老定為三等上老

中老下老每月每人給鹽二斤不足者
先儘上老次中老次下老凡一切推恩
以此為序為廢人准上老

一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每人給麥一斗
肉一斤酒三斤米三十斤每歲春三四
月每人加給穀三斗穀准開銷其酒肉
麥米有司設處可也

一孤老中有等刁狡之人通同衙門吏皂
指稱打點名色歛錢扣糧瞞官隱數陵

民書卷三

五十九

弱侮愚惰其可惡有司不時體訪重加
懲治仍逐貼示永不許收養

一住房傾頽破漏每年九月插補一次務
令堅完每房用磚坯作炕竈每年十月
每炕給草苫一領須五寸厚粗席一領
其坑厠亦須有地中間推省事公直兩
人作為管理但有汙穢作踐眾所不堪
及性氣乖方專與人爭鬭者稟官革出
一院內房屋不寬男在一處女在一處雖

保夫婦不許分外多占五尺之地致碍
他人院中空處量栽槐柳以備暑熱及
搭晾之用

一養濟院中設大磨一盤小水磨二盤碓
二座或碾一盤槌帛石四塊院前穿井
一眼以資日月

一孤老人等但有勤苦做活如紡花捻線
打席織箔各項生藝等自度日者有司
借以二本令其營運還官勤多者賞穀

民書卷三

五十九

一孤者疾病管理稟官撥醫調理不痊者
官給棺值銀三錢買棺木一具差徒夫
擡葬屬壇處所如無徒夫官為雇人擡
葬原係夫婦者仍葬一穴不許錯亂違
者管理稟究

賑濟饑荒

為賑濟饑民以延殘喘事除官社兩倉放賑遵照賒借倉穀法限日限人不許久候亂支外至於煮粥一節雖係枯槁之仁須有處置之法蓋放賑以救體面之民煮粥以緩須臾之死緣在東省曾行今紀其畧於後以示仁人至於臨時通變精密之才能者當自得之今不盡錄

民治卷三

賑

六十一

一廣煮粥之地查得饑民無定方而煮粥有定處若不多設處所以粥就民而圖我近便以民就粥恐奔食於場歸宿於家或朝食一來暮食一來十里之外不勝奔疲不便一也壯丁就粥便可隨在歇止而老病之父母幼弱之小兒羞怯之婦女餓死於家其誰看管不便二也乞粥以歸不惟道遠難攜亦且妄費難查三也不如十里之內就近村落寺廟之處各設一場庶於人情為便

民治卷三

賑

六十一

一擇煮粥之人舊日監督主管多委陰醫老人嗟夫難言之矣無迫切之心則痛癢不關而事必苟無天理之念則出納無據而利必專無綜理之才則點查失當而事不詳無鎮壓之力則強者多暴者先而惠不均無耐煩之意則費雖多而惠不及饑民故定煮粥之法即選煮粥之人而令之講求講求既明掌印官親與問難如於立法之外另有良法者即行獎賞則人人各奏其能而仁術湧出矣

一行勸義之令善不獨行當與善者共之掌印官執一簿籍少帶人數各裏餽糧徧到鄉村看得衣食豐足房舍齊整之家便入其門親與講說或頭捨米糧若干石或願煮粥若干日飼養若干人務盡激勸之言無定難從之數如有所許即令自登簿籍待年豐少寬歲月或官

或民照數補還仍送牌獎勵但有司多不肯徧歷鄉村夫代我兒女乞食苟有父母之心雖欲不往不可得已

一別食粥之人凡來食粥者報名在官立簿二扇分為三等六班老者不耐餓另為一等粥先給稍加稠病者不可群另為一等粥先給稍稀從便少壯另為一等最後給粥勻和在稠稀之間此謂三等造次顛沛之時男女不可無辨男三

等在一邊女三等在一邊是為六班

一定散粥之法槌鼓一通食粥之人男坐

左邊以老病壯為序女坐右邊亦然竈

頭將煮熟粥稠者一桶勻者一桶徧向

兩邊面前各照碗數每人一滿碗周而

復始大率止於兩碗老病者加半碗一

碗可也每日夕人給炒豆一碗

一分管粥之後大粥場立總管一人掌簿

二人司積二人管米豆俱以廉幹者為

之每鍋竈頭一人炊手一人壯婦人更好粥夫一人桶夫二人水夫總十人皆以食粥中之少壯者為之但有惰慢及作弊者即時杖逐

一計煮粥之費凡在倉有米者掌印官差在官夫役車載驢馱十日一發積在粥場嚴密之處司積者自帶鎖鑰總管判封條每日每人以三合為率食粥之人每日增減不同掌簿先一夕日落報名

數於司積司積先將各鍋編為字號某

鍋煮米若干某竈頭管某鍋定有姓名

斗數貼一單於面前每日平明司積照

序點名照數領米司積冒破米豆者每

一升罰一石竈頭尅減米豆者不論多

少重責革出

一查盈縮之數不分軍民良賤不論本土

流來除強壯充實男女不可輕收外其

餘但係面黃肌瘦之人尫羸襁褓之狀

即准收簿每簿分男女二扇每班常餘紙數葉以備早晚續到之人其人以日為序如正月初一日趙甲某府某縣人見在何處居住有子無子初二初三以次登記

一備煮粥之具布袋若干條大鍋若干口木杓若干隻約與枕大木枕若干箇枕令食粥者自備甚便但大小不一恐多寡不同大木桶若干箇水桶若干隻

薪不可多得即差少壯食粥之人令其拾採

一廣煮粥之處須行各州縣一齊通煮使窮民各就其便而流來之人不致結聚但一場過五百人即將流民撥於別場有父子夫妻一同隨撲蓋結聚易離散難老病婦女何害少壯男子不散必為盜於地方接熟之日照歸流民法各發原籍更為得所

一酌給粥之節久餓之人乍飽即死總管查有曾經久餓者另作一等姑與稀粥少食一日寧四五次待氣息少復十數日後方補六班

一備粥場之藥瘟疫頗多若不早治漸致死亡每場設醫生一人製藥二人預備時病湯散即與調理不惟救濟一人恐傷傳染多命仁人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遇饑饉之時在倉穀石早發行戶碾米每石納米五斗五升即以碎米餘糠充為工食

一餓病之人坐卧無所亦易生疾州縣將穀稻藁秸用麻織為草薦令之鋪地庶不受濕有力之家平日肯織千百或冬月施與丐子或饑年散給粥場一大陰德事事完另行獎勵

一各鄉村煮粥即於社倉支穀亦照上法施行但倉中出納其弊無窮掌印官選

擇仁人義士令之司財仍與誓告於閭
公城隍各廟彼必不忍剝貧饑之資為
身家之計求神明之禍倘有不自愛者
坐贓問罪仍十倍加罰賑濟貧民雖變
賣家產亦不輕恕

一煮粥自饑甚之時起至穀熟之時散將
散之前三日掌印官徧至粥場點食粥
之簿問食粥之人飯食果否不缺觀食
粥之貌肌色果否漸更回銜之日查米

豆之數與支用之人果否相合如果有
功無過者原委人役大則送牌小則花
紅鼓樂送至其家以示優厚

一捨粥之家費米五石以上者紀大善一
次十石以上者紀大善二次二十石者
給與免帖一張犯咎杖罪名應的決者
免決應納贖者免贖三十石以上者州
縣呈該道送牌仍給免帖一張五十石
以上者州縣呈本院給與冠帶本院送

扁仍各給免帖二張其所活人數亦照
官簿紀名將散之前五日有司官親至
捨場查簿審人衆口稱德活千人以上
者本院親至其門仍題

請冠帶旌獎請入鄉飲仍給免帖五張子孫犯
死罪以下雖難免罪不許加刑

一過往派民倘過粥場每人給粥三碗炒

豆一椀仍問姓名登記以便查考

一天道無十年之熟一切煮粥器皿就收

藏於原煮之處備造一冊報官委付一
人收掌待有饑年再用不許變價及被
人花費

振舉醫學

為嚴醫學以重民命事照得醫學

國初開設醫官

吏部所選醫印

禮部所鑄醫生者醫學習讀之人惠民局施

捨貧民之藥

朝廷重醫道壽民生其詳如此近來有司全不

念及遂使骨肉急大之危病求一字不通之

庸醫一年一邑誤殺不知幾多病者病家至

紀不知緣故為民父母豈可忽諸為此振興

醫教作養醫人令其多讀醫書深究醫理庶

使病者賴以回生醫者賴以糊口此兩全之

道也合行欵列仰州縣刻板揭於醫學永大

遵照施行

一世上養生之法積德之術醫為第一若

能治人有效自然名利兩全常見名醫

公侯啟重家累萬金學醫者為能用

十年終身受用不盡讀書無成豈如學

醫之有成乎

一醫書如素問靈樞東垣十書醫學綱目

醫學入門醫林集要書皆佳而卷多理

真近如醫經小學醫學正傳玉機微義

仁齋直指名醫指掌丹溪纂要傷寒六

書傷寒指掌醫方捷徑立齋外科痘疹

經驗良方蔡氏痘疹名醫方考醫方摘

要本草發明本草蒙筌本草發揮丹溪

脉訣卷數不多方論明切醫者只擇一

二部讀之熟講之精亦可以治人矣

一醫學最不可多貪門類圖攪病家總之

不精反以誤人又不得利今擇此方易

生之病各習專門果得其精受用不盡

中風傷寒痰火脾胃虛勞婦人小兒外

科小兒中之尤要者急慢驚風癰疽癰

疾痘疹此數門者務要十分精透其餘

小科雜証帶者可也不看亦可也學醫

者思之

自有司不重醫道每將醫官責令聽事
直月保勘獄因既費藥資又耽干係又
不得便宜行術故明醫抵死不掌醫學
乃令市民頂醫生名色看守醫印不知
陰醫二學俱係州縣合屬衙門應用醫
人聽本學掌印委撥自有體面豈宜作
踐陵夷致此極哉今既不能強上醫使
之管學亦須選通明醫道者申請冠帶
使掌印信待以屬官之體審編均徭之
年每州縣大者編惠民局藥材銀四十
兩中縣三十兩小縣二十兩就令在學
醫生習學製藥專備過往官員用藥及
貧民捨藥之費不足者醫官呈稟有司
隨時設處其本州縣各衙家眷僮僕用
藥多寡既無限量貴賤各有價值不許
指以官藥名色責取無節但買生藥令
其炮炙丸散可也
一醫生各認讀醫書一部掌印官量其資

質限以一月之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
責令醫官每日背誦除醫方分兩不能
全記外其議論脈法方下病証務須成
誦每一月掌印官或委佐貳官喚至堂
上掣背一次惰者量責三五板勤者量
賞穀三二斗讀盡再限有司或不通醫
道亦識醫字豈可委於不能逐廢稽考
耶
一熟背醫書一部者方許醫官引領治人
每醫生給醫案一本令病家親自填寫
要見病人是何病証用何藥方治好每
四季掌印官查驗醫案治好人三十以
上者賞穀一石百人以上者終身免丁
三百人以上者准送牌扁如有假稅者
即喚病家審問一家不實雖有十家實
者一緊不准治數
一製藥不精不惟不效又且害人凡本學
製造咀片醫官責令醫生遵照原方十

分精細不許留毒不許過性製完先出
掌印官驗看精粗生熟但製不如法者
重責仍陪藥

一藥材銀兩係活民之物民間尚且捨藥
有司切不可將買藥銀併充公用凡新
藥到日責令醫官當堂買藥當堂領價
醫官如有通同賣藥騙價及受賄賣官
藥者坐賊重究革去冠帶有司恆吝藥
銀致令醫學無藥者以不職論

一每月要問里老及醫官此時何病最多
掌印官即召醫官速檢極效良方修製
應病丸散每約散給隨將醫方飲子
印小封袋聽病者就約領取其養濟院
及監倉罪人但有疾病即許稟官撥醫
調理

一醫師遇病家召請受謝聽從其便但
許將局中藥物私充藥包致損公用違
者重究其出門之日公堂給假學中另

委醫生之稍通者代掌

一貧民靠醫喫穿本院豈不憐憫但以人
命求衣食不以人命為重大錢財沒得
死者何辜掌印官不時令鄉約舉報里
老訪察如有不識字義不明藥性輕用
劫藥妄自下針者即時重責逐出本境
傷人者盡法重究枷號遊迎其賣膏藥
生藥咀片而不行醫者不禁

一四方有深明醫道善治病疾者有司以
禮優待厚加作興使得安家久住必能
傳授後生

一民間但有得一良方刻帖通衢及一藥
而治諸般雜証肯合丸散熬膏救人及
因病而捨所思之物見病而施調養之
劑者為上等陰德神鬼所欽有司紀以
大善以備獎賞

一女醫師連一毫不明每向庸醫買殘壞
丸散更不問治何病婦女小兒諸証

先尋此等之人前招後捉亂灸胡針下
過燕坂火罐打青筋送鬼祟至於收生
不法法痘疹只是針挑誤生害命其
罪多今後醫官醫生將簡易方法編
歌詩各教其妻其妻再教師婆如有
私心專利不傳妄傳致傷人命者罪重
醫學官生其師婆人等如有仍前亂做
傷人者許病家告官重治仍將本婦夫
男一併枷號問罪

七十四

一便民方一書候本院刻成每約各發一
本約講與會人終日講說又恐夜半遠
鄉急迫病証豈能家家備藥處處有醫
約中積德之人肯合丸散十數樣以救
緩急此是第一方便仍記救活之家另
有優獎

一醫學立於國初每府州縣皆有近來醫
政廢缺有房屋倒塌而不修者有基址
變價而不存者文到掌印官即查醫學

是否見存廢者如何修建應支何項錢
糧務要前房寬大三間後而大房三間
如無錢糧應作如何設處另詳報奪

七十五

節約驛遞

為民困已極驛事難支嚴稽查崇節儉以安
地方事照得三晉當累歲荒歉之後萬民進
節年拖欠之銀東逋西竄者摩肩鬻妻賣子
者接踵梗逼之人日無半食杖敲之衆冬盡
單衣站銀至於察官可謂嚴矣驛丞半是齋
職豈其情哉守土大小官員各有社稷蒼生
之念凡一切裁省虛糜禁革陵官查理月臨
着實舉行庶民不稱累而驛不稱難矣合行

通諭

一 站銀辦納於州縣盡解於本府按月關
領非不整齊但多往返之勞增守候之
苦造冊轉文既費添搭打點不無為可
慰其悃悃安用如此僕僕今後站銀有
驛遞州縣先要盡數扣存該驛徑於本
州縣支領但有過月不給及短數低色
者許赴上司陳告其站銀長餘若干赴
本府解納不足若干赴本府補支州縣

官不肯催站銀致夫馬陪累者察究一
支銀如夫馬月支者務在月頭支銷季
支者務在季頭不許過半月致令揭債
以累貧難

一 夫工食馬草料關支到驛同衆分鑒照
名給散官吏夫頭但有指稱各項名色
扣免侵分者許被害連名告發以憑鞫
問

一 驛丞俸糧委不足用近增養廉銀兩亦
覺寬然有餘訪得不肖驛官每日酒肉
米麪菜蔬燭炭柴薪等項盡用馬戶供
給弟姪子男家人一切秋風科害各驛
皆然而蒙城侯馬尤甚以後驛官但有
分毫科歛馬戶者拏問重責即日逐去
一 招募之法各省通行所以革需索之端
寬人戶之累近日蒙城侯馬等處明招
暗貼不啻百金豈此驛獨累於三晉武
有司明知全不禁約以後幫貼一體裁

革如有仍前科害者許貼戶告發坐贓問罪

一軍馬一匹每歲月糧草料不過二十兩今驛馬雙頭每月即料六升不值二分草三十斤不值三分雇一馬夫工食日給三分總計二日實費八分耳縱使草料稍貴總計二日一錢縱貼長差再加四兩總計一年纔四十兩耳此外更有何費不過供驛丞科派買使客刀難一

七十九

年五十四兩所賺不多有何負累且驛丞使客之溪壑何能填滿止當嚴行禁約豈可因此加銀耶以後驛馬長差俱要呈准道府道府長差呈准本院再有暗差者官吏提究

一使客經過馬匹口糧俱照牌票原數但有帶長鞍背重包折乾馬索酒食口糧之外多勒銀物作賤官吏所在官司家行稟報除報官獎勵外將本犯扭鎖解

院重打八十枷號月革役

一長隨門厨不得賂賄為害百端以後送鋪陳坐司小菜俱開粗紙點單如云上鋪陳某件某件當堂請驗俱無汚壞厨中小飯某物某物照單請驗俱無缺少生料小菜某物幾斤某物幾件俱無陳舊公館帳幔坐圍器皿共若干或新或舊俱註脚下過客臨行與經手人役照單點發仍於單尾紅註照數發訖四字

七十九

庶長隨無機作弊館夫難生弊端總之費一刻工夫而小物咸理矣一坐司飯食本院出巡四果四菜腥素六肴俱用土產不許殺生司道府俱同書吏三人肉一斤大米一升麥麩一斤半豆腐或粉二斤雜菜一斤冬加酒二斤過客用五果五菜十二肴腥用鷄鵲豬羊醃臘等物素用筍木羊肚黃花等物飯三喰家眷四人一卓六人以上兩卓

十人以下三卓酒各隨便家僮女僕每
三人肉一斤大米一升麥麪半斤雞卵
六箇豆腐或粉二斤雜菜一斤酒一斤
冬加一斤人多者遞加不許缺少
一過客經宿驛官遞一手本開物件而不
定數目稟問過客應用若干親筆註定
驛官照數送入以備明晨之飯此外下
程不許辦送蓋過客止於自用又不送
人豐潔足矣下程何為違者不准開銷
一中火公館不拘州縣驛遞即於本鎮定
看館老人一名門子二名免其丁銀火
夫即於公館置卓椅座褥圍裙插屏檀
席錫磁漆器各若干書於粉牌懸掛老
人鎖守官到之日老人門子帶領甲夫
打掃鋪設門子伺候各應州縣驛遞止
是置辦菜蔬如借居民房賃借器物每
次無家眷者給銀一錢有家眷者給銀
二錢如係衡途其家仍免火夫以上官

民一切家火但有損失損失之人陪償
係官物者更人交代
一中火須在五里之外如不便者近不
過四十里遠不過六十里其中火許送
不許迎仍不許於六十里內兩次中火
一舊擬坐司中火以品級定銀數殊覺不
雅今既用飯食俱照數開銷多寡從便
但有多增冒破誣騙過客者官吏提問
一驛遞徒夫除竊盜外其餘充接應雜差
使令亦省館夫雇覓之費不堪用者不
許拍稱賣放
一驛遞舊於本府驛傳道及本院例換循
環盤算總撤那移冒破彌縫無弊然後
申報縱使查出步須却是情有可諒而
弊端利孔竟難究詰徒多衙門打點之
費紙劄之費寫造之費雇人之費簿到
吏書印一查訖而已上官何曾過眼哉
本院裁革循環但與該道不時隔一驛

二驛吊查底簿如某官過用夫若干馬若干小飯小菜若干各驛相同或官係勢要雖小有濫費俱准開銷外倘有連驛不同者將多開驛遞即行查究一番以示警惕

一驛馬摘牌照簿輪派差撥有等富豪以家僮已馬包攬驛差談撥全不在撥數人不敢攀問此等驛惡驛官不敢申報訪知依律盡法重究各州縣官但有富

豪包攬者不許准應如違以嚴款論

一驛中以積年光棍敵積年公差遂致把持驛事刁難使客或故與病瘦之馬或就悞緊急之差甚者出穢言撒兇性驛中如有此人驛丞不足責矣州縣官不幾於聾瞽乎本院首恤驛累遂致驕慣此人

有司若不嚴行處置但經兩院訪拏一人有司以昏庸註考一肯包頭站最為可過官員恐無承

應預先催償夫馬飯食當用此人至於本省上官自有押損前行即有欲言分付探馬亦可至於隨帶常廚尤為騷擾縱坐司中火不適口腹不記做秀才時脫粟黃齏未嘗不飽亦有常隨廚役否賢者思之

一各驛積年書手夫頭挾制驛官扣剋夫役橫行無忌衆怨所歸若不訪拏重處一驛不得安生

一過客狼虎家奴借口主人凌辱官吏鞭笞人夫剝脫衣帽索要銀錢最為可恨以後如有仍前恣縱者驛官不准應付仍指實申來以憑參奏

清編火夫

為編房號以蘇民困事照得取民之制不出於糧則出於差城市火夫閭閻鄉夫則差外之差也民間累苦莫甚於斯若不秉公持正嚴禁清查小民含冤何所赴訴仰府州縣衛所掌印官查照後開條款一體遵行如有徇情畏勢濫免繁騷定以不職罷斥合行通諭

一府州縣治倉庫獄囚干繫匪細而以市井無賴之人充之可乎合將在官人役

卷之三

全四

酌量工食多寡差役重輕共筭內巡每夜若干人在官人役若干人計若干日可輪一轉至於該班有疾許借同事之人稟官暫代彼係官人關防必慎有司又易責成決不可令市民雜入致有疎虞

一鼓樓直更定用陰陽官生給與工食責

令習學不可濫用市民以亂天時

一城市及四關夜巡查其街巷長短關係

緩急除巷口各立欄柵晨開夕閉外欄柵之內各量長短以定更夫之數除一更五更外其餘三更只用三人梆鈴往來仍與所住居民商確城中共用若干人關外共用若干人不可濫派費民亦不可疎防失事

一王府宗儀士夫武官舉監生員除本身住宅一處省祭吏員各除三間俱與優免外其餘鋪賃間房及分居父兄子弟

卷之三

全五

俱不許一槩借名求免州縣衛所官員但有濫准批豁者非受賄則徇私定以貪軟註考

一大市關街壟斷之地定為上衝雖係四門大街而生藝稀少者定為中街小巷全無生藝者定為僻處其派夫役定以三等以是為差

一近日夜巡俱係貧民小戶或每夜旋雇積年更夫或使令自家雇工僮僕此等

之人不惟不能防奸又且乘機為盜以後既更房跡照其房稅編給由帖每歲工食沿門打討縣州縣縣通融計美不可以欄柵之內所居各雇夜巡之人致令不均至於房跡之家共通保狀要見雇得某人年力精強平日本分如有濫覓面生可疑之人願甘同罪

一街巷既有欄柵每於發鼓一更三點之初巡夜人即時下鎖但有閑人即時繫

於冷舖係宗室士夫者繫其跟從一人如有恃勢不服或毆罵夜巡之人者士夫揭示過端宗室送管府事戒飭跟從之人究治枷號

一每鋪置急事牌一面腰鈴一箇如夜有急病尋醫及婦人產難者先於本鋪領取牌鈴前路前鋪間鈴驗牌即與作急開鎖仍守候回還但有刁難過一時者稟知該管衙門究治其牌一面看急事

二火字一面分巡道憲押粉牌墨書用油油之

一將起鼓時煎樓先放三碗使人知所歸還大端兩院三司席不乘燭士民安得為長夜之飲如事不得已寧止宿人家可也

一房號銀除由帖各役打討外不許一毫徵銀於官違者以貪論

一夜巡人役每夜不分冬夏給銀一分畫

則聽其生理如迎接上官偶用人多者輪班伺候一日其餘但有興作每日給米二升

一舊日不才有司不為郡邑圖經久之計凡有公宴造冊一初公事及迎送上司圍屏卓椅鍋羹盆杓漆磁器皿形骸線杆席薄設布銀鍍繩麻麥糠土坯一切騷擾地方奸吏乘機賣富苦貧甚為街民之累今後各州縣衛所公館一切應

用之物實計可用若干估計可值若干
申請兩院勘支官銀逐一置買登記公
館牌上如有損失責令典守人役照數
包賠再有將以上各物騷擾地方者有
司以嚴軟無為註考

一房雖轉賣於勢家而由帖銀錢隨買主
打討如果為應免之人親自住坐者待
再審房鋪之日另行更替

一凡定間架以門面間數為至如在城有

宅而住在鄉間及為士夫花園書房無
人居住者照僻處定銀

一城門守衛之人官小役卑往往富勢在
外輒為留門久者二三更如有奸細疎
虞誰任其咎其宗室士夫有萬不得已
事情必欲留門者稟知掌印官差的當
人員半鎖守候先問人數然後開門照
燭驗入

一鄉間守望相助則保甲自有鄉兵雖係

縉紳之家止免大莊一處不派雜差其
保甲挨查鄉兵訓練與小民同餘莊不
准濫免雜差一體編派

一上司經過地方每催鄉夫百數人執荷
槍刀跪道迎送妨礙農務騷擾民間通
行嚴禁再有違犯者有司以不肖論

一柴炭棘針有同每派鄉民令其供送該
吏盡派鄉民十九納錢官俾知硃票耳
豈知擾民哉以後土坯止令徒夫托打

麥糠柴炭棘針止於小罪免供者量令
罰納其值不得過三錢積少成多足用
而止

民務卷之三

查理鄉甲

勸善懲惡莫如鄉約。奸弔盜莫如保甲。此二帝三王之遺制。雖聖人復起。執衆齊物。舍是無術矣。但實行則事理民安。虛行則事煩民擾。不行則事廢。民恣成法。具在而鼓舞提撕。則在留心職業者加之意耳。嗟夫。奈何。

一科目取士。爵祿榮人。授之官職。矢志潔身者。幾人。實心任事者。幾人。今一州一

縣。設約正副。不減三二百人。欲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分毫無私。箇箇奉掌印官之法。怨讎不顧。是庶民賢於縉紳矣。有是理乎。而今正副講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舉報。善良而謹畏者。避跡潛藏。浮夸而縱恣者。投足爭進。所謂百家情願。保結有司。親與過堂者。曾一行之否。乎。不過手本開名。該房造冊而已。如此。爲簡教化安行。

一約正副。雖經衆保。難得其人。掌印官或

得之查簿之中。或得之公正報舉。或得之本約告發。或得之自己體訪。不時更換。其更換者。亦從閭約保舉。但武斷鄉曲。勢橫州里之人。鄉約不敢不保者。間一有之。不可不加察也。

一鄉甲約一書。有本約全不理會者。有理會而不知者。聚州縣約正副講史。選定之日。掌印官先到明倫堂上設

聖諭牌。拜畢。擇通學年長老成善者。爲講說者。三四十人。先半月前。各給鄉甲約一冊。令之覽誦。至日。次第令各生講讀。善講者。分外加賞。不善講者。再令習學。如此三四日。三四十人。俱已精熟。然後發之。各約分定。每生教習幾約。一約只住二日。將約中事體。盡令正副講史。甲長。人人明白。箇箇通曉。然後再更一約。如此教習兩月之後。掌印官分日貼示某約正

副講史限某日某約正副講史限某日
辰時到縣大率一日不過十約仍在明
倫堂上縣官考驗生熟果能精通此約
者教習生員與正副講史同實未能通
曉者原教習生員紀過一次仍令再與
講說務精通而後已約正副講史但有
一箇識字通文之人能守規矩倡率鼓
舞其約自行

約中有善便肯紀錄至於行兇賭博

卷之三

三

刀巨猾一鄉畏懼者無人敢舉不知鄉
約之設原為惡人大惡之人百無一二
使大惡縱橫而紀小惡以塞責何貴於
行鄉約哉掌印官先察公道確實之人
必不作奸壞法者托為耳目令之採訪
大善大惡幾人詳知其事刻記於心至
查簿之日果本約實登即將四隣及正
副講史各加重責如果大惡不登即喚
本約正副講史甲長四隣審問其人某

卷之三

四

日為某惡如何不紀正副講史曰甲長
不報又問甲長甲長曰四隣不舉又問
四隣如何不舉如果惡是實而四隣不
舉者一同責治一體枷號四隣舉而甲
長不報者甲長同罪甲長報而正副講
史不書者四人同罪如此三行人人警
惕約中畏法而不畏惡人則惡人亦憚
法而不讎舉報矣夫我無可憚之嚴明
責成之實意彼鄉約一會良民何苦與
惡人結怨以貽終身之禍哉昏惰者試
一思之

一約行一年之後掌印官單騎咸騷或因
公出之便即赴某約觀其禮節問以事
宜即與勸說一番作其踴躍之氣振其
厭怠之心使百姓知我所重在此而彼
亦加之意耳若委佐領教官查點鄉約
崇虛文以擾貧民費送迎而起科派近
日有司往往為此噫實行鄉約者豈作

此粉飾套子哉可嘆可嘆

一保甲與鄉約是一條鞭十甲甲長依然不動只多添了一箇甲正副其操練之法詳於城守

一法度嚴明即不擇約正保正而約保正自不敢為惡只一寬鬆全不照管而約保正借法以作奸雖有賢者亦不能自保胥化而為惡矣故鼓舞振作之法揮壓操縱之權全在有司

典義卷五

五

一巡捕官無故下鄉多帶虎役搜尋事端濫費酒席雖云查點鄉夫其實得財便去大為地方之害以後保甲之法掌印官既肯嚴行地方自然寧靜萬一賊盜生發巡捕官帶領人役火赴擒拿平居無事決不可容令出門

一地方保伍朔望來縣投遞執結有司試一思之此何為者地方苟不安寧何妨日報地方果無盜賊安用虛文徒令此

輩指以紙張盤費打點科索甲中小民耳結狀即行裁革再不許遞

一保之中良善居其十之九盜賊百無二三甲長盤結出入覺察踪跡正此二三之徒耳若不分奸良一槩騷擾良善何安其盤結之法詳見裏垣約今不盡載一五里之外聲聞不通凡一庄須置銳王杆但有盜劫即放砲以便救護其六里以外不來報不與聞者不可一槩株連

典義卷五

五

濫坐不救之罪

一護送鞘扛伺候燈火保副挨甲序撥不許偏累周而復始此外不許仍用地方保長名色責令鄉約甲夫抗牌迎送違者掌印官以昏庸論

一乞丐壯丁遊食僧道邪教傳頌燒煉方士流來水戶在於地方為害惑民者甲長舉報保正即時趕逐不服者與容留之人一併送官究治

附鄉中勸誥

說與山西百姓鄉甲之行有十利而無一害一則夢小事情本約和處記於和薄省得衙門告狀受怕就驚打點使用吃打問罪坐倉討保破了家業悞了營生二則挨查外來生人細密嚴謹四方盜賊無處容身百姓們無雞犬之驚睡好自在覺三則使本排人丁及住房住院之都有稽查盤問使他不得出外為非免得他犯了重罪連累我有窩主之憂四則差糧赤曆一出本約本甲互相勸戒催逼早完可省里長老人十排的工食錢使喚錢脚兒錢告勒錢散人事討糧食吃酒吃飯五則一約之內人丁地土貧富增消差糧多少人所共知只消本約誓神公定掌印官斟酌可以審戶則編均徭派赤曆省得書手

千奸百弊擦富淫貧詭地瞞糧貽害縣縣六則一約之人朝暮相勸彼此相規大家曉夢道理守夢法度都成好人說好話幹好事生為有德之民死為無罪之鬼閻王見了也是敬重七則一約之人既是年年相與自然情義浹洽有無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有事相商量嫌隙相解釋異姓結為骨肉仇讎化為腹心八則行好之民官府以情相體不忍輕加刑罰父母赤子上下有恩九則積攢些糧食財帛到那災荒之年官倉那救得許多你將這錢糧分了救你一家性命免得餓死道傷逃走在外十則往年兇惡之人欺你良善光棍之徒幫你痴愚各顧各人快手指賊打嚇誣執平人你之百口難辯誰管你死活鄉約一行惡人沒處存身善人得

以自保縱有誣執之人大家連名辯
證凡我百姓務要十分力行千年共
守是你百姓子子孫孫之福只是約
正不身受賄徇情大家稟官更換休
以我在而應虛文休以我去而成衰
廢休以二小人賭氣兒壞了大家
規矩

興復社學

為興復社學以端蒙養事照得王道莫急於
教民而養正莫先於童子今學校之無政久
矣官師不可復望惟是社學一事尚有可為
有司倘知加意世教其庶幾乎因述其要畧
如左

一自教化陵夷之後舉世不知讀書為何
事二千餘年迷誤至今師弟相督父子
相傳不過取科甲求富貴而已今選社
師務取年四十以上良心未喪志向頗
端之士不拘已未入學者二十餘人掌
印官群之文廟饋以日食先教以講解
小學孝經及字學反切一年之後如果
見識近正音韻不差文理粗通講解亦
是者掌印官下學考試擇其堪以教人
查有社學按次撥發

一社學四關立四處大集鎮二百家以上
者立一處甲長各查本甲中子弟年八

歲以上十六以下共若干人報於約正
除能自備束脩外如果家道貧難約正
開名報官官為設處大段社師以每歲
粟二十石為厚供少亦不減十二石多
寡之數以學問與功效為差

一子弟讀書大則名就功成小則識字明
理世間第一好事有等昏愚父母有子
不教讀書邪心野性竟成惡人做盜賊
犯刑憲皆由於此幾曾見明理識字之

人肯為盜賊者乎掌印官曉諭百姓今
後子弟可讀書之年即送社學讀書縱
使窮忙也須十月以後在學三月以後
回家如此三年果其材無可望省令歸
業

一學中以長幼為先序就齒數除係相親
自有稱呼外其餘少稱長者兄長呼少
者名行則右行坐則下坐長者立則左
長者散則散一禁成群戲耍二禁彼此

相罵三禁毀人筆墨書籍四禁搬咬傾
害五禁有恃陵人此處人五禁犯者比
讀書加倍重責

一學者立身行檢為重一戒說謊二戒口
饒三戒村語嫚言四戒愛人財物五戒
講人長短六戒看人婦女七戒交結邪
人八戒衣服華美九戒捏寫是非十戒
性暴氣高犯者比讀書加倍重責

一童子每日早起向父母前一揖問曰今
夜安否早飯午飯回家見父母揖問曰
父母飲食多少晚上看父母卧處待父
母睡畢而後退父母怒罵跪而低頭不
許動聲強辨父母勤勞即來代作父母
久立忙取坐物父母呼人高聲代喚父
母疾病煎葷湯藥此雖人子末節少年
先須日習至於一家尊長俱要恭敬家
中凡事忍默如有違犯父兄即告先生
加倍重責

一行步要安詳穩重不許跳躍奔趨說話

要從容高朗不要含糊促迫作揖要舒

徐深圓不可淺遽侍立要莊嚴靜不可

跛欹起拜要身手相隨不可失節衣履

要留心愛惜不可遲過瞻視要靜正安

閒不可流亂抄手要著衣齊心不可怠

惰在坐要端嚴持重不箕踞岸足有違

違犯者罰跪再三犯者重責

一每講書就教童子向自家身上體貼這

句話與你相干不相干這章書你能學

不能學仍將可法可戒故事說與兩條

令之省惕他日違犯即以所講之書責

之庶幾有益身

一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

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

係者集為一書令之歌咏與之講說責

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觀風以上棠

棣以上小明杖杜以上江漢出東門以上雞

鳴雄雉以上伐木以上葛

藟以上相鼠以上伐檀以上采芣青蠅以上蟋蟀

采芣以上白駒以上至於漢魏以來

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於綱常

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誦一章其新聲麗

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

一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

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

義理有司先將此書令善書人寫姜字

體刊布社學師弟令之習學蓋姜字雖

喚力而點畫分毫不苟作字之時能令

此心不放此心不粗挑達縱橫者厭之

以為欠蒼勁欠自然而不知有益於性

靈也

一教童子先學爽潔現無積垢筆無宿墨

蘸墨只著水皮乾筆先要水潤書須離

身三寸休令拳握手須日洗兩背休汗

書籍案上書休亂堆斜放書中句休亂

點胡批學堂日日掃除卓凳時時綽抹
一 念書初要數字次要聯句次要一句緊
一句眼睇定則字不差心不走則書易
入句漸緊則書易熟遍數多則久不忘
一看書不可就講先令童子將註貼經貼
過一番令之回講然後一一細說巧比
再看復回不知再講庶幾有得
一 作文出極明淺易於發揮題目作不得
題細講一遍仍作此題一題三作其思
必盡其理自通勝於日易一題也
一 記文須選前輩老程文極簡極淺極切
極清者每體讀兩篇作文之日模倣讀
過文法者出題無易引觸
一 讀書以勤為先童子不分遠近俱令平
明到學背書完讀新書喫飯後畧令出
門鬆散一二刻然後看書作文寫做畢
仍讀書午飯後再令出門鬆散一二刻
仍讀書日落後分班對立出對一箇破

題一箇即與講改然後放學蓋少年脾
弱飯後不可遽用心力恐食不消化也
一 有司政暇之時掣籤下某社學某社學
至則驗其課程果童生文理通說書明
寫字佳歌詩善者為第一等除童生量
給筆墨外其師賞大紙一百葉中等者
平常相待仍行帖以示激勵下等社師
怠惰廢業文理欠通管教不嚴者革去
館穀將童生並於一等社學在鄉寫遠
童生不便併學者另選社學
一 社學不許率領童子迎送官府本院出
巡每見數歲童子便加一冠乳臭方新
須當嚴教而社師以供給無人遂成懶
散有司如此苟且只應虛文粉飾觀視
父母之教子弟豈為上司貳以後社縣
師生除有司出巡偶試外仍春秋二季
將師生召集到縣管以常食給之草卷
考試一番以行去留以示振作州縣官

仍將社學若干處社師某童生某某民
間束脩歲若干官補束脩歲若干應動
何項錢糧先造一冊送院仍將二考等
第賞罰每季開花名手本報舉其士夫
富家設館聘師所教子弟不許一舉泛
考混開以粧體面違者提吏重究官另
議

一社學非為教舉業全為正童習若條款
申德行未習而文藝是諄諄社師雖有

文學亦行革斥

一近日社學不以童蒙為重雖設有社學
社田專聽無行衣巾生員乞請以為糊
口之資不拘童子有無不問曾否教訓
遂令居官舍而冒官轍掌印官如醉夢
人全不照管凡社學廢而不修與夫有
社學而擁虛器者有司以不職叅罷

修舉學政

宋儒有言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
敗世道之衰所從來久遠其在今日所謂有
書而無學有士而無師人才不三代非士之
罪也

國家既以訓迪責教官又以提調責守令乃學
政不修而但責之士何以異於五穀不熟而
但責之五穀哉本院昔令雲中曾有已試之
法士初不樂久皆稱善今紀其畧以為賢者

望肯一加意似不難行也

一士必類聚而後相觀相觀而後感發未
有孤立而能成德者也士以百人豈無
持重老成言動不苟者十人乎苟未盡
得人即思其次可也掌印官督責教官
先立四齋兩齋之長以一學所推服者
之又而以隣近諸生編為一會多不過
二十少不過五七共若干會每會若干
人以一會所推服者為之掌印官定以

會名如興詩立禮志道據德之類每會

置一籤籤書興詩會會長某人會眾某

人某人照會置籤共為一篇

一養士非以充斥學官將以建白

朝著古人云修之家者不壞之

天子之庭夫修也而猶懼其壞豈有壞之家而

能修之

天子之庭者乎明職弟子二篇余言之詳矣府

州縣官先置進德簿二扇以紀善惡將

長卷

十九

風憲約中進德十二條每條空三篇印

發教官如某月某日某生為某善行從

本約與見知人期望稟舉到學教官審

實即指事紀於本目條下如有大善掌

印官特行獎賞不許教官以愛憎刁難

一提調官置修業簿二扇以紀勤惰各以

所業分題如看書作文及風憲約官修

業十二事之類亦每事三葉以紀課程

之勤惰

一所貴樂群以其敬業今之士習得無所

謂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乎如此群居

同歸於惡不如獨立之為愈也凡在會

諸生俱屬長者督率不宜戲謔長者自

宜端慎不宜比昵近來諸生聚談不短

長他人則彼此嘲罵不聚會飲食則遊

玩園亭手足惰慢心志放逸玩日愒月

老大忽驚如此積習最宜痛改

一博奕諸生之首戒勞心動氣悞事廢時

至於一切妨功蕩志俱宜禁約違者會

長舉情

一長者立少者起讓坐長者步少者下馬

揖或趨而避之長者教誨唯唯聽從即

有辨說不可遽色疾言違者紀過

一朋友之道古今只有八字德業相勸過

失相規無此八字即刎頸之交不過情

緣昔文文山久繫燕臺其友恐其變節

持祭文來哭如此風味諸生宜咀嚙之

一浮薄傲慢此四字士人之大病此病不除即登高第做達官終為有道不齒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曰慮以下人諸生衣冠務要朴雅言語務要簡直禮貌務要謙恭動作務要莊慎以此立身處人無所往而不可矣

一聖諭六條且責之凡民矣士也而顧悖之如學校何得無為凡民笑手教官一

一申飭有一於此紀名惡簿以示創懲
一學校之設不專為諸生正欲使市井間閭薰諸生之德而善良耳士有居一鄉而一鄉化其德者鄉約舉報到官文學雖劣有司申呈上司特加禮遇送扁旌門如果家貧凡有婚喪重行給助

一朝賀祭祀日子致敬於

君師典禮之重者諸生至日往往不到教官既不究尋提調亦不查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以後申明此禮不許怠忽其類望

作揖送迎上司只可分班不宜常令奔走以妨學業

一天下之字文歸六書古今之道載為今諸生於字學全不理會任口傳訛反為僧家所笑提調官將洪武正韻海篇直音二書令教官習之以正諸生直音但查邊傍正韻以考反切莫聽詩家雌黃語謂正韻未精此

昭代之制也臣子尊之

一會課提調官刻為格板用綢連紙刷印每士給與一本每本面上各書興詩會會長某會眾某某發與各生假如每月三八六會每會前一日提調官出題三二道封發該學務會分領至日下晡提調官多掣幾籤取課近者即回遠者次日回提調官封發教官教官各以紅黃靛花三色批評次日送與州縣提調官得閒逐一閱如遇冗忙印一本縣查

說四字如某會某生不曾作文果係親疾已疾及一切萬不得已事情會長會衆代書緣由免其補課若無故不作者即拘本生到官加倍出題考試果稱等第免責紀情如有荒疎發覺朴責紀情如是則教官各得盡職而小大賢愚各有進益矣

一諸生四書分以月程除作文看經外每日限書一葉朔望謁廟稍遲候諸生小

飯備粗紙六百葉共製六籤各限起止分章講盡凡講不必文辭但用口頭語發揮精到始佳諸生有顧問難者再與發明其實須分次第上等多賞不妨下等僅與數葉以示勸除中等外仍將上下等紀於勤惰簿中

一諸生有身家之事類遞學宮教官轉牒令家人聽審不許朔望於縣堂明倫堂講事以犯卹碑大凡學校事情不係重

大法所難容者此庶民自有體面若三五相約公然請囑不惟有司難容而士亦失守身之道矣若通學公事公講不妨

一齋號堂廡諸生皆可讀書或朋友書房亦可會課乃紛紛占住禪房苦惱僧衆稍不如意甚者呈官強怒而行諸生宜自反之

一孝節兩事此人間首善風化美倡也乃

問問貧賤監司無間門第人家官師具結然乎不然乎非謂淪落者皆真而推舉者皆偽其實門第者易著而貧賤者難達也所貴公論可徵庶民可質鬼神乃師生以私意為低昂如天理民彝何昔余分守濟南所得民間節孝甚多皆集鎮鄉民衆一辭者而守令師生一無所聞百姓何由起有司試一思之此豈漫不經心而聽人使事乎

一學宮俎豆非獨祀先賢正以勸後學也
果善蓋一鄉衆所推服何須子孫自言
果行不孚衆美惡相兼豈宜請托公舉
今也傷心矣即使賢人君子昭昭在人
子孫而不設席具幣未有入鄉賢者遂
使

朝廷公典為賄賂之媒子孫但有分毫知識忍
使祖父以非禮求血食哉世道至此而
有司若罔聞知可嘆可嘆以後節孝鄉

二十五

賢提學道行府州縣府州縣貢成師生
及里老鄉民即有通學保結必須鄉民
千人以同舉然後為公若濫舉及埋
沒者訪知官師以受賄刁難重慶子孫
不許賡緣賞緣者雖賢不准入祠
一有司豈無所汲汲皇皇者而學校獨不
加意有加意者不過會課改文供饌給
賞而已砥德礪行引而出之迷途全不
在念或委之無錢糧不知鼓舞諸生不

在利誘兄季考行香等銀隨其多寡用
以鼓舞士人似亦足川不知此項何處
用也

一教官固多君子然過於貪鄙以為諸士
憂不慎舉動以為諸士羞提調官獨不
聞乎聞而鈴束教誨是亦相成彼屬官
也臧否在我何敢不服此之不行又從
而掩護游揚之有司之官評可槩知矣

二十六

禁約風俗

為禁奢侈以養財川事照得風俗儉奢係小民生死自萬曆十二年以來五穀不登萬民艱苦或逃移滿路流落他鄉或餓死在溝暴露屍體或父母痛哭殺食兒女或聚眾搶掠喪命監倉餓使那豐年醉飽風流之餘積布積糧豈至凶年食糟糠土石之物凍死餓死便是富貴之家數崇朴素散其餘積賑濟饑民為子孫留多少陰德在世間傳多少香名

彼爭誇滿身錦繡互聞驚眼樓臺鼓樂震心肥甘厭口不思一飽一煖之外安用許多生在足衣足食之家亦當惜福况老成安靜者君子之德夸張炫耀者兒童之識由此觀之節儉無非美俗奢華盡是邪心但愚頑之輩千說萬說不依浮誇之徒好吃好穿不改若不申明法度禁約森嚴誠恐踵習已成不肯遽變夫風俗紀綱本院之職也振揚風紀本院之事也如有不從則明罰勅法自有

朝廷之三尺安敢自寬汝其無悔

一織金粧花木

王府仕宦人家品服以別貴賤今商賈工農之家一槩穿著已為僭分又有泚戴珠冠及金銀髻髻四圍花通袖刻絲捺紗挑繡袖口領緣等服而倡優粧飾金珠滿頭至於床門幃帳渾身衣服俱用金銷一套銷金工價可買一套衣裳一年之後不復新鮮拆洗不能誠為可惜又有衙棍市遊綾段手帕濫作裙褲雜色寬帶直與衣齊甚為可恨今後庶民之家富者止許無補綾羅段絹下三則人戶梭布絹紬凡在省銷金匠除汗巾銷金不禁外敢有於衫裙及書簡箸蓋軸帳簾幃銷金及男女僭分穿著前衣者鄉約舉報到官男子罰穀五十石送邊仍與匠人裁縫俱重責枷號其倡婦穿錦繡戴金珠者樂工重責枷號衣飾賞給

孤老

訪得本省婦女戴金不戴銀有一簪金重一兩二錢者又累絲簪珠極其工巧疊輕拔細易於損壞以後下五則人戶不許戴金首飾上四則人戶應戴金簪者不許過一錢仍禁淫巧奇異改樣新興如違陞戶三則係罰陞者消乏永不許擦上戶坐重差仍罰穀賑貧銀匠訪拏重責枷號

一二線金梁便有品級三鑲雲履原是朝靴俱非未仕者之服近日不係縉紳金梁亂戴而吏承門快鑲履亂穿甚屬僭踰今後但存仍前濫穿妄戴及男帽高過八寸女髻高過五寸及婦入髻髻或此照梁冠式樣或無喪亂戴白色及不係袍服女衣過膝三寸者俱違

新題事例除夫男重責陞戶外工匠裁縫人等枷號革鋪係外來者通解原籍小兒女

輒用金線珠翠作帽為警者其家長俱重責枷號罰穀陞戶

一吹手銅鼓俱係軍民間嫁娶止許用樂工絲竹鼓板至於里老陰陽皆以文軸賀喜遷居皆以文軸煖房皂快伶優皆以文軸送誦士民之家動以金字互送牌扁尤屬輕濫通行禁革違者許諸人奪告以憑重究

一本院向在按察司審決徧覽山西重囚

招開除強盜姦情等犯外只打死人命八百六十三起因酒而打死人命者七百七起是打死者與償命者共傷一千七百二十四命矣其自醉死與墜崖墜馬痰火成疾而死壞事誤事喪德喪家毆妻致禍者又不知幾多也酒之益人有何效驗酒之為禍見有指實但有酒糧食作飯吃酒錢財養家飽煖安然有何不好汾州所屬專做白酒販賣一

縣費糧萬餘雖係營生甚為壞俗除另	行禁約外今後民間飲酒務要有持	節賣酒設席之家不許縱容苦勸但有	聞毆傷人因酒所致者問刑衙門要查	何店何家飲酒人命官詞務要于連到	死不許以供明及問罪已完摘發釋放	一房屋為蔽風雨雕刻彩畫為何問架有	有品級民間豈得亂蓋至於鍍銀鞍轡	設緝圍標捺織座褥金銀器皿俱非士	民之家所宜泛用違者許諸人告出陸	戶三則	一酒席近奉	欽依事例蔬殼各不過五色今
雨院三司公私	菓五樣素蔬五	碗肉殼五碗剩前菜五	湯飯三道五飲措盒間	糖卓花枝筍簍一切不	用鼓樂一次以後不	至於小唱戲子	席一具其精果	用	到任公宴只	至於小唱戲子	至於小唱戲子	至於小唱戲子

絕跡公庭緝紳知禮守法自然節儉老	成士民沿習奢靡之俗不遵憲約或用	倡優戲子或搬連十連五弄帶五色絹	帛結綵者許諸人稟告陸戶三則仍罰	穀備賑	一拜名只用單帖卑幼加頓首二字請帖	禮帖寫書照古折柬式樣只用一折兩	開前後掩面禮多書長者酌量加幅紙	以字為長短不許長餘其封款惟遠書	密書方用副啟惟密事方用有副啟者	不得別具書箋本院與三司以下及宗	室鄉先生通簡俱照此式不合式者不	接	一士民祭賽惟有土穀及堯祖之神自有	洪武年間	欽定祭文諸神俱不宜賽至於祈雨謝雨止是	各廟行香準齋醮已自不當況高搭棚	臺盛張錦繡演搬雜劇男女淫狎街市
-----------------	-----------------	-----------------	-----------------	-----	------------------	-----------------	-----------------	-----------------	-----------------	-----------------	-----------------	---	------------------	------	--------------------	-----------------	-----------------

擁擠姦盜乘機失即喪命者往往有之
豈惟褻瀆神明耗費財帛而已哉至於
修蓋廟宇鑄塑神尊金碧輝煌棟梁巍
聳要福不得感衆實多凡州縣寺廟處
所舊壞者改為公用新整者存為約所
至於元宵盛造燈花烟火尤為無益以
後除鄉社土穀先祖墳塋齋戒虔誠以
禮祭賽外其餘一切停止違者收其會
錢糴穀備賑會首依律坐罪其元宵所

樹神門者照禁山事例發煙瘴地面充

軍

聘婦之費總計富者不過五十兩貧者
不下五兩嫁女之費總計富者不過百
兩如有愛女者分與私財過後供給貧
者荆釵布裙各從其便其無蓋錦繡襪
花刻絲捺紗被褥枕頂及一切夸眼虛
文過飾僭分者盡行裁革違者許鄉約
舉出陞上戶坐重差

一喪禮主哀喪事厚死自衣衾棺槨之外
惟有朝夕哭奠上食而已近日喪家棺
罩常費數金紙扎常擺一里在殯既搭
檀棚唱戲請客出殯又用綾帛梭帕妝
頭揭借錢財專悅耳目又令孝子忘哀
作樂自陷十惡之罪今後遵照家禮棺
罩用紙貴者用絹紗不許賃借開賃之
家違者重責棺罩焚燒居喪不許用娼
優唱戲其葬日吃酒葬地為歡此與夷

狄何異鄉約嚴行禁革違者以不孝論

一喪家原無祭禮今習俗既久難以盡裁
宜與斟酌祭品遵照

朝廷禮法大祭用食案一張猪羊各一隻祭文

一紙軸焚帛二端值不過六錢稻米四盤

麥麵四盤通果八盤每盤三斤酒一尊

中祭三牲一分食案一張米麵共四盤

果四盤酒一瓶祝文用板小者三牲一

具酒一瓶購禮至多不過銀五錢中者

一三二錢少者一錢五分三分隨便或祭而不聘或聘而不祭亦隨便至於盤花果單飛走像生綾羅襪蓋金段銘旌扎塑人物粧演隊戲一切禁約敢有仍前違犯巡捕員役拿獲送官罰穀五十石輸邊取倉收釋放以上十二款鄉約嚴行遵守違犯三起者州縣衛所掌印官定行議處多者叅提降斥

為特禁惡風以安良善事照得為惡條款已載鄉約惡行之中但恐有司以為鄉甲之事不復留心鄉甲以為橫暴之民不敢犯手是民間陰受其害官府莫知其惡也為此特將民間患苦之人另摘嚴禁之內有司不時訪拿重治庶於良善得安若曰此鄉約事也官以為輕鄉約敢以為重執官不察奸鄉約敢與人為讎哉故雖責備鄉約而又申重有司云

惡風當戒者十

一孤兒所遺產業或自己管理或尊長寄收雖有重大緊急事情受寄之人不許分毫典賣但有典賣者即將犯人十倍重處仍於本犯名下勒限嚴追雖鬻妻變產亦令賠完中人一例重究其奸富恃財知情擅買者除重究外產給原主價不退還

一寡婦守志果係家道殷實有繼嗣者照

律全承本業無繼嗣而有養子者照例
量給產業三分之一餘令同門均分無
養子而有女者亦量給三分之一以供
禮節之用子女俱無者量留土地二頃
以為衣食之資仍聽其揀擇庄宅各一
處一切差糧俱令分業之人代納地不
及一頃者盡令寡婦領業差糧自納不
許伯叔兄弟人等侵占分毫果守志終
身者原產聽其變賣度日親戚往來任
其與借不許宗人攔阻違者稟官除本
婦聽母家唆調改嫁他人者所遺財產
聽同產告爭外其餘但有指姦指盜逼
嫁逼分強侵強賣者許本婦指實訴官
將本犯盡法重究仍枷號遊迎盜買寡
婦田宅者亦同重究業給原主價追入
官

一孤子少年承受先業無耻棍徒三五成
群或誘幫嫖衍或駕使揭銀或唆調告

狀將田宅事產蕩然一空此良民之人
害成市鄉村但有此等奸民許被害及
鄉約保甲人等綁縛到院以憑盡法重
治

一兇暴遊民結黨飲血或假稱欠債或捏
騙賭博祭棍操刀或夜劫財物或晝搶
平人一人有讎則聚眾同報一人告狀
則彼此扛幫又結交衙門卑快挾同詐
財互相容隱除宗室行各管理府分鈐

東罪重者自有

國法奏請施行其郡府不能管理者一並參究
外其餘棍黨告示一出限五日不即解
散者本院訪拿盡行重治各重性命身
家其勿悔

一朝廷自有法律一省多少衙門果負冤
屈大則進本小則告狀何氣不出何冤
不伸有等愚民受氣不過服毒跳崖自
縊自刎屍親視死者為奇貨或擡屍上

門或雖棒打或棄毀器物或混檢家財不知自戕人命只談杖罪追棺木銀三兩告狀牽連數月所追不勝盤費將一箇死身子換了別人一頓杖條有何便宜以後自死人命有司衙門休與無理同居父母伯叔兄弟妻子見死不救者仍以重利輕倫不孝不義重責枷號其屍親指倚人命傷人搶財依律以兇徒聚衆定問徒罪充軍愚民大家思想

自死有何益哉

一刀民心懷奸偽志在得財家中但無營生就要搜尋告狀或教唆別人或投充勁證或捏寫無影虛詞或隱匿年月名姓或以漁人作死或地人墓檢屍或混告二三十人或牽連無干婦女或一狀未問一狀又投或上司衙門連通數紙以致批問紛紛親人亂亂有分毫小事而經年不結者有東審西解往返千餘

里者饑寒疾病老弱之人連累常死在農買賣傭工之家盡悞生活及至事完之日不過答杖罪名多半全無指實如此奸詐之徒擾亂民生死有餘罪往往反坐通不知懲以後問刑衙門遵照本院在按察司時所發無耻刀民簿一扇除告狀依本院發去新式及所告得實者不分曾告幾次原為辯冤訴屈免其登記外其餘但係半虛者即登此簿簿

登三次及狀一狀十人者即將本犯扭

解本院以憑盡法重治所告多人除緊關證佐外其無干牽告之人所費盤纏即於本告名下計一日追銀二分給堂告人收領仍以無耻刀民某人寫大字監牌一面釘於本告門左中明亭紀惡朔望念堂良民不與為禮教唆主謀之人依律定擬重罪

一造言之人無端捏事見影生風或平起

滿街議論或寫惡匿名文書或擅編歌謠劇戲或講說閨門是非除致出人命者即舉抵命外鄉約人等但有指實者即便綁縛到官有司盡法重治偏於城市鄉村遊迎仍寫奸詐賊民某人大字監牌一面釘於本犯門左申明亭紀惡朝望念堂良民不與為禮

一男婚女嫁本為長子生孫豈以貪財求富女子出門須要費用女家爭財雖非

卷之三

四

禮義然大明會典尚有多不過十兩之說索求賄送何處明文近日惡婆貪壻行禮下財一切都從鄙吝過門之後從來定禮節禮物既向新婦找尋嫁裝不厚不多又將新婦作踐女一過門歲月追節日時供饋稍不遂意或不許往來或時常打罵有致令病死者有致令自盡者不思人家養女一場千辛萬苦替我家生子做活又着人家賠錢受

氣此是良心滅絕之人廉耻盡喪之物所以江南游女只緣此事傷心以後女家賠送供給厚薄有無各從所便但有因勒財物致傷人命者公婆枷撻編鄉村城市遊迎本夫盡法重究仍將女家原賠衣粧首飾節年供給諸物盡數還主雖變賣家產亦不准饒

一勾引人家婦女強占在家因而拐帶財物及外包娼女內毆妻室蕩費妻物因

卷之三

四

而致命者盡法重治枷撻遊迎釘牌紀惡至於兄收弟妻弟收兄妻法當兩絞而鄉村愚人乃以就和名色公然嫁娶甚至父母主婚親朋相賀大可痛恨自今以始但有舊日不知而犯法者告示一出即日離異改正如瞞昧因循者許告到官定問死罪不恕

一賭博乃敗家之緣由做賊之根本開場者譬如高王束手分財賭博者譬如盜

賊夥瞞竊勿此徒若不嚴緝重究地方
豈得安寧各州縣衛兩官於所屬城市
鄉村印貼告示但有拏獲真正賭博者
即於各犯名下追銀十兩充賞

有司雜禁附

居官之道豈不在人一念正則千思萬想自
有肺腸一念邪則萬語千言徒費唇吻緊要
事情余既列為大款矣至於有司所為而民
間所苦者事雖鄙瑣政體攸關乃雜列於後
總之不謂賢者而知慎乎此庶幾亦賢者哉
一衙門供事服勞自難缺役但所審均徭
卑快青衣不為不足而歇班民壯更覺
餘間有司留意用人既謹濫差又察曠

情安所費多哉乃卑快一名掛搭三四
正差領票不行掛搭騙錢分使是多一
人多一狼虎也彼白手公門身家妻子
賴焉不害小民何以足用愛民者清裁
此輩最為第一

一民間交易儘有好物而當行人役答應
衙門另買一等低貨謂之應行商賈之
奸固為可恨然致之者誰耶索高貨給
短值遲歲月與低銀甚者全然不與而

衙門吏阜附帶以圖賤撓減以虧人又
送貨領銀刀難伺候種種傷心故寧賤
以與民不貴以與官誠苦之也有司用
度買取價值何害親交先定衙中升斗
秤尺務與懸式相同如米麪之類一月
一糶布帛等物四時總買務須本人親
到當堂驗貨當面看銀即刻給與諸肉
果菜先給總銀按日交送支盡再給妻
子家僅無乘機之暗騙衙門吏阜無固
上之私圖如此民或者不相外乎不然
過不獨在下也

四十五

一民間地房價隨時值雖荒年與急事減
價與人而不買與強求原價難執為姑
息之仁者憐賣主數告皆與斷給借紙
贖之資者開告端遂致無窮詞訟俗言
房地謂之千年百主原業既告買家則
原業亦有原主株連蔓引滿縣騷煩贖
銀不可勝用廉者必不為而為者必不

無有司戒之

一舉一縣之大事須通一縣之民情至於
聽訟審案全憑獨斷左右之人冷言佯
語左使柔行彼得貨利而我亂是非所
聞不細故聽言不可以不審也

一守令民之父母威嚴雖不可無而肅靜
不宜大甚帑帑伐大事也成湯諸侯也歸
市者尚不回避豈以為民父母而以犬
豕唐突行人次且為喜怒哉今聞四官

東華志

四十六

姑不指名余昔分守濟南有四不下之
令險途隘巷回避不及有乘坐者婦人
不下老人不下童子不下病人不下但
令止馬旁立官過始行有喝下者皂隸
重責似於威重無損

一各里書手以本里為衣食之資通同富
勢奸頑種種弊端愚騙小民當盡數裁
革止選善書算三五十名報名在官如
有坐派檢查掣籤酌用若干人換里編

造量給工食完日即放歸農

一詞訟輕批佐貳其官可知以後除盜賊批巡捕官錢糧批管糧官外但有一切詞訟俱許親自裁決小者批鄉約和處彼貳者豈肯代堂官空手營贖自有贖外之贖也民不益病乎例禁佐貳不許受詞為此

一自條編既行之後一切公用自有綱銀有司自委官吏出納支銷與見年里甲

國

字

分毫無干有寺不肖官將綱銀扣留仍令見年備辦以將實價開呈勾抹十之七八如此操持天必不佑訪知定行操草

一市井鄉村小民難責以君子之行其間

小有爭鬭可以不聞乃中保正及巡視等人或詐財釋放或張大稟官民間深以為累以後巡視人等除盜賊人命盜細邪教重大事情許不時稟官外其餘

織小事騷擾地方者重責枷號

一府州縣官將本院照依洪武舊樣較勘過斛斗秤尺各印烙一副懸掛衙前民間使用俱令赴官印烙每烙一件納錢一斗如有損失破壞者稟官更換其不印烙而私家自造大小輕重者俱究問如律近來有司有將各行斗秤年年印烙以圖科納者而民間所用全不照管秤如京師油十三甌十四之輕小山東

國

字

棗秤有載半加倍之重大低昂為姦貪愚甘受其害此治民者之首務也

一市井喇唬衙門皂快每到娼家騙宿詐財一不遂心令賊攀咬且利於遠解還

結經年包占樂戶誠為賤類而此冤亦

所當知以後各奸敢有仍前縱恣者有

司察知從重嚴究

一蠲免錢糧已徵在官者若無截解明丈自當退給花戶如損碎含糊小民誰求

徧領徒令吏胥侵隱里老騙支耳以後
但納糧在先而蠲免在後者掌印官先
貼告示徧諭小民今年已納戶人明年
照數減免徵派如此更覺簡便至於里
排收匿入己者弊在民有隱昧明文而
依舊徵收者弊在官廉明者肯如是乎
若不體察誰肯納糧

一在庫餘剩錢糧如遇緊急那解申呈合
于上司暫許借支限以月日待正項徵

聖

完照數還補如係賑濟糶穀等事徑准
開銷但不許即准本項明年減派以滋
弊端山東最多此弊一縣將一項額米
還官銀五百餘兩正值馬價緊急諸將
此銀抵解明年於馬價中少編五百餘
兩前道允詳訖該縣於本年徵完馬價
既已侵扣下年馬價又不減編文移以
答小民全不與聞惟一二吏書與掌印
官知之後別房挾發貪官已去雖問兩

吏永成而千金毫不可追矣倘不發覺
卷案其誰查後官何由知哉

一收受係官名節近訪得一二有司既加
一二收銀又於後堂開櫃已無面目見
小民矣乃有收工食錢一百准銀一錢
放時以八十五文算者又錢雜以皮低
銀不足色數者有人役未領錢糧而以
虛領粘卷者及至守道出巡乃以平等
備查盤以喊封防掣驗者士民竊笑天
日難欺但念已離地方姑免參提賢者
以為可不

五十

一赤歷止用本縣印信發給收頭甚為省
便山東赤歷解府重印不過多一番打
點費半月盤纏耳果有弊端豈府官一
一揭張所能查覈哉各府有如此者俱
行停止

一季支工食不便有二一則貧役預先揭
債領出官銀止供債主之息如轉在支

是已二則貧民頓領許多照前易於花
銷過後依然凍餒若比照軍糧事例每
月初放支一次掌印官擇燕幹之吏分
封掣驗明白附郭者唱名面給遠者將
每分總封印鈐發與領銀人役不許官
吏扣除違者坐贓重究如此而諸役得
所矣

一各州縣官將民馬報籍在官如遇迎送
輪撥走差却將聽雇官銀侵欺入已號

稱賢者止給半銀今以道里為準往來
百里者人馬共一錢往來二百里者倍
之關候日期人馬共給六分但有無錢
空役者許民馬朋告官吏提究

一伸冤理枉上下皆有責焉除一切大小
詞訟不由本州縣而驀越上訴者依律
究答外其本州縣問屈又禁上司告理
重加責治苟有人心肯如是乎除別問
衙門與初問相同者將誣告之人依律

究罪外其聽訟虧人又因辨訴而重加
刑責本官賢否不須別問矣

一衙門應用一切紙張已經編入綱銀近
有三五不肖指審錄因冊科索囚犯者
以取供紙張索要罪人者甚者通同行
戶變價入官余耻聞之如有仍前科索
定以不肖劣處

一上司公差倨傲有司求索財貨此十人
而十者有司懼其譖毀含忍奉承似損

正直之氣以後但有如此者不必加責
即申原差衙門聽其分處果上官偏聽
生嫌是自處於不肖為左右所驅使也
於有司何損

一上司發行文書憑印信以防拆封憑筆
跡以防洗改如有作弊實跡所至衙門
即行照查群小何能肆其詐哉以後文
移有司有能發覺奸弊者以精明署考
一市井鄉曲有等年老棍徒指告緩徵傳

徵災傷蠲免等項科歛錢財赴上司投
狀緊縣觀望俱不納糧以後如有應緩
應停止許掌印官具申以憑酌處但有
仍前赴告者通解原籍坐贓竄罪仍查
主使之入一體同坐

一民之生死係財用而財用之贏詎係儉
奢有司好費喜佚豈得愛民節用自然
愛貨貪財故觀官之操守此其一驗亦
有工容悅好奉承酒席下程備極豐美

卷之三

三

鋪張供具竭盡紛華財物雖不入己而
勞費無不苦民貪富與貪貴其意奚殊
府州縣衛所官除自家節儉不嫌於過
畝外其迎送上官止要爽潔雅素飲食
堪用不在異味珍羞房屋堪宿何必羅
幃錦帳居官但知儉之真味則無往而
不可矣

一理直何用請托理曲自有法度今受人
央囑勢必顛錯事理拂逆人情

王法無論天理何安且受囑本意不過憂讒要
譽畏人發覺其短耳所在郡邑豈能人
人受其囑即一人豈能事事受其囑乎
得罪一人便足造謫但違一事亦自失
權奈何徇私廢法惟高明之是畏乎讀
大誥憲網諸書聽囑者可以愧矣余常謂居鄉
一事不囑人居官一事不受囑庶幾手
持正君子矣倘有若人吾必首薦否則
雖有他美而品格已卑何足錄哉

卷之三

四

一名節君子之律令本院不望人以獨行
而望人以甘節如果暮夜辭無知之金
收糧無火耗之取詞訟無問罪之多里
甲無雜支之賠行戶無短欠之價罰粟
無折入之銀解放無剋扣之事商稅無
錘末之求治屬無濫受之禮衙舍無修
靡之供如此可謂廉矣至於日用出入
人事等項即千金之家歲費不減百金
豈以郡邑長吏能使絕人逃世乎查得

綱銀舊有循環各道免其倒換公費或
有贏餘各道免其稽查蓋綜核太嚴徒
營賢者之公情實開不肖之別竇待之
以恕而彼不自惜則無辭於執法之吏
矣

一上司勘劄牌票無非

國事民情古人云庶績咸熙百度可貞又云百
廢興萬目舉皆修政立事之謂也今上
司意念急於星火而下官耳目猶如瞶

庚子集注

五十五

聲號票屢催嚴催動是經年經月以是
人而不謂之才力不及罷輒無為吾不
信也本院作令時凡係上司有行分登
急中緩三袖摺上每日授文直堂拆封
本院逐一細看畢文案有六房六牌如
場屋五經收卷牌式將各房事宜置於
六牌之處喚承行吏書逐房看問某事
幾日可完令其自限如云十日可完余
寬云限十五日每事各令自限登之堂

簿余仍記之過限一日打責一板三指

之上急者先完次中次緩余退堂無事

及在與閑行常查三指如果難完量與

改限無故過期如數決罰即使強盜推

鞠人命檢屍入卷到齊無五日不具之

招當是案無餘贖吏有餘閑此豈才捷

只是心存心存則事理而暇豫自多心

急則事積而叢挫蓋甚賢有司自有高

才不知目前庶事填委心下果否懊煩

庚子集注

五十六

厭一日之勞積百日之憂智者不為又

不知如此怠荒合於何道也余口欲破

矣而頑顏者猶昨茲固監司之寬紀法

之廢所養我

一官衙吏舍倉庫祀典廟絕壇壝學校橋

梁公館凡有損壞不妨設處興修其動

民力必須以時尤禁津貼科歛曠日耗

財至於書院閣亭樓臺廟宇不關民義

切戒興作違者查究

官問

官不修職民不安生掌印官僚屬之表也巡檢有無刁指行商踈虞因盜驛丞有無扣剋銀兩虐賣役夫巡捕有無下鄉科擾強竊公行管糧有無需索常例混比貧民清軍有無賣脫正戶屈解無干及一切縱容手下凌奪小民見今作何倡率

世教衰頹已久教官不知學校為何設

五十七

生儒不知讀書為何事並無敦德尚行之人誰知崇重是以修己治人之道全不講求

朝廷

作養人才責成全在提調見今何以端其無邪之習養其有用之學

下戶窮鄉豈無俊秀乎弟止為衣食有缺不能供給束脩以致一字不識一善不聞推魯兗頑多以惡敗昔文公教蜀令孤化夷俱成文物之俗彼獨非守令

手見今作何訓誨

一鄉約保甲

二社成憲

列聖申明不行則化民成俗更無他道欲行則約正保長藉以害民至於冠祭盡廢不行婚喪任情昧禮小民不知八行為何物下里不聞六條為何語鄉約果否便民或於鄉約之外更有教民之法亦要條陳

五十八

一火夫編派窮民鄉夫盡是佃戶收頭賠辦酒席街坊歛出家火堡夫負累近村燈夫催趕徬道驛遞之夫馬舍愁倉廩之斗級稱重庫子之賠累難支行戶之賒欠為苦見今作何寬恤

一本境盜賊近日曾否嚴緝不敢竊發境外盜賊近日曾否嚴盤不敢潛入窩主窩訪大奸有無緝拏竭絕
一民間風俗奢靡邪淫既不知敦崇節儉

情農游手又不能自理生活豐年尚有
凍餒之民再饑寧無死亡之患至於倉
穀動申借支收穀又不即完救荒有術
備荒有道見今作何區畫

一錢糧拖欠屢催不完一切嚴則貧困苦
於包賠一切寬則豪富任其逋負責成
里長有包納侵使之奸督責花戶有奔
走伺候之苦又大户收頭罪有司重收
雜派本色起解苦臨倉腳價添搭見在

作何收解

平九

衙門吏書舞文壞法或變亂丁糧或洗
改圖冊或重輕罪名或要索人犯皂快
下鄉或添幫掛搭或拷掠良民或騙詐
貨財或凌辱婦女見今作何防閑

一邪說教門誘結姦黨愚民會首募蓋神
祠明造妖言暗操亂柄騙財漁色惑世
誣民見今作何禁止

一兇徒聚眾毆人奸人設計騙財貪夫凌

奪孤寡積棍幫嘍愚劊刀民明誣善良
見今作何懾服

一本境鰥寡孤獨瞽目跛足不能自存之
人共有若干有無依賴見今作何措置
使之得所

一延綏搗巢莊明報怨無以朔方兵變勾
引強胡重兵壓境去三晉止隔長河款
貢之講未戢剽掠之災可慮萬一肆行
攻劫何以待之夫城池倉庫守令關係

平九

匪輕城市閭閻丁壯果否講武四面環
攻城上如何作守十日無食城中如何
為生此突忽之憂難料之事見今如何
料理

一文移簿書積案盈箱五督十催全不完
報日多一日徒勞紙筆見今作何清楚
一市井暗騙明瞞鄉村大斗小秤鎮店光
棍把持買賣濫抽稅鈔見今作何禁革
一禁訟則民有抑鬱之情任訟則民有拘

繫之苦今無訟萬不敢望倘得聽訟猶
人亦可免濫息刀仲寬理枉見今作何
禁諭

一樹蓄先王義利桑棗

昭代嚴行年年造冊奏繳處處都是捏將此事
果否虐民如何通不遵守

一流來冰戶戲子娼優誘財壞俗與夫師
婆妖巫指稱迴避祈禳名色啜騙愚婦
婦女見今作何驅逐

民務卷三

本十一

一遊食僧道乞丐壯丁流來光棍寄寺宿
窩騙財亂俗甚為民害與夫本土之民
流離他鄉何計招徠還復故里何術安
撫

一地糧詭寄何以收歸一人欺隱何以查
復原額荒閑之地何以勘實死逃之丁
何以除補

一道路橋梁溝渠城垣倉庾監禁養濟醫
學社學何以修理興復

一先王濟民壽域

聖世特設醫官近有司全不理會致貧民死
於無醫愚民死於庸醫然則醫可廢乎
見今如何作養

一衙門人役日腹民膏中間人多於事食
浮於人或役使不均或差用無法見今
如何調停

民務卷三

本十二

民務卷之三終

民務卷之四目錄

治民之道

清均地土

編審均徭

歛解邊餉

珥捕盜賊

解送軍囚

改復過割

徵收稅糧

查歸派民

修理橋道

禁諭樂戶

民務卷之四

清均地土

州縣之弊莫甚於差糧而差糧之奸皆生於地土故地土不清則奸豪遂欺詭之謀良弱受包賠之累有司之政莫如清均急亦莫如清均難矣今撮其大畧於左

一均丈之法亦多端矣舊以沿坵履畝為詳余以為惟沿坵履畝為拙即使掌印官步步追隨尺尺量度左手操筆右手

執算不能清一區姑以平原之地言之繚繩之繁鬆區角之斜正地勢之高卑宅園之阻礙持尺者之前却操筆者之增減執算者之含糊報數者之多寡分區者之出沒平原之地已自難精况夫山嶺之崎嶇段落之細碎形體之參差而以一令耳日聞百種之奸頑未有不窮者故事有愈密而愈疎者此類是已一法莫良於自報自家之地惟自家知之

為真所難者使之實報耳故惟至公至
明之官知均丈亦惟至嚴至信之官能
均丈今先裁二寸寬八寸長綿紙條萬
餘印就○里○甲趙甲共地○十○頃
○十○畝○分此帖只令里長十排領
去分散有地戶人責令親手自填不
字者冬至親代填莫令疎人讎人故意
增減如平日欺隱詭寄不妨改正類入
本身之下一寫不實萬悔難改又帖告

示挨里順甲某日某里某里投地數某
日某里某里投地數務如科場收卷規
矩令十吏監收大率一日收帖不過十
里仍令本都挨里順甲每一里一線檢
在一處完日又帖告示云各里老人
里長排手書手於某日前赴某處聽審
至期掌印官作牒文一道赴城隍廟中
先替自己身家如不秉公持正者云云
次令里老排書替紳如不實報真供者

云警紳舉引於寬大處所掌印官分付
云本里花戶地土本里里長老人排年
書手人人盡知我今未行均丈先要覈
實每里四人共卓一張筆硯一副將一
里地帖盡付與你要你四人商量細看
且如趙甲地數果實每人書一是字你
一筆寫定如果丈量不同你與犯人同
罪如地畝不實即於帖上旁書云共少
報地若干日後查明與你無累且有重

賞查訖喚各里美手某里共地若干又
算槩縣共地若干果否合總或多若干
或少若干算完仍將槩縣所報地帖抄
謄一冊掌印官赴城隍廟焚之如行欺
說自有鑒察此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為第一審事分里分以查大總
一下自首之令凡欺隱田糧者說寄地畝
者一人兩名者買地而不過割者買地
糧多而過割糧少者俱准首正以後照

數納糧罪免開舊糧免追

一設投櫃之法凡知人詭隱奸弊而不敢明發者詳開事跡夜間投入櫃中當印官五日一開亦於夜間親自收取凡見人投櫃或掌印官開櫃左右之人俱要迴避不許窺竊庶人無所畏忌而樂於投奸無不得矣如果被人投訴而默自實知者掌印官慎無發覺若本犯依然詭隱而投訴是實者照告示發落

地賞投紅之人官給印照永遠為業

一報地既完六都可知又刻備細單一張

為方格眼方各二寸上書某里趙甲止

地若干畝中地若干段下地若干段

若干頃畝某地方上地一段幾十幾畝

幾分東隣某西隣某南隣某北隣某格

俱照此填其單印賣聽其自買此為第

二番事各地方以查段落

一出告示云某日本縣先查第二里地土

親自丈量但少報三分以上者重打八十枷號一箇月全段入官四隣有能訴舉得實者即以計舉之地充賞給與印照永遠為業

一第一里備細單填完投遞在官掌印官於地里相近者任點幾段仍出一牌示某日本縣親查趙甲某一段錢乙某一段先寫牌號四至呼喚四隣伺候至日縣官帶扯繯二人書手二人算手二人

親到本段逐一細量仍令地主步步親自看詳有無虧誣但以上作中以中作

下者加倍增糧但有少報三分以上者照告不實行外仍令犯人帶枷每丈地

土舍之跟隨示衆但懷懼心者賄左右而時移懷懼心者恨地主而後却丈量

之前掌印官步步跟隨端端疑視但有弊態即加重刑既用重法須存慎念不

則有含冤抱恨之民須用仁術不則有

事勢難盡之法

一丈尺有二國初下屯以洪武實鈔比五為尺謂之鈔尺今丈量屯地猶然嘉靖年間清丈無糧白地一體攤糧卹降故弓比鈔尺差大謂之區尺今富豪之家買地大尺前攢量人數多作奸已久今擬丈屯地用鈔尺丈民地及軍買民地王府子粒俱用區尺其尺各州縣刻尺為式誠恐報總之時是吞買之數填備

民書卷之四

七

細阜時自照區尺作弓寸寸丈量如有多出不妨改正情慢不丈只照買數填阜倘掌印官逐一丈出有口難辭若用區尺丈明實填備細而不自首明白待填阜與初帖相對不同有口難辭故尺式不可不預示官民尺不可不畫一必如此而後丈量始真

一舉大事與動大衆事體相同夾不得一毫私心容不得一毫假借富者以財行

民書卷之四

八

人不肯發費者以勢行人不敢發衙門人以術行自不能發百姓只是掣丈此三家者必須徧丈但有多餘地畝與初報再報不同者仕宦除本身難刑外其同居兄弟子姪一例枷打遊迎地土入官仍申准撫按衙門應奏奏者奏奏一掣丈之法先第一里以示嚴須多丈幾處以示密既嚴且密足以令衆又丈大段欺隱之罰以示悔如是而民不犯乎未可必也民情以為銳於始者怠於終第二三里定是苟且又當掣查幾段遠地末里更是苟且定要多掣嚴查大端掣查百段而奸欺者必少矣一小心之民恐懼重法每段多報三五分以防掣查不足之數如果丈出仍坐原數虛報多餘即與除減

一丈地除城中關外各有門牌火夫不派稅糧官道古墓祀典廟宇

欽賜荒域荒壤若滿凡不堪耕種者不派稅糧
外其餘不分宗室縉紳宅塋園圃一體
派糧往見一省丈壘不除墳宅花園書
房其省縉紳在都下者大相駭愕曰是
亦不除乎試問撫按此地曾否種田如
何槩加糧石撫按不得已於縉紳家悉
除之嗟嗟可嘆已園圃宅塋悉與除糧
其誰不廣園囿宅塋哉不知此糧應加
何人之身人心不明一至於此我未之
前聞也余於大同親郡王及宗室查照
欽賜勘合除豁其餘盡與派糧云

一派糧之法各因地畝有以上中下地三
等派糧者有以金銀銅錫鐵五等派糧
者地既不同糧難一律但名色既多反
以滋奸大端不外五等其糧每畝以合
為止勿加勾抄撮圭即有九九不盡五
等之中總之下四等至合而止其餘細
零加於上地若等等畝畝皆有勾抄撮

圭瑣屑煩雜百姓納糧不首書子寧
生奸即令五等皆以合止聚縣錢糧長
出十數石明報上司歲歲作赤曆小票
由帖之用有何不可而必欲如此繁雜
哉

一丈量地土比原額有餘者將下地糧差
攤於額外之地不得槩縣通減額糧

一境內有各衛屯田王府子粒即吊原冊
照同地主詳記土名四至盡與除豁如

有不明即與清查果係軍屯子粒決不
可庇護吾民貽後來不決之爭果係吾

民地土便須申呈查勘事定刻石除一
地二糧之害往見屯道止知向軍守道

止知向民此二人者皆可笑也均之

朝廷地土

朝廷赤子惟公惟實而已何私之有

一貧民砍荒山斷古嶺雖有三五畝新開
之地然石根土薄旱則先枯澇則雨衝

一時雖有青苗久後仍成廢棄只可每年每畝納租一升充鰥寡孤獨之用原非正額決不可攤派糧差萬一人逃地變糧累里長包賠

一本甲本戶如有世荒久逃及老堤古城河灘水退從來不在額糧之數者任民儘力開墾栽樹種田務要盡數報官初三年不起科第四年以後不拘花利多少只是納穀三升薄者二升並不坐差

州縣給帖永遠承種不許里老指稱本里地土分外索擾及報派正糧違者重究如有勢豪之家縱放牛羊作踐砍伐者指名陳告以憑拏問

一額糧地土業主久逃里長招人承種如有復業者前地雖當歸主但見種田禾仍許承種者全收如上糞數多明年仍許分收一半其所種樹木係承種者栽仍許年年均砍

一額糧地土荒閒先令紳立標杆開寫里隣四至頃畝掌印官親到地所踏丈若干頃畝果否久荒堪否耕種如尚可耕種而無人耕種者官修房屋給牛種招人開墾待其成熟三年始令納糧如招入不得者此地照舊派糧年年且作施欠不許里老包賠若賦薄之甚永不可開或原係上地今為河灘沙壓者通查縣縣此地若干頃畝照依區冊四至造冊該道將地糧盡數暫給縣縣每畝加

一二釐足矣此謂衆輕易舉不可獨累本甲如果該州縣舊日止完八九分就將荒逃一二分作為拖欠不愈於令奸豪詭寄欺隱抗違者作拖欠手若水退地出當年即坐糧差作鰥寡孤獨之用隱匿不報者照年追糧地主入官一有等奸民將畝查地土報作久荒或將山根老城原不在丈量之數者作為已

地通同里隣開報除豁指此無糧之地
除彼熟地之糧拿印官訪出除將成熟
地入官外扶同之人坐贓問徒大端此
等土地不能欺鄉約及四隣也
一係軍地者無民差納

皇糧者無子粒近見所屬地土每告重併差糧
此必有緣故至於軍校所買民田自
當辦納民間差糧不許一槩將地賴為
軍裝子粒違者將軍黃老冊查出地土

入官盡法重治

改復過割

為復初制以除積弊事照得過割之制

祖宗自有成法今四海通失初意至起奸民

隱之端多有司無窮之訟昔人云有分土無

分民國家分天下為兩京十三省自各省言

之山西河南固接壤也未見河南人買山西

地而過之河南者自各府言之平陽太原固

接壤也未見平陽人買太原地而過之平陽

者自各縣言之陽曲徐溝固接壤也未見徐

溝人買陽曲地而過之徐溝者至於一縣之

有各里猶天下之各省一省之各府一府之

各州縣耳鄉圖各有土名地土各有坐落安

得以南里之地因北里所買遂隨北里之民

改為北里之地哉

大詰固言之矣曰凡買地賣地務要過割不許

寄庄又曰移址換段者全家化外過割寄庄

移址換段此八字者講求分明而後

一宗過割之法曰過割者謂北里趙甲買南里

錢乙之地錢乙割地過於趙甲名下非謂割
錢乙之南里過於趙甲之北里也曰不許寄
庄者錢乙之地錢乙為庄仍在錢乙名下納
糧謂之寄庄言仍寄錢乙以為庄而避地多
家富之門戶也曰移坵換段則今日之過割
是己蓋大區為坵小塊為段謂錢乙之坵段
本在內里今從趙甲走入北里謂之移坵錢
乙有地一段不便耕種與趙甲相換本自不
妨今將錢乙之南段換入北里趙甲之北段
換入南里總之亂版圖失原額開影射之端
成飛跳之弊歲去年來糧虧也少不可究詰
聖王惡之故重其罪然則海內皆以移坵換段
為過割不亦迷謬之甚乎自以移坵換段為
過割而其弊始不可勝道矣地緣里定寡多
不甚懸絕今則有東里一百頃西里五百頃
矣有一甲三百頃二甲三十頃矣里甲偏累
弊一版未一片之名圖者方正之意今不以
人隨地乃引地就人烏隨樹棲曾見樹隨鳥

走乎變亂版圖弊二地不分明當求之地中
今乃求地於紙上何以清白弊三一里之地
滿縣分飛滿縣之田皆無定處謂縣只一
里可也是以一里催科四境尋人多里老之
奔馳成輪納之逋負弊四今日均丈方清明
日過割又亂十年冊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
漫無可考弊五糧隨地定有成規矣賣主利
於多價應帶糧十石者止帶五石契既可據
誰復生疑地不失額而糧已失額弊六過割
之日賣主中人不同到官任從買主通同書
手或有開無收或多開少收糧既失額而地
亦失額弊七西里孫丙有地一頃賣與北里
李丁二十畝賣與東里周戊三十畝賣與南
里吳己二十五畝此三人者又轉賣於東里
三家此三家者俱賣與西里一人數年之間
地分幾里賣經幾人矣及查孫丙失額之地
須從三人推算三家以及一人瑣碎曲折如
理亂緣令人目炫心煩竟不清白弊八均丈

區冊收之架閣非告狀稟官用財求吏誰與
揭查稽遲刁猾愚民受殃弊九書手得財洗
改冊籍有司厭繁往往虧問弊十本身之地
鬼分數名催頭執名尋覓終日對面相逢竟
不知此名為何人此人在何處是以差糧不
是拖欠卽與包賠弊十一本民地也子粒輕
則詭為子粒屯糧輕則詭為屯糧實與子粒
屯糧之家通同影射全無糧差弊十二將上
作中將中作下問其段落則指一中下者相

天啓卷之四

七

欺竟不知此段是否原段弊十三書手受賄
隱漏錢糧加合增升稟縣撤派小民以升合
之故誰去告官及至被發覺之時但云誤筆
弊十四有司詞訟十狀五差糧官多拘問之
煩民多牽連之累弊十五夫復國初之田異
導時制之過割革詭隱之巨奸寬善良之賠
累清郡邑之繁訟便里老之催科省永遠之
均丈便頃刻之清查奉院名此法謂之萬年
清留心世道者其三復之今列其法如左

一國初州縣畫里分郊均齊方正謂之圖
其圖魚鱗相次各有坐落

大詰所謂不許犬牙恐混亂也今邊界無存而
地名猶在州縣官選委公正陰醫省義
等官服同各里軍民知識省事之人先
算頃畝後分界限將縣縣地土十字開
界如棋盤樣照依原設里名分若干段
還其若干里其分內山河多者除外假
如縣縣原係一百里除軍伍子粒外有

天啓卷之四

七

地二萬五千頃每里二百五十頃里內
十甲每甲二十五頃如地勢不便難均
分者大約多少不得過數頃界用繩直
即一家之地適值界角分入四里外所
不恤疆界既定換賣谷從其便

二各里分訖再與分甲每甲地若干如地
勢不便難均分者大約多少不得過二

二頃

三里量分定各甲中之人各報地土如趙

甲民上地若干錢乙民中地若干係丙民下地若干李丁屯地若干周戊子粒地若干吳己匠地若干自量自報但有隱漏一分者從重問罪地土不分頃畝全段入官報完不差除軍屯匠子粒外其餘民地定為甲總選甲中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甲主

一各甲報完類在一處總造一冊謂之里總送與委官覈實不差此總付里中之

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里正

一各里將各甲所類甲總類造一冊縣官用書手算手磨對不差地糧無失將此冊收入架閣庫謂之縣總有司用印鈐蓋封鎖在筒付架閣吏掌之

一以地為主不以人為主人係名於地不許地係畝於人蓋里甲有定而人無定地者萬古里甲之地人者隨時買賣之人故不以人為主

一甲總每段之後空一行為前件假如北里趙甲有地一項十年之內如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則前件之下註云某年月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如全賣則註云全賣與某里某人訖

一州縣置一過割簿每里空餘三五張凡買地賣地交價已完買主賣主甲正同到縣堂稅契訖縣官即將買地里分註云某年月某里某人買本里幾甲地若干割趙甲之地過與錢乙名下趙甲仍在該里納糧不許收入自己里中違者以移址論不許仍在賣主名下納糧違者以寄庄論

一每里立石碣一通上書某里十甲除軍屯子粒等地不問外本縣民地共幾百幾十幾頃幾十幾畝共該夏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秋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人許入里地不出

圖如違以變亂成法論大書深錫樹之

里中

一糧在各里上納數不收入本身則上戶大差得以逃躲是滋奸民之弊也大凡審戶必用戶長每戶戶長各置開收簿一扇假如北里趙甲買南里錢乙之地書契之日眼同兩家戶長如無戶長以里長代之與賣里甲正書云南里錢乙因某事將本里第一甲中地一段一項原糧若干

王

同本家戶長錢子伊家戶長趙丑本甲甲正王辛受價若干賣與北里趙甲訖當日過割並無寄庄移坵情弊如違并罪書訖錢子將錢乙名下除去一項趙丑將趙甲名下增入一項王辛將錢乙前件名下註賣訖一行當稅契之日三人同買賣主執簿與冊各用印鈐數以防奸弊如趙甲再買東里馮壬地若干西里陳癸地若干俱照前法登記二年

審戶編差趙丑將趙甲原業績買房地

類在一處如知應陞幾則應坐重差錢

子將錢乙原業績賣房地類在一處便

知應擦幾則應坐輕差凡買賣地土不

同戶長或里長與甲正者不准過割重

加究治

一有人戶之里有地土之里人戶之里所

謂以籍為定某里某甲之人也地土之

里所謂畫野分郊某里某甲之地也蓋

王

古者人里居田井授故人地合而為一

今也地在此居在彼故人地分而為二

契書所寫賣主之里甲地里甲也買主

之里甲人里甲也此處不可不辯

一十年大造黃冊掌印官將過割總上所

註十年買地賣地之家取縣總里總甲

總通行更造一番留舊者備照

一里正甲正掌總之人但有需索財物那

移糧石增減地數者除坐贓發配不准

納贖外仍重責枷號遊迎示衆

一各里里長排年移住本里便於催科無論上門討要地畝無多但登高鳴鐸一里可知何煩四境奔馳之苦至於數年之後本里本甲某段軍屯某段子粒某段張三某段李四如數黑白只得何人種地就向何人要糧雖欲詭隱其道無由弊何能生耶

一往日地土不明縣縣均丈今里圖既明

手

不於紙上求地只於地中求地某里少

地止查某里某甲少糧止查某甲不必

稟官求吏庫中查冊但查甲總里總新

舊自有根因一人少糧一甲攤包衆人

自然發覺誰能放過詭隱之人哉

一里正甲正只掌冊總不管催糧買賣地

土註冊既畢甲正持冊總向里正說知

本甲某人賣地合將里總改註里正照

甲總將里總改註不許里正干與買賣

地土之事以起情索之端具呈里正甲正

事故或衆不服者里中中衆人推

舉將

究

一條鞭徵收者即於石碣刻定本里差銀

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止地每畝糧

若干差若干中下地做此此差糧百年

不動之總尤為整齊又省二年一次造

冊審編之擾

手

一差糧條類合於一處通屬里長十排催

納惟有優免變更不免二年一次動總

另編奈何曰優免之人本里差糧盡數

徵納不許動總只於編審均徭之年要

查察縣

十幾兩幾錢幾分只於丁上加編徵銀

在縣各照應免之數鄉官差人分送於

家舉監差人總送為首生員差人總送

於學省祭更典等衆看為首一人領分

決不可每里勸總添減以紛紛紛之聲

一丁糧里長排年老人不是兩項管本里之丁者此里老排年管本里之地者亦此里老排年特別里買本里之地者屬之催科耳或曰各里納糧屬各里里排不勝催科之擾矣曰不然所費乎催以逋負延緩耳若開倉即納雖百里排何害或曰各櫃納糧屬各櫃收頭不勝稱免之煩矣曰不然二門之外各櫃相去

重

不及一步耳種地時不憚各里之奔走納糧時獨憚咫尺之往來哉特赤曆多添幾箇名字費幾錢銀紙張耳餘無苦也

編山均徭

為編審均徭事照得民間累苦莫重於力役而審編力役名之曰均徭欲其貧富得所無不均之嘆也乃有司不失之疎則失之暗不失之偏則失之私大都公易而明難明易而虛難本以虛明特以公道編審其庶幾矣今列其畧於左若言外之精意法內之微權有難以示人者智者從之合行通示

一審戶拙法莫簡於自審將各里里長老

王夫

人書手拘集於關公城隍廟中將一里里老書手會在一處令其一里差銀自行均派趙甲談陞幾則錢乙談擦幾則查子應照舊則務足本里差銀數目各具一手本投遞審官審官預先張掛分日告示某日某里某里聽審某日某里某里聽審觀其詞色以為增減里老書手之情大槩可知人戶之情大槩可知色聽詞聽吾心自有尺寸矣

一編審之日審官作一告文矢心天日誓諸神明里長排年老人書手亦令誓諸神明其一切陞撥但以事產為序比見累年舊冊士夫舉監生員雖富只在下三則

朝廷原無此例陞自當陞免自當免奈何失其貧富之實哉本院令襄垣士夫舊在下則者俱陞上則士夫自有公心有司自有正法徇私廢公何面目以視萬姓哉

一精細有司平日事事留心一年之內民間虛實可知其半執其半以得其半無不了然此難以語言盡也

一里老以為應陞而本人告告難陞即問其人談陞可以代汝如無代不准告里老以為不當擦而本人告告應擦即問其人不該擦可以補汝如無補不准擦此等苦告之人不可即從另為記獨一有消乏之名有消乏之實有增盛之名

有增盛之實不可不察也假如趙甲有薄地數十頃無力耕種歲歲荒閒有樓房數十間先人所遺今已破壞房地欲賣買者無人用度缺乏揭借不出此真有消乏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在上則即當大擦錢乙地無數畝房無數間而放債為商家累千百此真有增盛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在下則不妨大陞有消乏之勢雖未消乏而勢已入衰如上

戶多人不妨擦一二則有增盛之勢雖未富厚而勢已漸豐非上戶缺人不可輕易驟陞蓋漸衰者須節其財以培舊損方盛者須輕其力以養新萌此父母之道若民窮財盡地方則不暇顧此矣一優免以品級為寡多

朝廷已辨貴賤之等矣至於編審差徭止論富此中又夾襍士夫之情或應少繁行多免或應坐力差而盡與銀

夫有良心者必不以非道之悅知感審
官審官有天理者必不以民之膏脂奉
承津要假如一品免田糧三十石人三
十丁倘一品者有田糧四十石人四十
丁則十石十丁之差應坐庫役即坐庫
役應坐收頭即坐收頭與百姓一體編
當仕宦即不親當豈無同居之子弟又
豈無雇覓之銀錢哉此之不能審官當
以阿諛蔽斥

一 九則之法的其大都耳其實貧富之等
異帶十百千萬我故自九錢以至一錢
謂之丁銀母銀也上上戶雖萬金不得
過九倍加九倍則八兩一錢下中戶雖
不甚貧不得過一倍加一倍則四錢非
無寸土無根稼者不准下戶蓋極貧而
無以加者也每見貧窮州縣下下戶有
納三五錢者奈之何其不逃哉雖差多
丁少之虞下下戶加銀但以分釐計可

也倘逼之使逃一錢豈
縣萬不得已丁地相兼

重州

一 聚縣差徭聚縣人當故有貧里視富里
不啻十倍者若以里差還本里戶差還
本戶貧里貧戶俱逃其差有不派於聚
縣者乎故自審則以各里之丁分各里
之差通編則以富里之丁攤貧里之役
非攤貧里之役富里自應重差貧里自
應輕差何嘗有定哉照丁照產盈縮消

息非耐煩明數之官不能也

一 舊日力差相沿暗坐如皂隸一名坐銀
三兩給與由帖任其討要其實暗費十
數兩今各差工食既有定數不如明坐
數目庶免分外科索

一 六十以上例應除丁十五以下例未成
丁但有地糧之家不以丁力辦差似難
遽豁若極貧下戶年若自當除丁年幼
不可報派聞各州縣有女頂男丁懷抱

即攀成十者其官可知矣

一重差以庫吏為第一何者資鄆州縣官油燭米果及衙內一切取用令之包賠上司折辦程動稱無礙或借口預支紙贖有司逼之那借庫吏往往傾家蕩後而覩顏昧心者不恤子孫之殃今後州縣官一錢之物不許取諸庫役而上官指以前名色騙取所屬已經再四申冊庫役可無稱累矣

批發庫

書

一鋪陳庫役亦重近日兩院出巡自帶被褥蓋常用之物與身相習衆用之物未必盡潔吏書兩人共隨被褥一床果司道府官人如此鋪陳庫役何累之有

一倉老人斗級頗稱累苦蓋散出納既多勞擾而查盤打點又問罪名審編比別項吏擇殷實工食比別項累加優厚

一驛站馬頭今已招募而蒙城候馬等驛又暗令正戶津貼以供驛丞使客食餐

之費今次編審不許愈出正所以前以審貼之路違者掌印官以不職論募役如稱不足聽其告訖可也

一見年里中舊稱極累以有司妄費無經耳今里甲雖歸均徭而馬匹見在往往責令支銷不准開帳有良心者肯如是乎既有綱銀又用馬匹支銷者以貪論

一貧窮老漢守寡婦人家無事產止有一男者例應免丁侍養待親終之日補差

批發庫

書

一生員應免田糧二石人二丁倘貧而無地無丁者本宗近門不妨代免其餘各圖各鄉不准其可止免下三則二丁准銀六錢或五錢四錢不許槩免門銀及指以父兄子弟槩免上戶差徭

一條編法行富商大賈不置土田糧無分毫差止一丁甚非審戶本意只看黃冊事產不專在於土田各州縣查有地土少而家業豐者一體編僉上戶均坐重

差庶智巧者不得獨遂其計矣

寄居年久原籍既無丁糧此處又無差役借本處以求衣食亦當出毋須以養本處除置地者隨地納糧當差外如無地上而家道殷實者亦定等則每歲納銀多不過九錢少不下二錢另作客丁一冊以充本縣孤寡殘疾養贍之用其僅能餬口者雖兩在無丁不許一槩科擾違者以打詐坐罪

徵收稅糧

為養民財以足國課事照得惟正之供臣子當急無法之政小民難堪為此條其事宜庶便催科良有司設一借目或者萬一補手若束之高閣一任所為民其奈何賢者必不爾

一縣州縣糧額歲無增減掌印官先算本州縣夏稅秋糧或帶有站糧鹽糧馬草及一切出於地者某項銀若干某項銀若干幾項共銀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

兩幾錢幾分該州縣一例起糧止云每畝銀若干若三則起糧則云上地若干每畝該銀若干中地若干每畝該銀若干下地若干每畝該銀若干其五等九等田俱照此算務足各項額銀之數仍要十分精確不許積年書手暗行加派一差銀隨地出者加數於地隨丁出數於丁要見本州縣差銀幾十幾銀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

談州縣九則人丁除母銀上上戶九錢
 下下戶一錢外其事產本業如地宅牛
 羊驛馬末業如商賈債息等項較其富
 貧編坐門銀除下下戶不加外其子銀
 上上丁應加幾倍上中丁應加幾倍子
 母銀共若干足額差銀兩之數
 一本色錢糧正數併脚價斗頭席囤雇兌
 等項每石應徵銀若干各看倉口遠近
 道路難易使費多寡為增減銀數寧寬
 不可偏累收頭
 一各項糧差銀派定將縣州縣總數及每
 畝每丁應納數刻一簡明小帖徧貼
 城市鄉村曉諭百姓如云某府某州某
 縣為曉諭事今年部司原無加派如有
 加派者云今年某部加派某項銀若干
 今將萬曆某年編派糧差銀兩開示於
 後但有多編一文錢一釐銀者許花戶
 稟告以憑擊問

縣州縣共地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頃
 幾十幾畝
 一縣州縣一切夏秋草站等糧共幾萬幾
 千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每石
 折銀幾錢幾分
 一上地若干頃畝每畝銀幾分幾釐中地
 若干頃畝每畝銀幾分幾釐下地若干
 頃畝每畝銀幾分幾釐
 一縣州縣一切銀力等差共該銀幾萬幾
 千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幾釐
 一縣州縣九則丁共幾萬幾千幾百幾十
 幾丁
 一上上幾十幾丁每丁母子銀幾兩幾錢
 共銀若干兩○上中若干丁每丁母子
 銀幾兩幾錢共銀若干兩○上下若干
 丁每丁母子銀幾兩幾錢共銀若干兩
 ○中上若干丁每丁母子銀幾兩幾錢
 共銀若干兩○中中若干丁每丁母子

銀幾兩幾錢共銀若干兩○中下若干
丁每丁母子銀幾兩幾錢共銀若干兩
○下上若干丁每丁母子銀幾錢共銀
若干兩○下中若干丁每丁母子銀幾
錢共銀若干兩○下下若干丁每丁一
錢共銀若干兩

一錢糧分為四季限豈不寬不知官府整
年追呼百姓整年湊辦收頭整年守櫃
里老整年串鄉悞了多少營生添了多

國朝志

三

少擾亂且二三月赤春正窮四五月青
黃不接貧民辦納必須揭債不如遇着
熟頭有地者糶賣及時無地者傭工措
處今後依律改正假如有銀一兩夏
六月初一日開倉至七月三十日為止
納銀四錢秋季九月初一日開倉十月
三十日為止納銀六錢四箇月中任意
分為幾限其餘八箇月盡放歸農民免
掛八箇月心官省受八箇月勞收頭省

坐八箇月櫃里老十排尸頭省八箇月
奔走之勞若曰時日太迫百姓慌忙不
知除了糶賣糧食更有何法湊辦若肯
納糧豈有四箇月尚糶賣不完之理哉
故曰磨遲捱痛罪遲捱愁催科速乃所
以愛百姓也

一春正二三四月間偶有緊急錢糧庫藏
空虛先將上六則催納一半甚者全催
其下則貧民銀不及二錢者不必分限

國朝志

三

待十月間未限通完可也
里老科收花戶錢糧侵欺捱限不肯上
納及至發覺難完依然又累花戶此等
大弊已經痛革責令花戶自行封納其
銀少者寧托兄弟子姪翁婿帶納代領
完票可也

一投櫃革大戶重壓之弊最為良法乃不
肖官員又借欠少名色以罪花戶花戶
惧罪每兩常重三二分及當堂拆封盡

印封置之原處

一訪知一縣正官派大戶紙劄心紅竹篋花紅等物俱折價銀吏門皂快各有需索明知故縱大戶不勝官科依舊重加收受此官調任別省本院姑不指名以後有司但有科派大戶分毫之物者坐贓叅羅

一有司於錢糧雖不粘手却要關防每櫃項選殷實正身一二人看守每日晚責

令大戶報數要見某櫃今日收銀若干幾櫃收銀共若干查有某項緊急錢糧卽令搭湊傾銷候欵解官輪流起解其銀五十兩重工錢並無添搭其盤費每千兩給二錢

一大戶起解錢糧計在道一日五十里上納衙門耽延十日足矣却乃收時花費錢糧或掌印官畏叅罰圖者滿朦朧上司空文起解或解日驗數封完起文後又行拆取或放債為商或拐帶逃走有司經三二年不查有無銷批官更吏代影射乾沒其弊多端向見吳大衆同春曹置差糧考驗兩屏風最為得法左屏將一切起解錢糧每倉口一行假如偏關西盈庫該銀幾千幾百幾十幾兩舊該某日解納今於某日報完某日某人領文解訖某日銷批訖款款如此不完者看限急催未解者看限急解未銷者

嚴限查銷如此留心何弊之有

一起解大戶務要真正殷實本身仍尋殷實保人一名倘臨時更換家童及不才子弟族人以致壞事保人姑免坐罪花銷錢糧一體分賠

一近日各州縣坐派大戶各分倉口一倉數名其者本色大戶坐四五十名大戶幾於半縣三年可以一輪雖稱衆擎易舉其實相累速窮以後除本色姑容多

派亦須每人分收五十石以下外其拆色每櫃三家一櫃收五千兩亦不為多決不可聽民攀稟多坐收頭

一催糧舊套開倉之後里老催花戶納糧花戶不納里老帶花戶赴比法非不善但里老所帶多係貧民至於欠多人戶多係富豪里老朦朧推托通不帶比今後赤層雖分居父子分名係糧不得混造一人名下三限之後掌印官親查赤

層自點花名其欠糧多者必富戶也每里先點一人或縣縣只點三四人馬上差人鎖至除鄉官舉監生員本身外其兄弟子姪家僮及富民姑不責治一面以家屬一人送倉一面以輕枷枷號本犯固釘牢封令其催科一里通完而後踈枷平原知縣劉思誠曾行此法里老催頭全然不用而錢糧既完且速其易倍於往年百姓自稱歲省千金情願立

一石若枷桒貧民雖千人何益哉

一情慢之吏倦於催科值錢糧緊急令各里催頭先陪或令坐櫃收頭預支催頭收頭未必家有錢銀畏法典責揭借及事完之後歷開欠戶又不肯追往往催頭收頭坐此傾家彼始也苦首役以應目前之急終也縱奸民以要多口之譽是人也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州縣有如此者參拏重治

一、疲累州縣錢糧委實難完。守令恨其難完也。既用戶長。又用甲首。又用里長。又用老人。恐里老之比限不來也。城中又用保人。既而每里添一皂隸。皂隸受花戶之賄。依舊不來。又添差皂隸。問閭之下。常養千百人。彼此通同。互相買囑。是以正項錢糧養姦而逋負愈多矣。不知有全累之縣。無全累之里有全累之里。無全累之甲。有全累之甲。無全累之戶。先將十年之內赤曆一查。某里全完。某里欠幾分。某里不完。大約分為五等。以全完而速者為一等。號曰義民。若干里不用里老。戶頭催科聽其自完。不差一人。下鄉以全完而遲者為二等。號曰良民。若干里用戶頭不用里老。即最後者亦免鞭朴。以全完而費鞭朴者。號曰雜民。若干里用里老。戶頭擇錢糧多而先完者。賞數人。擇其不貧而捱糧者。責數

人以地薄糧重。人少荒多者。號曰累民。若干里除清豁外。其見在者。聽里老戶長陸續催納。有發完。多完者。重賞以力可完而不完者。號曰姦民。若干里除里老戶長常催外。過三限先差皂快鎖拏糧多不貧一二。人枷號遊迎。倘完糧漸多。漸蠶者。亦陞入良民。義民等則一告狀。尾後要填糧差完。欠仍驗完糧小票。欠糧差而告狀者。即係理直。或上司批詞亦不准理。一情慢有司。只靠一本赤曆。比糧姦貪里長。只靠一紙開單。聽其其間有一身之糧。而開數十人名。下者有見在膏腴。閑作荒逃者。有重糧開為輕則者。里老書手盡知其奸。只是通同富勢欺瞞官府。有司先於寬大處。將三年之內赤曆三部分里積於案上。仍照人數備紙筆。現出其不意。出一告示。將各里三年之

內舊役老人里長甲首書於限某日起
某處聽用至日將老人閉於一處里長
甲首開於一處書手閉於一處各給紙
一張預印一票上書一人糧分為數處
者併在一人之下一人鬼裡數名者即
併一人之身某人本富而藏在下丁者
應陞幾則某人本貧而仍在上戶者應
擦幾則某家壯丁未報者何名某家孤
寡在丁者何氏某人某年逃地土荒幾
頃坐落某處某人雖逃而地不荒遺業
何人承種將赤曆各散一本分付開報
之後三冊對審如有不實即係受賊重
責枷號發驛探站審清改正歸一另造
赤曆照此催科則無影射之奸照此審
編則有均平之據此有司第一首政但
機一先洩便生情竇此疾雷疾電之法
在賢者善用之耳然非法嚴而信亦不
得其真情是日也當雷大獄

一里分在百里之外又係疲累地方拘此
為難不必拘定常規即擇本里富家一
二人為收頭坐里徵收里長老人催赴
收頭交納完日解縣吏覺省便
一舊月收糧櫃上每添銀匠一名令辦銀
色甚著如山東雖一二錢必須下火打
印既就小民時日不被銀匠偷換即無
弊端亦費火耗甚屬瑣碎今後止憑收
頭認識不許另添銀匠
一分派花戶錢糧本色止於白銀色止於
釐有五抄以上者准一勺五抄以下者
免派五毫以上者准一釐五毫以下者
免派至於抄撮圭粒總之不及一勺毫
絲纖總之不及一釐雖錢糧積少成
多一粟不可差錯而零星難以計筭反
亂民目且抄釐上下俱有減增截
長短差幾何少一二兩錢除自足
多一二石作正支銷明報上司無不可

者奈之何人。人都有毫絲。忽家家都
有抄掠。主粒增書手多少。撒之奸而
小民安受其愚。莫可究詰矣。

一語曰。雀脰不如牛髀。近日奸頑里老比
欠止帶貧民。不知錢糧逋負。不在荒地
而在股田。不在貧民而在奸富。不在小
民而在勢豪。州縣官將富勢之家務令
先完。但有抗違除緝。紳難以加刑。揭欠
榜示通衢外。其弟姪兒男家。僅一體鎖

拏嚴追近日題

准頑悍之邑。雖用重刑。不以酷論。若富勢拖欠
而惟小民是嚴。當以輕軟罪矣。

欽解邊餉

為起解錢糧事。照得大戶解銀。司府換批。零
星既覺。瑣碎在道。不免疎虞。且轉解三關。宣
大臨期。仍用委官。是一番事體。兩次繁勞。又
欺慢有司。空文起解。奸頑大戶。弊種多端。或
官銀到手。與販侵欺。或起解踰年。猶不銷號。
或假稱應解。衙門遲收。重壓或自己將銀偷
盜。誣賴店家。或拐帶官銀。在逃竟難尋覓。查
得直隸山東向奉欽解官民兩稱便宜。先據

太原府何知府條陳。首稱欽解最為良法。已

四十八

經通行去後。若不立為規則。不惟窒碍不便。
亦難經久。常行近據布政司列為八款。大都
已詳中間。恐有未盡事。宜本院最為推廣。仍
發該司刊刻成書。收銀衙門先送一冊。每道
府州縣各給一冊。委官欽解之日。該道再給
一冊。各令查照施行。毋得違錯。取究。

一近奉題

准事例。各州縣官不許拆封。賢者自知避嫌矣。

但收須須於二門之外坐櫃徵收掌印

官嚴禁收頭每日偶喚花戶以問所收

之重輕收頭每日開總數以驗所收之

多寡州縣每半月一報道府以酌起解

之緩急如使大戶多壓里老侵收小民

受害畧不經心有司雖無羨餘入已而

法令可知矣定以才力註下考

一各櫃至五百兩以上收頭稟官自喚銀

匠傾銷每錠務足五十兩二錢不許零

星添搭白面細紋不許焦心黑色仍鑒

造收頭銀匠姓名兩數送赴掌印官當

堂同庫役秤驗明白收頭自己封鎖收

寄庫中但有不不足色數者即時發出另

行傾銷如果不足色數者斂官不許濫

收掌印官逼收者叅提重處

一近來州縣收糧開倉既遲完期又晚每

至踰年尚不報解今後開倉照依律限

本年錢糧報完不許過十二月即有難

完州縣亦照從來完數年終為止如有

踰年尚追舊糧半月無銀報數者雖係

廉慈道府先以才力不及註考

一零收千兩不下二三千封縱使毫釐不

加積少成多羨餘亦不下十五二十兩

每五十兩重二錢銀匠炭火工食銀色

折耗再費一錢總來每千兩只重六兩

耳收頭人等有何包賠但有稍稱以上

名色每錢重收一釐者許花戶鳴鑼聲

寬以憑拏問

一布政司先將州縣佐貳首領及衛首領

等官行該府州縣擇其年力精壯才識

敏捷操持無議舉動有威者報名該道

布政司轉報本院待有應解銀兩聽該

道差撥銷批回任之日該道仍查無過

者呈請給獎三獎者准薦

一凡係一道錢糧將一應應委官員不

府州俱要一條鞭輪流奉撥仍用格限

簿一冊差過官員即填簿內格中周而復始但有營求規避者該道即行戒飭差撥不平者許本官告辦以憑查改如有不得已之情兩願借差者須據兩官呈告公文方准借撥後即還補其緊省公事如京運解冊等項另於司府首領輪差無得偏累一道

一本院預發號牌每道十張以備敘解官員據支廩給口糧之用但餘三張者該

五十一

道呈請再發至於起解官銀出境多不應付該道即發白牌一面註定護送兵快夫役數目過太原者本院換牌如值出巡之日布政司換牌不得仍用該道原牌前途致有艱阻

一敘解官先要順路如北解者自南而北不許枉道所敘銀兩既入鞘中該州縣即差的當兵快照數撥夫扛擡仍催鄉夫護送跟從委官至前路州縣交與委

官收明仍取委官原無損失手筆結其銀至所在州縣即撥兵夫日夜巡邏看護公館倘有不虞即捕官與委官一體坐罪仍令均賠

一遠解官銀一次不得過四萬兩應敘州縣相去不得過五百里所至地方一處不得過三日違者所在掌印官以刁難論

一敘解官自離任之日為始每日支廩給

五十二

銀一錢跟隨四人每日支口糧銀共一錢二分所在官員代為填格此外不許刁難下程需索飯食各州縣亦不許指

一解官出門不許坐轎所過地方給與馬六匹皂隸六名至各州縣照官尊卑相見不許指稱委官妄自尊大免銀之日在州縣堂上者畧分賓主在公館者止論職官如州縣刁難作踐委官及委官

外難為州縣官者訪出各從公議處
悔

一每鞘銀不過千兩該州縣查照應解之
數做就木鞘若干鐵箍務要堅厚其封
條每鞘委官二條州縣官二條粘貼牢
固以防作弊

一委官所過地方需索財物折乾夫役縱
容手下凌虐鞘夫騷擾地方果有賊私
許被害指實陳告若兵夫人等既不聽

從拘管却又肆行誣賴者審明申呈所
在上官除應得罪名外仍加責枷號如
所在上官縱容不受理者訪知察究

一委官押解錢糧干係最重出境之後更
須萬倍留心不許夜行不許宿店不許
醉飲不許交遊其公館處所不問疎密
所在州縣城堡文武官員撥夫二十名
夜巡仍將夫名遞送委官處所以便查
考倘所在官慢不經心致有外盜除本

官聽察外其銀仍責全賠若外無隙實
銀自內失者罪坐委官不許妄行誣騙
一見行事例解官每千兩給盤纏銀一錢
五分但解官責重身勞似宜從厚今定
每千兩俱給盤纏銀二錢
一秤兌銀兩不許經吏胥之手任解官人
役與收頭自行敲榨庶免嫌疑

查歸流民

為查歸流民以靖地方事照得各處流民因年饑離散或因犯事脫逃或僧道以乞食行脚或竊劫以聚黨潛身或姦頑躲避差徭或幼小迷失鄉里合行分別查歸庶使在無虞而在彼得所矣合行通示

州縣衛所軍民除屬里屬甲祖籍祖居者是為主戶雖係流來而本州縣衛所置有產業但必入籍是為客戶不得謂

之流民

一住市匠作技店客商或一歲再至或五

年二歸通貨財以利民生與夫假館授

業開舖行醫地方所敬重者不得謂之

流民

佃戶園丁傭工作僕久住此間或父母

親戚房屋墳墓戀戀不能歸者不得謂

之流民

一挑擔推車賣管小販共身竭力時往時

來者不得謂之流民

一遊食僧道寄寺宿菴五七成群或頂經說法或瞋目圍坐指稱修造化緣動索斗米尺布稍不遂意或含怒結讐或咒詛斃鎮畫借賊名以恐嚇夜入盜夥而劫掠地方第一大害掌印官嚴行各寺觀住持僧道主人查其果有虔牒精於經典者報名到官方准容留外其餘盡數報官給與丁引盡令歸還原籍分給

天啓元年

天

所近寺觀令其焚修果行業不類僧道者勒令還俗如有所在主持不報官而私隱公留者地方失盜所容留者即坐真賊容留者即坐窩主近日上官每每嚴查僧道止為禮房催一番需索耳有司當自留心

一壯年男子或避事離鄉或歇業在逃寄宿寺廟潛住窩場白日行乞黑夜為偷掌印官嚴行房地主家將籍貫姓名報

官給與丁引令其還鄉不報者地方失盜乞人即坐真賊房家即坐窩主但此人必不肯歸甚者解回原籍

一災荒之後各處軍民流移數多傭佃則力不能經營則財不足不歸則生養無賴欲歸則逋負相迫流移失所去住兩難者給與丁引令其還鄉照引優處

一狗黨狐朋逐娼會賭妖術邪教惑世誘民或迴避鎮壓或揣骨相面或卜龜緣

大清律例

卷五

五

光及一切黃天無為傳頭化士所至地方即日趕逐甚者綁赴掌印官解回原籍查照發落但有容留者四隣訐舉到官一體坐死

一瞽目跛足老幼孤寡之人無力歸家者房主將姓名貫址報官給與丁引脚力令之還家所在官司應發者發與親族養贍應收者收養濟院存恤務令人人得所

一流民有隔省者有隔府者有隔縣者州縣衛所官查明照後刻格式給與丁引經出州縣驛遞備入引中每人每站給與炒豆半升家口多者照數給足無令沿途乞丐致悞歸程

復示丁引以代路引免致盤詰

督撫山西都察院為資送流民以便復業事查得某人係某省某州縣人帶男婦幾名口仰經過某州某縣某驛如遇本人到彼每口給

大清律例

卷五

五

與炒豆半升定限某月某日到家將引投本州縣除舊欠差糧錢債俱免追還外有宗族親戚者付與使令存恤如一無所歸責令里老隣佑取結撥與力差一名令其應當須至丁引者

都察院押 右給付某處某人准此

老幼殘疾丁引

督撫山西都察院為存恤窮獨事查得某處

某人或年七十以上或年十五以下或兩目全瞽或一肢傷殘難以回籍仰經過某州某縣某驛某站衙門每人每日給銀二分聽其自買飯食仍與脚力一頭送至前路定限某月某日到家此引至日投原籍有司查有戶族親戚者責令養贍如一無可依收入養濟院一體存恤三年之後勿者另給生理須至丁引者

右給付某處某人准此

都察院印

遠行丁引

某州為遠行照得本州某里所管某人年若干歲身長幾尺無鬚微鬚多鬚方面長面瓜子面白色黑色紫紫色有無麻痘今由某處某處前至某處何項生理家有父某人母某氏妻某氏子某人某人兄某人弟某人如無丁引或有引而脚色不對者所在店家隣佑或在官各色人等拏赴所在衙門即以奸盜

解回原籍查究此引回日繳還原發衙門須至丁引者

右給付某處某人准此

州印

縣印

一歸路衙門備細填寫防其所在誑詐也限以日期防其在道濡滯也或曰領引不歸奈何曰既逐派民便無敢留之家或曰別處容留奈何曰徧逐派民自無

止足之地若逃之別省只得聽之耳

一流民還家有地宅者除免舊逋外仍取保人借給穀種無居止者聽給官樹若干以為株柱里老但有指稱賠補逼要舊日差糧者重責枷號

大明律內一款凡民戶逃往隣境州縣躲避差役者發回原籍當差親管里長提調官吏故縱及隣境人戶隱蔽在己者各與

同罪若一及知而不舉違及原管官司不移文起取若移文起取而所在官司占愾不發者各杖六十今後但有逃匿之人里老隣佑戶長近門知而不留方去不追久去不尋又不即日報官者除逃差令其包賠外仍責限跟尋其大荒之年有司不能賑濟大家各逃性命者不在此限

一招撫之行不啻三令五申矣有司既無

仁恩以致其來里老利其遺業而惡其來不如各州縣查歸客戶各省直不畱逃民雖欲不歸無所於歸矣此法嚴行民不失家差不拖欠墳墓有依盜賊衰止乃實戶口一急務而有司慢不畱心也可嘆可嘆

附山東招撫逃民勸語

說與流移百姓當初年景凶荒妻子饑餓死裏逃生沒奈何捨了家園丟

了墳墓拋了骨肉千難萬難離鄉越食不知受了多少奔波投箇主兒暫且安身苟活性命既然住下或留應地方不肯歸來或欠人錢債不得歸來或缺少盤費不能歸來捱日捱年久又兒婚女嫁牽扯因循甘心做了流民永無歸念想你在家時外甥女婿弟女孫男叫你父母爺娘伯叔姑舅本鄉本土何等氣勢六隣親戚四時八節團頭聚面何等歡喜如今他鄉在外不是作婢為奴就是傭工田地低頭下氣叫人爺娘忍耻包羞受人打罵纔敢勁氣高聲動說解回原籍做流民的有甚好處你家中丟下房屋任人拆毀地土任人典賣祖宗墳墓到那祭掃時誰燒一張紙錢就是那無嗣孤魂兒女親戚到那思念時流了多少眼淚只恐死不相見

去歲秋收七分今春麥根又好你若
願意歸來就少人夢頭錢財那仗義
陰德的好人他也不問你要但入我
濟南境內每口每日給炒豆一升你
到家時舊日差糧通免追要荒閒地
土給你耕牛牛種沒處安身給你草
木蓋房再與你幾斗穀安養家口便
在家裏傭工佃地担擔推車也比流
民光華多少切休把兒女賣在外邊

李

去住兩難牽腸掛肚但有好義之人
肯將買到流民男女不要原價給伊
父母同還鄉里或替人回贖男女得
還鄉里者移文彼處州縣官上等旌
獎或愛惜流民子女不肯折磨使得
成人長大自還鄉里者亦是上等陰
德應准大善三次我言不虛百姓思
之

珥捕盜賊當與風憲約中盜情十一款

憲綱中盜流十四條獄政中

辨盜一篇會看

盜非人乎曰人也知為盜之必死手曰奚而
不知知而為盜何也蓋有六流焉饑饉之民
苦於饑寒無識之民牽於脅誘游惰之民習
於自奉強悍之民敢於為惡賭博之民迫於
空乏武藝之民偶乘便利益不出此六流矣
珥盜有四法焉曰化盜禮義素明鄉約是已
曰恤盜生理有資足四民之業是已曰防盜
盤詰有術保甲是已曰捕盜緝捉有本相識
是已珥盜不出此四法矣既化既恤不迫於
饑寒不陷於無識矣而猶有盜乎曰有克舜
之時尚有寇賊奸宄何乃後世是不令之民
也如是而殺之吾亦無矜心無愧色矣所有
珥盜條格有司加意舉行

一歸復流民則游手無定之人潛身無賴
之衆皆不得寄足矣就居則責之房家

佃戶則責之地主立僕長以檢押之
家不時而覺察之且夜謹其門戶朋從
聞其往來如保甲法寄住者不得為盜
矣本土之民愈貧窮愈豪悍愈朴野愈
入鄉約鄉約而得人常訓之以道義常
恐之以法律常感之以古今故事而替
朦常化之以歌曲有司加意實行留心
警惕不時鼓舞常令耳目日新精神日
奮不作虛文必有實效民不知自愛矣

或曰貧民悍民朴野之民可入鄉約乎
曰鄉約不為良民富民有禮之民設也
安分者收之不肖者棄之來者聽其來
不來者聽其不來使貧悍朴野之民不
在約束朋儕之中不聞法律道義之語
何憚而不為何愛而不為然則鄉約何
為也哉

一州縣官責令里長排年戶長除有產業
有盜胥必不為盜之人不須開造其有

房無地或房地俱無無生理而受饑寒
者若干人某人其才堪以何用某人其
才堪以何用某人如何區處使之有家
其人如何存恤使之得所各開處法如
無處法者空白其下造一貧民冊送掌
印官掌印官召同佐領併其里長排年
戶長召集貧民挨里順甲當堂審處某
人身材強健氣象豪雄堪為民壯某人
精神機警手足便捷堪為快手某人有
力量而無才能堪為輜輶夫某人有才
能而無力量堪為襍差皂隸此四等人
多為盜而可防者某人才能力量俱平
常而本分堪為夜巡夫某人才能力量
俱無而本分給與一帖作斗行牙行秤
行某人才能力量俱無而一無可用給
與銀三五錢或一兩令其賣菜果作貨
郎紡線織布各各生以為本錢其銀
俱令里排戶長領以就作保人仍責成

此三人逼令勤苦八 治時常料理其販
糶者除與倉穀六 無妄者責令里排
戶長尋主傭工照吸 取妻壯而足破者
給與娣須本銀亦仁里排戶長責令織
履編席結網刻字等藝此五等人必不
為盜而可憫者至於孤兒寡婦老翁若
媼未可入養濟而存養無人者如果紡
線雜作量給與三二錢營生以上所領
官銀通記一簿一年之內責令里長陸
續還官或曰銀將安出曰余借官銀不
得已之計耳上六則人戶之犯法者即
以本里富犯量罰粟十數石銀三五兩
即給本里貧民物不入已何避貪名物
不過多難云科罰何必申呈上司動支
官銀哉夫人有所藉乎則易為生既易
為生則知自愛且出入市井衙門自有
體面多見禮法可息其邪橫之心矣
一流民既去貧民有業盜賊之種清其過

半矣惟是游食積惰賄博棍徒黨惡以
年習藝壯丁鄉村提標招穗放大偷畜
諸等既非貧民可恤又非流民可歸此
等之人不必盡為劫掠而劫掠者必此
人也風憲約中不有所謂棄民冊手除
造冊送州縣衙門朔望點查問其何生
理加意督責外所在鄉約保甲盡數收
入如往來面生者便問此是何親來有
何幹如夜不在家者便問前往誰家所
幹何事虛出實歸者便問所攜何物得
之何人至於田禾非其所種雞犬非其
所畜但有可疑便加盤問不敢盤問密
告保正人等拘拏送官
一賊之動靜惟夥賊能知之當懸重賞云
夥賊能拏夥賊或暗首夥賊者除免本
身死罪外仍照捕盜條格加信重賞仍
准給馬快手一名以便拏賊能殺夥賊
一名者與拏賊同賞其賊之慘不妨仍

舊做賊但將打劫何家約於何夜先報官知既使夥賊不疑又便預備擒拿此法果行不惟盜賊易擒而賊夥亦自相疑畏

一審快無不知賊者但利於賊之供給且代賊過贓於捕官是賊者巡捕員役之外戶也員役者分賊寄賊之人也大盜安肯發覺止將犯竊小賊逼拷認劫或先透消息令之脫逃今只嚴逼積年者

民書卷六

八

李九

快令之供報賊家不則加以重刑大盜聞之自然遠遁不然密誘審快許以重賞令其報賊或令其與賊通言暗伏兵壯擒之倘彼不輸心於我凡地方失事一面將審快家屬送監一面嚴逼捕盜十日一比但有舊竊及警人抵盜者無論詐財與否盡法重刑有被冤而死者徑坐抵償

一四隣及十里之內無不知某人是竊某

民書卷六

八

李

人是強某人是窩然而不敢擒不敢報者不擒不報罪不及身而擒報不成死卡立至州縣官下令行連坐之法曰凡竊盜強盜窩主四隣及本甲務要擒拿到官不敢擒拿者務要密揭報官倘徇情畏惡不擒不報者本盜發覺四隣徑以分賊窩同問死罪如果嚴示信行則四隣不敢隱盜四隣不敢隱盜則盜視四隣即巡捕快手訪事官人也盜必忌之不敢橫行矣

一牙行當舖買贓之人無不知賊者有六各府州縣皆有當舖本物當於本處之人而識情熟既不肯少勒價錢又不敢違期擅賣今本處不當而當於別州外縣必定是賊一也貧者當物出於無奈定是再三講價去又轉來不肯賤當三言兩句價不多爭此定是賊二也良民當物步安色定久坐徐談若色遽

忙左盼右顧心不在事神不着色必定是賊三也凡當物必要約帖必同中人今一字不討一去不來必定是賊四也做賊多是貧民貧自是貧民相今攜許多首飾段帛衣服當主買主便問此物何店所買要足價值若干某裁所作某人所穿因何典當彼自口急語蹇必定是賊五也至於賣衣於大市買主自旋銷金銀首飾於鋪家銀匠自知賣馬牛於別市牙行自覺此三種人皆能識賊拏賊而利於物賤不肯發覺是盜以舖為窩家舖以盜為供戶明知是賊且圖物賤今後起盜賊物凡當舖買主牙行俱以知情分贓從重問罪

一群盜結聚之時拒捕動兵一時擒捉真難為力但其聚也有時其散也有歸畢竟跟尋歸在何處假使獨住深山即勇不過十夫之力耳擒捉甚易即

望盜調州衛兵壯出其不意圍其宅而復其巢亦不稱難惟是窩家起止據險操戈攻擊頗難然窩家無十日潛住之理事須從容自有長計若賈勇輕敵傷人必多盜一奔潰不可踪跡何益之有保甲人等如有向前殺賊自傷性命者即動本院紙贖給棺木銀十兩送一牌扁大書義烈某人之門有子者永免丁差一人家貧而婦人守寡者照孤老事例加一斗每月給穀六斗冬布二疋淨綿四斤徑送其家如此者終身

一賊之言語動靜面色手段自是不同或帶弓刀鞍馬或泥沙看財或衣服俏便在軍家快壯雖有此粧而色態不同用度自別店主一面供奉醉酒或招聲妓一面密報保甲便加盤拏至於倡優之家盜賊巢穴雖富家子弟舉動亦自豪奢而盜賊粗鄙家數亦自不同且多誘

易疑難掩人目倘樂工早透消息即便
拏獲者店家娼家比應捕人員加等重
賞但恐酒飯之家不惹閒事娼優之姓
利於多財不肯發覺耳事發審在某娼
家使錢某店家住歇一體拏來從重究
治各衙門審賊俱要牽累以示創懲不
可以供明釋放如此則惧株連者自然
不敢留賊而賊人生一顧忌矣

修理橋道守路附

修橋路以便行人事照得松梁王政所先
律法所載乃情慢有司全不照管合行
小仰州縣衙門等衙門一體遵照施行
高山峻嶺雖險商民終日往來倘係大
塊頑石昔人尚有鑿法乃今或土石相
雜可以搬移或純土高崖可以寬削兩
淨冰滑行人最苦此獨不可加意乎合
調驛內徒夫令其帶餘興作或民壯
兵閒暇之日金其輪班在役委能幹官
員督率石匠相度寬窄形勢難易工程
險者使夷狹者使寬此千百平之古道
千萬人之往來雖一日做工三五尺計
歲計月成功必多况極險極狹之處亦
不甚多奈何過時驚惶過去遂忘任商
旅艱難愁嘆而不為之所哉
一大道成溝秋潦積澹或遠三五里或深
一二尺車馬既不能行只得路傍踏踐

民田便於行走地家苦其壞田也數步
欄一橫牆行人苦其見欄也牆外入路
大路夫挑溝築牆地家豈不勞且費哉
上無倡率之令下無齊心之民不得不
如此耳有司於農務既畢之時責令臨
路居民順路挑為塹坑取土既塹古路
路既可行民田自免踏踐旁有潦塹
馬不便馳驅此易易者何憚而不為
一山溪暴漲橫路黃流秋正湍急真難
手至於冬月水寒難涉水浸易功狹者
可以為木橋闊者可以為草橋或聚石
塊覆以土薪或纜小舟加以板葉自
月一日搭架三月十五日拆收主辦之
人免其雜役有舍施者重行旌獎亦便
民之急務也
一人家宅舍尚修通水溝渠城市街房可
無蓄洩處所掌印官每於正二月間沿
門逐戶令理官溝或掘陰溝於中路棚

以碑石或挑陽溝於兩邊順其高下有
一處阻碍而不通者責其房主十倍罰
一大市當街每為大汪深淖沒膝陷輪掌
印官日日徑行全不張目啟口大可為
笑如此窪下之處必察水所從來平以
繩尺令其墊削務令地勢均平水皆歸
於兩溝何窪聚之有且以各修各自門
前既非難事而各便各人行路豈為厲
民目前因循惰慢如此而謂之明作屬
精吾不信也
一道路有二有官道有古道官道天下經
行古道民間共便此可修而不可塞者
至於本有官道也惡委曲而開捷徑本
有驛路也厭回遠而取近途在田家以
納糧當差之地為人踏毀雖苦而不能
禁往來在僻路以無夫缺馬之途官府
經臨雖苦而不敢不迎送如此等路責

令本地主人本管州縣官嚴行禁止違
者行人挈送有司重行懲治柳彌路頭
其不經驛遞途程徑稍僻處州縣者所
在官司夫馬下程廩給口糧不准應付
違者以罷軟論

一通行官路每五里一墩每一墩十人各
執槍刀鑼鼓防獲過往官民截擊擄馬
盜賊豈非不可罷之役哉但衝途孔道
常驅五六百人於路傍水火無資飲食

不便歇宿無所冬月更難各州縣或僉
隣路十里居民或輪各里十甲百姓親
來者既妨農務雇覓者又費民財且既
老叟童男支吾日月既無益於守望祇
足以資寇兵已經通行州縣曉諭在鄉
居民先令守墩人夫每人每日托坯二
十箇十箇月內一墩可得坯六萬或官
道林木或罪人罰納可得榷柱若干先
令看堡人役遞送公文一年扣除舖兵

工食可得若干以買磚瓦木石掌印官
親查道路不必泥舊墩臺除集店村露
之在大道者即坐墩兵十名省復修盡
外其餘酌量兩集店之間共若干里可
修幾舖大約五里十家為一舖如果因
水因山就村就地各從其便者大段近
不過四里遠不過六里就於道邊作十
家之室每家前房三間以便生藝後房
三間以便居息官覓匠作給以米食二

年之內舖舍已成次第召募貧壯之人
授以官房改舖兵之工食而分給焉每
十家要識字一人以便記號其餘輪送
公文總名之曰舖兵官給槍刀如數外
給大銃三杆如道間偶有盜賊以放銃
為號前後舖兵盡出截趕彼棲身有所
既無居食之憂去此安之自有妻子之
戀待三五年後力量有餘每家再給護
宅菜地五畝多者十畝蓋所以堅久住

之心壯嚴防之氣而道路賴以靜寧矣
或曰未嘗勞民被接官則來官過即去
何有一人守數哉曰信如是則道旁之
舍尤不可以不作固難望於人人而賢
守令所當嘗試者也

一民間善人及積福僧道有能捐貲化緣
修橋補路是佐有司為政者也掌印官
訪知即以花紅旌賞施五十金以上者
申報本院另行優處

解送軍囚

監倉驛遞囚犯獄政既詳之矣夫死罪赦所
不原而遣戍下死一等其人皆兇悍其志在
脫逃即使力相敵心同切者為關防彼可以
格鬪可以劫奪倘毆人至斃也死罪無以加
毆人折傷也軍罪無以加解者每用孱懦之
夫或有轉雇之人心不警惕械不堅牢及至
虎兇出柙止將解人坐賊擬抵豈不簡便如
此心何將解者與所解者俱逃又將誰坐也

款言其畧有司詳之

一人命強盜遠路解審或有親人計脫或
有夥盜強劫一經失手追捉便難此等
罪囚久當處決幸生一日天網已寬發
解之日先將臂腿加刑令其艱於奔走
若恐在道行遲寧可早發數日
一律推死刑帶枷而徒罪以上即着帶鐐
蓋人之奔走在足一鐐其足雖寬育不
能自斷非鐵匠不能為斷如是即十賊

一解可無事矣宋孫觀工失獄疏謂有
見首之重囚無散足之徒配今犯重罪
者發解之時往往濶步逸足不謹之罪
有司豈能辭耶

一解處決囚犯人數衆多所在州縣衛所
差人護送日暮止宿所在收監如監不
便者責令所在地方官吏尋覓嚴密處
所仍令衛民夜間防範庶無疎虞

一因飯責令本因償銀買造務在齊止者

行其飯止用粟米不與酒肉麪食

一因經過家門亦不許入但令親族就省
如餽酒肉亦不必禁余昔為令雲中囚
犯董鴻儒以勸人不從因而毆死蓋士
人子也其父與伯父死俱無嗣止有鴻
儒且始娶無兒墓及期其母泣曰夫將
歸土乞假鴻儒使盡一日子道願以其
舅為質余憐而許之不敢釋三木余曰
孰喪明死者之有子也若然不如無往

枷扭鎖悉與脫之但用四壯監押巡道
聞之驚曰是人豈可信耶是豈有司所
得專耶萬一疎虞何辭以解余悔之業
有成言不可食也鴻儒主喪送荏謝客
凡七日其母仍送還幸無事余所許者
不忍之心巡道所驚者老成之慮彼凶
狡人也優恤可矣若鴻儒事非法之常
余誠過哉

一五年一

欽恤主於求生獄中囚犯盡數解審悉聽懇乞
猶非得已至於按院審錄主於理枉申
冤非為死中求生當通行州縣有司親
提獄囚當面審問有冤無冤欲辯不辯
如果囚不稱冤造冊申文徑詳按院云
除某人某人自謂不冤免行解審外惟
有某人以其事冤某人以其事冤擬令
解審今將應辯審語備載冊中云云如
此則按院省無益之目力一也苦主于

証無長途之費累二也解夫省脫逃代
死之罪三也官省造冊護送之錢糧四
也所在省寄監之無虞五也或曰審錄
有朴貴似不可已嗟夫以決不待時之
人寬一年之死即多加箠以洩死者
之幽憤法所宜然向見霍恩齋龐惺菴
巡按河南重囚常是八十而今也純高
陰德矣余見二三直指凌遲之罪僅積
二十絞斬者十板十五板耳且委官外
責聽其寬嚴不知不解囚犯徑批該州
縣官重加責治不省往來數百里解繫
之勞費乎節財省事之君子可以思矣
一大奸巨惡犯該充軍有邊遠有煙瘴犯
人不足惜矣惟是長解兩名先金宗族
宗族無人則金里甲無妻代為取妻無
盤費代處盤費至於長解往來遠者常
費數十金收管纔回兇犯隨至再被清
勾告發依然又解一番是兇犯不死而

解夫往往累死兇犯固貧而里族亦累
以貧甚者兇犯逃脫長解即為代戍比
懲大慙乎虐無罪乎民間之恨此為家
深昔有一人百種貪暴問發充軍累死
長解其軍着伍即回及至再發死者之
子為解中途又逃解者既懷父恨又見
復逃追回毆傷因而致死問官遂擬抵
償是父子二人死於一軍也豈不悲哉
蓋充軍多強悍之惡人而解夫無關防
之慣習甚者里族無人老弱充數着伍
足矣而清軍道猶以收管過期問罪衣
戕今後發解軍徒改擬快手民壯同役
貼錢本犯項帶三尖小夾以鐵錮之上
造充軍某人字樣彼自卸不能即逃易
識收伍之後聽其開釋快壯律率又精
防範且係官役自當聽差盤費不足寧
令里族量為津貼官定數目是快壯雖
稱苦差較之里族似便有司議行

一充軍及清勾軍犯到伍之日該管衛所官員刁索錢財經月不與收管今後按文三日不收犯人不與收管者長解於所在上司聲冤告狀依法重究若不如此累損遠人

一軍犯着伍自有百戶總旗管隊貼隊營房聯絡人居轅集即便攜妻私逃豈得掩人不見見而速追豈得便無行踪其逃之故蓋有三焉一則本管既不存恤

卷之七

十

又加凌虐勢難自存二則本管收財名准給假討取衣鞋其實相約歲有供給三則戀舊懷歸避差畏苦此三逃者官居二焉乃因供給不至便請部單清勾及至騷擾原籍又稱頃已回伍彼冒月糧以養身家安用此軍為哉催供給耳是清軍臺司道府州縣止催武弁供給之財又甚紛紛郡邑之擾今後衛所勾到新軍若一年之內求索財物因而逼

累在逃准照例指揮拾名千戶鎮撫六名以上百戶四名以上各問罪降一級每十名六名四名各照數遞降若受賄賣放賊至滿貫者立功滿日調衛差操如此庶小民安生貪官知戒

卷之七

八

一近日軍差累苦軍籍埋沒誠亦有之然有絕戶之民豈無絕戶之軍其缺伍三十年以上五經清勾者取具里隣保結即與照例除豁但有埋沒者許諸人許告即將本犯與作弊之人名下追銀十兩充賞

禁諭樂戶

為禁約事今將樂戶應禁事宜開列于後

一樂戶與民分良賤難以入約但無為首之人私下其誰鈐制凡州縣有籍樂人亦選有身家公正衆樂推服者二人為樂首將樂州縣樂戶造一簿籍有司用印給發聽其管理不服者呈治如有因而詐財者許被害告發坐贓問罪

一但有流來水戶在於地方惑誘良家者

許樂首稟官趕逐出境如有通同店主詐財惧惡朦朧不報者一體究罪

一各樂戶家但有容留大戶及賭博光棍面生可疑之人者許樂首挨查稟官違者事發一例同罪

一祈報祭賽敬事鬼神祭奠喪門哀痛死者俱不許招集娼優淫言褻語以亂大禮違者招家與應招之人一體重治

一樂戶但有與老戶良民互罵同毆者加

倍問罪情重者枷號

一娼婦不許與良家一樣粧束及穿織金粧花補衣戴金珠翡翠首飾違者盡追入官變價充孤老布花之用

一娼婦所入之家必有夫婦之禍今後娼家婦女但有在於良民之家經宿住留及包占者除將容留者陞戶二則罰穀三十石輸邊外娼婦重加拶打樂首不舉者重責枷號問罪其以禮聘娶從良

者聽從其便不許一舉攀擾

一樂戶買良及勾引良家婦女暗行淫邪除依律問罪外仍加責枷號

一原籍良民夫婦不才甘心賣姦度日者辱祖羞親實為無恥見官樂戶叩頭候坐訶罵不許還口以示激改之意凡犯到官比官樂加倍重處

一樂工之家擅用銅鑼鼓響器送字誦軸帳及用圍裙坐褥者枷號重責

樂工有地者既納糧差又

朝賀祭祀接官一歲在官不減一月原無工

食丁銀免出蓋下三則人戶力差銀差

二者無並出之法也

民務卷之四終

鄉甲約卷之一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呂 為申明鄉約保甲以善

風俗以防奸盜事照得成周立教監於夏

商士有宰序學塾以樂其群民有比閭族

黨以萃其渙故百井結為一體千民聯屬

成家觀俗于鄉則里仁為美化行于下則

比屋可封未有人各任情家自為俗而能

成遷善遠罪之治者也自教衰民散之後

惟鄉約保甲最良雖化民成俗之意未及

方人而軌衆齊物之方寔仍前代茲二法

者

累朝之所申明

廟堂之所建白不啻再三矣乃有司視為常

套談者反唇問巷苦其騷煩聞之疾首非

法之不良民之難令則行法者為法之病

也約束不擇善良編派委之里老時逢朔

望聚者豈無千人待至未申講者不聞一

詔混雜而來，誠而散。

聖諭昭揭，遵違誰復知？則粉壁分明，奸宄全不覺。察即犯者，盈庭罪人滿獄。吾惟有三尺之法，在輕則杖笞，重則絞斬。如此而已矣。不知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為教也。嗟夫！道之以政，而後齊之以刑，猶未務矧一言不教，而惟五刑是加，豈

朝廷設官之本意哉？積習既久，振舉實難。苦殿最之條，但以教化風俗為首，則守令之

政，自以鄉約保甲為先。鄉約實行，自無奸兇。猶有奸兇，是鄉約之法未行也。保甲實行，自無盜賊。猶有盜賊，是保甲之法未行也。二者不行，即有便捷之才，清修之節，簿書詞訟催科之能，不免為俗吏。何者？謂其所急者未而教養之政不修也。寓教養于鄉約保甲之中，則詞訟自息，差糧自完，簿書不期省而自省矣。但勸善懲惡，法本相因而鄉約保甲原非兩事，本既相讀。

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應行事，似謂鄉約之

所約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但約主勸善以化導為先，保主懲惡以究詰為重。議將鄉約保甲總一條編除，寄住流民各聽房主地主約束。容留者查其來歷，出入者問其緣由。但有強盜竊盜生發，即將房主地主並治外其餘本縣及寄庄人民在城在鎮，以百家為率，孤庄村落以一里為率，各立約正一人，約副一人，選公道正

直者充之。以統一約之人約講一人，約吏一人，選善書能勸者充之。以辦一約之事。十家內選九家所推者一人為甲長。每一家又以前後左右所居者為四隣。一人有過四隣勸化不從，則告于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惡簿一人有善四隣查訪的實，則告于甲長轉告于約正書之。紀善簿其輕事小事許本約和處以息訟。大善大惡仍季終聞官以憑獎或如惡有顯跡四

隣知而不報者甲長舉之罪也四隣四隣
舉之而甲長不報者罪坐甲長里長舉之
而約正副不書實印官別有見聞者罪坐
約正副如此嚴行則一人罪犯九十九家
之責也九十九家耳目一人善惡之鏡也
平居無事則互相丁寧一有過惡則彼此
詰責曰蓮妖術奸究兒民何所容其身出
境為賊在家窩盜何所遁其迹地方安得
不輯寧百姓安得不寡過刑清政簡之效
可以漸臻知禮畏義之風可以日長此其
前第一急務也為此將已試者與二三有
司講求之倘以怠忽之心應督責之命
選擇不得其人激勸不由其道則期會祇
增煩擾約束反濟奸雄非法之無良寔爾
有司惰慢之罪也本院覲然撫臨於上豈
能昧是非之公以相曲庇哉

鄉甲約卷之二

鄉甲至要

一鄉約原為勸民保甲原為安民行之而善
則民樂於行行之擾民不惟無益而又害
之如約長保長不許用無身家棍徒使挾
倚外需索一不擾約保不許出一里之
人不許拘數惟令一處住居者行之則近
便易行二不擾不許令鄉保長等打卯接
官及派應夫役三不擾掌印官自己抽查
不許委佐貳首領及快壯查點巡邏四不
擾鄉甲中有事保賊盜人命方許呈報如
聞毆小事等項聽民自便不許呈報五不
擾去此五擾而後良法不失美意民自樂
行矣此最喫緊故首列之行者幸留意焉

鄉甲事宜

會規

凡一約之或以寺廟或公館或大家廳房可容百人處所上面左

聖諭木牌一面傍設約正約副約講約史四坐將約衆分左右二班如所在寬廠作板凳數條約衆論齒序坐亦可每月初二十六日一竿時候取齊擊鼓三聲約中擇少年讀書者四人為約贊唱排班齊鞠躬拜

約本

一

大

興拜興拜興拜興三叩頭平身分班對揖平身唱正副講史就坐唱甲長出班言事十甲長出向牌跪舉日本甲某人某日行某善某人見證舉立於班前為善與證人出向牌跪約正副問明約史即照口詞記于善簿畢為善者叩四頭起十甲長復出北向跪舉日本甲某人某日為某惡事某人見證舉畢分立于班前為惡與證人出向牌跪約正副問明約史即照

口詞記于惡簿為惡者叩四頭起約正約副先將本甲善惡事勸戒一番約史講又將本甲善惡事勸戒一番畢約講講勸善一條講律演一條畢左右二扇叩簿畢其有事不到者甲中代之給假叩簿寫一假字但不許連給三假至日應舉善惡者亦不許給假畢總揖

聖諭而退仍將格葉未完事件叮嚀申戒下會定完如約正副講史一人有事不到三人

約本

一

七

約之行事

一每百家選約正一人約副一人俱以正直公道能管束處斷者為之約史一人約講一人俱以正直識字能勸善戒惡者為之如百家之內無此四人二百家有此八人還相管束亦可或八人總管二百家亦可或不足二百家或二百家有零者在州縣正官各隨地方街巷村落遠近編派難以拘泥但不許越管之制不便挨查其同居

父子兄弟只報一名在約分居者人人在約如有樂善之人父子兄弟情願俱入鄉約者聽從其便

一選約正約副約講約史須百家箇箇情願者選甲長洵九家箇箇推服及常不出外者如扶同濫舉非人許不願者舉出但全人難得或舊過而改新或善多而過少或口毒而心善者情願從今學好不妨准收

一甲長

不服人許九家同稟於約正副如果

不稱九家另舉一人更之不許輪流攀當

約正副不服人許九十八家同稟於官如

果不稱衆人另舉一人更之不許一人私

告中間如有以曲為直將善作惡向親識

受買囑報私讐欺貧賤大傷公論者亦該

同約公報到官小者本約除名紀惡於中

明亭大者比衆加倍究處如無大過及三

五人私怨者不許輕更約正副致有投充

推諉以生奸弊

一州縣正官先將各約為善為惡之人密細訪察要見某約某人某日為某善事某約某人某日為某惡事却將各約善惡兩簿及作善作惡之人拘查或隨便親到本約呼喚審問如果善惡是真而本約不實書寫者除當面獎戒外約正副講史各重責紀過甲長四隣隱匿不報者與作惡之人一體重究

一旌善申明二亭

一國初設老人二名以佐州縣之政但老人名

色近皆歸於里甲催科及僕隸頂當朝撫

暮楚人皆恥為今選舉州縣殷實有德二

人另名公正總理城中鄉約四鄉再選公

正八人分理各鄉鄉約各約正副講史不

公不法聽甘糾舉應更換者聽其保舉各

給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給與耆老衣冠

如果正直無私督約有功者三年給與冠

帶

一約正副舉行鄉約一年之外許戴耆老幅巾青直身博帶見州縣行兩跪一揖禮州縣起立答揖見本院亦許兩跪一揖本院起立拱手本一平民一旦如此優待為約正副者可不勉勵奮發勸善懲惡表正風俗以仰體上官之心乎

一約中一年無人違犯條款格葉者約正旌善亭紀善一次二年無犯者約副亦於旌善亭紀善一次三年無犯者約正副二人

先以花紅卮酒賞送於公堂約講史各紀善於旌善亭一次六年無過者約正副講史各送扁一面本約九年不違犯條款格葉者同約保舉約正給與冠帶約副免本身差役仍與約講史俱給約正衣冠以禮相待十二年約中不違犯條款格葉者約正副各送牌扁書本院姓名待年至七十仍從各約通舉准入鄉飲酒席其約正年近七十不能待九年者掌印官每年考其

勤惰公私等第但肯實心任事三考各約第一者三年亦准冠帶

一約正副講史止為管教一約之人不許接送官員及州縣一切差委接應聽事朔望升堂及不干本約事情無故騷擾拘喚無罪輕加凌辱以傷優禮良民之體違者掌印官即係辱庸不肖壞亂鄉約雖有他長亦行戒飭

一約正副講史除正項親朋禮節往來外如有處分本約事情因而受人隻雞杯酒斗穀分銀者即係不立行耻無恥之人被本約許出枷鎖送迎仍紀惡申明亭鄉紳不與為禮

一除緝紳舉監生員不須統入鄉約外其致仕閑住州縣佐貳首領及省祭散官衣巾生員但有德望眾推為約正副者州縣官以見任鄉官在學生員禮貌一體優待與各約正副另班行禮

一鄉約呈報善惡及條陳利害者不分是何
行門俱用速士粗紙手本封袋縫上寫某
州縣某字約約正副某人某人封若係緊
約公報則寫某州縣某字約約正某人等
同封不許用細紙以生科派之端
一大奸大惡久慣行兇報惡紀惡動輒與人
為讐者許同約百家連名指實用手本封
固差約中一人密稟州縣掌印正官差的
當兵快當時鎖拏扭解本院

一鄉約之中不怕豪強棍惡只怕浮薄少年
此等浮薄之子或係大家貴族倚托門第
錢財將欲不編入約此人置之何地將欲
編之約內彼傲氣雄心輕口薄舌無恂恂
鄉黨之謙懷卑卑貧賤之意甲中不敢舉
過約中不敢紀惡或造言捏事或構怨生
讐其明理父兄當思共守

聖諭科條替伊教誨子弟不護短不尤人不明
理者或到約中發怒令長少難堪或向州

縣通呈托守令處置彼庸懦有司那分皂
白約中一夥平民何苦與人鬭氣從此而
一約壞矣一約壞而各約皆壞矣以後約
中少年務要低心下氣一遵條款格葉不
許分毫傲慢掌印官時時另行體察但有
擾混一約不成者另申本院施行如有徇
私誣善以傷衆心者訪知以嚴軟論
一約中除樂戶家奴及傭工佃戶各屬房主
地主族查管束不許救入鄉甲外其餘不
分匠作裁縫厨役皂隸快手門禁馬夫但
係本縣老戶人家或客商經年久住情願
入約者俱許編入鄉甲以鄉黨輩數盡序
不許作踐

一各州縣做豎牌十面長二尺寬八寸凡不
養父母時常忤逆者牌書不孝某人骨肉
無恩尊長無禮夫妻無情父子生分牌書
不義某人偷雞摸狗拔樹招殺係本縣老
戶人民者牌書做賊某人賭博開場等語

牌書賭博某人遊手幫開牌書究根某人
生事毆人牌書兇徒某人詭隱地糧教唆
詞訟陰險害人貪婪利己牌書奸民某人
口無實言行無實事搬弄是非妄傳誣告
牌書詐偽某人誣騙財物勾引婦人及一
切幹事不顧行上體面人所共惡者牌書
無耻某人嫖蕩破家牌書敗子某人各用
大字釘於本犯門左每會跪約聽講街民
不與往來

兩院訪拏即將此人舉報待十分悔悟本
約連名出連坐甘結保其省改者方許去
其門牌

一鄉約有犯除徒流以上自有應得罪名外
其餘紀惡呈報訪知等事不係告發者只
是朴責重者執號不許問罪

一各約紀善紀惡紀和紀改四簿有司終日
查考候如一百二十約每日照依約號次
序初一日某字鋪等四約講史送簿來看

掌印官細查善有可賞者批獎三二句惡
有當懲者批戒三二句其和處不當者即
與更正罪惡大而和不足以盡法貧者拘
來責治不貧者罰穀多不過五石少不下
一石註於簿上責令甲長催完不次查簿
即於罰穀項下註某月日納訖其穀即貯
本會殷實之家以備本約社師束脩及孤
老殘疾賑濟或本約不得已公用俱約正
呈知掌印官方准動支不許有司將穀入
倉違者以科罰坐罪其批查約簿俱以紅
筆大約每日查數本一月查一週其大善
大惡登記州縣善惡和改簿上以備申呈
上司大加獎賞拏問施行

一凡講約之日遇大雨雪改於次日不向甲
長給假而不到者紀過一次無假三次不
到約者稟官
一麥忙放通假雨會秋忙放通假雨會其間
或疾病或家中疾病或公事或忙事或遠

行給單假者俱許准理其疾病及遠行之
入過三假後再給不許每會點卯不到罰
穀致誤窮漢生理違者罪坐正副講史
一每約百家選保正一人百五十家量加選
保正副各一人鄉甲之內屬本縣者聽其
挨查出八鄉甲之外屬房主地主者聽其
訪問但有為盜窩盜聽其舉報到官但有
失盜聽其率領各甲救護其甲中人等除
六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免其救護外其
餘壯丁十月後收秋已畢三月前農工未
動各家所備鎗刀弓箭短棍繩鞭等器一
百家或二百家內共覓教士一人令其習
學武藝一年覓一人習一藝不及五年而
各藝皆熟矣又以本甲教本甲不及五年
而各人皆熟矣一甲共置緝一面保正副
各置銃三杆遇有盜賊打劫甲中鳴鐸保
中放銃一擁救護但於盜所生獲或札死
強賊一名者州縣官花紅鼓樂迎至公堂

銀杯通酒三杯當時賞銀十兩仍給帖一
張免其本身差役如果賊見救護人多要
殺失主解圍失主見賊要殺罵人不許救
護保甲人等一味上前捉賊不許因而解
散並盜賊殺人與救護者無干盜賊走脫
則救護者何用況賊見失主罵人而救護
者不散彼何讐於失主而殺之哉
一保正副須選家道殷實力量強壯行止服
人者為之如有優占即令其子男弟姪為
之不許掌印官聽屬徇情巡捕官受賄賣
放却為無德貧棍頂充蓋盜賊打劫不尋
窮漢而棍徒保正豈能率人借保甲之法
率百人之衆代富勢者看守家財何負於
彼而推托以圖苟免哉是法也有司必不
遵行但遇地方失事賊盜脫逃者掌印巡
捕官即註劣考
一鄉甲之約良民分理于下有司總理于上
提綱挈領政教易行日考月稽奸弊自革

媿庸劣願與諸君子共勉之

Diagram illustrating the layou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room (classroom arrangement).

The diagram shows two rows of desks and chairs, labeled "約史位" (History Position) and "約果" (Fruit).

The top row of desks is labeled "約史位" (History Position) and "約果" (Fruit). The desk surface contains a large sign with the text "諭聖訓" (Imperial Edicts) and "聖訓" (Imperial Instructions). To the right of the desk is a small table with a sign that reads "天地神明綱紀" (Heaven, Earth, Spirits, and Divine Order).

The bottom row of desks is labeled "約史位" (History Position) and "約果" (Fruit). The desk surface contains a large sign with the text "約史位" (History Position) and "約果" (Fruit).

Below the diagram, the text "第一班" (First Class) and "第二班" (Second Class) is visible, indicating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for different classes.

以壓嫉妬之口

聖

諭

格

葉

州	字約第甲	係籍戶
父	在衣食	缺忤逆祭掃缺
長上	尊敬鄉里	和睦放債違禁
子	孫	教訓
地頃畝	分差糧	完完完完
生理	勤惰用度	儉奢
救命會積錢	千百十	文量貧富為多寡
積菜	百十斤	積糞十車
養牛隻驢	頭猪	口羊隻雞十隻
栽桑	百十株	栽百十株榆百十株
柳	百十株	栽百十株雜樹百十株
取繭絲	十斤	兩紡花十斤兩
衣食足	身無破絮家無糟糠	
荒閑地土	畝分種菜	畝分
賭博	宿娼	酗酒詐財
聚眾行兇	白連隨會	
容留姦盜生人	行使大秤小斗	
被人告次	不費	次唆證人

填格葉法

第一格填葉縣某字約第幾甲係約正副
史則填約正約副約講約史係甲長則填
甲長係甲長則填甲長係人保軍民匠
籍或上或中或下下戶

第二格父在母不在母下填一不字母在父
不在父下填一不字俱在父母下填一俱
字俱不在父母下寫一不在

第四格填子某人某人孫某人某人
或時常或不通

第五格填地幾頃幾十幾畝一限完填一字
二限完填二字三四限俱同

第六格填在農生理或賣酒坐生理或傭工生
理各照生理填寫

以上俱於領格葉之日約講史審明填
寫其錢糧四限完一限填一限

一十二月十六日約正率十甲長焚香誓神
曰凡我會人審填格葉遵行者不許誣枉
違犯者不許回護如有不公不實神鬼鑒

察身家總禍叩四頭起約正先喚第一甲長到

聖諭前填第二格約更問某人事奉父母衣食有無缺少如缺則於衣食下填一常字不缺則填一不字祭掃缺填一常字不缺填一不字

第三格尊敬長上填一長字不尊敬填一不字鄉里和睦填一常字不和睦填一不字放債違禁填一常字不違禁填一不字

第四格子孫教訓填一常字不教訓填一不字

第六格或常勤不惰或常惰不勤或好奢不儉或好儉不奢各照格填

第七格填錢數各照多寡實書

第八格填積禾積糞數

第九格填牛驢猪羊雞隻數

第十格十一格填栽樹數

第十二格填絲綿數俱分毫不許增減

第十三格衣食四項填不缺衣食者填亦足

次貧填畧足貧填不足身無之上填未至二字極貧填不足身無之上填見今二字

第十四格荒地種菜照數填

第十五十六十七格犯者填時常字不犯者填不敢字

第十八格被告三款照次數填填畢至十二月二十日以後約正將格葉冊單釘送掌

印官處查遵違全遵無違者紀大善一次

全違無遵者紀大惡一次仍行責治半違

半遵者量輕重酌處仍將舊格葉收庫照數登新格葉於各約其格葉一年一發鄉

約三年一發紙張工墨之費許於正項公

用錢糧開銷若正副講史甲長填格葉不公不實者訪出各重責枷彌其約史甲長

格葉四隣報填正副講格葉十甲長報填俱不許扶同妄報一字

編鄉甲字號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正直公平惟愛忻喜忍耐
讓恭溫和平柔美畏天守法懷德循理知止存心
省身克己知仁宣指睦姻任恤富貴康寧昌盛
豐足進修講習敬謹純篤操持有常千積百鍊
勸君學好希聖為終端方清靜實行真言淑慎
莊潔福壽延綿吉祥如意飽煖安然

續編鄉甲子誦

人鍾五秀靈於萬物慧悟聰明剛毅樸訥六府
三事水火金木復性原是正德二字利用厚生土穀陰陽

寒暑日月星辰昭晰宇宙鑒視嚴森春冰惕勵
戒懼臨深一鄉善士鸞鳳麒麟請官賞民頌此感
彼欽凡茲黎庶細聽吾說望公能依致我樂悅
恩則雨露威是霜雪路只雨不從爾審擇

右一約分占一字如約多而字號少者疊

鄉甲約卷之三

一和處事情以息爭訟事人生天地間誰沒
箇良心冬人掣出良心來少人的就還人
惱着人就陪話自家得罪於人自家就認
不是這等有甚麼爭競只為那奸狡的利
己損人強梁的欺大壓小昧心的枉口刀
舌或自知理虧先通攔頭假狀或買求硬
證專告無影虛詞到那衙門時吏書皂隸
使了多少錢榜板鎖枷受了多少氣有年

鄉甲約卷之三

重

沒月誤了多少營生往來酒飯使了多少
盤纏父母妻子就了多少憂愁一入衙門
身體不屬自家田宅不能自保俗語云原
告被告四六使鈔又云官府不明沒理的
也贏你自尋思告狀那有一件好處且如
鄉隣有事你知我見咄瞞過了誰如有不
平到那鄉約中口稟一番約正副差本甲
人喚來一問如係兩約請兩處約正在一
處同問誰是誰非眼同證見二問明是那

證見押美那理屈的替那理直的發覺
物上門陪話約史仍將所問事情來歷始
末一一記于和簿如事情稍重及不服處
斷者不問告何衙門約正副分別是非補
呈子一張遞于問官以憑從公究處仍將
理屈者紀惡如本約處分不公約正副坐
罪如處分極公而誣枉約正副者分外加
責這等和處既不失鄉親體面又省了多
少錢財免了多少凌辱何等便宜各約百

姓切記吾言須至和簿者

計開

應和條件

一婚姻不明審問原媒某女定與某男受何
定禮量其貧富除富貴人家外其餘下三
則人家多不過十兩少不過三兩主令成
婚若嫌貧棄婿將女別嫁者本約審明待
告狀之日一同呈報

一地主不明查審文契中人應退回者退回

應找子粒者找子粒應補差糧者補差糧
美明主令改正若係欺隱詭寄不肯首正
者待告狀之日本約一同呈報

一罵詈鬪毆主令理屈之人置辦禮物與理
直者陪話若有傷者審明記日待告狀之
日一同呈報

一牲畜食踐田禾照畝賠償如打死人牲畜
者照價賠償

一放債三年以上本利交還不與者處追借

人財不還及毀壞者主令賠補

一錢到取贖房地力不能回者果係日久利

多酌量情法兩便委曲處分無令貧人失業

一買賣貨物不公虧損人者主令改正不改

者紀惡呈報

一地界房界不明者查明改正

一走失收留人口牲畜主令各還本主中間

事情應處分者處分應呈報者呈報

一約中處和事情不係偷私受財誣直作曲

冤枉良善者有司不許將約正約副擅加凌辱

一除徒流以上罪名本約不得專斷外其笞杖事情掌印官將詞批與原告執付本約問明開具手本以憑處斷願息者聽登和簿徑繳原詞有司不許加罪若將輕小事情不批本約而徑批佐貳首領陰陽義民等官差皂快勾拘者掌印官另議

一本約之人在別州縣生事者聽各處官司

斷理若在本縣別約生事者聽別約斷理事完之日仍付本約紀惡若本約偏聽與別州縣別約為讐者掌印官問明將為讐之人盡法重處

一大小過失不分新舊但能自首改正者俱免究罪

國初老人里長俱許笞杖斷決今恐是非連累只用口說和處倘有因成人命併不許

干連本約違者有司另議
此卷後添餘葉五十張以載本約和處之事

鄉甲約卷之四

一紀善以重良民事天理在人心箇箇都有
那一箇人平生沒一件好事那一日不說
幾句好話所以

朝廷設那旌善亭以記善民使為善之人各
姓褒揚不善之人知所羞媿近來教化不
行百姓們就幹一好事官府不知就存一
好心鄉黨不重將你學好的百姓都虧負
了我今置一本紀善簿放在鄉約中凡我

鄉甲約卷之五

幸

百姓不論貴賤貧富老少尊卑有一善事
不論夫小四隣報於甲長到那會日舉在
鄉約裏面將那好事就記在紀善簿上天
長日久好事漸多州縣官吊查真實類報
本院或各道出巡吊查那鄉約善簿細細
分別誰是大善誰是小善誰是真善誰是
假善誰人善多誰人善少逐一等第明白
以憑輕重禮待如被告到官會行大善者
如何會行小善者如何無善者如何如賑

濟獨免會行大善者如何會行小善者如
何無善者如何如鄉飲冠帶會行大善者
如何會行小善者如何無善者如何善大
善多并便宜必多善小善少者便宜必少
無善可稱者只以常人相待約正約副約
講約史人等務要秉公持正上誓

天地神明下服尊卑長幼記一善不許假捏徇
私懷恨刁難如有善應紀而不紀本無善
不當紀而紀及不由四隣甲長舉報不同

鄉甲約卷之五

幸

正副講史問明不寫善事實跡者罪坐正
副講史四人今將應紀善事大畧開列于
後仰鄉約遵照施行其為善在條件之外
者不妨指事直書須至簿者

計開

善行條件

一孝順父母者一事為一大善
一尊敬長上者一事為一善
一捨義學義字捨飯捨衣捨藥捨方及報信

指路者為一善多者為一大善

一勸化十人改過者為大善五六人為中善

一二人為小善能化大惡者一人准作十

人

一眾人貧苦助人婚喪可值銀二三兩為大

善一兩以上為中善五錢以下為小善

一他人告狀勸回和解者一事為一善

一能成就人好事者一事為一善大者為一

大善

一能拯人患難者一事為一善拯人一命者

為一大善

一修橋補路者一事為一善修寺廟塑鬼神

喫素念經朝山設醮者此是誦神求福之

人不許紀善

一家富而衣服車馬酒席不肯奢華只尚節

儉者一事為一善

一能受辱忍事者一事為一善

一拾人物不隱昧即還原主者百錢即紀一

善多者紀一大善

一牛馬驅驟死而能葬者及不食牛馬驅驟

肉者一事為一善

一幹公道事不行奸巧者為一善

一積穀積錢過數者為一善

一一年能守格葉者為一大善

一一年不犯條款者為一善

一九族之親貧老無依能收養或給衣食金

活終身者准二大善

一同行替人勞苦同飯替人還錢同事而已

無罪替人分過同勞而已獨善不肯專功

小事紀一小善大事紀一大善

一百姓有大善人所共知眾所推服者許約

中連名不時揭報掌印正官申詳本院以

憑優獎其尤關係風化倫理者仍送牌匾

鼓樂花紅以示旌異

一凡小善五次中善三次俱准大善一次紀

名於旌善亭上面大書姓名下面分紀實

事犯公罪到官杖一百以下者應納贖
免其納贖應的決免其的決牌上仍存姓
名若犯私罪者免紀惡一次罪姑減半若
再犯私罪者不准饒免善牌除名惡牌紀
過

此卷後添餘葉五十張以載本約善人之事

鄉甲約卷之五

一紀惡以示懲戒事

朝廷設官滿天下不為管善良之民那善良
之民他納糧當差分毫不少兇心惡事一
世不為立身則行公道積陰陽見人則深
唱喏高舉手天下要那許多官何用以為
你這不良之民兇惡的拏刀弄杖欺凌那
善良強梁的倚勢恃財作踐那柔弱奸巧
的百計千方唆哄那老實

朝廷差糧詭隱延捱不肯上納他人財帛搶
騙爭奪沒些廉耻清平世界叫你這夥人
混的不得安生所以

朝廷無奈做一部

大明律置五等苦刑罰設天下大小官員只為
鈐束你只夥歪人替那公王善良的百姓
作主隨你是何等英雄好漢

朝廷法度還比你勢要你就走在海角天涯
也拏得你不就將你殺了剛了你往那裏

去但念你這人，生下來時遇着不省心的父母，少調教，長大了時和那不學無術的親朋，亂道胡行，十分壞了自家名，箇人全不覺自家，你如臭屎一般，那般誰好說你，誰敢做了箇沒行止的，你犯了刑罰時，就是箇沒主兒的身子，你做父母的，也是苦命，你做妻兒的，也是苦命，此地位悔之何及，我不說只將犯條款，在紀惡簿上，你這簿子，上州縣官，雙月肯改的，便罷，中過失，與縣官處置，大過失，定然

解米，我台有法度，將你做箇惡人的樣子，若要救你性命，除是約正約副，領着聚會中人，保你，我纔饒你，我定不失言，你們千萬記着，須至簿者，計開

惡行條件

一、子婦衝撞父母及自吃酒肉，父母粗茶淡飯，自穿絹帛，父母破衣爛裳，自騎鞍馬，父母步行，自享安閒，父母勞苦，及一切不服管束，氣惱爺娘，親死三年不穿服，內宿娼作樂者，是為不孝之子，四隣甲長報知，約正副，紀惡開揭，送官情重者，扭解本院

一、卑幼侮慢尊長，兄弟互結冤讐，隣里以小事相爭，親戚以微嫌起怨，甲長報知，約正副，即與扶禮，仍處分明，白登記和簿，其卑幼兩犯尊長者，約正副開揭報官，以憑究處

一、丈夫寵妾凌妻，正妻欺夫虐妾，繼母虐

前子婦翁嫌婿改婚伯叔兄弟欺凌寡婦
孤兒逼嫁奪產公澳因賄送供給凌虐兒
婦小姑小叔陷害哥嫂婦長兄騙占卑幼
家財買使義女賣與人為妾以上數事俱
係惡俗許以隣甲長約正副苦勸不改者
開具揭帖公同稟官以憑重處
一白蓮教無為教南陽教明尊教白雲宗百
家成群千人為號持齋念佛暗結私通夜
聚曉散或妄言天文或僭稱官號歛騙錢
財姦污婦女愚民被其欺騙全不知其詐
偽誠可哀憐四隣甲長稟知約正副止將
傳頭教主開寫實跡鄉紳送官或本教中
人有能拏獲真正傳頭教主送官者俱賞
銀五十兩其餘吃素念佛男婦限本約勸
化三箇月仍舊聚會邪說不改者約正副
體訪真實報知州縣依律以妖言惑衆定
問死罪仍押鎖家屬待拏獲傳頭教主之
日然後釋放其四隣甲長明知不舉者即

係同夥妖民一例盡法重究至于術士邪
人迴避鎮魔及驢馱神像頭頂佛經化緣
修造者約中不許容留施捨違者約正副
紀惡呈報
一三五成群焚香飲血帶刀持棍一家有怨
則同去報警上門亂行採打見人財帛則
設法搶奪到官捏證扛幫或挾騙娼婦財
物盜搶成熟田禾百端為害一方不寧者
約正約副率領同會之人詳開惡事通送
掌印正官扭解本院
一暴橫兇徒拏磚握石擦掌摩拳氣高聲粗
無故開口罵人動說打死對命或強買貨
物或硬主事情或撒潑圓賴錢財鄉約有
此等人不分初犯再犯事大事小約正副
連名同會之人詳開惡事通送掌印正官
盡法施行
一刻薄賊名或爭酒食起恨或因借債懷讐
腳踏茂盛田苗拔打未成瓜菓或夜燒房

屋柴薪或毀傷牲畜器物或採打小兒或唆詞作證此等之者除將本犯盡法重治外仍將拏獲之人照捕盜例一體給賞

一淫邪棍徒竄竄良家婦女騙買為妾因致包姦娼婦敗亂家風因致令妻室投井自縊者正副許不時指實送官仍解本院

一甲中除開酒飯之外其餘往來親友疑之人不係本鄉處人民野坐何處此何幹或係向係賭博相識問如踪跡可疑即但有出外經宿者故到於某家帶何物件回來仍告隣家查

畜器物或採打小兒或人最可氣恨但有拏獲重治外仍將拏獲之人

家婦女騙買為妾因致包姦娼婦敗亂家風因致令妻室投井自縊者正副許不時指實送官仍解本院

家宿下過客暫時經行人所共知若遇面生可本里四隣甲長查其何帶何行李因何相交來道友或係竊訪通家或盜賊合夥務要十分盤便密細報官本甲之人

百知四隣甲長有何事物件回來仍告隣家查

其有無添帶物件如財物以送甲長稟於本約送官施行及無故而搜詐者四隣甲長賃房買賣客戶在村農作流民務尋的當保人熟知來歷方許本院住人共若干家五一庄頭法互相覺舉家主或一月半月所幹何事所交何人如不仔細出外作賊或窩藏外盜者房主

曾否知情不分是何人家俱以別治罪

賭博開場之家幫間綽摸之年破家或勾引痴愚迷性彼陰傾騙財幫食四隣甲長有及攤場財物查其起滅情弊報當時送官除將在场財物給與人名下追殺三石充賞

造言生事弄巧行奸好講閨門是非慣貼

著即便查覺察不廣房主地主

容留仍將

遍照鄉約

院人

致令

地主不問

向主律分

或毀賤幼

陽向

約正副

於犯

匿名謠語破毀人家好事離間人家骨肉
這等壞心奸民四隣甲長報知約正副小
者初犯紀惡改正大者及再犯者開揭送
官盡法重處

一雞鴨狗過牆牛馬猪羊入院當時趕送
出門或知是四隣之物次日送還如收藏
三日本主尋而不與者即係盜賊本約紀
惡一次仍報知州縣懲治再不改者以竊
盜論其兵快應捕人役誣執平人以賊細

縛苦拷詐騙財物公差下鄉打詐需索者
輕則本約紀惡重則指事連名報官若畏
懼不報者約正副甲長一體重治

士農工商每日各有生理如有遊食光棍
短衣長裙高帽細網酒朋茶友趁今日遊街
或捕鳥聞雞或圍棋雙陸安閒自在一百沒
生活一月以上者紀過一次再月不改者
甲長約正副報於州縣拘令照月應當輜
扛等夫以罰其情

一醉酒無德打街罵巷怒子毆妻及子弟生
事父兄不說婦人罵街男子不管者四隣
甲長報約正副紀惡以憑查處再次不
改者報官懲治

一放債只許一年三分起利過三年者本利
倍還不還者法當告理若一年加倍起利
及雖過三年而折准田宅人口強掣欠主
操打苦拷者以勢豪論本約同名稟官究
治重者申解本院

一物價有千般斗秤無兩樣以後民間秤只
用十六兩半尺照官定法式物貴物賤只
在價上消長不許使假購人以後敢有私
用大小斗秤尺者甲中舉出重究有能奪
來稟官者准於犯人名下追銀三兩給賞
一縱放生畜作踐他人田禾強砍兩隣樹木
侵賴地界房界籠寄地土脫漏丁糧或稅
寫假契或造改文冊或造私錢假銀或信
邪人燒煉一切昧己瞞心說謊負約約中

有此等人不分初犯再犯俱要紀惡仍指

實報官依法重處

一騙賴財物不還花費官物不補正項錢糧
不納負累里長包賠者約中紀惡勸戒再
不改者報官

一戲子小唱水戶及不做生活少壯流氓及
遊食僧道乞食棍徒不分何等人家俱不
許容留如違將四隣甲長約正副一體重
究

一窩訪奸民與各衙門積快為通家以報私
詐財為得計大奸巨惡投托得以藏身富
戶良民無故忽然被禍約中但有此人豈
能欺瞞隣佑許四隣甲長報于約正副密
開實跡揭報掌印官嚴拏扭解本院如不
肯舉保者一體治罪

一律分良賤所以重鄉隣之體也以後富勢
家奴凌踐貧窮老戶爭坐爭行一打卜罵
者許約中連名稟官重懲如將家室

紀惡

一善惡不分大小凡犯條款事中者俱要實
紀公紀一人小惡不紀再一人犯中惡者
就要比列中惡不紀再有一人犯大惡者
就要比列到底紀惡不成不消三箇月大
家攀扯起來正副講史何辭以對但查簿
之時掌印官酌量大小自有處分耳
此卷後添餘葉五十張以載本約惡人之事

鄉甲約卷之六

一許改過以宥愚民事人非克舜誰能無過
不怕有過只怕不改過君子立心學好一
時性氣不平思想不到纔有差失自己羞
慚痛加悔恨小人立心原不公道幹事只
占便宜氣高膽大不顧死生性狠心奸不
遵理法若一一與他計較身也沒處安插
但念此等之人眼不見詩書耳不聞義理
心不知古道口不講王法今日纔入鄉約
纔學好人舊日歪心怎能就變為此立改
過簿一扇凡犯大惡監釘門牌紀惡申明
亭限一年不犯闔約保改除去監牌中惡
及三犯小惡者限半年小惡限三箇月約
正副講史及本甲保改者俱登改過簿上
舊日罪名雖惡簿不除後來通不計較待
善簿有名之日仍以善人相待凡我百姓
各務洗心滌慮但不殺人放火強姦斷路
其餘都許改過既登改過簿上有人將舊

鄉甲約卷之五

過告官者州縣官不許准理有人將舊過
許條者約正副將許條之人紀惡一次仰
各州縣及各約人等一體遵行須至簿者
計開
一犯大過及三犯中過者上司訪察便該
報名拏問如有保改狀到官登名改簿者
免其訪察拏問
一犯大過三犯中過五犯小過紀惡申明
亭者約中跪會聽講會人不與相揖酒席
不許入坐若登名改過簿者照常以禮相
待
一門釘監牌者見官囚首不許戴帽一年限
滿再有改者方許除牌
一門釘監牌申明亭紀惡者原係充警人數
每朔望升堂責令跪於公堂將申明亭過
端高聲自念一遍叩四頭出所有保改狀
到官者免念堂
一有過之人登名改簿以後能行大善舉

心服者將申明亭過端盡與洗	以後真成善人有指實者取公	甲長隣佑保結州縣大書從義	門端以示旌獎	一善簿紀善後雖犯惡善簿不混	紀惡後雖有善惡簿不掩其短	惟是門左監牌申明亭惡跡准	一大惡登申明亭牌上者須有大	對得過大善也不紀錄只將惡	名事實准與洗去兩紀大惡乃	者門左釘監牌示辱待闔約保	除去門牌其申明亭惡名不准	一大惡限滿保狀式只用甲長一	本縣某字約約正副講史某人	某人甲衆某人為改過事本約	日為某事紀大惡一次至今限	犯情願改過如再犯者其等甘	罪須至保狀者
去待三年	正約正副	三字扁其	其長惡簿	俱各存之	除洗耳	善一次平	入牌上姓	一惡可恨	改者姑准	除去	久投遞	本甲甲長	某人某月	滿並無違	心一例同		

某年月日約正講史某某某甲長某印衆	某某俱畫十字一張存房一張發約掌	印官將本犯紀惡名下紅筆註四字云准	入改簿	大惡除牌保狀式只用正副講史四人投遞	本縣某字約約正副講史某人等十甲甲	正某人等為保全體面事本約某人委犯	重罪監釘門牌示警已經一年深自愧悔	理合保領自新伏乞除去監牌准入改簿	如再違條某等一例同罪須至保狀者	其年月日約正十約副十約講十約史十	十甲甲長十十甲衆十此狀一張發約	一張存房掌印官批云准除去監牌收名	改簿
------------------	-----------------	------------------	-----	-------------------	------------------	------------------	------------------	------------------	-----------------	------------------	-----------------	------------------	----

重刊風憲約序

風憲約者

中執法甯城呂公觀察三晉時
所與郡國大夫約也編中提刑
之條五十二按察之條二十總
之飭吏治以奠民生要旨如斯
焉已攷之元命苞曰刑者例也

序

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井刀
以守之割其情也繇天放已還
艾服滋長而網滋密焉繁脂秋
荼析楊為市嚮非宅哀矜之衷
乃平乃允茹恩于戴盆原情于
噬腊鮮不濫矣故曰欽哉惟刑
之恤曰治陳於刑而仁行焉則

刑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周官以

六典簡群吏顯序邦政漢世歲
遣使按部州郡舉察治行而又
厯功能之詔嚴認舉之坐蓋詳
矣乃至神雀五鳳間良吏為盛
潁川渤海之倫廉平寬和廩廩
德讓君子至今韙焉斯考覈之

序

序

明效已是編凡詮胥列擣事選
言挈明慎之型標循良之鑒昭
哉人牧之端鵠乎寧言三晉博
之方隅銅墨之隘言不易矣不
佞之以

璽書按梁也梁蓋號極救乎異時歲
游侵民委為道瑾器訟喧囂緒

衣黑幘已虛日間以一之章民
推埋快不逞邑里為最一時長
吏率驚虛殼而邀實意格以漢
京氏之考則惴惴奉職者半計
簿具文者半欺悞避課不在民
者不欺也哀此憚民更生之謂
何不佞蓋惻乎亟取

公已試之約廣之茲土與司土
者共之先民有言君子之行政
也辟醫師之用藥然藥取其瘳
病方不必自已出梁乎猶病者
自腠理以至絡節靡不受病茲
約固長桑之上池也寧論方不
自己不以藥此察民哉唯我守

長丞尉被黜此書守為吏范
以拔進先保嬰之愛亡以禁緣
亟烹鮮之理已以懸甯右閉關
之恩廉以短操慈以綏明以
照扶慎以止辟刑也如山獄也
如火矢心宣猶斬壽民脉則中
土之疾庶其有瘳觀風使入

報且有狀矣語有之曰不習為吏視
已成事又云人頽榮名諸大夫
即希蹤古循吏之業思垂不朽
之名也不佞則手是編與諸大
夫約

萬曆癸巳夏柏人陳登雲書于
澄清署

風憲約卷之六

提刑事宜 五十二款

本司執

九重法紀司三晉生靈凡笞杖以上訟不得其情刑不得其當者皆得提勘平反務俾生者無覆盆之嘆死者甘伏劍之心方為稱職昔孔子論德禮刑政猶分本末今德禮不敢問設以政道之而民不從即用殺吾猶恐邇來治世只恃齊之以刑四字耳果

風憲約卷之六

前

皆道之以政者乎以刑齊之而當其罪即用殺吾猶恐邇來鞠獄只恃嚴加拷掠一法耳果自信無冤民乎夫人情一語之冤不關榮辱猶且裂眦急喉反覆辯白至指天誓日而不肯下况妄加鞭笞誤以徒流甚者薶九泉不化之氣為千古飲恨之魂乎夫決獄弗慎有司之罪專百十郡邑之刑名而騷然若鼙鼓則提刑者非罪之魁耶所有應禁應行事宜願與百執事審圖

肱願與同志者共之耳意激切而語直懇
編急自慚然明罰勅法責在當司倘不厭
煩屑而一涉眇一沉患油然而下膏澤以潤
蒼赤即有深憾於余余固甘之矣仰府州
掌印官即將發下書冊通行所屬正佐首
領官員一體遵行勿得視為文具杪案依
准呈來

風憲約卷之六

前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呂 為申
明職掌以肅吏治以奠民生事照得本司
謬膺風紀吏治民生皆有專責顧民生之
未奠有六追呼苦於太濫問斷苦於太淹
擬罪苦於太密追贖苦於太刻拘禁苦於
太易隸卒苦於太縱此六者皆提刑事也
吏治之不肅亦有六虛文日盛而實政亡
厚道日隆而公法廢人事日精而民務疎
頹靡日甚而振舉難情昧常多而精明少
為家念重而為

國輕此六者皆按察事也本司履任數月本
無意於科條通來審聽諸獄觀察群吏賢
者常半質美而意向不殷志確而才識不
逮者亦常半下焉者不盡無也賢者嫌於
自賢既不肯以所得告友邦友邦亦自賢
也而不得聞賢者之告則常告莫若余余
豈容終隱默哉昔余為令兩邑才短而心
實苦其告百執事者誠非所能亦得之斯

焉此豈希王賀陰德避甯成陰譴要以仰
體

上帝好生之心將順

聖天子欽恤之意耳

人命二款

一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
被毆之日即自解衣服同見證要見被毆
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某
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
若干闊若干某處圓傷橫若干圍若干青
色紅色有腫無腫曾否皮破骨裂某某見
証即照狀式告辜仍即檮被毆之人投遞
到官官親相驗登記傷痕限以保辜日期
責令兇犯尋醫調理案候在官身死之日
即照狀式告檢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
檢驗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
在三日之內者姑准檢究外其餘死後告
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

唯真正人命其辜限之自係隔月者要查
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慎也
一人命招情批詳到日即時解任赴檢當場
審定即日便具招申如承委官真係有疾
及萬不得已事情文到當即具辭以便別
委洗冤條令赴檢不許過兩時具招不許
過當日可謂至嚴矣以後委官但批到三
日不赴檢檢後五日不具招者官以才力
不及註考其赴檢日期亦要詳開以便查

核若提問犯人所在州縣開到當日不拘
拘到當日不發者問官即於中呈內明開
占愆疎緩緣由庶罪有所歸不致相累
一獄貴初情謂犯事之始智巧未生情實易
得數審之後買免多方機穽難出是矣須
知初勘者何官果檢驗者掌印正官手識
見精明手持法廉正手鞠獄虛慎手則初
情乃確案也倘初委佐貳首領陰陽省察
老人才識昏短而群小輕忽操守卑汚而

供招苟且若是而初情寧可貴乎故招情
不厭反覆要以求當而已成案無拘也
一檢驗之時承委官嫌其凶穢皆不近死又
犯人扭鎖晚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作作
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間有
犯人與屍親爭傷而檢官竟不經目止執
一筆為作作騰錄耳及再更檢官再更作
作或暗賈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意欲輕
重多增疑似傷痕以致兩檢不同每駁四
五檢者終始未能歸一是死者既以挺刃
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爇分屍於身後冤讐
未雪暴露連年則檢官不慎之罪也以後
掌印正官凡遇人命事情嚴責吏作眼同
原被干証取四不扶同甘結便須萬分詳
慎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確然痛快庶
生死兩不食冤亦省後來屢駁屢勘耽延
累歲累苦多人耳

一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顛門耳根

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膛背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

一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於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干証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宜於

風憲約卷之六

毆

物

所毆之處檢驗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病疾撫按或生瘡被擊或負重着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着骨則紅日久或消重傷與久傷着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割白骨則檢驗真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證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檢驗動數十處傷痕上司以傷痕不對為駁

辭問官增毆打情節為比對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者如以為毆豈兩手執一槓兇器而對擊乎有昏夜醉後群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况證人乎大抵共毆只坐毆人因由檢傷只重原傷的處慎無刻舟膠柱致有冤情慎勿含糊模稜致多駁繁

風憲約卷之六

毆

六

一數批檢問非以求同正謂恐有冤抑相與平反耳近日承委官員不以人命為重或恐前官怨恨不敢異同或因犯者富貴不肯開釋或觀望上官之批語以為從違或描寫歷來之成案以了己事如此存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冤情其罪重於初審何者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天地神明豈無知我以後委勘人命重事務擇正直仁厚官員持虛秉公細加鞠審或前官怨我立異或後官與我不同總付之無

心蓋衆官同勘一事原為此事虛實同勘
一人原為此人生死豈以求媚人求勝人
哉此心不克人品可知矣

一昏夜被毆見証無人及屍無下落者只宜
案候密訪不可妄聽執猜鍛鍊成獄近世
耻無摘伏之明多成附會之罪書曰罪疑
惟輕又曰寧失不經夫以皋陶為士安有
罪疑不經之人何可寧失古人猶過慎如
此吾人未必過皋陶奈何必欲牽合羅織
以成人之死耶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慎之
慎之

一解審多係重情或隆冬盛暑或險路長途
或老幼病人或婦人隻身民間疾苦多少
難言問官發解止摘緊關且如人命正犯
一人屍親一人要緊干証二人或的當一
人足矣中間干連徒罪以下及徒罪以下
干証及供明人等盡數摘發寧家賊情除
正犯外只解夫主及寄贓之家其餘別無

要緊若人命除正犯屍親外盜賊除正犯
失主外解審過三人者問官之才力可知
中間如有情節不盡者招後明白說云除
某人係老病某人係輕罪某人係供明不
在緊關之數相應免解外今將某某等取
問罪犯

一屍親違攔辭除卑幼於尊長須要根究明
白斟酌准理外其親祖父母之於子孫夫
之於妻但違攔詞免問者果非致命破損
重傷死於當日不必過於搜求即與准理
主案備照其人命事情屍親未曾遠出不
當年告發而告於一年之外及不係有服
之親而旁人訐告及不係正告事情而擊
於切思之下開於粘單之中者不問虛實
俱不許准理如有妄准以興大獄以擾多
人者問官之不肖可知矣

一緊省重囚不下千餘起本司職在伸冤理
枉各犯豈無抱屈含冤法當解審恐有疎

虞止據招冊何由得實該州縣衙衙門
既官此地聞聽易真且典其獄審鞠尤便
文到之日要將在監重犯自到官日期原
發卷案逐一檢閱要見原告初時如何說
話後變何詞于證初時如何供稱緣何反
覆初覆問官是否賢能有無別故承行吏
書曾否受賄輕重情辭檢驗傷痕重輕緩
急果否致命搜獲贓物顏色分兩果否極
真仍提本犯干証失至屍親一一細審仍
於意外拘隣佑鄉甲款款詳推但有矜疑
即將招冊只用簡明畧節逐段畧批務在
得情不厭繁碎完日申呈本司一以見本
官盡心獄事一以見本官才識精明果可
平反即當轉呈或另行駁問或
題請疎枷此有司第一急務也若厭其繁猥止
據成案註一審語其誰不能倘本司細閱
情由與州縣相反而得其實者即將本官
指事註之下考兩起以上者定行參降

一近日有等奸民買死做傷妄告人命訪得
人家新葬問其是女是男多者數十金少
者十數金貪財奸民不顧血屬情願賣與
檢驗自己投作証人又買作伴以白礬蘇
木黑礬五倍製造淺淡青紅等傷任口喝
報檢官既不經目即看亦不細察曾有誣
成大獄此係法外之奸故無擬罪之律以
後問官審出真情買死賣屍俱引開棺見
屍律問以死罪其賣者仍分有服無服卑
幼尊長依律定擬決不可止擬誣告徒罪
既不得律意且無以懲大奸也
盜情土款
一地方失盜保甲人等負疎虞之罪快壯人
等懼比較之嚴彼此扶同胡疑妄指即將
平人及曾為竊盜及乞食貧民巧拏恠鄉
異拷嚴鞫手執失單逼之招認不合則搥
楚亂加偶合則令招夥盜既招則押使同
拏仍照前法拷掠致令展轉相誣甚者授

之口詞使之攀咬夫真賊不苦審固不折
承良民受非刑何所不認然則杜快之言
何可據哉以後快壯拏賊除真盜拒捕曾
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其餘止許綁縛
鎖銬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
有傷者快壯重懲革役有致命重傷者不
分盜之真假限內身死者許家屬告發定
擬償命

一真盜所招夥盜須差快壯訪拏此輩一執

紅票閭閻所至驚憂賊未獲則攀其旁親
遠族同鄉或誣其妻父母舅窩藏索足財
貨酒食仍令遠近跟捉拋家廢業騷擾多
端賊既獲則逼令攀咬富家寄賊盈其豁
整之求或指授讐人同盜使受敲朴之苦
株連蔓引人人自危及事定告官而昏庸
有司私其快壯仍罪告人深可痛恨以後
快壯訪知真賊所在即稟所正官同野
在地方保甲同行捕捉附在官不從致令

賊逃者申究但不許牽累以上無干平民
官不嚴禁致令被害之家赴告本司得實
者掌印官以才力不及恭降

一鄉約保甲法行家盡在稽掩之中雖僑
作乞丐之人動靜出入不能欺同約及一
甲四隣耳目假使平日為盜即當閭約報
官平日善良而被賊攀誣者即當閭約保
救要見某人平日本分生理全無非為某
家某日失盜本人某日在家如虛同罪甘
結到官問官即當存結聽保如後訪得實
而本犯脫逃者保人一例重究仍責緝捕
官惟是同約之人皆是盜賊便無可奈何倘
一鄉不為盜豈容一人為盜而百口保之
批即不敢公許為賊亦不肯公保真賊矣
一賊犯到官便須親審近見幾處掌印官憚
於任事懶於推鞠輒批佐貳首領等官令
之攜詞具獄彼彼官小而不據當識庸而不
精細惟快壯為指揮以夾打為上策况審

賊而原捕在旁但聞一語稱冤快壯且囑
且稟甚者服其反覆討出外面從新拷掠
且招上堂彼數經殘創已自消竟非係潑
耐之人誰敢堅執辯訴掌印官十九抄其
原供通詳院道如近日和縣黃典史情未
問真腿已夾折深可痛恨以後掌印官首
不親問只批佐貳者即係極不肖官員無
論有冤無冤以才力不及參降三次不改
者參究拏問

一掌印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查其情狀蓋
真偽之情辭色自別在裡之語辨問則窮
我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
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真情自見至
於隔別之報盜數同賊數同期會同事
跡同即無賊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殊不
可顯加嚴刑亦當明心細鞠或設法密訪
人命之疑獄亦然仁人心苦者識精當
必自有妙法但問刑罰之審具於謂之詳

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
獄者幸於此兩字留心焉無以夾棍等酷
刑為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

一失主通失狀未必一一皆真講張者甚多
而貪冒者居半起賊之時快壯通同有將
本人之物動指為賊者有比照失狀取一
二於典當舖以作賊者有獲真賊而快壯
先搜其細軟入己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
不真而錯認者有明見可愛之物而妄認
者有厭連累之久而妄認一二賊物殺賊
以完已事者有為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
蒼南呂公云余巡海右時有一寡婦被劫
獲盜十人搜賊俱在內有女鞋一對快壯
過寡婦家謂之曰鞋當有樣從之及縣官
審賊寡婦一一俱認問鞋曰我女之鞋也
問大小幾何曰有樣索家中樣比之不與
毫髮十人者無一語辯臨刑不數日矣而
真盜悉獲真賊悉出十人者乃得釋前賊

蓋十人家物也。近日有將良民為盜搜其家黃裙指為失主物者。失主認之。太原毛通判取當舖黃裙數腰雜置堂上。失主莫知所認。妄取不一呼。良民至則應手而得。曰此吾裙也。失主無辭。而良民遂釋。以後有司審賊不可草率。但失主賊物無記驗者。不可輒坐真賊。蓋指一物殺一人。可不慎與。

一近日盜賊招冊有賊無分毫供。稱花費無存者。要見賣與何人。須拘何人辯認。花費無存四字。豈宜殺人。我至於銀錢雖難辨。識者本極貧之家。忽然使用方便。要見財物何處得來。情有難掩。諺云指賊殺賊。如無賊而稱屈寧舍賊可也。

一近日治盜有情未真。賊未獲而死於杖下者。有供招未具而死於獄中者。招中泛稱陸續監放。天道有知。人之子不可獨殺。今奉決者不拘刑死病。

死聽其領埋外。其狀無指及情節可疑。而死於獄者。許屍。告發問官即保。縣酷暴輕者。祭呈降。里則定擬。故勘平人之律。決不輕縱。

一有盜之人不可盡。有首夥盜而誣一二。讐人稱為同盜者。本身非盜而受奸人買囑。假稱首盜。妄平人者。問官傾信其言。盡拘苦審。往往賊不獲死於嚴刑。今後首賊但有一人不真者。審有誣陷別情。

不准出首之律。仍開死罪。

一真盜脫逃。拏家屬送。蓋其妻子平日享為盜之利。忘勸救之。言無首報之舉。即使監追。亦不為過。至於盜所報夥賊。縱使脫逃。原無賊物。亦將送監。已久分曉。甚有將父母兄長送監者。古者罪人不孥。况尊長乎。有將翁婿姑舅送監者。彼且忘其骨肉。况疎薄乎。此皆殃及無辜。治獄之惡政也。以後攀報。不官而賊物無指者。但

許案候從容訪拏不許將家屬送監即係
真盜脫逃不許拏尊屬連屬送監倘真盜
妻子監死獄中即准抵罪不許更監別屬
逼要真賊者以酷論

一世無窩主則盜無潛踪盜無定在而窩主
有定在盜難知而窩主不難知有司肯嚴
保甲鄉約之法或行密訪首許之令但拏
真正窩主一名者卽於本犯名下追銀五
十兩充賞自首改過者免罪以後本州縣

窩主別州縣事發者卽將窩主所在掌印
官以昏庸參罷

姦情四款

一姦情原無証見易誣而難明故律稱非
所捕獲勿論姦婦有孕罪坐本婦者蓋慎
之也以後凡告姦情卽本婦招承亦勿准
理安知非本夫逼使騙賴又安知非本婦
有所希圖乎且婦女不至有孕卽姦亦勿
問姦亦所以全婦女之名卽而免凌逼之

性命為人父母不當如是耶若淫奔在逃
及被人捉獲則無詞矣

一強姦不分已成未成致逼婦女自盡身死
指證若真法宜坐抵何者強姦已當問絞
况因姦致死是二辟也何可輕縱若婦人
及年十三歲以上女子姦雖已成而婦女
無恙又不聲說則強和皆未可知有情雖
和而事發激羞因而變怒者有因他事失
好因而拏姦者有因至其室迹不別嫖報
讐貪利而誣姦者至於賸夜不識面目而
正據音聲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奪獲皆
不可草率坐姦以後問官凡婦女以和姦
發覺激羞自盡或被父母本夫毆打因而
自盡身死者逼非姦夫又無戚狀難以因
姦威逼致死坐姦夫之罪蓋和姦之罪兩
杖彼姦婦事發逼於別人姦夫自有應得
罪名耳

一上無教化則下無見聞如兄收弟妻弟收

死及在工人家家長妻者於法各死愚
民皆不知也乃有兄弟亡而收其妻謂之
就和父母主婚親戚道喜者世道不明罪
豈專在百姓哉凡遇此等獄情有司自當
審處何人主婚有何證據仍先將律法徧
曉愚民有改正離異者免究勿聽訐告之
言輕成大獄也

一貧家男女易雜小民名節多輕非若士夫
之家嚴內外以遠別有禮義以養心故愚

民貧民不可遽責以聖賢之道凡決此輩
姦情不可細拘文法當有法外之精意焉

監禁

一囚犯奉有決單自當明正典刑是以未決
之先貧者有囚糧病者有醫藥夏則灑掃
以防瘟冬常溫煖以禦寒

聖王豈不知其人之當誅哉以為既有臨時之
死且延一日之生故曲加體悉如此耳近
日有司疎於治獄有獄卒要索不遂凌虐

致死者有懲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
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減口者有獄
霸放贖逞兇滿監盡其驅使專利坑貧因
而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供給有病不
報待其垂死而遞病呈或死後而補病呈
者倘係真情罪當之囚瘦死猶可中間有
抱冤待辯之人株連未結之罪一槩死於
獄中而傷天理不細以後獄囚有病先取
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後取屍親告領
結狀一併粘連中詳本司方准開除無親
人者以里長甲首隣佑代之其強盜失迷
鄉貫原無親族里長者取刑房吏告治病
呈及醫生病案粘申如無以凌虐罪因論
一有司錢糧原不寬綽若囚糧一槩全給豈
能人人均沾年年常繼今擬分為三等除
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者不准給家不甚貧
有人供應者不准給外有情稍輕而家極
貧或無家供應者給與全情稍輕而家

次貧日用不足者給與半糧至於新獲賊盜真候未分果無供給亦常有虞若監故未成之內苦於奉單之罪猶被告發定擬

故勘

一朝之忿斃人於頃刻百年之悔無由而改圖此等死囚情猶可憫有一入獄而父母妻子不復得見者有送飯到而不知誰接誰食者昔人有念囚無嗣不禁妻之出入而令其有子者此雖不可為常至於應

聽家人入視而不聽律有明條今三法司重囚每月令家屬一對面從從談叙家常待其辭畢方許收監婦人臨決將產滿月而後行刑

聖王仁及囹圄蓋如此有司若懷泣罪之心行哀矜之政使法不疎縱而情不鬱抑豈患無術哉第忍念不及此耳

一有司習於故套拘攝人犯動送監倉不知一人在禁一家憂忙或有老親而無妻室

者或有少婦而無子姪者或家貧路遠不能供給者或家有病人或身自抱病者或冬寒而身無綿衣者或空手枵腹無錢打點牢獄者即使其人當死亦應曲體其心況於輕小事情豈宜泛繫之獄為民父母亟宜念茲各該府州衛縣衙門除死罪及充軍擬站人犯及入官還官贓物俱應收禁追比外其有力徒罪及杖一百以下暗決等犯止令干証保領聽其寧家轉辦限期完納雖係院司各道紙贖俱不許倉拘正犯及監將家屬監追違者列之下考致有獄死者以酷刑參究罷斥

一監倉二簿只宜掌印官一本其佐貳首領官應送監倉犯人俱要稟白堂上同簿附名掌印官每遇票日便將二簿查閱一遍

其人某日監倉有無得應否釋放何以處分往見一縣令懶於听辭輕於聽信拘到人犯皂快稟收監倉即收監倉佐貳首

領各有監倉簿籍要送監倉即送監倉
者監倉皆滿而送之冷鋪者有燈節醉爭
至除日刑繫獄者緣二簿經年不一過目
吏卒因循不肯稟白甚者催比錢糧花戶
坐倉以數百不知令何人轉辦也吁可恨
執賢有司試一思之

一婦人非犯死罪切無繫獄非犯姦情及不
孝應出為舅姑夫男所訟切勿拘喚蓋男
女有別廉耻為重皂快一拘婦人無窮之

利婦人一入公門無限之辱拘摸戲押無
所不至有因之而喪名節者居官誰無婦
女豈應獨忽民情至於死罪婦人往往為
獄中吏卒所占此最難防須時時密察而
重懲之

一七十以上老人十五以下小兒及身有疾
病家有新喪者不係勘合及重犯不許輒
送監倉

一監中墻屋破壞有司即申呈合于上司估

計修理仍須蓋病房一處凡遇一囚瘡疾
即送病房調理毋令傳染

一司獄官刑房吏禁子等役不稟白掌印官
而擅打監倉人犯者拏問重治

一反獄越獄惟強盜為然而夜防尤要近日
有司常不下監牢頭禁卒日久情熟安常

心急夜間囚犯既不入櫃床又不上鎖鍊
彼賊無一念生理心懷百計脫避虎兇出
櫃非掌印官之過與若使手足不得利便

精力不得壯強出不測而夜查監牢遇一
疎而重懲典守時刻兢兢豈有反獄越獄
之變哉以後但有疎虞有司定照條格重
究

聽訟十二款

一民間苦事莫甚於株連健訟刁民往往一
詞牽告三二十人報警網利中間緊關犯
証十無二三此等奸頑豈宜聽信各掌印
官凡遇受詞日則俱要當堂審問無干者

即與勾除毋得一緊發房出票累苦小民
一勾攝犯人動差皂快此庸吏之套習實小
民之大殃也近日革弊愛民之官多用原
告自拘夫兩弊一必起爭妄稱抗違
以激官怒亦有需求凌虐與皂快同拘者此
是換名之皂快原告係是婦人自拘尤為不便若止以原
狀或紅票付告久令其通與干証干証持
之呼喚被告約會同夾果係冤誣聽從被
告訴狀至日同理則干証者事內之人畢
竟不免到官彼若有所需求自是有人買
囑亦不恃勾攝之勢矣是問閩省一皂快
之害而公堂餘一差遣之人也賢者試一
思之
一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
凡公差勾攝往反百里者不得限三日
若第五日不接到者計日加責仍問犯人
有無需索凌虐歟川十數手牌上書公差

有無需索凌虐七字其有無二字令犯人
自填聽審之時執進庶限近不得久行吞
噬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即不能盡革奸弊
然省一分一分受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
皂快拘人到城引領相識飯店任情破費
酒食招包娼婦心滿意足纔來投到或妄
票人犯不齊或指稱關卷未到有司不察
或令各討保人或令原差帶押甚者掛搭
輪押經半累月放趙甲而留錢乙責正犯
而拘家屬種種擾民皆問官惰慢之罪以
後詞訟無論難易拘究但過三月不結者
問官以才力不及註考
更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
多不經心彼或乘忙倦之時或當微暖之
會便將一二百張口稱未完前件用印判
日中間言語輕重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
其報票紅單一出打點即來遂意則將票
停閣不足則再三寫催有司信實何曾查

其事曾催幾次其票有無回銷我監司騷擾郡邑守令騷擾閭閻此居其半掌印官將一切前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為三袖摺責令該房自限某事何日可完即註摺上難完者許其稟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別既明方准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件一事完即勾一事違限者計日加責是官斧而吏鑿也彼且辦事之不暇而何暇愚我以行私哉

一問事以投到先後為序不許吏書以受財多寡為後先但本日投到者本日即問雖極忙不得過二日其狀內情節罪名未問之先預為料理一問之後即時畫供當堂分付某人應徒幾年某人應杖幾十審力有無填寫印票無力者即時杖釋有力者令其自限何日完納即將發落單票付與干証令其催納如果難完干証至日改限蓋干証住居多與犯人相近押保催納最

不稍愈於皂隸乎

一凡審賊審力先看犯人力量如果力量不堪重証不肯保押者多係貧難相徒入官

之賊不宜多坐仍不宜逼認有力以

退太苦前件難完上下俱不便也

一律五答之罪世豈無犯答之人近日問官全不引用答律只用不應得為而為又

只用事理重者至於下不合二字全不照管律條如問毆傍人則曰不合不行勸阻

徒夫在逃則曰不合鎖押乞食招如此類甚多皆是律外生法科索無罪以後律條

無罪而妄下不合字樣及有應得罪名輕用不應得為而為事理重者不分批詞自

理俱以違制濫科先擎承行吏書問官另議

一凡問事畢係中詳上司者除嚴帖以上拘禁候詳發落外其餘即日釋放止令歇家

報名聽候詳允之日將發落單票給與歇

家轉付下証計限完納不許一際羈留其事在別州縣者移文別州縣催納實收即令申繳如有違延者許問事衙門呈究

一犯人發驛原為工作如京師炒鐵運炭之類近日恐其逃走止令押鎖乞食甚失本意以後徒罪人等有做一切官工者官給飯食一日准一日自備飯食一日准二日有情願驛中奔走効勞者與做工同申准原批司道折限滿日釋放

一發配名輕於充軍而實等於死罪故慣奸積猾或買免驛吏或挾制驛丞或弄情屬托公然在家覓人點站不待言矣其窮送老疾及家中無供之人乞食不前坐卧濕地或官吏要索橫肆凌虐至於傷命只報相埋情甚可恨近日問官有因誣告人株罪加三等而入於徒者誣告死罪未決何以加焉此泥於法而不達於理者其官之才識可知驛官如遇病囚即申州縣調理

或掌印官驗明姑令保放調養或收入州縣調養病痊照日補役但不呈州縣而報死者該驛官吏以凌虐致死提問嚴斤果係別情者定擬抵罪

革前應赦罪犯被人告發者或財物當給主或地宅當還人依律處斷重加責治可矣近見各衙門徃徃以萬曆十年以前事犯擬罪而吏犯赦前過名依舊降格甚悖明詔問刑衙門不可不知

用刑
衙門刑具載在律條其數有六答杖訊枷紐錄無論答杖即訊亦號為極重矣大頭止徑四分五釐其用止於重罪不服其法止於臂腿分受至於答杖止加於臂而已不及腿也近日各衙門用重大竹筴不去皮節聽從惡卒任意鞭撻多者三五十或肉潰割肉或筋傷殘廢此惟法司懲創極惡大奸百一用之郡品職在牧民常刑當

如是耶 律竹節通行已久不能遽革以律
 好頑亦 當分為輕重三等每板臀腿分受
 干板以 王兩腿分受何處非肌膚何肌膚
 不痛楚 而必欲殘民以逞我如不係極惡
 大奸蕘 民所恨而仍前梟用重大及數多
 加力又 戮於一處擅及於腿灣者無問曾
 否傷 定以酷刑參罷
 一枷有 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五斤徒流二
 十斤杖 二十五斤夫枷非令負重止書罪名
 於上 今示衆而已故曰枷至於一百
 斤一百 三十斤大枷於例雖有用亦不常
 今後各 府州縣百斤重枷不得輕用應
 誦者照 律置為三等不許一槩輒用大
 違者以 違
 制論
 一人身之用手居其九若懼有疎虞大鑒嚴
 鎖牢絆兩足可矣至於木杻非死罪男子
 始用充軍以下例不械其兩手念人情之

便也婦人雖死罪不杻謂飲食便溺不可
 托之他人重男女之別也以後各有司衙
 門非犯死罪男子不得一槩用杻以傷
 朝廷體悉人情至意
 一夾棍杠子腦箍拶指攢板原非應有刑具
 近日問官有心不精細性不耐煩者盜不
 分強竊人命不分真偽一入衙門只靠夾
 拶酷烈之狀不可盡述以後衆証明白事
 情端的而展轉不肯招承者間用此等刑
 具夾不得過一次扛不得過三十拶指不
 得對兩頭夾拶不得過二時腦箍定不許
 用如違不分有無傷人定以酷刑署考情
 重者參究拏問
 狀式 揭帖監一除刑部外
 其餘俱不許准行以滋擾害
 古者以金矢聽辭皆懸式於象魏不者有
 誅惡無情也過刀風日甚狀中叙事僅數
 語而形容彼罪張大我冤常居十六其狀
 聞一受耳不知波及蔓引則無辜者為殃

此多賸之藉而小民之憂也今定為式各

衙門一體遵行倘違式濫准官可知矣

九各府州縣受詞衙門責令代書人等俱照

後式填寫如不合式者將代書人重責枷

誦所告不

人命告辜式

不許多報一處不許受賄一分違者看明

本縣某里某人為毆傷事有某父仇叔

于歲本月某日某時與某人為某事多不遇

相爭被某執拳將某父仇叔頂心打

有斜傷一處青色長若干闊若干耳根打

有圓傷一處青色長若干闊若干耳根打

今着錄其人某人見証為此擡扶到官伏

乞相者案候保辜責令本犯昇醫調治止

告

人命告檢式

本縣某里某人為人命事某月某日有某

人毆打傷重某醫調治不痊至

某日某時身死除傷痕已經報官案候外

伏乞檢驗施行上告

告盜情狀式

某州某縣人某人為盜情事某月日

時分不知名竊盜約有幾名各持兇器

某房偷出或打開門將某物某物若

干件係甚花樣銀錢若干數人俱傷散

某姓女保甲人等俱不救護或不知去向

伏乞案候嚴拏上告

告辯盜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辯冤事某平日作何生

理原因某事與某見獲賊犯某人有響

某人某人知證某日某某實在某處何

幹某人某人見證今被某賊攀誣同盜况

某見在某鄉約保甲管教乞批本約查訪

平日果否非為容其保救庶不苦死黑獄

上告

告姦情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姦情事財娶到某氏

或妹某名年若干歲秋某人訪姦日久
到某地方潛住或云姦姦不從見打刺其
物氏喊叫何人聽証或不堪身死某人某
人証上告

告打詐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打詐事某月日某人某
人指稱衙門將某挈往指何情由用何兇
器在於某處拷打見有某傷詐去財物若
干某人某人証上告

告地土狀式

某府某縣人某為地土事某年月同中

某人某人買到某人地若干價錢若干

紀經過割被某人侵占自量得幾十幾畝

幾分幾釐隣佑某人某人証上告

告婚姻狀式

某府某縣人為婚姻事某年月日同媒某
人將第幾男某人用財禮或聘禮若干家
某人第幾女小名為妻一向未行禮至

某月日不行知會用某人某人為媒改定
與某人為妻未成婚上告

告賭博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賭博事某月日某人某

人幫某子弟陸續贏去錢若干物若干賣

房地若干某人開場見奪攤場某物上告

告凌辱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凌辱事氏某年月喪夫

有子遺下房若干地若干衣服若干情願

守節被某伯叔上門打幾次罵幾次奪賣

某物又將氏暗許某人求逼取某人某

人証上告

告保盜狀式

某府某縣鄉約保甲某依某人等共百

作何生理本分善良並無非為等事委因

與某有讐或係快壯其人詐財唆咬伏乞

審明保在倘有徇情情惡妄保真賊者事

發其等同罪脫逃其等助擊結狀情願入

招粘卷斷保是實上告

告貪污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貪污
某年某月日為何

緣故被某姓某人
若干某人過付

可審上告

告故勘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故勘
某年某月日被某

姓被某詐財故將某人
打身死指

某人証上告

告科欽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科欽
某年某月日被某

姓被某中軍下地總旗
某人某

入指稱何項名色科
某人某人若干

某人審證上告

告侵欺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侵欺
某年某月日被某

姓被某人收掌某
某人侵盜或於

內侵欺若干指某人其簿審證上告

告賣軍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賣軍事某年某月日被兵

房被某
衛逃軍某人受銀若干隱

匿不解却將隔里平人妄拿項解指某人

與軍帶冊證上告

告飛軍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飛軍事某年逃軍冊

被某里
某人受某都某衛軍人某人

若干將軍以同姓飛入本里見今將某

拘拿指某年軍冊證上告

告包攬狀式

某驛馬
某人為包攬事某年某月日被本

驛積金
持驛遞某人包攬某人馬騾故

不走差指某人與差簿證上告

告窩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窩訪事被某人專一纂

捏無事
交結訪事人役某年某月日挾

騙某人物若干指憑某人證上告

告土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土豪事某年月日有某

缺向某借銀若干利過本幾倍伊

將某私家拷打逼將房地頭等項折指某

人證上告

告財產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財產事某其故遺下

房幾間地若干銀若干件應該某與其

先照校派均分今某某倚恃尊長盡行霸

去不分指遺約或親隣某人證上告

告錢債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錢債事某人因缺用於

某年月日向某借去銀若干兩如三出利

指中人某人并借約證今某人至今幾年

本利分文不還或止還本利若干尚欠若

不履討延調不與上告

告欺害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欺害事被某與某素有

某隙今某倚恃豪強於某月日將某無故

羅毆指某人證又至某月日暗將某成熟

田苗用棍撲倒約有幾畝上告

告唆誣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唆誣事某里某人與某

或地土相爭以此結讐指某人證今某

因人命事犯被某唆某將其掛告同

准審豁上告

告詭隱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詭隱事被某里某人將

自己地土欺隱若干畝或領糧某人或

開證上告

告抗糧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抗糧事某人見種地若

干糧石至今不納致某毆其乞准拘

究仍將揭過銀兩清令本犯起利上告

告重收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重收事庫吏某人徵收
某項錢糧不遵部司法馬大等高稱每兩
加耗若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風憲約卷之二

按察事宜二十款

夫潔已愛民修政立事有司之職也按問
不法察舉失職本司之職也今府州縣衙
門繫之承宣布政使司而按察司下不繫
焉者何布政司其統屬而按察司其監臨
也統屬則倡率之任專監臨則糾察之權
重故按察名司按察其所司也今按察司
若贊其失職也甚矣已則失職而望官
令以盡職也不亦難乎今欲修吾職未有
不笑且駭者不修吾職則吾愧且懼伏觀
累朝制書所載本司職掌如云有司等官法守
奉公廉能昭著隨即舉聞若奸貪廢事盡
政害民者即便舉聞其應請
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挾杖一百
發烟瘴地面安置吾職之不修安得不懼
當紀法陵替之後慮陰傷憂及望隱忍煦
嫗而從俗以苟此官安得不媿是居已於

贊亮而自失其職非有司之過也吾姑與之約約之而駭我笑我也即

國有昭憲我罪且無辭矣而何職臨百執事

一

朝廷設官本以我從民非強民從我故曰從欲以治又曰同民心而出治道惟是權差不能從其情慢風俗不能從其橫恣本業不能從其情慢風俗不能從其薄惡如斯而

已至於一

切舉動

須先謀及士夫謀及閭閻必衆謂當爲然後修舉必衆謂當革然後改圖

若意雖

實爲善

不諳事勢妄動以擾民或信堪

與禍福輒

因一二端

隱便欲緊縣清均又滋無窮之

弊諸如此類不可殫述雖於品格無虧實

於生民有損是曰喜事之吏

一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故擇一守而付之郡則無憂於一郡擇一令而付之邑則無憂於一邑誠謂作養賢才選擇廉幹足以分吾憂而慰民望耳且環郡邑士民無貴賤小大婦人孺子皆稱之曰父母祖父母謂其子孫我也爲有司者果能有一腔不忍人真真實實底熱心腸視彼小民知癢知疼如兒如女刑民若加諸身費民如出諸

已見饑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孫

失所見昏愚兇悍者撫膺頓足如自家子

弟顛蒙汲汲皇皇既有此美意晝思夜想

何患無良法書云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吾

輩才即有短不短於婦人民間事即難知

不難於赤子特患無此心爾近日有司愛

民者固多亦有見百姓困窮盲爾全不動

色聞民間抑鬱棄然了不關心所謂君民

一體好惡同情者豈徒泰然尊於民上而

已哉是曰木痺之吏

一政體主於寬厚政令全要嚴明故君子之德風坐於一堂而四境之內善良氣伸奸暴股慄四境之外盜不入疆民皆復業者風之謂也今吏之貪鄙者姑無論即有存長厚之心鞭朴不事嚴狷介之守苞苴不通豈不仁庶君子於然而吏書為奸弊端叢出皂快肆虐詐索公行指賊者考掠編於閭閻行暴者毆奪橫於市井剽竊滿路雞犬不寧追呼盈庭農桑盡廢彼如木偶在堂既不能為柔良出一寬氣又不敢為奸宄發一惡聲堂下誼譁無復一毫之懼案邊撥置不殊衆楚之咻郡邑安用此人為哉是曰昏庸之吏

一近日民窮財盡百姓但存皮骨苟軫饑寒困苦之念自無豪奢愉快之心彼浮夸者酒席欲其豐美又好張筵下程極其整齊又澁餽送金獸旌旗滿路詎兒女之懷聲

繅竹劇戲誼進競俗人之好尚或為身家之奉百事求精不遂則恣行撻楚民有因坐褥圍裙而賣兒女者教徇耳目之欲動輒修造不足則橫肆利罰民有因建館修亭而喪性命者古帝王費孰非百姓膏脂乃欲大縱欲殃民是曰耗蠹之吏

一廟堂之事備於郡邑故姓賴我一身即日宣上德不無戴盆之民

日達下情稍有向隅之

滋縱使政簡地僻

豈皆事理民安夫急心一生則無所不已乃有心不關民社

飲酒賦詩口不問農桑飽食高卧斛斗秤

及任民大小輕重書任吏沉閣耽

延上官之牌票屢催八目下民之繫

逮累月多不寧家憲綱送所以驗政績

也何曾體認憲綱而前件項下不日見今

則曰並無須知額來所以示法守也何曾

細看須知及大察到時或捏遵行或捏完報百事無成四境不治是曰惰慢之吏

一官員除授不於本鄉豈不念夫馬勞費道路奔馳曠廢時日哉固以為疎薄隔遠之人無鄉曲故舊之雅得以冷面公心易於奉法耳為有司者上可以對天日下可以信士民然後為正大公平之政今也大戶等重差火夫等雜役濫免多免盡加派於窮民夫馬等私恩賑貸等實惠私與私求

盡便宜夫豪猾催科寬士夫之包占聽斷受貴達之囑託甚者以勢力之大小為曲直以人情之炎涼為出入使柔良抱冤貧賤負屈藉法市恩難俾人心之服徇情報怨益傷天理之公汝顧忌以併官民抑鬱而受誣豈容於堯舜之世哉是曰柔邪之吏

一郡縣之政非為國則為民監司於郡縣無非督以為國為民之事其實心實政有司

上之所責成正彼之所欲自盡者也見余則意氣相孚共求底績見不合則反覆呈請務俾宜民彼粉飾彌縫者則不然文移隨故套申呈意念不及簿籍任吏書填造耳目不經操持本有玷也而報十一羨餘以明廉政事本不修也而借三五條陳以塞責謂萬民作頌不足以當一二者之失權也惟於津要傾心即怨聲載道豈能徹於

九重謂一意忠誠不足以致當事者之見悅也惟於聲華極意即實政不修誰曾綜核一事眉端檢束文采燦然可觀口語安排應對犁然可聽公差人一至庭除無不厚結面生者其關市戒勿容留甚若偽開政蹟令父老達之監司嚴守街衢禁諸人不許建白日夜苦心積慮全與百姓無下下民怒不敢言上官稱不虛口朝廷安賴此人為哉是曰狡偽之吏

一士君子生天地間七尺之軀寄於二大六合之事任於兩肩須有正大骨稜勁直骨力禮節所在不亢亦不足恭議論所及不激亦不詭隨此非以寸名恥分教物陵人持己之道當如是耳若奔走以為恭奉親以取悅觀肩睫為應對不顧是非探意指為從違惟徇喜怒鑽刺勢利門牆開創汚辱徑實富貴利達豈不坐致而品格最卑卑矣是曰諂諛之吏

一自教化陵夷頑悍成俗衣食缺乏姦盜滋多此不獨百姓之罪也故為民父母之道不曰樂只則曰豈弟不曰慈惠則曰親民蓋雷霆霜雪在法司而雨露陽春在宇令如有異常奸暴四境寒心聚積刀頑萬民切齒者間用重法以懲首惡甚者申呈造成益見法紀嚴明有何不可至於常犯自有常刑要在以刑罰為教化於撫字寓威嚴而已彼尚霸政者性既暴怒心不耐煩

常事撥擯動輒夾扛一出門外不似人形一入獄中或登鬼錄其事已詳之提刑事宜矣是曰酷暴之吏

一一塵不染廉士所難本司不敢以苦節重天下但念一切公用既有綱銀加以額設之餘截長補短無礙之費送往迎來苟不私諸囊橐尚無玷於簠簋惟是犯人本無力也而強問有力賣兒女以完單問罪既納銀也而分外罰銀變產業以銷票王密

之金托腹心過送貧而理直者吞聲屈叔之壁借題目索求富而身卑者重足條編款款議錄既徵銀矣又分外有里甲之費怨徹閭閻夫馬日日供役既力役矣而雇募無給領之時詢問驛遞官價買物

明旨屢禁也既減值而又賒之甚者分文不給無異明誣貧民賣貨所賺幾文也既應行而又稅之甚者叔帚亦抽何殊白奪蓋耽耽入目而事事垂涎有不屑道者是曰貪

鄙之吏

茲十吏者上負

朝廷下殃黎庶友邦之賢者莫不共以為非矧

曰憲司乃庇不肖以久民殃則余之罪浮

於所庇者矣故列其狀而不指其人尚冀

改圖矢惟使民不告官不告難而予不

失長厚之道也則幸矣

憲綱十要 須知附

憲綱者法憲之紀綱所以課吏治以安民

生者也故新官到任先通憲綱文冊報修

舉也但郡縣登填原不理會監司接受亦

不檢稽而

祖宗訓官要典遂為無用虛文矣夫按察以憲

為司而憲綱不飭守令無辭矣責成者奚

辭第欲一一核實則有一司一一編文徒茲

繁贅耳今擇其要者十則首相商確賢有

司各陳所見以驗才德如果加意民艱留

心官守自有一種則真誠妥確精識匪

獨循良稱職生民受福將憲吏且遺失察

之罪矣設猶以文應與問而不應也按察

之謂何豈能覩顏與二三執事素餐茲士哉

一人才者天下理亂之由學校者人才邪正

之地今無論朔望之視學希聞季月之考

課久廢即有植桃李者拔英俊而厚加作

興重菁莪者分會約而嚴行督責不過曰

舉業云爾夫

朝廷懸賞與重典諸士爭進取榮階即不令有

司提調學官訓迪寧之鄉舉解額式如曰

學校惟為舉業舉業專以詞章則經書垂

訓貽後人利達之資科目用人開天下富

貴之路於身家誠得矣不知

朝廷取富貴利達人要用也堂曰明倫不亦迂

腐不情之甚乎夫時立之英好修之彥

不可謂無人但自教指一迷學政久亡士

終日聚談無一語講求道義終日誦讀無

一字照管身心致知力行學術漫無用處

濟世安民事業了不相干匪獨諸生即吾輩何嘗非昔日諸生耶蓋自吾父師之父師所從來然矣余以為當慟哭幾絕而聞者乃大笑欲倒也夫教職為守令屬官而學守令提調曰教曰諭所教諭者何事曰訓曰導所訓導者何人提者提撕調者調習所提調者何效朝廷命官之意顧名而心之應如是否耶思昔盛時學有崇禮義之風人有士君子之德修之家則規言矩行不以狎昵邪肆冠博帶之身命之仕則體國憂民不以私利紛華改羔羊素絲之節今之人未必皆出古人下不當時郡邑長果縣何道而臻此也茲欲以三物之教望今日誠恐縣人人心目吾為其卑近者所願有司於諸生親近所在不拘多寡各立會約每約給以進德修業印信兩簿擇年長而公直者為約正以察舉之擇通敏而博洽者為約

率以倡導之進德則先糾十二過如○家庭父兄鄉曲尊長有無薄情犯禮○淫邪婦女官私娼優有無姦通包占○鄰里地步親朋財物有無侵奪騙賴○鄉黨閒事衙門公事有無干預請託○逋負錢糧交納有無挾制官府○規貼過惡聚賭婦女有無生事造言○官室車馬冠履衣帶有無奢敗俗○或騙貨利或報警讎有無唆詞健訟○或以貪財或緣醉酒無無言象以人○或包牙店或領秤尺有無把持行市○或交結棍惡或壯幫愚少有無賭博傾家○或撒弄是非或起編緯有無薄敗群○士有免此十二過者即紀之進德簿中另加優處倘有希跡古人留心聖學脫凡陋之識有獨得之真者郡邑以報我當實禮之提調教官俱署上考修業則先請十二政○地土不均糧差多弊何以釐定之○民無禮義俗不純朴何

以化誨之○示
 以存恤之○
 謂之○公無
 ○疲癯鰥寡凍
 歲一督士青衿滿
 ○三年一舉賢縉
 不安○民疲於徵
 以使充○軍政則
 年年行伍何以稱
 之○三大營九邊天下
 衛所士卒怯於見
 敵而敢於犯上何以使
 之有勇而知方○
 虛文日盛糜費日廣何
 以使之崇簡而尚
 實士有講明此十二政
 者即錄之修業簿
 中另加優處倘有存心
 宇宙注意民物懷
 光舜之憂抱治平之器
 者郡邑以報我
 賓禮之提調教官俱署
 上考夫是權也
 儼之士怠肆者視為文具
 而不肯行假之學
 官貪鄙者藉為利媒而
 反亂實要在賢有司有倡率之實心有稽

核之成法有激厲之良術耳今不能一一
 道也
 一國家牧養百姓守令實其專官及考先王
 養政不出田里樹畜四字而已自巡行勸
 課之法廢而貧窮凍餒之民多山谷溝澍
 曠土地墟得無可耕之地乎道邊牆下廬
 上岡頭得無宜樹之木乎大者豚羊小者
 雞鶩得無可養之牲乎糠粃可積藜藿可
 採得無饑歲之防乎絲綿可織麻藍可用
 得無未試之法乎耕種失時耕不精得
 無鹵莽之業乎勤苦不甘游
 偷惰之民乎地各有宜民
 之術乎諸如此類或上下山原或詢謀父
 老或嚴行稽察或時其督課或水利可興
 以備旱或預防蝗蝻以揀災或立官庄或
 鑿窰窰以招流或禁殺牛或賞積糞以廣
 耕養民之政不盡於此而此其大都也未

為守令者聽民勤惰任其饑寒生死吾不知而惟繭絲是亟恐古循良必不爾矣余於東省得一賢令焉今大梁僉憲許公守恩之令鄒也鄒民不織而資布於鄰棗土宜也民又不樹棗許甚恨之令有地百畝者樹棗百種木綿十一又教以種法至秋而綿成又限以紡期稽其匹丈親下閭閻視勤惰而賞罰之明年鄰不來鬻布又明年有鬻布於鄰者值歲再饑諸郡邑多困亡鄒民以棗繼賑獨得全活百爾有司嘗昔誦讀時允言為政孰外養民試問養民今何道也余甚樂聞之

一積貯係民間生死當務之急有急於是者乎今預備等倉無郡邑不設矣蓋凶年以備賑貸兵年以佐軍興何者師行無餉則劫城守無食則變故米粟之積府五萬州三萬縣一萬五千歲歲出息而不貲凶歲出貸而不賑可當孤城三月之圍可支三

軍十日之穀蓋常變者不可必之事餓殍者難多備之物倉庾之設不獨為歲也今計不能圖日則奚問異日獨念萬曆甲申以來五年饑饉萬姓流亡聽其生死而莫之哀怒其劫掠而繩之法喪亂稍平恬不為計為民父母當如是否乎忍如是否乎昔人云掠荒無奇策責無備也無備之凶雖十堯舜不能生一人何者仁義不能為菽粟空手不能活枵腹勢也孟子云使有菽粟如水水此備荒七字訣也今欲備荒莫如責粟欲責粟莫如一切之政皆以粟然而事權有在守令有不得專者惟是廣豐年之糴酌隨年之散凡官銀除正項起存外其餘新舊貯寄在庫各處銀錢但遇穀賤之年盡數糴買每年春散分為三等極貧平借至秋抵斗還倉次貧息借至秋加二還倉稍貧賒借以春放之直收秋成之穀其三借多寡之數悉令鄉甲長保催

以防通負其倉分。立於鄉村遠近之間。以便出納。不五年而粟倍倍。則以額粟還官。倉以倍粟為社本。凶則當年緩三借之征。大凶則極貧免還。寡婦孤兒之貧者免還。流移者免還。息借賒借者待豐而還。名曰兩利倉。此兼義倉。常平二法。○自邪教盛行。民間修寺觀。崇鑄塑。進香建醮。無論富貧。隨社錢者十九。可痛加省。論改此錢為救命會錢。一月兩會。各量其力多者一會錢。百或五十以次差減。極貧者錢一十五為簿。以約中之殷實公平者。掌之不許放借。以起爭端。須穀收之年。盡數羅買。露囤一處不必歛散。以防侵冒。至大凶之年。警神報官。照本分給各救身家。好義之人不願分領者。官給旌獎。其不積者不必督責。另造名冊。報官凶年公私俱不准賑。名曰鄉會。此但不出息。○中人以上之產。每歲所入。分為四項。先計糧差之用。幾何。次計凶荒之

備幾何。次計衣食之資。幾何。次計應酬之費。幾何。歲有餘則增凶荒之備。歲不足則損應酬之費。甚者寧減衣食之資。而凶荒之備勿減分毫。蓋一日一食。猶不至死。十日無食。必不可生。此民間第一要務。鄉約報其數目。鄰佑稽其虛實。積多者另加優獎。浪費者罰穀入官。名曰自救倉。此做周禮耕餘之法。○此三倉者。一在官。二在民。督責之則在有司。外有隋開皇轉相灌注之法。唐戴肖每畝二升之稅。宋乾德每石一斗之加。熙寧五等出粟之令。皆為備凶良策。必須素請方行。倘郡邑更有精思。不妨條議。務期樂歲不饑。不寒凶年不逃。不死若急意於平日而束手於臨時。此秦越其民之常態也。非所望於仁人。

一帝王為政。首重鰥寡孤獨。加意疲癯殘疾。曰無告之民意。哀苦之情。無一可告訴者。也。彼其呼爺孃於街市。忍凍餒於簷窰。為

民父母亦知有斯人否乎當襲裘擁火之時
飲鮮饗醴之際亦念及斯人否乎監司不
親民佐貳不當事舍郡邑長斯人無所歸
命矣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鰥寡孤獨及
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
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未嘗
限以數也今以錢糧不足而限之數矣未
嘗不及篤疾也今瞽目跛足全不收養矣
夫收養一人歲給米三石六斗布花銀兩
錢錢糧原非有餘豈能盡人養濟本司
在山東分為等差除強壯丁男遊惰不
及男子平日為惡曾犯徒罪以上婦人
日犯姦淫潑惡不孝不賢及家道原豐自
己浪費者雖極孤貧衰老俱不准養濟雖
孤貧衰老而近親遠族尚可依倚責令收
存或瞽目而能筭卜絃歌或跛足而尚能
織履編席為繩結網量給工本或凶年倍
賑亦不准養濟外○其餘孤老殘疾但係

六十以上責令里老鄉甲盡數報官逐一
面審某某七十以上血氣衰羸某某雖未
七十而老疾憔悴某某六十以上十歲以
下瞽目殘肢不能為生共若干人作為一
等盡數收養○某某雖年六七十血氣未
衰尚有夫婦相依能為人抱兒守戶者作
為二等待養濟院有缺照其年貌壯衰次
序相換撥補○某某雖係瞽目跛足而年
在五十之外六十之內學藝則不能乞食
則無衣作為三等擇於關廟寬大處所
房十五或二十間名冬生院作通炕一炕
可容四五十人作數廣被一被可容三二
十人連枕厚苫分別男女每五人以有目
之孤老者料理其起居仍委能幹老人三
二名大夫五七名主其飲食關其出入如
糞溺法自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
止每早米粥每三人約一升午後炒豆每
二人約一升守令仍於有罪犯人罰處人

給皮襖皮褲各一件如無皮去處或給木
綿厚大襖表裏二丈五尺新絮二斤者一
件至罷粥之日暫令乞食度日待六十以
上盡數收養○某其雖係瞽目而年在五
十以下十三以上與夫養濟院之十歲瞽
童今已十三者作為四等願學卜筭擇善
卜筭者一人為師願學絃歌擇精於絃歌
者一人為師其師月給穀一石其學者如
煮粥法每日令人給以粥豆令學古今勸
民賢孝段落說書小令使其布散間勸
化愚俗有司委人每月考驗慢不學與傳
習淫邪詞曲者逐出記名永不許收養大
率嚴督一年在殘疾者終身可自存活可
省國家歲歲米布之給而滕歌瞽誦流布
民間使婦人女子野叟村童耳滿道義之
言心浹古昔之事較之鄉約所講不更親
切而周徧乎昔東省令如萊蕪呂君明倫
選集民間善為詞傳者其感發處真使人

涕泣俱下其警惕處真使人毛髮悚然何
處無賢有司但恐不屑云云耳富貴人家
能收養此輩選有裨風化詞曲而訓習之
是教養兼舉一大陰德事有司中呈扁獎
不猶愈費百金教戲手衣錦食肉導奢靡
之俗長淫惰之風乎是舉也十九笑余迂
而余自謂不迂也仁人君子午夜深思之
一諺云衙門奸弊公分糧地倣令坐派分明
催科有法開倉以時收納無弊而惟正之
不供也則雖日事敲朴不謂煩刑今也貴
賤不均陞擢未確豪猾通積書而增升減
合里老瞞官府而賈富差貧數畝之田差
名種種一人之稅赤脣紛紛官不得其要
領民不知其精詳甚者暗增千百十詭二
三此坐派之奸也里老騙收花戶重納花
戶連慢大戶包賠差催人眾則錢糧止足
供賄賂之資地戶星居則里排日疲於奔
走之役比限不分多寡一體鞭朴豪猾竟

不到官專責下	戶或死丁荒地逼見在攤
包或曉隱田攤	致甲中受累則催科之混
也民間轉辦	費為多律法徵收定於熟
月今有司	權科矣雖各項差糧日
用刻期而	不接勢必稱貸又有司終
平比較里老	年催徵花戶終年辦納大
戶終年生糧	開倉之害也及納銀到官
垂涎於大戶	多收者巧名取派借口於
有司之需索	橫肆增添有暗加一明加
二者既重取於小民又輕給於解役甚者	無銀而空文起解或起歲而不問批收此
收解之弊也其他編審頭役或傾人之家	耗費里甲或逼人之命累苦者獨不見知
奸巧者公然得志嗟夫非賢守令誰復留	心余舉其大都與二三執事者商之○先
將縣縣地而清查詭寄欺隱及除豁王屯	匠竈外得實徵糧額地上中下各若干
頃畝分釐縣照應徵本折起存鹽沽拋荒	

等糧各若干石斗升合縣縣某項某項銀	力不許差明坐若干兩各項差銀共若干兩
錢分釐縣縣九則人丁共若干丁每畝上	中下地各該糧銀若干差銀若干每丁上
中下門各該丁銀若干門銀若干以撒合	總條分縷析刻一書冊人給一本此縣縣
差糧一定之大較也然後造本折赤曆二	部本赤曆凡係徵收米麥等項明開其
倉道路若干腳價若干斗頭若干費用若	干每石應收一石幾斗幾升幾合五增
一合四勺如民情不便情願收折色於縣	在倉口雜買者估計稍寬每石徵銀若干
折色亦曆之內折色亦曆內開某里第	一甲一戶戶頭若干混以戶頭名下總額
縣戶上地若干該銀若干地原無差者以	開中地若干該銀若干下地若干該銀
若干差銀若干門銀若干丁銀若干以上	共銀若干一限納兩錢不完則註完二

限納	兩	錢	三	限納	兩	錢	四
限納	兩	錢	分	釐	先	趙	丑
卯	並	同	寄	庄	戶	無	丁
下	下	則	無	糧	各	照	應
出	銀	數	分	限	並	同	銀
一	錢	者	不	必	分	限	俟
末	限	一	起	完	納	其	完
字	大	戶	手	註	止	分	糧
差	丁	門	四	款	並	不	用
各	項	差	糧	名	色	以	亂
小	民	眼	目	以	費	造	冊
工	力	其	有	地	有	丁	花
戶	各	照	赤	曆	填	給	由
帖	一	張	令	之	存	留	款
照	其	各	里	長	各	給	完
簿	一	本	若	行	約	約	約
自	納	妙	不	可	每	花	戶
止	占	一	行	如	云	趙	子
銀	兩	錢	分	釐	一	完	二
完	其	完	字	亦	大	戶	手
註	比	限	之	日	里	長	止
執	完	簿	聽	比	○	掌	印
官	先	查	舊	曆	每	年	完
糧	里	分	共	若	干	開	倉
之	前	出	一	錢	示	寧	寬
兩	限	再	不	差	人	下	鄉
再	不	差	人	下	鄉	再	不
鎖	擊	比	責	以	示		
優	禮	善	良	之	意	其	奸
頑	里	分	花	戶	擇	銀	數
多	而	戶	則	高	衆	人	已
納	二	限	而	彼	尚	不	納
分	毫	者	先	點	三	五	人
馬	上	鎖	擊	執	項	令	催

本里錢糧完日始以○又出一示各里納
 銀分有定日某里某日但過一日者不收
 花戶親納里老代納者各責其路遠銀少
 花戶不願親納者須親伯叔兄弟子姪親
 甥舅婿岳方許代納糧差俱完之日里長
 通完簿掌印官於簿尾親註本里俱完四
 字以印鈐之仍付里長收執○如有荒拋
 地土查承種何人如無承種者須寬限揭
 開如確薄不堪者寧搭作拖欠決不可令
 里排戶長包賠升令死丁即與除豁逃丁
 十年以上遺無踪跡者亦與除豁宗族里
 甲有丁者報補如無於各里各甲有丁者
 報補如無寧搭作拖欠決不可令里排戶
 長包賠分毫其孤老廢疾無家無地之人
 既不養濟盡與除丁不然亦不過過之逃
 且死耳所除丁地錢糧果在八分之一內寧
 於是在丁地多增毫髮亦不為虐蓋衆繁
 易舉甚於獨累難堪况荒糧地死逃丁未

必十分之三也今工部員外郎李公瑞者
昔令鄒平有二里分地荒丁貧差糧難
辦逃者不敢復業公招之米以緊縣之皂
快門禁轎扛馬騾等夫盡給本里貧丁令
之應役除准本身錢糧又得各里工食三
年而逃亡盡復荒蕪盡開隨宜酌量在有
司者盡厥心耳○錢糧十二月皆有緊急
使用而徵收須在麥秋雨時以一兩為率
夏辦頗難六月初一日開倉七月八月完
足今納四分秋納頗易十月初一日開倉
十一月十二日足今納六分即下下人
戶與人助糶四兩撥拾柴草鞍轡亦有藉
手改移於雨時○撥徵收支解於一年消
息緩急賢者自宜良法其詳不能盡述也
○緊急差糧刻期起解文銷者如正月用
度預於十一月編發赤曆於上六則人
戶計費先徵公私兩便往見慢令致期者
止取辦於大戶致不預傾家先期催徵

者又及於小戶至有逼極鬻子急於前
以苦頭後緩於後以惠奸民彼昏不知虐
孰甚焉○徵收不須加耗自有贏餘昔
知大同日正行投櫃之法較以戶部法馬
為准等約曰多收一釐者善如數有收銀
五錢而重三分者余善之三十枷號一月
及折封封母封掣驗有不多者有多三二釐
者計數萬封總重六千兩積出羨餘二百
三十兩有奇傾銷工食添搭火耗查盤羅
名循環使費爾薄赤曆單票紙張工食盡
取給馬刀知積少成多物理自然或曰使
下令必納一釐者善如數則積羨又何如
耶蓋當時亦有行之者矣吁何其大戶之
明暗加收哉民心如鏡民口如川自愛者
思之○富庶之邑宜條鞭法一切工食收
銀在官以公給散貧累之邑宜由帖法各
役明坐工食給之花戶定以下上下中人
戶近城二十里之內者令之自行討要

蓋上六則富留以納銀下下戶零難為大
後在有司訓停之耳○重差自驥適召募
苦苟勞其身而不費其財何苦之有民猶
稱累有司可知近奉

明旨里甲不許賂錢買辦不許削帳行戶俱照
民值不許賒欠譯者本司訪知徑行參提
罷斥○近日驛所夫馬之數裁革夫馬之
銀減少支銷走漏站銀目不可缺比各役

學務奏去

四

去

工食更為緊急而有司視為緩圖此近月
一大累○祖軍設有三枝第一枝從軍是
曰軍籍則清勾者第一枝之子孫至於兩
弟不魯從軍即係民籍法難混攝犯充永
軍止用不戌所生頂役犯前子孫並不清
勾此題

准事例也召募受賞軍人止是終其本身果逃
則取當房兒男補役惡騙賞也果老且死
子孫亦不清勾謂無籍也今州縣不分清

白一體追呼駭
初殊甚至其應解軍丁反

被吏書影賣觀
清軍而有司之政可知矣

一宋儒羅從彦云
教化者朝野之先務風俗

名天下之大事
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俗

俗之美惡其機
固不在民也三晉民俗大

都驚悍而少和
平嗜利而輕骨肉健訟而

寡忠信推魯而
不文雅豈獨風土亦漸靡

致然當唐虞時
夫非所謂時雍風動比屋

可封者乎為廢
弛者之說曰風會日流人

學務奏去

四

去

心不古以古道
治今民是陳疋淵而西也

嗟夫斯民也亦
嘗勞來匡直輔翼之乎亦

嘗使之自得又
振德之乎倍皋陶之功而

半其效吾猶
以民可教也况教法既已湮

沒教言又復絕
響閭閻則鄙野成習不知

孝弟禮義為何
物市井則貪詐是圖不知

忠信廉耻為何
事為人上者亦相與沿襲

恬然不復動念
自昔詩書所誦習若繪衣

塑食不可施之
實用果爾則詩書固可焚

也念二帝三王之教未嘗不宜於今日然
有司猶謂迂遠若

皇祖教民榜文及

聖諭六條旌善申明二亭非

時王之制乎二三執事必有實舉行化民成

俗者而予未盡聞本司向巡東省徧訪民

間有憫老父孤寒冬月共榻煖足因妻不

悅而遂出其妻者有以二驢趕脚為生忽

被隣人盜去後事發召之認乃曰渠借吾

愚蒙約卷六

七

驢久商不還非盜也而盜遂得免者至於

貧家婦女少年守節終身者往往有

之此皆窮鄉遠鎮卑寒丁在彼固不知

何者為名有司亦不知此人為善及所稱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力足以致聞或城

中之易知者至於鄉飲所舉不論有德無

德惟爵位是尊鄉賢所入不論公是公非

惟體面是重其樂善好義君子未聞獎賞

一人犯法警迹人戶未見示懲一人嗟夫

何處無良民何民無良心上不重德而望

民之興行不亦難乎不知二亭之設何用

也所刻鄉甲約一書雖近瑣屑郡邑果能

以實心行實政責實效免而無耻之風尚

庶幾於若德禮則賢者自能倡之非本司

所敢驟望也

一衙門及鎮店鄉村各色人役皆食民以自

饜虐民以自逞者也多一人則民受一人

之害減一人未見廢一人之事彼其愚城

愚蒙約卷六

七

勢倏虎威小民豈敢與角即有被其害發

其奸有司豈肯與直執一失衙門之心終

身之懼但傷一人之體衆人之警此寧不

可破之弊也為民父母果欲子惠慈黎則

清戒衙門最為首政信崇左右是曰極昏

且如皂隸止為行杖把門執爰清道編審

正額不為不多掛搭綽攬可不嚴禁快手

催促急事防護遠行足用而止至於青天

提鎖接遞老人聽事陰陽之類各查其事

食果否相當勞逸有無均適門庭倉獄守
夜巡風應不添撥火夫公事差發公館修
葺曾否類及街民冗者應革則革累者應
優則優務令無偷安肆志之人無獨苦重
勞之嘆此衙門之清也各里既有老人里
長又有地方保伍又有總甲小甲又有邏
官堡官又有集頭老人一家而數人管束
一事而亂接卑票雖未之過張敬勢而詐
錢財瓶儲之家指呈報而嚇酒食懦夫崑

風俗考

卷六

五

眠望公門如隔九關衙虎里豺通氣息如
出一鼻豈無抱屈鳴冤不過賠錢受辱蓋
護庇衙門者庸吏常情壅蔽有司者奸黨
積習故與其防之也不如省至於約正副
保正副往年皆用貧無賴者故屢犯屢應
僅同僕隸今選保正副皆殷實自愛者為
之選約正副皆老成有德者為之得人誠
難是在賢明有司經目留心鄉甲百姓連
名公舉耳舊堡官一賢即以堡官為保正舊

總甲可即以總甲為甲長惟居之遠近是
便惟人之賢能是求公事不必排班聽委
朔望不必作揖升堂無事不必回呈通結
此間閭之清也中外若此肅清而賢守令
總理於上時稽其奸弊常振其廢弛又禁
巡邏兵壯一切擾民擺路鎗夫百凡動衆
如此而小民得一日息肩則得一日奔走
衣食而差糧亦易以辦納矣

一憲綱合屬衙門不有所謂醫學者乎醫官

風俗考

卷六

五

欽選於銓曹醫印鑄頒於禮部醫士則其教習
之人惠民局則其施藥之所
朝廷仁壽斯民意極懇至矣今醫學署印者既
不識岐黃冊素為何書醫生在官者又皆
以接遞聽差為本役其開鋪標牌挾包賣
蕩之人有書者全不理會病情藥性情然
不知無書者止記單方大病危疾悍然下
藥有餘不足同治內傷外感倒施以至巫
婦師婆等衆專治婦人小兒毫髮不知極

蒙信任有命者或活二三誤殺者十居四
五夫兇折跌人肢體尚發邊衛充軍充
軍未至死刑猶且數經駁問今庸醫以一
劑之藥殺一人之命病家不詳所謂死者
莫知其由如此冥行毫無罪過慨自王政
久我官業多曠談及此事便謂迂濶不知
陰醫二字雖則並建而緩急之務奚常霄
壤所望二三執事以民命為至重以舊政
為當修時道雖不素習醫書豈不認識先

鳳皇約卷之六

上

修醫學一所次置本草一部或湯液或發
榮醫書一部或醫學正傳或心法附餘或
學入門或玉機微意或仁壽直指次下今城市鄉村不分
主居流寓但有精通醫道者考選一人申
呈上司給與冠帶使掌印信次下令四境
行醫人等不分男婦俱委佐貳會同醫官
考試各認方科分為三等上等堪以教習
授讀醫書中等不通文理令記單方下等
止許執膏賣生不許行醫其醫各自教其

妻以胎產調經痘疹驚風等方藥師選
等及受學於醫人之妻但有疑難病症
須請問醫學如婦人不學不問擅自行醫
者將夫男重究婦人杖革三等之外不堪
行醫者盡數帖名徧示遠近不許招呼凡
在醫學者置鐵堂上掌印官或醫委或各
限以書附集每月拘背一次驗其生熟問
其義理精熟者本生量賞醫官同賞生疎
者量責醫官紀過一年之外驗其稍通者

鳳皇約卷之六

上

病家迎醫許醫官量能撥發仍置功罪簿
二扇許病家親報治效者登功簿不效者
登罪簿以憑有司賞罰三年學成方許給
帖陸續發散各鄉村集鎮聽其行醫仍各
給官簿一扇治效者病家親手登記滿百
人者驗實送扁旌獎仍聽四季考試每州
縣於編審均徭之年大郡邑四十八兩次
三十六兩次二十四兩除醫官照雜職吏
典月給倉米一石外其銀置買藥材雇覓

炮炙以救貧民無藥及天行瘟疫施舍及
賞資醫生勤敏之川不許有司扣戒藥銀
不許醫官私用藥材其醫生量供醫官束
脩及醫官出治本縣士民者聽從其便但
不許妨悞教習其續收新進者仍照前規
教習庶病家不至天其年醫人亦得裕
其生計亦有司仁政之大者也
一盜賊源委不可不知酒肆娼門賭室其招
聚之由窰場寺廟孤庄其隱窩之處壯并
僧道乞兒其窺探之人各處閒懶游民其
令夥之輩夫盜也設從天降地出真無柰
彼何矣彼其能不與人同里而居朝夕相
見乎彼其生理運營里人寧不聞乎所與
交遊姓名面貌里人不識乎縱令孤座
彼豈無親戚宗族里友之往來其行藏能
盡塗人之耳目乎乍貧乍富潛出潛歸或
消沮閑藏或豪雄自詭言動不同狀貌自
別蓋誰為盜誰不為盜里人辨若白黑且

躡足附耳談之矣然而不以聞官者何彼
為盜與我分毫無干我發盜其禍旦夕立
至者也故上之責成也嚴則里人畏吾法
而不畏盜盜雖警里人而不敢讎法里人
不畏盜則盜無所容盜雖離里人豈能盡
離一里之人哉以是知舍鄉甲法雖聖人
無到盜之術矣今陳其畧如左○一曰禁
游惰之民夫各安生理此
聖論也不農不商不工不傭而游手粧身亂混
間談補鳥聞鷄彈絲蹴踘此何物也世未
有身惡勤勞口恣甘脆不遂所欲而不為
盜者以後不分貧富人家但有此等子弟
鄉甲盡數報官另籍一冊號曰棄民簿言
天地間之棄物也編諸鄉甲察其動止朔
望點卯問何營生地方但有失事即如
此輩根求不但防奸亦驅民著業之一法
○二曰嚴流寓之民夫流來寄住皆貧無
賴之人未有不就人房屋佃人土田依人

竈場者房主地主先查素歷更擇保人編入庄頭自行管理仍各造冊送官但有防範不嚴地方失事獲盜之日審係誰家居住者不分強盜竊盜曾否知情分贓俱以窩主坐罪有能早知而逐出本家者犯後免其併究早知而捕送到官者俱照獲盜重賞見約○三日逐強壯之乞人除瞽目跛足及七十以上男婦十三以下小兒不禁外其遊食僧道乞食壯丁或強宿寺觀住持須得容留或暫寄竈場主人不敢逐或三五團坐門前動求斗米疋布或腹目動索飯食不遂便出惡聲官吏憐不詰奸閭閻誰不懼禍為過計者之說曰此輩不宜驅逐聚結反為大患嗟夫彼不生於空桑寧無原來籍址除傭佃經營習土安業及失迷鄉貫者聽其寄住外其餘一一清還原籍僧道則令本土住持收管焚修壯男則令本土里族收管着業或有司別

立計處開民之法詳前年離散一番豐年查歸一番律不有發還元籍之條乎強壯乞人每郡邑率不過百人可即隣境未肯通行而嚴督保甲不令容留但係境內失事者先坐容留之主則此輩無潛踪之所矣○四曰重捕獲之賞諸色人等但有於劫而殺賊一名或生捕一名係竊者審實賞銀五兩係強者審實賞銀十兩獲盜大盜一名者賞銀二十兩獲強盜三路以上者除賞外仍鼓樂花紅送扁五名者申給義勇冠帶專管巡捕永免本身差役其銀即懸於州縣門前朝發暮收獲盜編實者准其徑取○五曰禁娼賭之徒四民之業三五為群良善之人數十結社有何不可凡係棍徒但有成群合夥寺廟賭博或開張之家收打頭錢者鄉甲指實密報除開罪外枷號遊迎拘當苦役仍重賞告人娼優之家但有下姓名男子使錢寬

綽色狀張皇即密報有司審實者一體重賞貪財容隱者事發一體重究○六曰緝窩盜之主見盜條夫盜之去住無常而窩之居處有定盜之踪跡猶秘而窩之舉動甚彰盜之勢大而窩之勢孤語曰除蜂摘窠故窩禁不可以不嚴也或曰雲集鳥散亦有無窩者曰固也無窩之家其盜必近豈能除劫掠良久之時分賊擾攘之後一更五更之間自三十里外而來出三十里外而止乎故窩能首盜者免罪獲盜者除罪罪外一盜准一盜之賞諸人能獲窩得實者一窩准十盜之賞○七曰寬首盜之令州縣平日下令凡係三族之親不分有服無服但肯首盜者與盜自首同不犯姦殺俱准免罪保甲隣里密揭報盜者半獲盜之賞隱忍不首者盜犯之日即責三族及本甲隣佑跟捉比較盜獲方准釋放○八曰密遠僻之防郊關村落人烟輻集保甲

一嚴盜自衰止惟深山窮谷人迹罕至雖無可劫之家多棲行劫之輩除有庄田勢難遷移者聽其孤庄仍於隣近十里之內立一團長令其挨家三三相保團長統之一家為盜兩家同首不首者別三發覺團長申呈兩家與盜同罪其結山為寨者就立寨長以保甲法統之仍以禮義化之資固為盜者或招撫而散處之或整其山谷不與民通或夷井伐木不使安居甚者兵勦擒之○九曰清邊鄙之民三界首關民同里而分屬彼詰則竄名於此郡此拘則逃身於彼邑三處之法不得為馬而守今互私其奸宄以讎隣此盜藪也凡係邊境兩下共立鄉甲彼此會行法令倍設保正凡有盜發即許所在鄉紳徑以所在有司但有回護留難者申呈合干上司官吏提究察治○十曰練鄉甲之兵一家為甲家有兵十甲為保保有警

祖

之教道宜有具而不許其練習哉今

家有成備而人人不知兵徒資盜耳若

於各保之中不分主客戶但係久住者二

十以上五十以下除傭作者貧無衣食者

有占役者不用外其餘盡屬保正副統之

十月納禾之後三月未農之前將各壯丁

在城分為四面在鄉分為八聚官募各藝

教師十二人各給工食使習之兩保三保

更一二處教習弓矢一二處教習刀鎗

二處教習鞭棍一二處教習擊擲一二處

教習火器每處分為兩隊隔日分番朝食

而來夕食而散遠近酌量一年之後不

死之懼安敢公然行劫耶是舉也可以攻

戰可以城守兵年保聚以防家募時倡率

以勤王乃彌盜特餘事耳其法詳在○十

一曰嚴盤詰之法今制凡出入皆於本

分主客貧富各給一護身牌如公差不

一面寫身長若干年歲若干面長闊方有

無麻疤癰瘡鬚鬚屬某縣某保甲軍民匠

竈籍一面寫住居城南北東西某地方父

母妻子何名姓各保甲造送州縣官刻畫

押字點硃用油而給之凡保甲中出外之

人除所至不踰五十里往返不過一日者

免其隨身外其過一日及出境者俱於保

甲

給假謂戶貨戶給假於房主地

身行出關入店遇有盤詰者以牌為驗所

居地方抄牌備照無牌及人牌不對者拘

審行查其在家者交接面生之人保甲隣

保嚴問姓名所得可疑之物保甲隣佑嚴

問來歷每出不歸之夜保甲隣佑記其月
日以上盤詰皆其人素不端良其跡素難
憑信者若忠厚謹飭之人及有身家體面
人所共信者不許一舉瑣屑○十二曰重
保正之選見明律○十三曰明夜巡之法夜
禁之令以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
人行禁後放前凡有行人除公務急速疾
病生產死墓不禁外其餘不分士夫嚴禁
夜行凡夜行者不分面目生熟俱要拘留
送問諸人不夜行則夜行者必盜矣盜見
無人夜行難以影射亦不敢夜行矣至於
夜巡門前最緩而宅後為急蓋門前多空
房無可盜之物門前係通衢無隱身之處
盜所從入宅後常十九也奈何專禁於
通衢哉巡城御史至於集鎮鄉村亦當輪
流巡夜即不出戶要須徹夜有聲使知人
犬非睡熟也○十四曰責救護之疎見明律
一國之大事在祀而須知三十一款首曰祀

神且學古入官惟不兩重夫非人民社稷
乎若今之祀事不若不祀猶免禍於神明
耳壇遺廟宇宿莽積塵神主龕籠傾敝破
毀几案皆鳥鼠之踪庭除有人畜之糞及
祭祀屆期齋戒視為虛文執事何嘗告戒
拂拭者垢膩重重條濯者污濁累累蒞臨
不問熟主犧案未知精潔帶泥連草之菁
芹含蛙蒙塵之粟果凡百供陳盡托僕隸
師生且不躬親有司安肯省視不過五鼓
排班勉強一拜而已夫頒賞下人猶必有
禮乃恭承大祭全不經心鬼神無知祭可
已也鬼神有知寧不吐乎此與放而不祀
謂祭無益者相去幾幾矣夫尊崇功德以
勸蒸黎祈報春秋以福境土是有司一身
神民所依也况修葺整飭為費幾何歷覽
嚴督為勞幾何是可苟也寧有不苟者乎
外如先朝陵寢或踐踏於芻牧牛羊前格
子孫或流落為傭乞斯卒者亦當表識優

恤以示重道之意其餘庵觀寺院見在者
改為鄉約未修者嚴行禁止仍查照教民
榜文使庶民之家所在鄉約簿出會分或
豕或羊果酒香燭於春秋二社報賽土穀
之神止用鼓樂不許娼婦誼雜媼言嫚語
褻侮明神招生禍變其家庭靜舍或寢室
中間各於應祀祖先有主設主無主為位
家長每日早起一揖遠行出入焚香再拜
婚姻生子生辰隨便陳設告慶新物初燕
伴以酒食告薦四時表節忌日牲果酒食
告祭物不在多惟其誠禮不在文惟致愛
不獨報本追遠尤民德之厚而習禮存心
之人自無凶暴奸盜之事矣

報政實單

山西等處提刑司為嚴署考之法以
驗長吏淑慝得本司職專庶訪事貴
核真近據各州縣季報賢否文冊虛文濫
套避然市恩諂來而實嘉安得人人賢

聖夫近莫近於同事之官察真莫真於經
年之間見以為不知耶則察屬善惡漠然
不動心思士民怨德惻然不入耳目長吏
之才識可知矣以為知而不敢報耶非政
無紀綱我無以服彼之心則身有指摘彼
得以籍我之口長吏之品格可知矣柰之
何操守卑污者尚曰一毫不染才能踈短
者猶云衆善兼長以衰頹為精壯止騰脚
色云云以惰慢為勤勞漫不知何事事但
取同官感德不恤百姓為偶此皆近日所
謂盛德長厚認
朝廷建官之心長吏率屬之道應不知此夫為
長吏者誠能正己無私勤民有素或得於
觀感者同心佐政或束於嚴憚者砥行持
身彼不幸受誣吾即以去就保之有何不
可如果卑鄙不才昏庸難策我節愛而彼
貪殘我振作而彼廢格或奉承以取悅或
壅蔽以行私苟有公平正大之心寧無賢

率鈐制之法况可底不肖以玷已之教名
裁為此定為新格務要備細實填倘故習
牢不肯破而所報不與聞固本官即以同
惡相容並置下考至於守令居官事實往
皆漫然無據士君子懷為國為民之心居
得行得止之位豈無良法善政加於庶民
者乎即自到任以來或係便宜施行或曾
申呈詳允者逐一細開以觀實政文到即
同察屬實單密封速報須至冊者

風憲約終

六

五

計開實單填式

本職自到任以來行過宜民事蹟

一件 一件

同知某入某處人由出身年約有 十歲

貌 中材 貌秀 明白 不揚 貌秀 明白 不揚 才 聰明 不揚 聰明 不揚 守 勤敏 剛毅 剛毅 剛毅 政 勤敏 剛毅 剛毅 剛毅

判官縣丞主簿以下俱照此格填造

善政亦令本官自開不拘多寡但要結

事掌印官仍 訪真實造入實單果非
實事不許扶同

考語只用 不係先賢而後改節先不肖
而後改圖者不必再報倘前後不同許
不時更換者 語馬上差人馳報若朦朧
隱忍致賢不 矛盾者責在長吏

府填本堂佐貳 首領合屬及州縣掌印正
官俱照此式 其州縣佐貳首領合屬不
係賢不肖之 尤當薦獎戒斥者該府不

風憲約終

六

五

必造報

風憲約終

監犯

優恤八條

一強盜人命各有押床軍徒罪人往往地卧須與壘打炕竈上設苦席塊枕令與重囚同牢一則令見嚴刑一則借以防範其在監囚犯除久囚有穀及家屬有供者聽從其便外其軍徒及寄監未解未發人犯無人供給者每人每日計米一升鹽菜煤薪錢五文直日刑吏記簿出監之日照數納

獄政卷之十

五

穀上倉其家貧者徑准開除如有牢頭監霸輪作大頭或以照面稀湯薰鼻壞飯不得半飽多科飯錢每日刑吏回風務要指實稟治如刑吏受賄朦朧者獄院置大鼓一面許被害擊鼓十二聲以憑拏問重究刑吏坐贓革役

一監霸多係豪強之人買通吏書役使禁卒凡犯人入監無錢打點伊即替多出務滿需索之意未出監門利已加倍或家中典

原缺第一、二葉

賣田園或臨時剝脫衣帽伊且自待甚尊奉身甚侈獄中大小皆其順指氣使之人凡欲短長皆得越意遂心之便甚者市恩報怨捶楚號呼每稱再殺一人只是添一又字教唆新犯變亂是非就中取利而豪無賴者又為之羽翼烏又有獄吏禁卒相與朋黨為奸為害不可勝數獄中之事守令有意念不及足跡不到者其中苦樂不平生死飲恨誰則知之有司數日一下監

獄政卷之十

四

或忽召數囚而細審之必有得其情者一盜情初係招攀人命未分定執及監追家屬等項情罪未明之前內有供明者有辨豁者有止於徒杖者名重故不得不送監情疑故不可不分別凡此等犯與轉詳未示已奉決單者不同其飲食疾病須要萬分加意若聽從禁卒刁難衣食非理凌辱及致身死但稱偶得其病撥醫調治不痊某日身死已經相驗等中文俱不准理應

管官吏定以凌虐罪囚從重究治如近日
楊勉平白誣執馬天紀馬彥乾為盜僅踰
七日父子俱死於獄及衆証知是良民而
楊勉亦擬重罪何益於無辜者之含冤哉
凡獄中罪犯聽其死生畧不經意及死而
曰非我殺之冥冥有知當以孰為罪魁耶
居官作子孫之孽此為第一

一獄房大抵多狹故盛暑牢瘡可慮除另造
病房兩間添設炕竈以便病者不必以發熱
不食氣色

獄吏之七

五

異常醫生病者方准出柙移房調理外自四月以後

九月以前每三日一掃除房中但有腥羶
蒸穢之氣查係何人所作便加懲治房牆
近簷之處多加小孔數十以引清風以泄
濁氣軍徒等罪足脛亦繫短鐐活錮夏月
與禁子聽其露寢惟直宿禁子
不許出監至於溷廁
亦須五日放門一次令園丁打掃或時熱
蒼朮以避邪惡多備天水散等藥以防暑
渴

獄吏之六

六

一監門當改於二門之內以便關防獄囚以
到監先後為序立簿籍二扇監中一扇當
上一扇仍照犯人數目各置短籤大書名
姓囚家飯到由一角門入當堂唱名掣束
搜檢畢將籤名挿之飯上挨次到監門監
外置雲板一面一吏引囚飯至監門擊板
三聲內吏執簿點名強盜令禁卒挨次代
領入監竊盜及人命重囚禁于棲置地
各囚挨次親領隨領隨拔籤內吏交於送
飯之人犯人與家人許見面不許交手許
通言不許通字其籤送飯人當堂親繳如
領飯不明或有搶奪送飯人口稟即時放
飯牌出辰時放飯牌入一日一次務不失
時以便遲蚤常飯不禁肉果惟大節及本
犯家慶許送黃酒一斤病人用酒日半斤
餘日餘人俱不許用酒至於燒酒禁不許
送在官人等但有搶奪監倉犯人杯酒片
肉口湯塊餅者重責以統革校

囚糧載於律令大辟亦給蓋有二義焉絞斬重刑凡以警惕衆庶典刑明正庶足償抵幽魂不欲病死獄中致逃法網一也應死罪囚臨時首領既不得保全平日肚腸又令之饑餓憔悴當刑情所不忍二也天下大辟計囚糧每歲當不減數萬饑饉連年有死民而無死囚恩無乃溢乎曰此後世失立法者之意也

獄政卷五

七

停情罪既真還者止於秋後速者決不待時一歲之囚不出秋決待秋囚犯食糧幾何是以囚應給糧而不給者律答審錄無寬而故延不決者律杖萬曆庚寅余錄山西囚案已未奉決及情真未詳者千三百有奇有五十五年不決者矣三二十年無論也有強盜三五年不決者矣各犯絞斬無論也如是而月月有糧歲歲不死袖手於不貸之房棲身於無差之地悠悠日月

獄政卷五

八

待盡天年視祁寒暑雨早作夜勤之人安閑不啻十百矣何以懲奸戢暴正三尺法紀伸九地沉寃乎然則囚糧可遽革乎不敢也囚犯可勝誅乎不能也是在司獄者處之耳今監中惟有強盜尚在嚴防其凌遲斬絞等犯與牢禁人等日久天長情通事熟不帶枷杻半作營生雖於法未宜然獄獄有之人人知之矣似當斟酌情法畧與通融但令大錄嚴錮牢絆兩足除打繩紡線木作等藝不令習學外其餘挑網巾結草履作布鞋一切不礙關防生藝初給半年囚糧令作工本待藝習頗通之日令自為生其有應賣之物待放飯之時各付所親辦買以資衣食門禁驗明照出不許刁難如有公家之役獄中効勤及年七十以上百藝難習又六親無人法重情輕者照常給與囚糧外若能藝而不學能勤而不効者雖有饑寒似難准給如是則重囚

不為徒食民膏不至濫竭極枯既無困苦
防範亦不殊虞果否可行有司議報當俟
轉

間不然徒犯無食拘役死罪坐享衣糧可乎

一獄囚請給衣糧醫藥原無已成獄未成獄
之別近來有司不知何據惟奉決及曾上
長枷者照月給糧而見審未成刑之人亦
連淹禁經三五年少衣缺食有病全不照
管分毫但報陸續病故是仁於情真應死

教義卷之七

九

之重犯而不仁於情罪未明之生人也是
不曾看應請一應字及因該死流徒杖一
該字也曰應者有無人供衣食看視之類
曰該者情罪重輕未定之詞曰流曰徒曰
杖則請給衣糧醫藥者又不但當死之人
矣凡在獄重輕囚犯果實身有菜供給有
人自不當妄行申請果饑寒迫身疾病有
指自不當坐視艱危仰體

天地好生之心

聖王恤刑之意者誠於律文一細讀之如苦錢
糧無虞則少禁戕人權亦在我何可草率
人命哉

一女監有犯姦及應該死罪婦人此皆刑吏
禁卒之妻妾也死生自有常刑男女豈得
無別但監守從來無人致關防不能無弊
今擬養濟院中老婦擇其稍精壯者二人
作為伴嫗其犯婦接送飲食及門前呼喚
應答皆以伴嫗代之女監中水火鍋竈及
宿止之處亦須事事處分紛花作履聽從
其便伴嫗除月糧布花照院支給外每人
每季再加益菜銀五錢其門戶開關仍以
刑吏夜巡仍屬大監豈能必無邪行要以
成男女之體而已

關防八條

一櫃床之制極為嚴密頭上有揪頭錄項間
有夾項鎖胃前有欄胃鐵索腹上有壓腹
木梁兩手有雙錄鐵紐兩脛有短索鐵錄

兩足開於柵欄仍有號天板一葉釘長三寸密如蠟刺利如狼牙其板蓋於囚身去面不及二寸仍以鼻木關閉而禁卒卧於其上以聽囚犯動靜復有四面柵欄狀如鳥籠八縛在檻四體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輾轉莫道蚤虱交攻蚊蚋爭嗜縱使毒蝎螫身餓鼠噬足蜘蛛入腦大蛇纏頭只須忍受孰能寬之此法司定式天下所同凡係重刑皆當就檻立法者豈如是

是以苦人執強盜姦殺截路罪惡滔天甚者夥盜劫囚盡令解脫須如此嚴始無他慮但吏卒不耐煩勞或聽受買央或忽為無事往往全不上枷率以為常假令止禁手足腹項四處即強有力者未便能鬆何至有越獄之患哉廢法之罪與賣放均及至大盜奔逸每以不覺減等殊為過寬至於土豪積棍大奸巨凶不孝不仁屢懲屢犯謂發配如赴席以充軍為看景蔑視紀

法凌奪善良此等之人不死不止夫背瘠不接心急無柰彼身不入牢門豈知世間有此不受用之卬處哉當以盜柵嚴禁困頓消磨艱苦備嘗但令不死蓋與其永銅於當死之後悔改無從不若警懼於屢犯之時死亡或免各州縣宜作柵床一具置於大門之外令其聚觀但有頑縱不悛者不必枷號畫則鎖於柵外夜則切於柵床待十分悔悟多人保改者始放是亦不屑之教也書云象以典刑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戒不犯今之世去古遠矣而又不懸象以示民惟其陷也而刑之仁人忍如是乎

一監犯以疎虞為第一然長枷輕薄不足防跳梁之奸柵緊則手腫鬆則手脫且飲食便溺疾痛癢疥手為日用之資柵豈常帶之物不如止用大鐐嚴密鎖絆除強盜柵無用外其餘重犯只宜牢錮四時

更換鞋襪之時當堂先定手杻然後開錮其錮須置於脛骨之上貼着皮骨寧令襪膝穿破決不可施于襪上致令寬鬆易於脫足且錮鍊動則聲聞舉足不便但不開鬆自難逃走關防囚犯此為最良每夜但鎖櫃床亦可必其無事手便於動作而足苦於羈縻亦情法兩得之術也

一每歲決囚大省不及十人即決先及強盜強盜歲決尚不能盡是以重囚自信老死

獄中

十三

越獄反速其斃故脫監之念不萌強盜自知必難久活惟逃萬一得生故反獄

之心甚切彼強盜者情罪既真雖三木囊頭八縛羈體死於囹圄首領猶全為幸已

多惟是夥盜未經捕獲贓物未見分明一有冤抑是殺無罪白日止宜帶鍊夜間散

上櫃床但免疎虞足矣不可與真盜一體嚴行禁錮

一獄中常置火砲數杆以防囚盜出獄先與

獄中

古

重囚再犯死罪乎

守城人約放砲四聲先關四門更夫登樓撞鐘無數快壯人等護監牆保甲街民攔巷道各家閉門防盜入舍壯男執兵防盜跪牆盜不拒捕格鬪者只令投兵就縛不可遽行打死其獄中死罪軍徒原未從賊出監者不許玉石不分一切搥斃恐上司不信捕獲死人何以驗辨至於就捕還獄之後不得遽加拷掠待事定詳允即令斃獄不謂不仁凡罪人越獄便當擬死况

一夜巡之法一更五更最緩二三四更為急三更為尤急每更監中用禁子一人鳴鑼走獄監外外一人鳴柳內一人提鈴相約各十步一聲先一聲鑼次一聲鈴鈴次一聲柳柳遇而復始不許斷續亦不許鈴柳亂響致令獄中動作不聞其照監燈火務須徹夜常明庶奸謀不得乘便大抵走更之法惟陽明公所行為妙府州縣監原不大似

不必然其夜巡之人如初一日巡一更者
初二日巡二更初三日巡三更週而復始
以均勞逸

一監中須要有井及水桶三四隻一防偶火
二便飲食但汲水綆索晚間須要收藏及
一切杖鑊等器梯凳梁檁杆檮等木切不可
留在獄中即有修造朝帶而入暮帶而出其
鎮牆棘茨須用裹薪仍二年一換牆中仍用
觀木縱橫下地三尺以防穿穴

一監房門監院門各鎖鑰俱掌印官收掌內
面不許上拴蓋監禁防外不防內其巡夜
道路俱要流通不得阻隔凡查監時正官
親到監門開鎖徑進出其不意但防範不
如法者即加重責或半月一次或五日一
次或一連三四次莫有定時獄吏不入監
直宿者重究三犯者申革

一重犯通買禁卒醫士詐稱病故掌印官相
驗不親委官亦恐山微報真死及屍出

而脫逃者如臨縣武偉至於異端邪教停
息定脉尤不可憑凡驗囚屍須要伴作仍
須通鼻無嚏勒指不紅兩目下陷偏身如
冰者方准搭結報死如有扶同隱匿者禁
子伴作即與抵罪乃有獄囚脫逃妄以他
屍充數謬作捕獲不數日而報監故如某
縣者則有司之疎也此雖希事不可不知

倉犯

一古者罪人無閒坐之理城垣則令之修築
鬼薪則令之劈柴倉廩則令之舂米今以
罪人拘繫在倉猶有古之遺意但倉犯原
非重罪充軍發站人犯雖送監不妨答杖
及贖徒令里族之長鄉甲之人保領在外
至聽訟之日不悞聽問申詳之後不悞贖
決可也惟是隔縣關提又當解審無人保
領及監追還官錢糧家屬不當保領者概
後送倉能幾何人哉近查幾處州縣專聽
皂快稟說有錢者討保在外無錢者不論
罪情輕重一緊送倉至於婦人收禁惟有
犯姦死罪兩條餘俱責付本夫收管無夫
者責付有服親屬隣里保管隨衙聽候並
無雜犯送監倉之文其監錢糧家屬併
無婦女雖盜賊捕限亦無監禁家屬之文
果其夫其父盜情已真倉禁妻子猶可如
招攀在逃無賊無証之人而濫禁妻子已

屬糊塗甚者監其父母兄長不亦孟浪之
甚乎余於風憲約縣言之矣再引律條試
自檢查

一倉中亦須穿井多備水桶幾隻一則便於
犯人自汲一則可防不測火燭近查得一
倉久犯輪當火頭刀索後來貧犯已經重
究外各州縣掌印官即處土作模令犯人
多托坯壘擇於空便倉中作坑五七處計
可容百人者厚織草苫五寸大作蘆蓆一
重又作火竈三五處各從便攢食再置甕
碗碟百十個箸百十雙或照監中法官出
薪米並菜待出倉之日貧者准開囚糧不
貧者照數補穀其家大等項新舊斗級或
代損失者本人賠補但有火頭斗級人等
多開飯錢強當水帽及刁難犯人卧無蓆
之地忍有米之饑者重行究治仍如彌於
本倉門首示衆

一監倉兩簿掌印官每日點判要見其人恭

日送倉緣何久禁某人某佐貳送倉因何
事情仍令斗級每辰口報倉犯有無饑寒
病疾其送飯之規務同監飯齊進亦照監
犯立為簿籍照序點名親接倉犯家人許
徑進倉中事畢放出不許斗級攔阻倉門
之下亦置鼓一面以備倉犯聲冤即時喚
審

一七十以上老人及十五以下兒男及大小
女子及身有疾病新遭重喪不保謀反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十九

通同居親屬俱不許擅拘倉禁其隨衙婦
人上堂先問皂隸拘喚有無拘摸衙門人
等曾否調戲如有指名稟出者加倍重責
革役風憲約中言之矣茲再申明

一拖欠錢糧止令限辦入官財物止令限納
給主財物止令限還紙殼罪贖止令限完
各令保人領催不則稟拘責治如家貧無
辦討保無人即令倉死何益如可以經營
有人保領倉之反妨措處至於審罪之時

便問干証人等本犯果否有力能否完納
方擬罪名若果身家真無虧兌自當減贓
銀註無力既省比銷未完亦免累年倉比
其罪惡深重之人寧陸續多責及枷號示
衆亦足示懲近見申詳徒杖好問有稍等
力甚至賊應給主斬捏主無全在及非本
主自告名色俱改入官不知此出何律及
允詳之後却乃倉追嚴比淹禁歲月甚者
着落親族代納如此作官民生何以自存

欽定四庫全書

廿

耶

驛犯

一驛遞之官雖卑生死之權實重諺云活軍死徒蓋發站之徒率有五等一等頗有身家納贖既惜多費攤站又怕辱名到驛之日官吏先行賄賂保人圖得貨財收管出門犯人離驛一等奸頑積棍無力贖徒到驛之日私查徒數暗記官賊挾制官吏假取衣糧驛遞不敢不放此兩等人查盤官到或保人代覓點站或本人探聽親來查盤既過依舊回家一等供給無人乞食不足或不耐鎖押買通押解之人脫逃回家驛官勾歎多弊明知不敢聲言或差人需索些須或真是無處跟捉點站之時反為覓替此三等人全不在驛皆徒夫之奸頑者也一等才能可用或圖衣食私役於積年保歇之家或求親幸聽差於衙門奔走之事甚有役滿之後依戀不歸者一等百事無長一貧如洗官吏要索不遂捶楚常

加牢頭買免無錢凌虐備至饑寒無策疾病不恤及至死亡只費報故紙一張耳此等之人常居其半守令首當注意者也一驛遞有衝有次衝有居民多至數百家者有不及百家者院道批發徒犯率從就近地方且如永寧一州三驛玉亭附在州城徒夫乞食為便青龍不及玉亭然人烟頗稱棲集惟是吳城一驛夾在荒山人家既少且貧徒犯批發頗衆解到之日不脫逃則餓死上司何由知之除驛遞簡繁人家多少另行查報以便批發外其在各驛遞囚犯要見本驛居民若干家見充徒犯若干人以便量情改調如官吏厭懼囚多故捏監牆傾圮店舍稀疎者覈實提問一囚房狼狽傾頽驛遞尤甚何者丞使痛痒不關守令耳目不及錢糧無所稽覈興作誰官申呈是以淺隘之房卑濕之地漏雨穿風浸泥濡水盛暑蒸溽大寒凄烈人非

不行安能二三年不病且死哉查盤官照
以多不下驛入驛亦不省房以後掌印官
每年終一報監倉驛通養濟等房有無塌
漏應否修葺果當興工即於官路取木徒
夫托坯或破壞寺廟或人家廢房舊磚瓦
門牕皆堪拆賣地基要高門牕要厚多作
連炕厚鋪苦席再置鍋竈碗碟杓瓢盆箸
銅桶等器以令館夫收掌交代每徒夫十
人立火頭二人專管汲水造飯早間各喫
粥一食飯後押令乞食大率粥米三人一
升三十人纔用一斗即令各夫攪造如米
不齊亦聽情願此輩罪人非因做工缺食
尋常生計不必官為設處也
一病疾徒犯法當保放回家調理痊可照日
貼役近來驛官放者竟不追呼不放者不
恤疾病甚為壞法其家遠身孤之因即日
報知州縣撥醫調理但有延慢失調致令
身死者該驛官吏徑以凌虐罪因規問重

擬其孤子親在篤疾或親死無人殯葬者
報知州縣正官准假事畢照日補役
一發驛之後或有黃腫痞塊癰瘡衰羸癱瘓
風痺脚手殘疾兩眼雙瞽及役雖未滿年
已七十者驛通官吏即呈州縣掌印官當
堂驗實詳具年齒病狀申報原批衙門所
有未滿日期不許拘役並如律收贖釋放
但有需索刁難不與申報者驛通官提問
一州縣監倉切近掌印正官下情既易通聞
群小猶知忌憚驛遞之設半不同城官與
吏卒情同貓鼠不惟禁約為難亦且貪虐
同衙額天之聲何由上達又朝夕在其掌
握有冤亦不敢聞以後發驛徒夫除驛夫
牢頭不許擅自毆打外其驛官以法鈴束
應得責治者不得過十板如有需索見面
節儀賁歇等錢及私下非禮凌虐奉承不
到將徒夫擅行敲朴者許被害之人指實
陳告以憑重究革職

一徒犯本為工作律有拘役入役貼役之文如煎鹽炒鐵運炭之類近來有力買官者盡行賣放無錢覓保者又懼私逃畫則鎖押乞食夜則禁錮囚房甚非立法本意律云犯徒罪者帶錄做工帶錄正防其逃做工正役其力本司向以積兇大惡到驛即逃常發之遠驛思驛遠則供給為難無親則借助不便不若改之本州縣驛遞一則繫刑具以見鄉曲激其愧悔之心一則有同室為之供給不患饕餮之缺責令托打坯墊挑浚城壕修理衙門推水搬柴守門巡夜帶錄雜於衆中辦一切事務可省一夫工食其無父兄兄弟妻子又無親族供給者比照囚糧事例量給米食資其力量如此則既得以功贖罪之法又無饑寒致死之虞州縣去驛遠差遠者有役不妨調用畫則同夫押管夜則收禁倉中如有保人聽從其便

一查得律例徒夫做工與擺站原是兩事擺站者發驛通擡損重勞之也今徒犯既無供給又懼辛苦且奔走又難帶錄何以防其逃逸及查損夫一站雇人每日銀七八分多者一錢若以囚徒搭配額夫夫八囚二今之相羈因日得銀三分飽食可以自存而以八人防二人亦可以免逃逸庶幾稍得其用至於初犯再犯刺字竊盜一無所用又費關防自有繁勞之役令之帶錄工作勤苦三年既消磨其驕逸之性如果無人供給亦量貼與米食惟良有司調停之

一徒犯原非良民奸暴固其常性但驛官有過遂被要挾任其縱橫不敢制伏有凌奪同犯把持獄情者有指稱打點科歛重囚者有搶騙衣食擾害居民者有傲侮官吏不遵約束者有徑自逃回拘喚毆打公差者諸惡不可盡指俱許驛遞官指實申呈

本管州縣究明除重責枷號外仍於後調
釋其因申而訐告驛官雖實亦不准理
一公差人等拷嚇錢財土豪棍徒牽騙良弱
及誣告重情分毫無實等犯非徒罪不足
示懲其餘需索科歛須審十分端的如貫
分已滿未滿便有應杖應徒所爭不過一
錢半錢耳原告之言豈得分毫不爽告稱
全誣輕誣便有加罪免罪豈無一實半實
乎干証之語安知一字無欺低昂伸縮間
是在取供時斟酌之耳至於一事告實或
重事告實或輕事告實或反坐所剩或未
決收贖或律該罪止自有應得正條豈容
一槩重擬近有因指稱告助坐贓問徒者
不知婚喪等事原有相助之文宴會設席
豈無一錢之費又有誣告人杖一百而加
三等徒二年者不看事情輕重聚與誣死
同科驛中徒犯甚多皆緣問擬太易不知
納贖每傾人家發驛或傷人命今驛遞徒

犯所存充濫無容身處矣如果情有可恨
法所當懲寧多責枷號可也

辨盜附 盜情之大者也故附於獄政

獄情之難察惟盜為最人情所深恨亦惟盜為最故人命據証佐其事易明驗屍傷其跡易見即有買証相証未必嚴刑暴加情可變推寬終見白盜賊則不然昏夜不知誰呵快壯無由緝捕然其訪之之術大槩有三或平日刺字偷兒或流來乞食貧子或寺觀遊食僧道或賭博遊手群徒或寄住傭工窮漢則疑其人或察其色貌或

刑部

計九

見有裝携則疑其人或經商自外或居住孤庄或子立無與或不屬保甲則疑其人要之盜不出於此入而此人未必皆盜也緝捕者既以跡証宿怨者又以警証有衣食者又以富証此人實不為盜而盜與快壯則執稱此人也問官以盜不嚴刑必不肯認乃摧殘肢體傷折肌骨苟緩一時追恤後日真盜固不輕招而招者未必真盜也買贓寄贓雖不知情而問罪入官且苦

刑部

計

連累是寄買之家固不肯招贓而所稱寄買亦未必真贓也一被招攀身家無主財物濫索拷掠難加事緩者猶得辨脫傷重者死於牢獄不若暫避以待事寧是真盜聞犯固逃而逃者未必皆盜也諺云指賊殺賊今招稱某所分贓賣與不知名人矣稱花費無存矣真贓固有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者而無贓坐盜其誰不曰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耶至於有贓亦難信盜何也快壯欲獲盜以要功善於偽贓守令欲成獄以彌罪喜於得贓失主貪見在之財厭日久之累利於認贓有此三念何贓不真余每見招中盜數多者十五二十人甚者三十人某人分某物若干某

矣以一人而道十九人之所分能一一不
與非筆削備記則聰明過人者也盜也烏
合之衆皆愚蠢之人當昏夜之際懷恐懼
之心作倉皇之事能以一人徧記某人分
某衣某色樣某布帛若干丈疋某人分銀
幾兩幾錢幾錢幾千幾百乎恐聰明不至此
也果人各給一單備載某人分某物以為
犯後招承之據乎恐從容不至此也柰之
何偶獲一盜令招十九人之賊一一皆失
主之物又於某人家起某物某人家起某
物悉與初招合又某月獲某盜某日獲某
盜各招所分贓物亦悉與初招合乎此其
故可知矣蓋失主報盜原有粘單快壯執
此以審賊曰某物某人分去盜曰某人某
物某人分去盜曰某人口詞具矣而解之
捕官捕官不過指名問賊稱說一番令之
招服而已捕官解之正官正官亦不過指
名問賊稱說一番令之招服而已且初獲

之盜不論果否是真而所招人賊惟恐當
堂忘記忘記則筆楚即加扶同則頃刻經
死彼何暇顧所招之非盜指賊之非真哉
萬曆十四年八賊嶺有盜殺商劫財夥計
報所失於官矣監司督捕急巡檢嚴逼弓
兵更急計無所出偶見乞兒數人弓兵執
之巡檢忘失車矣信口問賊乞兒亦信口
認之起無一獲皆稱花費州縣解審拷殺
及斃於獄者多人乃查巡道失車太半不
合而真盜乃獲之他省一一招前事焉嗟
夫捕盜者快壯為盜者亦快壯真盜非快
壯不能審平人非快壯不能誣真賊非快
壯不能得假賊非快壯不能為真賊失主
固認假賊失主亦認失主即不願認快壯
亦逼使認故盜賊之獄十九成於嚴刑嚴
刑之獄十五類非真盜然則招賊者尚未
可信有賊者尚未必真况所稱實與不知
名人及花費無存者乎不過為應捕免此

較為有司了前件而已殺一人而使我不
心信彼不心服豈無一宗招案不識冥冥
有知肯諒我無心之失否也或曰世果無
盜與盜果無真與曰盜何嘗無真可恨守
令抵死不嚴鄉約保甲耳鄉約保甲嚴則
朝稽其生理暮考其出入萬一被誣但審
本保本甲其人以何為生與誰往來某夜
果否在家某家失盜以來此人一向何往
素日有無非為近日如何度日是否與某

有警家中器用及男女衣服首飾曾否見
伊常穿曾係某舖買來何人所做家有銀
錢係何物所賣何人所與如未非盜仍取
保甲里隣宗族保結其平日交游賭博視
徒者四肢惰慢而自奉豐者夜去明來者
搗捻穀黍者往來面生可疑者神色恍惚
踪跡詭秘言語支吾者所得非其所有而
不知所從來者聞盜犯而逃家以逃者良

無意防禁故十先建盜案心探賊情
聞信小逃良民押解巡捕十一真盜賊

者十九逃來路不明而潛寄寺觀窰寨者朝
傭工於此而暮窰身於彼者鄉甲里隣定
不保結世豈有絕人逃世之人乎不得不
接屋而居比肩而行世豈有眯目塞耳之
人乎誰之是非不見誰之動靜不聞惟鄉
甲廢而盜賊敢公行惟鄉甲廢而盜賊有
淵藪惟鄉甲廢而被劫無聲援惟鄉甲廢
而真盜不敢舉惟鄉甲廢而誣盜不敢激
言及於此則昏庸荒怠不肖官員真難容

於堯舜之世矣鄉甲果嚴豈有為盜之人
豈有被劫之家乎間有之必非嚴鄉約保
甲者也或曰嚮馬斷路之賊非鄉甲所能
禁矣曰嚮馬斷路係何處人彼處之鄉甲
行安得為盜於此處我書曰寧失不經今
息盜無術素化盜無術教弭盜無術防審
盜無術明但聽虎狼之群小恃峻急之嚴
刑玉石不分影響是執而深文以成大辟
天理人情未知當否與其誣良民寧失真

盜真盜失猶有死時良民誣竟無生日余
既詳之風憲約而於此又申明云

審失單式此條當入風憲約

一失主被盜先要點檢所失何物如衣服首
飾銀錢其需來歷以便備照搜賊記不真
者許向婦女經收着體之人一一備細抄
來如不依格式潦草泛開及審問之時只
語含糊者必有騙賴情由掌印官當堂重
責嚴審明白親筆註於單上儆如

金環一雙要審是何模樣如翡翠二珠青金

赤金原重幾錢何人還與何人打造有無
記號

凡金銀首飾器皿之類俱照此審

綠段男衣一領要審麥綠柳綠大雲小雲或

係某花大摺細摺或係直身是舊是新整

袖半袖何物作裏裏何顏色某舖買來某

裁縫作有無記號如油麻是舊是

黃絳花女衣一件要審金黃柿黃鵝黃柳黃

有花無花係是何花大領小領大袖小袖
補係何鳥何花或圓或方何物作裏何物
作帶有無滾邊貼邊某裁縫作

紅絳花裙一條要審花紅木紅其是幾幅甚

麼腰帶幾重膝襠或腰珞或海馬或美人

或雜花何舖所買甚麼貼邊某裁縫作

凡各色布帛衣服帕巾綢帽膝衣鞋襪
之類俱照此審

銀錢若干要審係賣何物係典何地何人所

還何年所積整錠半錠新錢舊錢

牛馬驢騾甚麼毛色多少年齒原同某牙買

自何人是孰是壯是驢

以上各審畢掌印官封之收諸私衙凡快

壯搜賊與失主相見相通者百倍重處搜

賊之日先將失主拘禁一處止令快壯與

四鄰起送到官取出失單如首飾先稱分

兩如衣服先離他衣然後提出失主聽其

揀認如物有相似爭持不決者便問本盜

及寄賊之家此物從何買來何人所做何人所與有無原主見存何人見你穿帶亦召其人而問之即失主之物不能自認認得一半確然可憑者即是真賊

獄政終

獄政終

其

其

呂公實政錄七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有四禮疑已著錄是書皆其歷官條約之類第一卷爲明職第二至第四卷曰民務第五卷曰鄉甲約亦巡撫山西時所作第六卷曰獄政第七卷曰憲約則爲山西按察使時所作其門生趙文炳巡按湖廣時校刊之總題此名中憲約前有陳登雲重刊一序題萬厯癸巳而文炳序作於萬厯戊戌反在其後蓋諸書各有單行之本文炳特彙而刻之存其原序也

學易堂三筆一卷滴露軒雜

著一卷

〔明〕項臯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易堂筆

記一卷二筆一卷三筆一卷四

筆一卷五筆一卷》提要

以上原缺

龍也周流七十二主見龍利見也不厭不倦
忘食忘寢正其乾乾惕厲之時為魯司寇攝
行相事躍而自試也歸與七十子刪述六經
祖述憲章考諸三王修素王之業以俟百世
聖人為帝王師祖較之飛龍不減年已六十
八猶云學易可以無大過上而不亢也易不
止中庸中庸是易也

元元者民也漢書元帝紀元元之民嚴安傳元
元黎民匈奴傳元元萬民近於重複顏師古

注元元善意也余曰蓋取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是即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意程子以元爲物之始亨爲物之長此又春生夏長之長非首善之長

孔子曰友諒君子貞而不諒貞者事之幹也諒小信也在人不可不諒不諒則爲我損在我不可取必於諒必諒則自損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故有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之大人

日月星辰歲曆數剛健中正純粹精

學易堂

三

坤之彖曰德合无疆行地无疆應地无疆臨之象曰容保民无疆臨兌下坤上皆專言地也益之彖曰民說无疆日進无疆益震下巽上專言聖人之天德王道也中庸悠久無疆兼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語云教以義方勿納於邪蓋取諸易之坤坤之六二直方大象曰直以方也文言坤至靜而德方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與曲對正與邪對方與圓對方則

不圓不曲不邪教義之謂也圓則斂方危合隨方逐圓同流合污模稜兩端舐不舐矣文子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稱述之圓者無適無莫方者義之與比圓其內不圓其外也父之教子亦然許玄祐氏樗齋漫錄潘素純作輓卦刺譏圓而不方邪而不正不義者也八分法分刀有師象焉對一王王聲土有乾象焉一夫夫皆扶大有坤象焉

語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蒙之象曰蒙以養正

學易堂三筆

四

聖功也蒙象六五之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始之象女壯勿用取女家人初九之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孟子不同道列聖至聖之分孔子道不同善惡邪正之分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道也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同人之大象類族辨物審異致同非同流合污之同九五之象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爻義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所謂和而不流周而不比

羣而不黨同之至妙者也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則復歸於泰泰之象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非和而不同之同也

謙之初曰謙謙二曰鳴謙三曰勞謙四曰撝謙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征邑國蓋三自反之後而橫逆不悛妄人禽獸不征何待是即大有九四之匪其彭六五之威如也

咸艮下兌上少男先以誠感少女說而應之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好好色語云

女為悅已者容感道也咸無心之感不言而喻感而有心則不誠矣是二之躁妄三之隨人四之憧憧五之志末也誠感物曰誠上之象曰滕口說也唯至誠為能感人豈恃輔頰舌乎何謂无心曰虛受何謂至誠曰貞吉

易遯之上九肥遯无不利淮南子道訓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利飛遯以保名所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處亢而能潛藏者也鳳兮鳳兮正其翔而未集之時上之象曰

无所疑也无疑則能飛程傳遯貴速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是即飛意九三係遯有疾厲不飛也晉之初九有攸往主人有言善飛者也何患小人明夷于飛君子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善飛者莫若孔子

復之彖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復之生生也姤之彖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言姤之生生也彖知幾祥從象彖奔口必開取開陳全體之義

井之象木上有水君子以勞民勸相蓋雖勞不怨實以勞之之道俟之縱民忘其勞畢竟拂其好佚惡勞之性井水揀其潤下之性似之論語識曰雷震百里聲相附或問鄴災曰雷震驚百里何以知之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一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雷

孔子學易全在六十四大象君子五十三乾坤屯蒙需訟師小畜履否同人大有謙隨蠱臨

賁大畜頤大過坎咸恒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先王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后二泰姤上一剝大人一離也元亨利貞彖也文王繫辭也三百八十四爻周公繫辭也孔子作繫辭傳涵言上繫下繫者誤象一體二十四肉其膽按四時流四足取其變也楊用修久在滇南熟觀生象故云人希見生象朝儀所列皆馴象也

學少掌事

七

惕者心易也每卦或彖或文或象拈出四字永爲惕若乾之剛健中正坤之順積敬義屯之居貞求往蒙之包蒙順巽需之衍順用恒訟之惕中安貞師之貞順以律比之有孚自內小畜之牽復有孚履之坦坦愬愬泰之包荒復隍否之險德包桑同人之義則中直大有之匪彭威如謙之勞謙有終豫之介石由豫隨之出門孚嘉蠱之幹裕高尚臨之咸至知敦觀之設教觀生噬嗑之金矢貞厲賁之文

學少掌事

八

明以止剝之天行碩果復之不遠中行无妄之可貞勿藥大畜之艱貞童牯頤之居貞厲吉大過之桑下棟隆坎之常習自牖離之辟咎黃離咸之虛受貞吉恒之終始以中遯之固志正志大壯之正大貞吉晉之自昭衆允明夷之文明柔順家人之有孚威如睽之遇巷疑亡蹇之匪躬朋來解之黃矢朋至損之懲忿窒慾益之遷善改過夬之惕號中行姤之有隕自天萃之用禴永貞升之孚貞升階

困之貞來中直井之甃冽有孚革之有孚居貞鼎之黃耳玉鉉震之恐懼脩省艮之敦艮厚終漸之相保不亂歸妹之幽貞袂良豐之有孚來章旅之止明僕貞巽之有功貞吉兌之麗澤信志渙之立廟渙居節之制度安甘中孚之中願攀如小過之往厲必戒既濟之豫防衣袂未濟之貞吉光孚此余之心易居安樂玩者也即楊敬仲之已易也

之一字與凶悔吝三字對周子吉一而已好

樂親憂畏敬富貴禎祥皆吉之類也忿懣恐懼憂患哀矜賤惡教情貧賤夷狄患難妖孽皆凶之類也吉少凶多聖人立教之微意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易曰明於憂患與故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易曰治容誨淫作治容亦可慢藏誨盜以無心致寇也治容誨淫以有心致寇也

湯之盤銘曰日新又日新繫辭傳日新之謂盛德尹彥明曰四者日新之要好學者日新而學易堂三筆

不失日新而不已則熟程正叔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一貫之說也書註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

繫辭傳治而不忘亂大禹謨六府三事允治太甲德惟治周官制治于未亂治皆音稚周易程傳治音墀大學先治其國平聲家齊而后國治去聲孟子治人不治上平下去聲治即持世之治莊子治大國如烹小鮮諺云治魚

苞桑程傳謂叢生者其固尤甚且語云苞桑體石之固相沿已久不察其義詩傳苞桑條也繫于桑條未有不速墜者甚協其亡其亡之戒即云累卵之危與夏書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同意以詩解易以易解書三經之義皆合也

其事肆而隱肆陳也即中庸之費而隱牧誓肆祀亦訓陳

陸玄朗氏易釋文云參天兩地參七南反又如學易堂三筆

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中庸與天地參注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則三與參通用也讀云與天地三亦何不可然繫辭傳參三才而兩之故六與參贊藩叅同義是易與中庸相表裏之一證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牢立腳根搦緊拳頭咬定牙齒堅起骨格此皆義以為質也還須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之謂大丈夫何也廉靜寡欲提躬應爾若

太露厓岸世法不韻能以禮讓謙尊而光易之不亢也而信爲弊緊說者云孔門言仁孟子兼言義朱子主禮故註三禮獨詳王文成主智以致良知爲宗今之學孔子者主信爲四教之收成結果弟子謹而信爲士言必信好信好學履信思順程正叔云守曰信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李果齊云王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于四端之中揚子雲太玄起於中孚史繩祖謂中孚復起甲子六

後勞其民信而後諫有子信近於義子張信道不篤焉能爲有亡孟子有諸已之謂信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國之所存者幸也心傳相印若此然則不淫不移不屈正是信也之死不易者也不易之謂易也

信如四時不易之易變通配四時變易之易程正叔云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周易一十六信乾九二庸言之信九三忠信所以進德也大有九四象厥孚交如信以發志

學易堂三筆

也坎彖行險而不失其信夬九四象聞言不信聰不明也困彖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革彖已日乃亨事而信之九四象改命之吉信志也鼎九四象覆公餗信如何也豐六二象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中孚彖信及豚魚也繫辭傳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序卦傳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雜卦傳中孚信也

易言進退存亡得喪吉凶悔吝書言吉凶與凶

治亂安危大學言得失中庸言興亡禍福孟子言禍福治亂得失廢興存亡論語一書言進止者二言上達者二言不憂不懼者三忘食忘憂說樂不愠絕不見吉凶禍福等字即有興喪兩字亦是因定公問而對之此所以爲孔子特爲拈出以補程子讀論語之缺此無他各經以利害相對待令人趨避論語令人盡其在我不見利害之害樂達近利之人故以先難後獲先事後得告之以勵諸弟子

自擔火星也夫人情事勢有難料理處躲避不得推諉不得寧武子愚不可及大知若愚也學易以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監起獨立不懼之骨格恒持亢龍有悔之炯戒悠然避世无悶之襟懷庶幾近之或問余多借他經四書說易何也曰兼五經最少詞林兼一經不治易者大都無易吏隱怡情谿巖游藝間亦有之卜筮君子觀象玩占摘句指字趨吉避凶專心以利爲利耳若夫四書本文耕夫牧豎負販赭衣之屬幼必習之十有四五與之說易前謝不知正欲使聞他書是易人人謙讓途之人皆聖人途之人皆學易晉天之下人人興讓彼貪戾犯上作亂之徒不校而自遠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一貫之矣何不云汲水斫硃而云滴露取從天而下之水輕清之義也雨自下霽上已爲重濁矧地中之水但見其清未見其不潔處乎大易何畫

而用不潔之水以點之然則立夏斷露以後
八月白露以前不許讀易乎露之云者極言
其清且潔也讀書有枕上廁上不離諷詠者
大易四聖之書必正襟危坐而莊誦不可科
跣袒褻以從事也夏月停批理或有之穠露
灑灑可親筆硯矣葉平岩詩閒坐小窓讀周
易不知春去幾多時豈謂一年之計在於春
乎調藥有用吊桶初汲滴下名無根水者水
曰潤下吊上則淨桶底之水自上而下其氣
順也

學易堂三筆

卷

孔子之學在毋我生知安行者也余之學在有
我困知勉行者也孔子之我朱註私已也余
之我天理也可以取可以無取不取不傷廉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平旦之氣最
初一點天理此真我也轉念即私已之我矣
然則孔子天理之我在何處曰惟我與爾有
是夫於我如浮雲夫我則不暇知我者其天
乎是也千言萬語只是不要忘記了我有我

毋我由已故克己道心爲主故人心聽命
不失其正故隨時變易以從道程伯淳曰正
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或問好問好察舍
已從人斯爲大知有我之說未爲通論曰執
其兩端用中於民非就民取中也我先允執
厥中而後勿聽無稽之言勿庸弗詢之謀我
志以道寧而後言以道接中我中道我道也
畏聖人之言不拘定是往古聖人無位聖人見
在帝王詔誥卿相奏諫邑宰戒令師友答問

學易堂三筆

卷

皆有聖言芻蕘之言亦是聖人所擇孔子適
周問禮於老聃以猶龍稱之未嘗不畏
凡百事未到乎時不可看得忒容易得之有
命也又不可看得不容易求則得之也既到
乎時不可看得忒希奇若固有之也又不可
看得不希奇賢者而後樂此也
凡人生平最得意處常要說起於此戒之亦是
忌滿持謙生平最受虧處常要說起于此戒
之亦可除愆積德薛文清曰尋常事處尤得

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司馬氏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崔子玉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程伯淳曰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拋冷語於當幾流誑言於朴口其誤不小不可輕信

錢財欲內不足外有餘然宜節用又宜樂施不能也非不爲也學識欲內有餘外不足然須志堅又須言遜不爲也非不能也

學易堂三筆
常言朝歸女夜歸媳思戀父母也

妻有大小子無嫡庶二句出諸嫡母之口則爲聖母賢妻出諸長子之口則爲孝子賢兄出諸庶子之口則爲傲弟出諸側室之口則爲頑婦所謂言者異則其心異也若默移主人之心則糊塗不正致萌家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慎哉又如嫡長束縛過當孽子殊覺不堪各期盡其在我天海量菩薩心聖賢學庶幾一家安樂子孫綿遠也

鄒東廓曰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子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爲龔黃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過爾輯性理翼

九天之上九地之下是豎說直說書之格上下中庸之高厚也諺云蠱破天要好無底東海東西海西是橫說平說書之被四表中庸之廣大也二氏無邊際無極無量孟子塞于天地之間莊子六合之內諺云大如須彌山小

學易堂三筆
如芥菜子未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佛經千

萬億劫未若悠久無疆道學先生爲人排解洗刷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本出程正叔塞傳即益象之遷善改過佛氏之改往脩來諺云乾喝緯空出臂不出力也誤聽而妄動人不附必無益又云露水人情見風就乾白日無影也今亦少露又云貓哭鼠假慈悲越哭越不可測今亦不哭又云揠知已揠乖滑片語鑽心傾蓋膠漆誰料甘蔗雖甜杖之則折

巧言雖美用之則拙未若同心斷金爲弱之力爲貧之財爲病之藥也此不拘助堯助桀各爲其主各扶其黨挹彼注茲撐一邊着一邊之說然猶愈於唆嗾居間朝秦暮楚兩造同筆兩頭蛇之狠毒若鵠鵠只向旺風飛特人情之常耳諸鳥飛逆風鵠鵠獨飛順風而不甚遠爲趨炎附勢之喻總之聽言當以理察察言觀色勿論溫語硬語青眼白眼皆爲我益或曰此不似汝言亦好耶曰涇渭自明

聰穎者見事早木訥者見事遲耳只是簡言可以寡過或曰簡言人或疑深曰深而險者不言世上磨禿堅絕無所謂簡言是寡言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諺云賀世敗不論理義之當然不當然事勢之可行不可行名節之礙不礙憑攬掇以成其事也無奈清議難泯倜成倜敗此謂一言債事一言喪邦故曰世敗又云賀聖朝本詞名也當事者自尊若天帝唯其言而莫予違

議事者屋上好養馬一味順毛撫不敢批逆鱗如諧臣媚子捧萬年之觴也周穆王命伯冏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諛者賀聖之謂帝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伊尹誥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决不賀世敗矣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諺云天無急性有記性是也今之果報甚速何歟曰今之神明俱是近世正直性急之人爲神不能忍耐隨手發落過去等待新惡人下地也且警見在造孽之

衆聞斯報應不爽萬一改行從善耳或謂汝學似禪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吾之學如是

武塘諺云旺四言枉思也思之無益不成事也禾城諺云掙寨乃掙在也不掙則不在其事渺茫掙則在矣又云掙在人頭帶上有志竟成者也強勉爲善者也邁迹自身者也出類拔萃者也獨立不懼者也首出庶物者也

諺云六六屬履九五之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

學易章句

二

也夫決也夫非屬不決剛決柔五陽決一陰
 君子決去小人決其所當決尚書伯益曰去
 邪勿疑魯子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不決不屬也去勿疑退而遠去屬也
 藥名薄荷燥屑而味辣臯陶賡歌曰元首叢
 戢蔡註煩碎也檀弓夫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京師諺云極瑣碎的懾伏奸滑於斯苛煩惹
 厭亦於斯矣方書或云薄荷非是俚語薄荷
 其字形全非字音畧似易曰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子曰不逆不億而先覺斯不苛矣
 乘人之危而利其有不祥黃石公素書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致寇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
 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後一聯見朱子語錄
 媒者云東家有女醜而富西家有女美而貧婿
 去東家食也西家宿也此極貪極痴之說也
 三人言志一願良田十萬畝一願蚤歲至三
 公一願大眼一雙看你富貴能幾時此甘心
 恬退之說也然不若不動心之為愈也

學易章句

三

有欲斯不自得小人驕而不恭未可語驚也
 心中不有目中有畏大人者也九五之利見大
 人也心中有目中有不有貌大人者也無獻子
 之家者也心中忒有目中佯示人不有昏夜
 足恭者也狎大人而實諂大人者也心目中
 俱有事其大夫之賢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
 未嘗不得見也九二之利見大人也
 秀才二字自漢武帝求賢良詔始也應仲遠云
 避光武諱改稱茂才余曰避諱特一時耳不
 避改詔之嫌於萬世何也諸如此類不可枚
 舉避諱惟唐時最窒隴西李賀父名晉而賀
 不舉進士寃哉
 注書者云草曰榮木曰華草曰零木曰落余曰
 分別太滯草亦華亦落木亦榮亦零
 美女破舌美男破諫伍子胥死屬鏤衆鴟夷浮
 錢唐謳譁固善入施夷光與有力焉范少伯
 佐越滅吳以鴟夷浮施於江謝伍大夫且絕
 勾踐為夫差續適齊自號鴟夷子燭照勾踐

不可與共安樂儻不扁舟江湖必爲鴟夷之
續與文種同折首耳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易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吉焉凶所伏吉字下不增凶字更妙若待有
凶幾而見亦晚矣雖先何益安得爲微邵子
詩爽口味多終作禍快心事過必爲殃語云
莫使滿頂蓬須留轉身地諺云得好休時便
好休又云趁好住此之謂上而不亢少伯受

學易堂三筆

三

學卒文籌之熟矣

辛卯字文子
別號計然

鴟夷貯酒器也以皮爲之顏師古漢書鴟夷子

注云言若盛

薛

酒鴟夷多容受也古人借書

饋一鴟與書酬一鴟討書饋一鴟還書又酬

一鴟爲四鴟博古圖作螭彝是銅尊也非革

囊也今人借書不還訛傳借痴與痴討痴還

痴未借則如催租索逋既借則堆積几榻漫

不收藏塵穢遺失以致允借者少借者自取

之也余謂只是不看所以不還未有看而不

還者如拉人對會是非講明各散久留何益

陸士衡吳趨行泰伯尊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

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可見古人克讓者吳人

饒爲之也而秦人實啟之蘇州府城有泰伯

橋至德廟蕩口至無錫之中橋亦有至德廟

常熟虞山以虞仲得名踰城內外延袤四十

里山半有拂水山房嚴文靖讀書堂山麓多

墳塋冬杪楓葉甚佳或謂泰伯仲雍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三以天下讓也

學易堂三筆

南

今人稱家書爲萬金用杜子美春望五言律烽

火連三月下旬也此非太平盛事安得輒爲

口頭言語尋常用之

業已爲之而曰非其好也此違心之言第云彼

一時此一時浮雲已過另換一局可也

秦先死而儀振暴其短弗爲也後之視今不猶

今之視昔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殆有甚

焉更不可知戒之戒之秦之時儀何敢言有

幸死之心孰不可忍也

傳狀述畧必欲置父祖於大善置他人于大不善乃沿習之故縱起遷固而商之恐亦未易就得圓妙之法若夫碑誌叙記據一面之結撰恣其添詆粧點成章一抑一揚鏗鏘可誦越美越傳萬一不確甚損陰德且傷雅道儻被誣之子孫而有大力卑辭荆請卻之成讐領之兩筆如之奈何不得已而辭之姑托於他著作以示周旋亦露筋骨矣敢為普天萬世秉筆忠臣

學易堂三筆

五

或云受業門生門生聽先生差使投拜門生先生聽門生差使今亦有不盡然者或云會試門生門生聽座師差使鄉試門生座師聽門生差使今亦有不盡然者昔之賣貨顧工現者精現者健今之賣貨顧工賒者精賒者健昔之主顧受益今之主顧受虧然猶幸其有不盡然者又幸其因人而施也

酒之佳者曰青州從事青州乃齊地勝一飲輒下也酒之甜者曰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脯

隔而不下也米船曰將軍轉餉也麥舟曰郎中看脈也

平章宅裏花千樹臨到開時不在家自有忙處樂也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自有閒處樂也不可以此嗤彼亦不必以彼易此易之位正當也中庸之素位也素位故思不出位良止之學也

百家姓不止一百千字文不滿一千內經素問宜作索問索求也黃帝以是求岐伯以是應

學易堂三筆

六

即中庸之素隱解索隱

明心寶鑑居家必用保身保家之要訣第恨說而不繹習而不察然不難于繹而難於說不難於察而難於習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也

即音牙語助辭邪亦音牙耶邪之邪又音斜邪正之邪以邪作耶為句末字者自漢以來雖通用而實非是耶之意義倒用反用而非直用豈字起耶字止一句或兩三四五句自為呼應今書札中竟有直用者

大篆周宣王太史籀作小篆秦相李斯令胡毋敬作隸書秦僕隸程邈字元岑得罪繫獄增減大篆去其繁復始皇帝見而喜之出為御史仍以官獄多事趨省易宜施之於徒隸故名隸書八分書漢隸長闊徑八分不滿寸也字學宜遵洪武正韻宋濂子仲珩奉詔撰本諸趙古則諫聲音文字通景濂嘗使仲珩受業於趙也宜考許氏說文六書正譌古今韻會不必覽同文攷顧衡臯梧芳詩韻輯畧有古

李易堂三筆

老

韻在圈外而點畫不甚確鄭世豪全補海篇直音郭青螺蘇紫谿序之有俗字附於本字下亦便訂訛而點畫亦欠酌聲音文字通歲文淵閣不外傳寫扇須寫摺內謂之坐板寫字形完好舊可裝演十六骨以下皆然密骨草書不論若寫摺上是不荷心而坐撥手不坐船艙而坐拉子不坐而坐階沿珠覺非體且惹擦易壞或曰然皆畫焉能讓出摺上令勿擦壞乎曰畫書不可全也

長卿曰恒言道德多謗詩人善窮道德非謗之媒詩文非窮之祟仲尼以譏刺見圍于陳蔡靈均以謗誅重罪于上官一聖一賢豈譏刺謗誅之人哉繩直而曲木惡之鏡明而惡貌憎之以為有譏刺誅謗之具故也

馮姓若除上一字稱馬遷陽脩則南官括常壽

過左丘明子服椒南官适公西蒧公冶長公

西赤端木賜顓孫師漆雕哆漆雕開司馬耕

公孫龍平父黑步叔乘左人郢鑿駟赤叔仲

李易堂三筆

子

會五馬施微生畝仲孫蔑叔孫帶季孫斯公

伯察羊舌肸王孫賈公輸班段干木沈猶行

庚桑楚百里奚提彌明公儀休公明儀公孫

丑樂正克成丘蒙北宮黹淳于髡西門豹樗

里疾新垣衍公羊高穀梁赤公樂歛即墨成

主父偃東方朔落下閭夏侯建央谷衡蔡母

潛浮丘伯行說褚師圃東門京梁丘賀皇

甫規第五倫胡毋班息夫躬申屠瞞毋丘儉

鍾離意萬侯普鮑陽鴻仲長統成公綏士孫

萌高堂隆樂籍典聞人通諸葛亮太史慈

延攸令狐綯漢陽典解斯徵獨孤信虞丘進

尉遲恭舒翰屈突通間丘胤軒轅集司空

圖司馬允皆可除去上一字矣

春秋攜李城秦時長水縣也始皇帝望東南有

天子氣發因徙十萬人掘河洩之因倦改卷

縣今訛為由拳俗稱長水塘乃初建縣名吳

黃龍四年有嘉禾生卷縣改禾興後太子諱

和改嘉興盛唐丘為嘉興人太子右庶子與

學易堂年表

元

王維同賦左掖梨花五言絕句李于麟選之

大方圖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純卦自西南至東北乾

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外卦自東北至西南乾

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內卦橫圖自右而左首

乾終坤亦是乾一坤八

易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

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俱一百八曆法

逆布年月於中宮一白九紫八白七赤六白

五黃四綠三碧二黑洪範洛書數也易逆數

也每歲十二月十二個九亦是一百八昭合

念珠之數

三百八十四爻連閏十三月之日數鑄錢板板

六十四大方圖也竹籬象眼六十四卦數也

古者天子之馬十二閑每閑一十八匹其數二

百一十六匹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故廣八卦

乾為馬坤為地坤之策其數象十二支各盪

十二故一百四十四乾坤之策共三百六十

學易堂年表

辛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要女二十

而嫁以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

肌膚充盈任為人母合男女為五十應太衍

之數而生萬物也

京房云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

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

用四十九焉融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

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

居位不動其用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玄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加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亦以六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漳人戴庭枕云著策之生雖以滿百為叢蓍策之數則以用半為度至取以筮或用其全何以神變化不測之機

不虛其一何以象太極無為之妙故用四十九九太極無為者理也四十有九者數也必有理以為之根而後有數以為之用理數元不相離也

與李本寧先生學易堂記
畢誤五十學易解參看

離為日先天居東以日出在東也後天居南以日正照於午也坎為月先天居西以月出在西也後天居北以月正照於子也此皆有生旺之序不獨坎離然也嘗以五行配之離火旺於正南之午位坎水旺于正北之子位震

未旺於正東之卯位兌金旺於正西之酉位若火氣極熱則物無由成水氣極寒則物無由生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次兌而居西北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次震而居東南此八卦皆有生旺之序蓋微著之漸然也由是觀後天之卦位以五方言之自北而東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復北有周游之象也以四時言之自冬而春自春而夏自夏而秋自

秋而復冬有錯行之理也以五氣言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有相生之次也以二氣言之自震至坤為元為亨誠之通也自兌至艮為利為貞誠之復也且自東南至西皆母與三女之位女從母之義也自西北至東皆父與三男之位男從父之義也六子致用得陰陽之多也乾坤不用為陰陽之極也數畫之間方位之際橫斜曲直觸處皆通信非聖人不能作也

戴庭枕學易

德合无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无疆是坤之本
德應地无疆是人法坤之德乾性快有作便
成故易坤性隨順無作故簡震艮坎二偶一
奇即奇為主陽卦多陰也巽兌離二奇一偶
即偶為主陰卦多陽也風行地上觀周覽徧
歷之象天下有風始適與物遇之象雷而必
風此理之常故曰雷風恒風自火出猶言風
化自內出也火文明之德夫婦婦父子
子兄兄弟弟即內文明之象一家之風化由

學易堂三筆

三

嚴明中來所以一卦多尚嚴明太有一卦以
一陰為主所有已是大了但當交之以孚濟
之以威則能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
不足故大有之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童蒙
之始未有知識未受義理且當有養其畏心
但得畏心存在將來漸次開明是以發蒙之
初利用刑人中實為孚實理充乎內而外邪
不得入此中孚之體中虛亦為孚外邪既不
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十三

卦取象說上古雖未有易之書元自有易之
理故所作事皆暗合易書邵子所謂畫前之
易易已孔子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只謂
學易可以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
然道理真實無盡期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
此皆陳潛室宋陳埴字器之之說也

瞿睿夫

九思別號慕川

經學六種有獨得而不無粘滯

樊命夫

字長卿

道林全集僅刷其半未覩全

書質學筆舌四美備具皆近日黃州之兼五

學易堂三筆

三

經者而命夫尤博且饒吏才第訝其省親往
還間關數次入都肄業之任給由韶年即世
而能讀多書又撰著多多許宇內異人也
唐應德被李宏父譴案楊用脩為焦弱侯開山
趙孟靜以資蔭而過目不忘鄭室甫以學勝
而下筆不誤予私淑諸六先生也宏父易因
九正弱侯易筌六卷皆專門易學者喻若無
周易縣鏡今改周易數編仍舊為雅

昔日揚子解朝今日項子自朝曰易學宗傳業

已成書難免克伐怨欲四字客曰何處說起
項子曰數困棘園關勝蠹簡豈不為克索序
微諱備叩鉅儒豈不為伐高節名流模寫舒
憤豈不為怨名心太盛志在百世豈不為欲
恰似更添魔障何如拋却尋春客曰各言其
志之克毋友不如已之伐求仁得仁之怨不
貪之欲也若非深易何處得來人生寄寓聊
復爾爾如真之矣項子曰此亦謂之弄精魂
看經豈能作佛只恐眼目還遮不淨客曰百

原缺

開讀述

長手部

里巷相傳先接紅詔後接白詔六十以上之

人能言之紛紛籍籍不知其幾臣臯謨曰

皇上光廟仁孝誠敬出自性成先凶後吉斷自

宸衷尚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隣卿士

邦君麻冕蟻裳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吉

凶先後之間自有說焉嘉靖八年十八年兩

次立東宮十八年二十八年莊敬太子

哀冲太子薨逝自後不復立乙丑丙寅間華

帝壽軒雜考

亭文貞徐公階當國腹草遺詔兩月不睡

穆宗本杜貴妃出嘉靖西苑宮人之變杜實受

誣

穆宗先封裕王及弟景王在諸王府文貞持長

幼有序之議

穆宗御極先頒吉詔以安天下心贈杜氏

皇太后景王之國旋薨文貞與新鄭中玄高公

拱不相能徐歸而新鄭秉國以內閣攝吏部

事進退天下士如意江陵張公居正叩之

神宗顯皇帝暨弟潞王俱李氏出未受封壬申
穆宗升遐

神宗登極高中玄幾釀不測之禍高去而江陵
首揆

冊封李氏爲皇太后首頒吉詔亦以長幼之序
素定而亟令天下知也今日

元良蚤建已二十年瑞惠桂三府雖未之國福
府已就藩封數載有何疑慮先頒哀詔

大孝格天

滴露軒雜著

十

乾剛獨斷超出尋常萬萬也

光宗貞皇帝哀詔

今皇帝登極詔先後亦如之

改元頒曆述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八月初一日惟

新陟皇帝登極 詔改明年爲泰昌元年未頒

曆九月初一日崩

今皇帝九月初六日登極 詔改明年爲天啟

元年奏

准今年八月至十二月爲泰昌元年本年十一

月初一日頒天啟元年歲次辛酉大統曆洪

惟景泰七年丙子十月已頒八年曆丁丑正

月十七日壬午

英宗睿皇帝復辟 詔改今年爲天順元年不

更頒曆

世宗肅皇帝丙寅已頒四十六年曆四十五年

十二月十四日賓天

穆宗莊皇帝登極 詔改明年爲隆慶元年奏

滴露軒雜著

三

准止頒京師改元曆各省宜有景泰八年曆而

塗抹面葉并首葉紀年第一行有嘉靖四十

六年曆無天順元年隆慶元年泰昌元年曆

紀年並書萬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本府開讀儀注

先吉後凶舊行先凶後吉初遇

登極詔到之日

公祖

父母宜出延賓館更素服角帶西水驛更朝

用迎接入城

開讀 頒各縣詔畢仍喪服連前滿二十七日
即吉尚書康王之誥云羣公既皆聽命相揖
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此之謂也

禁屠說

或問傳聞禁屠有此說否曰禮部遵服

會典 題請在京以聞喪日爲始禁屠一十三
日或問既不論月又不照服限二十七日何
也曰亦以日易月每歲連閏十三月之意

滴露軒雜著

甲

大行泰昌皇帝喪禮儀注百官九月初二日聞
喪初三日成服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七日
不飲酒不茹葷共十有一日再二日遂不禁
即如民間小祥之後不廢宴會矣且歷代
遺詔不禁民間嫁娶音樂自漢文帝始繫辭傳
曰通其變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或問然則禁
屠三月之說何來曰七月廿二至八月初四
有禁九月初二至十四有禁兩禁跨三月也

史翰林致身錄跋後

嘗讀遜國臣記雪菴和尚名暨靖難初西南走
順慶隱士杜景賢知其非常人爲築寺於大竹
善慶里昕夕誦易乾卦山中人不知書以爲佛
經或曰此御史松陽葉希賢也他書所載皆若
是今讀史清遠自叙致身錄連州郭節初爲中
書舍人與臨川宋和海州何洲友善靖難後時
稱雪菴後稱雪和尚惟是鐵匣中度牒三紙建
文君認應文稱文大師道人葉希賢比丘楊應

滴露軒雜著

辛

能認應賢應能并比丘程濟俱以膂力自負同
出亡葉楊先卒於浪穹惟程濟一人偕訛濟爲
暨則知寺中讀易乃大師師誦而徒聽也建文
三年翰林侍書史仲彬奏機密 帝叱左右勿
洩因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之句具見建文善易終脫於難逮天
順中濟亦化去自貴州來傳歸居南宮稱老佛
高皇帝前知如神矣清遠九世孫史重臯謨塾
師也臯謨方輯歷代易學宗傳亟爲之改正焉

張君可學師石刻太極河圖合圖河洛大

衍合圖書其左

乙卯十月

陳仲舉問易張遐答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
游誠之曰無極太極聞者服其簡明王元美曰
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而也此古今論太極
之要旨也河圖虛十圖之書也虛五圖之衍也
洛書積五得十書之圖也以五合五書之衍也
大衍加五損五圖書之相表裏也此古今論河
洛經緯之要旨也易固兼取圖書亦不專取圖
補遺軒雜著

書自觀象于天以下凡六事然亦不止六事耳
目觀記心思神明何者非易張公冥悟玄受爰
立合圖余子世平持歸余曰天苞再新地符逾
朗此南軒先生以誠之望汝也余方輯包犧氏
以來易學宗傳若張公者固宜亟錄云游說之
張公弟子張公大受常熟人字
張可別號宛然居士稱宏所先生

兵部進士從弟危虛項公行畧十一層肥未

公項氏諱鼎鉉字益璜初字穉玉危虛其別號
也上世詳諸家乘曾大父秉直公銓稱近谿先
生南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大父子長公篤壽
稱少無先生嘉靖壬戌進士歷廣東左參議父
廷堅公德賴稱玄池先生萬曆丙戌進士歷山
西右參議陞副使母屠氏太學石渠公叔章女
封安人公生而眉目秀朗子長公極器慶之甲
申公甫十歲叔氏希憲公夢原年十五從叔又
補遺軒雜著

新公德新年十四以儒童屢試嘉湖二府第一
俱領案入泮公曰某丁是年將中舉人子長曰
咄哉小子大言若是志良足嘉幼從師會橋婁
公小汀李公習句讀稍長為文驚其師吉所康
公後歲沈公己丑廷堅外艱服闋授工部屯田
主事提督易州山廠公喜曰荆卿易水壯遊處
也於時武湖陸伯承氏錫恩領鄉薦喪元配就
婚廷堅長女今封安人部署相去州治三里松
軒洪興山池寂靜牆間有闌以時啟閉易水灌

激微見底公徜徉游泳其中得壹意舉子業
嘗曰吾帖括之伎受益於伯承居多甥澄源濬
源皆署中所生者未幾永嘉貢士谷公爲師熟
誦古文辭公由是喜讀古而韓子及李于鱗集
則其沉酣者也壬辰癸巳間松陵澄字汝公食
廩宣府龍門衛庠廷堅亦延致之師生婿舅誦
讀之聲徹夜不休甲午廷堅擢荊州僉憲廼四
明范印山先生劬爲公師講解精異斗呼諧謔
悉臻名理公嘆曰進乎佞矣乙未印山伯承並
商憲軒雜著

提南宮至今以東床快婿西席嘉賓爲一段佳
話而公之領益不既多乎是年冬孟廷堅既進
西蜀少參會盧龍有脫巾之呼倉卒定變全活
南兵三千餘人丙申孟夏解任仲冬赴蜀奈當
事者摘其陞任之期漫以怠緩見糾實修愆也
廷堅回籍候

旨公遂訂陳穉乎爲筆研交穉乎泰交字也公
字穉玉士林推二穉云丁酉公年二十三舉順
天鄉試戊戌五月廷堅赴選部北上公會試南

還拜父雲陽道中歸侍母安人時仲展弟鼎慶
未週所生母錢唐郭氏公多方維護庚子春夏
之交仲展與公之子若女先後痘平於密雲公
署仲展甚險廷堅危之公竭心力禁酒勿緩調
治還元天性孝友其素所蓄積也辛丑成進士
闈中十八分考咸慶書四房新都胡公瓚待兩
奇士指公及荅谿茅五芝也公觀政兵部七月
館試冠多士遂中飛語先是廷堅奉

旨降級抗疏廷辯得還舊職忌者失墜業已洵
洵備兵密雲旋晉憲副喜得自見實心操練善
射超距始獲叙用慧而爲市俱不得前經畧邢

公謀猷契合猾胥創例欲纂實缺弗克如願御
恨殊深輒以衆怨釀廷堅之左遷更以波怨格
公之筮仕留滯 都門歲餘廷堅纔蒞上黨數
月陟以疾疾報至比時公之兩尊人子女幼弟
在晉公之元配沈孺人及幼女在都乃以進退
維谷之情白諸冢宰引疾具 題欽奉調養大
司馬岳峯蕭公聞而憐之大集四屬諸僚給驛

以往公延醫錢生偕赴晉陽攻治父病往返四千餘里抵清源次衛河脫輿馬就舟楫錢生始還沈孺人携幼女由潞衛而南兩地憂危跋涉艱苦乙巳二月廷堅見背人謂廷堅不客死公之誠孝感格也沈孺人屠安人又以丙午九月戊申四月相繼長逝哀毀骨立易戚兼致人謂公何不病而公泉石自娛茗碗盆花怡心奪目即狎友滿前而中心嚴事則皆文人韻士當世鉅儒也軒蓋往來落落寡合然亦憐公之直口

清寧軒雜著

出入以千帙自隨編纂十一朝紀事如高太史洪猷錄鄭司寇徵吾錄每一大政自爲本末先實錄次野史而以臣按附之

大禮議二卷則尤究心特詳者方將次第授梓魏齋佚四帙乃釋乎之胤聲汝氏鉉所收而僅存一二者耳公又廣廷堅之方慮編爲寧攘編廷堅少治禮記取大臣慮四方之義也子長小司馬奏草籍甚兵家庭堅孟璜留神七畧俱不而歲出殊足歎已庚戌冬月繼娶陸孺人亟

欲孺人有子竟舉一女而不育不知公似不病而實病乎桓日記三卷則其病草之一斑耳嗟乎人苦不相知公之遇而不遇又苦於衆相知甲午乙未間宗伯馮琢菴先生之尊公仰芹先生子履整飭井陘廷堅整飭薊門琢菴孟璜故是同寅通家子兄弟行也第琢菴差長耳孟璜時執夙鑒賞於琢菴孟璜辛丑得雋琢菴貢嘖讚賞項生不允密雲古檀州地經畧大司馬駐劄之處爲薊密永昌霸各道之領袖其間啟序

清寧軒雜著

上

饒歌門擄柱聯倚辦密道皆出孟璜五色管人美服館試第一琢菴深慰宿望當是時冢宰信淳言素側目於廷堅諸怨家希聖風肯共圖冥廷堅于永墳不收詎意令子自致青雲之上無可奈何頓下一網打盡之毒飛語猝至職司搜捕者實縱之冢宰拉宗伯強勉合章彈射政府亦不能止孟璜驟聞嘔血半升幾在死法中而得不死十有九年皆餘生矣公生于萬曆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辰時卒于四十七年十一月

原缺

學易堂筆記一卷二筆一卷三筆一卷四筆一卷五筆

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項皋謨撰皋謨字懋功自稱西山居士嘉興人
鄭履淳之婿也是書乃所作劄記分爲五編蓋竊
襲洪邁容齋隨筆之例筆記之後附生生閣學易
三章二筆之後附同時人贈言一卷三筆之後附
清露軒雜著一卷四筆之後無所附但有自跋一
篇五筆之後附明歷年圖一卷自吳元年丁未至
天啟四年皆紀干支別無所載惟吳元年下註一
條曰嘉興府鼓樓匾吳元年建十字而已其四筆
自跋曰余年三十三之前不白相不讀書四十六
之後又讀書又白相自今以往不知讀書之爲白
相白相之爲讀書云云則其書可不必問矣

莊屈合詁二卷

〔清〕錢澄之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斟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莊屈合詁

無卷數》提要

莊屈合詁序

蜀唐 甄撰

既光先王惠直立身以藏爲用晚年注易詩成意有未盡復以莊繼易以暨繼詩二子精義已暢於諸篇總詁而其命之之義則自序甚詳唐子有感於斯更推己意而序之曰易卦首象龍龍之爲物變化無迹若篆於人則不免於脯醢彼知進而不知退者雖學達義文智如著龜自以爲龍矣而不知其爲福則在沼爲禍則在俎也莊子知之是以却千金之聘汗卿相之尊不參於人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若是者何也不得其時也老子不莊屈合詁 曹序

得其時蓬累而行其用猶龍莊子亦然以之繼易不亦宜乎譏言焚惑君迷國亂爲人臣子視其國如視鄰人之安危無與於身是豈人之情也哉此鴟鴞之詩所以維音嘒嘒也桑柔之詩所以憂心慙慙也二篇之詩雖聖賢異等正變殊遇其爲忠一也屈子亦若是矣嗟乎賤士得君又信任我苟利社稷何愛吾身原屈子之志以騷繼詩不亦宜乎君臣人之大倫也人有五倫我闕其一不幸莫大焉而況君子之出其文足以道君其才足以治天下乃辨種動植灌園自適心雖樂之不得已也第若莊子之遺世絕物以卿相爲汚我於心安乎是

故當以屈子之志濟之則達而不至於湯死生亦大矣
爲屈子計當懷王入秦時以死爭之不得則從王行如
蘭相如以頸血澆秦王事若不濟得死所安不然棄其
家室從漁父於滄浪孰得而非之乃嗚咽悲泣自捐其
軀吾嫌其近於婦人也是故當以莊子之意濟之則達
而不至於愚夫善讀書者如服藥桂熱藥寒其性相反
和而爲劑可以已疾然則舍二書而一之不亦宜乎

莊屈合誌自序

吾著易學詩學既成益廣稽載籍求古人言之足以及
二經者更爲詳說之以輔吾學之所不及而得莊子屈
原昔宋儒謂孟子善於易然其書稱引絕不及易豈易
在戰國時已爲卜筮之書士君子比之方伎不足稱說
耶自莊子以詩書禮樂及易春秋列爲道術後遂有六
經之稱而其稱易也曰易以道陰陽則一語已挾其奧
矣吾觀其書其言內聖外王之道則一本於易夫易之
道惟其時而已莊子以自然爲宗而詆仁義斥禮樂嘗
毀先王之法者此矯枉過正之言也彼蓋以遵其跡者
莊屈合誌
未能得其意泥於古者不能適於今名爲治之適以亂
之因其自然惟變所適而易之道在是矣春秋以來士
大夫相見賦詩言志而能爲詩者蓋亦鮮矣詩也者性
情之事也屈子忠於君以讒見疎憂君念國發而爲詞
反覆纏綿不能自勝至於沈湘以死此其性情湊至豈
直與凡伯家父同日語哉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亘其然乎則以莊繼易
以屈繼詩從而誌之於二經之宗旨庶益足以轉相發
揮而謂之誌者吾於莊不欲高談玄遠以吏增其謬悠
於屈不敢強事穿鑿以曲求其悲憤惟是依文釋義使

學者章句分明以進窺其大旨之所在猶是吾易學詩學之義也或曰莊屈不同道莊子之言往往放肆於規矩繩墨之外而皆爲屈子所法守者凡屈子之所爲固莊子所謂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子烏乎合之吾觀莊子述仲尼之語日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而終焉之以莫若爲致命夫莊子豈徒言其言者哉一旦而有臣子之事其以義命自處也審矣屈子徘徊戀國至死不能自疏觀其遠游所稱類多莊屈合語

自序

二

道家者說至卒章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而太史公稱其蟬脫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亦誠有見於屈子之死非猶夫區區憤激而捐軀者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見道之人亦不可以死節也吾謂易因乎時詩本乎性情凡莊子屈子之所爲一處其潛一處其亢皆時爲之也莊子之性情於君父之間非不淡至特無所感發耳詩也者感之爲也若屈子則感之至極者矣合語之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則益知吾之易學詩學無二義也

莊子內七註自引

余少時好讀莊子見郭子玄註苦不得其解有示以林希逸口義老覽之略有端緒友人曰此訓詁之學也莊子豈宜作如是解於是益求所謂能爲莊子之解者而究心焉而爲二氏之學者皆談莊子禪家以其得宗門之旨趣道家指爲有丹經之祕言其說皆近似之吾不敢信也則又有謂三聖人之學本同其解莊也取三家語句之相似者影響印合又不深暢其旨但略一拈提使人自悟是不過借莊子發摠己見以自成其一家之言於莊子實未解也讀莊子者於其悠謬之詞詭莊屈合語莊註引

喻之句茫然不知所謂而能通其奧義哉然後思子玄之註雖未淡了莊旨然已窺其大意所在其書佚文作解逐句釋義不無支離之詞要不離乎大意焦漪園作莊翼一宗之郭註之外雜采宋元以來諸家之說而附以己論雖所引頗多二氏之言皆取以證明莊旨要是釋莊非自立說也吾之解莊者屢矣晚年少有所進乃盡廢前解而爲之註蓋真見世之所謂能爲莊子之解者皆妄耳故寧爲訓詁也其章句悉依莊翼依翼者以翼之分章所載郭註皆有首尾也而亦多采翼說載之於前夫吾之註不甚宗郭而必引郭註者以郭爲註莊

之始不忘其始也。謂之內七篇。七篇以外皆外。皆以暢演七篇之說。所謂因之以曼衍也。精力能徧及。故所詰止於七也。

莊屈合誌

莊誌引

二

莊屈合誌目錄

莊子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騁拇 胠篋 盜跖 漁父 列御寇 天運 秋水 天地 齊物 至道 庚桑楚 漁父 盜跖 騁拇 胠篋 莊子 目錄

莊屈合誌 莊子 目錄

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騁拇 胠篋 盜跖 漁父 列御寇 天運 秋水 天地 齊物 至道 庚桑楚 漁父 盜跖 騁拇 胠篋 莊子 目錄

莊子內篇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莊子內篇

逍遙遊

郭註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
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支公曰逍遙
者明主人之心也○劉須溪云莊子宗旨專在
一遊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能識其所以遊則
大略可觀矣

莊子內篇 逍遙遊 莊子 逍遙遊

之事也。遊者出世之事也。惟能出世。斯能入世。
即使入世。仍是出世。古德云我本無心於事。自
然無事於心。斯妙得遊之旨乎。七篇以逍遙遊
始。以應帝王終。謂之應者。惟時至則然也。又曰
應而不藏。此其所以為遊。此其所以逍遙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
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

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冥海也。猶康
無涯也。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爾
雅云扶搖之謂鵬。凡上行風為扶搖。

郭註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
闔南矣。○口義云海運者海動也。今海濱猶有六月
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涌沸自海底而起。聲
聞數里。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半年乃歇也。蒼蒼三
句。謂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其蒼蒼然
耳。○劉須溪云其視下謂天也。已與造化為人而出
於萬物之表。方知蒼蒼非色。方知人世是非起滅生

莊子內篇 逍遙遊 莊子 逍遙遊

死去來。不過如此。野馬塵埃。此心此目。豈為鵬視下
耶。○浪杖人云蒼蒼言遠。非天也。形。容。九。萬。里。之。上。
非人所見。所可見者。野馬塵埃耳。○副墨云六月夏
正之四月六月息與海運相照。六月天地之氣相遇
如呼吸。故云息。謂乘此大塊氣機轉盪時以怒飛也。
○褚伯秀云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
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動
為氣所使也。固形大化中。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
不可逃。齊物篇萬竅怒呿。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
老子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六月息之

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而日趨有爲之域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耶

註云莊子心眼空曠胸中另有境界非凡可喻忽然驚天動地謫出此大魚大鳥以破世間方隅之見卽是下文堯許影子也惠子謂其好大言正此類是○鵬之一飛九萬里全在一怒凡草木之甲坼蟲鳥之孚化必怒而始出怒其懸解時也二小蟲聞鵬之圖南而笑之笑者必不能怒不能怒故終不能飛

又云天無所至極鵬飛九萬里亦猶斥鴳之騰躍數

莊屈合詰 莊子 逍遙遊三
仞而止蜩與鸞之決起而飛搶枋榆耳各極其分各適其適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枋榆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

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

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蜩蟬也鸞鳩小鳥也決疾也楚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循本日冥靈冥海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歲一植一動對說

郭註二蟲謂鵬蟬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趨也夫趨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不知其然而然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

莊屈合詰 莊子 逍遙遊四

自此以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有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之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口義云以小知結上鵬蜩以小年生下段譬喻○一云朝菌三句言在朝菌蟪蛄之小年

則晦朔春秋便似大年其所以不知者即小知之不及處也

〔註〕云培風培字承風斯在下而言。鵬起九萬里而背負青天則自鵬以下九萬里者皆風之積也。言須風力之厚如此。○鯀將化便有海運。鵬將飛必有培風。因其自然而動雖有待即是無待。○小大雖異各適其性。其為逍遙一也。於此却又分別大小者。良以世人小者多大者少。小者易造大者難窮。彼祇知小者之能適其適。不信大者之有大適也。大人境界非小入所能知故又以小大不相及明之。正為惠子一輩莊屈合誌 莊子 逍遙遊王

說法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大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

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未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列子作殷湯問夏革曲上行斥小澤也數數猶汲汲也○須溪云窮言之意託之齊諧不足又託之湯云如不信試更質之某也郭註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萬物以自然為正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能所以為正也故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順而不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得也○須溪云鵬者遊之始也出門萬里始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泠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

莊屈合誌 莊子 逍遙遊六

〔註〕云小大更相笑然以大笑小則失其大笑矣二蟲不笑鵬不足以為鵬而鵬不笑二蟲者其胷中不見有二蟲也若宋榮子之笑宰官其去宰官幾何○自視

亦若此者自視若斥鴳之翱翔蓬蒿間自以為至美也。辨乎榮辱者彼自以為榮為辱異乎世之所為榮辱也。猶有未樹者自信諸已絕不問世而亦無所表見於世。所謂自了漢也。○舊謂致福末數數然者言未嘗汲汲然脩德以致福也。夫鯀之海運鵬之培風列子之御風皆不期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者福之為也。非有所脩以致之也。

又云陰陽之氣盡於十二而鵬以六月息。晦朔之數周於三旬而列子以旬有五反。皆得半也。聖人之學祇用其半。物理人情至半為盛過半則衰。邵子之

莊屈合話 莊子 逍遙遊七

學本此。○天地之道盡於六氣六氣之辨甚微當其時則謂之止。乘正以御猶乾之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無往而不順故遊無窮而亦無待也。○無己自無功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夫子立而天下治此無己之功名者也。許由不受曰余無所用天下為并無堯之功名者也。如此乃稱至人無己。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

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沐乎君余無所用天下為。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鵲巢火也偃鼠也許由曰

郭註夫治之由於不治為之出於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得之諸幽微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得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返也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不為天下君矣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

莊屈合話 莊子 逍遙遊八

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呂吉甫云自堯言之由雖無為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受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由各得其逍遙也。○王且曰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

爲宗。亮以由能治天下而不肯尸。由以亮能治天下而不肯代。是故治於亮則有爲而無爲。治於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

語云。諸家堯許並尊。郭子玄軒堯而軒許。細玩莊義。其實師服箕山耳。由無所用。天下爲周自謂無所可用。一則戲海大鵬。一爲空山大樹。局勢雖異。趣是超然。入外以爲逍遙也。

何者。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常往而不返。

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矣。然不道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莊子 逍遙遊九

若冰雪。淖約如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

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吾嘗以與乎文章之觀。

幹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聲。盲哉。未始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

以爲一世。霸乎亂。就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

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衆人

養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

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宣

然其天下焉。接輿楚人姓陸名通。號是光。非山名。時是也。時汝之女汝也。謂知有舜。卽汝

郭註。神人卽聖人也。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

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

便謂足以纓紉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

以憔悴其神矣。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

聽之表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苟無物而不順。則浮

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聖人之心。體

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智故求

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故常以不

莊子 逍遙遊十

爲爲之。非勞神苦思。以事爲事也。○物莫之傷者。言

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矣。

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汎溺熱之

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

自然與。吾嘗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必有神人之實。

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堯之無用天

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

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宥然

喪之。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

奇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註曰堯與許由一讓一不受。胷中俱無天下。所謂無已。無功。無名者也。然是有而無之。非本無也。猶有待也。堯必待讓。許必待辭。若姑射之神人。不有天下。而天下自治。天下受治而依然。不有始覺堯多一讓。許多一辭。迨往見而後。實然喪其所有。非獨堯喪其讓。亦且許喪其辭。蓋至此乃真逍遙也。

又曰大鵬自北冥徙於南冥。猶不離海以內也。乘雲御風。以遊乎四海之外。則神爲之也。神則無不之也。在青篇謂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豈獨治天下百姓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中庸

莊屈合誌

莊子 逍遙遊十一

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黃帝問道於廣成子。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又欲官陰陽。以達德性。廣成子不應。季荅問治身。廣成始教之。守其一以處其和。則此篇其神疑之旨也。黃老論治往住宗此。○堯致天下於許由。曰夫子立而天下治。此即姑射之神人。處於山林而使物不疵癘。年穀和熟也。許由曰吾無所用天下爲。此猶越人無所用章甫也。豈箕山之外。別有姑射哉。四子者舊註云王倪。缺。許由。蒲衣。此因第七篇有四人名而傳會之耳。許由故爲四岳。以四岳爲四子。因許由而撰各也。堯往

見於姑射之山。卽在讓天下於許由不受時。已與面相見。此時已自然喪其天下矣。釋其文義。當於許由辭位後。空直接來。人資章甫一段。乃插入肩吾連叔問荅。幻出姑射神人。爲讓天下處士粧點身分。亦猶寫大鵬將徙南冥。接以齊諧之言。難引湯問。將大鵬寫得驚天動地。此是其筆端鼓舞。莫可蹤迹處。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

莊屈合誌

莊子 逍遙遊十二

泝。統爲事客間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愛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敎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

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犂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實五石言其中能容五石也瓠落猶廓落也絮細者謂之絮汧汧打洗也樽浮水之虛以繫腰渡水不沉亦名腰舟慮思也候教謂伺遊翔之物而食之

陳詳道云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此哉瓠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莊屈合語 莊子 逍遙遊十三

實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自舉制以爲瓠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用若慮以爲樽浮之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孰與於此○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犂牛大而無用物莫之量是有用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大樽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遙而爲樹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搖擗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語哉

註曰善能用大一段本非莊子所自命此不過就答語耳然觀其處置大瓠大樹已見善用一斑兩何不二字出之若不經意固知莊子能用而不用者也○拙於用與蓬之心是惠子意中所以誚莊子者反被莊子以之解嘲○惠子以不中繩墨規矩爲大樹之病莊子以匠者不顧不夭斧斤爲大樹之用所見相去遠矣莊子蓋藏身於無用者也

又曰大瓠一段言貴善用其大也大樹一段言善用不如無用也必至無所用而後乃能無用人間世曰余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余大用莊

莊屈合語 莊子 逍遙遊十四

子一生學問自命逍遙盡此四字惠子反以衆所同去爲莊子病豈不猶斥鴳之笑大鵬哉

總註首篇以逍遙遊名篇七篇皆統於遊也惟遊者出乎域外故能逍遙其此域中是非利害互相爭奪無以相勝迨出域以觀而後知其不必勝也其不能遊物有羈之人我生死之見層互膠纏能於此脫然而出古之所謂懸解不解不能以遊遊則視人我皆假相死生猶夢覺視一切是非利害猶局外旁觀耳卽今處城市囂塵中不自覺其擾攘忽登泰山之頂流視一切紛紛來往如螻奔穴如蜉蝣九不覺渾然

而笑於域外之觀者乎。莊子劈頭拈出怒飛大鵬搏扶搖九萬里而上。以自明其地步之高。心。境。之。曠。邈。出。域。外。直。覺。人。世。功。名。富。貴。有。同。野。馬。塵。埃。宰。官。朱。榮。子。皆。如。蜩。與。鴳。鳩。耳。彼。俗。士。拘。守。尺。寸。何。異。於。小。鳥。翔。翔。蓬。蒿。之。間。自。以。爲。飛。之。至。而。且。以。己。之。飛。笑。鵬。之。九。萬。里。小。大。之。知。量。不。相。及。如。此。列。子。御。風。而。行。是。亦。有。得。於。遊。者。乃。旬。有。五。日。而。返。其。風。極。於。旬。有。五。日。而。已。風。之。積。不。厚。也。故。曰。猶。有。所。待。待。順。風。也。若。夫。天。地。爲。心。六。氣。在。手。道。所。值。而。皆。順。無。所。往。而。不。可。其。遊。也。寧。有。待。而。所。遊。寧。有。窮。哉。其。惟。至。人。

莊屈合話

莊子

逍遙遊十五

之。無。己。乎。惟。無。己。故。無。功。無。名。堯。許。之。事。略。可。見。矣。夫。以。天。下。之。大。天。子。之。尊。一。旦。拱。手。而。授。諸。匹。夫。而。是。匹。夫。者。夷。然。不。屑。此。兩。人。視。天。下。豈。不。啻。大。鵬。之。下。視。野。馬。塵。埃。哉。至。於。藐。姑。射。之。神。人。騎。雲。氣。乘。飛。龍。以。遊。乎。四。海。之。外。又。非。鵬。之。自。北。冥。徙。南。冥。猶。不。離。海。以。內。者。所。可。擬。矣。具。此。本。領。方。許。行。堯。許。之。事。有。堯。許。心。眼。方。許。薄。天。下。傲。王。侯。大。言。不。慙。此。莊。子。所。以。自。命。也。生。非。其。時。落。得。無。所。可。用。太。鵬。不。得。九。萬。里。風。決。不。圖。南。亦。豈。有。變。其。逍。遙。乎。彼。惠。子。正。如。蓬。蒿。間。之。斥。鷃。耳。烏。足。以。知。大。人。之。境。界。哉。

又曰莊子所謂志大言大者也。由其智中有一讓天下處士豪本。故敢以處士輕視當世。此篇雖堯許並推。其志在許。而不在堯。彼其才亦祇足。以爲許。而不能爲堯也。蓋莊子能無。而不能有。許由亦猶是也。若堯有天下。而官然喪焉。是能。有。而無者也。許之逍遙。在無。所用。天下爲莊之逍遙。在無。所用而已。○吾觀莊子諸篇。於用世之道。甚精。惠子謂之大而無用。蓋其言雜出無緒。以無用之大言。藏有用之至言也。當戰國之時。既好放言。又思免禍。使人知其言有可用。而禍不免矣。故莊子以大言藏身者也。

莊屈合話

莊子

逍遙遊十六

齊物論

郭註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
是非離異而彼我則均也

話云通篇論本無是非非是我見所作談欲
齊是非必先喪我喪我則生死皆齊又何物論
之不齊乎首以人世之是非譬之如風明物論
之無端也末以人世之生死等之一夢明物化
之無常也一起一結指點分明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

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

莊屈合註

莊子 齊物論一

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
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
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
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
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
偶於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
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
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感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深也
哀切聲

郭註吾喪我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內
外然後超然俱得也○葉秉敬曰吾喪我與篇末物
化二字相應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爲一我不見有
我我喪而同於萬物○口義云不曰我喪我而曰吾
喪我人身中有一毫私意未化則吾我之見亦生分
別○呂吉甫云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
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
從其心形之時耶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
灰之時耶口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
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

莊屈合註

莊子 齊物論二

話云一風也萬竅因之以怒號聲各不同因風之不
同以爲聲也風過竅虛衆聲寂然是萬竅不自爲聲
也不自爲聲斯爲天籟故下文云言非吹也言者有
言明其有異於天籟矣

又云吾喪我三字是一篇宗要直到結句是之謂物
化物我莫分方是真喪我處○偶對人言喪偶猶言
無人相惟無我相乃無人相○竅本虛也風作則
風過仍虛故雖有聲猶未嘗有聲也○調調刁刁樹

杪風貌。衆竅有聲。故曰聞樹杪有形。故曰見而獨不聞。而獨不見。舉風之聲與形。一筆畫出。○天籟。卽在地籟中。自己謂各自成聲。自取謂各因其竅。惟竅本虛。一聽風之怒。使之然。問以怒者其誰耶。竅不知其然也。是之爲天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一語明其本虛也。人心惟有我見。故不能虛。是己非人。物論之不齊由此。故拈出天籟以反形之耳。下文直竅我見之害。以明喪我之難。與此章天籟無涉。不必牽合照應。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

莊子齊物論三

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圖。綬者害者密者小恐。憊憊大恐。綬綬其發若機括其可是非之謂也。其詔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洹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賡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

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進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太哀乎。開開行所無事也。間間立町畦。前後也。綬者寬心害者深心也。憊憊小心也。綬綬解齊也。慈懼也。從執從心言其物就也。慈治也。佚放佚也。說文作姪。佚猶發也。小慈也。態色莊也。

副墨云。摹寫人心種種變態。將小知者。心事推勘殆盡。又以十二字。摹寫其接物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處。乍作乍止。如蒸之成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下文云旦暮得此。又云非彼無我。所謂彼者。卽所謂此也。真宰存情而無形。然須於有形上體認。故舉百骸九竅六藏。反復徵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求得其情。卽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其真。卽真宰之真。此真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卽凡。悟之。卽聖。○劉須溪云。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三之皆虛字。言其向者溺意之所爲之。不可使復爲之也。漁午。漁午。但言溺則無先來易溺意。從哀怨狀出。慮歎變熱。熱熱中也。從喜

莊子齊物論四

樂狀出姚佚。啓態。啓精神發越也。○管見曰。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喜有爲。慙則拘畏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術。物忘己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

話云。欲齊物論。先除我見。欲破我見。先識我之真妄。小知間問以下曲。盡人情變態。皆妄。我所爲十二情。日夜相代。無非妄。我攀緣故。莫知所訢。已乎。已乎。以下。惺然。致疑。纔覺有箇真。安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莊屈合語 莊子 齊物論五

真妄本不相離。是亦近矣。所異無幾。孟子所謂幾希之異也。凡吾知覺運動。皆有所爲。使者不知。是真耶。是妄耶。只此疑處。便是真宰之朕分。明現前却不能直下認取。而曰。若有可行者。承上使字。來使之而覺其可行者是也。已信者向疑。而今信也。而終不獲見。謬謂有真可見耳。不知真。卽在妄中有情而無形。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是矣。直。將形骸肺腑。反復詰難。搜出真君。曰。其有真君存焉。則淡信不疑。而非向之若有者矣。究竟真君無形。其可見者情而已。故云求得其情與不得。夫真君盡人而具。任人拈取。

莊屈合語 莊子 齊物論六

相。崩而終。無益損而人不覺。豈不已可。不哀耶。哀。君也。祇由認妄作真。以至於此。莊子之喪我喪其安我也。○言本於知有知之大小。斯有言之大小。閒閒順應無心。閒閒分別計較。炎炎光明通達。詹詹前後瞻顧。則有我無我之分也。以下七句。皆言小知之用心。○接交也。因接而構。構則牢。固不解。獲者厚貌。害者機深。纒纒雖不急迫。憂存於中。不可斷絕也。發若機括。言不虛發也。留如詛盟。當言而堅。忍不言也。司是非者將以是非自我而定。守勝者俟人言有間可乘。出一語以取勝也。殺如秋冬。自秋徂冬。殺機日甚。

生趣日消也。溺之所爲之如狂者赴水。愈入愈深。不肯更轉步也。厭猶壓也。爲物所蔽。又如絨焉。老漁自以幽溪。不測爲老謀也。用心甚陰。故爲近死不可復陽。以上言小知種種我心。迷而不返也。○真妄同一我也。既已指我爲妄。則不得認真爲我。無以名之。忽曰此忽曰彼。奉之爲真。宰尊之爲真。君要不得。得之是我。總以欲我相也。○昔爲臣妾。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同來服役也。既同爲臣妾。其勢不足以相使。然手有時役足足亦有時役手耳。且皆然。又似進爲君臣。反復推究。逼出真君。○我見之趣。皆因存身認身。

起我則身無不可親無非臣妾以爲我盡於此矣。如此詰問始覺。賅而存者皆假借之物有真君存焉。此物固蛇蚺也。蜎翼也。究竟真君亦不離此身而存。真君不可見於情見之有。偶然求得者有終身不知求者而爲真者如故。○真君與形俱來不與情俱盡。形與物交所以刃靡之者惟恐不速盡也。終身役役維摩經所云是身如野馬渴愛疲勞不可自解也。哀者哀真君爲形所囚制與俱盡耳。

人之生也固若是甚乎。其我獨茫而人亦有不茫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莊屈合語。莊子齊物論七。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吹即籟也。出者。

郭註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莊屈合語。莊子齊物論八。

無彼無是天下所以玄同也。○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循本曰言非吹也。謂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出於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耶。未嘗有言耶。人聞禽言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鵲鳴知雨布穀催耕皆可爲準。鼓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副墨曰未成乎心者渾成之心爲物欲所蝕蝕失其全體也。於是妄生意識橫起是非皆揣摩卜度未嘗親見其是非也。如適越之

人平日未到其地妄說其山川風俗而自謂昔日曾至。是以無有爲有也。卽如禹作禹貢只說他足迹所到處足迹未到便不能知。若逞其臆說何所不至。吾獨奈之何哉。謂不能與辨也。

詰曰。成心卽大易所謂成性也。本來現成不假擬議。一涉擬議便非本心。卽爲未成乎。心古德云。但莫瞞心。心自神聖。大學云。毋自欺也。此卽隨而師之之說也。此心爲天地萬物公。其之心時時現前。須於十二情日夜相待時自會認取。愚者雖不能認取。心固與有也。與有此心則是亦公是非亦公非。又何有所是。

莊子齊物論九

非於其間哉。其有是非者非由本心皆我見也。故曰言者有言。謂之言者卽我相也。是非本定。以我見而有言。其是非寧有定乎。其有言耶。是有我之言也。其未嘗有言耶。是無我之言也。無我之言一出於公。是公非雖言猶未嘗有言。與風之吹萬數之有音等耳。而有言者不然也。此上論是非之所由起。道惡乎隱以下。是言物論之所宜齊。道無不存。則小成中亦有道也。言無不可。則榮華中亦有言也。奈何必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言者固出於我。聽者亦未照以天。祇見其半而未見其全也。天卽吾之所以爲成心者。

也。自其至公無私。謂之天鈞。自其炯然不昧。謂之天倪。照之以此。而是非定矣。因是因非。因吾之天也。豈鄉愿之流。漫無可否。隨聲附和者乎。明者蓋刮磨之淨。而天體全現也。

又曰。是非之生。皆由於自是。只見所是。不見所非。又只見己。是不見人是。故以彼是二字括盡是非。聖人妙於因是。而因非。卽在因是中矣。因其所是。而見之。其非者不置喙。而非自見。斯卽因非也。夫人本有全是全非者也。有是必有非。猶有生必有死。但語生卽死。可知不必語以死也。但稱可卽不可。者以見不必。

莊子齊物論十

謂其不可也。不生是非。亦不滯是非。此是非所以各得而息也。○大易有四象。分陰分陽。而陰中有陽焉。陽中有陰焉。是謂陰陽老少。釋家本之爲四料揀。莊子於是中見非。非中見是。亦此四法。惟其能因故曰本無是非。○樞天樞也。天樞居中。斗柄環指十二辰而不滯。一樞惟中能環。環不離中。故曰環中以應無窮。聖人亦得其中而已。○聖人之於是非。本末全觀。是有非非中有是。故曰是一無窮。何必是其所是。非亦一無窮。何必非其所非哉。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

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筵與櫪屬與西施恢憺憺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達得而幾矣因是己己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莊屈令詰

莊子 齊物論十一

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莊梁也櫪也屬惡也一曰癩病狙公養猿狙者也芋橡子也一云狙公衆狙之長賦芋責衆狙輸果於狙公也朝出不獻多暮歸利在少名三四也實總計七也名實未詳而喜怒在朝暮一轉移間此狙公因衆狙自然之喜怒取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復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仰觀

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然而無是非也○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達者因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然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卽一也若勞神明於爲一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筆乘云聖人無是非亦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可因而可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然於物之所然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

莊屈令詰 莊子 齊物論十二

然若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蓋無物不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不用者不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卽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不用必其有所不通也惟人人各得其當而後謂之通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因之一字盡之狙公賦芋因衆狙之喜怒而增減亦因也是以聖人外於因入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非非之天鈞不以迹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註曰以指喻指以爲喻馬則以此證彼是非以生非

指非馬則彼此不立是非自定○成卽有毀毀以爲成治極必亂亂以開治春夏之蕃孳秋冬之凋落相代實以相因易窮則變變則通其變使民不倦因之而已因其然而然因其可而可一不自用所以爲大用也○毀必有成因爲成成卽有毀因爲毀非有其是因爲是有其非因爲非成毀且無定在況是非乎因爲因非一因乎天鈞而已

又曰聖人因是非而仍不失是非有言於此吾欲明其非不必於所言明之於其非所言者明之而所言喻矣天地非指也吾以喻指則天地一指也萬物非

莊子齊物論十三

馬也吾以喻馬則萬物一馬也莊子以卮言爲曼衍以寓言爲廣卽是此義故是非存而人不爭斯謂和之以是非○天下惟有一是泐無兩行之理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豈酌兩者而調停以用之哉亦於兩中用其一也中有特而在此亦有特而在彼用其一舍其一祇求其一是而已於此是者於彼則非於此非者於彼則是然則是卽在是非之中一卽在兩中也大小美惡成毀相反而可以相濟是非雖兩有祇成一是而已故曰道通爲一惟善因者能通因者不用一而用兩兩者一之所寓也張子曰兩在故

不測若勞神明爲一是以一有所在而滯於一矣取是而舍非豈知通一之理哉惟通一故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

莊子齊物論十四

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古琴名也鼓琴也也堅白石白馬之辨也綸琴瑟絃也

郭註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卽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舍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呂吉甫曰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物能卽物而爲道也其大

以爲有物而未始有封。未能卽物爲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至未盡。於道猶未虧也。○劉須溪云。世人看得一邊道理。便主張一邊愛之。所以成也。黨禍始此矣。

〔註〕曰。是我非彼。由於認我特真。夫我與彼皆天地間一物耳。至人觀之物。且無有況有物之封。有物之是非。哉。卽今之齊物論。已爲之而又次之見矣。○成虧卽是非也。愛者我見所生。是我而非彼。故謂我成而彼虧。以道觀之。我果成哉。彼果虧哉。既自以爲成。

莊子齊物論十五

莊子齊物論十五

有異於人矣。又欲明之於人。明己之成。所以見彼之虧也。不知我有所爲成。彼亦有所爲成。我見彼爲虧。彼亦見我爲虧。故終身難明。而以堅白之昧終。○各明其所明。亦各成其所成。必欲使明己之所明。而後爲成。彼昭文之子。又以文之綸終。亦終身無成。則父不能明之於子也。若是以爲成。雖我亦祇成我之所成。惟其爲我所明也。若是以爲不成。我以物爲無成。物亦以我爲無成。彼此不相明也。○滑者無一定法。疑者無自信心。凡人決定不疑。只爲見得一邊。是耳。惟見全者。乃有滑疑之難。所謂大知也。○不欲明之。

乃所以爲明。何則。明之至者。不與昧爭也。

〔又〕曰。道無成虧。而人喜言成虧。惟有成與虧。乃足以自異於人。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則無以異於人矣。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三句雖平敘。義實錯互。趙以夫曰。昭文之鼓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辨。非莊子不知其旨。而莊子自謂所以異於惠子者。以我之所明。異於彼也。彼於不足明者。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此趙以夫說也。吾細釋文義。自惟其好之也。至以堅白之昧終。似專指惠子而後。又忽接其子以文之綸終。蓋文法飄忽。略無倫次。莊

莊子齊物論十六

莊子齊物論十六

善幻怪。往往如此。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而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秋毫毫至秋而更細以喻小也

郭註言有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筆乘云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展轉不窮爲是非竟無了歇無適者自有適無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爲莊屈合誌莊子齊物論十七

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數見而解者不知是已二字爲語詞而連因字讀之大誤

註曰有無二義本欲化有歸無所以息是非也然有與無對卽成是非矣是故物論必不能息而是非終不能齊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種種相反各自有理各自立論此既一說彼另一說不另不足以成說所以其說愈多然亦何厭於多也自無適有以至於三況自有適有乎此勢之必不能已者誰能齊其是非乎欲齊是非則亦因其是非而已又曰莊子欲齊物論非有言之所能齊亦豈無言之

能齊乎今且有言於此先自不能無言也蓋自無始以前言語道絕至於有始卽存今有無卽存存而是非立矣斯言之所不容已者也而是非所以日滋者因是生非因非生是彼此相奪寧有窮期今一語其是者是之而不辨其非則人各得其是而是非亦矣○焦氏以此因是二字不宜連讀然篇中數見望宜異同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顯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伐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脩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有倫有義在機作有論有議惟三國名也陳音

郭註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事事有宜也分辨者羣分而類別也並逐日競對辨曰爭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聖人未嘗論之若論則引物使學其所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入畛同於自得也○張四維曰莊子論物蓋指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不可究詰任其自然不與分辨則物論齊矣至於天地間自有莊子論物

莊子齊物論十九

一極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著此一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大分曉處但不明說破耳○筆乘曰道無卦言無常聖人何惡於封與常哉爲其立是非之畛也聖人不但論不辨不議爲無畛即有時而論而辨亦不得謂畛也聖人心無分辨分即謂之不分辨即謂之不辨此其所以異耳○世知不知之爲至不知知而不知爲尤至所謂不言之辨不道之道是也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

莊曰論者海言其理而已議則有是非其間也辨則

以是非相奪也春秋是非之書也然一本乎公是公非不以己意爲是非也故曰議而不辨其是非何嘗不分而有不盡分者也亦何嘗不辨而有不辨者也懷之而已懷者存而勿失隱而勿彰而不分者以分不辨者以辨○辨也者有不見也惟無所不見一切顯然故不必置辨若祇見得一邊則以所見爲是所不見者爲非故曰有不見也

又曰德而不德者園也見其德則爲方故凡事事求知者知必有不至也止其所不知以爲知則無不知矣所謂以言辨者辨必窮不言則莫窮矣以道道者莊子齊物論二十

莊子齊物論二十

道必滯不道則無滯矣此之謂天庥言其中之無不足也注而不滿酌而不竭正見其莫知所由來形容天府之至足也此之謂葆光惟不用其明所以爲明也○堯欲伐三國雖未伐而不能釋然其是非之未忘也十日並出無物不照則無物不安小人之人是非大

人不見知彼自有其是非也吾何所不釋然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

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且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狌以爲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湊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飄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蚶且蟻公也。帶蛇也。一各履能似彼狗。

莊屈合誌 莊子齊物論二十一

其雄者喜與雌爲北牡。薦調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趙充國奏。今去其善地薦草。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必知其所不知。卽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舉處與味與色。明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利於彼或害於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見無常。故惟莫之辨。而任其自是。○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生死也。游四海之外。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也。

萬物而不窮也。○管見曰。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宇妄生。分辨王倪三蒼吾惡乎知之。欲留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

莊曰。物之所同是。卽所不知處是也。萬惡乎知之。卽止其所不知也。天下無定是。無定非。亦有一知之知乎哉。任之不知。卽定矣。至人止其所不知。死生利害無所不順。死生且不知。而況利害又況是非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莊屈合誌 莊子齊物論二十二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濠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見彈而求鶚炙。子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窮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諫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電參萬歲。而一成。總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膏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

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罔哉
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
平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長橋封人名丘蓋漢向音漫謂無所趨舍之謂聽
夢小則不大丁也明夜司夜雞也滑滑未定也

郭註夫舉萬世而參其變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勞

形怵心而去彼就此惟聖人無知故茫然直往而與
變化爲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觀於麗姬先

莊屈合誌

莊子齊物論二十三

泣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時則不知彼沉
夫生死之變惡能相知哉故寤寐之間事苟變情亦
異則生死之願不得同矣○呂吉甫曰聖人不知利
害故無就遠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
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惟無心者足以與
此○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鴉炙得於彈而彈非
鴉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陳太初曰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一體
也

註曰參萬歲而一成純此齊生死之旨也參萬歲所

謂歷過生死萬端也自大聖視之晝夜耶夢覺耳一
成純卽所謂死生無變於己也○萬世而下一遇大
聖則超出萬歲生死之外者也而後知本無生死而
後爲大覺

又曰奚何必也氣輔也楚辭曰有志極而無言無
補助也勇日月五句言欲超出於萬物之表而果能
出乎胞胎者果是乎滑潛者果非乎而爲焉置焉自
起分別此猶以隸相尊等之隸耳相去幾何參萬歲
而一觀之衆人果有損乎聖人果有益乎成謂無虧
純謂無雜二成無虧也一純無雜也謂無有異也豈

莊屈合誌

莊子齊物論二十四

惟衆人萬物盡然同爲一體聖人是爲聖物雖是
以爲物總無有分別也此是答瞿鵠子言所聞之語
自此以下復從利害推到生死上不就利不違害是
不知利害之是非也不悅生不惡死是不知生死之
是非也而總歸之一夢飲酒田獵夢無憑也君乎牧
乎夢無常也舉世皆夢無有覺者而自以爲覺者亦
夢中自言其覺也由是論之萬世一夢也萬世而下
而一遇大聖者大覺無幾人也旦暮遇之卽易所謂
通乎晝夜之達而知萬世猶一息也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

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不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

莊子齊物論二十五

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不明覺分也際也莊子曰天倪曼衍無極也竟極也

郭註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辨而休乎天鈞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生死忘義則彌貫是非是非生死蕩而為一期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呂吉甫云其待彼也耶言不相待也○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

以天倪之上簡編脫誤在此觀文義可知○劉須溪云妙在彼也耶三字彼字本無所指林以為天均反淺大我與若與人皆不相知及其相知又只在我與若之間耳而猶待彼也耶不言之妙不彼不此非莊子不能磨合

詁曰化者無中生有復還無人我同於物化是非祇謂之化聲總是認真不得有是者即有非者是與非相待而起者也因是因非則絕待矣所謂和之以天倪也天倪者不起一念是非歷然和之者藏其是非於曼衍之辭不立斷案也所以窮年亦曰聊以遣

莊子齊物論二十六

歲月而已非真有言也本以忘年因以忘義不知是非之義所在也振於無竟言其曼衍之辭愈出愈有鼓舞不倦莫可了也本無了義即此不了是其安身立命處故曰寓諸無竟○是與然有辨是不是為是非者也然不然正是非也

又曰彼字果無所指乎待彼之彼即非彼無我之彼彼者所以為我與若與人而無我與若與人也林氏以為天均是也天倪即彼中之然不昧者是非既我與若與人所不能知則必無我與若與人相知之而仍和之以天倪然則無所分別是相待者其

不相待也待字與下文景之有待同化聲之相待猶
罔兩之於景亦待其又有所待者也惡識其所以然
惡識其所以不然一切順應而無心於其間此若無
所待之妙旨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
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
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
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屈合語

莊子齊物論二十七

下韻歸曰雖所以行者
栩栩然也達達有行貌

郭註俄然覺則遽遽然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
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
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
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一
夢者也覺夢之分無異於生死之辨今所以自喻適
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
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況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
心於其間哉○劉須溪云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
非齊生死齊盡矣却收以一語曰周與胡蝶則必有

分矣不知者以為尚生分別知者以為人牛俱失之
機也正言若反

話曰景之所待又有待而然此其所以然也又惡識
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并所以然亦不能自知
矣不知其然而然故周可為蝶蝶可為周方其夢也
則彼周而我蝶及其覺也彼蝶而我周彼我固無定
也周與胡蝶不能有分到要人分則彼我豈有分刻
哉以此論之物無不化物論無不齊矣

莊屈合語

莊子齊物論二十八

自喻適志以知物我本無分也即此一夢物化宛然
物我皆我情盡是非是銷物論有不齊哉
總語齊物論言物論之不可齊不必齊亦無不齊也
所以不齊者由各有我見有我斯有彼在我則是而
在彼則非不知我與物皆其偶然有者如莊周之與
胡蝶忽蝶忽周皆物化耳知物化則生死皆為一貫
又何論是非哉齊是非即所以齊生死也故開章便
言忽喪其偶己又曰今者吾喪我惟我喪而偶乃喪
有我斯有物為偶矣我見既立物論斯起先引其端
於天籟倘寫萬竅怒呿之聲夫萬竅無聲一聽於怒

莊子

齊物論二十九

者之爲聲。怒者其誰邪。怒非也。竅應。卽是風聲。無已。所以能取風之聲。卽竅之聲。風與竅。無以別也。故曰誰耶。至於人。總是已矣。情態百出。無中生有。如樂出虛。蒸成菌。不知其所自來。皆妄也。而人認爲我。妄我生而真我隱矣。曰旦暮得此。曰非彼無我。是必存真者在。也不謂之我。而謂之彼者。祇欲破我相耳。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真卽在妄中。有情而無形。而不見其形。由人欲舍妄覺真。故真不可見。雖極意得喪而所爲真者。固在此。此一段直推到人所以有我之故。惟有我。故曰未成乎心。非本心也。於是而有言莊屈合誌

莊子

齊物論二十九

皆妄言也。是非之所由起也。烏可與天籟同語哉。言非吹也。吹則一聽於怒者之誰而已。言者有言。以爲是我所自有之言也。於是是我而非彼。是我非彼者。見我而不見彼耳。諸言彼我者。猶人我也。明者知本無彼我焉。有是非。物無非彼。無所爲我也。物無非是。無所爲非也。故謂之彼是。然有是卽有非。有生卽有死。生死是非。未能相無者也。聖人不由是非。一照之以天。因其所是而是之。卽彼是爲我。是不必更參以我是也。參以我是則有偶矣。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蓋斗極居中而隨十二辰以

莊子

齊物論三十

轉。不滯於一隅也。是非無窮。以因之者應之。亦環中也。非明者不能與於此。明者被我互聽。是非一貫。指馬同然。又何所分別於其間哉。物固有然。物固有所以。可達權之大小。屬施之美惡。以至恢詭情怪之反於正者。自道視之。皆通爲一也。成也毀也。無二相也。旣通爲一。故其用之。也不滯於一。惟適得之爲然。而勞神明以求其所爲一。則謬矣。是故有時而空。成有時而空。毀有時而空。適當其可。則無物不可。而實有一。定之可哉。狙公賦芋。因其喜怒而用之。而名實不虧。雖善園也。聖人之執兩而用中。兩端皆用。特用之有其時耳。莊屈合誌

莊子

齊物論三十

此兩行之說也。是故道無成虧。由有我見者自分成虧。以有成有虧。而後我有以異於人也。如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挾策。惠子之據梧。皆好之至。老不衰。祇不過欲以我之成。顯人之虧。以已一曲之明。而欲人盡明我之所明。故以堅白之昧終。以道觀之。究竟何成何虧哉。聖人滑稽之耀。不成已而虧人。亦不是成而非虧。寓諸庸。無以異於人也。惟不自有其明。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此莊子是非本無之言也。然我言無。彼言有。有與無。卽是非矣。諸未始有無之先。不惟無有。而且無無。旣已有無。無卽爲有。統歸於有。

則有無無以異也。極其無。私毫爲大。獨子爲壽。極其有。泰山爲小。彭祖爲夭。有無相對。總之爲有矣。有無則有一。有一則有言。有言則有是非。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凡皆相因而生。故下文謂之化聲。其適也。寧有已耶。欲已之。惟有因是耳。因其是而足之。其有不是者。置焉不必辨也。故曰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懷也者。見其全也。辨也者。見其半也。吾既是其所是。而於不是者。置焉則置焉者。之不爲吾之所是。可知斯爲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吾一聽是非之自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所不知者。謂之天。止其所不知。謂之葆光。言不自用其明也。彼梗化者。以大照照之。無不釋然。區區是非。安足與辨哉。且天下無是無非。亦無真知。麋鹿猿獼狙之屬。與人情所異者。各有其是。不知孰爲正處。正色正味。以嗜慾淺近之是非。尚且不辨。況仁義之端。是非之塗。雖然淆亂。惡能知其非哉。至人惟以不知使之。不知之妙。至於蹈水火而不懼。遭風雷而不驚。超宇宙而無礙。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惟知止其所不知。故其神如此。聖暢于所謂妙道之行也。夫是所不知者。聖人。物無少別也。今有誰獨

日月。挾宇宙而爲其照。合置其滑滑者乎。照合者。氣之純。滑滑者。氣之雜。雖一時。稟受不同。究竟皆是假相。猶之隸也。而聖之凡之。亦以隸相尊耳。衆人認真其隸。故役役聖人外視其隸。故愚也。通萬歲之生死。合計之。役役愚也。各歸其根。未嘗少虧。未嘗少雜。一成純也。不獨人然。萬物盡然。人蘊是爲人。物蘊是爲物。本無分別也。然則死生無變於己。固有不變者在。既有不變。則安知生是而死非。又何必悅生而惡死乎。今之所悅惡者。夢中之生死也。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愚者自以爲覺。而以人爲夢。是非之所由起矣。庶幾萬世之下。有一大覺者乎。覺而問余之言。雖歷萬世。猶把乎而談也。陸子靜之所謂千百世上千百世下此心同此理同也。而今欲與誰辨乎。是非之塗。我與人俱不能知。異同乎我與人亦不能知。而待彼也耶。彼即非彼。無我之彼。其所不知者。是也。不知之。知謬之。天倪和之以天倪。因其是而足之。無所爲是也。因其然而然之。無所爲然也。化聲者是。非之自無適有。以至無窮者也。惟照之以天而自辨。和之則似復無辨。是相待者。若其不相待也。曼衍其詞。以著書窮年。凡終日言之不倦者。皆不了義也。卽不

了是了。則是非分而辨起。免。固兩問景一段。承上文。所云。待彼發景之。待夫又。有待者。景之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是。真。知。止。其。所。不。知。者。矣。通篇初以言擬之。聲。此。以。我。聲。之。影。聲。不。自。聲。而。一。聽於怒者之。誰。則。有。言。而。無。言。矣。豈。不。自。景。而。一。待夫又存。所。待。者。則。不。我。而。無。我。矣。若。執。彼。我。是。辨。之。見豈非繫聲捕影者哉。而終收之以一。莫。周。蝶。昔。之。聲影俱無。此。之。謂。物。化。又。安。有。物。論。之。足。齊。哉。之。通。篇以物論當齊。本後只拈一物字。點出物化。不但。論。者廢。然。則。齊。者。亦。瞿。然。自。失。矣。

莊子合語

莊子齊物論二十三

養生主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三一曰莊更時無生之旨尚未西來老子之學流為養生家言故立論詞之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袁石公曰道家謂外其身而身存則內其跡可以亡身釋氏曰無生則生本不待養生生和生所以害之也儒者曰立命順受其正故不旋長生不悲夭折脩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耳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

莊屈合語 莊子養生主

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殆已疲困之

中也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背脊貫頂為脊中脈也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脊經常也

郭註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猶夫舉重攜輕

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

贅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若以有限之分

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

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忘善惡而居

中任萬物之自為罔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也而

全理在身緣督以為經順中以為常也夫養生非求

遇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疑獨云：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非順性命之理者也。○管見云：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近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私，為於無為，夫為善惡而近於名刑，不為善惡而無則名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

話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性未有不中者。雖以桀跖聞公是公非，未有不心識其是非者。中庸之中

莊子

養生主

論語謂之復禮。詩書謂之天，則過此則為近名之善不及此則為近刑之惡。

又曰：以有涯隨無涯，極知之所至而後生從之，此養生之說也。已而為知者以隨者之為非而更求其所為知此養生家之說也。哉生者殆養生者亦殆而已矣。無非害吾生也。緣督者順乎中道，以為經者安其常分也。保身者不罹於刑戮，全生者不戕於思慮與憂恤也。養親者不犯難以貽父母憂也。盡年者修短皆盡其所受，不致中道夭也。莊子之養生主，即孟子之順受其正，所謂立命者是也。

莊子

養生主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和之所踦，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懷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綽解盡理之至。既適年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矣，言麻密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

不以目視開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遊刃於空未有微礙技之妙也交錯聚結爲族視爲止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爲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雖然已解得其玄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拭而藏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呂吉甫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恍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弋說云莊子用世之才蓋知錯節處未可輕試於肯綮處方可下手事必有間可入方能成功無間

莊子合語

莊子養生主四

可入。卽臥龍不足定三分之業也。藏器於身者卽應有氣。氣字有色。吾意所至而人備焉意所不至而人逆焉何其淺也。莊生周末四顧無下手處只得卷而藏焉。○楊用脩曰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

【註】曰因其固然以無厚入有間。孟子所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見其難爲而恍然爲戒。雖事理洞悉必小心以行之。所謂臨事而懼也。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藏器於身待賤而動不輕試其鋒也。所以用世卽所以養生。

【又曰】莊子養生卽在人情世法中凡事不可爲而勞神苦形以爲之皆害生之道也。留侯楚秦滅項以成漢業皆因利乘便順其自然未嘗預有定計勉強圖成者得其間也。功成之後還稱病不起可謂善刀而藏者矣。若武侯先有三分成局在其胸中而志卒不遂至於食少事煩勞瘁以死。楚既不得其間終亦遂不能藏其去留侯所爲養生者遠矣。策士之中剛成君得應侯之間而取相位數月卽謝病以去。陸大夫得曲逆之間使交遊得侯卒以安劉而翱翔公卿間名位不盛皆可謂善刀之藏也。

莊子合語

莊子養生主五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公文軒軒名宋人也介偏別之名斲求也

郭註介偏別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陶石簣云十步方一啄百步一飲防患周慎豈期於樊中哉。雖王不善也何求。

心順物乎。○驚則從形骸起見也。右師曠然澹然安於所遇之偶。當日天使曰。人有與言無損於我之本來面目也。

註曰。牛本全也。庖丁不見其全。足已獨也。右師不知其獨。其知見皆超於形骸之外。所養者止養此耳。

又曰。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其足別而神完也。天與人與。謂右師之忘其形骸而自適也。右師惟一順乎天。故安之。若故以爲天實。存人皆有與之見。則見獨而不知。其所得在形骸之外也。彼囿於形骸者。其所得在形骸之內也。神雖王而不善。

莊屈合誌

形骸之也。忘其。所以養生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吾向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則性命

莊屈合誌

莊子養生主七

之當養。此言死生之理。知死生之一者。乃爲善養生者。耳。○附石齋云。庖丁言養生之理。極矣。

又推到未嘗有死生。方爲探本之論。以結主字之義。註曰。指窮於爲薪。其所窮者薪也。所謂有涯之生也。

然後知公文軒所見之右師。秦失所弔之老聃。皆在師老聃之薪耳。昔庖丁束帶以禮。翟道淵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卽是此義。

又云。指窮於爲薪。言指此薪是火。薪既盡而所指窮矣。而火固在也。火附薪以傳薪。盡而火不知薪。自盡而火自傳也。

總註曰莊子齊生死者也此篇力闢長生之說而言養生主。養生主。養生之主也。生之主。其所以生者也。生之有知也。猶穀之有火也。薪有盡而火無窮。生有涯而知無涯。今欲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而求其長生不死。癡妄貪著。無所不至。徒足以戕其生。殆已既死之後。其爲知者。展轉於生死之界。而不能出。亦殆而已矣。所謂養生之說。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如是而已。論人性之本然。固無善惡。今敢言吾無善。可爲乎。凡近乎名者。善不可爲也。敢言吾所爲無惡乎。凡近乎刑者。惡不可爲也。緣督而名。莊

莊屈合誌

莊子養生主八

俱遠。修身全生。養親盡年。皆盡諸此矣。庖丁解牛一段。蓋緣督以爲經之旨也。督爲人身之中脈。緣督者。循是脈以求之。諸脈皆次第可循也。夫吾固有脈爲督者。苟能緣之。雖萬慮紛紜。其中各有自然之條理。井井可核。如庖丁解牛。依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而己。以無厚入有間。惟得其間。故刀可遊。遊之而恢恢有餘地。而刃不傷。世未有無間而可入者。知者行其所無事。行乎其間也。又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又曰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夫於天下之事。已既已表裏盡微。及其臨事。又小心以將之。事已

其鋒不輕以示人。以此用世。猶有犯難而行者乎。故曰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言能因其固然。而善藏其用也。右師亡其足。而有尊足者在。固遺形骸以養生者也。此於爲惡無近刑。又進一解矣。所惡於惡。惡其近於刑也。苟不近於刑。如王駘申徒嘉。皆不得以刑人目之。皆可爲善養生也。近於刑。雖不刑。猶刑也。形雖完。而爲身世所係累。正如澤雉之處樊籠。神雖王而不善。神有刑之者也。老子死。必有其不死者也。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固知其縣之解矣。而哭者不能自己。情之爲也。夫情有自然之節。過者爲過。天倍情哀

莊屈合誌

莊子養生主九

樂皆所以戕生。故謂之通天之刑。爲惡近刑。此又其一端矣。帝。卽生之主也。尊而奉之。曰主。稟其節制焉。曰督。原其受之於天。曰帝。懸者誰。自有以係之也。苟不得其養。雖死猶不解。是猶薪已窮矣。而火不傳。有與薪俱盡耳。故曰善養生者。所以善吾死也。安常而處順。哀樂不能入其養生主之要旨乎。世之言長生者。皆祖老子。而今述老子之死。秦失三號。則長生之謬不言而自見矣。此莊子爲老子洗冤。所以尊老子也。

人間世

郭註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之異宜惟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而不爲其累也○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說出世間○三曰莊叟以無爲自然爲宗以逍遙爲趣獨不欲幻視人間世必曲盡其情僞使免壅坑塹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至密也○弋說曰人間世見世之不屬於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莊屈令語

莊子人間世一

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嘻若始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因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莊屈令語

莊子人間世二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圖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己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楊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達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己言軋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

古爲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澤若蕉其澤如見芟夷言手澤積尸平澤以澤爲量也一云若蕉刈民如草菅也術與述同一作術死而無後爲厲

郭註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與善也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義耳回之德信與其不爭彼所未達而強欲以仁義率

莊子 人間世三

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暴君若叢枝胥教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貪欲惜名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化故與衆攻之而回欲往化以道哉○劉須溪曰而目將焚之色將平之兩語極一時流遁之狀此時方恍然失其爲我方遷就求退之不能況暇與之辨口將營之欲出口而不能經營屑吻間正是苦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皆人情展轉所必至者○筆乘云詔告也汝惟無告王公則已言則必且乘人而闢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註曰未達人氣未達人心與下文達之入於無疵達字同義人氣有乍接而即相孚者人心有一語而即恰當者皆妙有以達之也

又云順始無窮言曰焚口營時心且成之知難以力爭不得不且順之也始既順之則彼益自是後雖欲復爭之難矣故曰無窮○充者有諸內也揚者見諸外也以揚爲充本無有而自以爲有也孔揚揚之甚也采色不定揜不善而著善之態也居然自是常人無以辨其非或思以微言感之彼即先按其所感而制之使不得發以求容與其心謂以此鳴得意也日

莊子 人間世四

漸之德謂中才之主師傅朝夕講論以誘進其一知半見中拒如此然且不成況大德乎而欲以一旦成之邪○政法而不謀謀者能得敵人之要領而不使敵知政與法則衆著也是良庖族庖之刀非以無厚入有間之刀也用政法故太多謀則所用無多耳○成而上比謂我既言之成理必上合於古人稱述先王稽古爲訓其言雖皆教誨之實漢切特主然非吾之言而古人之言也庶幾言之無罪而聽之足以戒乎○師心者言皆涉於有心未能化物也下文專教以齊心之學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真易邪易之者導天不室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

莊屈合話

莊子 人間世五

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籙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也揚雄云然中節謂之符閔音缺隔也曲終也宅合門室室爲一也

郭註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一見其室也若一志者謂去多端而獨任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可而止譬之

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則幾矣○爲人使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爲天使自然之報細故難僞○陳詳道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樞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陶石簣

莊屈合話

莊子 人間世六

云飛不以翼行不以地者無己也若有己則有挾以喻人多矣雜矣端而虛則不虛勉而一則不一此絕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顏子初有見於虛未知所以虛故以心齋進之○又曰回之未始得使爲人使也得使之爲天使也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若以止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於地者也○筆乘曰爲天使爲人使與未始得使使之也相應回之未始得使爲人使也故有回得使之也爲天使也故未始有回○夫知不以知如人之行不以步

鳥之飛不以翼天使之也此所謂虛也室虛白生心
虛道集非有吉祥而吉祥莫大是矣夫且不止是謂
坐馳蓋人心自止而橫執以爲不止是猶馬伏槽櫪
而意驚千里卽拱默山林祇增其擾耳耳目內通則
無聞見對於心知則無思爲如此斯可以言虛而鬼
神來舍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也

註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虛者非氣也惟虛而後
氣有以待物人之生也以氣自有心而氣一聽於心
矣虛則隨感隨應一切持行運動皆氣爲之無所容
心焉謂之待物者物來順應自然而然而回聞心齋
莊屈合誌 莊子人間世七

之說而謂得使之也氣使之也其初未始得使心使
之也以心使是爲人使以氣使是謂天使

又曰人其樊謂世界一樊也人無所逃焉爲其所得
爲而不必有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本無心於鳴也
門者六根也無門無毒諸皆害虛之具以此身爲旅
舍不得已而寓焉宅且是假何有於門哉絕遊者不
行也無行地者行而無行之迹蓋無心於行者也是
爲無翼之飛無知之知虛而已虛則明猶虛室之生
白也吉祥者幾之先見者也惟虛者能見之然世固
有靜極生慧慧而也狂者矣介如石焉不爲幾動故

曰止止夫且不止則先計預謀事未行而神已馳矣
徇耳目內通則不必墮聰明視聽如故而心知不
起也○又曰內通者耳目相通目可聽耳可視也故
德充符云不知耳目之所宜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
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
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
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
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
食也執粗而不厭樂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莊屈合誌 莊子人間世八

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
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
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曰
其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
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
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
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

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劉須溪曰寡不道以權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使成就無後悔者也○又云葉公之憂在利害夫子以生死決之從根本下鍼君親一念豈以如臨於上而後盡分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即心是帝至聖至明瞞昧他不得無可奈何非哀懇之語也其自決如此○筆乘云事心則身忘身忘而哀樂無所措矣

莊屈合詰

莊子人間世九

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卒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惡死悅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唐荆川云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口義云相辭相順也信有物以爲信驗如符節之類

註曰凡事之本末委曲謂之情必講求得常而事始以濟未至乎事之情言初任此事尚未及乎其情也夫子勉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置生死於度外則事情無有不透而行之無有瞻顧矣故下文曰莫若致命決定此志然後可以任事○溢言者非常情之

言也言過乎情者情失其實也以常情準之而溢者見矣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莊屈合詰

莊子人間世十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郭註以巧鬪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湛湫已甚則放佚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然也○劉須溪云氣息弗然竝生心厲未死之間未有不極而圖反也○此段似於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筆乘云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致溢者凡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

關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於信卒於鄙事之在人始於細卒於大者其必至也

莊曰言者風波也水本無波由風而生世本無事出言而起言本虛言以爲行卽是實而得失利害從焉故爲實喪風波未有定故曰易以動實喪則于係重故曰易以危此極論言之之難也今以好始以忿終者皆由於言也有巧言者言甚公而意有所私謂之偏辭有亢言者如毛遂之對楚王與蘭相如之對秦王皆歟死不擇音氣息弗然者也兩者之言不同而莊屈合誌

莊子 人間世 十一

皆足以生敵國之忌故曰竝生心膈剋核太至謂其言之已盡也彼雖無以相加而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吾尚不知其然則其好之不終可知矣遷令勸成祇取目前苟就如是則美成少而惡成多豈不殆哉乘物遊心物來漫應於心了不係屬也既已受君之命遺棄一切惟以不得已之義命自安而已謂之養中養者言無以動其中也人臣報君豈必有作以報哉託不得已以養中乃所以致命也臣之報君固莫難於致命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

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將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嬌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賑盛溺適有蚤蝨僕緣而拊之不特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慎邪

莊子 人間世 十二

郭註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也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還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自顯其和含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矣○爲其殺之之怒也恐

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爲其決之之怒也方使慮
蓄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
所以怒而順之也○呂吉甫云達之入於無疵因其
性之所有而通之因機點化如齊宣王好勇好貨而
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補註云虎至暴而順之則
馴馬至馴而驚之則暴與人處不審幾不量力欲以
有方救其無方則鑿鑿之怒臂當轍耳○晁迥曰以
簡傲爲高諂諛爲禮刻薄爲聰明開茸爲寬大胥失
之矣人間世提出戒慎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莊何
也○陶石簣云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此專對之祕

莊屈合誌

莊子

人間世十三

密旨時其飢飽達其怒心此止健之祕密法也精於
世故之語○譚友夏曰至人處物如處英雄心平意
折不爲忘身二字增長粗直○浪杖人曰養馬正如
保赤子心誠求之若不得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
之道其不爲缺銜毀首碎胷者幾希方知絜矩之道
非止慎獨一楸其中有予有奪能殺能活如神馬下
車而泣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可以思矣

話曰其要在正汝身三字身正矣又苦其形不羣而
心不和惟就與和然後人樂與處而可以施善之教
就則前所謂達人氣和則達人心也就者使之可

而入則爲所狎矣和有潛移默化之機而出則爲其
所覺矣達之入於無疵因而利導之如禹之治水行
所無事而可以殺其奔狂雖虎亦可馴也然且必戒
之慎之母自伐其美雖相習已久尚未可恃也如愛
馬者所以愛之至矣御者拊之亦愛也而不時則有
缺毀之患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澀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
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
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
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莊屈合誌

莊子

人間世十四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
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漏以爲
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
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子哉若將比余以文木邪
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
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
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殛之
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

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
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窮乎且也彼其所係與衆異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波津液也構謂暗也

郭註幾死乃今得之言數睥睨己者惟今匠石明之
耳○趣取無用弟子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
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木求之爲社也以
爲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
病也木自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
之害也所係與衆異者彼以無係爲係而衆以有係
爲係也

莊居合語

莊子人間世十五

詰曰趣取促取也言木急求無用而爲社則猶有用
也不知己者詬厲即弟子爲社之說是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庇其所籜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
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
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
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
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憚傍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

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

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

所以爲大祥也輻解本敘旋散也病酒曰酩酊所以稱

高明大家也輻解本敘旋散也病酒曰酩酊所以稱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

視聽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夫何爲哉

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常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

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劉禹錫

因論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神櫟賢惟墮所

莊居合語

莊子人間世十六

以曾何膠於域也

詰曰籜樹幹千乘在下隱而不見託庇於其枝葉也

所籜所以爲籜者樹枝葉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眉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臂爲脇挫鍼治繆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門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

形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

其德也○循本曰齊與臍同偃者不見其顯隱於臍
間也肩高於頂頭低而行高也食撮卽臺筮緇撮之
撮會合其髮而撮爲髻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
言指天也管膺也言五藏之膺皆在上也兩髀爲脇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爲脇也挫鍼縫衣也治繯浣衣
也鼓筴播精以箕簸光也

詰曰兩樹皆以不材終其天年而疏用支離以養其
身此所爲材與不材之間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莊屈洽詰
莊子人間世十七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
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乎畫地而趨逃陽逃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楚狂接輿名
陸通達陽棘

草一云藏也藏生蒙密能逃陽明之
露朱子以爲薇東坡以爲大巢菜

林疑獨曰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
能滅其迹逃陽自晦其明無傷吾全生之行卻曲退
步曲全無傷吾可行之足○劉叔導曰散木見夢於
匠石無情能爲有情之語哀鳳作歌於接輿懷德而

爲懷刑之畏世衰道降如彼草木禽魚皆從刀劍鋒
中全身遠害可爲寒心

詰曰人間世福輕於羽但僅免刑焉卽已爲福而人
莫之知載言不能承受也禍重於地臨人以德卽已
爲禍而人莫之知避言自諱死路也是故息影不若
藏形避禍不若避名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盡人間世爲阮罔莊子雖精於所以用究竟決
意於不用而已

袁中郎曰堯無我故能因三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
泰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

莊屈洽詰
莊子人間世十八

菩薩諸根今夫父母之有嬰也養其飢飽逆其寒暑
啼者令啼喚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
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遇風十百人一心
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大
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
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

總詰莊子涉世之學略見於養生篇此篇借顏回子
高顏闔以明臣子之分義守身效職之難其以處人
間世之道備矣而繼以樸社商丘之木及支離疏三
種無用之用終以接輿之歌見人間世處處畏途豈

能用不如無用之爲妙也一諫一使一傳亦臣子易盡之職自莊子言之皆有甚難者非明體達用不足以勝任而遠害而其大要則在於正己以悟物正己之道夫子語顏回心齋之義盡矣其語子高曰非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伯玉之語顏回曰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與聖賢致主澤民皆本之正心誠意之學無以異也養生主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名卽刑之階也項子之奇云云曰其美也

莊子

人間世十九

勉而一者感之以內而外而此者悟之也子以爲皆即心也師心者有心也有心卽名程也教之以心齋心齋則虛虛則無心矣至於無心乃進之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甚矣名心之難盡也入則鳴不入則已不必鳴不必不鳴機緣相逼不得已而應之此之謂不絕迹而無迹不爲人使而爲天使無翼而飛無知而知虛之至也虛之至者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所謂寓六骸象耳目以此入世然後可以無名然後可以逃刑葉公子高之使楚一事其夫子告之以君親之大戒而勗以義命自安要之

莊子

人間世二十

一言曰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則知君親之固非以爲名也知其不得已而生死空置於度外矣故終之以莫若爲致命惟能託不得已以養中故能致命也若伯玉語顏回爲傳之道盡乎達之入於疵一語此卽孟子引君當道之指也形就心和庶足以勝任而猶恐積伐而美者以犯之亦惡有其名也三段盡莊子用世之學而終引山木支離以示不用者世不可用也故結以接輿之歌曰當今之世僅免刑焉逃刑不如逃名逍遙篇曰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此逃名之實義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莫知無用之用也○吾嘗謂莊子淡於易易有潛有亢惟其時也當潛不宐有亢之事猶當亢不宐存潛之心而世以潛時明哲保身之道用之於亢時爲全軀保妻子之計皆莊子之罪人矣若莊子適當其潛者也觀其述仲尼伯玉教臣子之至論使爲世用吾知其必有致命遂志之忠爲其於君親義命之際所見極明耳



德充符

郭註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體也○補註云符者言德充於內自微於外非形所能爲損益非知所能爲隱顯○王虛舟曰孟子言充實之美莊子曰充實不可以已此集虛充實一貫之義也忘形乃充踐形之實踐形乃忘形之虛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

莊子合語

莊子 德充符一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血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

兀者 其金方流刃而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兀與朋同古聲轉耳登假假字音遐列子穆王篇登假字讀同遐可證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者任物之自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爲命而

莊子合語

莊子 德充符二

無乖迤也守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觀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矣○寓六骸所謂逆旅也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

嘗死也。○呂古甫云：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常季謂之中，分亦有見乎？○人惟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安。故物視其所同，不見所喪也。○劉須溪云：不與之遺遺外也，無假無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疑獨云：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

莊子

德充符三

寓六骸者寄而若空象耳。曰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令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登假也。○通義云：得其常心，言初見此心時，如遊于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荆川云：知卽心心，卽常心。常心者，不與物遷者也。常季祇知常爲常，不知天地之墜，死生之變，此心未始不常也。○汪扶光曰：世人看王兀者，忽見孔子曰：某將以爲師，則降心而呼曰：王先生摹寫世情甚妙。○註曰：莊子以無心無知爲宗，此云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蓋知盡而後有知，心死而始得不死，宗門所

謂絕後重甦也。擇日登假，是去來自由。

又曰：不論不議，虛往實歸，所謂目擊而道存也。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無假者中庸之所謂誠也。命物之化，卽知天地之化育也。守其宗，卽立天下之大本也。大本者，天地萬物所共者也。天地萬物有時而變，而大本未嘗少變，守其宗者，同物我齊生死，視形骸皆假借之物，而況計較其完虧乎？故曰：不知耳目之所安，而遊心乎德之和，和者無彼此得喪之分別也。常季亦知此心爲盡人所有之常心，而駘獨得之，特以爲己而已。無以爲人，而人何以歸之？不知成己者所

莊子

德充符四

以成物也。物有常心而喪之，不知止也得一止者，以爲鑑，則皆知所止矣。故曰：能止衆止，如松柏之獨自青青，舜之獨正，豈有心於正物哉？幸能正生，卽以正衆生也。其能正衆生者，誠之至也。所謂無假者是也。而又異其稱爲保始保終者，初終不渝，一誠而已。誠久則徵，以勇士不懼之實觀之，而益信死生之不得與之變也。勇士求名，雄入於九軍，且死生不變者，一誠爲之已。故曰：不懼之實而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乎？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此所以爲宗也。○又曰：聖人贊王駘，直從兀上生論。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室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徒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

莊子 德充符五

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是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教中言羿滿端之所直乃必中之地故曰中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郭註夫利害相攻天下皆殫也白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皆游於殫之數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也則中與不中皆在命耳○劉須溪云自

狀其過從刑足喟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人人自言吾無罪不當亡未有肯自言其罪不當存者○林希逸云自狀過不狀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不怒怒而入見德入則忘之情詞真實○譚友夏云先生之門壓倒貴倨人無倚傍處笑是惡俗怒是褊心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

註曰至人外形骸者也遊於其內乃所以外之也索之於外則見不出於形骸而已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患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

莊子 德充符六

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賓以學子為彼且斬以讒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枉桎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仲尼非不冥也顧行則景從言則響隨夫順物

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於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景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

話曰無趾之譏議聖人祇以其初見斥其不謹以犯患也既出復贊其能務學以補前行之惡此儒者之禮教而彼之所視爲桎梏者也以死生爲一條則犯患何所害以可不可爲一貫則前行之惡何足補乎故不自以爲刑而反以聖人爲天刑天刑卽桎梏是也

又曰賓賓學子言聖人學禮於老聃也聖人所謂無

莊子

德充符七

趾不謹亦不謹於禮也無趾以禮爲桎梏矣而謂學禮者以詭譎幻怪之名聞此足異耳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若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聞

然而後應沘而若爵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刑者之屢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莊子

德充符八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知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它卽駘言駘音可哀駘其名也設爲此名

郭註雌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
羣入鳥不亂行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則才德去矣
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亡則雖
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
○循本曰日夜無卻言死生貧富諸事之變雖日夜
相代乎前吾使之無罅隙可人視之如一而混然與
物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夏秋冬但見其爲春耳
因春字故生下時字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
吾心也○劉須溪云自死生至寒暑略舉其類而不
可堪者盡是矣兌卽老氏寒其兌之兌又謂兌如所
醫家脫證所

莊屈合誌

莊子 德充符九

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下時字卽上春字接者未嘗
辭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視境緣欣厭不
存於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亦德之至矣在莊子祇喚作才全○筆乘云望如
月望之望滿也和而不倡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
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祿位才貌舉無之而致雌
雄交歸非使物怵而物自保之也○才卽孟子降才
之才也才未全者幸喜於自銜才全則德內足矣奚
形之有○水停則平則萬物準之平則內保停則外
不蕩也○譚友夏曰成和之脩物不能離如養丹畜

火常令胃中平平如水停之盛不形之德始名全德
註曰齊物論十二情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以
一切妄想當由心造故曰莫知所萌此篇十六境日
夜相代乎前而不能規乎其始一切妄緣皆有命行
故曰莫規乎始夫此十六境者非有一定之數與時
變遷而皆命之所爲故曰事之變命之行也○和豫
通言通體是和也兌於易爲口爲毀折有漏義也不
失於兌是爲無漏有漏卽卻開矣無卻則無時非春
猶四時接續無少間斷也時有春夏秋冬心惟一春
而已心一春則時與皆春故曰生時於心惟其無卻

莊屈合誌

莊子 德充符十

是爲才全才全者德之盛也才全而不形是爲德不
形水以停而平德之不形猶水停之平內保之而外
不蕩是以物不見德而終不能離其斯以爲至德乎
又曰雌雄合於前有本列子雌雄在前孽尾成羣之
說有謂如海鷗忘機鴉就掌食者按上文有丈夫與
處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應指男女皆歸
心也○古喪車用嬰娶者飾武之具戰死而資以武
具猶資別者以屨無所用之也○禮三年之喪與新
有婚期年不使按此止於外不得復使是將娶之時
表其形貌以悅仇儔與不爪翦不穿耳以爲天子之

御同義皆欲其形全也此篇主於全德而遺形而此一段又以形全況德全莊子文法無所拘忌固如是○古人才德二字通稱如皋陶所言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才全而德不形即德全而不形也○情有喜怒哀樂豈惟一樂特有春夏秋冬豈宜皆春春者和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和故雖有喜怒與哀而其樂不改雖有夏秋與冬而無非春意一息不和則靈府有物間之而德不全矣曰德者成和之脩言其全乎和也

闕鼓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莊屈合詰 莊子 德充符十一

肩痠益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華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籟也天籟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譬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

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闕鼓支離而守城門者也一云無脈無骨也喪益大癭頂痛者也脰頸也周禮梓人云數目頰頰長脰貌肩與齒同肩有細長也郭註德者世之所不忘者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

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
莊屈合詰 莊子 德充符十二

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陳碧虛曰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華等事無由以萌不謀利害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結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營生不貸之商也此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如水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窾無殊者天與之也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暗然而自生耳○副墨云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己若忘則

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是誠忘也聖人誠忘其所不忘者其心有所遊也○雪浪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道與之貌則殘形皆可踐形無人之情則曼衍者書皆可陶情須知回互勿競一往○陶石簣云知約德工聖人所遊耳當時則用過則舍之

詰曰知約德工四者聖人何嘗不用特不似世人以之爲孽爲膠爲接爲商耳故謂聖人有所遊遊者虛而無著過而不留一切任天以動故曰天籟天籟天

莊子合語

莊子 德充符十三

食也聖人既受食於天又烏用人然而無以異於人也人食亦食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道本無貌而所以爲貌者道也天本無形而所以爲形者天也惟得道任天而後謂之踐形能踐形則又不必形之具矣

又曰是非不得於身言於一身之中求其是非而不可得況身以外乎無是非則無所好惡於其間好惡者情之爲也無情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道即天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道與天所以爲氣者之號名也○齋養也鷗鷯

詩曰鷗子之閑斯粥鷗同義

總詰德充符充者暢滿之義符者見於外者也德既

暢滿則見於外者亦無不暢滿不在於形之全不全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真能踐者形所足者足之形所不足者亦足之德充之謂也不能踐雖如惠子之選形亦虛有其形耳形以內消亡盡矣此篇義凡三進王駘申徒嘉無趾三段言德全而形可不全也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此言德全之人不必見德而人自見也末後一段則言德之所以全者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不以日益能全而以

莊子合語

莊子 德充符十四

口損能全也王駘之所以爲物歸者在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無假即下文之所謂係始吾儒之所謂誠也誠之至者死生不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誠守之也夫且不知耳目之所遺況形骸之偶缺乎彼其視形骸耳目皆可無也物視之亦以爲可有可無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一者誠也誠之至者死生所不能變即以勇士一人能雄入於九軍而不顧生死惟其不懼之實也實者誠也係始之徵言此亦其可驗者矣誠至則情誠俱盡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此所爲無

知之知也申徒嘉言遊於形骸之內無趾之謂有尊足者存皆是物也無趾之不以己之兀爲刑乃以名聞爲聖人之桎梏而曰天刑之明刑不在形而在德矣孔子言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哀公問德不形之說訖然以孔子爲德友蓋孔子因哀公之問而泛論至人之德非指哀駘它也夫才全而德不形卽德全而不形也孔子自述樂在其中顏子亦曰不改其樂豈真有一事以樂之哉蓋於人世事變無足以係累其心斯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此卽所謂樂也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卽無終食之間違仁也接而生時

莊屈合誌

莊子 德充符十五

於心者四時之氣皆備而春意未嘗有斷續春者和也故曰德者成和之脩言全乎和也於是始爲德全內保之而外不蕩不使人見有德也古德云脩行無力爲鬼神所窺懼其形也德有所長則形有所忘徒求於形而不求所以踐形是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聖人有所遊與天遊也而以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四者皆人之所以益生而天之本無者也德之本有者而忘之與本無者而益之其爲害德一也聖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不益生斯自然之德全矣若惠子之學外

其神勞其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而思以堅白鳴是皆求益生生者也生日益則自然者日損而德不足德不足則形不充夫惠子爲天選之形形非不全也而無以充也天選子之形不如形殘者之能充之也豈不悲哉

莊屈合誌

莊子 德充符十六

大宗師

郭註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王介甫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註〕曰郭氏所謂無心者道也道即天也篇首分

天人二種猶中庸之謂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及其至道一

天所以統物命

先故不言命人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爲

知天也故終以子桑之語曰命矣未以視真人

固爲第二義耳

莊屈合註

莊子 大宗師一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滯人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真字六經不賦即古貞字

郭註知天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天者自然之謂也生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則知出於不知矣知

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爲有

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湯也

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間相

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

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

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

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不著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

自合非謀養以致之也直自合當而無過耳非以得

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自合非畏死也故陸行而非

避濡也遠火而非避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

莊屈合註

莊子 大宗師二

以熱爲熱而未嘗起火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呂吉甫云不逆寡三句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爲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新傳云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此即老子無欲觀妙有欲觀微之說也猶有患知天人之二不知

其一也達觀者知天人同出而異名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劉須溪云天之生言其聲稟絳絳者養其所不知養字最妙晦其神識若無知然所謂養也若又從所知上推去窮極老亦不足而天繼之矣知有所待而後當如人用法隨所附會故曰未定在○逆者惡也逆寡猶嫌少也○李湘洲曰非知之爲患而有知之爲患所謂無知者非木石也只是理窮性盡則見謝解忘○不逆寡不知其寡而逆之也不雄成不知其成而雄之也不藝士不知其爲士而藝之也○王陽明云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三

不知不覺則遂淪埋又云下學卽是上達三一曰達矣而下學所以養其上達也○王龍溪曰見在可知者行著習察還其知之不可模糊其不可知者緣玄去智還其不知不可免攬以上數則皆以所知養其所不知妙釋

詰曰離人無天離天無以爲人中庸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在人事中也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也養者不必求所爲不知者而知之但盡其知之所知而所不知者固在於是矣不期然而然之爲養

又曰天而生卽生而知之者上也以知養不知知之次也知之盛謂非聰明意見之知也當者常乎知之所不知也養之至而後得當故曰必有所待待者所以養也悠優涵濡俟其自得之也天人之際分別甚微毫釐千里故曰有患天生真人知卽不知無所待也是爲真知不逆寡以下皆言真人之知一因自然故能登假於道若此是不知之知也人而天者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漠漠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豎言若哇其嗜欲淡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四

不訴其入不詎偷然而往肅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而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卽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不知悅生惡死者與化爲體不訴不詎泰然而任之也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揆求其死後哉○呂吉甫曰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息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豎言若哇失其守也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愛生而求其生之所始

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筆乘云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則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矣心捐道者心一有所變即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者即老子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也

註曰此段專寫真人之無思無慮因其自然而然未嘗以知之所知有爲於其間也是純任乎天而不參以人故曰不以人助天

又曰學道者謂心息相依使息常納於踵則心亦退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五

藏於密室靜而不妄動此制心之說也真人心本不起故息自淡淡動靜如一非導引家守中之謂凡人屈之即爭而不能忍引之即動而不能制天機淺也天之動處非可槁滅者特淡者撓之而自寧淺者觸之而輒發亦得之天者有淺淡耳觀其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如上所稱皆言成德無所爲工夫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志字一作忘類機貌尸于云箕子名胥餘比干名胥餘申徒狄其質石沈河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寂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類大樸之名似秋殺物非爲威也似春生物非爲仁也喜怒哀通四時言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與物空者言無心於物故不奪物空無物不空故莫知其極也○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六

呂吉甫曰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澤萬世不爲愛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也異於凡民者士也忘高淡遺死生者役人也狐不借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惟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註曰此段總明真人之純乎天而不雜以人承上不以人助天而申明之也樂通物以下皆屬有心爲之而成非任天者矣

又曰喜怒哀通四時四時有生有殺不惟生與物空殺

亦與物生故曰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若祇生空而殺不空則其空有極矣○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方是亡身之真茲世所號為聖賢仁人君子者是也狐不偕一流特其亡身之可據者耳自真人視之皆為役人而已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濤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莊屈合諦

莊子 大宗師七

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為勤行者也
郭註夫言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陳詳道云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疎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不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濤乎進我色

齋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警乎連乎三者至為去為也悅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入之道至於去為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為本而已矣南華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斧之丘兵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入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為勤行者是視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譚友夏云禮刑顛倒一川先王用刑制禮初心被此老識破矣○藥地曰濤淵停濤與乎止我德者正容悟物也悅順也目擊道存也似世似世法之屬責也連閉者連環巧閉也○此形容真

莊屈合諦 莊子 大宗師八

人之大機大用也妙在說真人似庸陋人處入泥入水祕實顯權正於似處描寫
註曰此段言真人應世之迹與俗無異而皆出於天不出於人即刑禮知德世所謂治天下之具無不用之特此以人為而彼以天為也○以知為時者時至而事起本無知也以德為循者循其固然未嘗以為德也此一句繼承上文見真人之德不假人為自然而然所謂天而生也即人事盡者亦可以至猶登山者足能勤行皆能至之而人亦以真人為勤行耳不知其皆天也

又曰王治先禮而後刑以刑翼禮也此則先刑而後禮反以禮翼刑莊子以禮樂刑法皆應世之粗迹等迹耳刑與禮無別而用之則刑更切於禮故曰以刑爲體以禮爲翼體者猶言爲之主也非斬斷不足以立法因其畏也故曰緯乎其殺也翼者以之相輔也非等威不足以定民因其習也故曰所以行於世也是以後世稱申韓刑名之學皆原於老莊張文潛言老莊清靜無爲遣去情累而未流爲智術刑名何哉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

莊子合語

莊子 大宗師九

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張子此語猶言其後之所必至若此段則莊子學問本如此矣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啗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我我者人也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也○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生死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呂吉甫云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乎密也其不

莊子合語

莊子 大宗師十

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新傳曰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一所以一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爲徒抱一而一本無異同故曰與人爲徒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施而心實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則何以與人爲徒哉○副墨曰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不惡死之故好卽悅也不好卽惡也所以不好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卽天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兩忘而化於道所謂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付之兩忘至於生死大變亦兩忘之蓋

生死雖不一而其一者水嘗不一也

莊曰知之所知不一而知之所不知者無弗一也好之弗好之所爲一者未嘗有異其一也自然而然與天爲徒純乎天者也其下一而一也學而至焉與人爲徒盡乎人者也真人不爲天亦不廢人故曰天與人不相勝○天者統物之辭命則賦於物者也卓者天之所以爲天真者人之所以爲人即所以爲天者是也語有層次

又曰此段言真人無生死先分四種立論人世所好莫有甚於生者其好之衆人也而有厭生而樂死者

莊子合註

莊子 大宗師

其弗好之畸人也其一也一本無生死真人也其一也一一視生死女偶以下諸人也雖有天人之分而總之無益損乎其一天人不若勝同歸於天而已而以天而生不以人助者爲真人○命由於天而受於人故命有生而死而天無生死猶夜旦耳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言物情皆以天與命非人所能與也特彼所尊者天不知有焉○天之所以爲天也其在於人即真君是也生死萬變而此真君未嘗少變則生死何弗一乎生死本一則不妨出人生死必求所以脫離猶魚欲離于水以處於陸而不能相忘

於江湖也安見脫離者爲是而出入者爲非是非兩忘則無不一矣故曰兩忘而化其道是并忘其一也一即道也

大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空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記

莊子合註

莊子 大宗師

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言生死變化之不同逃故先舉無逃之極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含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不知與化爲一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漢至固各得其所空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故無內外無生死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遷而不得矣

○江通曰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昧者潛移於造化但觀已形之成迹不知造化之默運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於物之虧而歎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太玄言月缺其東不知其明於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管見曰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遷遷則不存矣惟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遷而皆存○浪杖人曰四箇我字可悲可痛自己七尺惡造化驅之全然作不得主有道者我載造化不靠造化載我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括來便用

莊屈令語

莊子 大宗師十三

何勞之有不知老之將至逸簡甚麼不說斷滅相曰日萬年息簡甚麼是以復有藏舟之喻

註曰此段言生死必不能無惟善生善死者即為無

生無死逆於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則生死一而好

惡齊故老死始終無有不善也即此便是中庸素其

位而行不顯乎其外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又曰凡有所藏者惡其遷也而不得所遷安所藏乎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生生死死一息不停只此

天下耳出此入彼安得所遷乎惟不得所遷而後無

藏而無不藏此謂以天下藏天下○特犯人之形而

喜之喜其形也形聽諸造化又有所待則知之所不知是也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也謂之一化言無有分別揀擇也○大塊載我以形必有無形者以形載之而出生老死皆形也無形者無生老死亦不受勞佚息者也形有遷無形者無所遷惟無所遷故一聽之自然之化聖人遊焉而皆存言無分別心也將者以今度之耳釋氏謂從衆生異類中行即是此旨○前云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則知天亦須善也天亦其天年不善天者皆為中道之天而非天年之終也

莊屈令語

莊子 大宗師十四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濫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猶韋即系韋顓頊以人彭之後夏封於豸韋顓頊言斗運
四維也現坪一作堪堪崑崙神名堪輿家言崑崙作訓
是也馮夷水神齊王傳作無夷山海經作冰夷淮南子
作馮遲有吾泰山神名禺強北海神名爾雅西至於王
母是國名穆傳西王母其國若也
山海經言西王母戴勝虎齒有尾

郭註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不神之神也不生天
地而天地自生斯不生之生也夫道無所不在而所
在皆無也上下無不格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
至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不得言久也終始常
無不得謂老也自希章氏得之至此列星言得之於
道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呂吉甫云
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也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十五

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
神我則不神雖鬼神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
則不生雖今日猶為太極也○筆乘云有情有信自
有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即
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
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

詰曰道字承上兩忘而化其道來極言道之無所不
在天地山川神鬼聖賢無非此道所為道即知之所
不知者是也是為大宗師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肇心所造其理則自古以固存者矣

又曰無為無形即在有情有信中有無動靜不相離
也萬物皆本於天豈有以與物哉聽物之自為而
已故曰自本自根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任川流之不
息而所為敦化者未嘗少動故曰自古以固存鬼者
造化之迹也帝者帝出乎震之帝也鬼帝之所以神
天地之所以生皆道為之也○太極太字當作六字
易言三極又曰兼三才而兩之陰陽之數盡於十二
陽六陰六故曰六極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總結上文
非專承西王母一語也彭祖傳說又因當時之所
稱者拈以相示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十六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
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
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
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
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
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

其名爲攫寧攫寧也者攫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
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詭於詭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
之始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
行也玄冥淡沉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
有始也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然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遺生
則不惡死故所遇而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
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
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
莊屈合詰 莊子 大宗師十七

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
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天與
物冥者物繫亦繫而未始不寧也物繫而獨不繫則
敗矣故繫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自然之理有積
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七重而標
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呂吉甫曰有聖人
之才者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道以體之爲正文
墨所論者乃其副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
聶許以至於詭行而至於樂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
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

也○循本日朝徹一朝而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
副墨曰上既言得道此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天下
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
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天下將迎成毀與接爲構一
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畏毀一心成之生滅殫殫其
有惡此者又欲撥而去之除生滅之心亦生滅也惡
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哉將迎成毀因其自至而我
無容心此則名爲攫寧謂於世棼擾攘之中而成大
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求成
者同乎哉○副墨以下言道得之語言文字而領之
莊屈合詰 莊子 大宗師十八

以心會之以神則己之朝徹而獨見者也○唐荆川
云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卽死死者未嘗死生生
者未嘗生
詰曰以上所言真人皆知天之所爲天而生者也自
此以下乃言知人之所爲者女偶謂子葵非其人則
知人之所爲者必聖人也真人不假聞知自然得道
聖人以知知道以聞聞道真人無終無始聖人則有
終始而善終始真人無生無死聖人則有生死而齊
生死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知之盛
也

又曰有聖人之才乃能行聖人之道夫有才而未聞道者衆矣然而徒抱道以獨善其身亦非聖人之道惟無其才也聖人之道未有忘天下者而學道自外天下始以至於外物外生朝徹見獨無古今無生死然後可以入世將迎成毀攬不失寧皆聖人所以爲天下之道也如莊子之流甘於棄世誠亦自審其才耶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莊屈合語

莊子 大宗師十九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蹠躡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大久矣吾又何惡焉

贅如贅瘤也蹠躡病不能行貌拘拘彎曲之甚診殘亂也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縣解○呂吉甫云浸假而化者凡三而子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是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通義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所有豈在七尺之軀哉

莊子 大宗師二十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而與之友故爲知人之所爲者也自是畸人一流

又曰其心閒而無事只爲識得破知得真耳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言從此遂去不用更揀擇留戀也只是一因造化亦奈何他不得生死得失之際如此自於患難得失之來一切如此安時處順蓋無所不因也而聖人之學亦不外是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風肝乎以汝爲土

子桑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鑄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大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但之也○人耳人耳惟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躍冶不能任其自化○呂吉甫云鼠蟲人之所甚賤

莊屈合詰

莊子 大宗師二十一

而氣形之散爲肝爲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體而問所至賤至惡者蓋以考子來之所安也成然寐遽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管見曰鑄金之喻蓋慮常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如躍冶之金亦祇以異而鎮鄒不可必得矣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何玄子曰自有好進者而錮足知止稱焉有輕生者而養生稱焉有貪生而無生稱焉聖人常享其中冥升不息不驚愚而爲怪起居無異異則息也詰曰陰陽於人不啻於父母則知人者氣之爲也此

所知者也太極卽在二氣中知之所不知者也善吾生善吾死所以養之也

又曰又將奚以汝爲只此又字足知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子桑戶孟子與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簞極相忘以生無所將將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問之使子貢往視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子貢趨而進曰取間闔戶而

莊屈合詰

莊子 大宗師二十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選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魯有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徂也之問隔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欲以生爲附養縣死以死爲決流潰癘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觀終始不知誰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傷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

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

此音誤據說

郭註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和同斯

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相濟斯相爲於

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

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

無愛爲於其間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二十三

有天下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

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

而理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吾與汝共之言

雖爲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已恆自在外也○呂

吉甫云孔子盛稱方外之高而已遊方之內子貢疑

其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所遊者跡所依者心

也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

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

○劉須溪云前兩段問疾一言死生之變一言死生

之理至此弔死獨言所以不死者○陶石簣云池沼

江湖皆水魚造水而已方內外皆道也人相與忘道而已盡定內外皆通方哉

註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雖分二種及其知之
一也一也者止乎知之所不知也子祀以下諸子必
欲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而樂死惡生是未能安於所
不知者也故分別言之於真人聖人外又有此種畸
人

又曰但識禮意而廢禮法是得天而忘人者也故曰
畸於人而侔於天天者方以外也人者方以內也聖
人遊乎外而不離乎內寧無事而生定以相造於道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二十四

不致相忘於道術也猶魚穿池而養給以相造乎水

不遽相忘於江湖也故寧爲戮民不爲畸人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

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

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

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

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骸形而無損

心有日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

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
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
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廖天一

莊子書作神乃
字郭註作空

郭註動而以天行非知之比也故曰進於知矣簡擇
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夏秋冬夏四時已耳已簡而不
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慊意而付之自化
也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則於當今豈
待所未知而預憂哉○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
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二十五

憂故哭而不哀靡所不吾也○夢爲魚夢爲鳥無往
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
無時而足惜也此與于祀以下所執之喪異故歌哭
不同○呂吉甫曰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
外死生之異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臨尸而
歌耶借孟孫氏以明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
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
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
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爲樂爲人而歎則
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

生無所喪死無所又也下疏云死後則死無足矣

而生無足歎也○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
故無情死○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
笑笑所以排排遣憂愁也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
及排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
順之○循本云進於知言勝於知喪禮者也上化爲
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
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己身也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
物以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
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哉乃爾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二十六

汝之稱與下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傷人則爾汝之
孟孫但覺傷人哭亦哭視其親猶傷人之親也若吾
人則不能乃必相與吾之矣然所謂吾之者正不可
知也因即夢覺以明之○劉須溪云死者化矣不知
化之將及已乎未也卷然若身爲物以待之苟非無
情何得不哭言化未化之間適可如此○口義曰驚
定還拭淚猶之造適不及笑也

莊子曰子祀四子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子桑
三人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撓挑無極相忘
以生是皆有心樂化而未能聽諸化者惟孟孫不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一待其所不知之化是能以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與人爲徒者與

又曰諸子皆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然意在就死

去生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故於生無所不簡孟孫

亦既簡矣而有簡之而不得者此知之所以進於

于也諸子於未化之時坐而觀化是以化爲可知不

能待不知之化也待化而不化不待化而化皆所不

知則一日未化且爲一日不化之事猶之夢一時未

覺且爲一時之夢而竊竊然知之自以爲覺耶駭形

卽哭泣不涕中心不戚世俗所共駭者也而無損心

莊屈合語 莊子 大宗師二十七

言其心未嘗不哀也且宅視生爲旦夕之旅舍而無

情死不以死爲反真而溺之也乃猶言如此也與德

充符子產曰子無乃稱乃字同義孟孫氏本無生死

特覺人皆哭死已亦哭之不拘世法亦不壞世相此

其所以居喪如此所謂簡之而不得也彼視物我皆

假然不以其假而急欲喪之且相與吾之耳矣夢爲

鳥則吾其鳥而屬於天夢爲魚則吾其魚而沒於淵

安知覺是而夢非又安知就夢而就覺邪造適者適

然自適不以笑名其適也獻笑者無端而笑非安排

以笑也若諸子之相視而笑以反真爲樂是自謂其

樂也是未死先安排有死之樂也此雖化未是不
之化也安排盡去聽其自然化乃入於廖天一是
知之所不知者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

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剝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矚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

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大無莊之失其美據梁

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

莊屈合語 莊子 大宗師二十八

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

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態雖自得貌藩
虛也域也無障子曰有
有瞳子曰特整碎也

郭註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無莊據梁黃帝皆聞

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爲之累夫率

性而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

也此所遊已言遊於不爲而歸於無師也○副墨曰

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而不爲義澤萬世

不為仁不為義不為義即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之義

語曰此段專闡仁義是非使人認取大宗師以為下
文顏回坐忘張本

又曰吾師以下四句即道有情有信一段樂括言之
所謂大宗師是也○乘成成字對黜言此所遊已
應上願遊其藩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
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曰可也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

莊屈合語 莊子 大宗師二十九

忘矣仲尼蹇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
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
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
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曠然與變
化為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無所不適何好何
惡哉同於化者惟化所適故無常也○陳詳道云枝
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
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
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

忘物去知而忘心冥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
我立忘而已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
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
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非造
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語曰顏回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所謂其不一也一也
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也惟忘仁義後
能行仁義忘禮樂故能用禮樂他日為邦之問應在
坐忘後也

又曰真人者天而人也聖人者虛人以合天者也喻

莊屈合語 莊子 大宗師三十

人者得天而遺人者也孟孫才無是二者而以善喪
聞魯國是不以天而廢人顏子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是即以人同天皆聖人之徒也女觚所謂學聖人之
道者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襄
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
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東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今裹飯而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歸震川曰安命然後能處貧賤貧賤然後能了生死○李湘洲曰透得貧富關過方了生死子曰未若貧而樂莊子終之以此正是學者頂門一鍼○五福有富而無貴六極有貧而無賤貧爲君子之常賤特衆人之見

詰曰子與子桑數子皆所爲畸於人而侔於天者此又於四人中拈出子與於三人中拈出子桑設爲朋友存問貧士嗟苦之情詞則所爲畸人者未嘗無人情亦不能不委於命然後知聖人之道中庸爲至當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三十一

也篇終以此段作餘波不事軒輊自然差等

又曰思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是未嘗不苦貧則亦未嘗不惡死與俗情無以異也以爲命而安之中庸居易以俟命孟子順受其正卽此旨也從上破盡死生至以死爲反真以生爲贅疣皆是不得以逆情而言要人居易要人順受耳然非識得知之所不知則居易順受固未易言

李裏一曰大宗師一篇言了生死終之以言貧何也世俗凡夫惡貧甚於惡死貧富甚於貪生朝經夕營者死不休患貧故耳不去此惡貧之心便不能去情

死之心不去此嗜富之心便不能去悅生之心夫人生死貧富任其自付誰能遠之故曰生死命也又口我之至此極者命也夫通於命者忘貧富斯忘死生矣故言桑戶之貧於坐忘之後

袁石公曰聖人之道止於治世卽一脩齊已足而必言性與天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也天者非人也非耳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我相盡卽道無我而天下之耳目意識俱無矣人相盡卽教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淨土淨曰位胎卵滅度曰育衆生墮地死業已立驚利趨名豈信有死文士以立言爲不死神仙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三十二

以留形爲不死二乘以寂滅爲不死捨生趨生焉知大道夫道何物而可以己意趨捨之哉聖人卽生無生故不舍生不趨生善我者無體諸法同體也善行者無時古今一時也伏羲神農至今猶在善閑者無果無因非果也

總誌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道之所以爲道天之所以爲天於人爲知之所不知所謂大宗師是也有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不以知知也真人是也知人之所爲者盡人以合天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養者優游不迫以俟

其自得之故曰有所待而後當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其辨其微當不當未可定也當謂當於其所不知者聖人之徒也惟真人而後有真知真人者不以知知自合於所不知者全乎道而無心全乎天而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不惟不知生死并不知所以生所以死是爲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自適其適無爲而爲其見諸容貌者不期然而然也施諸事業者皆當然而然也此其胸中無好無惡無取無舍無生無死而總歸於一無分別心也是故不惟悅生惡死者爲不一卽

莊子

莊子

大宗師三十三

舍生趨死者亦不一也夫生死豈人之所能趨舍哉有命焉莫適爲之天也天亦不知其然而然有卓焉者所謂真宰是也吾一聽乎此則安所悅惡於其間何必悅生而惡死亦何必死是而生非乎固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有得於道者生老病死無不可也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也夫生死萬變而未始有極由此入彼安所遯乎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一任其自然無有分別道本無分別也故曰一化之所得是故真人者不言道而自與道一者也道也者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惟有也故可得而可傳惟無也故

莊子

莊子

大宗師三十四

不可見而不可受鬼神天地帝王聖賢無非得此道者生知學知中行狂狷無不可以傳此道也女偶欲以聖人之道教聖人之才學知之事也由誦讀以翹諸疑始誦讀者知之所知也疑始者未始有始知之所不知者也子祀子來四人及子桑戶三人所謂狂者之流也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是樂死而惡生也是皆有得於天而未知天之不外於人也有見於道而未聞聖人之道也惟孟孫才庶幾近之孟孫氏於死生之際既已脫然而復以善喪聞魯國世諦已盡而不壞世相殆猶而有得於道者也雖然猶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必由仁義禮樂而得聖人之道乃能忘乎仁義禮樂許由漢斥仁義誠惡意而子以仁義累道也顏回自博文約禮以來無日不從事於仁義禮樂而一旦盡忘之以至於坐忘離形去智同於大通人盡而天見是殆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聖人之徒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豈有死生得以惑之哉不幸短命所謂善死者是也然則知人之所爲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莫顏子若矣夫顏子之不爲生死所惑於何驗之於其屢空驗之

尊顯陋巷不改其樂而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則其
不惡死而悅生亦不舍生以取死槩可知矣蓋貧富
之關不啻生死也透得貧富關即能透生死關矣故
莊子復設子與子桑貧居問荅之詞以見二子平時
所以處貧如此故臨時所以處死如彼為顏子作證
據也莊子以聖人下於真人一等畸人自成一家耳
意中所謂聖人者仲尼也仲尼之徒首推顏子故於
篇中再舉之尊顏子所以尊仲尼也李裏一謂太
師者蓋尊仲尼以為萬世師重其然乎

莊屈合誌

莊子

大宗師三十五

應帝王

郭註夫無心而任其自化者應為帝王者也○

張南軒謂帝王者聖賢之餘事孟子三樂王天

下不與存焉莊子只以一應字攝之

郭曰應帝王者本無心於帝王時至則起而應
之耳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
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

莊屈合誌

莊子

應帝王一

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藏仁懷仁心以結
人也徐徐安穩貌

郭註有虞氏之與泰氏子知子之所不知耶然則物

無知耶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所謂不知之

非知耶四問而王倪一荅以不知○唐荆川云盲舜

猶有意尚是出於人道而非出於天道也未始入於

非人泰氏之於天道不期而合也

一語曰關尹子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

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四問而四不知不知即道也聖

人體道冥知使天下共由於道而不知斯為帝王之

至治也有虞氏猶孟氏所稱之驩虞秦氏猶綽耳
隨意造立非真有此世代也

又曰藏仁者不見有仁之迹也以之要人以之得人
其治未嘗以人爲也而未始出於非人情以感人信
以動物德以澤世何嘗藏仁乎而百姓徐徐于牛
馬自適而不知誰爲之者其治亦絕遠於人矣而未
始入於非人○一說未始出於非人猶未有加於人
也未始入於非人猶未有減於人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
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莊屈合語 莊子 應帝王二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螭負
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麋鼠穴乎神丘之
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聖人之治也
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
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筆
乘云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
謂之欺德○又曰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
正人爲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惟確乎盡其性命之

能事而已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正也

註曰以己出經義式度而治人是非自然之德祇以
愚民而已是爲欺德

又曰聖人之治天下使天下自治而已其治在內也
而在外乎若徒外也則一切取正於聖人而後行矣
夫人各有其能各能其事聖人之治使人確乎自能
其事而已若正而後行是必教之使能可勝教乎彼
之能事聖人有所不知彼自知之聖人所不及信彼
自信之利害之端其見甚決經權之變其事適宜確
平行之無所疑阻聖人任之而已鳥自知避害鼠自

莊屈合語 莊子 應帝王三
知避患萬物固已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天根遊於殷陽至寥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
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
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壤之野汝又何用治天
下感子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澹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莽眇輕虛狀墳
法也音詣泉也崔本作爲按 墳猶墳場也昂
古文爲字作爲以此而說

郭註與造化者爲人則任人之自爲不治而自治也
○筆乘曰豫者言有先於爲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

求爲天下於天下則後矣與造化者爲人與化俱運
任而不助也乘莽眇出六極超陰陽也無何有之鄉
道之域也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合氣者
其息澹淡而歸於至虛也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
蓋無意於爲天下而爲天下之道莫妙於此矣

詰曰聖人之治天下未嘗求之天下也但治己而已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於禮樂政刑乎何有遊
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即致中和之
學也黃帝問治天下之道於廣成子爲廣成子所訶進
問治身乃始歷然起而語以至道皆此旨也

莊子

應帝王四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竊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
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出猿狙之便執柝
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
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竊疾如竊應聲之疾強梁強貌也胥易刑徒
卒更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猿即狸藉繩也
也
呂吉甫曰竊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
微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所自出學道不勸則

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能有技則勞其形思有係則
懷其心虎豹猿狙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
怵心而爲天下困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本
義曰天德不可爲首竊疾強梁而可以學道乎君子
以泄衆用晦而明物微疏明屬垣之耳察淵之目而
可稱學道不勸乎聰明人主壽氣足以土崩瓦解者
也

詰曰竊疾強梁言其敏而猛也物微者理無不窮疏
明者見無不到而又加以力學不勸此當世所稱聰
明才武之主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所謂出作入

莊子

應帝王五

息帝力何有於我哉孟子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
者是也惟功不自己故有莫舉名惟民弗恃故使物
日喜確乎能其事而已以爲皆己之能也此爲不測
之神化而無有之至道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
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
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
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霑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變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言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

莊子

莊子 應帝王六

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弔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衆雖無雄又奚卵者言受訓未化也鯢桓鯢魚一作茅靡三淵外有濫沃沈雍沂肥之潘爲九莫勝一作莫朕審音聲一云當作蟠聚也循本云當作渚郭註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

莊子

莊子 應帝王七

也淵默水常無心順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卽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呂吉甫云地與陰同德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不動也不正不止也機者動之微初見濕灰以爲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大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莫得而相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弔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於動止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循本云杜德機閉藏不可見也杜權則閉藏中却有權安正與杜德機相對太冲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卽衡氣機也衡平也處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潘光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於水而如光汁也止水之淵以泥地文

莊子合註

莊子 應帝王八

凶同患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以此

語曰此所謂立於不測遊於無有也惟無有故不測一無所得而後爲得道卵以喻其中之有得也與下文虛字相反壺子三機皆先有以示之故季咸有以見之至於末後示以無所示而季咸始無所見未始出吾宗非實有宗可守也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忘已并忘道也則壺子一遊於無有而已以此宅心卽以此應世內聖外王寧有異道哉

又曰釋氏有他心通者凡起一念卽能知之一念不起則不能知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無所於心虛之

至也達磨示梁武帝以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卽此是不知誰何之宗旨惜武帝之不契也壺子亦表法之名取其中虛無有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尸主也府聚也

郭註無爲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爲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呂

莊子合註

莊子 應帝王九

吉甫云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盡其受於天者如此語曰上文稱壺子以虛爲其道此段言應世之法不外乎虛故曰一虛而已順物自然而毋容私雖於天下無不爲而實無一爲豈有天下足以累之乎故曰能勝物而不傷

又曰盡其所受於天是知人之所爲者蓋盡人以合天者也所受於天者本無所有亦何所得見有得者

與道遠矣。壺子斥列子曰：「而果得道與？」正與此得字相應。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喻有象，忽喻無形，混沌清濁未分，喻自然也。儵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為也。渾沌和合貌，譬無為也。

郭註：為者敗之。○呂吉甫云：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非有非無，所以合合之也。儵忽雖異於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曰待之甚善。知其莊屈合語。
莊子 應帝王十

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樸之不散，不可得已。○管見曰：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交化也。

註曰：儵南忽北，各為其所為。渾沌居中，無為而聽其所為。此渾沌之善於待儵忽，即善於為渾沌也。儵忽所為，即渾沌之為儵忽之竅，即渾沌之竅而必欲使渾沌自有其竅而鑿之，則渾沌死矣。渾沌死，儵忽亦無以為帝矣。然則應帝王者，亦惟存其渾沌之德耳。

帝王而自有其聰明，是大亂之道也。

又曰：太極即在陰陽中，離陰陽無太極也。儵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舍儵忽無渾沌也。儵忽欲鑿渾沌之竅，豈別有渾沌可鑿乎？亦自鑿耳。幸以無竅謂之渾沌，有竅則渾沌死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惡其鑿也。」帝王之治，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鑿以為智，天下脊脊多事矣。

總註：既有得於大宗師，則生可也，死可也，富可也，貧可也，匹夫可也，帝王可也。時至則起而應耳。莊子所謂緣於不得已也。其應帝王亦不異其所以為匹夫。莊屈合語。
莊子 應帝王十一

者內聖外王無二道也。有虞氏未始出於非人，秦氏未始入於非人。人者有為之治也，非人者無為之化也。有虞氏希心無為而究不能無為，故曰未始出秦氏。聽其無為而求其無為，故曰未始入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治外者，以文具粉飾而已，必使之各正其性，各遂其生，各治其事，則彼亦自正矣。遂矣，治矣，鳥自能避矰弋之害，鼠自知避熏鑿之患，聖人又何事焉？吾惟不擾之而自治，故曰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又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鵠疾，羸羸物微，疏明學道不勸求治太甚，豈惟病天下適足

以自病王安石一流是也明王功不自己化不自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出作入息帝力何有於我天下
自治耳惡用治天下立乎不測遊乎無有惟無有
不測也夫聖人別無一法即其所以事心者
世以無所治為治心亦以無所得為得如列子必中
有之季咸乃得而相之道本無有猶雖而無雖本無
卵也無所有又奚窺焉季咸不能窺壺子亦以其無
有而已壺子初示之使見其杜德機再示之使見其
善機再見其衡氣機或有或無或有無不起皆有以
示之故皆有可見直至末後無可見而神聖之技始
窮無他虛而已虛者道之所宗未始出者非欲虛而
自虛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虛之至也易曰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至此境界不惟人所不知升已亦
不自知神聖焉得而相之哉列子雖聞而力學終屬
勉強未能至於無心欲化其封而究不能化一以是
終而已是故不必無名不必無謀不必無事不必無
知但無為尸無為府無為任耳惟一出於虛故能盡
無形而遊無朕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得而
無得者也譬之於鏡夫鏡未嘗不應物而實無所藏
其至也不迎其去也不將既應也不藏故能照而

不傷所謂明鏡不疲於燬照也若不藏而亦不能應
一頤容是能絕物而不能勝物者也惟應而不藏
一不不應應帝王之宗旨盡於此矣南海之儵北
海之忽中央之渾沌
有不能相無而儵與忽時相
遇於渾沌其未嘗離渾沌可知以渾沌之無為聽儵
忽之有為可也而儵忽以吾之有為皆渾沌為之也
因而求渾沌之所以為則鑿矣是不任自然之過也
任自然雖有為如儵忽無非渾沌也不任自然雖無
為如渾沌而亦鑿而死莊子以自然為宗亦欲保其
渾沌而已故以終此篇即以終七篇也

楚辭屈詰自引

楚辭自東京王逸爲之章句宋洪興祖爲之補註而楚
無咎又取漢唐宋以來諸疑作續之於後統謂之楚詞
然觀王逸小序則屈原所作原委分明與諸作不相清
也紫陽朱子遭僞學之禁讀其詞有所謂往者余弗及
來者吾不聞慨焉悲之題取王氏及洪晃之書爲之刪
訂以成集註集註之善在遵王逸之章句逐句解釋不
爲通篇貫串以失於牽強也以屈子之憂思悲憤詰曲
莫伸發而有言不自知其爲文也重複顛倒錯亂無大
而必欲以後世文章開合承接之法求之豈可與論屈

莊屈合詰

屈詰引

子哉吾嘗謂其文如寡婦夜哭前後訴述不過此語而
一訴再訴蓋不再訴不足以盡其痛也必謂後之所訴
異於前訴爲之循其次序別其條理者謬矣故因朱子
之集註更加詳釋不立意見但事詰釋則見其情緒之
感觸有無端而生者有相因而起者意之所至忽然有
詞詞同而意固不同則亦未嘗無次序無條理也故於
離騷析詰之後又爲之總詰焉至於九歌本楚南祀神
之樂章原從下廟改正之雖其忠愛之思時有發見而詞
篇篇皆託興以喻已志若騷矣天問則楚先王之廟及
公卿祠堂壁上所圖畫古蹟及諸怪異之事原一一訶

原缺

莊屈合詰目錄

屈子楚辭

離騷經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殇

禮魂

莊屈合詰 屈子 目錄

天問

九章

惜謫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目錄終

莊屈合誌

屈子楚辭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離騷經

班固曰離猶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洪興祖曰釋文無經字蓋後世之士尊而名之非古耳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或曰騷爲文中一體近於風風之與騷猶古詩之與樂府也離則篇中有云何離心之可同又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又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一

云判獨離而不服具見此義

〔註〕曰離爲遭騷爲擾動擾者屈原以忠被讒志不忘君心煩意亂去住不寧故曰騷也若云騷是文之一體不知騷體卽自離騷始也經字自是後人尊稱據王逸稱漢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經之稱其由來也舊矣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水父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

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

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

屈原屈原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

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

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譖許

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

行不聽而往遂爲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

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譖言遷屈原於江南

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

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

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沉而死淮南王

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

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矍然泥而不滓推

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

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

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

庚寅吾以降 臣側身反又于庚反降叶平攻反苗音

也 庚寅吾以降 臣側身反又于庚反降叶平攻反苗音

集註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

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至楚武王生子瑕受屈

為卿因為氏原自述與君共祖見恩深而義厚也

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貞正也厥隅也正

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庚寅其所生之日

也

詰曰開章泝陳氏族見已為國宗臣誼無可去古上

下通稱朕謙詞也朕者眇小之稱胎中初有微形曰

朕猶云兆耳詩云維岳降神原曰吾以降其自命亦

不凡矣

集註

屈子

離騷經三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

余曰靈均

一作靈余

集註皇皇考也揆度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

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禮生子三月父名

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故字雖朋友之職亦父

命也○汪瑗曰王臣以正則為釋原名以靈均為釋

平字○張鳳翼曰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

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以善名

詰曰初度猶初生也覽揆揆度也猶今初生為推測

臨命也意其生必有異於常兒故名以平而字以原

高平曰原高而能平所以為之也故原因君之見疏

而博念親之錫名字之義

紛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江離與辟芷兮

紛其芳以爲佩

紛其芳以爲佩

集註紛盛貌重再也修長也能才也江離說文云薜

蕪也辟幽也芷香草生幽僻處故名紉續也本草云

薜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

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佩飾

也記曰佩帨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

詰曰內美以質言修能以才言修能猶云長才也重

集註

屈子

離騷經四

之言既有其質又有其才也扈與護同扈蘭紉芷所

謂被服禮義涵濡道德學問之事也○以上三章始

述氏族次及厥生詳其名字稱其德美不嫌盛自表

章古人為文自序本末往往然也若司馬相如殆以

自序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之徒類有自序之篇皆

本諸此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

夕搴洲之宿莽

汨于華反搴說文作搴阰音毗搴一作攬洲上一有中字莽莫補反

集註汨水流去疾之貌寒拔取也阰山名木蘭本草

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橘高數仞去皮不死搴采也

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詰曰此言其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木蘭指碩德之子
於上者宿莽指舊德之遺逸於野者二者雖霜雪
摧傷志節不毀故與之朝夕以益勉其所不逮也上
文言居身芳潔此則親近高賢與共圖國事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遲暮忽一作留

集註淹久也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蓋託

詞而寓意於君也○李陳玉曰美人舊以況君然於

卜文靈脩既云婦悅其夫之稱而篇中復云衆女嫉

莊屈合詰屈子離騷經五

余之蛾眉則美人以自況明矣言宜及其盛年兄用
於君也

詰曰美人自況爲是臣之於君猶女之於夫故坤曰

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以零落況遲暮與下文及榮

華之未落相應○以上二章言欲及時效用然其求

進亦太急矣玩汨余不及二語已伏壽命不永之幾

後世賈生亦以年少而早計憂國卒求鵬鳥之咎有

以夫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棄騏驎以馳騁兮來

吾道夫先路

來一作乘一作策馳騁同
度路二韻下一皆有也

集註三十一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言君何不及此盛
壯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來隨我則我當
爲君前導也

詰曰壯原自謂也撫壯棄穢言宜及其壯而用之老
則無能爲矣穢字承上草木零落來所謂蕪穢也度
法也原見楚國種種多可改之度宜乘已壯年以速
改也下二句言國有才能足任馳騁然必吾爲前導
以趨於正使不蹈夫邪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

維紉夫蕙芷

菌渠阻反或从竹
蕙昌收反一作芷

莊屈合詰

屈子離騷經六

集註三后禹湯文武也衆芳喻羣賢言三王有純美

之德以衆賢輔之也椒木實之香者中或地名桂本

草云花白葉黃正圓如竹蕙本草云蕙草也生下濕

地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薜蘿可以已厲或

云卽苓陵香也

詰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芷一味芳

馥可親雜字着眼惟雜而後可以得純粹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

惟捷徑以窘步

耿古迥反又古幸反昌一
作留一作倡被一作披

集註昌被衣不帶之貌捷邪出也徑小路也桀紂之

亂若被衣不帶獨以不山正道而所行感迫耳

詰曰導道則迂由徑則捷耿介言不為捷徑所惑昌

被言不出道路以行得路者安坐而至窘步者覆轍

以工學言必明有止二種以起下文黨人之為

集註惟思忘也偷苟且也君車宜安行于大中至正

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

詰曰於此處纔出黨人惟君不能信賢故小人得以

莊屈合詰

屈子離騷經七

植黨如上官于蘭新尚鄭袖輩內外一氣以成朋比

是也偷樂但顧身家不顧君國圖目前不圖後來耳

幽昧險隘所謂捷徑也偷樂與憚殃對黨人所為樂

原所為殃而者偷其樂之在已憚者憚其殃之在國

故曰豈余身之憚殃原所以被讒者在此敗績猶春

秋書其師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今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今

一作

反信讒而齋怒荃北全反一作孫一作音孫一作齊一作齊

集註踵足跟也武足跡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跡

耳荃與孫同陶隱居云冬時溪側有名溪孫者極似石上葛蒲而葉無脊蓋亦香草借以寓意於君也齊炊備疾也

詰曰忽奔走言見皇輿之將敗不自禁其奔走耳先

之後之將以持危扶顛也嚮使有導夫先路者豈及

此哉先路固與前王方駕即今先後之猶可以及其

踵武而君反信讒人之言以原自伐其能而蓄怒以

相待也齋者如蘊火而未發也

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

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忍上一有余字舍尸夜反一無二也字

莊屈合詰

屈子離騷經八

集註蹇蹇難於言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

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蹇吃然也舍止也言知忠

言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靈脩婦悅

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一云蹇蹇當作

蹇蹇本蹇卦六二爻詞孔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詰曰忍者忍而不出猶捫舌也不能舍是終不能忍

也上文奔走先後正其蹇蹇忍而不能舍於忽然處

可見不期然而然也惟靈脩之故即蹇二所謂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以上數章述被讒之由蓋愛君之

至以帝王望其君乃因以見罪也

口黃皆以為期兮羌平道而改路此二句洪興祖後章始釋羌義疑此後人所增羌起平反

集註曰者敘其始約之言也黃昏親迎之期羌楚人

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為也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

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耶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傷靈脩之數化一無夫字數所復反

集註成言要約之言悔改也遁移也數化謂君志數

變易無常操也

話曰悔遁承成言來將悔其約必先有支吾之詞所

莊屈合話 屈子離騷經九

謂遁詞也蓋君心之離已久至悔遁始知其有他而

猶不忍離也不難者難也化謂見化於羣邪數者君

心非無覺時旋覺旋昧久而不自知其化也○以上

述君之見疎勢不能不離篇末何離心之可同將遠

遊以自疏意已伏此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

雜杜衡與芳芷畹古畝字莫後反叶滿彼反

集註滋蒔也畹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也六尺為步步

百為畝畦隴種也杜衡似葵而香葉似馬蹄俗云馬

蹄香

話曰從上所稱蘭芷言已之懷芳以為德也此則廣

集衆芳以人事君之義也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

以勵國士固有進賢之職木蘭宿莽其所朝夕者也

蘭蕙蘅芷其所培植者也原既有不難離別之思顧

念羣賢不能不惓惓焉

蕝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

今哀衆芳之蕝穢峻一作後音後萎於危反

集註峻長也刈獲也萎病也絕落也○張鳳翼曰萎

絕黃落也喻讒邪害我何傷但恐衆賢見之喪氣不

自倚耳

莊屈合話 屈子離騷經十

話曰萎絕自喻謂稿死也蕝穢芳華委地與惡草同

為荒穢也埃時將刈本欲厚其培養以冀連茹而豈

知已之先萎絕乎已廢而衆芳俱盡矣所傷者不在

一已而在衆芳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慙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

兮各興心而嫉妒婪音藍又力合反慙一作焉索音索一無已字量力音反

集註慙滿也楚人謂滿曰慙以心接心為恕害賢為

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心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

他人謂與已同則各生嫉妒之心也○黃文煥曰興

心者屬之輒起不待我之開罪也各興心者不謀而

同不待彼之合商也

語曰競進貪婪則當時用人非賄不行求索者求疵而索癥也求索乃所以爲貪婪之術也內忽量人不

信世有進賢爲國之事有一於此羣起而嫉妒之矣此衆芳之不獲進用以至今也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騫音務

集註騫亂馳也冉冉漸也○張鳳翼曰馳騫追逐求財利也

語曰馳騫追逐謂將同乎流俗委曲從時以冀賢人莊屈合語屈子 離騷經十一

之進用乎而卽決之曰非余心之所急余與羣賢所樹者修名也冉冉老至矣世所急者身之不見用余所急者名之不立也名立何必進用乎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顧領亦何傷姱音瓜反顧音感反領音合

集註苟誠也信實也練要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顧領食不飽而面黃

語曰信姱其姱足自信也練謂老成諳練要謂提綱挈領爲國樹人止要練之實務也已既有其內美又

所樹皆衆芳斯其信姱以練要也此言衆芳既不見

采而墜露落英爲人所棄音正可與朝夕耳吾誠足

以自信但飲露餐英至於顧領亦足以慰矣上二句應前哀衆芳之蕪穢下二句應前雖萎絕其亦何傷

擊木根以結藍兮貫薜荔之落葉嬌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纏纏擊音覽一作擊音妍反藍一作芷纏音徒

集註薜荔香草緣木而生薜花莠類紛紛然若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纏纏素好貌○張鳳翼

曰擊持也貫穿也矯制之使直也索胡繩喻已以道義自約束也○黃文煥曰惜芳之至不使有一之或

遺凡屬既凋者總而聚之結爲貫焉矯矯胡繩莫音莊屈合語屈子 離騷經十二

珍也苟吾自珍而已語曰上言飲露餐英足以共朝夕矣而薜荔衆芳又爲一一收拾不忍棄之蕪穢也正如好賢者錄其寸

善足爲儀刑輯其片言可以銘佩耳○以上數章言已之不特正己以正君也又廣樹人才以供國用而

今皆已矣旣傷靈脩之數化又哀衆芳之蕪穢原何

以爲心哉

卷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卷一作塞

集註塞難也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

投水而死

詩曰上述種種情事至此忽自傷其寒也言吾之所為皆法前修而違時尚固宜其不周於今之人也不周下所云不周容也勢不能容唯有一死既以去彼礙眼之物亦以了吾尚友之願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幾居依反羈居宜反謇與諝同言信又音替

集註脩姱謂脩潔而美好幾羈以馬自喻體在口曰謇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諝諫也詩曰諝予不顧今詩作諝諫也言廢也

屈原金部 屈子 離騷 十三

詩曰太息掩涕承上文來言已廿一死而已知斯民生何脩姱幾羈蓋居身芳潔而動循禮法者雖自知不能見容亦不意朝諝而夕廢如此其速也

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幾音平去 一作是

集註纁佩帶也中重也雖九死不悔況但變替而已

予

詩曰蕙纁指其懷芳上所云紉秋蘭以為佩是也攬茝指其樹芳上所云攬木根以結茝是也言既以孤芳見替而又以對芳益加罪焉然此為余心所善植

詩天性死且未悔廢替何足惜焉○以上三章言見替無他過即以已之所善為之罪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天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諑音卓

集註浩蕩無思慮貌爾雅云徒歌謂之謠方言云楚南謂謔為謠○李陳玉曰浩蕩謂其願大欲奢謔人害人必先進蜚語中之謠歌其一也謠謔也謠如木栳之栳釘入人罪牢不可拔蛾眉加以善淫永離別矣

詩曰不悔於已亦無怨於人惟怨靈脩度量之特大莊屈金部 屈子 離騷 十四

耳民之好惡甚公惟浩蕩不能詳察民心黑白莫分而謔間易入矣蛾眉見妒情所必然諶以善淫無所置辨謠諑二字最巧最毒借謠為謔諶不自己出其說乃行

同時俗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佞音面錯音措追音占隨字

集註佞背也錯置也追曲舍直而隨曲也洪興祖曰佞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

詩曰言已之見妒因好循規矩繩墨而不合時宜

既不能如其工巧又不能效其周容周容者不分氣
類但與已合則無所不容所以能化正為邪也度法
也。○循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交又對法杜子
美古詩有之。○又曰初王使原作爲憲令楚昔弊政
多所釐革上文所云何不改乎此處是也原一遵規
矩繩墨以爲度故使奸邪無所容原替而法廢則盡
棄其規矩繩墨而周容以爲度矣原之被譏早伏於
王使造令爲羣小不便之日也其鬱邑佗僚不惜其
身而惜其度也

他鬱邑余佗僚今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

莊屈合語

屈子

離騷經十五

今余不忍爲此態也

他徒渾反佗救駕反
溘救非反溘若合反

集註他憂親佗僚失志貌佗猶堂堂也又立也僚仕
也皆楚人語溘奄也

詰曰他從屯積久也積此鬱邑種種以至佗僚行住
皆不寧也窮困於此時承時俗之工巧如此已獨不
能固應困窮也生非其時非溘死則流亡而已上言
忍而不能舍此言不忍爲此態一忍一不忍其忠直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勢易之不羣今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乎
異道而相安勢難利反圓一作同

集註勢執也不羣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不與衆
鳥爲羣也周合也員鑿方枘不能相合以其異道故
不能相安也

詰曰既傷生非其時隨復自解言勢易不能與凡鳥
羣不獨此時爲然自前世以固然矣方圓必不能周
異道必不能相安窮困固其宜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
之所厚攘而辛反
詢一作詭

集註抑按也攘除也詭恥也言已屈志含忍也自怨
既脩以下至此五章一意爲下章回車復路起

莊屈合語

屈子

離騷經十六

詰曰異道既不相安若欲與之相安必極其屈心抑
志雖尤與詭一置不校自行排遣可也然爲此甚苦
固不如溘死之爲愈矣清白不受汙染也死直守直
不回也伏者伏法之伏今時之法清白者死言應伏
此法以死也死爲今人所笑爲前聖所厚法前脩祇
合見重於前聖耳。○以上三章以死白矢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佇直呂反
回一作迴

集註察明審也延引頸也佇竚立也追悔前日相視
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引頸竚立而將旋轉吾

車以復於路庶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而覺悟也

話曰業以死自矢矣而又竊疑焉恐吾所以事君之術猶有未盡徒自枉死耳雖云九死未悔若是則死有餘悔矣悔吾之道夫先路者其相道容有或差故便君不見信至於迷路也延佇將反蓋不忍決絕之詞果前此之未察則不難回吾之車引君以復於路倘君翻然以從則行迷猶未遠也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離力智反一無復字

集註步徐行也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

莊屈合話 屈子 離騷經十七

芳香以自潔清也○張鳳翼曰此以下言修吾初服話曰步馬馳息皆延佇之情事既惓惓不能忘君而又自付於進退之間進則君已見疏必不相入徒自離尤退則可以從吾所好脩吾初服不失其故吾也延佇將反之志於此又作一轉

製菱荷以爲衣兮襲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余情其信芳集古集字

集註菱陵也兩頭銳紫色本草云蓮其香爲荷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此與下章卽所謂脩吾初服也○李陳玉曰吾身雖退而被服愈益芳潔但要自

信得真安問知不知哉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糅救反

集註佩玉佩也陸離美好分散之貌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昭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也

話曰既決意退脩則不妨高冠長佩益遵先民之法服矣芳者外揚澤者內浹雜糅則表裏皆香自幸處茲濁世能潔身以退本來光明宛然固在使求周於今之人則昭質虧矣

莊屈合話 屈子 離騷經十八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縕匹賁反

集註荒遠也言雖已回車反服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庶幾一遇佩服一愈盛而明志意愈脩而潔也

話曰退脩初服自誓一往不反而忽反顧情終不容已也反顧之餘還以游目宗國既已絕望四方庶有知之者乎佩益繁而芳益盛任吾之真行古之道雖四荒亦不吾知可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今豈分心之可懲

集註言獨好脩潔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支解終不
懲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五章又承上文清白
以死直之意而下為女類晉子起也

話曰自言性不可移民生各樂其樂亦從吾所好而
已此是於憂憤無聊之中自尋樂處懲謂懲楚人之
摧抑應當改道以從時矣骨化形消此心不以何摧
抑之足懲哉○從前決志一死自悔相道以下又不
忍遽死展轉去留尚欲存其身以有用也不得已而
思往觀西荒又以好脩之性終不可改柳下惠所云

莊屈合話 屈子 離騷經十九

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忽此忽彼旁皇莫定則惟
終於一死而已

女類之婢媛兮申中其嘗予曰鮫婢直以亡身兮終然
歿乎羽之野類私偷反婢音婢婢音反一作

集註女類屈原姊也婢媛眷戀牽持之意日記女類
之詞也婢狠也言堯使鮫治洪水婢狠自用不用堯
命殛於羽山以屈原剛直太過將如鮫得禍也

話曰原自信心不可懲忽述女類之晉通國惟一姊
關切耳言女類知原終鮮兄弟此身關係非輕故深
慮其歿死也原志體解不懲類乃欲以死懲之凡原

之自命為德美者姊皆晉之為禍端原一無可辭辨
蓋於姊情之切益見原志之貞白是女類實語非設
詞也

汝何博譽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黃蕪施以盈室兮
判獨離而不服黃自責反

集註黃蕪也蕪王芻也施泉耳也三物皆惡草以
比黃侯盈室喻滿朝也判別也言不與眾同也○黃

文煥曰博譽好脩原自以為姱節姊以原罪正坐此
姱非世俗之所服原自負其能姊以原罪正坐此

話曰譽難於言而必欲言也博譽知無不言也博

莊屈合話 屈子 離騷經二十

而兼以好脩可謂紛有姱節矣紛可忌獨尤可忌以
舉朝皆非類也惟紛獨姱故判獨離

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
何焚獨而不予聽焚一作楚並渠楚反

集註焚孤也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故歎時莫已
知也

話曰此亦述女類之言上余字為原言也下余字白
指姊第一體皆可以為余也世並舉猶言舉世也言

舉世朋黨而汝焚然一人同氣者惟予耳而寧不平
聽耶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

重華而敷辭沅音元敷古陳字

集註節度也喟歎也憑滿也志盛貌左傳列子天問

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間

〔註〕曰聽姊言疑已之過直失中道也節中節其太過

以合於中依前聖者依乎中也至是始喟然知已之憤懣為過所以備歷此窮困耳姊所言極鮌者舜也

試濟沅湘就重華而叩之鮌以婞直見誅豈伏清白而死直者亦在所誅乎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二十一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衞衞一作巷與巷同叶平貢反

集註九辯九歌禹樂也啓能承先志續敘其業故九

州之物皆可辯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夏康啓子太康

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衞宮中永巷也言國破

而家亡也此為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

〔註〕曰禹啓世濟其德以有天下再傳至太康以娛縱

而亡之五子之歌所由作也重華所誅者婞直此亦可以婞直目之乎五子為康昆弟悲國破所以悲家

亡也蓋有不得不悲者原為宗臣以自喻也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

又貪夫厥家浞音促家讀作姑

集註羿有窮之君因夏亂代之為政畋獵不恤民生

信任寒浞為相羿畋歸浞使家臣殺之貪取其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

〔註〕曰羿相康而浞相羿羿以淫遊導康而代其政復

自即於淫遊浞以佚畋導羿而貪其家其子復亡身於康娛娛之不可縱如此亂流謂亂逆之流統諸凶

言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

率屬全誌 唐子 離騷經二十二

用夫顛隕澆又作弄五耗反圉魚呂反

集註澆寒浞子也強圉力多也浞取羿妻而生澆強

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康安也澆既滅夏后

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少康所誅

〔註〕曰夏之亂再更羿浞至澆始亡總咎在太康之不

顧難以圖後也使五子之歌早作太康能聽其貽禍

豈至於此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之不長菹音側醢魚反醢音海

集註違背也言背道也后辛紂也紂殺比干醢梅伯

常遠無往不遠也遂焉逢殃焉字文法植醢專

湯禹黜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差七何反頗音坡一作陴

集註儼畏也祇亦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頗偏也

繩墨以追曲者所能容乎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錙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

莊嚴舍話

屈子陳騷經二十三

得用此下土

音韻

集註竊愛爲私所私爲阿錯置也輔佐也猶言惟德是輔也苟誠也言聖哲之人有甚盛之行故能有此下土而用之也

話曰此是汎論有德者能有天下民德是民之有德足以利賴萬民者雖帝王自天視之亦民而已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罪善而可服

集註瞻臨視也顧還視也和觀重言之也計謀也極窮也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來之成敗言瞻前顧

後人事之變盡矣爲民之計謀於此爲輕而後知惟義爲可用惟善爲可行也

語曰瞻前顧後執言禹桀以下興亡之跡相觀益言

聖人也承上天之賡德而言有德則興無德則廢皆

以爲其意也言云聖廟四方求賢之聲杳無聞過

原之所爲經墨也

臣余身而危死今遭余初其猶未悔不量擊而正柄今

固前脩以菹醢

集註陸臨危也言近墮而欲墮也危死幾死也鑿穿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二十四

孔也。柄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

觀前代之得失吾所持者甚正而余至於陋

二、**介及**、**為**、**心**、**固**、**無**、**悔**也。見以退求其人不量。所不

次余夢旦分哀疾時之不言節節以奄第公常

余襟之浪浪攪攪
 作增當平聲
 摩浪音耶

集註曾累也哀時不當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

循雍醜之世也茹柔夷也心悲泣下而取柔夷香草

以有武淚也

詁曰始因妙言而自疑至是益自信信非余之過乃
朕時之不當也然予何以遂當此時乎固不禁其哀
感而泣涕矣

曉啟祗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
溢埃風余上征曉巨委反又接正叶
征鸞音似蓋一作瑤

集註敷布也袞裳際也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
鸞鳳類濫奄忽也此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
與是事也

詁曰初欲依前聖以節女類之習疑有過乎中
也今陳詞於舜知惟則然則吾之中正亦既明

莊屈合詁 屈子離騷經二十五

矣又自謂吾所遭之非時蓋非其地也故將往觀乎
四荒冀有遇乎既因女類之習就重華而辨明於是
始從其始志由上而下以遍於四方焉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欲少留此靈瑱兮日
忽忽其將暮朝音刃瑱一作瑱

集註軔措車木也將行則發之蒼梧舜所葬也縣圃

在崑崙之上靈神也瑱門錢也文如連瑱以青瑱之
則曰青瑱○此言縣圃之門錢也○王慎中曰就重

華而陳詞故發軔于蒼梧

詁曰由蒼梧上征至縣圃已為上矣而不肯少留思

更上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
將上下而求索弭彌耳反崦嵫音奄崦音曼
古但作奄崦曼一作曼

集註羲和堯主四時之官實日饒日者也弭按也按
節猶言徐步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近也曼遠
貌脩長也求索求賢若也

詁曰原急欲乘時故每以遲暮為恐望崦嵫則時迫
矣故欲其弭節使勿迫也身既上征而猶不忘俯察
上下求索下文叩闕求女總挈於此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

莊屈合詁 屈子離騷經二十六

道遙以相羊飲余禁反扶說文作道遙
一作道遙相羊一作相羊

集註咸池日落處也總轡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若
木在崑崙西極神擊也○張鳳翼曰言折取若木之
枝擊日御使迴也

詁曰崑崙西極也於崦嵫相去無幾故甫離縣圃即
飲馬於咸池矣東西之間上下多所未歷故欲羲和

弭節俟予更從扶桑總轡而來自東徂西然後可以
遂吾上下求索之情折若木以拂日猶蹙戈以返日

也吾既至西猶當拂日使不遽沉得以遲遙相羊庶

可從容以求索耳

前望舒使先驅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
師告余以未具一作鳳

集註望舒月也飛廉風伯也屬連也鸞鳳之佐也
皇雌鳳也雷師豐隆也

詁曰折若木以拂日日終不可反故使月御先驅下
文所謂繼之以日夜也月而風後欲其行速也鸞
皇先戒併望舒飛廉雷師俱戒也雷師告以未具併
望舒飛廉亦未具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
霓而來御一作霓霓帥一作率

莊屈合詁 屈子 離騷經二十七

集註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名鳳飲食則自歌自
舞見則天下大康寧飄風回風也屯聚也霓虹屬雄
曰虹雌曰霓

詁曰鸞皇所戒者皆未具則令鳳鳥親為先驅日盡
繼之以夜夜盡繼之以日急欲抵天門也而又遇飄
風之屯使與鳳鳥相離飄風即所戒之飛廉使其後
為奔屬者今反在前帥雲霓而來御風之來者必逆
名為相迎實相拒也好脩之士動見阻撓所遇迢迢
如此○聖人生則鳳皇見蓋能識時以隱見者原思
取法焉故篇中每引之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帝令帝閭開闔兮
開闔而望予一作班

集註總總聚貌班亂貌帝謂天帝也閭闔天門也令
帝閭開門將入見帝而閭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
我使不得入

詁曰此承飄風句寫其相離情狀鳳鳥相離而雲霓
來御或離或合紛總總各自為隊也班陸離九苞之
禽雲霓之色文彩相亂也刺促艱難以至天闕謂可
以即時見帝閭反倚而望予原甚急而閭甚緩其不
為通可知一往自負之盛氣至此而盡

莊屈合詁 屈子 離騷經二十八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
蔽美而嫉妒曖音

集註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以芳香
自潔而無所趨向也於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妒不
意天門之下亦復如此也

詁曰時日既暮精力復困闕不為通帝不可見矣所
口信者幽蘭之佩可以結言也咫尺萬里欲言不得
徒延佇而已然後知天上地下總成一溷濁之世無
力於上清而下濁也蓋無不以蔽美嫉妒存心者也
○以上志在慕君若如上帝必當鑒其忠忱而示意

爲閨所阻無怪乎王之見疎也以下志在求女見舉世皆蔽賢妒能使主孤立於上庶幾宮中得一賢媛以爲內助猶可以回主惑乎因王寵鄭袖也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閨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閨音郎獲音薛一作縹

集註淮南子言白水山崑崙之山閨風山上也女神

女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處妃佚女二姚將遍求也

註曰崑崙天柱縣閨風皆在其上自縣關上升返

於閨風蓋興盡而返也反顧南顧楚也反顧流涕無

莊屈合誌屈子離騷經二十九

端哀高丘之無女是時楚宮南后鄭襄並寵於王哀

與靳尚輩表裏惑君后不之問讓與嬖比此王所以

終不悟也故思得賢女正位宮中以廢嬖而沮讒也

高丘楚地疑襄王前卽有陽臺神女之說故以寓言

謠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詒音與

集註溫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榮華喻顏色也相

視也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也遊春宮折瓊枝

正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於神女也

註曰反白白水意興索然遊春宮乃重發生也原將

往觀四荒既佩繽紛以繁飾矣而折瓊枝以繼之益加脩飾焉不因帝閨之見阻而消沮也及榮華之未落諷神女也下女之詒詒以此言也其意於帝閨之蔽美須左右爲之先容故必相下女之可與言者而通意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

令蹇脩以爲理處房六反一作蹇莫必反蹇息羊反

集註處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纕佩帶

也蹇脩人名爲媒以通詞理也似是下女之能爲媒

者亦未有考也

莊屈合誌屈子離騷經三十

註曰處妃沒於水而令雷師乘雲以求蓋神女莫知

其所在也解佩結言古者託人通言以佩取信使爲

結而合之上文結幽蘭亦是也既以詒下女矣而復

託蹇脩爲媒申理前說詳慎之至也自此以下八段

皆求女之思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

濯髮於南澗緯音微緯呼麥反又音畫一作澗

集註緯繡垂反也遷移也言蹇脩既得其佩帶以通

言復有毀而敗之者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垂反而

見距絕至於難移也

詁曰蹇脩既以爲理而其左右各爲一說或離或合故曰紛總總其離合也緯結當是始參互而後畫一之意蓋決絕不可回也歸次濯髮是女不見許有此無聊之情

保厥美以驕傲今日康娛以淫遊雖信善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傲一作放

集註倨簡曰驕侮慢曰敖康安也違去也言棄去而改求也

詁曰語氣突因處妃求而不得爲此歎恨之詞也驕傲康娛皆指現在楚之嬖人也違棄改求所以望諸

道屈合詁

屈子

離騷經三十一

君者猶車率思得賢女以易褒姒耳錯亂其詞於此蓋不欲顯言之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偃音蹇佚一作妖

集註四極四方極遠之地偃蹇高貌佚美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爲建高臺以飲食之契母簡狄也

詁曰覽遠視觀平視相諦視也周流乎天而四極始遍從天視下而所視始詳審也乘雲以求則女之不可得見者瑤臺在望則女爲人所共見者求之者

故下言恐有先我者耳

吾令鴉爲媒兮鴉告余以不好雄鴉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佻音挑鴉音鴉

集註鴉羽有毒可殺人雄鴉鴉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佻輕也巧利也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詁曰言媒之難得也非鴉則雄鴉耳鴉毒爲性從來不肯道人之善雄鴉不俟予令即飛鳴而往輕諾者寡信好爲人作合者必不重人之聽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莊屈合詁

屈子 離騷經三十二

辛之先我猶如字又音補語與屈反

集註猶天子也不決曰豫犬好豫狐多疑高辛帝畧有丁之號也言以鴉鳩皆不可使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不可者

詁曰鴉不欲成人之好鴉不能成人之好然無媒則言不通自適於禮不可吾所信者鳳皇耳鳳皇既肯受託前往致詞然德盛者或不能關捷恐高辛已先我雖有言亦不見省總以見機緣之難奏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留不虞之二姚

集註少康事見左傳言既失簡狄欲遠適又無所向

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

詰曰再求而再不偶更何所適浮游逍遙不用皇皇

也少康逃亡而虞思以二姚妻之或者及少康之未

娶留二姚以待我乎蓋無已之極思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美而稱惡惡叶

集註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又無巧辭蓋不待其不

合已知其必無成矣再言溷濁而嫉賢以為雖四方

之遠其惡俗無以異於中國也

莊屈合誌不屈子離騷經三十三

詰曰理與媒皆為導言者也弱則不能力爭拙則不

能善道是為導言之不固然亦誰肯為力爭而善道

乎嫉賢蔽美大抵然矣

集註能忍而與此終古

集註閨中遠達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察言

上帝不能察司閨壅蔽之罪也

詰曰閨中遠達言以上諸女無媒為通終不可得閨

中深密之地既無賢明哲王終不能自寤朕情懣懣

於懷將誰為明之乎與此終古猶長此終古也焉能

忍必圖有以發聽之故向靈氛而占也

索荈茅以筮算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修而慕之荈一作璉筮音專

集註荈茅靈草也筮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

卜曰尊靈氛古善占者兩美蓋男女俱美比君臣俱

賢也

詰曰靈氛之占兩美必合謂同德者必相親也若楚

國孰有能信汝之修而慕之者乎蓋原雖云上下求

索足跡未離於楚也靈氛不言楚無君而言楚無臣

臣非其類哲王雖寤如同列不容何故勸以遠逝

莊屈合誌屈子離騷經三十四

恐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

兮執求美而釋女一無狐字有女之女

集註此亦靈氛之詞言天下之大非獨楚有美女但

當遠逝而無疑也○張鳳翼曰天下廣大豈獨楚有

女乎他國亦有同志可求也女俱音汝

詰曰原託言處妃諸女之不可得以見美之難求也

靈氛勉其遠逝言九州之女豈盡如楚女之善妒乎

兩美必合豈原求美而美能舍原者原以求女占

氛即以求女對又非上文求女義也遠逝無疑亦如

太史公所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之義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廣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就
云祭余之善惡字一作宅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

集註卽上章豈惟是其有女之意而申之以勉其
行亦靈氛之言也眩目無主也世幽昧以下乃原自
念之詞言雖往亦將無所合也

話曰原倦倦於楚不惟戀君亦戀此芳草耳但得曹
王一寤卽所樹之芳草猶可進用總之不能離楚也
何所獨無破其戀也已復念今之幽昧而自眩曜者
舉世以然楚不予知則又孰知予之善惡哉氛言兩
美必合恐終無有合也其所以狐疑者在此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三十五

民好惡有不同今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要即古腰字

集註言人性固有不同而黨人爲尤甚也

話曰謂世皆不察善惡而更思未有如楚人之甚者
也民好惡容有不同而黨人好惡相反可好者惡之
可惡者好之是以芳草終不見御蓋因靈氛之言而
觸其樹芳之情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
兮謂申椒其不芳理音呈幃音卑

集註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蘇取也史記燕

蘇後糞謂取草也幃謂之勝卽香囊也自念之詞止
此

話曰當當所直也言識其貴重也草木且不知況能
知玉乎衆芳其所樹者而原則自比於靈氛好惡之
異不惟謂艾可服而又甚焉且以糞壤以充幃不惟
謂芳不可佩而又甚焉謂申椒其不芳好惡之異至
此靈氛謂孰信修而慕之其洵然矣宜其勸遠逝而
無疑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今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精音所要音邀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三十六

集註巫咸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椒香物所以降神
精糈米所以享神要謂迎也

話曰原以靈氛之占爲然故曰吉占靈氛勉以無狐
疑而不能不狐疑也知遠逝之當從復去國之不忍
終曰二兮云能往復乎故曰巫咸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嶺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
余以吉故疑一作疑

集註翳蔽也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山有九峰其形
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皇百神剡剡其揚靈兮告
其光靈也

〔詰〕曰百神皆降巫咸與焉百神降而九疑迎九疑有地主之誼也原所要者巫咸耳刻刻揚靈指巫咸也靈氛有吉占巫咸告以吉故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架鑊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

華咎繇而能調一作作

集計計平咸語也架與矩同所以爲方之器鑊度也

所以度長短者也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

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者如湯之得伊尹

禹之得皋陶始能調和也

〔詰〕曰原以遵古道循繩墨不合時宜見疎於君而巫

莊屈合詰屈子離騷經三十七

咸所告者迂闊已甚皆古道非今情也蓋皆原之本

志所以聽靈氛之占而狐疑不決者以此而還爲巫

咸之所戒勉蓋原之神先告之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業於傳辭兮

武丁用而不疑說音悅操平聲

集註行媒喻左右之先容也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

虞號之界孔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

護此道說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詰〕曰原自謂好脩以爲常咸勉之恐其脩有不誠也

誠至未有不動者固不待先容也此下皆君臣遇合

之盛事咸言其常原處其變耳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集註呂望亦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也鼓鳴也謂

鼓刀而屠甯戚衛人宿齊東門外戚公夜出戚方飯

牛叩角而商歌公聞之曰欲者非常人也後車載之

用爲客卿備輔佐也該備也

〔詰〕曰歷敘古人知遇若爲不知原之所遭益增原之

悲矣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先恐鵲鳩之先鳴兮使

莊屈合詰屈子離騷經三十八

夫百草爲之不芳鵲一作鵲音決

集註鵲鳩即詩七月鳴鵲之鵲聲相近陰氣至則先

鳴而草死也巫咸之言止此

〔詰〕曰原恐年歲之不吾與急於及時而咸亦勸原之

及時傷遲暮而悲零落此原之言也咸亦爲原言之

合從上諸語未能少進於原以釋原疑也咸以爲臣

之道惟盡其所得爲者則原守其道不變可也此固

原所樂聞其如時之不可爲何若原遽從氣占無咸

一段戒勉失其所爲原矣此是借咸言以發揮已之

本志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蔑然而蔽之唯此黨人之不諒兮
恐嫉妬而折之佩一作璆

集註此下至終篇又原自序之詞偃蹇衆蔽貌

〔註〕曰原聞咸之言皆其素志而自傷今有太不然者
咸以好修不用行媒而已未嘗不好修也何瓊佩
而見蔽也黨人不諒慮其復有見用時也不惟憂然
蔽之且恐有嫉妬而折之之事是中情之好脩不足
恃矣

時類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
黃化而爲茅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三十九

集註縮紛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上云謂幽蘭其
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
之別於蕘壤也今日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
俱化矣

〔註〕曰咸言時猶未央不知時已變易矣咸言恐百草
之不芳不知不惟不芳且變化爲惡草矣蓋已無復
望而安可以淹留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
好修之害也好修之害也

集註蕭艾賤草蓋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

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
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

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此意也

〔註〕曰靈氛云何所獨無芳草巫咸又云恐百草爲之
不芳已隱隱言原所樹之芳爲不足恃至是而始信
其變也芳蓋有不得不變者即芳之不得已而變則
好脩之不能見容可知而咸尤勗以中情之好脩豈
知好脩之爲害乎莫字爲疑詞令咸審之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得到乎衆芳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四十

集註此即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外
好耳委棄也○黃文煥曰咸言鳴鵲不芳所慮者百
草耳非謂蕙蘭也他卉不足道幽谷之姿不以無人
而不芳可恃莫若蘭而竟喪芳之實而空列芳之名
也

〔註〕曰上章曲體衆芳謂好脩之難容此下深責衆芳
以厥美之自委原所最貴者蘭也故初以爲佩樹芳
自蘭始責備亦蘭爲先蘭之實本幽蘭即其所長也
今徒有幽芳之容而其實喪矣委厥美以從俗中言
無實苟得到乎衆芳申言容長

椒專倭以慢惰兮穢又欲充夫佩障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祇一作慢惰音消一作穢音殺音障音師

集註恇淫也穢菜莖也幃盛香之囊也椒亦芳烈之物今變為邪倭菜莖固臭物而今反引以充囊但知求進務入何能復敬守其芬芳之節乎○黃文煥曰蘭惟苟列衆芳求容而已非敢為倭也椒則專倭以即於慢惰非僅不芳也穢又甚焉糞壤既充幃矣乃甘逐臭與同充焉愈變愈下蓋由於干進務入以至於此則所為芳者果不足敬毋怪黨人謂之不芳也
話曰古者重九佩菜莖以辟惡則椒亦椒類非臭物
莊屈合話 屈子 離騷經四十一

也干進應專倭務入應充幃向謂之不芳畢竟知芳之可敬也芳之為芳如此又何敬乎

固時俗之流從今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流從一作從流化叶音阿離叶音羅

集註流從言隨從上化如水之流也

話曰流從謂前者流後者從所謂隨波逐流也初以變易歸之於時既以干進責之衆芳至此又為衆芳寬一步言時俗如此亦不能不變化也詞愈寬志愈傷矣寬揭車與江離所以益深椒蘭之慨寬椒蘭所以益勵已志之堅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非非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沫音

集註虧損減也沫昏暗也言瓊佩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減損昏暗此原之自況也

話曰據註茲佩指瓊佩也因上有折瓊枝以繼佩之文知前所稱之佩纓皆蘭蕙也芳以表行玉以表德蘭蕙既以變易故所重者玉自此以下但稱瓊玉絕口不及蘭蕙蘭蕙委厥美以從俗玉委厥美而歷茲同為時所委棄彼則從俗以變此則歷久如故彼之芳
莊屈合話 屈子 離騷經四十二

虧而芬沫此則非非難虧而至今猶未沫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調從料反

集註調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而遂浮游以求女如前所言也余飾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歲之未晏周流上下即靈氛所謂遠逝也

話曰調度指玉音之璆然有調有度也古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鏘鳴和者鳴之中節也余飾謂瓊佩方壯承非非難虧未沫而言自娛謂自

適其志育足自樂也浮游求女隨其所遇不似向者之汲汲於所求也向者志在求女而浮游皆屬有心此則志在浮游而求女聽諸無意及年之未晏飾之方壯猶可以周流上下蓋欲從靈氛遠逝之占也○至是猶言求女者悟主之事不能望之於臣猶可望之於女故終未能忘情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行音杭靡音

衆註歷遍數而實選也精細米也羞進也糧糧也

諒曰巫咸猶勸其守正以有道靈氛直勉其遠逝而衆屈合誌屈子離騷經四十三

無狐疑知道不可行也故以靈氛之占爲吉○昔者餐英今且餐玉惡衆芳之變易美玉乃無瑕也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集註象象牙也雜用象玉以飾其車也離心謂上下無與已同心者也自疏則禍患不能相及矣

話曰從前之遊上下求索此直周流觀乎上下無所復求志在遠逝以自疎而已靈氛謂兩美必合言心

同而道合也則豈有離心而可同者固知其決不合也傳稱王疎屈平然平終未忍疏王以此蓋不見容

於靈人益至是始決志於遠逝以自疎不復向之介戀其詞激其情愈苦矣

適吾道夫皇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晡謫兮鳴玉鸞之秋歌適音池秋音聳

集註適轉也雲霓蓋以爲旂旗也謫陰貌鸞鈴之著於衡者啾啾鳴聲也

話曰崑崙在西北爲日沒之方由崑崙以益西所謂日暮途窮也○原自序其生曰降居然以列星

自命矣所遊必在崑崙懸圃之間屈從必以飛龍鳳皇羽儀必以雲霓玉鸞則其自處之高神視一切

衆屈合誌屈子離騷經四十四

能苟同於時俗乎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翼一作翺

集註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箕斗有天津戶經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又有天

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即津梁所渡也翼翼也交龍爲旂旂屬皆建於車後一上一下曰翺直刺不動

曰翺翼翼扶衛也

話曰天津居天之中自此而西不似昔之發軔若若離楚南也昔由玄關至扶桑由閭風遊春宮皆自

崑崙轉東此從崑崙至西極詔西皇指西海回翔於西不復東矣叩帝關則鳳皇爲之飛騰窮西遊則鳳皇翼其承旂鳳皇文明之鳥有道則見狂接輿以是諷聖人之隱見故原欲依爲行止耳

忽吾行此流沙兮邊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四皇使涉予與

集註流沙今西海居延澤是也遵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匯入南海容與游戲貌以手教曰麾使蛟龍爲橋於津上而乘之以渡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少皞以金德王故曰西皇

莊屈今註 屈子 離騷經四十五

詰曰流沙赤水皆不可以車過言津言涉蓋將舍車從水故與衆車不得同行而相期於西海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爲期待一作持

集註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者曰不周信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由徑路先過而相待以當自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

詰曰多艱謂流沙之陷赤水之險也本謂修遠可以周流而不知其多艱乎謁帝既多阻滯西行又歷多艱自念一生蹇劣卽作此幻想亦必有此連遭也

捷路也令衆車騰空由捷徑過險以待路常從不周山左轉 衆車之語西海爲期蓋西方之靈境也也余車其 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蜒兮載雲旗之委蛇

集註屯聚也軼輶也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蜿蜒龍貌雲旗以雲爲旗也

詰曰屯車千乘卽使徑待之衆車也既至西海之上衆車齊駕玉軼並馳而余之飛龍之駕雲霓之旗亦至衆車從而行矣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四十六

日以愉樂 命音

集註云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九歌禹樂也韶舜樂也假借也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日月苟爲娛樂耳○少司命篇曰高馳兮冲天東君篇曰撰余轡於高馳涉江篇曰吾高馳而不顧高馳二字凡數見詰曰原之遠逝至此極矣山窮水盡不得不抑志而弭節也志雖抑而神且高節雖弭而神猶馳邈邈不知其所之神爲之也周流有盡歲月難消向恐日之暮今苦日之永矣其惟奏歌舞韶假此日以愉樂乎

蓋不復以國事關心矣然歌舞必取於舜禹其所樂
在此此志固未泯也

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螭
局顧而不行一無陟字體一作升
戲一作騰音奉

集註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
螭局詰曲不行貌屈原託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反
於楚仁之至義之盡也

諫曰陟陛同義言上而益上也戲歎詞即於戲之戲
赫顯也陟陛根上文遠逝既極神復高馳以登於天
自上視下一切顯然可見本忘情於舊鄉矣而忽歸
莊屈合誌屈子離騷經四十七

而睨焉已不悲而僕夫悲已不懷而余馬懷螭局馬
蜷縮不行也僕馬且然況於余乎蓋至此而知遠逝
亦不能自疎也

亂曰

集註云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
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史記曰關雎之亂
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李陳王曰西
終曰亂蓋八音競奏以收衆聲之成猶之涉水平載
泥而還則可也云云

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鄉既一足

爲美政兮將從彭咸之所居

集註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故都楚國也
言時君不足與共行美政故將自沈以從彭咸之所
居也

諫曰上文不言懷而借僕馬爲言蓋深於言已懷
矣至此復痛自割絕言國之無人莫我之知歷歷
失以決故都之不足懷而終不能已於懷原固無如
原何也靈氛所云爾何懷乎故宇勉詞也原云及可
懷乎故宇憤辭也莫足與爲政以此自斷其係戀也
返不可返去無所去遠逝何之惟有一死而已美政
莊屈合誌屈子離騷經四十八

原所造之憲令其生平學術盡在於此原疎而憲令
廢矣所最痛心者此也前謂依彭咸之遺則早有此
願此曰從彭咸之所居蓋決定此志矣

總註王逸謂離騷作於懷王聽讒見疎之時其餘諸
篇乃在襄王復用讒言遷原江南之後是也史稱原
爲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政事以出號令出則接
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既疎之後不復在位然
而猶出使於齊則應對諸侯之職仍舊但不能入議
政事耳原所以失志者在奪其內職也今通篇按之
開章自陳氏族爲楚宗臣述已之才美爲君所任用

道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四十九

用是汲汲乘時以圖報國而導君以三帝三王之道雖爲黨人所不便亦不憚殃而力行之奔走先後冀及前王之踵武任勞任怨此皆述王任用時事也不意君信讒而齎怒齎者猶蘊而未發也迨至成言悔過乃盡反其所爲而後知靈脩之化於黨人矣於是凡原所樹之衆芳皆不見容於時而是衆芳亦惟與原朝夕共顛顛耳自念所以被讒者無有他罪惟是法前脩而不周於今之人也若時俗工巧周容以爲度寧死不忍爲死不足惜所哀者國事日非民生之多艱耳蕙纒言已行之芳攬莠言所惜之衆芳朝諝夕替跡其所以替者皆原心之所善也卽所善以爲罪端然以此獲罪雖九死且不悔何有於替乎靈脩不察衆妒爭起無他惟原之所爲一遵規矩繩墨爲時俗所不便故困窮至此如此而猶悔相道之不察謂當時之議政恐猶有未盡善思反而正之愚矣然原返使自齊諫王不殺張儀王悔使人追之卽此二悔則原猶有復入之機而胡竟寂然耶則讒之深王怒之甚也原始絕望矣往觀四荒終懷王之世爲行人不與聞國事也太史公稱原其志潔其行廉者謂也圭角不泯動與時忤故女嬃詈之曰婞直曰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五十

獨離謂原所行太過近於鮌也原無以自明乃就重華以陳詞述其致主澤民之道一依前聖明其所爲者皆中正非婞直也既質之重華卽可以告之上帝庶幾其降衷於王心乎乃爲帝閭所拒不得見帝然後歎息於舉世之溷濁好蔽美也不得已而思求女蓋君昏而有賢妃在內不致小人蠱惑已甚上官靳尚與鄭袖比猶皇甫七子恃褒姒爲與援也車羣之詩惡褒姒亂國思得賢女以爲內助所以按其禍本屈原猶是意也故反顧流涕哀高丘之無女而女正難求伏妃深秘無由見信娥女高居作合實難惟有虞二姚及少康之末家猶可遇乎既有家則難通矣賢女既不可得艷妻嬖處外內隔絕閨中所以遠遠而哲王不寤則朕情安能得發乎此一段是暗指鄭袖而言文字離奇令人不測原之上下求索皆意中虛擬之詞而其跡未嘗離楚靈氛勸其遠逝嗚其局於楚也亦猶太史公所云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之意巫咸之言猶是人臣守正之道原之本志也原欲從靈氛之占而更借咸言以自審蓋欲尊咸之正訓以自勵而從氛之吉占以遠害也原所以戀戀於楚者身則已矣亦冀所樹之衆芳異時猶足以

已之志乎靈氛巫咸早知之矣氛曰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咸曰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然後知所爲芳草者皆隨時俗以變易矣此原所大不堪耳環顧楚國獨原一人耳又何可以淹留也則當遠逝無疑矣然而遠逝之舉非如靈氛所占將別有遇合也原之遠逝特以自疎而已蓋王疎原原未能疎王所以益來黨人之忌今茲之遊指西海以爲期西爲萬物歸宿之地原生平萬念於此盡矣此所以爲遠逝所以爲自疎之術迨復臨睢乎故鄉僕悲馬懷則仍不能疎也終之以從彭咸之所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五十一

居骨化形消此志不泯原之謂矣

又曰史稱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使作爲憲令所謂能稱其職也原生平致主澤民之術得以一意展布其所作必取法於二帝三王之道盡革楚之弊政而楚國可以大治不意爲上官所讒王怒而疎之原疎而憲令亦廢不行矣原所悲憤不能自已者非悲其身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故一則曰哀民生之多艱再則曰相觀民之計極而終之以莫與爲美政兮則原情可見矣初上官大夫見原草彙欲奪之非必以爲已有也原所爲一循規矩

繩墨使宵小無所容必爲庸黨人所不便故欲有以毀其成也蓋時俗競周容以爲度衆女興心而嫉妬豈獨一上官哉上官之讒原曰自矜其功以爲非原不能爲也觀原好自揄揚則自矜誠亦有之宜王之信而不復察也原不知以此得罪而目謂以容譽致患女類亦嘗其姱直以亡身謬矣至九章拙思篇有云憺予以其美好兮覽予以其脩姱亦是揣量之詞非實有見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原難免焉若懷王則至死不知其誣此原所痛心而不能已於一

莊屈合誌

屈子 離騷經五十二

又曰篇中稱芳不一其謂屈正初蘭者獨行之芳也寧木蘭攬宿莽所共事之芳也茲九畹樹百畝所培植之芳也原之芳旣已委弃衆芳亦從而蕪穢矣而原惜芳不已飲其馨露餐其落英與共朝夕焉從而結之貫之矯之紉之雖爲當時所弃原猶欣賞而珍存之而惡原者益以此重原之罪其曰旣替予以蕙纓兮又中之以攬芷是也彼黨人謂幽蘭不可佩謂中椒其不芳民性不同好惡相反固無足怪獨是時俗變易椒蘭不能自立而皆變而不芳化爲惡草此原所尤不堪者原初紉蘭爲佩以爲其臭味也迨折

復以繼之復有取於玉焉蓋玉能入六面而不礙
孔子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是也自衆芳委歟美
以歷茲原惟瓊佩之是貴然從此絕口不及曲蘖五
以致概蓋皆取諸瓊佩而英亦不復芳潔之性即其
篇章一字不苟如此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
間其俗信鬼神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
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
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
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辭去其泰甚而又因彼
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
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
焉

集註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吝而不能忘其愛

忠臣合誌

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貞尤足以見其
懇切之意○張鳳翼曰原見祝詞鄙陋因爲更
定且以事神之言寓忠君之意然詞之所指惟
在神耳舊註殊牽合附會○楊慎曰楚詞九歌
巫以事神其女伎之始乎

〔註〕曰九歌只是祀神之詞原忠君愛國之意隨
處隱發不必有心寓託而自然情見乎詞耳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
璚琨愉音俞璆音求
璚音郎俗作璚

集註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上帝

皇太乙也。樹循也。珥劍。韓也。璆。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珮玉聲。璆然。琳珉。美玉名。謂佩玉也。此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以事神也。○黃文煥曰。將喻將把。皆從神未至。禮未行。預言之。穆然無可見也。將喻。若有見也。○沈存中謂言日兮辰良。相錯成文。韓退之春日與猿吟。今秋鶴與飛。用此體也。

註曰。禮記致齋三日。思其居處笑語志意。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商頌謂之綏。我思成則。凡祀神皆應如此。此章神未至而如見。其音容劍佩皆思之誠敬為之也。

注屈合詰 屈子九歌二

而席兮玉瑱。蓋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瑱音鎮。蓋音盍。合蒸一作承。

集註。瑤美玉也。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也。蓋何不也。把持也。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也。肴骨體也。蒸進也。國語燕有殺蒸。此言以蕙蕝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也。奠置也。以桂釀酒以椒漬漿。四者皆取其芬芳以饗神也。

註曰。陳席已畢。意神之將降。蓋將二字連下。論巫之速辭以迎而執事者之速進酒饌也。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

妓服芳菲。舞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作枹。枹音尤。反。妓。服一作。振。服。古字並通用。

集註。揚舉也。枹擊鼓槌也。拊擊也。疏希也。舉枹擊鼓。使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陳列也。浩大也。兮三十六簧。笙類。瑟二十五絃。靈謂神之降於巫之身者也。古者巫以降祠。神降而託於巫。則見其貌之美而服之好。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君謂神也。此言備樂以樂神而願神之喜樂安寧也。○李陳玉云。樂康二字。屬民物上。神欣欣則天下太平矣。

註曰。鼓所以作樂也。祝故所以節樂。今以拍板代之。
注屈合詰 屈子九歌三

節疏而緩則歌聲從容以盡其態。故曰安歌。然商頌稱奏歌簡簡則疏。緩亦可兼鼓言。陳竽瑟謂箛管備舉言樂聲大作也。古人祀神必以尸。周詩稱為神保。靈者神降於巫。猶神保之義。求神者以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神好音樂故巫以歌舞邀之。妓服巫之舞衣也。神既附而偃蹇謂自貴重不作舞態矣。君指神言。

右東皇太一

集註。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

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

之庭紫微者太一之居

詁曰太一之佐五帝始分五方而太一不可分方

其曰東皇太乙楚俗之陋也屈子開章即稱上皇

以正之此亦其更定之一端矣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耀昭昭

今未央蜷音

集註芳華也華采五色采也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言

使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以自潔清也靈神所

降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長曲貌既留謂以其服

莊屈令詁屈子九歌四

飾潔清神悅之而降依其身留連之久也漢樂歌言

靈安留亦指神言爛光貌昭昭明也

詁曰連蜷狀雲之卷舒昭昭既留謂神附之久而不

去也古者祀神以有神光為驗若陳倉之祠其光景

能動人民又曰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是也爛昭

昭指神光也

卷將脩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

周章脩徒反

集註壽宮也脩安也壽宮供神之處漢武帝時置壽

宮神君亦此類也言神既至儼然安樂無有去意周

章猶周流也

詁曰漢武帝置酒壽宮以禮神君其後又置壽宮北

宮則凡禮神之處皆可名壽宮日月齊光冀神光之

昭昭未央同日月之久照也古者祠神皆用馬車馬

馬謂之駕被具龍駕帝服或亦此類蓋神將去而戒

駕與被也聊翱遊者婉詞以別主人猶云且暫往周

流一遊耳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今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一作神

集註皇皇美貌降下於巫也焱去疾貌雲中神所居

莊屈令詁屈子九歌五

也言神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兩河之間

曰冀州有餘所望之處不止一州也窮極也言神出

入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有窮極也夫君謂神記曰

夫夫是也懔懔心動貌

詁曰神降於巫為靈神去而祀者追述其始降即指

靈為神故贊其皇皇冀州帝都所在禹貢列九州以

冀州為首稱冀州者覽從此始其勢延極於九州四

海也言神之倏忽萬里應上章翱遊周章句

右雲中君

集註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註〕曰按封禪書稱長安置祠祝官女巫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楚俗先有此祠其來久矣楚多淫祀若此數者後王載在祀典當為正神必原所釐正以存其樂歌也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要漢書作幼眇與妙同參差一作參差

集註君謂湘君夷猶猶豫也言既設祭祀使巫呼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也言其不來不知為誰留也要眇好貌脩飾也沛行貌吾主祭者之自吾也欲乘

乘屬合部 九歌六

桂舟以迎神又恐行或危殆故願湘君令水無波而安流也參差洞簫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也誰思謂當復誰思言思神之專也

〔註〕曰此章因君之遲遲其來設此數疑誰留中州疑有見留而不來也要眇宜脩疑其過為脩飾久而不來也沛吾乘疑其舟楫阻滯欲速舟以迫之也令沅湘二句疑為波濤所阻也吹參差俟之久也

駕飛龍兮北征遠道兮洞庭薜荔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涇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一作作蓀旌一作作蓀音蓀

一作蓀旌一作蓀音蓀

集註遠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蓀香草也涇陽江碕名浦水涯極遠也揚靈者揚其光靈猶言舒發意氣也○李陳玉曰遠道者言特降所不敢望求便道一降耳

〔註〕曰此章言候神既久神不見顧且駕言北征矣迂道洞庭蕙綢蘭旌望涇陽橫大江而去揚靈顯其威靈也蓋初疑神之有阻不來今乃知其揚靈於他所耳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兮兮徘徊音音

游屈合部 九歌七

集註未極未得所止也潺湲流貌隱痛也君湘君也徘徊也側不安也

〔註〕曰揚靈未極則神無來意女嬋媛指女巫之降神者神久不降而向予太息予主祭者也流涕自傷於神無緣也而終不能已故隱思而至徘徊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權音棹權音史舉音楚

集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斲冰積雪言舟雖芳潔事雖辛苦而不得前也薜荔芙蓉求之既非其處用力雖勤而不可得也至於合昏而情異媒雖勞而不可

成結友而交疎今雖成而終必絕求神不答豈不猶是乎

註曰神既不降乃思自往乘舟辛苦以迎之而終不獲遇猶采荔辜費心無用之地然後始知心之不同而思之不其求之終不應也此二句正是原忽然感發自道其情事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問淺音農問音閑

集註瀨湍也淺淺流疾貌翩翩飛疾貌

註曰淺淺言已之舟滯而不能進上章所云斷冰積莊屈合語屈子九歌

雪也翩翩言神之高馳任其所之上章所云駕飛龍北征也交不忠則處處皆招怨之端故怨長期不信則本無來意而託為不得問以見謝也因神見弄自答自悔如此

龍騁騁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騁與同

集註騁直馳也驚亂馳也弭按也次止也周旋也此言神既不來則我亦退而游息以自休耳

註曰騁騁二句言其候神之返往來盼望或行或止不自寧也鳥次屋上水周堂下正弭節處所見無

之情事也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玦一作玦豈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一作作醴上遺平聲去聲

集註玦如環而有缺澧水出武陵注於洞庭史記作醴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逍遙容與皆游戲閒暇之意此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故欲解佩玦以為贈又不敢顯然致之故但委之水濱若捐棄而墜失之者以陰寄吾意而冀其或將取之若聘禮實將行而於館堂極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莊屈合語屈子九歌

致而主不拜也然猶恐其不能自達又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使通殷勤而幸玦珥之見取而猶不可必則遺容與以俟之而終不能忘也

註曰待久不至乃捐玦遺佩為記使知吾之至而久俟也又采芳以遺下女使為通吾之情斯可以返矣猶不肯遽離其地道遺容與以希萬一之遇焉

右湘君

集註此篇為男巫事陰神之詞故其情意曲折尤多

註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湖之間湘君

其正妃姬皇也湘旁黃陵有廟洞庭有山曰君山

以湘君得名也

降兮北渚日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

木葉下予一作余叶音與嫋奴烏反

集註帝謂湘夫人舜次妃女英也娥皇正妃稱君女

英自應降稱夫人眇眇好貌愁予亦為主祭者言望

之不見使我愁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

波而木葉下矣蓋記其時也

詁曰此迎神而神不至乃降於北渚也日眇眇言遠

望不見祇增予愁且風起波生益不可即矣

屈原合詁 屈子九歌十

望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習何為

兮木上一無登字蘋音頻張音張音增

集註蘋草秋生似莎而大鴈所食也今南方湖澤皆

有之夕張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也蘋水

草醫魚網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比夕張之地非神

所處而必不來也

詁曰白蘋騁望望北渚也北渚迎神與我所卜之佳

期適同同時夕張而神偏降於彼也鳥萃蘋中言非

所萃也醫施水上言空施也怪神之不宜降北渚而

虛我之夕張也

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

水兮潺湲荒忽一作恍惚

集註澧水名見禹貢公子亦謂湘夫人也帝子而又

曰公子猶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曰公子公主古

人質也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起

興之例正猶越人之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

君不知而以芷叶子以蘭叶言隔句用韻法也

詁曰不敢言思公子思其地之蘭芷而已遠望即上

文騁望也騁望夕張荒忽不真惟見北渚之流水潺

湲增其寂寞耳

屈原合詁 屈子九歌十一

何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

兮西渚麋音眉為一作食渚音逝

集註渚水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

而在水裔以比神不可見而望之者失其所當

詁曰神不易降如蛟在淵如麋在山不可得而見而

麋胡為兮庭中蛟胡為兮水裔言神已降於北渚也

獨不我顧何耶朝馳夕濟水陸並行以往迎之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

蓋 集註佳人謂夫人也偕俱逝往言與召予之使也

往也葺蓋也築室水中將託神明而居處也○黃文煥曰忽聞召予曾中妄想耶耳中妄聽耶絕望之時機緣偏在意外未可知也水中者夫人之所素居故欲築室就之而居

詒曰聞佳人召者妄想生妄聽也騰駕偕逝言隨召者飛騰而去喜極欲速至也未至之時便思從神久居作許多布置空中樓閣何所不極

芳壁兮紫壇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閨薛荔兮爲帷擗遺擗兮旣張白玉兮爲鎖疏石蘭爲芳芷葺兮荷蓋綠之兮杜衡
蘇一作荃壇音善翁古播字據音老葺音

芳屈合詒 屈子 九歌十二

周與綢同辭一作辟一作擗音綿續一作瑱續音了

集註紫紫貝也壇中庭也匊布也蘭木蘭也橈櫓也辛夷花樹北人呼爲木筆南人呼爲迎春櫺門戶上橫梁也葺白芷葉也罔結也在旁曰帷擗折也擗也鎮壓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也繚縛束以杜衡繚其屋也○黃文煥曰首葺荷蓋仰得所庇而居易就也先言堂後言房築室之次第也言堂而先以壇言房而繼以帷又成室之次第也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續兮並迎靈之兮如雲
廣音武

集註馨香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嶷山神續然來迎二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將築室依湘夫人以爲鄰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之

詒曰築室之妄想甫畢九嶷之迎使已至幸而值之亦竟不一降如雲狀其倏忽而過也則所謂佳人之召皆妄也

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牽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襟音膠諸見上篇

芳屈合詒 屈子 九歌十三

親之也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也○李陳玉曰君夫人侍女有上下遠近之不同於君之侍不敢遺其工者但遺下女於夫人之侍不敢遺其近者但遺遠者所謂以篇下執事敬之至也○洪興祖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幸其一遇焉

詒曰前篇時不再得指候之久而神將至之時也有更加堅耐之思此篇時不驟得指神之來而幸相遇之時也有覲面錯過之恨

右湘夫人

詒曰九歌皆有迎神送神之詞惟二妃神皆不降

故無迎送竊疑降神者必陰神附陽神附陰二
妃陰神故不言降明非男巫之所敢降皆原之勝
更定也一迎之而不降一赴之而已去使祀者說
諸想像而不獲親接所以尊正神肅淫祀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
灑塵灑音東從水

集註天門上帝所居門也廣開者為神將降也吾主
祭者自稱也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也飄風
回風也凍雨暴雨也灑塵以清道也

註曰天門開神將降也乘玄雲往迎也司命天上

帝屈合誌

屈子九歌十四

星神其來也自天其去也冲天篇中兩君字指神兩
吾字皆巫自稱先驅清道皆作巫語所以迎神也乘
與使令皆觀想中事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

今在予女讀作汝

集註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也空

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為其自謂之稱也○

李陳玉云女乃巫代神向主祭者言

註曰女字如字凡巫之降神類以女迴翔以下言其
徐也踰空桑以從言其速也空桑生子知其無女故

踰而從女陽神從陰也紛總總二句巫作神語自
其威權之盛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
兮九坑速禮記作速坑音同

集註齊速整齊而疾速也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通
也坑與岡同猶山脊也九坑九州之山言已得從神
登天極奉至尊而周宇內也○李陳玉云九州謂九
坑可知都在坑中無帝誰育非神誰為帝育

註曰司命雖司賞罰掌壽夭然必奉帝命以行祀者
祈神神必上秉於帝導帝以周察九州應壽應夭然

帝屈合誌

屈子九歌十五

後可下而施福於人上文何壽夭今在予明不在此
也高飛安翔登天也巫自矜與神同登也

集註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
也

註曰靈指神之附於巫而言衣與佩即在巫身者是
也被被衣奔趨而欲解也陸離佩動搖而成色也承

上帝登天導帝上下勤樂故衣佩皆如此一陰一陽
易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壽夭在予與莫知予所

爲二字字皆巫代神自稱巫身以神陽巫陰陰陽相合而有爲欲分功於神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今意疏

集註疏麻神麻也極窮也寢漸也疏遠也此以神既去而思之

詁曰離居神將去而與巫離疏麻瑤華所以識別也也巫因神之惜別而悲已之漸老後會之無期也

近則疏所謂日遠日疏也神折疏麻亦寓此義

能兮麟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屈合詁

集註麟麟車聲言神既去而不留使已延望而怨思

詁曰麟麟言神已上升而但聞其車聲聲愈遠而坐猶延佇以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就離合兮可爲

集註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非人之所能爲也因祀司

命而發此意

詁曰若今無虧言謹守此身以待神之再降此從老冉冉既極又轉一想也合指神之附於身也離神去而離巫上所謂離居也言神之來去皆人命壽夭所關其離合非人所能爲也

右大司命

集註周禮大宗伯以熊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星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御蘭兮虞無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兮襲予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屈合詁

集註虞無窮葉名葉作護而莖細其葉倍香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言不能

凡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也孫猶汝也蓋爲巫之自汝也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好之者矣汝何爲愁

苦而必求其合也

詁曰神之附巫必於心所好者美子女之未適人下文所云幼艾也孫尊神之稱夫人指衆女言神徘徊

不降蓋始至愁不得其人也故指示諸女謂彼人中自有美子如孫意者不必愁苦也

穠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

成

集註青茂盛貌此言神既降也精誠既至若見神之

顧我

詰曰蘭楚澤所產故迎神者用蘭菊傳芭以代舞所

以媚之也既稱其羅生又稱其青青芳香滿室神寧

有不降乎目成猶云以目定情也神降於巫猶所謂

有神儀之儀猶匹也以衆女邀之而聽其自擇此巫

獨矜其得神意也

人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不莫樂兮新相知辭一作詞

屈合詰 屈子 九歌十八

集註此爲巫言司命若降於已而不言不辭乘風載

雲離合不常故既有相知之樂復有生離之苦也

世曰此神欲降而終不降故雖與女目成未交一言

忽然而去於是悵然自失而以人世之悲歡離合喻

此情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需兮

雲之際儵一作倏

集註此亦爲巫言神之始也雖倏然不言而來今乃

倏然不辭遂去而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

雲之際乎猶幸其有意而顧已也

詰曰神雖不降亦未決絕徑去倏來忽逝似猶有所
眷也夕宿帝郊未遽反天門也君誰需兮幾幸其需
已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古本無此二句王逸亦無註此河伯章中

語也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嫫媿人兮未徧臨風

悅兮浩歌女讀作汝池一作美

集註咸池星名熒天池也晞乾也悅失意貌此獲爲

神語以命巫者女及美人皆指巫也

詰曰巫疑神之去而宿於帝郊也將有所需神則謂

非屈合詰 屈子 九歌十九

吾所需者女也需女同沐晞髮也嫫媿人即滿嬖惡美

人而目成者也望久不來乃無聊而浩歌巫讀爲神

之總總以此自解於衆也

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懲長劒兮擁幼艾森獨

宜兮爲民正旒一作旌彗一作棘

集註孔蓋以孔雀尾爲車蓋翠旒以翡翠羽爲旌旗

也撫掃除之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懲挺

拔之意幼艾少好也此更設詞以贊美之言其意虛

氣微能除凶獲善而爲民所取正也

詰曰孔蓋翠旒言神之威儀登天撫彗神之職位

昔所以美神也長劍誅邪之具所以護善良也幼艾未字之女上文所謂義子宜爲神正祀也慈長劍而擁幼艾望其久留於此驅除百邪即民風亦從此受正矣因神欲降不降故歎詞而觀望之如此

右少司命

集註按前篇註有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也

〔註〕曰同一司命以其少也而聚滿堂之美人以要之楚之淫俗也神奔而不顧而於所應降者亦若還若近守正如此宜爲民正者也皆原之改訂

莊屈合誌

屈子九歌二十

而後有此先時蓋必如河伯娶婦之俗極其褻狎矣

〔註〕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騰騰既明敷音熾檻尸黯反肢字從日

集註熾溫和而明盛也吾主祭者自吾也檻楯也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先自扶桑而來即乘馬以迎之而夜既明也

〔註〕曰朝日之禮從日出時撫馬者迎日也與後撰導高駉相應既明與將上應將上尚在夜未明時也

爲龍軒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

顧懷光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朝張留反雷叶音舉

集註輶車轅也龍形曲似之故以爲轅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言乘此車以往迎日而低徊顧懷遠見下方所陳鐘鼓竿瑟之美靈巫會舞容色之盛是以娛悅觀者使之安樂久而忘歸也

〔註〕曰龍輶雲旗皆所以迎日以爲日馭也秦漢祠神用木禺車馬即此類將上言日初出而將上升長太息言由將出既明而忽以將上歎其速也低徊顧懷望其遲遲上也而迎神之樂方盛聲色堪娛觀者忘歸不知日已上矣

莊屈合誌

屈子九歌二十一

〔註〕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鳴篴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二句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集註繩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瑤篴以玉飾篴篴懸鐘磬之木也篴以竹爲之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

神巫也曾舉也言巫舞工巧翺然若羣鳥之舉也展詩陳詩也會舞合舞也節謂疏數疾徐之節也蔽日言神悅喜於是從屬蔽日而至也

〔註〕曰承上聲色娛人備述樂舞之盛繩瑟三句言樂道保三句言舞應律合節樂與舞相叶也舞者巫也

萬物而不窮也○管見曰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即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其患宜始於知之○字妄生分辨王倪三蒼吾惡乎知之欲習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

莊子曰物之所同是即所不知處是些微惡乎知之○止其所不知也天下無定是無定非亦有一知之知乎哉往之不知而自定矣至人止其所不知如生和害無所不履死生且不知而況利害又況是非乎聖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莊屈令詰

莊子齊物論二十二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微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鸞炙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謂日月挾宇宙為其胞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而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嬋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流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

右東君

集註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漢志亦有東君

詩曰候日之早惜日之去舉矢探弧天有感觀時事總寫憤懣之情蓋借題以喻志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鸞龍兮騁騁女作汝

集註此亦為女巫之詞女指河伯也衝達也騁如龍而黃無角

詩曰風起波橫河伯之乘鸞出入自如巫騁其神屈令詰

屈子九歌二十三

通也女即如字讀亦可

望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懷忘歸惟極

詩八寤懷

集註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宿覺也懷思也○黃文煥

曰九河偕遊此未見河伯意中預擬之言也河有九則河伯無有定在風起波橫愈不可即於是舍水就

陸登彼崑崙而望此河無所從出也水脉可循一覽可周九河皆在目中庶幾得其所存乎日暮忘歸望

之而未得其處極浦寤懷望之而冀得其岸也

註曰崑崙河所出也登之四望而飛揚浩蕩莊子所謂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是也極浦南浦也巫自矜與河伯同登崑崙瞻望之樂河伯至於忘歸而已望極浦而興懷欲南還也為楚巫言故然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

集註龍堂以龍鱗為堂也○黃文煥曰河伯應以水中為居乃曰何為兮水中不怪人不能從河伯反怪河伯不宜居水怪得倒置

註曰言河伯居室之盛何為水中反言以昵之也

屈合註 屈子 九歌二十四

本白龍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水者本盡也此當從公

集註逐從也

註曰言既從河伯居於水中亦即乘龍逐魚與同遊河之渚既相安矣乃流澌紛下大水時至河伯又將有事乘水而去矣

兮騰予騰音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

集註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晉宋間猶如此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

與子曾巫自謂也既已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無已也三闖大夫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

註曰因有極浦之寤懷故河伯東行而送之還南浦也南巫降神故不忘南波迎魚騰巫極誇河伯之雄縈於已也

右河伯

集註舊說以為馮夷不可稽考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註曰六國時魏有河伯娶婦之俗此篇直以女巫

屈合註 屈子 九歌二十五

為河伯所憑依猶之為婦特不投諸水耳故巫迎神降神之詞且河非楚所宜祀明非祀事也末章神送婦還雖屬荒唐猶不至誣罔已甚故從其俗而正其詞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子兮善窈窕 耶音

集註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蘿兔絲也睇微盼貌美好口齒而宜笑也子則設為鬼之命人而予乃欲使之自命也言人之悅已之善為容也

註曰若有人忽似忽非極盡鬼狀含睇宜笑皆善為

窈窕以動人之慕者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
後來作衡

集註所思指人之悅已而已欲媚之者也篁竹叢也
後來言其出之遲也

〔註〕曰赤豹文狸車旗被帶可觀可親明非凡鬼也折
芳遺思言其甚鍾情也處幽篁終不見天猶女子自
言足跡不出閨壺也險難後來欲就所思而難於步
履欲所思者之往就之也東門之詩曰豈不爾思子

屈合誌 屈子 九歌二十六

不我即柔情婉轉動人憐惜此鬼之最能媚惑人者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門之詩曰靈雨留靈兮忘歸裝既晏兮孰華予
一風上無東
字再附無字

集註表特也雲反在下言所處之高也神靈雨者風
起而神靈應之以雨也靈脩謂所欲媚者欲俟其至
留使忘歸不然則歲晚而無與爲樂矣

〔註〕曰處幽篁終不見天則人亦無由見已乃獨立山
之上以自表於所思而雲已容容布滿山下杳冥晝
晦不復可見矣凡有雨自山高處望之雲反在下於

處幽篁上不見天纔立山頂下又不見地也風飄雨
作神靈爲之鬼自怨其緣之慳矣倘靈脩得至於此
必當曲意留之使安焉忘歸然歲既晏矣其孰有華
予者乎華者言到此則山中生色猶言光寵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

集註三秀芝草也公子即所欲留之靈脩也鬼采芝
於山間而思此人既怨其不來還謂其思我之不能
忘帶言以自慰也

〔註〕曰初惟處於幽篁自有所思乃忽獨立於山上忽
屈合誌 屈子 九歌二十七

采秀於山間思之所至不自禁也因思成怨以至悵
望忘歸忘歸幽篁之故居也於是以已之思君度君
之思我而以不得閒爲公子解乃所以自解耳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集註山中人亦鬼自謂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
知其雖思我不能無疑信之難也

〔註〕曰若有人山中人重言之諱其爲鬼也言雖不在
人世而采秀搴芳飲泉蔭松既芳且潔亦足以爲山
中人矣君之思我雖以不得閒爲辭亦必且信且疑
疑其非人類也

蕭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蕭一作雷填音出又一作旋無音撫

集註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小聲猗猗屬離罹也

詎曰鬼復自念山中之境界惟山中人足以自適非
人世人之所適也而況雷雨不時驚鳥風木助其淒
楚彼公子其肯以慕予而來乎則哉思之無益徒足
以懼憂而已

右山鬼

集註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耶

詎曰山鬼蓋山魅木魘之屬往往能出而魅人然

并屈令詰 屈子 九歌二十八

人不慕之亦不爲所惑篇中狀其妖柔之態婉變
之情益深足動人思慕者惑者忘其爲鬼一則曰
若有人再則曰山中人自惑之者言之也述其居
處服食則分明鬼趣矣至欲留靈脩使之忘歸鬼
情甚可畏也意楚俗淫祀山鬼亦與原爲此辭使
人懼而遠之故無迎神降神之詞所以黜其祀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墜兮士爭先

集註戈平頭戟也犀甲以犀皮爲鎧也考工記曰犀
甲壽百年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追輪轂交

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凡五
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
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殲兮右刃傷靈兩輪兮繫四馬
援玉袍兮擊鳴鼓天時烈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壘
陣當作陳躐一作躐並音獵靈一作埋袍吉字壘古野字

集註凌犯躐踐也援袍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對
怨也嚴威也嚴殺猶言盛戰痛殺也言已適值天之
怨怒故衆皆見殺不得葬也

詎曰凌陣躐行猶令所謂踰營也左驂既死右者復

莊屈令詰 屈子 九歌二十九

爲刀傷埋兩輪戰塵深也輪埋不行故四馬如繫不
能進也兵以鼓進鼓不歇戰不止也天時予敵而抗
之與戰是爲對天故威靈怒也殺盡而棄原野不盡
不止有必死之心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冤鬼毅兮爲鬼雄忽兮路一作路兮首雖一作首身

集註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奔平原神欲歸而去家
遠也帶劒拔兮猶不舍武也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
悔也毅爲鬼雄毅然爲百鬼之雄杰也

〔註〕曰此章申言弄原野也忽兮路超遠言此超遠忽然而至則竟之返也勇贊其氣武贊其藝其死也天時為之而人則終剛強不可凌也蓋以是慰死者之鬼

右國殤

集註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註〕曰戰國交兵死者不可數計原痛心國事故於死事者深加憫惜而極贊其勇以慰之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娉女倡兮客與一作盛與一作冷

集註會鼓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也

左傳合語 原十 九歌三十

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

〔註〕曰鬼神以音樂相感召故好歌舞又鬼陰物南陰方故歌舞多用陰人亦以類相感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一作菊

集註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葩也

右禮竟禮一作祀

〔註〕曰九歌名為九實十一章也諸家謂山鬼國殤禮竟共為祭鬼合前之八祀為九歌愚按楚祀不經如河非楚所及山鬼涉於妖邪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改為之詞而黜其祀故無贊神之語歌舞之事則祀

神之歌正得九章

左傳合語 原十 九歌三十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倬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發人哀而借之，因其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詰曰：文無次序，只是就壁上所見隨發問，雖不必求其倫次，先儒謂原雜書於壁，楚人輯之，理或然也。屈原許多憤懣，覺天道人事，種種俱不可解，故借此問發，據後儒欲一一詳說，以釋

莊屈合註 屈子 天問

其疑亦愚矣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繇考之？

集註：遂往也。上下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

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黃文煥曰：題名

天問，而從未有天之先發問，欲問其無由問者也。

詰曰：陽欲其甚也。今向誰問？亦復誰答？開口者一曰

字明是問，無所歸，徒自言語耳。

與昭嘗問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音音蒙問與暗同馮音平

集註：冥幽昭明也。謂晝夜也。嘗問言晝夜未分也。極

窮也。馮翼氣氤浮動之貌。淮南子曰：天墜未形，馮焉

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李陳玉曰：惟像者，從無可揣測中，設出渾天等器，使無像者，忽有像也。

明明闇闇，惟特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集註：明闇即晝夜之分也。時是也。穀梁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問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物之所為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李陳玉曰：三

合如申子辰水寅午戌火巳酉丑金亥卯未木五行

莊屈合註 屈子 天問

從茲而起，本其氣所自來也。化其氣所自變也。

詰曰：先儒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未嘗倚乎陰陽，是陰陽與太極為三也。屈子只言陰陽三合，而不言所以為三者，是何物太極不言自明。

圖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圖與圖同

集註：圖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

天也。○張鳳翼曰：言天之九重，誰求度而知之乎？又

誰之功力，初作之乎？○黃文煥曰：初作謂九重從何

一重作始也。

餘惟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常？東南何虧？

一作究一作管

集註幹說文云輶端脊則是車輶之內以金爲莖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縻也天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凡物之運者其輶必有所繫然後有所附此天之繫維係於何物而天極之軸何所附乎河圖言崑崙者天之中也地有八柱互相牽制各山大川孔穴相通紫微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

〔註〕曰當猶底也以地承天以柱承地則又有何物爲底以承八柱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限多有誰知其數

集註際邊也放置也屬附也隅角也○或問乎邵子

莊子合語

莊子 天問三

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敷

集註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

分別乎敵列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

曰日月所會是爲辰如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

在玄枵之屬是也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

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

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朝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

〔註〕曰沓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晝夜一周而又過一度積有歲差當於何所而重踐其行度耶天行則日月五星皆隨以行各有遲速不等而日月十二辰紀其會合之次此十二辰誰爲分也日月五星無所係屬空中旋轉故曰安屬安屬若

二十八宿則有定爲天體矣此章似不必兼地爲言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湯音陽一作陽汜音似

集註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

莊子命語

莊子 天問四

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即蒙汜也○所行里數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十之一焉○李陳玉云湯谷即陽谷日出處海波如沸故又名湯谷

〔註〕曰湯谷蒙汜就海之東西異其名也九州環以大

海故日之出入皆見於海中海以外不可得知矣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菟一作兔

集註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問月有何德乃能

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曆家

舊說月朔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惟沈括云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三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全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

莊屈合誌

屈子天問五

中四勿皆空水也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實有是物也

詁曰死則又育即據尙書哉生明哉生魄以發疑也屈子滿腔疑情凡人世相習而安之事皆不可解正不必如焦註一一求其義理以明對也

女岐無合

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集註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癘疫鬼也所

至傷人東氣謂和氣也。張鳳翼曰陰陽和則惠氣

詁曰忽埒女岐四句蓋天地人不外乎陰陽日月其

陰陽之著者也陰陽相合而生女岐無合何以生子陰陽之氣相得而和伯強爲厲和氣安在

何闕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寢宿音秀曜與藏同

集註陰闕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宿旦明也曜靈

日也。角宿固爲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

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

地面之上耳。李陳玉云自首句起至此共四十四

句是問天上事許多不可解者

詁曰日由地中東行角宿隨天運加原豈不知其

日出而角宿適在東耳故指爲東也

莊屈合誌

屈子天問六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發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汨音

集註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課試也問鮌

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

以爲無憂堯何不先試之也

賜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集註賜龜事無所見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

謂鮌聽賜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

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

詁曰賜龜飛龜潛飛者曳之潛者銜之彼此牽住當時

爲鮌計者必有宜高安下互相乖異國語稱其墮高

堙卑此其所聽者也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集註永長也遏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旌邢侯問鯀功不成何乃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鯀子也腹懷抱也詩曰出入腹我言禹自少小習見鯀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子

詰曰唐虞三載考績鯀之永遏於羽山必俟九載績用弗成三年前何以不施而聽其久爲害也四岳謂姑且試之固如此乎禹爲鯀子是鯀腹中出也鯀戮莊屈令詰屈子天問七

而禹卽繼其位何以遽能變鯀所爲以九年未成之績而一旦委之罪人之子何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集註纂集也緒絲端也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程子曰今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亦一證也○李陳玉曰日前緒曰考功曰續初繼業明明禹之功皆鯀之功而功罪不同豈厥謀有異耶

詰曰續初繼業似言禹之續鯀當初受命而繼業之時其謀便也不同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集註洪泉卽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園則也墳土之高者也

詰曰何墳何墳承上纂就前緒來鯀以墮高堙卑而敗績禹以填深墳則而成功言未嘗盡廢鯀法也○水皆就下則向時氾濫者皆爲平土猶墳之也水落土出則九州之川原高下俱見猶墳而起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集註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卽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

莊屈令詰屈子天問八

○張鳳翼曰言胡聖猶不足反藉龍智乎河海相去至遠何應龍能歷遊也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集註舊說康回其工名也憑盛滿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黃文煥曰總結上文以不任汨鴻之人使之營水致曠然九載果何所營乎禹成考功無救於其父果何所成乎其忽及康回者鯀之後與地者禹也鯀之先傾地者康回也注江注海非藉康回之一怒傾

之禹何由成功怒觸而地傾何故偏於東南地有八柱豈東南之柱獨弱耶雖靈以上問天九州以下問地中插治洪水一段蓋曰鯀父子平水土後地上諸事始一一可問耳

〔註〕曰鯀禹二句宜在應龍章下康回二句宜領下文
○營者有所作為墮高墜卑是也成者行所無事因勢利導是也蓋水之就下由東南傾也東南傾由康回怒也因又以此發問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集註錯置也洿溪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

莊屈合誌屈子天問九

谷○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註〕曰自地傾東南水始東流而得平土於是列爲九州往往壤地相錯杜詩云平野入青徐言充地或入青或入徐所謂錯也安見此壤錯於彼壤者定是此

州非彼州耶雍而爲川溪而爲谷自有此地即洿耶抑有人濟之使洿耶而是川谷皆歸於東萬古東流何以不溢孰知其故合上總問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蹙其衍幾何蹙一作壓音安

集註修長也蹙狹而長也行餘也○問四方長短若

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黃文煥曰地體至方東西南北自當長短適均而傾於東南則西北之修多於東南矣東南同傾而孰水皆歸於東則南又較修於東矣

〔註〕曰衍平也承順蹙句言既狹長則爲平行之地幾何

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居同

集註崑崙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李陳

玉曰懸圃者神人之圃上無所係下無所著懸空而居也尻臀尾所坐處也既是懸圃則所坐當於何處

莊屈合誌屈子天問十

增城又在其上高而愈高也

〔註〕曰尻字見莊子以死爲尻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辟與開同

集註淮南子說崑崙旁門有數其西北隅開門以納

不周之風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揚一作陽

集註舊註以爲天之西北隅其無日之國有龍銜燭

而照之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

○張鳳翼曰日安不到言日何以有不到也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集註石林未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註曰石林疑卽珊瑚樹之類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集註未詳○張鳳翼曰言寧有虬龍負熊以遊者乎

註曰皆壁上畫所有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儵與倏同

集註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儵忽急疾貌

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

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則國語所謂防風氏守

封禺之山山今在湖州武康縣

莊屈合註屈子天問十一

靡萍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一作萍音

集註靡萍未詳何物泉華之有子者山海經云南方

有靈蛇吞象三年出其骨○張鳳翼云九衢九交之

路言寧有萌草生於水中央乎一作萍音

○李陳玉云靡萍泉華似是言小物受地氣之異所

生極大萍水中小草可以塞九衢泉華實有子者花

亦甚小與靡萍九衢同舉下文又云蛇吞象則皆至

小爲大之況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註一

集註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素問曰真人壽

徵天地無有終始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真人

鯀魚何所魑魅焉處羿焉彈日鳥焉解羽鯀音陵魑音

一作鳥

集註鯀魚鯀鯀也似鼉有四足出南方山海經云北

號山有魑雀狀如雞白首鼠足食人彈射也淮南言

堯時十日竝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

日月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又穆天子傳曰北至曠

原之野爲九鳥解羽處○李陳玉曰自不任汨鴻至

此章六十八句爲一段問地上許多不可解事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僉山女而通之於

莊屈合註屈子天問十二

台桑僉一作桑音

集註下土方蓋用商頌語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

因使省下土四方當此之時焉得彼僉山之女而通

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

日復往治水

閼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鼃飽

集註閼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匹合者欲爲身立繼嗣

也○張鳳翼曰嗜不同味苟欲快一朝之飽與常人

戀家嗜慾不同謂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勝也

詰曰閔猶憐閔也下二句言一合即舍去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何啓維憂而能拘是達蠻一作

集註益禹賢臣也后君也離遭蠻憂也禹以天下禪

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有扈不服啓

與戰於甘故曰離蠻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

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李康玉曰按古歌謠草

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蛇之怪爲蠱蠱與孽同禹以天

子傳益則啓爲孽而能出而代益是離蠱也○黃文

煥曰禹薦益則啓安孽此官天下之舊例所宜拘者

也人不服則已脩德此兩階之舊例所宜拘者也

莊屈合誌 八 庸子 天問

若啓可謂達矣

皆歸厥緒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射一作

鞠

集註此章之義未詳○黃文煥曰厥鞠無害者啓以

家天下爲人所不服乃與啓爲蠻之人卒爲啓所勝

歸於射盡而啓不失顯名也

詰曰啓既代益作后又往征不服是爲天下衆射之

的而啓安有天下厥躬無所害也稷之播降由禹平

水土故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然惟益烈山澤而焚

之而禹始能施其功則當時變鴻荒爲成平者禹也

之功益作之始也何朝觀訟獄謳歌以爲吾君者獨
念禹而不念益耶不念益之作革而以播降并歸之
禹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境地

集註棘賓商未詳疑棘作夢商作天以篆文相似而

誤也似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史記所

言秦穆公趙簡子之事也淮南謂禹治水時化爲熊

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

石被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境地卽化

石也

莊屈合誌 庸子 天問

詰曰九辯九歌言啓功德見於樂也石被啓生禹何

勤於子而屠其母死分母與啓分也言化石之後啓

隨禹去母子一方從此永分疑啓之不知有母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畎大河伯而妻彼雒濱

集註帝天帝也夷羿諸侯殺夏后相者革更也孽憂

也言變更夏道爲民憂患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

水羿見射之眇其左目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洪

興祖曰此言射河伯妻洛神乃堯時羿非有窮羿也

馮姚利決封禪是朕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馮姚

音通禪音帝
燕一作燕

集註馮滿也。珽弓名爾雅。可以盤者謂之珽。珽屨甲也。馮珽言引滿也。珽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指以鈎弦。者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以祭天帝。天帝不順羿之所爲也。

〔註〕曰后帝不若應帝降二字。既已降之。何又不順之也。

浞娶純狐。眩妻愛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一。

一無

集註浞寒浞羿相也。眩惑也。爰於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射革貫也。吞滅也。揆謀度也。

莊屈合語 屈子 天問十五

〔註〕曰射革言羿以射而革孽夏民也。交吞互相吞也。其勢非我即彼。揆策也。當羿射革時。浞妻已爲浞謀其交吞之局。揆之久矣。

出窮西征。嚴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集註此章似又言鮫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又謂越嚴墮死。亦無明文。左傳言鮫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

〔註〕曰阻窮猶禁絕也。羽山東裔。永邊在東。不容西征。嚴何越焉。謂羽山之嚴不得過一步也。化爲黃能。亦人於羽淵而已。縱有神巫。亦不能復反其魂魄於中。

國也。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繇并投。而鮫疾脩盈。

一作黃

集註秬黍黑黍。莆疑卽蒲。藿亂也。與崔同。左氏云。崔苻之澤是也。

〔註〕曰平水土本爲稼穡也。咸播秬黍。而鮫之治水多爲之隄。則蒲藿是營。而秬黍是害也。不然何由并投。并投四夷。而鮫罪獨甚乎。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弗音

莊屈合語 屈子 天問十六

集註舊說引列仙傳。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

〔註〕曰胡爲此堂。言畫此事於此堂也。天式從橫。言神

仙游戲也。陽離爰死。言陽爲遭傷而死也。後乃化鳥

飛鳴而去。其始何以不卽變化。而至喪厥體乎。只此

數章。忽及羿。忽及鮫。忽及仙人。皆就壁上畫所見而

問本無倫次。而註者強爲穿插。承接固矣。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換體。膏鹿何以磨之。

一作萍

集註舊說萍游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又二巨天
換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磨受此形體乎○

李陳王云磨之言八足兩頭其一磨也

〔註〕曰天欲雨則萍游有聲游就起雨或是此義

戴山井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過之戴一作戴

集註擊手曰井舊說引列仙傳有巨靈之龜背負蓬

萊之山而井舞○李陳王云釋舟陵行舍水而陸地

行舟也

〔註〕曰莊子謂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疑即
此類

莊屈合誌 屈子 天問十七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墮厥首女岐縫
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達殆澆音

集註澆泥之子也言澆無義淫洗其嫂往至其戶伴

有所求因與淫亂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

而斷其頭女岐澆嫂也女岐與澆淫洗為之縫裳於

是其舍而同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因斷之

故言易首○李陳王曰少康此舉恰好相值皆天意

默相之使在舜時早如此默相則禹祀久復矣何為

羿漏網而澆伏辜也

〔註〕曰少康逐犬而墮澆不期其墮而墮也初澆與女

岐同止於館夜往襲之墮澆易矣乃誤斬女岐頭以

為澆澆以逸去顛者反也言不期墮而反墮以為墮

而反易也澆究不免於死爾時乃親以達殆殆者幾

死不死也言凶人之授首固各有其候耳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授舟斟尋何道取之

集註湯字疑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杜預云斟灌斟尋

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少康逃虞

為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流覆舟言夏

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

乎

莊屈合誌 屈子 天問十八

〔註〕曰易治也少康衆僅一旅何以治之而能厚集其

衆乎二斟匿相為澆所滅諸侯皆以為覆舟之戒而

少康逃虞虞竟妻以二姚卒取過澆是用何道乎○

諸家強以為殷湯滅夏事穿鑿無理不足遵也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妹音未嬉音

集註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為

湯所殛放之南巢○黃文煥曰桀失德已多豈獨嬖

一妹嬉妹嬉何肆寬喜之罪以其桀之惡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鳧不姚告二女何親鰥音

集註閔憂也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為娶

而令其鰥寡妻孀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與之
相親乎程子曰堯命舜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
矣

厥萌初在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古億字亦作億

集註億度也璜美玉也成重也言賢者見萌芽而知
究竟非虛億也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
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
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話曰誰所極焉以其歎者為億度不足信而遂至此
極也隱然動國事之感

莊屈各話 屈子 天問十九

登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執制匠之

集註舊說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術萬民登以為帝

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
匠而圖之乎

話曰伏羲女媧圖像皆怪問伏羲以何道為人所尊

尚而登以為帝女媧之體執為制匠而有此奇異乎

皆壁上所畫也○自桀伐以下皆言女德桀得喜以
致殛舜因二姚以受禪妲己寵以璜臺而亡商女媧

生有駭形而王天下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豕一作體

集註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象
終欲害舜舜為天子卒不誅象何耶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執期去斯得兩男子去一作失

集註此章未詳舊註以兩男子為太伯虞仲

話曰此壁上畫有太伯虞仲采藥荆蠻之事而因歎

吳楚之得失也初伯仲以采藥逃之荆蠻已聞太王
歿奔喪回喪畢復逃之吳此兩男子遂為吳有是吳

獲而楚失也春秋時楚材為吳用者比比因見此事

而歎吳之所獲於楚自古然矣當時兩男子本止於
南嶽執期去楚而使吳得之也諸家以迄古為反古

莊屈各話 屈子 天問二十

公亶父之世得此賢君似鑒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復桀終以滅喪

集註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國緣烹鵠鳥之羹
脩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為相承用其謀而伐夏

桀終以滅桀也

話曰后帝上帝也緣鵠飾玉戰國游士所謂割烹要

湯之說壁上寫其事也烹所以享帝而尹實借以謀
夏帝非饗其烹飲其謀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

集註摯伊尹名也條鳴條也致罰即湯誥所謂致大

之罰也

〔註〕曰上帝饗其烹而知其謀乃降觀於商得其承謀之人爲伊摯也知摯可以革夏故以夏賜湯

簡狄在臺畧何玄鳥致胎女何喜一作詩喜音嬉畧音谷

集註簡狄帝畧之妃玄鳥燕也胎遺也言簡狄侍帝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黃文煥曰簡狄吞卵而生契其後因以有天下則伐夏之謀天早假手於玄鳥非獨湯摯也

該秉李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集註此章未詳補曰言啓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

莊屈合註 屈子 天問二十一

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形相似也

〔註〕曰該繫也季德德之衰也由皇帝遜降而王王德固爲季矣厥父是臧所謂善於繼志述事也以天下

傳子爲季德子復傳子爲該秉季德始爲有扈所不

服啓伐滅之一傳而有羿浞之禍實有扈爲之倡始

而夏以亡是終弊於有扈也乃致少康逃於有仍爲

庖正牧夫牛羊所以供庖也

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一作受平曼音焉

集註協合也時是也言以干羽舞兩階懷有苗而桀之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爲無道天下乖離當憂懼癯瘦而反肥盛也

〔註〕曰此章言禹德也舞干格苗是禹佐堯之事禹胙手胼足瘠己以肥天下脅平膚曼狀其肥也惟禹德如此故其後復中興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集註豎童僕之未冠者

〔註〕曰有扈疑爲有仍牧豎猶庖正也此承上文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遂接以有扈牧豎語勢連及之也

莊屈合註 屈子 天問二十二

按太史夏本紀禹後分封有夏后氏有扈氏則有扈與夏同姓或少康當時慮澆之誅求不稱夏裔而曰有扈之遺孽耶少康之獵本以逐獸而襲殺澆實逢其會也其與女岐同館時擊諸牀上而澆獨先出以免其死生之命皆從天也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集註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

牛之瑞其往獵也輒以所獲禽獸徧施惠祿於百姓

也

〔註〕曰王者家天下季德也該秉謂父子相承恆秉謂

奕世相守雖失之必思中興也朴牛指漢易所云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以喻元克也言少康有中興之志焉得此元克授首乎往營班祿猶是庖正之職古者田獵獲禽擇取三殺上供之外餘則比禽大小班諸執事少康之畋本為班祿而往遂以滅桀不但成獵事還也

昏微遺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一作節

集註上二句難解下事亦無所據舊說晉大夫解居

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洗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雖無人棘上

莊屈合誌屈子天問二十三

猶有鴉汝獨不媿也

話曰昏微當是黃昏隱微之地遺跡與所私相隨而

行齊風云履我即今是也此匹夫匹婦會於牆陰之

事也狄與逃同遠也言雖事祕地遠人所不知而此

心終不自安與下文並均為淫佚之行皆壁畫上事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害一作虞

集註眩弟惑亂之弟象也象曰欲殺舜變化作詐而

舜為天子封象於有庠使其子孫長為諸侯也○竝

淫言象欲二嫂使治服棲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如是得

集註極至也小臣伊尹也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謂此也

話曰湯何以東巡至有莘而止其東巡為尹也有莘以女歸湯而以尹為媵臣是本意乞一小臣而并得吉如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集註舊說小子謂伊尹媵送也伊尹母妊身大水至

母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退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

養之有莘惡其從水中出因以送女

話曰夫何惡之為有莘惜也然天本以畀湯豈有莘

莊屈合誌屈子天問二十四

所得有哉

湯出重泉夫何舉之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舉古

集註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也樂拘湯

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遂不勝眾人之心而以伐

桀是誰使其先拘湯以挑之乎

話曰湯欲伐夏不得尹則不決是湯之心尹挑之也

尹欲伐夏不因湯則不成是尹之謀又湯挑之也

會龍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集註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請師期武王期以

甲子會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並行恐甲子之期不

踐紂必殺膠鬲速行欲以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
日朝誅紂不失期也蒼鳥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鳥
羣飛惟武王能聚之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是也
詰曰蒼鳥羣飛言將士奮勇爭以搏擊為快不獨一
尚父之鷹揚也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以發定周之命以吞嗟授殷
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集註叔旦周公也嘉善也發度也發武王名史記言

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
之旗所謂列擊紂躬也周公既不喜此舉何為又致

莊屈合詁 屈子 天問二十五

武王使定周命乎其不喜者擊紂躬耳固未嘗不欲
定周之命而王天下以紂子孫也

詰曰授殷天下四句即叔旦吞嗟之言言天授殷以

天下紂居其位所施行為何徒反商道之成以至於
亡蓋罪由己作人所不能如何者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集註爭遣伐器泰誓 訓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

翼六韜所謂翼其疾 其後言周軍人之樂戰並驅

而進也○黃文煥曰 上二句中前爭盟之說下二句

中前羣飛之說

詰曰伐器指戰伐之器 遣伐器猶言遣兵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 維何逢彼白雉 底者

集註昭后昭王取也成 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

楚楚人膠舟以濟王中 流舟沈遂不還也周公時越

裳氏獻白雉王德不能 致思往逢之

詰曰昭王南游由先朝 白雉之獻以啓其心而勤遠
略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梅手

集註方言云梅食也賈生所謂品庶梅生是也巧梅

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

莊屈合詁 屈子 天問二十六

之咽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

長驅歸周以救亂環巡也○黃文煥曰有昭王之南

遊為前車而又有穆王之周流貪心使之耳借巡狩

以巧濟其貪也其環理天下必中有所索求耳

妖夫曳衿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集註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

將執而戮之夜亡去問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因抱

奔褒姒人後有罪入此女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

王惑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國破為犬戎所殺○李

陳玉曰言周三后敗亡之事皆有天意昭王不因自

鍾之獻則不底南土而取膠舟之沒穆王不因八駿之馬則不致環理天下而有徐方之亂幽王不因聚狐箕服之謠則妖夫不得所棄女以入宮而有驪山之禍

詰曰因童謠而執妖夫妖夫亡而得褒姒褒姒進而周滅卽以預絕禍胎之計爲致禍之媒天之巧於布置以亡人國固非人所能計算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發一作其

集註反側言無常也桓公死不斂蟲流出月與見殺無異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側罰佑不常皆其

莊屈合詰 屈子 天問二十七

所自取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謏諂是服

集註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服事

也○黃文煥曰賢奸易辨昏迷不應至此豈有蒼其鑒而蔽其衷者果孰使之耶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集註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謏諂也雷開佞人也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詳一作伴

集註方術也梅伯紂諸侯諫紂殺之醢其其身箕

子欲去不忍被髮伴狂而爲奴二人德同而術異也

慢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竺一作鳥煥音柳

集註帝譽也竺厚也或曰篤也稷事見詩大雅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既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爲而竺之耶棄之冰上則人惡之矣鳥何爲而煥之耶以此言之竺字當爲天祝子之祝或爲天天是桮之桮以聲近而譌耳

詰曰元子因姜嫄爲帝譽元妃而言非譽首生子也帝上帝竺篤也詩云篤生武王投冰鳥煥種種奇異皆帝所以竺之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莊屈合詰 屈子 天問二十八

集註馮引弓持滿也其他文多不可曉

詰曰古者祀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以從乃禮天子所御者帶以弓韉挾以弓矢於郊禘之前所以祈男也將之將此誠於上帝也帝馮儀而生稷姜驚而棄之至於隘巷平林寒冰亦切激甚矣而帝多方以逢長之逢長言到處所逢皆爲護惜長育之皆帝之竺之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號一作號

集註伯昌文王始爲西伯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之時也秉鞭牧者之事也言殷事殷而爲之執鞭以

作六州之牧也。微通也。岐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也。武王代殷。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黃文煥曰：西伯秉鞭作牧，不欲有殺而天偏命之有殷文之所却，即天之所強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集註言太王與百姓徙其積藏，未就岐下，何能使其民相依而隨之乎？惑婦，妲己也。

〔註〕曰：惑婦，句當合上三章看，纣爲帝所，紂文王爲帝所命，太王爲民所依，雖有妲己，惑主欲肆其譏，譏何所爲乎？

莊屈合誌 屈子 天問二十九

受賜茲醴，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長

集註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也。○黃文煥曰：帝欲罰殷文，欲代殷受罰而親就之，烹其子，囚其身，就之非一矣，而卒不能救殷之命。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集註師望，太師呂望也。后，謂文王。太公鼓刀屠於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豈載與俱歸？

〔註〕曰：文王臣服於殷，本無滅殷之志，而滅之者呂望

也。然呂望實爲文王所拔，識其人而不能爲士之元何也？

武發殺殷，何所悵，載尸集戰，何所急？

集註此言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柩於軍中，以會戰也。

〔註〕曰：尸主也。古者出征，必載木主以行，蓋祧主也。武王伐殷，亦載主耳。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咸天抑墜，夫誰畏懼？

集註舊說以此爲太子申生之事。○黃文煥曰：伯林，疑其雉經之地，申生無罪，未有應死之故，感天抑地，不敢申辨，以傷父心，一死自甘，非有畏懼而然也。

莊屈合誌 屈子 天問三十

〔註〕曰：天地震動而不能救其死，讒人可畏至此，天地且不能違天，誰畏懼乎？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集註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乃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又何爲使他姓代之乎？○黃文煥曰：後之興不勃則前之亡亦不忽，又使至代者，天實促之，不肯少遲也。

〔註〕曰：天命既集，空常有之矣，而戒以命不於常，當受禮天下之時，而代之者已至矣，言興廢之速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集註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
擬丞輔弼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為天子
尊其先人緒業流於孫子也

註曰臣孽謂初為小臣故名之丞輔則官而不名商
頌所稱阿衡是也君奭篇云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太甲時則有若伊衡伊尹稱其名伊衡稱其官尊
之也何卒官湯者言成湯崩伊尹放太甲攝行政當
國以朝諸侯後復迎歸太甲而授之政退就伊衡之
位以湯之官終故歿為商宗臣配享成湯也

動園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莊屈合語 屈子 天問三十一

集註勳功也闔閭王闔廬也夢闔閭祖父壽夢也闔
閭父諸樊傳國其弟以次相及其後王僚繼其父夷
木有國而闔閭以諸樊長子不得立散亡在外使專
諸刺王僚而代為王於是子胥為將破楚入郢武
厲之威流於後世也

註曰勳闔者大其開吳之功也少與壯對離離也少
罹散亡而壯能武厲至今仰其威名故曰能流厥嚴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承多夫何長

長上
有久字

集註舊說彭祖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錫
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為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

也○李陳王云彭祖嘗斟雉羹獻於堯堯饗之堯壽
亦百有餘歲豈饗雉之效與天以壽考錫之一人此
一人又能以壽予人食其一杯羹可得上壽何也

中央其牧后何怒蠹蟻微命力何固

集註此章之義未詳

註曰此指列國時事言以王者居中與四方諸侯共
牧其民豈不甚善上帝何所怒於民而分裂之以致
有戰爭耶蠹蟻即指戰爭猶言蠻觸之鬪也割據稱
雄死不相下其命何微其力何固皆后之怒為之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幸何喜

莊屈合語 屈子 天問三十二

集註此章未詳○據王逸註言昔有避難之女采
而食至於回水之上遇神鹿驚之銜草而為之食
以得生則幸當作草皆天之不絕人也亦畫上所見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兩音
亮

集註舊說以為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王
逸註秦伯有醫犬其弟公子鍼欲之請以百兩之車

易一犬秦伯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集註此下皆不可曉○黃文煥曰我之威傳布他國
曰流厥嚴使他國懾伏於我之威曰奉厥嚴

語曰自此以下似皆暗譏國事而故錯亂其詞滅沒其義使不可指摘也雷電震怒薄暮須歸有隱隱者未免私憂若今之世則何所憂乎過莫大於不孝而世有不奉其父者舍此不問帝更何所求諸家謂譏楚襄不復父仇與秦為婚或亦近似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動作師夫何長

集註自此至篇終皆隔句叶韻○王逸註荆動徇師乃二國邊邑處女爭桑怒而相攻之事

語曰王逸註與文義絕不相涉左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杜預註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

莊屈合誌 屈子 天問三十三

子者戰也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作師更為陳法也授師子焉是必其所長也以圖闔張吳為勳闔則武王荆尸自應為荆勳矣言楚欲報秦當簡練師旅舍其短而用其長自言已流放巖穴不容復有所云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子是勝

集註吳光即闔閭也

語曰望其悔心之萌而有復仇之舉也言楚本不弱以吳光爭國之雄輔以子胥覆楚之志遲之又久乃于是勝楚固未易勝也

何環穿自問社丘陵爰山子文一作環穿社以及丘陵是楚一足為七字為十

字二

集註左傳曰若敖娶於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邵淫邵子之女生穀於虎實為令尹子文○李陳玉曰邵妻棄之間社丘陵間虎為之乳遂奇而收養之

語曰環穿問社丘陵言合楚城市山林只出得子文一人

吾知堵敖以不長

集註堵敖楚文王子成王兄也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

莊屈合誌 屈子 天問三十四

語曰楚文王死子元為亂伏誅子文為令尹相堵敖盡殺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敖立五年謀殺成王成王弑之而自立子文知堵敖之不長久矣而竭忠盡瘁臣子之分固應爾也

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試一作議

集註缺○李陳玉曰試上自子楚人忌子文之言試上謂問上也自子謂子賢也每事過任也然至今忠名彌彰則原亦可以自慰矣

語曰子文盡忠直諫自今論之皆試上而自子耳試者知君不見聽而試言之以成己忠直之名然至今

以忠名遠彰耶原以子文自況也

陳玉曰自禹之力獻功至此共一百六十一句為

一段問人間世許多不可解者共三段文字

結白季說作三段應終於兄有噬犬一章後十一句

篇終之餘蹟也然其憤激感恨處盡在此數語

又曰小序甚明因祠堂壁上畫有種種奇怪故事隨

其所見一一詞而問之或相承或不相承或寓己意

或據彼事本無倫次仍其荒唐註者為之考據載籍

分別章句循其文義辨正其是非大似白癡人說夢

也

孟子天問三十五

九章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

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

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攷其詞大抵多直

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

故顛倒重複倔強疎南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

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蓋子有言為人君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

陸時雍曰九章遠遊即離騷之疏

楚辭合註 屈子九章一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

以為正

集註惜者愛而有忍之意誦言也致極愍憂憤懣也

所者誓詞猶謂所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雅慶之類

也言始者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致極其憂懣至於

不得已而後發憤懣以抒其情則又從而誓之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鸞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

絲使聽直

集註此皆指天自誓之詞欲使上天命此眾神察其

是非折中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

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縹對也。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也。咎繇舜士師。聽直聽其說之曲直也。

竭忠誠而事君。今反離羣而贅脫。忘僂媚以背衆。今待明君其知之。脫音尤一作尤

集註贅脫。肉外之餘物。莊子所謂附贅懸疣者是也。僂。輕利也。媚。柔佞也。

話曰贅尤者。舉朝覺多此一物也。衆所以得君者。以僂媚爲要術而已。獨忘之。是背衆也。所以離羣者爲此。

莊屈合誌 屈子九章三
言與行其可迹。分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今所以證之不遠。

集註言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迹。內情外貌。又難變匿。人君日與之親接。最易察其忠邪。蓋其所以驗之不在於遠也。○黃文煥曰。上章憤心事之莫白。呼天呼神。此表心迹之易見。不待天不待神。不待聽直。君可立稽也。

話曰言己之言行。皆有迹可據。而情與貌始終如一。在君左右日久。前後皆可證也。

若先君而後身。分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

又衆兆之所歸也。

集註說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也。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

宣心而不豫。今羌不可從也。疾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

集註不豫。言果決不猶豫也。不可保。言君不察必爲衆害也。疾。猶力也。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即上文專惟君而無他也。○黃文煥曰。以背衆爲始禍。以疾親君爲速禍。

思君其莫我忠。今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今迹不莊屈合誌 屈子九章三

知龍之門。忠一作知集註言我思君當謂莫有忠於我者。忘身之賤。貧但知盡心事。君固不懷貳以求龍也。

話曰君不我忠。言不以我爲忠也。賤貧之身。言豈足動君聽行。豈足爲國家重輕乎。而忽忘身爲之。誠有不自覺者也。本圖事君。非以干龍寵。自有門不在效忠。此己之所迷也。

忠何辜以遇譴。今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今又衆兆之所哈也。哈音

集註哈。嘲笑楚語也。言無罪放逐。本非臣心所期也。

以行不羣至此遂為衆所笑耳

紛逢尤以離謫今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集註紛亂貌尤過也蹇詞也釋解也沈沒也抑按也白明辨也

詰曰蹇不可釋亦是自咎其褊淺

心鬱邑余佗僚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詰今願陳志而無路心一作忱

集註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曠有煩言騷經曰解佩纆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詰疑古者以言寄

莊屈令詰屈子九章四

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焦竑曰煩言是詳細委曲之言欲煩悉其詞以自道達非謂煩亂之言不可治於君也

詰曰上文情既不達人又從而蔽之此所以鬱邑而致疾也徒自鬱邑耳誰復有察之者欲結言以詰之則言之煩矣不可結也其惟對君以面陳此志乎而黨人蔽之其路無由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中佗僚之煩惑今中悶替之忱忱替音茂

集註號大呼也中重也悶煩也替亂也忱忱憂貌○

李陳玉曰退進二句閉口患瘖開口患聾○黃文煥

曰進退無計鬱邑佗僚之餘又加佗僚是為申心煩愈惑惑則愈悶悶則愈替替憊焉而已

詰曰從上用四又字見己之悶替固非一端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集註杭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左傳晉侯夢大厲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也

詰曰船用兩舟相輔而濟言獨舟難進故曰無旁又旁側也君子小人進退總係在傍一語故曰泄柳申

莊屈令詰屈子九章五

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集註終危獨以離異果如始者占夢者之言也殆危也初以君為可恃故被眾毀而危殆也

詰曰原自知其過在以君為可恃也惟恃君故徑行己志以來眾口之謫由今思之初之逢殆終之離異皆以是也

懲熱羹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義之節也熱一作於

有義之節也熱一作於

集註懲義之熱遇整冷而亦吹之以喻常情以忠直得罪即痛自懲艾過爲阿曲而我尚欲釋階而登天則是不自懲艾猶有前日忠直之意也

詰曰求寵有門登天有階非痛懲前迷悉變態態不能得之指忠直爲作態酷似小人口吻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集註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何以爲伴何以爲援有終危獨以離異而已

詰曰始而仇中而暗繼而駭駭其終不肯變也莊子九章六

小人各有志嚮各欲造其所極故有冰炭之異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

集註申生事見左傳禮記

詰曰以申生與鮌並言蓋人以蚌直罪鮌自申生觀之則亡身不必盡蚌直也屈子每於鮌多有不平明鮌極非以渾水得罪畢竟以蚌直得罪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集註忽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

良醫吾於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語爲誠然也

繪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尉尉音

集註繪繳射鳥短矢也弋繳射也機張機以待發也尉羅掩鳥網也辟與闢同言詭人陰設機阱張布開辟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雖欲側身避之而無處也○黃文煥曰曰設曰張曰辟預開禍阱以待其自墜君子自賈罪小人若不與焉殺之爲有名陷之爲無迹說盡小人暗害君子之巧○向謂無門無路無杭無階直行不得焉此但求一側身亦并無所矣

莊子九章七

詰曰君心本不樂忠臣而此輩巧設法以害之所以

娛君也張辟之機即在所以娛君處布置

欲儻個以千條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

罔謂女何之儻音

集註儻個不進貌千條求住也重益增也離遭也集

鳥飛而不止謂遠遁也如此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

我而何往乎

詰曰言君又欲以遠去爲之罪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背以交痛兮心

鬱結而紆軫軫音

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淹乎江湖

集註登崑崙言所至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楊

慎曰瑤圃玉英皆美言之願得聖君而食祿也

話曰南夷不指鄧指江湖以南皆夷地也世溷濁而

莫知矣南夷非人所居豈有知之者乎然與其處人

世而不見知固不如處絕人之境也○原之所以比

壽齊光惟在汨羅一死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

車兮方林欸音哀邸一作低

集註鄂渚今鄂州也方言云南楚謂然爲欸史漢亞

非屈合誌屈子九章十

父曰唉及唐人欸乃皆此字也邸至也一作低說見

招魂軒輊既低方林地名

話曰鄂渚反顧是將濟之時步馬邸車猶未即濟也

乘船船余上沉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

回水而凝滯船音零凝一作凝

集註於船船有窓牖者上汭流而上也齊同時並舉

也榜櫂也效吳人所爲之櫂如云越舸蜀艇也汰水

波也船不進而凝滯留連之意亦戀故都也

話曰紀其既濟鄂渚舍車乘舟之事○回水猶舍所

謂回流船旋而不進也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昔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

傷附音

集計水經云沅水入徑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

東歷小灣謂之枉渚○張鳳翼云言已從杜清宿辰

陽自傷去國日遠也既而曰何傷自解之詞也

入激浦余懷惘惘兮不知吾所如漢林杳以冥冥兮乃

援猗之所居猗音序

集註激浦地名○黃文煥曰舟行愈遠人被激浦故

都之路既隔南之之路復迷所云何傷者不能無傷

矣

非屈合誌屈子九章十

話曰自漢林杳以下舟楫又復入山初以爲第僻遠

耳不知非復人境乃援猗之所居也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

霏霏其承宇承音雲

集註兩凍如珠將爲雪者也宇室簷也

哀吾生之無路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

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集註闕

話曰志在瑤圃崑崙而忽幽獨自處於此將終於此

矣能無哀乎然其心終不肯變也故自甘於終窮

接續前首今桑扈之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
殃兮比干菹醢一作比干

集註楚狂接輿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疑卽子桑
伯子家語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司人道
於牛馬卽此裸行之證也

註曰此章引古人以自解髡首裸行因南夷無禮法
衣冠而與之同羣譬諸古之狂簡處中國亦爲此也
忠不用賢不以伍子比干刑戮接踵又何有於流放
乎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
遷屈合註 屈子九章十二

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集註董正也不豫兄借誦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見
光明也

註曰董者欲率天下共軌於道也爲哀爲愁皆以此
自取不豫不豫由於獨醒重昏終身不令有一時之
醒則永無不豫矣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露巾辛夷死林薄兮腥臊盈御芳不得薄兮

集註露巾未許叢木曰辛草木交錯曰薄御用也薄
附也

註曰辛夷芳樹露申者無所障蔽花早樹高承露直
上故曰露申死林薄者惡木之陰蔽之也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集註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行將遠去也○黃
文煥曰愛憎顛倒其咎由陰陽之易位也時實爲之
將若之何忽吾將行去此山而他之也

註曰原不能變心從俗其能自信者一死而已懷而
不發以致侘傺煩惑忽乎將行言欲行吾所信也
右涉江

集註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偏
也
註屈合註 屈子九章十三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
仲春而東遷

集註震動也愆過也仲春之月人民和樂之時也屈
原被放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閱其流
離因以自傷而歎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福善禍淫
相協民居使之遭離散之苦也○張鳳翼曰稱百姓
稱民皆哀籲自呼於帝之詞仲春東遷感其候也
去故鄉而就遠兮遷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
之鼂吾以行

集註遵循也江大江也夏水名自江而別以通於漢
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名夏口詩
所謂江有汜是也甲日也鼂旦也

註曰原初發郢由夏口出江而轉溯湖湘也由郢入
漢以至夏口皆東行故曰東遷過夏首則西浮矣既
過夏口溯鄂渚以益西直上洞庭轉與郢直其曰東
自郢至江也曰背夏浦而西思自江至湖望郢而思
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魚揚以容與兮哀
見君而不再得

莊屈合註 屈子 九章十四

集註郢都在漢南郡江陵間閭里門也魚同舉也容
與徘徊也言鼓棹亦不欲速去知己之戀戀於君也
註曰原遷江南在頃襄王初年其後江陵之郢已爲
秦攻拔徙都陳矣今日發郢都尚從故郢發也閭卽
昭屈景三族所居所謂三閭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
龍門而不見

集註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不忍
去也夏首夏水口也浮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楚都
南關一名龍門一名修門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馳順風波而流從兮焉
洋洋而爲客

集註眇猶遠也馳踐也洋洋無所歸貌

註曰順風波而流從言潮流而上也風生波起流從
波舟從流惟流之從故曰流從去國離家長此爲
客任其洋洋無有程期也

凌陽侯之汜濫兮思翱翔之焉薄心絀結而不解兮思
寒產而不釋

註音盡
汜音范

集註凌乘也陽侯水神能爲大波汜濫波貌薄止也
絀懸也寒產詰曲貌

莊屈合註 屈子 九章十五

註曰以逐客之孤舟凌陽侯之暴漲中流浩渺天際
茫茫飛鳥翱翔爰止何所風波可畏萬慮俱消而此
心猶不解不釋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
逍遙而來東

註曰運舟猶言旋舟也將者意中事也舟上則洞庭
而下則江運而不浮意不欲上上則漸入南夷而去
故曰運矣終古之所居指郢也而夏口以上皆西
行而自郢視之皆來自東也逍遙來東自傷於國事
無與而逍遙於此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與而忘返昔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一作羌

集註時未過夏浦也故背之而回首西向以思郢也

〔詰〕曰此是已過夏浦也以故都地勢論之夏浦在東故背夏浦乃西向而思思郢也跡漸遠郢而魂仍戀郢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集註水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望郢都也平樂寬博而人富饒也介間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

〔詰〕曰哀州土之平樂隱隱有不能長保之憂非徒哀已也按由夏浦上荆河口去郢益近故增其哀也

當陵陽之焉至兮蘇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無森音

集註蘇混漾無涯也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厓也丘荒墟也兩東門郢東關二門也

〔詰〕曰陽侯陵陽國侯也此陵陽卽前陽侯之波焉至言不知從何而至也此章哀郢之餘又哀來路所歷之夏口也當吾陵陽侯汜濫之時蘇蘇南渡不知所之而夏口水漲曾不知其虛舍飄沒皆爲丘墟否首

章民離散而相失必是此歲楚大水而歲荒也江夏二城爲郢兩東門所以防吳者若使夏之爲丘則兩東門皆蕪矣其在放逐時不忘國計如此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擾惟郢路之遠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集註憂憂相接首尾繼續無已也

〔詰〕曰憂非一端此憂甫息彼憂復乘相接不斷此不怡之所以長久也江與夏之不可涉言永別此路不復至郢也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屈屈合詰屈子九章十七

〔詰〕曰按史記懷王怒而疏屈原未嘗言放懷王入秦原猶諫止其未放明矣遷原於江南者襄王之再信謬入爲之也九年不復後乃沈於汨羅以死去去郢也

忽若者情迷之詞思郢已極忽若暫與郢違以爲真去而不信也至今九年不復則信去矣鬱鬱佗係寧

有已乎

外承歡之灼灼兮謀在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如

被離而鄭之灼音灼謀音

集註灼灼好貌謀誠也往亦弱也重厚貌被離衆蓋

貌鄭墜也言小人外爲諛說以奉君之歡情態妍好

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

爲所嫉妒而壅彼不得進也

註曰九年不復不得不追恨黨人也承歡只是順君

之欲灼灼所謂謹身以媚上也往再難持雖有暴主

亦爲所動不自知墮其術中也湛湛沈沈不露被離

莊屈合註屈子九章十八

猶百草之隨風東西所謂隨聲附和也湛湛之忠本

於君心不願加以如者之被離百計壅之君焉得不

疏身焉得不放乎

彼堯舜之抗行兮賸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

以不慈之僞名行音衡

集註堯舜子賢而不予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云堯

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李陳玉曰

以堯舜之行天下共見猶舉頭見天而猶可被以不

慈之名何況其他

憎愠愉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踳踳而日進兮美

超遠而踳踳愠音愠愉音愉

集註愠心所蘊積也愉有所思而欲明也慷慨激昂

之意君子之愠愉若可鄙小人之忼慨若可喜惟明

者能察之

註曰愠愉與慷慨相反愠愉者憂形於色心若絲棼

慷慨者謂已治已安無可憂慮故愠愉可憎而慷慨

可好踳踳者牽引而進其衆益盛超遠者超然自遠

日遠日疏美即脩美原自謂也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

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奔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曼音

莊屈合註屈子九章十九

音受丘

集註曼遠意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丘謂以首枕

丘而死不忘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

踳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

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忘忘其故鄉

也

註曰總結不能忘郢之意

右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蹇之不釋兮曼

遺夜之方長

話曰秋夜漸長與後望孟夏之短夜相應

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洋數惟慕之夢怒容傷

余心之優優一作憂

集註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也回極未詳

浮浮風動貌數計也惟思也優愁也言計而思之君

多妄怒刑罰不中使余心憂也黃支煥曰天有南

極北極入地出地之寸數為秋風所動若回旋而浮

起也

話曰杜子美詩云風連西極動以言秋風之狂天之

樞極亦為吹動回極猶此義也史記稱王怒而疏原

莊屈合話 屈子 九章二十

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固知王之多怒也

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

以遺夫美人集音

集註尤過也鎮止也矯舉也覽民之尤而察其有罪

之實庶以自止其憂則又愈見其怒之不當而可憂

益甚故結情於詞以告君也

話曰民尤衆怨也遙赴橫奔猶披髮纓冠激切其也

微情陳詞詞之婉也言我初欲不避忌諱以直諫從

事見怨之者衆恐君不聽是暴君過而挑衆怒也

微情以陳詞但入告我后不欲顯示於衆蓋非余之

本情矯而為之也所謂自鎮蓋矯情以鎮物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

既有此他志一作誠

集註語見騷經言君與已始親而後疎也

矯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益

為余而造怒集音

集註矯矜也莊子曰虛憍而盛氣覽示也姱好也言

君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為

我作怒也

話曰吾余皆原自謂上官之讒原也王使平為令每

莊屈合話 屈子 九章二十一

一令出原自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是謂吾自驕其

美好而示其脩姱王之所出怒也不信疏之也一不

見信則所言無不可怒者故見余先作怒以待之也

願乘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

恒傷之憺憺問音開世音

集註開宴間也察明也恒悲慘也憺憺安靜意口欲

承君之閒暇以自明而不敢然又不能自己故夷猶

欲進而心復悲慘遂靜默而不敢言也

話曰此追念王始見疏之時欲自辨別其罪恐益觸

上怒故震悼而不敢夷猶不決尚有冀進之意此其

委曲良足悲矣心雖怛傷而靜默處之傷之至也

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孽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
果以我爲患詳與作同

集註歷猶列也詳詐也切人不媚言懇切之人不能
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病之蓋惡其傷己也

〔詰〕曰始之不敢言而夷猶者知言之將動君怒而犯
衆患也然終不能自己復列情以陳詞而果非君所
樂聞蓋切人不媚固其性也衆以爲患果不出吾所
料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塞

莊屈合誌 屈子 九章二十二

塞兮願蓀美之可完

集註耿明貌庸何用左傳曰晉其庸可冀乎言昔吾
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
亡之耶言非獨樂爲此塞產而不樂爲順從也所願
君之德美猶可復全耳○黃文煥曰追溯初陳之詞
君卽伴聲豈真能不聞耶所陳耿著當至今無能亡
之辭未嘗亡則君固未嘗不聞也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今故
遠聞而難虧三五一作前聖聞音問

集註三五謂三皇五帝像謂肖古人之形而則其象

也儀以彼人爲法而效其儀如儀禮所
而視是爲節之類是也極至也至到也

〔詰〕曰言吾願蓀美之完欲取法於三五也若余之
矢則有彭咸之遺則也誓死致君何極不至望君造
其極而有千秋之遠聞惟此遠聞不可虧耳

善不辭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實而有獲實當作獲

集註四語明白親切前聖格言不過如此

〔詰〕曰承上遠聞難虧而以之望君亦以自勵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憺吾以其美

莊屈合誌 屈子 九章二十三

好兮敖朕辭而不聽敖與傲同

集註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少歌卽此
類也抽拔也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無正無與平其
是非也敖倨視也

〔詰〕曰自思其過又代君思己之過故曰與美人之抽
思所以并日夜而不斷絕也忽此忽彼何所取正憺
吾美好此造怒之根也初爲說人之言後則君信爲
實然矣蓋爲先入之言所中故歷情以陳詞皆敖而
不聽卽伴聲而不聞也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

賦既惸惸而無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遠而日忘
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歎息
日唱聲見惜誦傳音羣卓一作連

集註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烏自屈原
生於楚而仕於郢都是自南而集於漢北也○漢
興祖曰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
其意而爲倡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爲
亂詞云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
一之而

集屈金註 屈子九章二十四

集註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而冀其
易曉也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
魂識路之營營營營一作營營

集註言初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背然欲去而又
不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

詎曰郢在湖北而南指月與列星向南背北而知郢
之所在矣此夢中之月星亦夢中之南指也○路而
又曰營營者蓋彷彿識之而已故營營無定見也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

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集註言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遠之者彼又安能
知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乎

詎曰願徑逝而不得是祇知直不知曲蓋魂亦信直
也人之志不與吾心同此言直之不可信也魂之急
欲逝也即使得歸依舊理弱而媒不通歸何爲乎余
惟從容聽之而已魂乃迫切如此耶反怪靈魂誕罔
之甚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集註瀨水淺處湍急流也逆流而上曰沂潭溪淵也

集屈金註 屈子九章二十五

狂顧憂懼而驚視也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沂流而
南行也

詎曰聊以娛心謂當極愁苦時幸有此山水之樂

軫石歲歲寒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歲音

詎曰此章集註未詳按軫石句似皆舟行時所見超
回言山高迴而回曲也徑不可度惟以志度人行其

上忽行忽隱而後得進極狀山之紆曲

低側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督客實沛徂兮

集註北姑地名督客督亂之意見於容貌也實沛徂
誠欲沛然如水之流去也

語曰低徊不去宿北姑以望山也而不能得上作

問舟中聽其沛然徂行耳

愁歎苦神靈遙思今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集註靈靈魂也

語曰初幸山水之奇足以怡情今徒增其愁歎以苦

神而已益動靈魂之遙思也而路遠處幽又無為之

媒者雖思亦奚以為

思思作頌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集註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也

右抽思

莊屈令語 屈子 九章二十六

集註以篇內少歌首句二字為名

語曰原之放在頃襄王之時而反復哀怨皆懷望

見疎時事已往矣一一抽繹思之故曰抽思若

襄王本未見用無可思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集註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汨行貌徂南土汨沅

湘也

陶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效

志兮冤屈而自抑 駒與駟同默史記作墨而史

集註駒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也默無

聲也紆屈也軫痛也離遭也慙痛也鞠窮也撫循也

效猶敷也抑按也言撫情懷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

抑而不懼也○黃文煥曰陶兮杳杳數觀而不得所

見之處孔靜幽默因陶而及聽也無象可觀之謂幽

無聲可聞之謂默聲象交廢之謂孔靜

語曰撫情自為安慰也效志勞其心志不容憂憤乘

隙而起也冤屈無可伸之理自抑乃不覺其苦

詞方以為圖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節章

志墨兮前圖未改 詞音頑迪史作

集註刑削削也度法也替廢也言欲變心從俗而常

莊屈令語 屈子 九章二十七

法未廢不能遽變也易初變易初心也本迪米詳章

明也志念也墨繩墨也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

而念之不忘者亦以前人之法度未改故也

語曰迪舊訓道本迪本然當行之道也畫墨即繩墨

也章志者言此繩墨常在心眼之間不能昧也前圖

之不容改斯本迪之不可易也

內厚質正今大人所賦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 厚史

正史作電賦史作

集註所賦所盛美也倕書作垂垂性巧舜以為共正

揆度也即所謂畫也

詁曰內厚則不為毀巧所動質止則不為邪曲所惑
君子所鄙在彼大人所賦在此亦足以自信矣世以
善惡者為巧不知巧匪之不貴斯也惟取揆之正也
而今列方為圓不重繩墨孰察其揆正乎

玄文處幽兮朦朧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史南史作幽處史
無睇字睇音弟

集註玄墨也幽冥也睇眇也有睇子無見曰朦朧無眸
子曰瞽瞍盲者也

詁曰此言舉世皆無目者也以睇察玄文以瞽笑
婁無怪其然矣

注屈合諸
屈子九章二十八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笱兮雞鶩翔舞
奴驚音木

集註箋籠落也○黃文煥曰言非獨不見即明見之
而故意顛倒以白為黑以上為下

同標王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
余之所賦採音疎史無惟字
固作如余作焉

集註槩平斗斛木也

詁曰與與經內怨而量人同義言黑白上下之例

固不肯知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傳喻音適
知史作得

集註盛多也陷沒也濟度也此言車重陷滯而不得
度也存表為懷在手為握瑾瑜美玉也不知所示人
皆不識無可示者也

詁曰任重載盛二句與小雅不輸爾載終踰絕險同
義指黨人用事者言懷瑾握瑜自命也言任事者皆
不堪勝任而有懷抱者反處其窮世無知者將持以
示誰乎

邑大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非俊史
作群

集註合諸
屈子九章二十九

集註非毀也知過千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庸庸賤
之人也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
所有內音訥異一作奧朴
史作懷遺史作質

集註文質其文不豔也疏迂闊內木訥也材木之中
用者也樸未斷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惟所用之而
世莫之知也

詁曰文質文隱於質故不知異彩也材樸材隱於樸
故不知所有也疏內者其拙已甚所以為質委積者

無以表異所以爲朴

重仁義義分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選今孰知余之從

重不聲選史作器容當作選與選同

集註義亦重也豐猶富足也選達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

詰曰重與藝皆是韜藏之義故內豐於仁義而外惟

見其謹厚所謂文質而材朴也不遇重華知人之帝其孰知之而余不求人知也不求知故從容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史無何字而字亦句皆有也字

莊屈合誌 屈子 九章三十

集註古有不並言聖賢不並時而生也

詰曰聖賢既不並世若禹之於益皋陶湯之於伊尹未嘗不並去古久遠此風已邈不可慕矣

懲違也然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一作上聲總史作混一作悶像史作象

集註違過也像法也強於爲善而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爲法也

詰曰曰違曰怨是屈子見疏與被讒受病之根將懲而改之非強抑其心不能至於離慙不遷蓋終不能

懲改矣自惟事業無成存此志以萬世可也志之有

像易盡上爻所云志可則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懷哀兮限之以大故

舒史作舍娛作虞

集註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於是將舒憂以娛哀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

也○張鳳翼曰大故死亡也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賦以舒展憂思持此以歿而終無他志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史遷句汨音骨水流聲又音鶴涌波也蔽史作拂此下史有句嗟懷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

莊屈合誌 屈子 九章三十一

集註汨流貌修長也

詰曰懷沙是懷長沙也浩浩清流久存於懷路修且阻今忽焉而至是其死所矣汨水名近長沙所謂汨羅江也

懷質抱情獨無正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質史作情情作正字之誤也沒史作殒驥下有將字

集註無正與并日夜無正正字意同伯樂善相馬者

程謂校量其才力也

詰曰正者莊子所謂將孰使正之也正是平其是非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民史作人稟史

集註錯置也言民生稟命於天壽夭窮通固各有置之之所而不可易君子之處思難必定其心而不為所動搖廣其志而不過為狹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黃文煥曰民生稟命事事皆天也非人也以見黨人之不足咎也

詰曰各有所錯事事有定即死亦各有其地也原之情志其生無所取正其死也人或有羨其心之哀乳而志之狷狹如後世班固所云忿懣沈江者而原自莊屈合誌屈子九章三十一

信其心定志廣固無畏懼於人言也

曾傷髮哀永歎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增史無濁字

集註按此四句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實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承余何畏懼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集註類法也以此言為法也
詰曰以命則死不可逃以義則死不可讓論語所云當仁不讓於師也願勿愛者既以自勉又以勉後之

君子也後之君子有不獲於君者勿萌貳心惟以吾為類可耳是故屈原之死非為憤激所以作萬世死忠之榜樣也

右懷沙

集註言懷抱沙以自沈也○李陳王云看前涉江哀郢當是寓懷於長沙謂當抱石沈淵結局於此耳

思美人兮惝惓惓而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詰夷詰叶音異

集註惝惓猶收也佇久立也眙直視也

莊屈合誌屈子九章三十三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菀音鬱

集註承上路阻而言陷滯不發亦以陷滯為喻也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菀積也

詰曰陷滯不發言煩冤詰曲無以自解亦無從發洩也若欲舒其中情雖申旦言之亦沈菀而不能達申旦猶言旦旦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集註承上章陷滯而言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聽欲

因鳥致詞則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相值也

話曰以雲鳥之無心欲寄一言而尚不見顧則此志將向誰語哉

高辛之靈辰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

集註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下媿不能易初而屈志也

話曰因歸鳥之難當而思古玄鳥之致詞雖迅高辛當不相值也豈已之不為玄鳥亦兄棄耶若變節從俗則將易初而屈志而不為也

莊屈令語

屈子 九章三十四

獨歷年而離愁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

集註馮憤懣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然終不能變易其初心也

話曰惟歷年離愁故馮心未化馮者滿腹悲憤也憂憂相接積久不化故馮心也而又隱閔無所發舒自是傷生之道寧有壽考者乎然而變易初志以希壽考又何可為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塞獨懷此異略

集註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

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遼大而勿驅兮聊

假日以須時指嶠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嶠音波隈一作

應音重

集註遷猶進也遼大猶遼逖也嶠冢山名漢水所出

纁淺絳也日將入時色纁上黃也蓋知世路之不可

由而欲遠去以俟命也

話曰此申言己之不能改其度也若欲改轍將必更駕騏驥操以造父懲從前之迫切因遼大而勿驅疑

莊屈令語

屈子 九章三十五

求治之太急聊假日以須時優哉游哉直俟日薄西山坐待其盡可乎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遊江夏以娛憂

集註缺

話曰白日出之悠悠猶春日遲遲也蕩志愉樂皆以化馮心而希壽考也不求返郢而但思往來江夏之間亦足以娛憂矣

寧大薄之芳蘭兮蹇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寧一作

集註不及謂生不及其時也

〔註〕曰芳草即指芳芷與宿莽也言即一切放懷而惜芳之意終不能已此古之人皆然今則不辨芳穢誰能以此爲芳草而與玩之乎

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憊憊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篇音區備一作簡絲音了

集註篇篇蓄也似小梨亦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也交佩左右佩也篇蓄雜菜皆非芳草故言解去二物而

莊屈令詰 屈子 九章三十六

以上文之荏莽備爲交佩也繚繞也繽紛繚轉言佩之美然適佩之而遽已萎絕而離異矣於是復優游忘憂以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蓋其芳芬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也

〔註〕曰南人以篇薄雜菜爲芳物通身佩之解猶採也備製也繽紛繚轉周身是此物也萎絕而離異言其化爲臭腐而見棄也憊憊娛憂以觀之言其不久即須敗露所謂變態也觀南人之變態而因自顧在中者竊以自快則馮心亦足以化不埃更有以發揚之也所謂在其中心者蓋吾之芳澤雜糅雖變然而蔽

之嫉妒而折之而芳華仍自中出至今猶不渝也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烝一作承

集註郁郁盛也烝芳氣之遠聞也此承上章芳華自中出而言由其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聞則章也○李陳玉曰滿內外揚故君子有自信之道居蔽聞章故小人亦有成就之功

〔註〕曰滿內外揚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但恐情與質不能始終自保耳信可保也猶芳之處於幽谷之中叢棘之內雖極隱蔽而其馨聞自不可掩則亦何

莊屈令詰 屈子 九章三十七

必揚厥渥乎

令薛荔以爲理兮憚衆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衆裳而濡足

集註內美既足恥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註〕曰理亦媒也初猶致歎於路阻媒絕與理弱而媒拙也既獲在中之樂馮心俱化雖有賢人君子如薛荔芙蓉者亦不須其爲理爲媒矣

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

集註道既不行居上處下無適而可形偃蹇而不服

心耿介而使然也

〔註〕曰以原之稱急不悅登高以原之亢直不能入下原亦自知之矣豈惟性之使然乎形如此亦不能習此端上諸俗之態則惟有去此世而容與以自適耳而又從而狐疑焉躊躇於中以爲是則然矣而不敢信其果然也

廣遂前畫今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今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感之故也

集註蓋與懷沙篇章畫之畫同○張鳳翼曰前畫猶初計也

莊屈合語 屈子 九章三十八

〔註〕曰前畫猶前較也廣遂多方以遂之也欲化馮心而此度仍未能改是吾之命爲之也命則處幽何所憤懣哉萬事一死始罷待死何時及日之未暮明白一死庶不虛此死也煢煢南行而從彭咸所以處死之道也

右思美人

〔註〕曰全篇只是欲化自己馮心故絕無憤世之詞究竟不能化惟判得一死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集註時謂時之政治也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也

〔註〕曰此追憶懷王使造憲令之事以昭時猶言以昭示當時也奉先功猶言援祖制也明嫌疑者是非可否所辨在幾微之間序稱與王決定嫌疑是也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屬音屬嫉與嫉同

集註屬付也貞臣原自謂也日嫉所謂逸於得人也

雖國所祕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莊屈合語 屈子 九章三十九

〔註〕曰史稱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則所議固多秘密也事載於心一心究圖則外節容有疎略雖多過失王亦弗治○祕密二字是招妒致讒之根心純靡而不泄今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

清激其然否激音激一作激

集註麗厚也泄漏也謂不敢漏其密事也讒人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清激猶審察也上官大夫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卽此事也

〔註〕曰不泄而反坐以泄謂原自伐其功以動君怒曰
含者君怒而原猶不知也含怒以待則事事皆可怒
矣先入之言惑之也

蔽晦君之聰明今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今遠
選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涸濁今賊氣志而過之賊古盛字

集註虛空言也惑誤疑而誤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
罔而無所憚矣王逸曰專擅威振主權也欺罔戲
弄若轉尤也過之猶所謂過之也

〔註〕曰虛惑誤是虛言其意欲誤其君至於欺則造
出罪款如所云原伐其功非我莫能爲之類是也

莊屈合註 屈子九章四十一

遠選是出之於外不在臣事疏之非放之也○昔之
雖過失猶弗治以王其意之不見其過也王疏則過
見矣并昔日弗治之過皆重見矣

何貞臣之無罪今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爲身
幽隱而備之

集註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寬身於幽隱然亦不敢
不爲之備也

〔註〕曰自審無罪罪由謗成思君往日之見任自惟誠
信可對天日今一旦離異至此真慙見天日矣後集
人暗肆誣罔身在幽隱中不知所加何罪而罪應已

無不備矣

臨沉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流流卒歿身而絕名兮惜
癯君之不昭癯古雅字

集註言沈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羨惜但惜此諛人
癯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言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
死亡而不聊獨鄒辯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繇

集註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
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藪幽藪澤之幽暗也恬安
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無由無路可行也

莊屈合註 屈子九章四十一

〔註〕曰度心中分寸也無度則不知長短故不能察藪
幽遠在藪澤不見知於世也抽信謂拔出誠心以示
人也君既癯矣而加障焉身已隱矣而又蔽焉則貞
臣亦何繇以自明乎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
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集註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奚爲秦穆
公夫人媵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
羖羊皮贖之釋其囚授以國政號五羖大夫

〔註〕曰此言古之賢人非遇明主不知

異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集註味譬之食物咀嚼而審其美惡也晉文公出亡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寤而求之不出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介山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言其德之大也

話曰此言臣不見知於君則死之古固有此例也○

莊屈令語 屈子九章四十二

久故猶故舊親身言親近之久也子推雖死猶蒙縞素之哭原自傷其不如矣

武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

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施一作施音移

自篇首至此爲一韻

話曰忠信者聽其死訑謾者不之疑總由不自省察而聽讒人不按實而信虛詞反以芳澤爲臭腐其孰能旦旦而爲之辨別乎

何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離兮

使讒諛而日得殃一作大

集註得得志也

話曰芳草望霜先零故爲早歿諒聰且初時王之見疏猶薄讒也而讒人從此諂君之聰明易蔽故益得行其讒諛也

自前世之妖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慕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諛

集註若杜若也冶妖冶女態慕母黃帝妻貌醜姦妖媚也西施越美女也

話曰讒妒一入慕母即以代西施此言蔽於讒者自

莊屈令語 屈子九章四十三

前世已然不獨今也

願陳情以自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集註白明也自明其行之無罪也不意出於意外也

情冤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明白

較著也

話曰情冤謂真冤也見之則日明其如君之不見何

言弗省察也

乘驥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淝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徇背法度而心治兮何由此其無異騏驎王逸解爲

馬詩下文當作驚駑汜音汎汜
音發月字疑當作雜與音同

集註載乘也繆馬韁銜馬勒汜汜編竹木以渡水者
既無轡銜又無御者而自爲乘載既非舟楫但乘汜
汜又無維楫之人而自爲備禦可爲危矣背法度而
以私意自爲治者與此無以異也

語曰合言驚駑駑而云駑駑者言雖有駑駑如此乘
之且猶不可況驚駑乎汜汜可以涉平水不可施於
急流也身廢且死而猶眷眷國事極言法度之不可
背原之自命在此其忤特亦在此

寧湓死而流亡今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念惜
莊屈令語 屈子 九章四十五
離君之不識 識音

集註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
再箕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言若不盡其詞而憫
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乎

語曰禍殃有再言楚禍恐不止於此也是時懷王已
死秦矣上官譌原謂平造爲憲令自伐其功以此覓
疎於王王至死不知其誣也今原且死矣則此誣十
秋萬世誰明之者故臨死必徵明之惜離君之不識
已先死耳

右惜往日

語曰惜往日者思往日王之見任而使造爲憲令
也始曰明法度之嫌疑終曰背法度而心治原一
生學術在此矣楚能卒用之必且大治而爲上官
所讒中廢其事爲可惜也原之惜非惜己身之不
見用惜己功之不成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後古
集註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
樹而橘生其土漢書江陵千樹橘是也受命不遷記
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也

語曰受命不遷四字橘之可頌在此原之似橘自擬
莊屈令語 屈子 九章四十五
亦在此

淡固難徙更豈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集註以其受命南國故豈志而難徙橘葉青花角
語曰受命不遷得之天也淡固難徙存乎志也惟
志乃能承天

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曾音層剌音
實圖 演圓果一作
集註曾重榮也剌利也搏圓也與圓同青未熟黃已
熟時也先後雜糅文章爛然也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玄脩姱而不醜兮 紛音
緼音魚

集註精色外色精明也內白內懷潔白也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洪興祖曰精色卽指青黃雜糅而言○李陳玉曰橘須年年艾繁去蠹與他樹不同脩士之行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集註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卽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

語曰此申言其壹志也謂之幼志蓋自幼如此性生然也上文謂其葉榮可喜此謂其可喜者更以獨立不遷與他樹之花葉可喜者不同

莊屈令詰 屈子 九章四十六

澁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集註凡與世遷移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易之者無求於彼故也死而復生曰蘇

語曰中言難徙之志非經經自好也蓋自得於己而無求於外故不徙也廓者言其心境之超曠也以觀

觀世之逐逐于求者心志沈溺雖生猶死惟此爲在世而蘇者也蘇世故獨立滄海橫流猶堪爲砥柱也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語曰閉心較閉口更慎有心斯有口閉心則絕其言也故終無過失精色內白善閉其白者也原蓋自

魏於橘矣橘生南國而不遷木私也而謂之無私惟其秉德貞夫一也私極卽是無私此理卽可以參天地

勉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集註并謝猶永謝也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梗強也

語曰長友言無時不與友也歲并謝者素榮綠葉并青黃雜糅之物皆不可見而其淑離不淫猶見於留枝刺棘間也梗其有理言枝棘之強梗皆有獨立不遷之理也

莊屈令詰 屈子 九章四十七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集註年歲雖少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習勉強也伯夷不食周粟而餓死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空立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也

語曰上文願與長友此直欲以爲師矣伯夷餓死亦以獨立不遷爲志者也橘固有似於伯夷也懷沙云願志之有像此云置以爲像殆以橘爲之像矣

右橘頌

語曰此篇字字頌橘因楚南多產橘樹原見橘而思以自託也橘不肯貽淮以北故但就其受命不

遷漢因難徒重複言之亦自傷為楚宗臣不能去
國與楊同命彼楚先如巫臣子胥之輩輕去其鄉
其有媿於茲橘淡矣

悲何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
有隱而先倡一作寬

集註回風旋轉之風也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
無形而實先為之倡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也

○黃文煥曰光風轉蕙者春風也回風搖蕙者秋風
也甫見其搖而摧之者至矣怖其卒故悲其始人不
知傷而我獨內傷也未隕形先隕性暗中潛移奪其
靡屬合註屈子九章四十八

情質霜降冰至皆風倡之先矣

註曰秋風起蕙草先死害氣至賢人先喪物微指蕙
草聲隱指回風衆草未知而蕙為之倡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
兮孰虛偽之可長

集註因回風之搖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
易以其志之誠也若涉虛偽則已不能久矣

註曰謂自彭咸造思自沈以死及余而此志介然不
忘惟有此一節也展轉思量雖萬變其情而介然之
志益覺分明不可得而蓋覆也吾志定矣若一時憤

激而有此志則是虛偽之情久而變矣

鳥獸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號音豪
龍隱其文章故茶薺不同龍音龍
此音窮義一作

集註直枯草也苴薺治也茶苦薺甘菜也

註曰萬物各從其類鳥獸以同羣而號羣直以不芳
而此苴薺不逐隊而行茶薺不同畝而生秉性各殊
臭味自別此蕭蕭所以幽而獨芳也則君子豈能與
小人並世乎當今之世非吾世也惟早自決而已

惟惟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憐
茲屈令註屈子九章四十八

浮雲之翺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痛賦詩之所明一作

集註惟人原自謂也都美也更歷也統世謂先世之
垂統傳世也自貶謂已得續其官職也翺羊浮游之
貌言其志之高遠與浮雲齊而不能有合於世是以
其志不能無感而遂賦詩以自貶也

註曰惟人自謂也永都言長存其美也統世合萬世
而總計之自貶自子以後世之名所謂永都也遠志
謂志之所及者遠也也當云微有此志既有其
志視現在身世若如浮雲翺羊時相華而已介眇

然此微志也所賦謂賦於從彭咸也志雖微而吾所見其明今竊賦其所明萬世而下當如從彭咸之非賦也賦詩即指所賦之詞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濺曾歎賦之寢賢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瞢終長夜

之曼曼兮謹此哀而不去芳一作若曾音增

黃文煥曰上言統世遠及自鳴其曠達此言獨懷折

處專寫其淒涼

詰曰此下總敘其懷思愁苦不能自己計惟一死始

冰

莊屈合語 屈子 九章五十一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難言兮氣

於邑而不可止於音鳴

詰曰承上章本未寐也而此云寤自曉自耳長夜不

眠而思起行從容周流庶幾足以逍遙乎自恃者恃

其自能逍遙也而於此時復不禁太息懸歎心欲逍

遙而氣自於邑則將何所恃耶

亂思心以為縲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

風之所仍亂音亮縲一作縲音縲

集註亂戾也編結也膺臂也謂絡臂者也光日光也

仍因就之意

詰曰亂猶結也思緒萬端亂於一處以為佩帶也上

文云思不眠以至曙此欲折若木以蔽光不願其曙也首句云悲回風之搖蕙此則隨飄風之所仍不復

悲也仍者相繼而至所謂終風也隨者任其所為而

已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起

惘惘而遂行案與按同

集註髣髴謂形似也蓋指君而言衽裳際也

詰曰原所存者愁憤而已言無時能忘或有一時依

稀不見而卽一時踴躍若湯非真愁不悉此苦趣也

莊屈合語 屈子 九章五十一

案志抑之使伏也然忽不自按惘惘起行亦不知所

行也

歲習習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黃蘗稿而節離兮

芳已歇而不比習音忽頽一作頽

集註時謂衰老之期也節離凡草枯則節處斷落也

比合也

詰曰自言其歲時已過精華已銷雖不死無能為也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

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聊音留

集註聊賴也

〔註〕曰自惟佳人之獨懷以下至此總寫其愁明知愁思之過而不可懲此意誰知之乎有知而憐者則證此言之不可聊謂無聊之極而為此言也止愁無術

惟有一死古詩所云一死永無愁也

孤子嗟而拭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

彭咸之所聞

證古學字
故音吻

集註放棄逐也隱痛也昭明也

〔註〕曰思不能以語人為隱彭咸始末嘗不隱迨一死

而咸之隱以聞吾之隱久矣寧不可昭咸之所聞乎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

屈屈令詰

屈子九章五十二

省想而不可得

集註山小而銳曰巒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

記思想者也

〔註〕曰此言所居之岑寂益增其愁登巒遠望欲以娛

憂也而路眇眇以遠默默以幽既入而景響無應不

惟無覺然之足音也空山獨處即使無人而有影響

之應聞之猶動人省想庶幾具有至者乎今求聞以

省想而不可得則寂莫極矣○省想猶猜度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機羈而不開兮

氣絳轉而自締

快一作決絳
音丁絳音喻

集註絳轉自締謂緣戾回轉而自相結也

〔註〕曰鬱鬱寂寂承上章義惟居寂寂益不可解鬱鬱

之愁也絳轉自締蓋不俟紕之編之而自固結也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

有純而不可為

集註儀像也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漠不可為像

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也物有純而

不可為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也○王應麟曰哀郢

云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障之壅蔽之患也元

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攻一石顯此云聲有隱

莊屈令詰

屈子九章五十三

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德宗似之

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註〕曰眇眇芒芒二句言宇宙之大無所不有不可以

常理揆也呂望之鼓刀甯戚之扣角聲隱而相感也

伍子逢殃比干菹醢物純而不可為也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緲絳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

今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連一作裁

新音迂

集註邈遠也縹緲細也紆縈也翩疾飛也冥冥遠去

也流猶隨也凌波隨風而從彭咸自沈之意也

〔註〕曰極寫愁心重複瑣屑數落不盡其志惟在託彭咸之所居而愁思始息自此以下皆是從彭咸往來上下所言俱非人間世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撫虹兮遂儻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儻音叔捫音門

集註峭峻也標杪也顛頂也據舒也捫撫也風穴風從地出之處傾寤傾側而覺寤也嬋媛悲感流連之意

〔註〕曰此篇凡累言從彭咸之所居蓋決志自沈矣此莊屈合註屈子九章五十四

下則言自沈後魂之登天入地無所不之故又中之曰漂翻翻其上下而終不能已於傾寤之嬋媛情至此愈真矣

馮崕嶠以潑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礧礧礧一作礧音概洶音凶

集註馮據也潑霧去其昏亂之氣也隱依也清江去其濁穢之流也岐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也礧礧水石聲洶洶風水聲

〔註〕曰原未死其魂已不離水上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蔕蔕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參馳

委移之焉止委一作遷移一作駐

集註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言已心煩亂無復經紀欲進則無從欲退則無所止

〔註〕曰容容指水之紆徐蔕蔕言水之浩淼軋者波波相壓之勢洋洋無從委蛇焉止皆預擬水中之情境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涌涌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源音飄涌音決

集註叛繚散之貌言其憂心雖若不能自定而其張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

〔註〕曰上三句皆言波流上下左右動撼之狀汜與泛莊屈合註屈子九章五十五

同涌涌前後言忽前忽後也朝潮夕汐一長一落皆有信期伴張弛之信期言隨潮汐往來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湖水之相擊液音亦

集註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為煙煙所著又凝而為液也○黃文煥曰炎氣生煙煙復生液夏而秋也下霜之後繼之以雪秋而冬也合四時以訴恨也

〔註〕曰觀炎氣而窺煙液悲霜雪而聽湖水自言其魂氣所之隨時卽境無冬無夏無不可以寄其情也

借光景以往來今施黃棘之杜策求介子之所存兮具
伯夷之故迹

集註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爲策既有直刺而又
枉曲則馬傷漢而行速謂顧借神光電景飛騰往來
施黃棘之刺以爲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也

註曰以上皆志從彭咸死也已復念古人死各不同
如子推以焚死伯夷以餓死於是復欲借光景而策
黃棘急求二子之遺則而更審所處也○死期已近
故求之甚急

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
悲願令辭 屈子 九章五十六

今悼來者之愁愁作迷
集註愁愁憂懼貌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

著二子之志而無他適往昔所冀猶欲有爲於時來
者迷迷謂將赴水而死也○張鳳翼曰調度二子之
法度也

註曰調度猶酌量得宜也刻銘刻也著性也言以伯
夷子推彭咸三人之死時時酌量而弗去諸心刻著
於志志在必死而未知所適從也又自決曰祇是死
耳死有何冀乎吾怨往昔猶有所冀於死後欲以死
悟君也死何足懼乎吾悼後人之愁愁於此一死也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
申徒之抗迹

集註適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
於河

註曰子胥君投之水申徒狄自沈於水皆水死也蓋
審酌之而決從彭咸之所居也

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絀結而不解兮思
塞產而不釋

集註任負也任石即沈石也黃文煥曰申徒一諫
不聽負石自沈何驟諫不聽任重

莊屈合辭 屈子 九章五十六
余之從容也

註曰明知死之無益而必欲死身死而心仍絀結不
解塞產不釋則所謂不忍心之長愁者何謂也

右悲回風

李陳玉曰此屈子將沈淵之絕筆也亦是一篇自

祭文自上高巖之峭岸句至末共四十句皆言從
彭咸所居以後上天下地神魂所之上下左右靡
所不適不受人間之困苦此所以決意彭咸之從
也

遠遊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言，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悲時俗之迫，既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浮一作監

〔註〕曰悲時俗二句是賦遠遊之本懷，非真欲延年上

乘庸舍節一作遠遊

升也。無因謂與仙人無夙因也。託乘猶云從駕也。言不得遇真仙而從之，以上浮也。

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

營營而至曙一作作炯

集註：耿耿不寐貌。○黃文煥曰：魂營營欲有所之而

卒無由之也。魄沈而魂不能升也。

〔註〕曰惟不能上浮，日處濁世中，故有此愁況。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集註：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正以往者

之不可復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夫世

之惠施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

復，熟爛而觀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豈不為沒世無

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俛仰萬一

於神仙度世之或可期也。○祝堯曰：原悲宗國將亡

而君不悟，故欲求神仙不死以觀國事終久何如耳。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

愁悵而增悲一作起

〔註〕曰耿耿不寐，夜境也。步徙倚，畫事也。夜不寐而魂

營營畫徙倚而思，遙遙皆人生之長勤可哀者也。

乘庸舍節一作遠遊

神儻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

正氣之所繇。

集註：知愁苦之無益而有損，乃惟反自循省而求其

本初也。○神亡形留，令人猛省。

〔註〕曰端曰正是大道根本，先有端操而後有正氣。

天上神仙皆是世間忠臣孝子所成，求道者必求正

氣，則自內有端操始。自此以下，纔是發心學道。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

承風乎遺則。

集註：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王，神農農

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黃文煥曰無爲者長勤對證之藥

晉書卷之六惠美主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美一作美

話曰休德無爲自得之德也與化去而不見則仙人未嘗不死而傳至今者形亡而神存也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衆一作終

集計辰星東方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傳莊屈合誌屈子遠遊三

說騎箕而比於列星今尾上有傳說星韓衆一見列星傳形寢遠即上文與化去之義

話曰奇者非常有也傳說不學道而上騎箕尾此世所稀有也所羨者韓衆得一以成道耳穆穆浸遠蓋不離人羣而自能遁世固不待化去而不見也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增

集註髣髴見不定也

話曰氣變從求氣來蓋專氣之功而得一之學亦由此下手也神奔鬼怪是守氣用功現此景象非真有

得也過此一關則時髣髴有見而益加精進矣精皎皎言不寐也以往來言不息也

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超一作絕郵一作尤

集註氛昏濁之氣淑尤言淑善而尤絕也此以上言所羨仙去之樂○李陳玉曰屈子一生思反故都正當以游仙對治之

話曰郵即置郵之郵言行速也淑善也列子所謂御順風而行泠然善也虛空超忽不返故都不懼衆患即此是至樂矣

莊屈合誌屈子遠遊四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華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萎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

程畢音鑑今作零仿音旁鄉一作向

集註耀靈日也畢閃光貌行速也淪沈也零落也此自歎將老而恐學之不及也

話曰既已遊仙而辭故都免衆患之是幸忽又惜天時而嗟耀靈處微霜而悼芳草何情根之難斷也所以仿佯逍遙永歷年而無成則竟登仙而去矣吾

未竟之志將屬望於誰耶國無人矣遺芳故在鄉風

舒情能玩者誰乎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以原爲程
皆高陽之苗裔也原去將焉所程乎此皆意中種種
之眷戀而不肯遽仙去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
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
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戲音嬉沆音抗穢音

集註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
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天地四時之氣也

話曰此章又重自奮勵謂習情之必不可不斷故居

莊屈令語 屈子 遠遊五

之必不可久留也軒轅升天不可遽得且從王喬以
娛戲乎軒轅棄帝位王喬棄太子皆不欲久留故居
而能成道吾何疑乎餐霞服氣與前守氣之功皆學
道之一端而非至道所在也

願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壹氣之和德

集註南風曰凱風南巢南方鳳鳥之巢宿與肅通審
究問也

話曰至此始見王子而聞大道向知餐六氣此則審
壹氣也和德者守氣而聽其自然者是也廣成子所

謂守其壹以處其和

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
現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
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現音

集註曰者託爲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小
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也壹專也言人能
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
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
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廣
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

莊屈令語 屈子 遠遊六

話曰莊老言道之奧旨盡此數語庶類以成成已即
以成物也藐姑射之神人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以熟卽此道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
死之舊鄉

集註至貴謂至妙之言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
晝夜常明之處也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宅也

話曰徂往也聞至貴之言勇往爲之不復疑也丹丘
不死之鄉舉步卽到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

懷宛琰之華英郭音陽

集註湯谷見天問九陽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琰琰王名

玉色頰以脫頰今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灼今神

要眇以淫放脫音脫 頰音頰

集註頰美貌脍澤也質銷鑠所謂形解銷化也灼灼

柔弱貌要眇凌遠貌

詁曰玉色脫頰與上形枯槁句相應質銷鑠猶脫胎

換骨也要眇至希至微淫放無拘無礙言其得道之

效

莊屈令詰 屈子 遠遊七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

才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家與

集註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此特升仙而去

也營猶焚焚也言焚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霞

與遐通謂遠也蓋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

而人死矣故脩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

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魂不馳而魄不

死遂能登仙而上征也○黃文煥曰煉魄易載魄難

仙家必換形乃能上升至於載魄上征則以凡體飛

升矣

命天關其開闢兮掛閭闔而望于召豐隆使先導兮問

大猷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迄旬始而觀清都朝發

軻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闕一作微

集註掛推也望予須我之來也與倚閭闔而望者不

同太微旬始皆星名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

清都太儀皆天帝之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

醫無閭

詁曰曰導曰問是始至也曰集曰造是徧歷也太儀

在天中於微闕直東北自天中歷東北而下臨是山

山以表方域也

莊屈令詰 屈子 遠遊八

已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

雲旗之遠蛇溶音容 水盛也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

連蜷以驕驚連音連 驕音驕

集註服衡下夾轅兩馬也驂衡外挽勒兩馬也連蜷

句蹄也驕驚馬行縱恣也

詁曰上章容與委蛇寫車馬之安徐下章偃蹇驕驚

寫馬之神駿

列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

馳乎句芒馳音馳 句芒音句芒

集註膠葛維亂貌瓊駢文也句芒水神也月令東方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詰曰方行者結隊方軌而行雜亂之中仍自整齊句

芒之神正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今前飛廉以起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

大地以徑度

詰曰太皓即太皞東方帝也蓋由南方上升臨於東

北首事東遊由東而西北則右轉也日出於東杲杲

未光是東尚未光而已凌天地以徑度矣徑度猶橫

過不煩右轉也

莊屈合誌 屈子遠遊十

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過

虜收乎西皇

集註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

左傳曰金正曰蓐收

詰曰出東之西故相遇也遇西方之神於西帝所也

擊慧星以為於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

驚霧之流波於一作遊

集註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也叛絳隸分散之貌

詰曰雲為旗虹為旄畫所建也慧為於斗為麾夜所

建也陸離上下言其光采不定上若驚霧下若流波

閃鑠動搖皆指於麾而言

時暖曉其曉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

署眾神以茲戰

集註暖曉昧暗也曉目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文昌

魁前六星

詰曰由南州上升歷東西而轉北遊一周天窮日至

夜矣暖曉夜色也玄武文昌聽其選署自矜得道之

後能驅使日靈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

雷公而為衛

莊屈合誌 屈子遠遊十

詰曰總述周歷天上之路曼曼修遠而我徐行按轡

忽而弭節忽而高厲皆自由也雨師雷公皆聽命也

騷經所云今義和弭節望崦嵫而未迫雷公告余以

未具未可同語矣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擗內欣欣而自美兮聊

娯娛以淫樂

集註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擗

軒舉也淫樂樂之淡也

詰曰度世猶言過此一世也前云不反其故都此憤

語也此度世以忘歸洵足樂矣自屯余車萬乘以下

極力鋪張受盡人間苦楚想到天上得意窮士妄想
故應爾爾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脫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
邊馬顧而不行

集註邊旁也謂兩驂也

詰曰既已忘歸而此復臨脫故情忽動百靈皆散相
隨者仍是向來之僕馬也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

抑志而自弭汜與汎同

集註屈原脩身樂道升天乘雲而非所樂猶思楚國

莊屈舍詰屈子遠遊十一

念故舊欲竭忠信以寧國家也

詰曰忽然臨脫故舊之情未免動其想像增其太息

然不可以塵情羈吾遐舉也汜容與者仍汎濫以游

也抑志自按者心悲而按抑以止之也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

潤漑而自浮潤音仁
漑音漾

集註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也沛

流貌潤漑水盛貌

詰曰潤漑謂元氣鴻濛也申言不返故都雖至南土

亦當自南疑窮方外以遊於南海也

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處妃張咸汜奏承雲兮
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戲
象竝出進兮形轆虬而透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
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音西虬
音米

集註蹕止行人也咸池堯樂乘雲黃帝樂也湘靈湘

水之神莊子有北海若海神說也又曰馮夷得之以

游大川或曰河伯也國語不之怪龍罔象也轆虬盤

曲貌便娟輕麗貌透蛇也鸞鳥也博衍寬平之意

詰曰因原欲南浮故祝融多之娛樂而挽留之慮

莊屈舍詰屈子遠遊十二

如湘靈海若馮夷皆水神玄螭靈象皆水怪原志久

存乎水故足以召致之馮夷九韶又佐以湘靈之瑟

音樂具備故曰博衍無終極也如此足以留矣胡乃

欲更遠逝而徘徊不住乎此申前終不返其舊都之

意言雖祝融堅留如此亦決欲逝也昌黎謂南海神

最貴號為祝融

舒并節以馳騫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

顓頊乎增冰顓音
卓

集註遠遠也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

從後出前也迅疾也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外○黃文煥曰既以抑志自
弭復爲并節之驚去南而北歷寒門從顓頊則故都
終不可反也

〔註〕曰南方之神極意挽留而并節北馳所謂背馳也
蓋誓不南顧矣○北方玄冥司水周遊而終於北志
在水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
余先乎平路黔羸更記作余
爲漢書作黔羸

集註間維孝經緯曰天有六間黔羸舊說天上造化
神名

莊屈合誌 屈子 遠遊十三

〔註〕曰所歷有邪徑故先命黔羸平路自以生平不由
邪徑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集註六漠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大壑在渤海東
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註〕曰四方東西南北也并上下謂之六合此總紀其
遠遊之所之無不周也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
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集註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惝怳耳不諦也泰初

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屈子本以
來者不聞爲憂而顧爲神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
天不老下視人世癘益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間萬
起萬滅何足道哉

〔註〕曰遊窮六合亦以遠矣然猶在天地內也不能離
見聞也遠之又遠至於下無地上無天視無見聽無
聞直出無爲之先太初之始而後爲至道而後爲真
能遠遊者以此而下視夫沈濁污穢之世紛紛譏毀
於何有哉如此則一部楚辭可以不作然而原終不
能也亦言之而已

莊屈合誌 屈子 遠遊十四

卜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不可告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為此辭，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姑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頃慮亂不知所從。處一作意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以決之。無字

莊屈合話 屈子卜居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集註策者蓍也

屈原曰：吾寧憫憫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集註憫款誠實傾盡之貌，勞來來者勞之也。

詁曰：送往勞來，猶今云送舊迎新，處處周旋，時俗之

工巧也。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鋤一作鋤

詁曰：漢朱虛侯行酒作耕歌曰：非其類者鋤而去之。

自是宗臣正諒大人，所指當時用事之貴人也。

寧止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偷音偷

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將呴呴普粟斯嚶，嚶嚶以事婦人乎？呴一作呴，音貴，粟一作粟，嚶一作嚶，音伊，嚶一作嚶。

集註：呴呴，以言求媚也；粟從光，詭隨也；斯嚶嚶，嚶嚶兒強語笑貌，婦人謂鄧袖也。

詁曰：超然高舉，對下不事婦人言，非遠去也；呴呴數以言語效小殷勤，粟斯畏懼狀，假小心也；嚶嚶吞吐不出口也；儒舒緩兒忘機也；數種皆婦人所喜。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絜乎？滑稽音滑，絜音潔。

莊屈合話 屈子卜居二

集註：突梯，滑稽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絜，絜未詳。

詁曰：自清是自了漢也；絜為一室所倚重任也；絜絜謂以滑稽脂韋之術，自度足以勝任也。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

偷以全軀乎？汜一作汎，偷一作偷。

寧與騏驎亢軋乎？將馳騁焉之迹乎？

集註：亢舉也；軋，車轅前衡也。

詁曰：亢軋，爭先也；馳騁，逐其轍也。

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就吉就凶何去

何從

集註以上八條正問卜之詞

世洞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鳴譏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今誰知吾之廉貞張

集註此因而自歎之詞也黃鍾謂鍾之律中黃鍾者

瓦釜無聲之物張自侈大也左傳隨張必棄小國

話曰既竝舉吉凶而問此又自為分疏明知所去者

吉所從者凶也詹尹又何咎焉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

莊屈令詰屈子卜居三

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

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乎

集註釋舍也謝辭也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

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盈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

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之

下盜跖壽終牖下之類是也

話曰詹尹幾知原心之所為吉凶去從矣安用著策

故以此謝之

漁父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遯之

士或曰亦原之設辭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一作鮑頌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與鮑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

不濁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

何故懷思高舉自令放為謂言谷舖音通

莊屈令詰屈子漁父

集註餽食也飲飲也糟醪皆酒滓也以水舂糟曰醪

醪薄酒也

話曰有凝滯則不推移認定要獨清獨醒即是凝滯

不凝滯不足以成忠臣孝子聖人則非可以是類也

涵泥揚波不離於泥亦不為泥所陷餽糟飲醪不拒

乎酒亦不為酒所溺內不失己外不忤世斯為與之

推移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汶音問

集註察察潔白也汶汶垢辱也

話曰新沐新浴二句月日獨清也

楚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屈辱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湘史作常塵

集註溫蠅猶憤憤也

話曰原死志已決何有於懷悍枯槁哉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曰滔滔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音曳

集註鼓枻扣舷也

話曰原以湘流可葬漁父以滄浪可濯濯滄浪足以

莊屈合話

自潔其身葬湘流亦何益於國事遂去不復與言冀

原之自悟也

莊屈合話



莊屈合話無卷數 安藏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間易學已著錄是編合莊

子楚詞二書為之訓釋莊子止話內篇先列郭象

註次及諸家楚辭則止話屈原所作以朱子集註

為主而以己意論斷於後其自序云著易學詩學

成思所以翊二經者而得莊子屈原以莊繼易以

屈繼詩足以轉相發明然屈原之賦固足繼風雅

之踪至於以老莊解易則晉人附會之失澄之經

學篤實斷不沿其謬種蓋澄之丁明末造發憤著

書以離騷寓其幽憂而以莊子寓其解脫不欲明

言託於翼經焉耳